

茨威格文集

高中甫 主编

2

小说卷·中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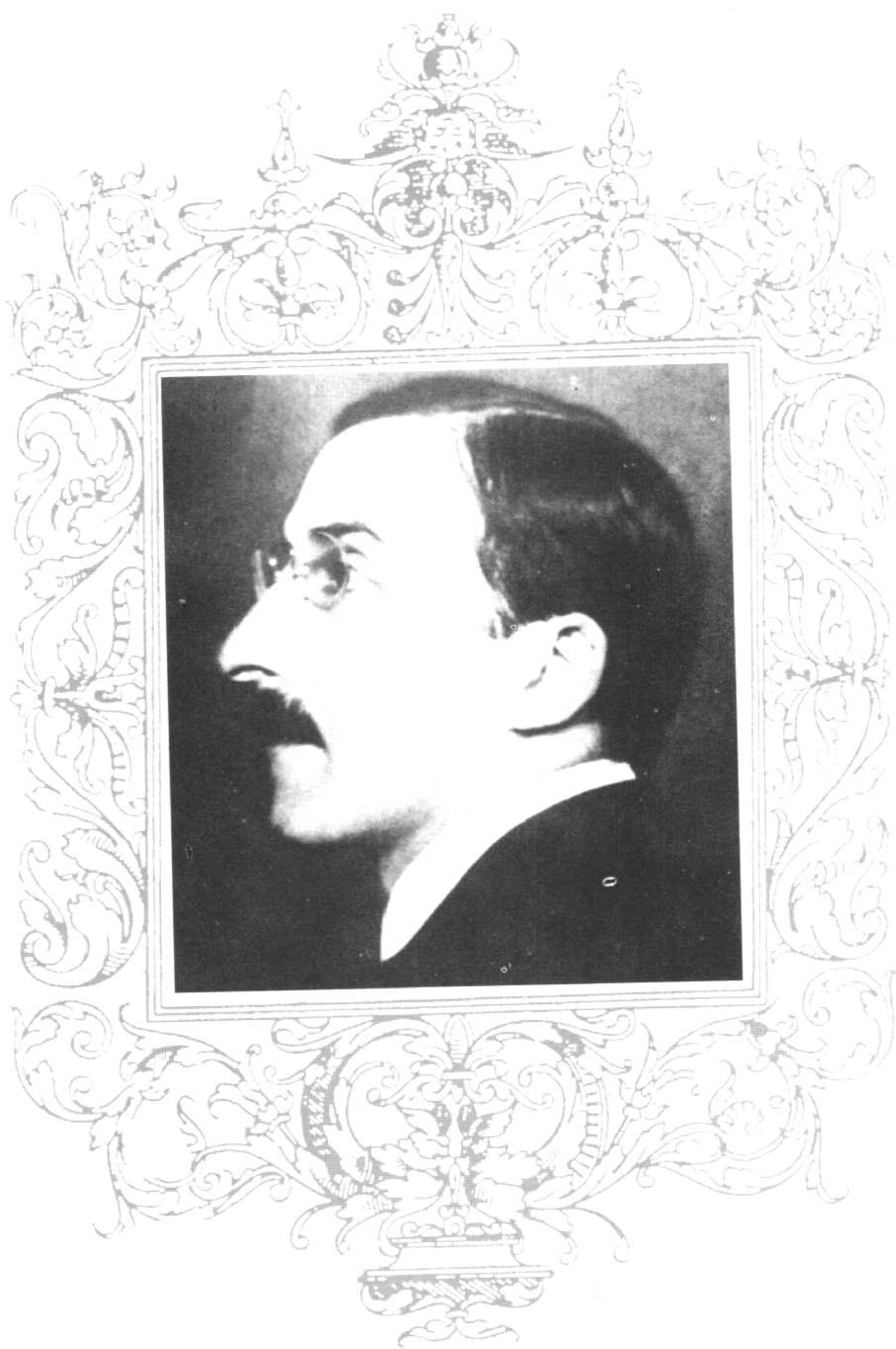
2

小说卷·中

高中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 1920年



1

1　茨威格在1912年。
2　茨威格肖像弗·马·塞莱尔作
3　茨威格在写作中。



3

2



目 录

家庭女教师

两个孩子现在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在隐隐约约地发白。两个孩子的呼吸都很轻微，人家简直会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喂！”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黑暗里发问。“什么事？”从另外一张床上传来姐姐的回答。她比妹妹只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好极了。我……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那边没有回答。只听见床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姐姐撑坐起来，带着期待的神情向这边望过来，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不过你先告诉我，这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儿怪

吗?”

另一个女孩迟疑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有点儿，”接着她说道，“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不像原来那样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没说什么。再就是她有点儿那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她现在根本不管我们了，她老是坐在一边，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从前她老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看她很伤心，只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现在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是啊，可是这事你谁也不许告诉。的确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也好，你的小朋友也好，都不许告诉。”

“我不告诉，我不告诉!”姐姐已经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是这样……刚才，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还没跟小姐道晚安呢。我的鞋都已经脱了，可是我又跑到她房里去，你知道吗，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想吓她个冷不防。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起先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里呢。灯亮着，可是我没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我一下子看见她衣服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她没有瞧见我。于是我又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我身上抖得厉害，只好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上一会儿。这时，我在房门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哭呢。后来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她们两个又不吭声了。然后一个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句话在屋子里颤抖，就像一个阴郁的音符迷失在空

中，接着又复归于沉寂。

“我真想知道，她干吗哭，”妹妹又开口说道，“这几天她又没跟什么人吵过嘴。妈妈现在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挑她的刺了。我们肯定也都没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成这样？”

“我倒有点儿明白，她干吗哭。”姐姐说道。

“干吗哭？告诉我，她干吗哭？”

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说道：“我想，她在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一愣，“恋爱？爱上谁了呢？”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该不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是谁？奥托难道没有爱上她？他上大学，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可从来也没有陪我们出去玩过，他干吗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每天都陪我们出去呀？小姐到我们家来以前，他对我好吗？对你好吗？可是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不管是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或者普拉特尔①，我们跟小姐到哪儿去，都会碰巧遇见他，总是碰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妹妹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是的……是的，我当然觉得有点儿奇怪。可我一直认为，这是……”

她的声音变了。她不再往下说了。

“我起先也以为是那样，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挺傻。可是我总算及时发现，他只不过是拿我们做幌子罢了。”

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谈话似乎已经结束。

①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普拉特尔，都是维也纳的地名。普拉持尔是维也纳的一座著名的公园，位于多瑙河和多瑙河运河之间，以游艺场地著称。

姐妹俩已经陷入沉思或者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妹妹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在黑暗中说道："可她干吗又要哭呢？奥托不是挺喜欢她吗？我一直以为，恋爱一定是挺美妙的。"

"我不知道，"姐姐带着沉思神往的神情说道，"我原来也一直认为，恋爱准是非常美妙的。"

在困倦欲睡的女孩的唇边又一次轻轻地、惋惜地吐出一声："可怜的小姐。"

然后屋里一片寂静。

第二天早上她俩不再谈起这件事情，可是，姐妹俩都感觉到，两个人的脑子里转的是同样的念头。她们两个互相绕着走，彼此躲来躲去，可是等到她俩从侧面打量女教师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相遇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们仔细观察奥托，仿佛这个在她们家里住了几年的堂兄是个陌生人。她们不跟他说话，可是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她们一个劲儿地斜着眼睛瞅他，看他是不是在跟小姐打暗号。姐妹俩都坐立不安。吃完饭以后，她们也不出去玩，却心慌意乱地东忙西忙，瞎忙一气，急于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到了晚上，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只不过淡淡地随口问了一句，仿佛她对这事漠不关心似的："你又看出什么了吗？""没有。"另一个说了一句，就掉过脸去。两姐妹似乎都有点怕谈起这件事情似的。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默默地观察着，绕着圈子探索着，她们忐忑不安而又不知不觉地感觉到正在接近一个闪烁不定的秘密。

几天以后，妹妹终于发觉，女教师在吃饭的时候，暗暗地向奥托使了个眼色。奥托点点头算是回答。妹妹激动得身子一颤。她在桌子底下伸过手去，轻轻地碰一碰姐姐的手。等姐姐

转过脸来，她就用她发光的眼睛瞅了姐姐一眼。姐姐马上就会意了，立刻也坐立不安起来。

大家吃完饭刚站起来，女教师就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屋去自己玩一会儿吧。我有点头疼，想休息半个钟头。"

两个孩子垂下眼睛。她们小心翼翼地互相用手碰了碰，好像彼此都想提醒一下对方似的。女教师刚走，妹妹就一步蹦到姐姐跟前："你瞧着，现在奥托要到她房里去了！"

"那还用说！所以她才把我们支开啊！"

"咱们得到她门口去偷听！"

"可是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

"谁会来呀？"

"妈妈呗。"

妹妹吓了一跳，"是啊，那……"

"我有主意了，你猜怎么着？我在门口偷听，你留在走廊里，要是有人来了，你就给我个暗号。这样我们就保险了。"

妹妹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可是你到时候什么也不告诉我。"

"全都告诉你！"

"真的全都告诉我？……可什么也不许落下啊！"

"当然，人格担保。听见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她俩等在走廊里，浑身哆嗦，心情激动。她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传来脚步声。姐妹俩赶忙跑开，躲进暗处。果然不错，来的是奥托。他握住门把，门随后又关上。姐姐像枝箭似地射了过去，贴在门上，屏息静气，侧耳细听。妹妹不胜向往地望着这边。好奇心折磨着她，使她离开指定的岗位，悄悄地溜了过

来。可是姐姐生气地把她推开。她只好又去等在外面，两分钟、三分钟，在她看来简直像永恒一样的漫长。她焦急难耐，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姐姐什么都听见了，而她一点也没听着。她又急又气，几乎都要哭出来了。这时那边第三个房间里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她咳嗽一声。姐妹俩连忙跑开，溜进她们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

接着妹妹便急切地催她姐姐："好啦，快……告诉我吧！"

姐姐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末了她非常困惑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这事真奇怪。"

"什么事……什么事呀！"妹妹气喘吁吁地把这句话吐了出来。于是姐姐拼命回想。妹妹凑过来，紧挨着她，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这事真奇怪……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猜奥托进了房间以后，准是想跟她拥抱或者接吻，因为她跟他说道：'别这样，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我看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因为钥匙孔里插着钥匙，可是听却听得很清楚。'出了什么事啦？'奥托接着问道。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过话。你也知道，他平时说话总喜欢大叫大嚷，粗声粗气。可这句话，他却说得战战兢兢，我马上就感觉到，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心里有点害怕。小姐想必也看得出来，他在撒谎，因为她只是非常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早就知道了。'——'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吗？'她就说了——说得那样悲伤，悲伤极了——'那你干吗一下子不理我了？一个礼拜以来，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尽是躲着我，也不再跟孩子们一起出去了，你也不再到公园里

来了。难道我一下子就成了陌生人了？啊，你早已知道，为什么你忽然远远地避开我。’他不作声，后来说道：‘我快考试了，我得好生复习功课，没工夫干别的。现在也只能这样。’这下她就哭开了。然后一面哭一面对他说，可是说得非常温柔非常动人：‘奥托，你干吗要撒谎呢？你还是说实话吧，你对我撒谎，你这样做应该吗？我对你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可是我们两人之间得把话讲讲清楚。你分明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说什么呀？’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可是声音非常的微弱。这时她就说了……”

小女孩说到这里，突然身子哆嗦起来，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妹妹更紧地偎依着她。“什么……说了什么呀？”

“这时她就说：‘我不是有了你的一个孩子吗？’”

妹妹像闪电似地吓了一跳：“孩子！一个孩子！这不可能啊！”

“可她就是这么说的。”

“你准听错了。”

“没错，没错！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也像你一样，跳了起来，叫道：‘一个孩子！’小姐好久没吭声，末了说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后来……”

“后来怎么啦？”

“后来你就咳嗽了，我就只好跑开。”

妹妹感到非常惶惑，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一个孩子！这怎么可能呢？她又在哪儿有这么个孩子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在家里吧……在她上咱们家来以前。妈妈为了咱们俩当然不允许她把孩子带来。所以她才这样伤心。”

“去你的吧！那时候她还根本不认得奥托呢！”她俩又一筹

莫展地沉默了，一面冥思苦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使姐妹俩非常烦恼。妹妹又开始说道："一个孩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个孩子呢？她又没结婚。只有结过婚的女人才有孩子，这我是知道的。"

"也许她结过婚了。"

"你别发傻好不好！总不是跟奥托结的婚吧！"

"为什么……"

姐妹俩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可怜的小姐。"两姐妹当中的一个非常悲伤地说道。这句话一再出现，末了化为一声同情的叹息。同时，好奇心也一再燃起。

"究竟是个女孩还是个男孩？"

"谁又能知道呢？"

"你看怎么样……要是我去问问她……非常、非常小心地问她。"

"你发疯了！"

"怎么啦……她不是跟咱们挺好的吗？"

"你在胡想些什么呀！这种事情人家是不跟我们说的。什么都瞒着我们。每次我们一进屋，他们就闭口不说了，尽跟我们瞎七搭八胡扯一气，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似的，可我都已经十三了。你干吗要去问她呀，谁都不跟我们说真话。"

"可我真想知道一下。"

"你以为我就不想？"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最不明白的就是，奥托居然会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自己有个孩子，总是知道的，就像一个人自己有父母，也是知道的一样。"

“他只不过是假装不知道罢了，这个流氓！他老是装假。”

“可是这种事情他总不会装假吧。只有……只有在他想骗骗我们的时候，他才装假……”

这时小姐进屋来了。两姐妹立刻一声不响，假装在做作业。可是她们都从旁边斜着眼睛去瞅她。她的眼睛好像红了，她的声音比平时低沉，比平时颤抖得厉害些。孩子们安静极了，她们突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怯生生地抬起头来看她。“她有个孩子，”她们老是想着这个念头，“所以她才这样悲伤。”慢慢地，她们自己也悲伤起来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她们听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奥托要离开她们家了。他跟他叔叔说，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得加紧复习，在这儿干扰太多。他准备到别处去租间房子住一两个月，到考完再回来。

两个女孩一听到这话，激动得要死。她们感到，这事和昨天的谈话之间有着一种秘密的联系。凭着她们敏锐起来的本能，她们感到这是一种懦怯行径，是一种逃跑行为。当奥托向她们告别的时候，她们态度粗暴，转过身去不理他。但是，等他站在小姐面前的时候，她俩又斜着眼睛偷看。小姐的嘴唇微微抽搐，可是她安详地把手伸给他，一句话也不说。

这几天两个孩子完全变了样子。她们不玩、不笑，眼睛失去了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光彩。她们心里又不安又不踏实，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极端地不信任。她们不再相信别人跟她们说的话，在每句话里都闻出谎言和计谋的味道。她们成天东张西望到处偷听，窥探别人的一举一动，注意人家脸上肌肉的抽动、说话语气的变化。她们像影子似地跟在别人背后，耳朵贴在房门口，偷听别人说话。她们拼命想从自己的肩膀上摆脱这些秘密

织成的黑暗的罗网，或者至少透过一个网眼向现实世界投去一瞥。那种孩子气的信念，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盲目性已经从她们身上脱落。然后，她们从郁闷的空气预感到山雨欲来，生怕错过了这个瞬间。自从她们知道，身边尽是谎言，她们也就变得坚韧而有心计，甚至变得诡诈起来，善于说谎。

在父母面前，她们假装天真烂漫，稚气十足，一转身就突然变得伶俐机警。她们的性格大变，变得神经过敏、焦躁不安。她们的眼睛原来具有一种柔和而宁静的光芒，现在燃烧得极为炽烈，眼神也变得更加深沉。她们在不断地侦察窥探的过程中孤立无援，结果她们彼此相爱得更为深切。有时候她们感到自己实在天真无知，强烈渴望得到柔情抚爱，会突然间互相热烈地拥抱起来，或者突然泪如雨下。看上去似乎无缘无故，她们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种危机。

许多屈辱她们直到现在才有所体会，当中有一种她们感受得最为深切。她们不声不响，一句话也不说，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小姐是这样地悲伤，应当尽可能使她心里高兴。她们勤勉而又仔细地做着作业，互相帮助。她们安安静静，不发一句怨言。小姐想要什么，她们总预先办到。可是这一切小姐一点也没注意，这使她们非常难过。在最近一个时期，小姐完全变了样子。有时候，一个女孩子跟她说话，她就一哆嗦，好像从睡梦中惊醒。她的目光也总要先彷徨片刻，才从远方慢慢地收回来。她常常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于是女孩子们就踮起脚尖走来走去，免得惊扰了她。她们朦朦胧胧地、极为神秘地感觉到，现在她正在想念她那在远方什么地方的孩子呢。出自她们日益觉醒的女性的柔情，她们越来越爱她们的小姐，她现在变得这么温柔、这么可爱。她原来的那种生气勃

勃、热情奔放的步伐现在变得更加沉着稳重，她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孩子们从这一切变化感觉到一种隐蔽的悲哀。她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可是她的眼圈常常是红红的。她们发现，小姐想要在她们面前掩盖她的痛苦。可她们没法帮她的忙，她们简直感到绝望了。

有一次，小姐把脸转向窗口，用手绢去擦眼睛，妹妹突然鼓起勇气，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说道："小姐，您最近总是这么伤心，该不是我们惹您生气吧，您说呢？"

小姐深受感动地望着她，轻轻抚摸她的柔发。"不，孩子们，不是你们，"她说道，"绝对不是你们。"她温柔地吻了吻孩子的额头。

她俩窥探着，观察着，在她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她们一点也不放过。这几天，两姐妹中的一个有一次进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句话。仅仅就是一句话，因为父母亲马上住口不说了。可是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在她们心里引起上千个猜想。"我也觉得有些异样，"妈妈说道，"我要把她找来盘问一番。"小女孩起先以为这是说的她自己，吓得胆战心惊，跑去找姐姐商量求援。可是到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发现，她们父母亲的目光一直盯在小姐的那张漫不经心的、迷惘恍惚的脸上，然后互相交换眼色。

吃完饭，母亲随口对小姐说了句："请您呆会儿到我屋里来一趟，我要跟您谈谈。"小姐微微地低下了头。孩子们浑身猛烈哆嗦起来，她们感到，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小姐一进她们母亲的房门，她们就马上扑了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把各个角落搜查一遍，偷听、窥探，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她们根本不再感到这样做有什么

丑恶，有什么丢人，她们一心只想探听到人家瞒着她们的一切秘密。

她们侧耳倾听，可是只听见喊喊喳喳的一片轻声耳语，她们的身体神经质地不住颤抖，她们生怕什么话都听不见。

屋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大。这是她们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恶狠狠的，像吵架似的。

“您以为大家都是瞎子，这种事情都没觉察到？凭您这样的思想和品德，您是怎样在尽您的本分的，我可以想象得出。我竟然委托这样一个人去教育我的孩子，教育我的女儿，天晓得您是怎样忽视她们的教养来着……”

小姐好像回答了一句什么。可是她说得声音太轻，孩子们都没听清。

“花言巧语，尽是借口！每个轻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借口。随便碰上个男人就跟了，别的什么也不想。余下的事反正有仁慈的上帝来料理。这样的人还想当女教师，还想去教育人家的女儿，简直是无耻！您总不致于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会留您继续呆在我们家里吧？”

孩子们在门外偷听，一阵阵寒噤透过她们全身。这番话她们一点也不明白，但是听到她们的母亲这样怒气冲冲地讲话，而小姐唯一的回答却是一阵猛烈的低声抽泣，她们感到害怕。孩子们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可是她们的母亲似乎火气更大了。

“您现在大概只有哭天抹泪这一招了！但是不会使我心软的。对于这种人我绝不同情。您现在怎么办，跟我丝毫无关。您该去找谁，您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我问也不问您。我只知道一个人下作到玩忽职守的地步，我是不能容忍的，她在我家里一天也不能多呆。”

回答的只是抽泣，绝望的、伤心透顶的抽泣。这呜呜咽咽的抽泣像寒热病似地使门外的孩子浑身打颤。她们有生以来也没有听见人家这样哭过。她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哭得这样伤心的人是不会有过错的。她们的母亲这会儿不吭声，等待着。末了她突然粗暴地说道："好吧，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天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来拿您的工钱，再见！"

孩子们一下子从门口跳开，逃进自己的屋里。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觉得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她们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站在那儿。她们第一次不知怎地感觉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敢于对自己的父母感到一种类似愤懑的情绪。

"妈妈这样跟她说话，太卑鄙了。"姐姐咬着嘴唇说道。

妹妹听见这句放肆大胆的话，吓了一跳。

"可是我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她到底干了什么事。"妹妹结结巴巴地抱怨。

"肯定没干什么坏事。小姐不可能干坏事的。妈妈不了解她。"

"瞧她哭成那样。我听着心里直害怕。"

"是啊，真可怕。可是妈妈还跟她嚷嚷来着。这真卑鄙，我跟你说吧，这真叫卑鄙！"

姐姐气得直跺脚，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眶。这时小姐进屋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

"孩子们，我今天下午有事，你们两个就自己呆着吧，好吗？可以信得过你们吧，是不是？晚上我再来看你们。"

她说完就走，也没注意到孩子们激动的神情。

"你看见了吧，她的眼睛都哭肿了。我真不明白，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可怜的小姐!”

这句话又响了起来，充满了同情和眼泪。她们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她们的母亲进屋来了，问她们想不想跟她一起乘车出去兜风。孩子们支吾了半天。她们怕妈妈，同时她们心里又暗暗生气，小姐要走了，这事竟一点儿也不告诉她们。她们宁可单独留在家里。她们像两只稚燕，关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扑过来扑过去，被这股说谎和保密的气氛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们考虑，是不是可以跑到小姐的房里去问问她，劝她留下来，对她说，妈妈冤枉她了。可是她们又怕惹得小姐不高兴。再说她们又感到羞愧：她们知道的一切，全是悄悄地偷听来的。她们不得不装傻，装得就跟两三个礼拜以前那样的傻。所以她们就呆在自己房里，度过整个漫长的无边无际的下午，思索着，流着泪，耳边始终萦绕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时而是她们母亲的凶狠的、冷酷无情的怒吼，时而是小姐的使人心碎的呜咽。晚上小姐匆匆地到她们房里来看看她们，跟她们道了晚安。孩子们看见她走出去，难过得浑身都颤抖起来，她们真想还跟她再说些什么。可是现在，小姐已经走到门口了，又突然自己转过身来——似乎被她们无声的愿望给拉了回来——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水汪汪的、阴沉沉的。她搂住两个孩子，孩子们放声大哭起来，她再一次吻吻孩子们，然后急步走了出去。

孩子们泪流满面地站在那儿。她们感到，这是诀别。

“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一个女孩哭道。“你瞧着吧，等我们明天放学回来，她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们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去看看她。那她肯定会把她的孩子给我们看的。”

“是啊，她人多好啊!”

“可怜的小姐!”这一声叹息已经在悲叹她们自己的命运了。

“没有了她，我们怎么办，你能想象吗?”

“再新来个小姐，我是永远不会喜欢她的。”

“我也不会。”

“谁也不会对我们这么好。再说……”

她不敢把话说出来。但是，自从她们知道，她有了个孩子，一种下意识的女性的感情使她们对她肃然起敬。她们两个老是想着这事，现在已经不再怀着那种孩子气的好奇心，而是深深地感动，充满了同情。

“喂，”一个女孩说道，“你听我说。”

“什么呀!”

“你知道吗，我真想在小姐走以前，让她再高兴一下。让她知道，我们都喜欢她，我们跟妈妈不一样。你愿意吗?”

“那还用问吗?”

“我想过了，她不是特喜欢丁香花吗。那我就想，你猜怎么着，我们明天早晨上学以前，就去买它几枝回来，然后放到她屋里去。”

“什么时候放进去呢?”

“吃午饭的时候。”

“那她肯定早就走了。你猜怎么着，我宁可一大清早就跑上街去，飞快地把花买回来，谁也不让看见，然后就送到她屋里去。”

“好，明儿咱们早早地起床。”

她们把自己的扑满取来，一个子不落地把她们攒的钱都倒在一起。一想到她们还能向小姐表示她们无声的、真心诚意的爱情，她们心里又高兴多了。

天刚亮，她们就起床了。她们微微颤抖的手里拿着盛开的美丽的丁香花去敲小姐的门，可是没人答应。她们以为，小姐还在睡觉，便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溜进房去。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床上的被褥整整齐齐，没人睡过。房里别的东西凌乱不堪。在深色的桌布上放着几封白色的信。两个孩子吓坏了。出了什么事了？

“我找妈妈去。”姐姐果断地说道。

她倔强地站在母亲面前，脸色阴沉，毫无畏惧，她问道：“我们的小姐在哪儿？”

“在她自己房里吧。”妈妈说道，感到十分惊讶。

“她房里没人，被子也叠得好好的没动过。她准是昨天晚上就走了。干吗不跟我们说一声？”

母亲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女儿恶狠狠的、挑衅寻事的口气。她脸色刷地一下发白了，走到父亲房里去，父亲马上跑进小姐的房里。

他在那里呆了好久，孩子们一直用愤怒的目光死盯着母亲。她看上去非常激动慌乱，都不怎么敢去看孩子们的眼光。

父亲终于出来了，他脸色灰白，手里拿着一封信，和母亲一起到自己房里去，和她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孩子们站在门外，突然一下子不敢再偷听了。她们怕父亲发脾气。父亲现在这副神气是她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

母亲眼泪汪汪、气急败坏地从屋里出来。孩子们似乎被她们的恐惧所驱使，下意识地迎上前去，又想问个究竟。可是她口气生硬地说道：“上学去吧，已经晚了。”

孩子们只好去上学。她们在那儿坐了四五个钟头，夹在其他的孩子当中，像做梦似的，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见。一放学

她们就发狂似地冲回家来。

家里一切照旧，只不过大家的心里好像都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谁也不说，可是所有的人，甚至于佣人，眼光都很异样。母亲冲着孩子们迎了过来，她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她们说点什么。她开口说道："孩子们，你们的小姐不回来了，她……"

可是她不敢把话说完。两个孩子的眼睛炯炯发光、咄咄逼人，直盯着她的眼睛，以致于她不敢向她们当面撒谎。她转身就走，逃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下午奥托突然出现了。家里派人去把他叫来，有封信是给他的。他的脸色也异常苍白。他神情慌乱，站在哪儿都觉得不合适。谁也不跟他说话。大家都躲着他。他一眼看见缩在角落里的两个女孩，想跟她们打个招呼。"别碰我！"两姐妹当中的一个说着，厌恶得浑身直哆嗦，另一个在他面前吐口唾沫。他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到处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谁也不跟孩子们说话，她们彼此之间也不交谈。她俩脸色苍白，迷惘惆怅，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刻不停地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串了一会儿，又碰在一起，用哭肿了的眼睛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也不说。她们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她们知道，别人欺骗了她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坏蛋，卑鄙无耻。她们不再爱她们的父母亲，不再相信他们。她们知道，她们今后对谁也不能信任，而可怕的人生的全部重担今后都将压在她俩瘦削的肩上了。她们似乎从欢乐安适的童年时代一下子跌进了一个万丈深渊。她们现在还不能理解她们身边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可是她们的思想正卡在这上头，几乎要把她们憋死。她们的面颊上泛起热病似的红晕，她们的眼里有一股凶狠的、激怒的眼神。在孤寂之中她俩像发冷似地荡来荡去。她们看人的

神情是这样的可怕，谁也不敢跟她们说话，连她们的父母在内。她们脚不停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这反映出她们内心的骚动。虽然她俩谁都不说，可是都感到休戚相关、祸福与共。沉默，一种参不透、摸不准的沉默，一种执着的、既不哭喊、也无眼泪的深锁在心里的痛苦，使她们跟谁都疏远，对谁都仇视。谁也接近不了她们，通向她们心灵的通道已经阻断，也许多少年都不会畅通。她们身边的人都觉得，她们是敌人，是两个再也不会原谅别人的坚决的敌人。因为从昨天起，她们就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这天下午她们年纪大了好几岁。一直到晚上，她们单独呆在她们黑洞洞的房间里的时候，儿童的恐惧才在她们心里觉醒，对孤寂的恐惧，对死人的恐惧，以及对模糊的事物充满了预感的恐惧。全家上下一片慌乱，竟忘了给她们屋里生火。她们冷得哆哆嗦嗦地钻进一条被子，用她们细瘦的孩子胳臂紧紧地搂在一起，弱小的、还没有发育的身体互相紧贴，仿佛因为害怕而在寻找援助。她们一直还不敢互相说话。但是，妹妹终于热泪盈眶，姐姐也跟着抽抽搭搭地大哭起来。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痛哭。温暖的眼泪先是迟迟疑疑地，接着畅畅快快地流下来，沐浴着她们的面颊。她俩胸贴着胸，哭成一团，直哭得气噎喉干，死去活来。在黑暗中两个人化成一股痛苦，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在悲泣。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像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们得去穿过这座森

林。她们混乱的恐惧感越来越模糊，几乎像是梦幻，她们悲伤的抽泣声也越来越轻微了。她们的呼吸现在柔和地融成一气，就像刚才她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就这样，她们终于沉入了梦乡。

（张玉书 译）

夜色朦胧

是不是风儿吹来，又把雨意带到城市的上空，所以骤然间我们屋里变得这样昏暗？不！空气纯净如银，宁静安谧，这是今年夏天少有的好天气，但是天色已晚，我们竟然没有觉察。只有对面屋顶的窗户还闪烁着淡淡的落日余辉，屋脊上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金色的烟霞。再过一小时就要暮色四合。这真是奇妙的一小时，因为再也没有比渐渐消褪、渐渐黯淡的颜色看上去更美丽的了。然后屋里便是一片昏黑，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最后浓黑的浪潮无声无息地击向四壁，把我们载入深沉的黑暗。这时候倘若有两个人相对而坐，无言相望，就会觉得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显得比原来更加苍老、更加陌生、更加遥远，就仿佛彼此之间从来也不怎么熟识，好像隔着一个辽阔的空间和许多年月在遥遥相望。可是你说，此刻你不

愿保持沉默，因为要不听到钟表的滴答声和彼此的呼吸声心情会过于苦闷，钟表把时间切成千百个细小的碎片，而寂静中响起的呼吸声听上去颇像病人的呻吟。要我现在讲点什么给你听，好啊。当然不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座城市紧挨着另一座城市，无尽头地延伸，是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或者说，我们觉得生活是这样平淡，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其实最好缄默不语，可我偏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希望，这个故事也染上一抹温暖的、柔和的、波动的、朦胧的光，这朦胧的光像一层帷幕正在我们窗前飘动。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我记得，今天下午天时还早，我只是在这儿坐了一阵，看了会儿书，然后撂下书朦朦胧胧地陷入梦幻之中，也许业已进入梦乡。突然我看见这儿有人影晃动，他们沿着墙壁一掠而过，我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可以看见他们的举动。可是等我正想目送这些行将消逝的人影时，我倏地惊醒，又是孑然一身。那本书已掉在我的脚边。我拾起书来，寻找方才的人影，我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就仿佛这个故事已从书的篇页里落进我的手里，或者书里从来就没有那个故事。说不定我是在梦里见到的或者是在哪一朵五彩缤纷的云彩里读到的，这些云彩今天从遥远的国度飞到我们的城市，把长久以来压抑着我们的雨意带走。还是说我是由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听到这个故事的，那轧轧作响的手摇风琴不是正那样忧伤地在我们窗下演奏着这支歌子吗？还是说有人多年前把它说给我听的？我记不清了。这种故事常常涌到我的面前，我像戏水似地让这些故事里发生的事情从我指缝里流去，没有抓住它们，就像人们从麦穗和长茎花卉旁边走

过，轻轻抚弄而不攀折一样。我只是在梦中经历了一番这个故事，先是一幅突兀而起、色彩斑斓的图画，渐渐引到一个比较柔和的结尾，可是我没有攫住它。然而你今天要听我讲个故事，那我现在就把它讲给你听，此时此刻，朦胧的夜色已经使我们心里渴望见到五光十色、流动活跃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熠熠发光，并在灰暗中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

我该怎么开头呢？我觉得，我得把一个瞬间从黑暗中显突出来，突出一幅图画和一个人，因为在我心里这些古怪的梦境也是这样开头的。现在我可想起来了。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正从一座府邸的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时间是在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可是我像用一面雪亮的镜子把他那柔软灵巧的躯体照得轮廓分明，把他面部的特征看得一清二楚。他美得异乎寻常。黑色的头发梳得带点稚气，平平地垂落在有点过于高爽的额头上。在黑暗中，他向前伸出两手，为的是感受一下被太阳晒透了的空气的温暖，这双手非常娇嫩秀气。他的步态迟迟疑疑。他像做梦似地走下台阶，走进这座有许多圆形树木在飒飒作响的大花园，唯一的一条宽阔的大路像一道白色的小桥横贯全园。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昨天呢还是发生在五十年前，我也不知道发生在哪里，可是我想，一定是发生在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因为只有在那儿我才看见过这么高耸的、用大方石块砌成的府邸，远远望去，犹如城堡，有一股凛然逼人之势，走近细看，才觉得姿容顿改，下面是风光明媚繁花似锦的花园。是的，现在我确切知道，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因为只有在那儿夏夜才这样明亮，天上的苍穹发出乳白的光辉，活像一块蛋白石，田野也从不完全变黑，天地万物都

像从里向外微微发光，只有阴影，活像巨大无朋的黑鸟，降落在明亮的平原上。是发生在苏格兰，啊，现在我非常、非常肯定地知道是在那里，如果我努力一下，我也能想起这座伯爵府邸的名字和这个少年的姓名，因为现在就像有一层黝黑的硬皮从我的梦境脱落，一切我都感觉得如此清晰，正如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整个夏天，这个少年在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家里作客，按照高贵的英国世家的亲切友好的方式，他不是独自度假；晚上餐桌旁聚集着共同行猎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室，还有几个姑娘，都是亭亭玉立的美女，她们的欢声笑语和青春活力在古老的墙垣之间回响，使人觉得笑声悦耳，而不感到喧闹烦人。白天马儿往来奔驰，猎犬套上皮带，那边河面上有两三条小船在闪光：欢快活跃而不忙乱的生活使每天的节奏轻快惬意。

可是此刻已是晚上，早已席终人散。先生们坐在客厅里，抽烟玩牌；直到午夜为止，白晃晃的、边上微微颤动的光柱从灯光辉煌的窗口一直投向花园，间或也夹杂着一串响亮的、欢畅的笑声。太太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里，说不定还剩一两位留在前厅里闲聊。所以一到晚上，这个少年便是独自一人。现在这年纪，他还不许到先生们那里去，即使让他去，也只许呆一会儿。他又害怕呆在太太们身边，因为往往他一打开房门，太太们便突然压低声音，他感觉到，她们正在谈一些不该他听的事情。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跟太太们呆在一起，因为她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就像问孩子似的，而听他回答的时候也总是爱搭不理的，她们只是没完没了地差他干这干那，然后向他道谢，就像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所以他刚才就想干脆上床睡觉，而且已经沿着盘曲的楼梯上楼去了，可是屋里太热，空气滞重，闷

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白天忘了把窗关上，屋子叫太阳足足晒了一天，桌子摸上去烫手，床上热得像个火炉，四壁发出一股股热气，屋里每个犄角，每块窗帘都散发出闷人的气息。再说，时间还早——夏夜就像一支明亮的烛光在屋外闪耀，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一丝风儿，静得俗念全消。少年又从那府邸高高的台阶上走了下来，走进花园。苍穹发出乳白色的微光，像圣人头上的祥光似的，覆盖在黑黝黝的花园的上方，千百朵看不见的花朵里沁出一股浓烈的芳香，诱人地向他袭来。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十五岁的少年，心情纷乱，他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嘴唇颤抖不已，仿佛他想向黑夜诉说什么，或者想举起双手，或者久久地紧闭双眼，似乎在他和这宁静不动的夏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亲切的东西，想说句话，或者作个手势，以示问候。

少年慢慢地从那宽阔的、敞开的大道折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径，路边树梢上泛着银光的枝叶，似乎在高处拥抱，而树下夜色正浓，漆黑一片。周遭寂静无声。只有沉寂的花园里惯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嘤嘤声，那种就像细雨落在嫩草上、草茎互相轻轻触动发出的嗡嗡作响的轻微振颤，向那踽踽独行的少年拂来，他正完全沉湎于快意的、不可捉摸的忧伤之中。有时候他轻轻抚摩一下一株树，或者停住脚步，谛听一下这轻微的响声：帽子压着他的额头，于是他把帽子摘下，露出他那血液涌流的太阳穴，任睡意惺忪的晚风轻轻抚弄。

他一迈步走进树阴深处，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他身后碎石路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怵然一惊，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人影，飘飘缈缈地向他挨近，一转眼，那人影已到他跟前，他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女人紧紧

搂住，可是并未感到任何暴力。一个温暖的、柔软的女性肉体使劲地贴着他的身体，一只纤手迅速地哆哆嗦嗦地抚摩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扳：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嘴上贴过来一枚陌生的、绽开的佳果，这是两瓣颤动不已的芳唇，用力地吮吸着他的嘴唇。这张脸离开他的脸这么近，他无法看清那脸上的轮廓。他也不敢去看那张脸，因为一阵寒颤透过他的全身，他似乎痛楚地紧闭双眼，身不由己地让自己成了这双灼人的嘴唇的战利品。他的双臂于是迟迟疑疑地举措不定地抱住这个陌生女郎，然后猛地一下子，像醉酒了似地把这个陌生的娇躯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双手贪婪地沿着柔美的曲线游动、停顿，又哆哆嗦嗦地继续移动，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激烈。此刻这女郎的娇躯重重地压在他的胸上，使他陶醉。她越来越使劲，已经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渐渐向后倾倒。这个女郎沉重地呼吸着，在她娇躯的重压之下，他觉得自己不知怎地往下一沉，身子向下坠落，他的双膝已经支持不住。他一无所思，既不想这个女郎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也不想她叫什么名字。他只是闭着双眼，从这两片吹气若兰、温馨湿润的樱唇上把热切的贪欲痛饮到自己心里，直到酩酊大醉，身不由己，毫无知觉地驱向一股无比巨大的强烈激情。他仿佛觉得天上的群星突然坠落，在他眼前闪烁不定、耀眼生辉，他触及的一切，全都像火花似地颤动不已，迸发火光。他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他这样被柔软的娇躯缠着，是不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还是说，只不过几秒钟之久：在这场狂热的、销魂荡魄的搏斗当中，他感到身上的一切都在熊熊燃烧，全部心神都消融在一股奇妙的、神智晕眩的感觉之中。

接着，蓦然间，炽热的锁链挣断了。紧紧压着他前胸的人

儿猛地松开，这个陌生女郎简直像发怒似地撑坐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她早已像一道白光一闪，飞快地穿过树丛，他还没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抓住这道白光，它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究竟是谁？这一幕到底延续了多少时间？他迷惘地昏乱地扶着一棵树站立起来。他那滚烫的头脑慢慢地恢复冷静地思考：他的一生似乎一下子向前移动了千百个小时，他曾经乱糟糟地梦想过的女人和激情的种种，莫非突然之间都成了现实不成？还是说，这仅仅是一场幻梦？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伸手抚摩自己的头发。可不是在那砰砰跳动的太阳穴旁边还是湿漉漉的，这是他俩刚才跌进青草里去，沾了草上的露水以后才变得又湿又凉的。于是一切又像闪电似地在他眼前出现，他觉得他的嘴唇又在发烫，他又呼吸到从窸窣作响的衣裙里散发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幽香，他尽量想要回忆起每一句话来。可是一句话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子吃惊地想起，她什么话也没说，连他的名字也没叫一声；他只听见从她嘴里溢出的阵阵呻吟，以及拼命屏住的乐极而发的啜泣，他只闻到她那凌乱的秀发发出的芳香，他只感到她的酥胸灼热地压在他的胸上，还有她那丰腴光滑的肌肤，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那全部震颤的感情全都为他所有，可是他丝毫也想象不出，这个在黑暗之中用她的爱情向他发起袭击的女人究竟是谁。而他现在嗫嚅着想叫出一个名字，以便称呼他的惊愕，他的幸福。

他于是觉得，方才突然之间和一个女人所经历的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和那个在黑暗中用诱人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熠熠发光的秘密相比，是多么贫乏，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他飞快地把一切可能性全都想了一遍，把住在这个府邸里

的所有的女人的形象全都召集到他眼前；他想起每一个奇特的时刻，从回忆中挖掘每一次和她们的谈话，回忆起可能卷进这个哑谜的那五六个女人的每一次微笑。也许是年轻的E伯爵夫人，她常常那么厉害地呵责她那日益衰老的丈夫，或者是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温柔得出奇，可是又呈现出虹霞般的光泽。要不就是——想到这里他吓了一跳——那三姐妹中的一个？他的三个表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彼此是那样相像。啊，不可能，她们全都冷若冰霜，稳重审慎。自从秘密的烈焰在他胸中燃烧，闪烁不定地落进他的梦境，他是多么羡慕这三个表姐啊，她们是那样的平静，头脑一点也不发昏，心中也不存任何欲念，或者显得欲念全无，而他对自己心里萌发的激情怕得要命，就像害怕一种疾病一样。可是现在呢……她们所有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这样善于装假啊？

这样死死地追问渐渐地消除了他血液中的醉意。夜已深，玩牌的大厅里已经灯灭人静，在这府邸里只有他独自一人还醒着，就他一人——也许还有另一个人，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疲劳轻轻地催逼着他。何必再想个没完？明天早上一道目光，睫毛间的眸子一亮，悄悄地握一握手，就会向他透露全部秘密。他做梦似地精神恍惚地走上楼梯，就像他先前精神恍惚地下楼一样，可是此时和刚才又是多么不同啊。他周身的血液还在微微地激动，晒热了的房间他此刻觉得已经爽朗凉快多了。

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楼下马匹已在用马蹄使劲地踏地刨地，他听见笑语喧哗，当中夹着他的名字。他翻身起床——早饭是已经错过了——飞快地穿好衣服，奔下楼去，大家在楼下乐呵呵地迎接他。"懒龙出窝了。"E伯爵夫人冲着他笑道，两只明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他贪婪地盯着她的脸；不，不是，不

可能是她，她笑得太无拘无束了。“做了个香甜的美梦吧！”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揶揄道，他觉得她的娇弱的身躯显得过于瘦小。他带着疑问的神气逐一打量她们的脸庞，但是没有一张脸向他报以嫣然一笑。

他们骑马到乡间去。他仔细谛听每一个人的嗓音，仔细窥看骑在马背上的女人身体摆动时的每一根线条，每一道波纹；他注意她们的每一个扭动，注意她们如何举起手臂。中午在饭桌上谈天时，他弯过身子，凑得近些，想去闻闻她们芳唇里吐出的芬芳的气息或者头发里溢出的浓香，但是一无所获，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一个信号，一个可以供他炽热的思想跟踪跃进的细微的痕迹。漫长无边的白昼终于挨近夜晚。他想拿起本书来读读，可是书里的字行都从边上滑去，突然把他带进花园，又是黑夜，奇怪的黑夜，他感到自己又被那无名女人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于是从他瑟瑟直抖的手里放下书本，想走到池塘边去。他自己也大吃一惊，突然之间，已经站在碎石路上那老地方了。吃晚饭的时候，他神不守舍，两手直打哆嗦，不停地东摸西摸，像受人追捕似的，两只眼睛怯生生地缩进垂落的眼帘底下。等到大家终于，啊，终于都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他才满心欢喜，马上逃出房间，溜进花园，在白色的小道上来回踯躅，这条小道仿佛像一层乳白色的夜雾在他脚下微微发光，他踱来踱去，踱来踱去，走了几百个、上千个来回。客厅里已经点灯了吗？不错，这些灯终于都点燃了，二层楼上几个黑洞洞的窗口终于也发出了灯光。太太们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卧房。现在如果她要来，只消再过几分钟就行了，可是现在每一分钟都显得无比的漫长，简直叫人焦灼难耐。他又走来走去，仿佛被秘密的绳索拴着，扯得他就是这么走过来走过去。

忽然，那白色的人影一闪，迅疾地从台阶上飞了下来，快得他都没法把她看清。她像是一缕月光，或者是一条失落在树丛之中、迎风飞舞的纱巾，被一阵迅急的轻风吹送，此刻，此刻投入他的怀抱，他的双臂像猛兽的利爪，急切地把这野性的、因为快步奔跑而心脏迅猛跳动的娇躯紧紧地抱住。这温暖的波涛出乎意外地击在他的胸上，使他由于这甘美的一击而以为晕了过去，一心只想沉湎在幽暗的欢乐之中，而这一切又和昨天一样，只是短短的一瞬。可是接着猛地一下子，醉意顿消，他控制住他的炽烈的火焰。不，千万不要迷失于这奇妙的销魂荡魄的境地，在没有弄清楚这个肉体究竟叫什么名字之前，千万不要屈服于这双使劲吮吸的芳唇，这个肉体现在跟他贴得这么近，以致于他觉得这颗勃勃直跳的陌生的心脏是在他自己的胸中搏动！她吻他的时候，他把头往后仰，想看看她的脸：但是浓荫降落，在闪烁不定的微光中和乌黑的头发交织成一片。纵横交错的树叶枝桠过于浓密，而为浮云遮掩的月亮光辉又过于幽微。他只看见一双眼睛在忽闪忽闪地发亮，活像一对晶莹夺目的宝石深深地镶嵌在一大块光泽朦胧的大理石的什么地方。

他一心想要听她说句话，哪怕只是从她嗓子眼里迸出一字半句。“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他要求知道。但是这张柔软、湿润的嘴只报以热吻，却只字不吐。他硬要逼她说出一声，逼她发出呼痛的叫喊，他卡她的胳臂，把指甲深深地钻到她的皮肉里去，但是从她那使劲屏住的胸口里他只感到吁吁娇喘，炽热的呼吸和死不吭气的芳唇的闷热，这对芳唇有时发出轻轻的叹息，他不知道，是由于痛苦还是因为快乐。他对于这倔强的意志一筹莫展，无力制胜，这可使他发了狂，这个黑暗中的女人得到了他，却没有向他暴露自己是谁，对于她那贪欲强烈的

肉体，他的力量是无限的，但要得知她的名字，却毫无办法。他心里不由得怒气横生，他于是抗拒她的拥抱；可是她，感觉到他的手臂渐渐松弛，觉察到他的烦躁不安，便伸出她那兴奋的纤手，抚弄他的头发，像是抚慰又像是引诱。他感觉到，那纤纤的手指一掠过去，有什么东西在他的额上轻轻地叮叮作响，发出金属声，是一枚圣像，一枚金币，虚悬在她的手镯上。他立即心生一念。他像被极端狂热的激情所攫住，把她的手拼命贴在他的身上，同时把那块金币深深地压进他那半裸的胳臂，直到金币的表面印进他的皮肤。现在他已经对一个记号满有把握，既然这个记号已经印在他的身上，他也就顺从地屈服于方才被遏制住的激情。于是他深深地逼进她的肉体，从她的芳唇吮吸极度的欢乐，默默无言地把这娇躯紧紧拥抱，全身心地投入这神秘肉感的狂焰中去。

等到后来她像昨天一样突然一跃而起，快步逃走的时候，他也并不设法拉住她，因为对那个记号的好奇心在他血液里沸腾。他飞步冲进自己的房间，把发出幽暗微光的油灯拨得光芒四射，然后贪婪地低下头去，看那块金牌在他胳臂上刻下的印记。

印记已经不大明显，边上的纹路已经消褪，但是有一角还很鲜明，印出红色的痕迹，清晰可辨。边上磨得有棱有角，这块金牌想必是八角形，中等大小，和一便士的硬币差不多大，只不过更加轮廓分明，因为在这儿和突出部分相应的坑洼还刻得很深。这个印记像火一样灼人，他这样贪婪地仔细观看，这印像突然像个伤口似地作疼，只有等他把手浸入冷水，这种火烧火燎的疼痛之感才行将消失。这块金牌是八角形的：他现在感到确有把握。他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光辉。明天他将知道一切。

第二天早上他是最早坐上早餐桌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太太

小姐们当中只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他的姐姐和E伯爵夫人坐在桌旁。她们大家都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谈天说地，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样他倒可以更加方便地从旁观察。他的眼光迅速地扫向伯爵夫人纤细的手腕：她没戴手镯。这下子他才能平静地和她谈话，但是他的眼睛一个劲地焦灼不安地向门口张望。三姐妹，他的表姐们这时一同走了进来。他又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们的手镯，都塞在袖子里，可是她们很快入座，坐在他正对面、长了一头栗色头发的是吉蒂，玛尔哥特是金发姑娘，伊丽莎白的头发是那样的明亮，在黑暗中像白银一样发光，而在阳光照耀下，就像金水在那儿流淌。她们三个都像往常一样冷淡，沉默，庄重，不可侵犯，他最恨她们这股神气，因为她们比他大不了多少，几年前还跟他在一起玩呢。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还没有来。少年的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他感到很快就要见分晓，一下子他反而喜欢这种秘密的谜样的痛苦了。但是他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心，飞快地沿着桌边瞟来瞟去，女人们的手静静地放在那洁白发亮的桌布上，或者缓缓地挪动，就像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海湾里游弋。他只看见这一双双纤手，他觉得这些手蓦地都变成了活人，就像一座舞台上的人物，各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为什么他的血液在他的太阳穴上这样砰砰直跳？他大吃一惊，发现他的三个表姐都戴着手镯，这三个神情高傲、外表上这样无懈可击的女人，他一直以为她们非常倔强非常内向，即使在孩提时期他也这样认为，可是现在她们当中有一个肯定是那个女人，这个念头使他迷惘。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吉蒂他最不熟悉，因为她年纪最大，是吉蒂呢还是态度凛然的玛尔哥特呢？还是说竟是小伊丽莎白呢？她们当中无论是哪一个，他都不敢指望。他内心深处暗自希望，

她们谁也不是，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可是现在强烈的欲望又攫住了他。

“我可以请你再给我一杯茶吗？吉蒂？”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嗓子眼里塞了砂子似的。他把杯子递过去，这下她可得举起手臂，伸过桌面，一直放到他的面前。现在——他看见一个圣牌在手镯下面来回晃荡，他的手一时僵住了，可是不对，这是一块镶嵌呈圆形的绿宝石，碰在瓷器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的眼光感激地扫了一下吉蒂的褐发，像是亲吻一样。

片刻之久，他屏住呼吸。

“劳驾给我一块白糖好吗，玛尔哥特？”对面桌边一只狭长的纤手像从睡梦中惊醒，伸出去，握住一个银盒，把它递了过来。瞧——他的手微微一颤——左手腕缩进袖子的地方，他看见从一个镂刻精致的手镯上垂下来一块古老的银牌，磨成八角形，一便士那么大小，显然是件家传的饰物。这可是八角 啊，尖角都很锋利，昨天都印到他的肉里去了。他的手稳不住，夹白糖的夹子两次都夹偏了，最后才让一块糖掉进他的茶里，可是忘了去喝它。

玛尔哥特！这个名字烧灼着他的嘴唇，极度意外，他几乎发出一声惊呼；可是他咬紧牙关。此刻他听见她说话——他觉得她的声音是这样的陌生，就像有人从一个讲台上在向下讲话似地——冷漠地，深思熟虑地，略微开几句玩笑，可又是那样的镇静自若，使他简直不由得对她在生活中这样善于撒谎作假感到毛骨悚然。这难道果真是昨天晚上被他压得娇喘吁吁的女人吗？他狂饮过她那湿润的芳唇，她在夜里像头猛兽似地向他扑来，果真是她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两片嘴唇。可不是，那股倔强劲儿，那种缄口不语的脾气，只可能隐藏在这两片薄

薄的嘴唇上，可是那炽热的烈焰又向他泄露了什么呢？

他更加仔细地端详她的脸庞，好像他第一次看见这张脸。他心里欢呼雀跃，高兴得浑身战栗，几乎掉下泪来。他第一次感到，她带着这种高傲的神气是多么娇美，深藏在她的秘密之中，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又是多么诱人。他乐不可支地用目光细细描摹她那两道秀眉组成的弧形曲线，碰到一个锐角，那曲线又突然向上挑起，他的目光深深挖掘到她那双灰绿色眼睛的阴凉的矿藏中去，吻着她双颊上苍白的、泛出淡淡光泽的皮肤，他的目光把她那绷得很紧的嘴唇幻化成舒开的花瓣，供他亲吻，他的目光掠过她那发亮的秀发，然后飞快地往下一落，于是搂住她整个身姿。只有到此刻他才认识她。当他从桌边站起的时候，他的双膝直抖。他被她的音容笑貌弄得如醉如痴，就像喝了浓烈的酒浆一样。

这时他姐姐已经在楼下呼唤。马匹已经备好，准备早晨出游，马儿焦灼不安地踏着步子，急切不耐地嚼着马勒。他们一个接一个迅速地跃上马鞍，一阵杂沓的马蹄声，穿过花园里宽阔的林阴道。起先马儿踏着急步前进，少年觉得，那均匀的步伐和他周身血液奔腾飞驰的节奏很不协调。可是一出大门，大家就纵马飞奔，从左右两边离开大道，从侧面向下冲进草地，晨光熹微，草地上还蒸发着淡淡的雾气。夜里想必露水很重，因为透过这薄薄的轻纱似的烟雾不时发出闪烁不定的晶光。空气变得无比清凉，就像在一道瀑布附近似的。这密集的一队人马很快就分成几股，宛如一条锁链挣断成五颜六色的碎片。有几个骑士已经消失在树林之中和山冈之间。

玛尔哥特是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她喜欢纵马狂奔，喜欢疾风扑面而来猛吹她的长发，喜欢这种驱马奔驰时

迎风直前的难以形容的美好感觉。在她身后那少年纵马飞奔:他看见她那高傲身躯挺拔地高踞在鞍马之上，由于马背猛烈地起伏，变成一根美丽的线条，他有时看见她的脸，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看见她的眼睛在熠熠发光，此刻，她这样热情地痛享她自己的力量，他又认出她来了。他绝望地感觉到他猛然发生的爱情，他的强烈的欲望。一阵猛烈的贪欲向他袭来，他一心只想在现在突然抓住她，把她从马上拉下来，搂在他的怀里，再一次饮她那桀骜不驯的嘴唇，在胸上迎接她那激动的心房发出的撼动人心的搏动。他向马肋抽了一鞭，他的坐骑一声长嘶，跃到前面，现在他就在她旁边，他的膝盖几乎触及她的膝盖，两个人的马镫轻轻地碰到一起。现在他非说话不可，非说不可。“玛尔哥特。”他嗫嚅地说道。她转过头来，两道剑眉高高挑起。“什么事，波普?”她这句话说得冷淡已极。她的眼神又冷又亮。一阵寒噤一直通到他的膝盖。他想说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期期艾艾地说了些往回走之类的话。“你累了吗?”她说道，他感到语气里有点嘲弄的意味。“不累，可是别人都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只是费劲地说出了这么一句。他感觉到，只要再等片刻，他就要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来了，要不是冷不丁地向她伸出双臂，要不就是痛哭起来，再不就是举起鞭子向她抽去，鞭子就像通了电似地在他手里直颤呢。他猛地一拉缰绳，掉转马头，弄得马儿扬起了前蹄。她继续向前奔去，身姿是那样挺拔、高傲，神圣不可侵犯。

其余的人很快就赶了上他。在他身边七嘴八舌地大声说话，可是他们的话语和笑声像响亮杂沓的马蹄声在他耳边闹哄哄地响着，没往他心里去。他怪自己刚才没有勇气向她诉说他的爱情，逼得她坦白承认，他那想要驯服她的欲望变得越来越猛烈，

竟像一幅红色的天幕在他眼前落到地上。为什么他不把她嘲弄一番，就像她自己的倔强劲儿嘲弄他那样？他不知不觉地驱策着他的坐骑，等到马儿狂奔猛跑起来，他才觉得心里松快一点。这时大家叫他返回来往家里骑。太阳已经爬过山冈，高悬中天，已是正午时分。从田野里飘来一阵浓郁的柔和的芳香，四野色彩缤纷，鲜明夺目，像销熔的黄金刺人眼帘。从地面升起蒸腾的热气和滞重的浓香，汗水淋漓的马匹困顿地踏步向前，发出暖热的汗气，连连喘息。这队人马又慢慢地聚在一起，大家懒得纵声欢笑，也很少开口说话。

玛尔哥特也出现了。她把马骑得口吐白沫。溅在她衣裙上的白沫颤动不已，她的头发拢成一个圆髻眼看着就要散开，只有发夹把它们松松地绾在一起。少年像着了魔似地死盯着这堆编在一起的金发，想到这些头发可能突然散开，掉下来变成凌乱的迎风飞舞的长发，他简直兴奋得发狂。在大路尽头花园的穹形大门已经在望，后面是通向府邸的宽阔大道。他小心翼翼地策马从别人身旁走过，第一个到达府邸，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快步赶来的仆人，等候大队人马回来。玛尔哥特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她慢悠悠地策马走来，身子懒洋洋地向后靠着，仿佛在享受了一次极度欢乐之后变得筋疲力尽。他感觉到，在她销魂之后，定是这副模样，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她想必就是这副模样。回忆又使他热情激荡。他挤到她跟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扶她下马。

他在扶马镫的时候，他的手使劲地握住她脚腕上娇嫩的关节。“玛尔哥特，”他呻吟了一声，低声喃喃自语。她不答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从容不迫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一跃下马。

“玛尔哥特，你是多么奇妙啊！”他又一次结结巴巴地说道。

她目光锋利地直盯着他，眉毛又在额上高高扬起。“我想，你喝醉了吧，波普！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可是对她的假模假样怒不可遏，也被激情弄得不顾一切，他把一直还握在他手里的那只手紧紧地贴在胸上，仿佛要把这只手扎进他胸膛里去似的。玛尔哥特气得满脸通红，狠狠地把他一推，推得他打了个趔趄，接着她就快步从他身边走过。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迅速得就像闪电一样，所以谁也没有觉察，连他自己也以为，这只是一个使人害怕的幻梦。

他的脸色是这样苍白，接着这一整天他是这样的心神不定，以致金发白皙的伯爵夫人从旁走过时摸摸他的头发，问道，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他火气大到这种田地，一脚把那叫着跳着向他扑来的狗踢到一边去了，他在玩牌的时候是那样的笨拙，姑娘们都拿他取笑。今天晚上她不会来了，这个念头毁了他，使他情绪恶劣，脾气暴躁。他们大家一起在花园里坐着喝茶，玛尔哥特坐在他的对面，可是看也不看他。他的眼睛却像被磁铁吸引似地一个劲地瞟过去瞅她。可是她的那双眼睛冷冷地呆在那里活像两块灰色的石头，毫无反应。她这样作弄他，使他又气又恨。看到她神气地转过头去不看他，他握紧了拳头，他感到，他简直会一拳把她打倒在地。

“你这是怎么啦，波普，你的脸色这么难看。”突然有个声音这样说道。说话的是小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一道暖热的、温柔的光芒，可是他没有觉察到。他好像觉得给人抓到了什么毛病，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别拿这些该死的关心来折磨我，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迭。因为伊丽莎白刷地一下变得脸色苍白，别过脸去，嗓子里带着哭声说道：“你这人可真叫古怪。”大家都挺生

气地望着他，几乎带着威胁的神气，他自己也感到刚才的行为实在失礼。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伊丽莎白道歉，从桌子那边传来一个生硬的声音，尖刻锋利得活像刀刃，这是玛尔哥特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波普这样的年纪，可以说是够没礼貌的。根本不应该把他当作绅士看待，甚至都不该把他看作成年人。"这番话是玛尔哥特说的，玛尔哥特，她昨天夜里还把自己的嘴唇供他亲吻呢！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眼前升起一片浓雾。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你想必知道得非常清楚，恰恰是你！"他用一种恶狠狠的强调的口气说了这番话，站起身来。动作太猛，身后的椅子也给掀倒了，可是他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然而，连他自己也觉得荒唐，一到晚上，他又站在楼下的花园里，祷告上帝，让她务必得来。说不定她做的一切只是骗人，只是倔强，不，他再也不问她，再也不折磨她，只要她来，只要他在嘴上又能感觉到她那柔软、湿润的芳唇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贪欲，这种贪欲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时光似乎已经沉沉入睡，黑夜像头懒洋洋的没精打采的野兽匍匐在府邸前面：时间真是长到疯狂的地步。周围的草丛里发出的轻微的嘤嘤声似乎被许多嘲弄的声音所激发，纷纷蔓蔓的树枝桠杈像爱嘲弄的人手在轻轻摆动，戏弄着自己的阴影和射来的灯火的微光。虫声四起，乱成一片，听起来觉得陌生，比万籁俱寂更加激起人们心里的痛楚。一会儿，从对面乡间传来几声犬吠，一会儿一颗流星飞箭似地横越中天，坠落在府邸后面的什么地方。夜色显得越来越明亮，投在路上的树阴变得越来越黑暗，而这轻微的声响变得越来越杂乱。忽然间，浮荡的行云又遮住天庭使四野沉浸在幽微、哀伤的黑暗之中。寂寞之感痛楚地落在炽烈的心上。

少年徘徊不停，步子越走越急，越走越快。有时候他愤怒地猛击一棵树，或者用指头把树皮揉得粉碎，他搓揉得那样狠，连指头都磨出血来了。不，她不会来了，他心里知道这点，可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因为要是不来，她就永远、永远也不会再来了。这在他一生中可是最最痛苦的时刻。他还年轻，年轻极了，所以他狠命地扑倒在潮湿的苔藓地上，双手使劲地刨着泥土，泪流满面，轻声地、伤心地抽泣个不停，他小时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今后也再不会这样哭泣。

突然，树丛中轻轻地发出咔嚓一声，把他从绝望中唤醒。他翻身跳起，向前伸出双手瞎摸一气，忽然——有什么暖烘烘的东西向他胸前猛地一撞，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撞啊——他梦寐以求，想得发疯的那个娇躯又拥在他的双臂之中。他的喉头发出一阵呜咽，他整个身体化为一阵异常激烈的痉挛，他把这个亭亭玉立、肌肤丰腴的娇躯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搂得这样蛮横，以致于从那陌生、沉默的芳唇里迸发出一声呻吟。他一觉得他的力气使她发出呻吟，便立刻知道，他已经主宰了她，而不像昨天前天那样，成了她乖戾脾气的战利品；一股强烈的欲望攫住了他，他只想为他几天来所受的痛苦折磨她，只想为她的倔强，为她今天晚上当着大伙的面说的那些轻蔑的话，为她在生活中要弄的这出撒谎的把戏而惩罚她。他对她所怀的炽烈的爱情如今交织着仇恨，混为一体，结果热烈的拥抱与其说是一种缠绵的柔情，勿宁说是激烈的搏斗。他紧紧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腕，使得她整个娇喘吁吁的身躯随之扭动，抖颤不已，然后他又把她猛地一下子搂在怀里，使得她动弹不得，只能闷声闷气地呻吟，不知是由于快乐还是由于痛苦。可是从她嘴里一句话也没有逼出来。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上，使劲吮吸，想

把这低沉的呻吟也紧紧锁住，这时他忽然感到她唇上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血，一个劲往外直渗的鲜血，她刚才牙齿咬着嘴唇咬得多狠啊。他就这样折磨着她，直到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力气也完全耗尽，一股快乐的热浪在他心里涌起，于是他们两个胸贴着胸，喘作一团。纷纷扬扬的火花落进夜幕，群星在他眼前飞舞闪耀，一切都乱成一团。他的思想旋转得越来越狂，天下万物都只有一个名字：“玛尔哥特”。在心潮激荡、感情起伏的高潮，从他心灵深处沉重地迸发出这一声，这是欢呼也是绝望，是仇恨、愤怒和热爱。就这一声呼喊，里面积压着三天来的痛苦：玛尔哥特，玛尔哥特，对他来说，这四个字里震颤着宇宙之间的全部音乐。

她好像身上被人猛击了一下。拥抱中猛烈的动作倏然停住，她把他使劲地、猛烈地一推，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抽泣，一声呜咽，她的动作又变得十分凶猛，但这只是为了脱身，为了挣脱他那可憎的接触。他感到十分惊诧，试图把她抱住，可是她跟他挣扎。他把脸凑近，只见愤怒的泪水颤巍巍地顺着她的面颊流下，她那苗条的娇躯像条蛇似地扭来扭去地挣扎。突然之间，她猛地一下把他推倒，脱身逃走。她的衣裙在树木之间闪出一道白光，接着就淹没在黑暗之中。

于是他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惊慌失措，神魂颠倒，就和第一天夜里这温馨热情的娇躯猛地挣脱他的怀抱时一样。在他眼前，灿烂的繁星似乎也闪着泪光，热血奔流像尖针似地自里向外猛扎他的额头。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摸索着向树丛中走去，一行行的树木在他面前散开，他一直走到花园的深处，他知道，那儿有个不停地汩汩涌流的喷泉，他让喷泉的水轻轻地抚弄他的手，银白色的清泉向他喃喃地悄声细语，映照着此刻

慢慢地从浮云中探出头来的月亮，发出奇妙的光辉。少年这时眼目清亮了一些，仿佛和煦的暖风从树梢中吹落一阵狂野的悲哀，奇妙地把他攫住。从他的胸中迸涌出滚滚热泪，此刻他比忘情地热烈拥抱的时候更加强烈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他爱玛尔哥特是爱得多么心切。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爱情的陶醉和战栗，占有的痉挛，探听不到秘密激起的怒火，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只有爱情带着忧伤甘美的滋味把他紧紧搂住，一种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渴望、可是无比强烈的爱情。

他刚才为什么这样折磨她？这三夜她奉献给他的东西不是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了吗？自从她教他尝到缱绻柔情和爱情的强烈的战栗之后，他的生活不是突然之间从一片阴沉暗淡的朦胧之中进入光华四射的危险的光芒中去了吗？她是流着眼泪、怒气冲冲地从他身边走开的啊！从他心里涌起一股不可抗拒的、柔情似水的愿望，想要和她言归于好，想要得到一句温存的、平静的话，只渴望着静静地把她搂在怀里，别无所想，别无所求，只渴望着对她说，他心里对她是多么感激。是的，他要到她那儿去，低声下气地去，他要对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纯洁，他今后永远也不再叫她的名字，永远也不逼着她回答任何问题。

潺潺的流水银光闪闪，他不由得想起她的泪水。他接着往下想：也许她此刻正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呆在自己房里，只有这轻声絮聒不休的黑夜倾听着她的心事，黑夜偷听大家的心声，却不给任何人带来慰藉。他知道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既看不到她秀发上的一丝光泽，也听不见她嗓子里吐出来的一半随风飘散的片言只字，可是两人的灵魂已经紧密地缠在一起，这对他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渴望呆在她身边的欲望简直强得难以抵抗，哪怕只是像头狗似地匍匐在她的门前，或者像

个乞丐似地伫立在她的窗下，他也心甘。

他迟迟疑疑地从黑洞洞的树阴下悄悄地走出来，看见二楼她的窗上还亮着灯光。这是一片幽暗的灯光，它那昏黄的微光连窗前那株粗大的枫树的叶丛都没有照亮，这棵枫树像伸手一样把它的枝桠伸到窗前，想去轻敲窗户，在微风中时而挺身向前，时而又抽身缩回，活像一个浑身漆黑的巨人，站在这块小小的发亮的玻璃窗前，侧耳偷听。一想到玛尔哥特就在这块明亮的玻璃窗后面醒着，说不定还在哀哀哭泣，或者正在想念着他，他不由得心潮激荡，不得不靠住大树，免得身子摇摇晃晃。

他像着了魔似地抬头仰望，一动不动。白色的窗帘来回摆动，一刻不停地在风中飘舞，从暗处望过去，在室内温暖的灯光照耀下，呈暗金色，而如果飞到窗外，接触到从圆形的树叶丛中洒下的晶莹的月亮的清辉，又呈银白色。朝屋里打开的玻璃窗反映出这光与影的活跃的流动，这忽明忽暗的光、影仿佛在编织绸布上黑白交织的花纹。可是这个心情焦灼的少年，此刻正用灼热的眼睛从树阴的暗处凝神仰望。在他看来，似乎有人正用深色的日耳曼人的古文把三天来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情书写在这明净光亮的玻璃板上。黑影的流动、银辉的闪耀，像轻云淡烟一样掠过明亮的玻璃表面，这些匆匆映入眼帘的感觉以瞬息万变的图像充满了他的想象力。他看见了她，玛尔哥特，亭亭玉立，娇美奇艳，那秀发，啊，那凌乱的金发，散披着，在她的血液里正奔流着他自己内心的焦躁不安，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看见她为激烈的爱情所苦，浑身战栗，由于愤怒而不停地抽泣。他此刻透过不可飞越的高墙，就像透过玻璃一样清晰地看见她最细小的动作，她举起了两只纤手，跌坐在一张小沙发里，默默地、绝望地凝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玻璃窗有一刻大放光

明，这时，他甚至于都以为认出了她的脸庞，她正忧心忡忡地把脸凑到窗前，想低头俯视沉沉入睡的花园，寻找他的身影。这时，他被心里狂野的感情所压倒，压低了嗓子然而十分急切地向楼上呼唤她的名字：玛尔哥特！……玛尔哥特！

不是有个人影像一缕白色的轻纱，飞快地掠过这光亮的镜面？他觉得他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仔细谛听。可是毫无动静。在他身后，睡意正浓的树木在轻声呼吸，慵懒的夜风轻柔地拂动青草，发出丝绸曳地的窸窣声，越来越悠远，越来越响亮，活像一股温暖的波涛涌来，随即又悄悄地消逝。黑夜在静静地呼吸，窗户无声地立在那里，一个银色的镜框，嵌着一幅褪色的画像。难道她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还是说她已经不愿意再听见他的声音？

窗口微微颤动的光亮使他心乱如麻。他胸中强烈的欲望随着猛烈的心跳传到树上，他的激情是那样的狂暴，似乎树皮也因而瑟瑟直抖。他只知道，此刻非见她一面，非和她说句话不可，哪怕他这样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吵得大家都闻声赶来，人们都从睡梦中惊醒，他也在所不顾。他现在感觉到，一定会出点什么事。最荒唐的事他觉得也求之不得，就像在睡梦中，什么事情都显得轻而易举，可以企及。此刻，他又一次举目张望二楼的窗口，忽然发现靠近窗口的这棵树有一根树枝像路标似地伸了出去，他的手立即更加狂野地抓住树干。他突然恍然大悟：他一定要爬上去——这树干虽然很粗，可是柔软而有韧性——从树顶上叫她，上面距离她的窗户很近；他要在树顶上，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和她说话，非要她原谅他了以后，他才爬下树来。他一刻也不考虑，只看见窗口在引诱他，在微微发光，他感觉到身边的这棵树，粗壮有力，准备驮住他。他很快地爬了

几下，然后再把身子往上一悠，两只手已经攀住一根树枝，正使劲地把全身引上去。现在他已吊在树上，几乎吊在树上最高处树叶丛中，在他身下，茂密的枝叶晃动得非常厉害。这阵像起伏的波涛一样的飒飒声一直传到最后几片树叶，那根直伸出去的枝桠更加弯向窗户，仿佛想对那毫无预感的姑娘发出警告。爬在树上的少年现在已经看见屋里茫白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正中是油灯射出的金光闪耀的光圈。他兴奋得浑身轻轻哆嗦，他知道，再呆一会儿他就要看见她本人了，看见她哭哭啼啼或者无声啜泣，或者正受着相思之苦的煎熬。他的双臂渐渐没劲了，可是他又振作起来。他慢慢地顺着那根伸向她窗户的树枝往前滑，膝盖磨出了血，手擦破了，可是他继续往前爬，附近窗户里射来的灯光几乎已经照在他的脸上。还有一大蓬树叶挡住他的视线，挡住他那万分渴望的最后一眼，于是他伸出手去，想把这蓬树叶拨开，灯光已经亮晃晃地照在他的身上，他身子向前一倾，一阵哆嗦——他的身子晃了一晃，失去平衡，一个筋斗栽了下去。

就像一枚沉重的果子落地，他摔在草地上，发出轻声的沉闷的击地声。楼上有个人影从窗口探出身子，不安地向下俯视，可是夜色静悄悄的，纹丝不动，就像一个池塘，悄声地把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拥入它那浩淼的水中。过一会儿楼上的灯光熄灭了，花园又在游移不定的朦胧的夜色中向沉默不语的阴影投去憧憧鬼影。

过了几分钟，这个从树上摔下来的少年从昏迷状态中苏醒。他的目光有片刻之久很生疏地直望天空，天穹苍茫，几颗疏星向他身上倾泻着寒光。可是接着他的右脚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烈疼痛，他现在只要试着轻轻地动一动，就痛得他几乎大叫起来。

于是他蓦地明白，他出事了。他也知道，他不能躺在这里不动，不能躺在玛尔哥特的窗下，不能向任何人呼救，不能大声喊叫，不能乱动，发出声响。额上滴下鲜血，他摔到草地上的时候，想必碰在一块石子上或碰在一块木头上，他抬起手来拭去鲜血，免得血流到眼睛里。然后他想法子把身体完全压在左边，用双手深深地抠进泥土，慢慢地向前挪动。每次断腿碰了什么东西，或者只不过稍微震了一下，他就痛得身子一抽搐，他真担心自己又会昏迷过去。他慢慢地把身子往前拖，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爬到台阶跟前，他已经感到两个胳臂发麻，动弹不得。额上渗出的冷汗，和一个劲地往下滴的鲜血搀和在一起：现在还有最后一关，最凶险的一关得去克服，那就是那道台阶。他忍着最剧烈的疼痛，极其缓慢地往台阶上爬。等他爬上台阶，双手哆哆嗦嗦地抓住扶梯，他已经喘成一团。再往前挣扎几步，他就到了玩牌的客厅门前，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看见屋里亮着灯光。他扶着门上的把手，艰难地撑着站起来，突然，门一开，他像给扔了出去似的，跟着跌进灯火通明的客厅。

他跌进屋来的景象想必十分骇人，一脸的鲜血，一身的污泥，像一个大泥块立即扑倒在地，因为先生们都乱哄哄地跳了起来，椅子碰得乱响一气，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过去抢救，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长沙发上。他还能含糊不清地说：他想到花园里去，不料从台阶上摔了下去，说到这里，突然一片黑纱落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把他紧紧缠住，于是他神志昏乱，人事不省。

立刻备马，有人骑马到附近的镇上去请医生。合府上下都惊动了，闹得鸡犬不宁：走廊里亮起一支支摇曳的烛光，就像萤火虫，睡在卧室里的太太小姐们，隔着房门，悄声询问，睡

眼惺忪的仆人们畏畏缩缩地走来，最后，终于把那失去知觉的少年抬到楼上他的卧室里去。

大夫诊断一条腿骨折，安慰大家伤势并不危险。只不过摔伤的病人得裹着绷带长期卧床静养。大家把大夫的话告诉少年，他只是虚弱地淡然一笑。这对他来说并非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样躺着，独自一人长时间地躺着，既无喧声，也无旁人，躺在一间明亮高敞的房间里，如果想要梦见心上人，窗外的树梢就轻轻摆动，送来一阵阵飒飒的声音，这实在妙不可言。这样安安静静地沉思一切，在轻柔的美梦中梦见自己的意中人，全然不受尘世凡俗事务的干扰，只是和这些娇柔的梦中幻影亲密交往，只要把眼帘闭上片刻，这些幻影便会走到你的床边，这该是多么甜蜜。说不定恋爱时再也没有比这些苍白、朦胧的幻梦中度过的时光更宁静更优美的了。

开头几天伤处还痛得非常厉害。可是他觉得，疼痛之中混合着一种特殊的欢乐。一想到他是在为玛尔哥特、在为他的心上人忍受这种痛苦，少年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简直可说巨大无边的自豪感。他心里暗想，最好在脸上落个血红的伤疤，这样他就可以老带着这个伤疤走来走去，就像骑士身上带着他贵妇人的颜色一样，要不然干脆就别苏醒过来，老躺在楼下，摔得四肢伤残地躺在她的窗前，这也是极其美妙的。想着想着他就梦想起来：第二天早上她的楼下人声嘈杂，一片喧闹，把她惊醒，她好奇地从窗口探出身子，看见他躺在她的窗下，粉身碎骨，因为她的缘故而死于非命。他看见她发出一声惨叫，跌倒在地；他耳朵里听见了这尖声惨叫，看见她满脸绝望的神情，心里充满了忧伤，看见她一生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神色阴郁、表情严肃地走着，如果有人问起她的痛苦，她的嘴角便微微抽动。

他就这样沉湎在幻梦之中，一连好几天，起先只有在黑暗中才陷入梦境，后来睁着眼也做起梦来，不久他就习惯于把这心爱的人影呼唤到他惬意的回忆中去。没有一个时刻对他来说会显得过于明亮，以致于她的身影无法作为淡淡的光影从墙边掠过，来到他的跟前，或者显得过于喧闹，竟使他觉得，屋外她的声音会和树叶上水珠滴落的声响和烈日曝晒下沙砾的细微碎裂声夹杂一起，难以区分。他一连几小时就这样和玛尔哥特谈话，或者梦见他自己和她一起出去旅行，进行美妙的漫游。可是有时候他像失魂落魄似地从这种幻梦中惊醒。她真的会为他伤心哀悼吗？她真的会永远怀念他吗？

当然：她有时也来探望一下病人。往往当他在想象中和她谈话，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似乎站在他跟前的时候，房门开了，她走进屋来，亭亭玉立，艳丽娇美，可是毕竟和他梦中的人儿截然不同。因为她并不温柔，也并没有情绪激动地俯下身子吻他的前额，就像梦中的玛尔哥特干的那样，而只是在他床边的小沙发上坐下，问他身体可好，是否还觉得疼痛，然后杂七杂八地说些琐事给他听听。她一呆在他的身边，他心里总是甜丝丝的，又害怕又慌乱，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他往往闭上双眼，为了能更好地倾听她的声音，把她说这些话语的声调更深地吸入他的内心，这才是他自己的音乐，它将一连几小时振颤回响，萦绕在他身边。他犹犹豫豫地回答她提的问题，因为他热爱沉默过于深切，他只希望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他和她单独呆在屋里，呆在这宇宙的空间。等她起身向门边走去，他不顾伤痛难耐，也要挣扎着撑起身子，再一次把她轻盈灵活的身姿的全部线条镂刻在他心里，趁它还没有跌进他那用幻梦组成的把握不住的现实世界中去，把它再活生生地拥抱一

次。

玛尔哥特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可是吉蒂不也是每天都来的吗，还有伊丽莎白，那个小伊丽莎白甚至每次总是这么心惊胆战地凝视着他，并且用这么温情脉脉、忧心忡忡的声音问他，现在是否觉得好了一些？他的姐姐不是也每天都来探望他，还有其他的太太们不也是这样吗？她们大家难道不是全都一样，对他十分亲切吗？她们不是也坐在他的身边，告诉他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吗？她们呆的时间甚至于都太长了，因为她们在这里，他就无法神思飞驰，她们会把他从冥思玄想的宁静状态中惊醒，迫使他跟她们神聊胡扯。他希望她们都别来，就玛尔哥特一个人来看他，就呆一小时，仅仅几分钟，然后他又一个人独自躺在那儿，不受干扰，安安静静地梦想着她，心里轻松欢畅，像驾着朵朵轻云，完全沉湎于内心深处他心爱的令人欢愉的形象之中。

所以有时候，他听见有只手握住门把，他就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于是来探望的人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他听见门把迟迟疑疑地关上，心里明白，他又可以跳进他那幻梦的温暖的浪潮中去游泳，被潮水轻柔地拥向最最迷人的远方。

于是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玛尔哥特已经来看望过他了，仅仅呆了一小会儿，不过她的秀发给他带来了花园里浓郁的芳香，盛开怒放的茉莉花散发出来的馥郁浓烈的花香，她的眼睛里闪灼着八月天艳阳的炽烈光芒。于是，他知道，今天不能指望她再来了。这将变成一个漫长、明亮的下午，在甘美的梦幻中发出夺目的光辉，因为大家都已骑马出游，没有人再会来打扰他了。这时房门又慢慢地打开，他连忙闭眼装睡。可是进来的人——屋里寂静无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并没有退出

屋去，而是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免得把他吵醒。然后小心翼翼地，几乎脚不沾地地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跟前。他听见衣裙窸窣，来人在他床边坐下。透过他紧闭的双眼，他火烧火燎地感觉到她的目光在他脸上掠动。

他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是玛尔哥特吗？肯定是她。他感到是她，不过，现在不把眼睛睁开，而只是感觉到她在身边，这不是更加甘美、更加撩人心曲、更加使人兴奋吗？这种刺激不是既隐秘又令人销魂吗？她想干什么呢？他觉得这几秒钟简直漫长得无边无际。她只是一个劲地瞅着他，窥视着他的睡眠，他意识到自己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任她仔细观察，却看不见她。他心里明白，此刻只要睁开眼睛，他的双眼就会像一袭大氅似地猛地把玛尔哥特的惊慌失措的脸紧紧裹住，让它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抚之中，这种既使人不适，又令人陶醉的感觉像电流似地通过他全身的毛孔，使他感到麻麻辣辣。可是他一动不动，只是尽量控制住由于胸口过于憋闷，而变得急促不安的呼吸，等待着，等待着。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只觉得，她似乎向他更低地俯下身子，他熟悉的飘浮在她芳唇上的那股紫丁香花的湿润清淡的幽香似乎更加挨近他的脸庞。于是他周身的鲜血便像一股热浪从他脸上奔流到他全身，这时她把手放在他的床上，隔着毯子轻轻地摩挲他的手臂，他像磁铁感应似的感觉到这轻柔悠缓、小心翼翼的抚摩，她摸到哪里，他的血便猛烈地涌流到哪里。感觉到这种轻轻的爱抚，真是妙不可言，既使人陶醉，也使人振奋。

她的纤手仍然还在慢悠悠地，简直是有节奏地来回抚摩着他的手臂。这时他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点。起先眼前只是朦朦

胧胧的紫红一片，由闪烁不定的光线组成的一片云雾，接着他觉察到铺盖在他身上的那条深色斑点的花毯，然后觉察到这只不住抚摩的纤手，似乎它正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它，模糊极了，只是窄窄的一道白光，像一片明亮的白云涌向前来，又退缩回去。他把眼帘当中的缝隙再张大一点。现在他认清了她的纤纤玉指，白皙、光泽，活像细瓷，看见她的手指微微弯曲着滑了过来，然后又滑了回去，动作轻盈，可是充满了内在的活力。它们像虫子的触角似地慢慢地爬过来，然后又爬回去，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这只手也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就像一只贴着你衣服的猫，一只小巧玲珑的白猫，收起爪子，柔声咕噜着向你挨近。倘若这只猫儿的眼睛突然开始闪闪发光，他决不会感到惊讶。果然：在这道白光掠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只眼睛在闪光吗？不；这只不过是金属的反光，是黄金的光泽。等这只手再滑过来，他看清楚了，那是一枚金牌，悬在手镯上微微颤动，就是那枚神秘的、泄露机关的金牌，八角形的，像一便士硬币那么大小。这是玛尔哥特的手，在爱抚他，他心里顿时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这只轻柔、白皙、赤裸裸没戴戒指的纤手一把抓到唇边狂吻一气。可是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她的呼吸，感到玛尔哥特的脸离他的脸非常之近，这时他再也不能把他的眼帘低垂着了，他满心喜悦、容光焕发地睁开眼睛，直视着那张离他很近，吓得直跳起来往后退缩的脸。

等到俯在他脸上的那张脸投下的阴影一散开，光线射向那张神情激动的脸上，他——就仿佛他浑身受到猛地一击——认出来，这是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那年纪轻轻、别有风韵的伊丽莎白。这是一场梦吗？不，他现在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这张飞快升起红晕的脸，她的眼睛怯生生地移了开去：这是伊

丽莎白。他一下子意识到那可怕的误会，他的眼光急切地向下移动，移到她的手上，果然，那块金牌戴在手上。

他的眼前开始轻纱飞旋。就和当时他昏倒在地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可是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失去知觉。过去的事情像闪电似地压缩在一秒钟之间，全都从他眼前掠过。玛尔哥特的惊愕和高傲，伊丽莎白的微笑，她向他投来的奇怪的目光，就像一只保守秘密的手在轻轻地触摸他——不，不，不可能发生任何误会。

唯一的一个微弱的希望蓦地在他心里升起。他凝视着那块金牌，说不定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今天送的，昨天送的，要不就是那时送的。

可是这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在跟他说话了。想必由于紧张激烈的沉思，他的面部表情抽搐起来，因为她提心吊胆地问他："你觉得痛，是吗，波普？"

她俩的嗓音是多么相似啊，他心里想道。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是的，是的……啊，我是说，不痛……我觉得挺好的！"

又出现一片寂静。那个念头像股热浪似地一个劲地向他涌来：说不定这只不过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可是他憋不住非问她一下不可。

"你那儿戴的是块什么圣牌啊？"

"啊，那是美洲一个什么共和国出的金币，我也说不上是哪个共和国的。这是罗伯特叔叔有一次带来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他屏住呼吸。现在她会把真情说出来了。

"给玛尔哥特和我。吉蒂不要。我不知道她干吗不要。"

他感到，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涌入他的眼眶。他小心地别过头去，不让伊丽莎白看见他的眼泪，这眼泪此刻一定已经就在眼睫毛旁边，再也逼不回去，正顺着面颊慢慢地，慢慢地向下滚落。他想说些什么，可是又怕他的嗓子会因为抗不住越来越强烈的哽咽的压力而变音失声。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彼此都忐忑不安地窥伺着对方。后来伊丽莎白站起身来："我走了，波普。愿你早日恢复健康。"他闭上眼睛，接着轻轻一响，她带上了房门。

就像一群鸽子受惊飞起，现在各种思想都在他脑海里盘旋飞绕。这时候他才体会到这一误会的严重。他对自己干的傻事感到又羞又恼，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一阵激烈的痛苦。他现在知道，玛尔哥特，他是永远失去了。可是他又觉得，他还是和原来一样的爱她，丝毫没有改变，说不定现在还带着那种绝望的向往在爱着她，就像人们向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那样。而伊丽莎白呢——他仿佛暴怒似地把她的身影推开，因为她全部倾心奉献的爱情以及她此刻竭力控制的激情的烈焰对他来说也不可能超过玛尔哥特的嫣然一笑或者她的纤手对他的轻轻触摸。倘若伊丽莎白当时让他知道她是谁，他一定会爱她的，因为那时他在激情之中还天真幼稚，可是现在，他已经千百次梦见过玛尔哥特，她的名字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无法把她的名字从他的生活中拭去。

他感到，眼前变得更加模糊昏暗，不断地思索渐渐融化在一片泪水之中。他竭力想把玛尔哥特的倩影呼唤到自己的眼前，就像他在卧病养伤期间，在漫长寂寞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白费力气，伊丽莎白总是脸上带着一双深情、眷恋的眼睛，像一片阴影似地挤到中间来，于是人影零乱，他只好痛苦地从头

到尾沉思一遍，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他一想起，自己如何站在玛尔哥特的窗前，呼喊她的名字，他就羞得无地自容，可是他又对性情娴静，金发、白皙的伊丽莎白充满了同情。他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或者望她一眼，而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她的感激之情实际上是应该像烈火一般腾空燃起的啊。

第二天早晨，玛尔哥特到他床边来呆了一会儿。她在身边，他都哆嗦起来了，看也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在跟他说些什么？他几乎都没听见，两边太阳穴嗡嗡直响，比她的声音还响。等她从他身边走开，他才又向她投去恋恋不舍的一瞥，搂住她整个的身影。他感到：他爱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

下午伊丽莎白来了。她的纤手有时轻轻地抚摩一下他的手，表示出一种轻柔的亲密的感情，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听上去有些黯然神伤。她带着某种惊恐尽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仿佛她怕谈到自己或者谈到他，就会泄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自己也说不好，他到底对她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有时像是怜悯，有时他又觉得好像是对她的爱所怀的一种感激。可是他对她什么也说不出口。他都不敢正眼看她，深怕说出谎话来骗了她。

现在她每天都来，呆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仿佛他俩之间的秘密揭开以后，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也随之消逝。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谈起那件事，不敢谈起在花园在浓荫里度过的时光。

有一次伊丽莎白又坐在他的躺椅旁边。室外阳光明媚，迎风摇曳的树梢向屋里投进一片绿色的反光，在墙上抖动。她的头发这时呈现火红的颜色，活像熊熊燃烧的云霞，她的皮肤苍白而又透明，整个人看上去光艳明丽，轻盈得飘飘欲仙。他的枕头那儿正好有一片阴影，他从那儿看到她的脸就在近处，可

是又显得那么遥远，因为她脸上映照着阳光，而这光线照不到他。他一看见她那容光焕发的娇靥，往事种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她正向他俯下身子，于是她的眼睛便似乎变得更加深邃，活像两道深色的螺纹线在向里面旋转，趁她身子往前一倾，他的胳膊便搂住她的身躯，使她的头低垂到他面前，他吻着她那小巧湿润的嘴。她浑身哆嗦得非常厉害，但是并不挣扎，只是微微有些悲哀地用手抚摩他的头发。然后用一种微弱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而且还带着一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悲凉情绪说道："你爱的可只是玛尔哥特啊。"他感到这舍身相许的声调，这不作反抗的淡淡的绝望心情一直印入他的心灵，而那使他深受震撼的名字一直透入他的灵魂。可是在此时此刻他不敢说谎。他默不作声。

她又轻轻地，简直像姐妹一样地吻了吻他的嘴唇，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去。

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谈到这件事情。几天之后，人们把这个正在恢复健康的少年抬到楼下花园里去，最先落下的枯叶在小径上互相追逐，夜幕早降，已经使人想起秋日的哀愁。又过了几天，他已经费劲地独自在枝桠交错的树丛中行走。今年这可是最后一遭。树木现在在阵阵秋风中大声絮聒，比那三个温暖的夏夜里声音更加嘈杂，情绪更加乖戾。少年心情忧伤地向那个地方走去。他仿佛觉得在这个地方立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黑墙，在这堵墙的后面，是他的童年，已经完全淹没在一片朦胧之中，而在他的面前，却是另一个国度，陌生而又危机四伏。

晚上他去辞行，再一次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玛尔哥特的脸，仿佛他想把她的脸永远印在心上，他怔忡不宁地把手伸到伊丽莎白的手里，她的手热情地使劲地握着他的手，他的眼光几乎漠

然地从吉蒂，从朋友们，从他姐姐的脸上掠过，他的灵魂充满了这样一种感觉，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另一个姑娘又爱上了他。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在他脸上有一种深沉的神气，使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稚气的少年。他第一次看上去像个成年的男子。

可是，等到拉车的马一起步，他看见玛尔哥特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走上台阶，而在伊丽莎白的眼里突然闪现出一道泪光，她使劲地把身子靠在台阶的扶手上，这时，他新近的种种经历一下子全部涌上他的心头，他不由得像个孩子似地泪如泉涌。

府邸越来越远，马车扬起的滚滚灰尘中，那树阴森森的花园显得越来越小，田野越来越辽阔，最后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他眼前消失。只剩下恼人的回忆。他坐两小时的马车到邻近的火车站。第二天早上他到了伦敦。

又过了几年，他再也不是个少年了。但是那最初的经历始终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他的心里，再也不会从他心里消褪。玛尔哥特和伊丽莎白两人都已出阁，但是他不愿再见到她们，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以如此猛烈的力量把他压倒，以致于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和这段回忆的现实相比，反倒只成了一场幻梦和一片假象。他变成了那种跟爱情和女人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他在他生活的某一瞬间已经把爱人和为人所爱这两种感觉如此充分地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再没有什么欲望促使他去寻找那么早就已经落到他手里的东西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颤抖不已的双手惊慌失措地直往后缩。他漫游了许多国家，成了那些举止得体、文静安详的英国人当中的一个，许多人把他们当作没有感情的人，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他们的

目光总是冷淡地从女人的脸上掠过，对她们的娇笑视而不见。谁想得到，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些心爱人儿的肖像，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这些肖像上面，这些肖像和他们的鲜血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鲜血围着这些肖像熊熊燃烧，就像供在圣母玛利亚像前的长明灯一样。现在我也知道了，这个故事是怎么到我脑海里来的了。在我今天下午读的那本书里，也夹着一张明信片，这是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寄给我的。这朋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我是有一次在旅途中认识他的。在漫长的夜晚，我常常和他谈天，在他的谈话里有时候非常神秘地闪烁着对两个女人的回忆，犹如立在远处的塑像，而这两个女人一刹那间又始终和他的青春时代交融在一起。我和他谈话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的谈话我大概也早已忘怀。可是今天，我一收到这张明信片，这段回忆又从我心里升起，而且梦幻似地和我自己各式各样的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仿佛觉得，他的这个故事我是在刚才从我手里滑落的这本书里读到的，或者是在一个梦中找到的。

可是现在屋里变得多么昏暗啊，而在这深沉的朦胧夜色之中你显得离我又是多么遥远啊！我以为你的脸在那里，可我只看见一片轻柔的光影，我不知道，你是在微笑，还是在悲伤。你会因为我为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们编造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梦想出种种样样的命运，然后又让他们滑回去，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天地里去而微笑吗？还是说你会因为这个少年而悲哀？他从爱情的旁边走过，在这甜蜜的幻梦的花园里盘桓了一个小时，便永远地离开了它。瞧，我不希望，这变成一则凄婉哀愁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我只想跟你讲一个少年，突然受到爱情的袭击，讲他自己的爱，和一个姑娘对他的爱。但是，人们在

晚上讲的故事，归终都要陷入淡淡的哀愁的情绪。朦胧的夜色降落到这些故事上面，给它们蒙上层层轻纱，寓于夜色之中的全部悲哀像星斗全无的苍穹笼罩在它们上空，黑暗侵入它们的血液，叙述这些故事的明亮光彩、五颜六色的话语于是听上去便显得声韵丰满而又深沉，就仿佛它们在述说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张玉书 译）

夏天的故事

去年夏天的八月，我是在卡德纳比亚度过的，那是科莫湖①畔的一个小地方，白色的别墅和幽暗的森林相互掩映，景色宜人，在热闹的春日，贝拉焦和梅纳焦的旅行者熙熙攘攘挤满了狭窄的湖滨，而卡德纳比亚这座小镇仍旧是宁静和安谧的。在这几个星期里，它沉浸在芳香弥漫、风和日丽之中。这家旅馆几乎是孤零零的：稀稀拉拉的几个客人。每人都对别人居然也选择这么个偏僻地方来消夏，感到有点奇怪，而每天早晨竟发现别人还没有走，大家都对此惊讶不已。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高雅的、修养有素的年岁较大的先生。从外表看，他是介于得体的英国政治家

①科莫湖（Comersee，意大利原文为 Lago di Como），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上，面积 146 平方公里。这里气候温暖，风景优美，是个疗养胜地，小说中提到的贝拉焦、梅纳焦等地，就是湖区著名的风景点，疗养地。

和巴黎的好色之徒中间的一种类型；他并不从事任何水上运动来打发时间，而是整天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香烟的烟雾在空中飘散，或者间或翻一翻书。下了两天雨，寂寞难当，外加他又随和热情，所以我们一认识马上就很亲密，年龄上的差别也就不成其为障碍了。论籍贯，他是利服尼亚① 人，先在法国，后来又在英国受的教育，从未有过职业，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地，是个名副其实的飘忽不定的人，像威金人② 和赏美的海盗，在各地浏览风景胜地，观光都市名胜，行止匆匆。他对各种艺术都一鳞半爪地懂得一点，他对献身于艺术的鄙视远远超过了对于爱情的鄙视：他以千百个美好的小时欣赏艺术，却没有下过一个小时的苦功来搞搞创作。他过的那种生活显得是闲散的，因为不受任何集体的约束，生活中由千百种宝贵的经历所积聚起来的财富，随着最后的一口气也就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一天黄昏，晚餐之后我们坐在旅馆门前，望着明亮的科莫湖渐渐在我们眼前变得朦胧起来了，这时我向他谈起了前面这些想法。他笑着说："也许您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我不相信回忆：经历过的东西，在它离开我们的瞬间就完了。再说诗：二十、五十、一百年之后不同样也是完吗？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相信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素材。您来！这事最好是边走边谈。"

于是我们就沿着奇妙的湖滨道漫步，古老的柏树和杂乱的栗树把它们的阴影投在小路上，树木的枝丫侧映在湖里，湖水不安地闪烁着。湖那边贝拉焦一片雪白，像飘浮的白云，已经

①利服尼亚在波罗的海地区。

②威金人（Wikinger），即诺曼人（Normannen），8—11 世纪时劫掠欧洲西海岸的北日耳曼航海者。

下山的太阳给它染上了柔和的艳丽色彩，在那高高的、幽暗的山冈上，塞贝尼别墅的围墙顶盖上抹着金刚石般的落日余辉，熠熠闪光。天气有点闷热，但并不使人感到憋气；温暖的空气像女人温柔的胳膊，温存地偎依在树影身上，她的呼吸里充满看不见的鲜花的芳香。

他开始说："开头就得坦白。我去年就已经来过这里，来过卡德纳比亚了，是和现在同一时节，住在同一旅馆，这我一直没有告诉您。我对您说过，我这个人一向不愿意生活的重复，因此您对我今年又到这家旅馆来这件事一定会更加感到奇怪的吧。不过您听好了！那次当然也和这次一样地寂寞。那位整天抓鱼，晚上又把鱼放掉，第二天早晨再抓的先生，是米兰来的，他去年也在这里。去年还有两位英国老太太，她们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带了一位可爱而苍白的姑娘，我至今仍不相信她是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俩显得过分地亲昵。最后还有一家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北方人，一位头发淡黄，骨骼突兀的年纪大些的妇人，其动作笨拙而难看，她有一双咄咄逼人的钢钎般的眼睛和一张像是用刀削过的、锋利的、爱吵架的嘴。跟她一起的是她的一个妹妹，这绝不会认错，因为她们俩人的面貌完全一样，只不过妹妹的面容要舒展些，松软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姊妹俩人成天在一起，可是从不交谈，时时刻刻都在织东西，在编织她们空虚的思想，像是无情的命运女神[1] 在编织这百无聊赖、狭隘短浅的世界。她俩中间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大约十六岁左右，是她

①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共有三位，一位纺织生命之线，一位决定生命线的长短，第三位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们两个之中某一位的女儿；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的女儿，她那尚未成熟的脸颊上已经呈现出些许女性的圆润。她并不算好看，体形太纤细，尚未成熟，此外穿着打扮当然也显得土气，但是她那茫然的神韵中却有着某种感人的东西。她的眸子很大，充满了朦胧的光，但是她的眼睛总是困惑地躲开别人的视线，一阵眨巴就掩饰了眼睛的光芒。她也老是带着织活，但她的两只手却常常很缓慢，手指头不时停下来，静静地坐在那里，以一种梦幻般的、纹丝不动的目光凝视着湖面。我不知为什么，一见此景，就有什么东西如此奇怪地把我攫住了。攫住我的难道是一个人看到那位容貌凋谢的母亲和她青春焕发的女儿，看到身躯后面的影子而产生的庸俗的，却是不可避免的遐想，是想到每张脸庞上已经悄悄打上了皱纹，笑声里默默显出了疲惫，梦境里已悄悄藏着失望而产生的思绪吗？还是在姑娘身上处处显露出来的那种狂热的、突发性的、毫无目的的憧憬，是她们生活中那绝无仅有的、奇妙的瞬间？这一瞬间她们的目光热切地注视着宇宙，因为她们还没有找到日后可以紧抱不放的东西，没有找到可以依附的腐烂发霉的东西，就像藻类依附于漂浮在水面的木头一样。观察着姑娘，望着她那梦幻般的、湿润的目光，看着她对每一只猫和狗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而激烈的爱抚的姿态，瞧着她干干这，干干那，但什么事也不能做到头的不安的神情，我心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激动，再就是晚上她心绪不定地浏览旅馆图书室里的几本不怎么像样的书或者翻阅她自带的两本翻烂了的歌德和鲍姆巴赫① 的诗集的匆忙神态……“您干

①鲍姆巴赫（Rudolf Baumbach，1840—1905），德国作家，是被自然主义作家嘲笑的“牛眼形玻璃抒情诗”的代表人物。

吗笑呀?”

我向他表示抱歉:“把歌德和鲍姆巴赫凑在一起了。”

“噢,是这样!当然这是可笑的。但却又不可笑。您可以相信,年轻姑娘到这年龄,无论读的是好诗还是歪诗,是感情纯真的诗还是骗人的诗,她们都不在乎。对她们来说,诗只不过是解渴之杯罢了,她们根本不注意酒的本身,酒还没喝,她们的心就已经醉了。这位姑娘就是这种情景,她的憧憬已经装满了杯子,使她的眼睛也发出了光彩,指尖在桌上微颤,走起路来步履显得奇特、笨拙,但却又很轻快,带着一种飞跑和恐惧的风韵。看来她渴望同人说话,倾诉她充溢胸中的一切。但是这里没有人,只有寂寞,只有毛线针左右碰击的单调声音,只有这两位妇人的冷冰冰的、多疑的目光。一种无限同情之心在我身上油然而生。可是我又不能接近她,这是因为,首先,在女孩子此刻的心目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其次,我讨厌跟全家结交,尤其讨厌跟上了年纪的家庭妇女结交,这就排除了我去接近这位姑娘的任何可能性。于是我就试着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想:这位年轻姑娘还没有开始独立生活,阅历不深,大概是初次到意大利——在德国,意大利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爱情之国,看作那些罗密欧们,那些黑地里谈情说爱、吊膀子,那些寒光闪闪的匕首、假面具、少女的伴娘和温存多情的书信之国,那是由于受了英国人莎士比亚的影响,虽然莎氏自己从未到过意大利。她一定在做着风流艳梦,但又有谁懂得少女的梦呢?这些梦如飘浮的白云,毫无目的地在蔚蓝的苍穹里浮移。这些如云的梦,黄昏时分总是染上灼热的色彩,先是紫色,随后又燃成火红。她的脑子里塞满了对意大利的各种幻想,因而这里的一切都不会使她感到意外,于是我就决定给她

虚构一个神秘莫测的情侣。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封既沮丧又尊敬的、缠绵的长信，用了许多奇特的暗示，信没有签名。信里没有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作什么许诺，既热情奔放，又含蓄有度，一句话，像是从诗集里抄来的一封浪漫主义情书。我知道，她因为心潮激荡，所以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吃早饭，于是我就把这封信叠在餐巾里。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从花园里对她进行观察：只见她猛吃一惊，大为诧异，她那苍白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一直红到脖子。她困惑地环顾四周，全身震颤，以小偷似的动作把信藏了起来，随后就神情不安、激动烦躁地坐着，早点几乎连碰都没碰就走了出去，走到外面那深荫覆盖的、很少有人涉足的小路上揣摩这封神秘莫测的信去了……您想说什么？"

刚才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动作，因此得解释一下。"我觉得这很冒失。您难道没有想过，她可能会去查问或者——这最简单——去问跑堂的，餐巾里怎么会有封信？或者她不会把信交给她妈妈吗？"

"这我当然想过。可是假若您见过这位姑娘，这位怯懦而可爱的造物，连说话声音大了点都要怯生生地向周围瞧瞧，那么您就什么顾虑也没有了。有的少女很害羞，您可以对她们大胆妄为，因为她们束手无策，宁愿吃哑巴亏，也不去告诉别人。我笑嘻嘻地从后面看着她，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取得了成功而暗自欣喜。这时她又回来了，我突然感到血液在太阳穴里砰砰直跳：这姑娘完全变了，脚步也变了。她方寸纷乱，思绪不宁地走来了。脸上泛着红晕，一种甜蜜的窘态使她显出笨手笨脚的样子。一整天她都是这样。她的视线射向每一面窗户，仿佛在那里可以把这个秘密抓获似的；她的目光盘绕在每个过往行人

的身上，有一次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它，免得眼睛一眨露出马脚；但是就在这飞逝的瞬间我感到她的疑问像一团火，这使我大吃一惊，多年以来我又感觉到，往一个少女的眼睛里洒进第一个火星，这比开什么玩笑都更加危险，更加诱人，更会毁掉一个人。后来我见她坐在两位德国太太中间，手指没精打采地织着毛活，有时匆匆往衣服上触摸一下，我肯定，那里准藏着那封信。这场游戏吸引着我。当天晚上我给她写了第二封信，以后又接连几天给她写了信：在我这些信里去体会一个恋火中烧的青年男子的感受，并虚构出越烧越炽烈的恋火，这成了吸引我的一种奇特而激动的神奇力量，成了令我着迷的癖好，仿佛猎人在安放圈套或把野兽诱到他的枪口上来的时候所具有的那股劲头。我取得的成果简直无法描述，几乎是可怕的，要不是这场游戏使我如此着迷的话，我早想停止它了。她走路的步子变得轻快而杂乱，像跳舞一样，她的脸庞微微发烧，现出一种奇特的美丽；她夜里准是睡不着，在期待着早晨的情书，因为一大早她的眼眶发黑，眼里闪烁着一团火。她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了，头发上插着花，她的手轻轻抚摸着一切东西，显出无比的温柔；她的眼光里总含着一个疑问，这是因为从我这些信里所提到的千百件生活琐事里，她感觉到写信人一定就在她的近处，像是缥缈的精灵爱丽尔① 奏着音乐，在她身边飘荡，窥视着她最最隐秘的活动，但又不愿让人看见。她显得如此之快乐，这个变化就连两位迟钝的太太的眼睛也没有

①爱丽尔（Ariel），传说中的气精，虚无缥缈，无影无踪。在有些作家的笔下，爱丽尔是个善于变化，神通广大的精灵。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歌德在《浮士德》中都写了爱丽尔这个精灵。

逃过，她们有时以慈祥而好奇的目光盯着她那匆匆走过的身影和花朵般绽开的面颊，然后就含着隐隐的微笑打量着。她的声音变得优美动听，变得响亮、清脆而大胆，她的喉咙常常有点发抖、发胀，仿佛突然要用颤音唱出来，仿佛……但您又在笑了！”

“没有，没有，请您继续讲下去。我觉得您讲得非常好，您很有——请原谅——天才，您一定可以把这故事讲得很好，同我们的小说家不相上下。”

“您这话当然是客气而婉转地说我讲得同你们德国的小说家一样，就是说过分地抒情，铺枝蔓叶，多情善感，索然无味。好，我现在讲得简短一点！木偶在跳舞，而我用手提着线，早已胸有成竹。为了转移她对我的任何怀疑——因为有时候我感觉到，她的目光在盯着我的视线打量——我就让她感到，可能写信人不在这里，而是住在附近的一处疗养地，是每天坐小船或汽艇过湖来的。此后每当驶来的船只靠岸响起铃声的时候，我就见她找个借口，摆脱母亲的守护，猛冲出去，在码头的一角屏住呼吸，打量着每一个到来的人。有一次——这是一个阴沉的下午，对她进行观察真是妙不可言的事——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旅客中有一位漂亮的年轻人，穿着意大利青年极其讲究的服装，他的目光探寻地朝此地扫视着。这时这位姑娘无望的、搜寻的、探询的、干渴的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姑娘脉脉含笑，脸上立即泛起一阵羞涩的红晕。年轻人愣住了，注意起来了——一个人要是触到别人投来这么热烈的、含有千层意味的目光，这是容易理解的——含着笑跟她走去。姑娘逃开了，心里断定，这就是自己找了很久的人；她又往前跑去，但又回过头来看看，这就是那种又乐意又害怕、又渴求又害臊的永恒的游戏，这场游

戏中姑娘终归还是乐意让他追上的。他虽然感到有点诧异，但显然受到了鼓励，于是就在后面追赶，眼看快追上她了，这时我吓了一跳，以为这一下可要乱套了——这时两位太太正顺路走来了。姑娘像一只惊弓之鸟朝她们奔了过去，这位年轻人则谨慎地退了回来。但是他们又回头对视了一回，彼此热烈地吮吸着对方的目光。这件事首先提醒我该结束这场游戏了，但是诱惑力又太强了，我决定随心所欲地利用这次巧合，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特别长的信，要让她的推测得到证实。现在要同时摆弄两个人，这事对我有着强烈的引诱力。

"第二天早晨，姑娘脸上笼罩着一层颤抖的迷惘神情，我感到大为吃惊。她荡漾着的美丽风韵消失了，脸上挂着一种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愠怒神色，她的眼睛哭红了，还噙着泪水，显然她的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痛楚。她的沉默不语似乎是在渴求一阵狂喊乱叫，她的额头上积聚着一片愁云，目光里露出一种忧郁、辛酸的绝望，而我这回却正感到十分快乐。我心里有点胆怯。从未有过的事第一次出现了，木偶不听摆布了，我要她这样跳，她却偏偏那样舞，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出一个办法来。我对我的游戏开始感到恐惧了，为了避开她眼神里的那种悲戚的怨诉，天黑以前我没有回旅馆去。待我回来以后，一切全明白了。那张餐桌空了。这一家人走了。她不得不离去，连一句话都没能对他说。她的心此刻深深地牵萦着那唯一的一天，牵萦着那珍贵的一刻，但她不能对她的亲人们吐露：她被人从一个甜蜜的梦境里拖走，拖到一座鄙陋的小城镇去了。这件事我已经忘了，但我现在还感觉到她那最后的、如怨如诉的目光，感觉到我投进她生活里去的——有谁能知道她心灵的创伤多么深重——愤怒、折磨、绝望和最最辛酸的痛苦具有多么可怕的威

力啊。”

他沉默了。在我们散步之中，夜渐渐深沉。云层挡着的月亮发出一种奇特的、颤动的光华。树丛中间像挂满了月光和星星，湖面呈现一片苍白色。我们一言不发，继续朝前走。后来，我同行的伙伴终于打破了沉寂。“这就是那则故事。这是不是一篇小说？”

“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故事同其他故事一起牢记心间，您给我讲了这故事，我得谢谢您。至于是不是一篇小说，也许这是一个能够吸引我的美丽的序篇。因为这几个人还闪忽不定，他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住自己，他们的命运才开了个头，还并不是命运的本身，得把这个开头写到结束才好。”

“我懂得您的意思。您是说，这位年轻姑娘的生活，她回到了小镇，碌碌生活的可怕的悲剧……”

“不，不用那么许多。这位姑娘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年轻女子无论她们自以为如何古怪，也总是索然无味的，因为她们的经历全都是消极的，所以太过于相似了。我们谈的那位姑娘，只要时机一到，就会嫁给一个诚实的男人，在这里的那件艳遇就将永远成为她回忆中最美丽的一页。这位姑娘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

“这倒很奇怪。我不知道，您在那位年轻人身上能够发现些什么。那样的目光，像一时喷射出来的一团烈火，这是每个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捕捉到的，不过大多数人压根儿没有觉察而已，有的人则很快就把这样的目光忘了。人老了才会懂得，这恰恰是一个能够获得的最珍贵、最深沉的东西，青春的最神圣的特权。”

“我感兴趣的也根本不是那个年轻人……”

“而是?”

“我倒想把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那位写信的人，拿来加加工，把他的事写到头。我认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纪，他要是写出这么炽热的信，在梦境里进入爱情之中，那他绝不会不受惩罚，绝不会无动于衷的。我倒想写一写事情是如何弄假成真的，写出他如何以为掌握着这场游戏，而实际上却是游戏掌握了他。他误认为姑娘蓓蕾绽开的美貌只是他以观察者的身份看到的，但实际上这美貌却深深地吸引和攫住了他。突然，这一切都从他手里滑掉了，这一瞬间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感到需要这场游戏和玩具。吸引我的是爱情翻了个个儿，把一个老人的情火弄得跟一个男孩子的情火差不多，因为两者都没有充分感受到，我要让老人忧虑和期待。我要让他心神不定，让他为了要见到她而跟着追到她那里去，但最后一瞬间又使他不敢去接近她，我要让他重新回到原地来，心里怀着再见到她的希望，怀着有神灵助他创造一次巧遇的希望，而这次巧遇后来又是十分残酷的。我的小说想要顺着这条线去构思，后来小说会是……”

“骗人，胡说，不可能!”

我惊得抬起头来，他打断了我的话，声音僵硬、嘶哑、颤抖，带有威胁的意味。我还从来没见他那么激动过。一闪念我感觉到，刚才不小心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急忙站住了，弄得我很狼狈，我见他的白发在闪亮。

我想马上转个话题。但是他又在说了，现在他的声音平静、亲切、低沉、柔和，略微有点伤感，因而显得很优美。“或许您是有道理的。这事确实是很有意思。我记得巴尔扎克把他最最动人的故事中的一篇叫做《L′ amour cou－te cher aux

vieillards》①，用这个题目还可以写许多故事。但是那些谙悉最最秘密事情的老人们，他们只愿讲自己的成功，不愿讲他们的弱点。在有些只不过类似永恒的钟摆摆动那样的事情上，他们很害怕，真是可笑之至。您当真相信卡萨诺伐②的回忆录恰巧‘丢失’了那些写他年迈时期的章节是偶然的吗？那时这只公鸡已经成了戴绿帽子的乌龟，骗子成了受骗的人。也许他觉得手太沉重了，心太狭窄了。”他向我伸出了手。这时他的声音又变得冷淡、平静，毫不激动。“晚安！我看，夏夜给年轻人讲故事是很危险的，这很容易使他们产生许多愚蠢的想法和做着各种各样不必要的梦。晚安！”他迈着灵活的、但是由于年岁关系已经变得缓慢的步子回到黑暗中去了。时间已经很晚了。前几天软绵绵的夜间，由于天气热，困乏早就向我袭来了，而今天，倦意却被血液里翻腾作响的激动驱散了。当一个人遇到一件怪事，或者一刹那之间像自己的事一样经历着别人的事的时候，这样的激动是常常会有的。于是。我就沿着寂静黝黑的道路一直走到卡尔洛塔别墅。大理石台阶从别墅一直通到下面的湖里，我在冰凉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夜，多么奇妙的夜！贝拉焦的灯火以前像萤火虫一样在就近的树林里闪烁，现在则闪射在水上，显得遥远无垠。这些灯火慢慢地、一个接一个熄灭了，大地笼罩在一片沉重的黑暗里。湖默默地躺着，光洁得宛如一块乌黑的宝石，边上受了烈火的烧烤。细微的浪涛一上一下轻轻地击拍着石阶，像是白嫩的手在轻按琴键。远处的天穹显得高远无垠，

①法文，意为《老年人的爱情更珍贵》。

②卡萨诺伐（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他把自己漫游、冒险的生活写成了回忆录。

天空里千万颗星星在闪烁。它们眨巴着眼睛，宁静而沉默，只是不时就有一颗星星猛然离开金刚石般轮盘，坠进夏天的夜空，坠进黑暗之中，坠到山沟、峡谷里，坠到山上或远处的水里，不知不觉中被盲目的力量甩了出来，就像一个生命被甩进莫名的命运的深渊。

（韩耀成 译）

灼人的秘密

伙　伴

机车沙哑地吼叫着，塞默林① 到了。黑色的列车在山上银白色灯光的照耀下停了一分钟，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了几个人。到处是恼人的噪音。接着，前面的机车又沙哑地嘶鸣起来，扯动黑色的车链，嘎嘎地开了过去，冲进隧道的洞口。广漠的景色又纯净地展现出来了，清晰的背景，被湿润的风吹得分外明亮。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那考究的衣着，带有天然弹性的步履，给人以好感。他迅速地走在别人前边，叫了一辆去旅馆的马车。马儿不慌

①塞默林（der Semmering），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在维也纳附近，海拔 985 米，铁路线在海拔 893 米的高度从隘口的隧道里通过。塞默林是奥地利著名的避暑胜地，又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场所。

不忙地在上坡路上嘚嘚地走着。空气里充满了春意，那只有五六月才特有的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穿着白色衣裳的轻佻的小伙子，在蓝色的空中嬉戏奔跑，时而躲藏在高山背后，时而互相拥抱，又再度逃开，有时像手绢似地揉成一团，有时又散成丝片，末了又戏弄地给群山头上戴上白色的帽子。高空中风在奔驰，狂暴不羁地摇动着细长的沐雨的树枝，直摇得各个枝丫咔咔作响，飞落下千百颗晶莹的水滴。有时仿佛从山里飘来清凉的雪的芬芳，随后又让人呼吸到一种又甜又冲鼻的气息。空中和地上的一切都在骚动，显得极度的烦躁不宁。马匹轻轻地喘着鼻气，往已是下坡的路上跑去。小铃铛在前边叮叮当当作响。

一到旅馆，这位年轻人就立即跑到旅客登记处，匆匆地稍一浏览，马上就失望了。“干吗我到这里来?”他开始烦躁不安地自忖，“光是在这里的山上呆着，没有社交，这比在办公室还烦人。显然，我来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我每逢假期，运气总是不好，登记本上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有几个女人在这里也好，那就可以来次小小的、必要时甚至是真挚的调情，而不至于索然寡味地度过这个星期。”这位年轻人是个男爵，出身于名望不是那么太高的奥地利官僚贵族，现在总督府供职。他这次短短的休假并没有特别必要，只是因为他的同事都休过了一星期春假，而他又并不愿意把他的一周假期送给国家。他虽然不乏才干，却具有一种喜爱社交的秉性，喜欢在各种人物的圈子里出头露面，深知自己对于孤独是一筹莫展的。他从来不喜欢深居简出，尽可能地避免只身独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闭门反躬自省。他知道，他需要人的摩擦面，以便使他内在的才华，他心底的热情能放纵燃起火光，而他单

独一人时则是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就像那装在匣子里的火柴。

他沮丧地在空无一人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时而心不在焉地翻翻报纸，时而又在音乐室的钢琴上弹一曲华尔兹，不过手不由己，老是弹不出正确的旋律。后来他就烦躁地坐下，凝视着窗外。窗外夜幕正缓缓下垂，灰色的雾霭像蒸气一样从松林中升腾起来。他心烦意乱、百无聊赖地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就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才只有几张桌子坐了人，他都匆匆地投以一瞥。毫无所获！只有那边的一位教练——是他在跑马场认识的——漫不经心地招呼了他，还有一张面孔，是在环城路①上见过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女人，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一次——即便是短暂的也好——钟情的对象。他本来就沮丧的情绪变得更加烦躁。他是这样一种年轻人，他们标致的面孔常使他们获得成功，他们心里总是为一次新的相遇，一次新的经历作好准备，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憧憬那未知的艳遇，他们对任何看来意外的事情都不会吃惊，因为他们早就把一切都预料到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性爱的东西，因为他们投向每个女人的第一瞥目光，就是从肉欲上打量的，而且不管她是朋友的妻子，还是给他开门的女仆。如果以某种草率的鄙视态度把这些人称作追逐女人的能手，那么无意中会使这个字眼包含多少由观察而得来的真理呵！因为在他们身上确实集中了狩猎者各种强烈的本能：侦察、兴奋和心灵的冷酷。他们的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时刻准备着，并且一心想寻花问柳，并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

①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繁华的大街。

罢休。他们总是充满激情，但不是恋人那种高尚的激情，而是赌徒那种冷酷的、谋略的、危险的激情。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仅把青年时期，而且单是由于等待机缘就把整个一生变成无穷无尽的追逐冒险，他们把一天分解成几百次小的官能享乐——马路上的一瞥、一个瞬息即逝的微笑、对坐时轻轻擦到的膝头——把一年又分解为几百个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官能享乐就是永远潺潺流动的、富于滋养的、充满刺激的生活的源泉。

而这里却没有一个可供玩弄的对手，这一点，这位用目光在狩猎的人马上就看清了。宛如一个赌徒手里拿着牌，满怀信心地坐在绿色的赌桌旁，却等不到一个对手。对一个赌徒来说，任何刺激都没有这种刺激最使人恼火了。男爵要了一份报纸，他的目光阴郁地在字行上移动，但思想却是麻木的，像是醉酒似地在这些铅字上磕磕绊绊。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衣服的窸窣声和一个略为有点生气的装腔作势的声音："Mais taistoi donc① 埃德加!"

一个穿着绸衣的女人走过他桌旁，衣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旁边投下高大而丰腴的身影，她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黑丝绒上装，目光好奇地扫了他一眼。这两个人在对面为他们留着的桌旁坐下，孩子显然竭力想使举止合乎礼节，但是从他不安静的黑眼珠看来又做不到。这位夫人——年轻男爵的注意力全在她身上——穿着十分整齐和优雅，他非常喜欢她这种类型，这是一个快要进入中年的犹太女人，身材显得稍为丰满了些，热情充沛，可又善于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

①法文：别说话!

高雅的伤感后面。起初他还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欣赏她那两道弯弯的、美丽的眉毛，在她那柔嫩的鼻子之上呈一弧形，那秀丽的鼻子虽然显示了她的种族，但这高贵的造型却也使她的轮廓显得分明和可爱。她的头发如同她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一样，长得特别浓密，她对自己的美貌看来很自信，对于种种仰慕早已司空见惯。她轻声地点了饭菜，并教训那正在叮叮当当玩叉子的男孩——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对男爵小心翼翼投来的目光，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那目不转睛的眼光才迫使她这样的拘束和小心。

男爵阴沉的脸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眉开眼笑，精神焕发，皱纹平整了，肌肉放开了，因此他的身材也一下子变得魁梧了，眼睛闪闪发光。他同那些需要男人在场才能焕发自己全部力量的女人完全一样，只有情欲的刺激才能把他的精力全部调动起来。潜伏在他心里的猎手嗅出了这里有猎物。他的目光挑战似地搜寻她的目光，要与之相遇。她的目光闪烁着犹豫的神态，有时在移动中与他的目光交叉，但却从不作什么明确的回答。他觉得她的嘴角有时也泛起一丝微笑。不过这一切都是那么模棱两可，而使他激动的，却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神情。唯一使他觉得有希望的，是她的目光常常在扫视，这意味着反抗和拘束，再加她同孩子的谈话显得出奇的谨慎，这显然是做给一个观众看的。他感觉到，过分强调这种惹人注意的镇定正是用来掩饰她意马心猿的一种手法。他自己也激动了：这场戏已经开始了。他巧妙地拖长吃饭的时间，目光几乎不停地把这位夫人紧紧盯了半个小时，直到他默画了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能无形地触摸她丰腴身体的每个部位为止。外面天色更暗了，大片雨云向

树林伸出灰色的双手，树林像孩子似的，因为恐怖而呻吟起来，挤入屋内的阴影也越来越浓了，沉默使屋里的人越加感到窘迫。他觉察到，在寂静的威胁下，母亲同孩子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不自然，话快说完了。这时他决定进行一次试探：他第一个站起身来，经过她的身旁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久久地凝望着室外的景色。到了门口，他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把头转过来，一下子就逮住了她：她的活泼的目光正在望着他的背影呢。

这情景刺激了他，他在前厅里等待着。不一会儿她来了，拉着男孩。路过时顺手翻了翻几本杂志，给孩子看了几张图片。当男爵像是偶然地走到桌旁，装着去找本杂志，实际是为了再进一步窥视她那湿润晶莹的目光，或许有机会同她搭讪时，她就转过身子，轻轻拍着她儿子的肩膀说："Viens，埃德加！Au lit①"说着就冷冷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男爵略为有点扫兴地目送着她。本来他曾计划要在今天晚上结识她的，而她这毫不留情的态度使他失望了。但归根结底这抗拒之中包含着诱惑，而恰恰是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态度刺激了他的欲望。无论如何，他已经有了伙伴，这出戏可以演了。

神速的友谊

第二天早晨，男爵走进大厅时，他看见那位漂亮女人的孩子，正在那儿和两位开电梯的仆人聊得起劲，孩子正给他们看

①法文：走吧，埃德加！该睡了！

卡尔·梅依① 的一本书里的插画。他妈妈不在，显然还在梳妆哩。男爵现在才仔细地观察这个男孩。这是个腼腆的孩子，发育得不太好，有点神经质，大约十二岁，手脚老是不停，有一双黑色的、到处窥视的眼睛。如同这样年龄的孩子常有的那样，他显出无缘无故受惊害怕的样子，就像刚被叫醒又突然被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似的。他的面孔不算不好看，但是还没有定型，在他身上成人和幼童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胜负未定；他脸上的一切好像是手捏出来的，尚不成型，线条轮廓很不分明，只是把苍白和不安揉合在一起。此外他正处于那种不利的年龄，这时他们的衣服总是不合身，袖子和裤子在瘦削的肢体上松弛地晃动着，而他们也从没有去注意修饰外表，讲究穿着。

这男孩子在这里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站在这里老碍别人的事。一会儿，被他用各种问题纠缠得烦了的门房把他推开，一会儿他又挡住了大门；显然他缺少友好的伙伴。孩子喜欢问东问西，因此就去找旅馆的仆役。要是他们正好有时间，就回答他，但当看见有人来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做，谈话就立即中断。男爵面带笑容，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不幸的男孩，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地打量着，但一切都不友好地躲开他。有一次男爵紧紧抓住了这个好奇的目光，但是那黑溜溜的眼睛一旦发现自己探索的眼光被抓住，就立即怯生生地再将目光收了回去，躲在下垂的眼皮后面。男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开始对男孩产生了兴趣，他自忖，这孩子仅仅是由于胆怯才这么腼腆的，能不能把他作为去接近那女人的最迅速

①卡尔·梅依（Karl May，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惊险小说。

的媒介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男孩刚刚又跑到门外去了，他就悄悄地跟着。这孩子需要温柔与爱抚，只见他抚摸着白马的玫瑰色的鼻孔。可他真没运气，马车夫也相当粗暴地把他撵走了。现在他又伤心又无聊地荡来荡去，空虚的眼神里含着一丝儿悲哀。这时男爵就同他搭话了：

“喂，小家伙，你喜欢这儿吗？”他突如其来地说，竭力使他的口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孩子的脸涨得绯红，怯生生地发愣。有点害怕似地用手按着心口，难为情地来回转着身子。一位陌生的先生和他谈话聊天，这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

“谢谢，很喜欢。”他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最后一个字只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就咽了回去。

“我觉得很奇怪，”男爵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个很乏味的地方，尤其是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整天干什么呢？”这男孩依然不知所措，不能爽快地回答。这位漂亮的陌生先生来找他这个无人过问的孩子聊天，这真可能吗？这使他既羞涩又骄傲。他费力地鼓足了勇气。

“我看书，然后我们散步，有时候我们也坐车。妈妈和我。我是来这里休养的，我生过病，大夫说我得多晒太阳。”

最后几句话他已经说得相当镇定了。孩子们对自己生病总是感到很骄傲，因为危险使得他们在家人眼里显得倍加宝贵。

“是呵，太阳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必要的，它一定会把你晒得黑黑的。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坐着晒太阳，你应该到处跑跑，痛快地玩玩，也可以来点儿恶作剧。我觉得你太老实了。你看起来像是个整天呆在家里，手里捧着又厚又大的书本啃个不停的书呆子。我记得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简直是个淘气包，每

晚回家时裤子都撕破了。你别太老实了。”

孩子下意识地笑了，这一笑可解除了他的恐惧心理。他本想也说几句，但觉得在一个如此友好亲切的陌生先生面前这样随便就显得太放肆了。别人说话他从来不插嘴，而且老是容易发窘；现在由于幸福和羞怯，他更不知所措。他很希望和这位先生的谈天继续下去，可是却什么话也想不出来。幸好旅馆的那条大黄狗这时走了过来，嗅了嗅他们俩人，并乖乖地摇着尾巴让人抚摸。

“你喜欢狗吗？”男爵问。

“噢，很喜欢。我祖母在巴登① 的别墅里养了一条狗，我们在那里住的时候，它整天都跟着我。不过我们只是夏天才到那里去玩。”

“我家里，在我们庄园里，有二十多条狗，如果在这里你听话，我就送你一只狗，送你一只白耳朵的棕毛小狗。你要吗？”

孩子高兴得脸都红了。

“嗯，要的。”

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得热切而贪婪，但接着又胆怯地、像吓着一样，吞吞吐吐地说出他的担心。

“可是妈妈不会同意的。她说她不能让人在家里养狗。狗太使人讨厌了。”

男爵不觉喜形于色，终于把话题转到了他妈妈身上。

“妈妈那么严厉吗？”

孩子思索着，对他注视了片刻，似乎在自问，对这位陌生

---

①巴登（Baden），这里指奥地利的巴登城，以风景秀丽和温泉浴场而出名。

的先生是否可以信赖。回答是谨慎的：

“不，妈妈并不严厉。因为我刚生了病，现在她什么都允许我的。甚至她也许会同意我养条狗呢。”

“要我为你说情吗？”

“要，请您给说说吧！”男孩高兴得叫了起来，“这样妈妈肯定会答应的。这条狗是什么样的？白耳朵，是吗？它会把捕获物找到叼回来吗？”

“会，它什么都会。”男爵对他如此迅速地从男孩的眼里发现了闪烁着热切的光辉，粲然一笑。开始时的拘谨一下子就消失了，由于害怕而收敛起来的热情一下子就喷涌而出。这个原来腼腆的、羞涩的孩子转瞬间就变成一个热情喜闹的男孩了。男爵不由自主地想，要是那位母亲也是这样，在胆怯之后也这么热烈就好了。刚这么想，那男孩就蹦到他身上，向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这只狗叫什么名字？”

“叫卡罗。”

“卡罗！”孩子欢天喜地地叫道。

大概他说每句话都在笑，都在欢叫，被这喜出望外的喜讯陶醉了。事情竟进展得出人预料地神速，连男爵本人都感到很吃惊。他决心趁热打铁。他邀请这孩子跟他一块散散步，而这可怜的孩子呢，几个星期以来就渴望着有人跟他一起玩玩，听了这个邀请，他简直是欣喜若狂了。这孩子被他的新朋友用一些像是偶然想到的问题所引诱，喋喋不休地把什么事都讲了出来。一会儿工夫，男爵就知道了这个家庭的一切，尤其是知道了埃德加是维也纳某律师的独生子，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通过巧妙的询问，马上就打听到，他母亲对塞

默林完全不感兴趣，她曾抱怨这里没有谈得来的朋友，他甚至觉得，从埃德加回答他妈妈是不是喜欢他爸爸这个问题时的支支吾吾的神气，可以推测到关系准不那么妙。他对自己的做法几乎感到羞愧了，他轻而易举地就从这天真无邪的孩子嘴里把这些细微的家庭秘密套了出来。因为埃德加完全信任了他的新朋友，并为自己讲的事情居然能引起一个大人的兴趣而感到自豪。再加散步时男爵曾把胳膊搭在他的肩上，大家都会看到他和一个大人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埃德加那颗幼稚的心灵由于这种自豪感而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渐渐忘了自己是个孩子，无拘无束地像同年龄相仿的人那样滔滔不绝地谈个不休。从他的谈吐中可以看出，埃德加很聪明，正如大多数病弱的孩子一样，由于跟成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多而有些早熟，对于自己倾慕或敌视的人或事，反应出奇地激烈。他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心平气和，谈到任何人或事时，不是特别喜爱，就是极端仇恨，甚至恨到脸都会扭曲得凶狠、难看。也许因为刚生了病的原因吧，他说话带点粗野和突如其来的味道，这使他的言谈如火样的炽热，看来他的笨拙只不过是对自己激情的一种恐惧，一种他费力加以压抑的恐惧而已。

男爵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他的信任。仅仅半个小时，他就掌握了这颗火热的不安地颤动着的童心。欺骗孩子，欺骗这些难得被人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只要把自己的身份忘掉就行了，这样同孩子说起话来就会自然而然，无拘无束，使孩子也觉得他是个小伙伴，这样几分钟之后两人之间任何感情上的距离也没有了。埃德加简直欣喜若狂。在这寂寞的地方突然找到了一位朋友，一位多好的朋友啊！他把维也纳的小男孩全都忘了，连同他们细声细气的声音和幼稚可笑的废

话，他们的形象好像都让给这位新的大朋友了。当这位大朋友告别时又一次邀请他明天上午再来的时候，当这位新朋友像大哥哥似的从老远向他招手的时候，他自豪得连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一刻也许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欺骗孩子真是易如反掌。——男爵向这个跑走的孩子微笑着。现在他有了介绍人。他知道，孩子一定会去讲给他母亲听，一直要把他母亲折腾得筋疲力尽方才罢休，他准要每句话都复述一遍——这时他怡然自得地想到，他在提到她的时候加了一些奉承话，譬如每次他都用埃德加的“漂亮的妈妈”这个词来称呼。这位健谈的孩子不把他妈妈和他引到一起是不会安静的。对这一点他确信无疑。他无需自己动手就可以缩小他和这位漂亮的女人之间的距离，现在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他的梦，眺望一番景色，因为他知道，一双热烈的小手，就会为他筑起一座通向她的心扉的桥梁。

三 重 唱

几小时以后证实，这个计划是非常出色的，每个细节都获得了成功。当年轻的男爵故意稍稍晚些进入餐厅的时候，埃德加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急忙向他致意，面带幸福的微笑，向他招手。同时拉着他母亲的袖子，慌张而激动地在劝说她，一面以引人注目的手势指着男爵。他母亲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斥责孩子这些任性的举止，可是终究还是不能不往那边瞧瞧，以照顾孩子的意愿。男爵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样彼此就算认识了。她不得不回谢。但此后就把头埋得更低地吃她的东西，整个用餐时间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再往那边看。埃德加可不是这样，他不住地望着那边。有一次他甚至想和那边

说话，这种放肆的行为立即遭到了他母亲的严厉责备。吃过晚饭以后他就该去睡觉了，这时他和妈妈悄悄说了好一阵子话，结果是他的热情请求得到允许，于是就走到另一张桌子去向他朋友道别。男爵对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这又使这孩子的眼睛里露出了光辉，他和他聊了几分钟。突然他巧妙地把话一转，站起来向另一张桌子转过身去，祝贺邻座那位有点不知所措的女士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儿子，说他上午跟她儿子在一起十分愉快——埃德加站在旁边，快乐和骄傲使他的脸都红了——又问起孩子健康，问得十分详细，提了许多具体问题，迫使母亲只好一一作答。这样他们就不可遏止地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男孩对此感到非常幸福，并以一种敬畏的心情倾听着，男爵作了自我介绍，并相信觉察到了他那响亮的名字对这位爱慕虚荣的女人产生了某种印象。总之，她对他非常彬彬有礼，尽管她丝毫未失自己的尊严，甚至还先向他提出告别，她抱歉地说，这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孩子激烈反对，说他不困，愿意通宵不睡。可是他母亲已经向男爵伸出了手，他尊敬地吻了它。

这一夜埃德加睡得很不好。他心里像一团乱麻，既极度的幸福，又有稚气的绝望，因为在他的生活里，今天发生了新的事情。他第一次进入了大人的行列之中。他半睡半醒，忘掉了自己的童年，似乎自己一下子长大了。直到现在，他一直孤单地受着教育，常常生病，没有几个朋友。他需要温暖爱抚，但是除了父母和仆人之外，别无一人，而父母亲也很少照看他。对于爱的威力，如果只是根据其起因，而不是根据它产生之前的张力，不是根据那空虚而黑暗的空间——这空间在心灵发生重大事件之前充满了失望和孤寂——来判断，就必定会判断错的。

一种超重的、没有使用过的感情已在这里期待着，现在它伸开双臂向第一个似乎赢得它的人扑过去。埃德加在黑暗中躺着，心里快乐异常，思绪万千。他想笑，又想哭。因为他喜欢这个人，他还从未爱过一个朋友，没有爱过父亲和母亲，就连上帝也没有爱过哩。他少年时代全部幼稚的热情，现在紧紧地拥抱着这个人的形象。两小时前他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呢。

他很聪明，不会为这突如其来的、独特的新友谊而发窘。但使他感到十分惶惑不安的却是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无足轻重。“我配得上做他的朋友吗？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还在上学，晚上总要比别人更早地被打发去睡觉”。这些想法在折磨着他。“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能对他有些什么帮助呢？”他想以什么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却痛苦地感到力不从心。这使他很不愉快。往常，每当他喜欢某个同学，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书桌里宝贵的小玩艺儿：邮票、石头之类童年的财产分几样给这位同学，这些东西，他昨天还觉得非常了不起，魅力非凡，现在一下子就变得一钱不值、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顾了。那么他怎样才能给这位他连“你”字都不敢称呼的新朋友一些宝贵的东西呢？用什么办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呢？他越来越因为自己的矮小，自己的半大不小、不成熟，为自己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而苦恼，他从来还没有因为自己是孩子而如此痛恨地诅咒过自己呢，也从来没有如此地殷切渴望长成他梦想的那样：高大、强壮，长成一个男子汉，一个像别人一样的大人！

这些惶惑不安的念头，很快就编织成了这个崭新的成人世界的色彩缤纷的美梦。埃德加终于带着微笑入睡，但他老想着明天的约会，这破坏了他的酣睡。他怕去晚了，所以第二天七点钟就惊醒了。他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到母亲房里去问了早安。

这使他母亲十分惊讶，过去她总要费好大的气力才能把他从床上叫起来。还没等她发问，他就跑下楼去了。他一直焦急地晃荡到九点，连早饭都忘了，一心想着别让他的朋友为这次散步等得太久。

九点半，男爵终于潇洒地走了过来，他当然早就把这次约会忘在九霄云外。但是现在因为孩子热切地向他跑来，他也不得不对这股激情报以微笑，并表示准备遵守他的诺言。他又挎着孩子的胳膊，带着这个神采奕奕的孩子走上走下，只是委婉地、但是坚决地拒绝现在就一起去散步。他好像在等待着什么，至少他那心神不定的、扫视着大门的目光说明了这点。突然他全身一振，埃德加的妈妈走进了前厅，一边回答他的问候，一边亲切地朝他俩走来。当她得知埃德加当作什么了不起的秘密瞒着她想和男爵一起散步的计划时，就微笑着同意了，并爽快地接受了男爵要她同去散步的邀请。

埃德加立即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咬着嘴唇。多恼人，她偏偏现在走来了！这次散步本该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即使是他自己把他的朋友介绍给妈妈的，但这只不过是表示他的一种盛情而已，这并不表明他因此愿意和她共有这位朋友。当他看到男爵对母亲那股殷勤劲儿时，他心里就激起了某种妒意。

他们三人一起散步，由于他们两人都对他表示了出奇的关心，因而在孩子的心里更滋长了一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突然身价百倍的危险感觉。埃德加几乎成了谈话的中心了。母亲有点假惺惺地对他苍白的脸色和他的神经质表示忧虑，而男爵却又笑嘻嘻地反对这种看法，并赞许他的“朋友”——他是这么称呼他的——的可爱。这是埃德加的最美好的时刻。他获得了他整个童年时期所没有得到的权利。他可以同大人一起说话

而不立即受到申斥，要他住嘴，他甚至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冒失的要求，而这些他在这以前提出来就准会挨上好一顿臭骂。自己认为业已长大成人了，当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情在他的心里越来越自信地滋生起来时，孩子的这种情绪是毫不奇怪的。在他光明的梦境里，童年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就像抛掉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那样。

中午，男爵应越来越友好的埃德加的母亲之邀，坐在她的桌上。由 vis—à—vis① 到一起并坐。由认识变成了友谊。三重唱正在进行，女声、男声、童声这三种声音配合得十分协调。

进　攻

现在这位没有耐心的猎手觉得是时候了，是蹑手蹑足地挨近他的猎物的时候了。在这种事情上他不喜欢这种老是亲热的三重唱。三个人在一起聊聊天，当然很惬意，但是归根结底聊天并非他的目的。他知道男女之间的情欲，如果成了戴假面具游戏的社交，那就总会耽误官能享受，就会使语言失去激情，使进攻缺乏火力。要使她透过谈话了解他的本意，至于这个本意是什么，他已经使她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对此他是很有把握的。

他对这个女人所打的主意恐怕不至于徒劳无功，成事的或然率很大：她正当那种关键性的年龄，这时候一个女人对自己素来忠于一个不喜欢的丈夫开始感到后悔了，美貌正在消逝，风韵所余无多，在母性和女人之间她还不能做出刻不容缓的最后一次抉择。生活，好像早就已经有了答案的生活，此刻又一次

①法文：面对面。

成了疑问，意志的磁针最后一次在渴望官能享受和彻底断绝欲念之间颤动着。一个女人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决断：是为了她自己的命运，还是为了孩子的命运，是做女人还是做母亲。男爵对这一切都一目了然，他感到他已经觉察到她的这种危险的动摇了。她谈话当中总是忘记提及她丈夫，实际上心里对她孩子也了解得非常之少。她杏仁般的双眸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影子，在伤感的面纱下，半遮半露地掩饰着她的情欲。男爵决定迅速采取行动，但同时又避免急不可待的样子。相反，像垂钓者引逗地抽回钩子一样，在他这方面，他又做出一副极其冷淡的样子，虽然实际上是他在追别人，但却要让别人来追他。他决定表现得高傲一些，竭力强调他们社会地位不同。他觉得只要突出他的高傲、显示他的外貌、强调他那响亮的贵族姓氏，以及做出冷冰冰的举止，就可以将这温柔、丰满、漂亮的肉体弄到手。这个想法撩拨得他心里奇痒难熬。

这场热烈的戏已使他兴奋异常。因此他强迫自己小心从事。他一下午都呆在自己房间里，美滋滋地相信她在找他，在惦记着他。但是，他未露面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她本来就想避开他的。可是这使可怜的孩子难受极了。整个下午埃德加都茫然困惑、若有所失；他以男孩子所特有的那种执拗的忠诚，在漫长的好几小时里始终痴心地等着他。他觉得走掉或者独自做点什么事都是一种罪过。他茫然无主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天色越晚，他心里越是怏怏不乐。他心绪不宁，想入非非，他梦到了一次事故，梦到不知不觉中受到的一次侮辱，由于焦急和恐惧他差点儿哭出声来。

男爵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受到了热烈欢迎。埃德加不顾母亲告诫，叫了他，不理会别人的惊讶，朝他奔去，用他瘦削的

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的胸部。“您在哪儿啦？您在哪儿呆着啦？”他匆忙地叫道：“我们到处找您。”母亲不高兴把自己扯进去，所以脸红了。她相当严厉地说：“Soin sage，Edgar. Assieds toi！”①（她总是和他说法语，虽然她的法语讲得并不自如，一碰到难表达的句子还感到很吃力。）埃德加顺从了，但还在向男爵刨根问底。“你别忘了，男爵先生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也许他讨厌我们跟他在一起呢。”这回她自己把自己扯进去了。男爵立刻就愉快地感到，这种责备正是为了恭维。

这个猎手兴奋起来了。他狂喜、激动，那么迅速地在这里找到了猎物的真正足迹，他感到它就在他的射程之内了。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神采飞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他自己也不明所以，他同每个情欲旺盛的人一样，当他知道讨得了女人欢心时，便风度飘逸，潇洒自如，就像有些演员，当他们知道面前的观众对他们着迷时，就劲头倍增。他在朋友们中间是个讲春宫故事的能手，而今天——这时他喝了几杯为庆祝这新友谊而要的香槟酒——就讲得更为出色。他自诩为一位地位很高的英国贵族朋友的客人，在印度打过猎。他很聪明地选了这个题目，那是因为这题材是轻松的，而且他可以从旁观察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轶事，这些她所无法企及的事情在这个女人身上所引起的激动。听了这个故事最最着迷的，首先还是埃德加，他的眼睛也由于兴奋而显得炯炯有神了。他忘了吃，忘了喝，凝视着这位侃侃而谈的人。他从未希望真正能够见到一位有过亲身经历的人，讲述他只从书本上才读到过的那些惊人的险遇，什么猎虎啦、棕色人啦、印度人啦，以及把千百人研为齑粉的、可

①法语：听话，埃德加，坐下！

怕的Dschagernat①的轮子等等，直到现在他还从来不相信真的会有这样的人，正如他从来没把童话国家当成真的一样。此刻，他心里突然第一次涌现出了一个辽阔的世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朋友，屏住呼吸，凝视着他面前的那双曾经打死过一只老虎的手。他什么都不敢问，随后他说话的声音异常兴奋。在他驰骋的想象里，他的大朋友成了故事里的主角：他高高地骑在一只披着紫色象服的大象上，戴着贵重头巾的棕色皮肤的男人两边相随；突然他又看见从林里跳出一只龇牙咧嘴的老虎，伸着前爪去抓大象的鼻子。现在男爵又讲起更为有趣的、关于怎样智捕大象的故事：用驯服的衰老动物把猛烈的、目空一切的幼象诱进木笼子里，孩子的眼睛迸发出炽热的光芒。这时妈妈看了一下表，突然说："Neuf，heures！Au lit②"他觉得，这仿佛在他面前落下一把闪着寒光的刀。

埃德加吃了一惊，脸都吓白了。"带你上床！"这对所有孩子来说，都是一句可怕的话，因为他们觉得，这句话是在大人面前对他们公然的轻蔑，是一种自我招供，是童年和小孩需要多睡眠的一种标志。可是这种羞辱竟发生在这么有意思的时刻，使他听不到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这真是太可怕了。

"只听完这一个，妈妈，这个捕象的故事，就让我听完这一个吧！"

他开始乞求了，但立即想起了他作为大人的新的尊严。而他母亲今天也严厉得出奇。"不行，已经很晚了，快上楼吧！Sois

①即转轮王，为神话中的印度国王。

②法语：9点了！该睡了！

sage①，埃德加！男爵先生讲的故事明天我都详细地讲给你听。”

埃德加迟疑地站了起来，以前每次都是他母亲送他上床，可今天当着他朋友的面他不愿乞求，他那孩子气的骄傲使他起码还要做出自愿走开的样子。

“真的呀，妈妈，明天你全部讲给我听。全部！关于捕象的故事和其他的故事！”

“好，我的孩子！”

“马上，今天就要讲！”

“好，好，但是你现在去睡吧。走吧！”

埃德加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把手递给男爵和妈妈的时候，居然脸没有红，虽然喉咙里已经在呜咽了。男爵亲切地捋了捋孩子那浓密的头发，这使得孩子绷紧的脸上又露出了一丝笑容。接着他就赶快往门口跑去，否则他们就要看到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脸上滚下来了。

大　　象

母亲和男爵又在桌旁坐了一会，但是他们不再谈象和打猎的事了。孩子离开他们之后，他们的谈话气氛有一点压抑，有一点微妙的不安的困窘。后来他们来到前厅，坐在一个角落里。男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神采飞扬，而几杯香槟酒又使她兴味盎然，所以谈话很快就具有了危险性质。本来男爵谈不上漂亮，他只是因为年轻，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张棕黑色的精力旺盛的娃娃脸，很有点男子气魄，他那灵活而几乎是调皮的动作撩得她

①法语：要听话。

意马心猿。现在她乐于从近处看他，也不害怕他的目光了。在他谈话之中，逐渐有了一种使她略感困惑的放肆，有某种类似抚摸她的身体的东西,有一种触及她的身体又迅速移开的东西,有某种捉摸不定的欲望，这使得她双颊绯红。随后他又轻快地笑着，无拘无束，像个孩子。这就使得这些细微的、轻浮的欲念，好像是孩子闹着玩似的。有时她觉得该对他说句严厉的话。但是她生性喜欢卖弄风情,被这些淫猥的话儿撩拨得心痒难当,只想更多地消受。这种放肆的游戏使她感到销魂。后来她自己也模仿起来。她频送秋波，暗示允诺。完全沉湎在这绵绵情话和狎昵动作中，甚至允许他挨近。他的声音有时使她感觉到他那热乎乎的、颤栗的呼吸正喷在她的肩头上。像一切赌徒一样，他们也忘掉了时间，完全陶醉在销魂的谈话之中。到了午夜，前厅里开始熄灯的时候，他们才猛然一惊。

一惊之下，她立即一跃而起，猛然感到自己太放肆了，竟干出了这样的事。本来她也是个玩火的里手，但现在她那已被撩拨起来的本能业已感觉到,火已玩到这个危险的人身边了。她颤栗地发现，自己已不能再把握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开始蠕动，看什么都很兴奋，宛如一个人在发高烧时的感觉一样。恐惧、酒和火热的话语在她头脑里回旋激荡，一种恼人的、莫名的恐惧攫住了她，她一生中这种恐惧在类似这样的危险时刻里曾经历过数次，但是都没有这一次那样令人头晕目眩，如此猛烈无情。“晚安，晚安。明早再见！”她急匆匆地说着，想逃遁而去。这倒不是为了逃脱，而是为了逃开此刻的危险，逃脱她自己心中一种新奇的、陌生的、欲推犹就的窘境。男爵轻轻抓住她告别时伸出来的手，吻着。不是通常地吻一次，而是用嘴唇从纤秀的手指尖一直到手腕，颤抖着吻了四五次。她感到

他硬硬的胡须在她手背上戳得痒痒的，她起了一阵微微的哆嗦。某种温暖的、令人窒息的感情，从手背上随着血液流贯了全身。恐惧甜蜜地袭来，她的太阳穴嘣嘣直跳，头在发热。恐惧，这莫名的恐惧现在使得她全身颤栗起来，她急忙从他手里抽回了自己的手。

“您再呆会儿嘛。”男爵悄悄地说。可是她已经仓惶失措地匆匆跑走了，这个动作使她的恐惧和慌乱暴露得一目了然，现在她心里很兴奋，这也正是男爵的意图。她觉得，她的感情越来越不能解释了。残酷的灼人的恐惧在追逐着她，把她抓住，但就在逃开的时候，她同时又为他没有这样做而感到惋惜。她多年来下意识渴望的事情，很可能会在这种时刻发生。从前这种艳事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把它摆脱开，可对它的气息她爱得如痴如醉，这种巨大的、危险的艳事，这种不是转瞬即逝的撩人的调情。可是男爵很骄傲，不去捕捉这个良机。他对自己的胜利满有把握，因而不想在这个女人酒意朦胧、不能自持的时候把她弄到手，正相反，只有神智清醒时的斗争和委身，才会激起这个手段光明正大的赌棍的兴趣。她是逃不出他的手心的。他看到，她血管里火辣辣的毒药使她颤栗了。

她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用手按着气喘吁吁的心口。她得休息一分钟，她的神经已经受不住了。她从胸口发出一声叹息，这叹息，半是庆幸自己脱离了危险，半是惋惜；这一切都像一团乱麻，弄得人头晕目眩，六神无主。她半闭双眼，像喝醉了酒一样，在往她的房门那儿摸索，接着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她终于抓住了冰凉的门把手。这时她才感到安全了！

她轻轻推门进了房里，马上就吓得退了回来。房里，在里边暗处，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那兴奋的神经剧烈地战栗了。

她正想呼救的当儿，从里面发出了一个轻轻的、睡意朦胧的声音："是你吗，妈妈？"

"上帝保佑，你在这里干吗？"说着她就直奔沙发床。埃德加正蜷缩成一团在上面躺着，刚刚醒来。她第一个念头就认为这孩子准是病了，或者是需要什么东西。

但是埃德加却仍带着睡意，略带一点责备的口气说："我等你好久，后来就睡着了。"

"干嘛等我？"

"为了大象。"

"什么大象？"

现在她才想起，她确实答应今天晚上就把打猎的故事和其他冒险故事全讲给他听的。因此孩子跑到她房间里来了。这单纯、幼稚的孩子，他深信不疑地等着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这种放肆的举动激怒了她，或许她本来是对自己发火，她想大喊大叫来掩饰自己的罪过和羞愧。"马上回自己床上去。你这没有教养的东西！"她对他嚷了起来。埃德加诧异地望着她。她为什么对他发那么大的火？他又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他的惊讶却似火上加油。"马上到自己房里去！"她怒气冲冲地吼道，这时，她感到委屈他了。埃德加默默地走了。原来他已经疲倦极了，透过朦胧的睡意，他迟钝地感觉到，他母亲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但是他没有反抗。因为困倦，他觉得什么都是昏沉沉的，一切都是麻木迟钝的，随后他又生自己的气，竟在这里睡着了，没有醒着等妈妈。"完全像个孩子。"在重新入睡以前，他还在生自己的气。

因为从昨天起，他就恨自己的童年了。

前　哨　战

男爵没有睡好。一次调情中断之后就去睡觉总是危险的：一个不平静的、梦魇频扰之夜，使他不久就后悔没有把这一分钟紧紧抓住。当他早晨带着未消的睡意，怀着恶劣的心绪走下楼来时，孩子从躲藏的地方朝他蹦跳过来，热情地投入他的怀里，用千百个问题来折磨他。埃德加非常快乐，他又有一分钟可以独占他的大朋友，而不须和妈妈分享了。他的故事该只讲给他听，不再讲给妈妈听了。他向他提出许许多多问题，因为妈妈虽然答应给他讲，但还是没有把这种奇妙的故事讲给他听。这时，男爵吃了一惊，掩饰不住自己恶劣的心情，但埃德加却把成百个孩子气的、恼人的问题倾倒在他身上。此外，在提这些问题时还掺杂着种种亲昵的表示。他终于又和这位他找了好久，一大早就等着的朋友单独在一起，他真是快乐极了。

男爵粗声粗气地敷衍着。这孩子没完没了的盯梢、数不尽的幼稚的问题以及他那并不讨人喜欢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使他感到厌烦。天天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转来转去，跟他说些无聊的话，对此他感到厌烦了。现在他一心只想着如何趁热打铁，赶快把这位母亲掌握住，而孩子在场却使这事很棘手。由于他的不慎，唤起了孩子对自己的这种痴情，他对此开始感到不快。这使他心情抑郁，因为暂时他无法摆脱开这个热情得过分的朋友。

不过无论如何总得设法摆脱他。一直到十点钟——他和孩子母亲约好去散步的时间，他心不在焉地敷衍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孩子，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同时还翻阅着报纸。可

当时钟的指针快成九十度角的时候，他仿佛忽然记起来什么似的，他请埃德加为他到另一家旅馆去一趟，问问他的表兄格伦特海姆伯爵到了没有。

真心实意的孩子真是高兴极了，终于可以为他的朋友办点事了，他对自己的使者身份很自豪，立即奔了出去，撒腿猛跑，惹得人们都奇怪地望着他的背影。可是他却一心想显示一下，把事情交给他办是多么可靠。那家旅馆的人对他说，伯爵还没有到，现在压根儿还没有人来打过招呼。他带着这个消息又狂奔了回来。但是男爵已经不在前厅里了。于是他就去敲男爵的房门——白敲了一阵！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跑遍了所有的场所，音乐室和咖啡室，然后激动地冲到他妈妈那里去打听个究竟。她也不在。最后他十分失望地去问门房，门房告诉他，几分钟之前他们俩人一起出去了！这消息惊得他目瞪口呆。

埃德加耐心地等待着，他天真无邪，根本不往任何坏事上想。他想他们大概只是出去一会儿，对此他是很有把握的，因为男爵还等着他的回话呢。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不安开始潜入他的心头。真的，打这位陌生的、诱人的人进入了他幼小的、天真无邪的生活那一天起，这孩子整天都处于紧张、激动和纷乱的状态之中。任何热情压在像小孩那么纤细的机体上，宛如压在柔软的石蜡上一样，都会留下它的痕迹。眼皮又神经质地颤抖起来，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埃德加等呵，等呵，起先是不耐烦，后来是激动不安，末了几乎要哭了。但他一直没有什么怨恨，他盲目地信赖这位出色的朋友。他想可能是个误会。隐隐的恐惧折磨着他，也许是自己把他托付的事理解错了。

他们终于回来了，两人愉快地聊着天，丝毫也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这可真令人奇怪极了。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放

在心上。“我们迎你去了，希望在路上碰见你。埃狄。”男爵说，并不问托付他办的事。他们居然没有在路上碰见他，这使孩子大为诧异。他向他们保证说他是从笔直的大马路上跑回来的，并想知道他们是从哪个方向去找他的。刚说到这里，妈妈就打断他的话：“行了，行了！小孩子不要盘根问底，没完没了。”

埃德加脸都气红了，当着他的朋友的面这么卑鄙地来贬低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确信，他已不是孩子了，而她为什么总要把他当成孩子？显然她嫉妒他有个朋友，挖空心思想把他的朋友拉过去。对了，刚才肯定是她故意把男爵领错路的。但是他不愿任她欺侮，这一点她该明白。他要给她点颜色。埃德加决定今天吃饭的时候只同他的朋友说话，跟她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报复，甚至连他这个人也好像没有看见。这使他很难受，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呵！昨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是轴心呵！现在他们两人谈笑风生，互相调侃，可是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干，仿佛他掉到桌子底下去了。血涌上他的双颊。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东西，卡住了呼吸。他越来越愤慨地意识到自己竟是那样的无足轻重。难道他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坐着，看着他母亲把他的朋友抢去，除了沉默之外不能进行什么反抗了吗？他想，他得站起来，用两个拳头出其不意地猛捶桌子。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只是放下了刀叉，一口也不吃了。他们很久也没发现他不吃东西，只是到最后一道菜时，母亲才奇怪地注意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了。“可恶，”他心里想：“她想的只是我是不是病了，别的事情她都觉得无关紧要。”他冷冷地回答说，他不想吃，这她也就满意了。没有什么事，什么事

也不会促使他们对他加以理睬呵。男爵似乎已经完全把他忘了，至少他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眼里热乎乎的，泪水涌进了眼眶，他得想个法子，在乘人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地拿起餐巾，好使这该死的幼稚的泪水不至于毫无顾忌地流下双颊。这顿饭结束的时候，他舒了一口气。

吃饭的时候，他母亲建议一起坐马车到玛丽娅·舒茨去玩一次。埃德加听着，用牙齿咬着嘴唇。她一分钟也不让他单独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现在她边站起来边对他说："埃德加，你要把功课全忘了，你得留在房里把功课补一补。"听到这话，他对她恨到了极点。他又一次把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她老想在他朋友面前侮辱他，总是当众提醒他，他还是孩子，还得上学，只有得到允许才可以同大人在一起。这回的用意可是一目了然的。他未作回答，立即把身子扭了过去。"噢，又不高兴了，"她笑着说，随后就对男爵说："要是他做上一小时功课，真会那么影响他的健康吗？"

"喏，一二小时对身体绝不会有什么坏处。"男爵说。男爵，他一度把自己称为他的好朋友的男爵，曾经嘲笑他是书呆子的男爵，现在居然说这样的话，他感到浑身发凉，血液凝固。

这是默契吗？他们两人真的联合起来对付他了吗？孩子的目光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爸爸不让我在这里学习，爸爸要我在这里休养。"他一下把这句话甩了出来，带有一种对自己疾病的骄傲，绝望地死抱住父亲的话、父亲的威望不放。他把这句话当做是一种威胁说了出来。真是奇怪之至，看来这句话当真使得他们两人心里都不愉快。母亲把目光移开，只用手烦躁不安地敲着桌子。他们之间出现一阵难堪的沉默。"随你吧，埃狄。"末了男爵强作笑容地说，"我又不用考试，我各门功课早就是不

及格的。”

对这个玩笑，埃德加并没有笑，只是用审视的、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仿佛要深入到他的灵魂中去似的。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为什么？孩子并不清楚。他不安地移动着他的目光，一把小槌在他心里剧烈地敲打着：第一次猜疑。

灼人的秘密

“她怎么变得这样？”在滚动着的马车上孩子坐在他们对面沉思起来。为什么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了？为什么当我注视妈妈的时候，她总是避开我的目光？为什么他老是在我面前开玩笑，装疯卖傻？他们两人不再像昨天和前天那样跟我说话了，我仿佛觉得他们已经换了一副面孔。妈妈今天的嘴唇那么红，她准擦了口红。我从来没有见她这么打扮过。而他呢，老是蹙着眉头，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我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呵，没说过一句让他们生气的话呀！不，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在这之前不一样了。他们两人好像干了什么事而又不敢说出来似的。他们不再像昨天那样谈笑风生、兴致勃勃了。他们很拘束、发窘，他们一定瞒着什么事。他们两人之间准有个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知道。这个秘密无论如何我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惜任何代价。我看出来了，就是那种不让我知道的秘密，这种秘密就是演戏时男人和女人伸开胳膊唱歌、互相拥抱又推开的那种秘密。这一定是同我的法语女教师的秘密一样的，爸爸同她相处得很不好，后来就把她辞掉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关联，这我感觉到了，可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噢，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彻底知道这个秘密，要抓住这把钥匙，抓住这把能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那我就不再是孩子，不让他们再来搪塞和欺骗我了！不只现在，就是永远也不让人搪塞和欺骗！对孩子他们总是把什么事都隐瞒起来。我要揭穿他们的这件事，揭穿这个可怕的秘密。他的额头上起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他在严肃地苦思冥想，车厢外的景色他连望都不望。这个瘦弱的十二岁的孩子看起来几乎老了。窗外，四周色彩绚丽，山上的针叶林染着一片明净的绿色，山谷沐浴在暮春的柔和光泽里。他只是不住地盯着坐在他对面马车后座上的两个人，仿佛用一根钓竿一样，用灼热的目光要从他们眼睛的深处把这个秘密钩出来似的。再没有什么比一条模糊不清的踪迹更能使未成熟的智力大显身手的了，有时候只有一扇很薄的门，就把孩子同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世界隔开了，而凑巧一阵风却会把这扇门给孩子们吹开。

埃德加蓦地感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挨近这个未知的巨大秘密，好像可以抓得着似的，他觉得这个秘密就在面前，虽然现在还是锁着的，谜底尚未揭开，但是很近，非常之近了。这种感觉鼓舞着他，使他显出突然郑重其事的严肃神情。因为他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已经处在童年时代的边沿。

对面的两个人心里感到某种隐隐约约的障碍，但并没想到这障碍是来自孩子。三人同车使他俩感到处处受碍，很不自在，他们对面那双森然闪着火焰的眼睛打扰着他们。他们几乎不敢说，也不敢看。现在他们之间再也无法回到以前那种轻松的，社交场合的谈话了，而是很深地陷入语调亲昵，用词挑逗的阶段，常为轻佻地、偷偷地触摸而颤抖不已，他们的谈话常常接不下去。谈话中断了，想继续下去，但又不断地在孩子执拗的沉默

影响下绊跤子。

他那固执地缄口不语，特别对于母亲来说是一大负担。她从侧面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当她第一次突然发现这孩子咬着嘴唇的神情和她丈夫激怒或生气时的神情完全一样时，她大吃一惊。恰恰是现在，她有外遇时，想起她丈夫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觉得，这孩子像是鬼怪，像是良心的卫士，在这马车里的一点点地方，在她对面只有十英寸的距离，滴溜溜滚动着的黑黝黝的眼睛，在苍白的额下窥视着。这使她加倍地忍受不了。埃德加忽然抬头凝视有一秒钟之久。两人立即垂下了目光：他们感到生平第一次受到了窥伺。在此之前，母子两人亲密无间，但是现在两人之间，她和他之间，忽然有了什么东西，关系完全变了样。生平第一次，他们开始察觉到，他们两人的命运彼此分开了，两人已经相互暗暗地仇恨起来了，由于这种仇恨还刚产生，彼此都不敢承认。

当马匹又在旅馆前面停下的时候，三个人都舒了口气。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远游，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可是谁都不敢说。埃德加第一个跳下马车。她母亲告诉说头痛，急忙上楼去了。她极为疲倦，想独自一人呆会儿。埃德加和男爵留了下来。男爵给马车夫付了钱，看了看表，径往前厅走去，毫不理睬孩子，孩子望着男爵那优雅、修长的背影，正迈着有节奏的、轻快飘逸的步履。这步履曾经使这孩子着迷，昨天他还悄悄对着镜子加以模仿哩，他走了，径直走了。显然他把这孩子忘了，让他在马车夫旁边，在马旁边站着，仿佛这孩子与他毫不相干。

埃德加看着他这样走掉，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被撕成了两片。他，不管怎么他还始终狂热地爱着男爵。男爵就这样走开了，没有用大衣触他一下，没有向他这个知道自己确实毫无过错的孩

子说一句话，他心里绝望了，费尽气力保持的镇静崩溃了，人为地加重了尊严的担子从他过于狭窄的肩头滑了下来，他又成了一个孩子，和昨天及以前一样渺小、恭顺。这违反他的本愿，催促他快步向前，他迈着哆嗦的步子，迅速跟着男爵，在男爵正要上楼梯的时候，他在前面拦住了他，带着难以忍住的眼泪，压低了声音说：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您不理我了！为什么您现在老是对我那么疏远？为什么您总想把我支开？是您觉得我碍事，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男爵吃了一惊。这声音里有一种东西扰乱了他的方寸，使他的情绪缓和下来。他对这个毫无恶意的孩子产生了同情心。“埃狄，你是个傻瓜！我只是今天情绪不好。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真的很喜欢你。”说着他使劲地来回抚弄着他的头发，但却只是半转过脸来，以免看到孩子这双湿润的、恳求的大眼睛。他演的这出喜剧开始使他有点痛心。本来他对自己如此厚颜无耻地玩弄这个孩子的爱已经感到羞愧了，而这软弱无力的、颤动的、如泣如诉的声音更使他感到痛苦。“现在上楼去吧，埃狄，今天晚上我们又会处得很好的，你看吧！”他抚慰地说。

“但您别让我妈妈早早叫我上楼，好吗？”

“行，行，埃狄，我不让她叫你上楼。”男爵笑着说。“现在上楼去吧，我得去换吃晚餐的衣服。”

埃德加走了，此刻感到十分高兴。但不久心里的槌子又开始敲动起来。昨天以来他好像大了好几岁，猜疑，这位不速之客业已牢牢地盘踞在他的心里了。

他等待着。这是关键性的考验。他们一起围桌而坐。九点钟了，母亲还没叫他去睡觉。他已经感到有些不安了。为什么

恰恰今天她让他在这里呆那么长时间，而以往她是一到时间就打发他走的呀？难道男爵把他的愿望和谈话告诉给她了？突然间他感到难以名状的后悔，今天真不该以完全信赖的心情去追他呵。到十点钟他的母亲忽然站了起来，同男爵告别。奇怪的是，男爵对她过早告辞看来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挽留她。孩子心里的槌子敲得越来越厉害了。

这是个尖锐的考验，他也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二话没说就跟他母亲朝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那里时他突然用眼睛一扫，真的，在这瞬间他截获了一道含笑的目光，它越过他的头顶从她眼里正巧朝男爵送去，这是一道默契的目光，某种秘密的目光。这么说男爵把他出卖了，因此今天的早走是为了要他安静下来，好让他明天不再妨碍他们。

“坏蛋!”他咕哝了一句。

“你说什么?”母亲问道。

“没什么。”他从牙缝里迸出这几个字。现在他有了自己的秘密，它的名字叫做恨，对他们两人无边无际的恨。

沉　　默

埃德加内心的骚动业已过去。他终于享有了一种纯粹的、明净的感情：仇恨和公开的敌视。他现在确信自己是他俩的障碍，因此跟他俩呆在一起就成了他的一种复杂得出奇的乐趣。他觉得破坏他们，用他积聚起来的全副力量去反对他们，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他先是对男爵表露出他的愠怒。早上男爵下楼遇见他时，亲切地向他打招呼说：“早晨好，埃狄。”埃德加坐在靠背椅上纹丝不动，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只是咕哝一下，生

硬地回了他一句："好。""妈妈下来了吗？"埃德加两眼看着报纸说："我不知道。"

男爵感到惊愕。这一下子怎么啦？"埃狄，怎么啦？没睡好觉？"他本想像往常那样开个玩笑来缓和一下空气，可是埃德加依然轻蔑地冲口回了一个"不"字，随即又埋头看他的报纸。"蠢孩子。"男爵自言自语地喃喃说，耸耸肩膀，走开了。敌意已经公开了。

埃德加也以冷漠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他妈妈。一次她想打发他去网球场玩，对这样一个拙劣的企图，他平静地拒绝了。由于愤恨而轻轻滑动的冷笑紧贴在他的嘴唇上闪现出来，这表明他不再受骗了。"我宁愿跟你们一块去散步，妈妈。"他说这话带着一种虚假的亲热，并紧紧盯住她的两只眼睛。对她说来，这个回答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她迟疑了片刻，像是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终于她打定了主意，说："在这儿等我。"于是就去用早点。

埃德加等待着。不信任感在他脑子里折腾着，忐忑不安地直感到他们的每句话里都能搜寻出一种秘密的、敌视的意图。现在这种猜疑经常能使他做出一种具有奇异洞察力的决断，妈妈要他在前厅里等，但他不在那里等，而宁愿站在马路上，那里不只能监视大门，而且能监视所有的门道。他心里有某种预感，觉得妈妈要了个骗局。这下他俩可再也溜不掉了。像在讲印第安人故事的书里学到的那样，他躲在马路旁的一堆木料后面。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看到他妈妈真的从一个侧门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束绚丽的玫瑰花，后面跟着男爵，那个叛徒。这时他满意地笑了。

两个人兴高采烈。他俩避开了他，光是为了自己的秘密，就

可以舒口气了吗？他俩谈笑风生，正准备折向通往林中的小径。

现在是时候了，埃德加不慌不忙地，做得像是偶然到这里来似的，从木料后面踱了出来。他非常镇定地向他俩走来，以便有时间，有许多时间来充分欣赏他俩的惊诧表情。两个人一怔，交换一下惊奇的眼光。这孩子慢慢地，带着一种泰然的神情向他们走去，他那嘲弄的目光紧盯着他们。“啊，你在这儿，埃狄，我们在里面找过你了。”母亲终于开口说。“她撒谎撒得多不要脸啊！”孩子心里想，但是他的嘴唇却一动不动，把仇恨的秘密掩藏在牙齿的后面。

三个人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一个窥伺着另一个。“那我们走吧。”这个恼火的女人沮丧地说，顺手撕碎了一朵最鲜艳的玫瑰花。她的鼻翼在轻轻地翕动，这就暴露了她的愠怒。埃德加站在那里，仿佛这与他毫无关系，他望着蓝天，等待着。他俩要走的时候，他准备跟随他们。男爵又做了一次努力。他说：“今天有网球联赛，你看过没有？”埃德加轻蔑地望了他一眼，对他根本就不予理睬，只是翘翘嘴唇，像是要吹口哨似的。这就是他的答复，明亮的牙齿显示了他的仇恨。

孩子突如其来的出现，像梦魇似地纠缠着两个人。罪犯跟在看守后面走着，暗暗攥紧了拳头。其实孩子并没有做什么，可是他俩却每分钟都无法忍受他那窥视的目光。孩子的眼睛里噙着愤怒的泪水，含着深深的阴郁，它对任何接近的尝试都愤怒地加以摈斥。“离远一点！”突然母亲狂怒地说道。孩子不断地偷听他们的谈话使她烦躁不安。“别老在我跟前跳来跳去，把人烦死了！”埃德加顺从地走开了，但是每走一两步就回过头来，一看到他俩落在后面，他就停在那儿等待着，像条黑狗用他那

靡非斯特的目光①，纵横上下地织成一个仇恨的火网。他俩总感到已被火网套住，无法脱身。

孩子恶狠狠的沉默像一种强酸腐蚀了他俩的兴致，他的目光使他们的谈话一到唇边就变得索然无味。男爵再也不敢说一句挑逗的话了，他愤怒地感觉到这个女人要从手上滑掉，她那好不容易才点燃的热情由于害怕这个令人厌恶的孩子又冷淡下来了。他俩想设法交谈，却总是谈不下去。末了他们三人都默不作声，无精打采地走着，只听到树木摇曳碰撞发出的低语和他们自己扫兴的脚步声。这孩子把他俩的谈话窒息了。

现在三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一触即发的敌意。这个被出卖的孩子快乐地感到，他们的愤怒是完全抵御不住他的被蔑视的存在的，但他却咬牙含恨地等着他们发作。他用狡黠的嘲弄的目光，不时打量着男爵那气冲冲的面孔。他看到在男爵牙缝中滚动着骂人的话，而又不得不抑制自己，以免骂出口来。他同时也怀着一种魔鬼般的乐趣注意到他母亲的怒火正在呼呼上升；他看出他俩在寻找机会，向他扑过来，把他推倒，或者使他不能再妨碍他们。但是他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对自己的仇恨作了长时间的筹划，使它没有任何破绽可寻，没有任何漏洞可钻。

"我们回去吧！"他母亲突然说道。她觉得无法再控制自己了，她准会做出什么事来，至少会在这种刑罚下喊叫起来。"多可惜，"埃德加平静地说，"这儿多美呵。"

①见歌德所著《浮士德》第一部。浮士德在复活节同他的学生瓦格纳出城散步时，魔鬼靡非斯特变成一条黑狗跟浮士德回到书斋。他那犀利的目光能洞察一切。

他俩知道孩子在嘲弄他们。但是他俩什么也不敢说。这暴君在两天之内如此出色地学会了控制自己，不动声色，毫不泄露这是恶意的揶揄。他们一声不响地在漫长的路上往回走。当房间里只剩下母亲和孩子两人时，她仍然激怒不已。她悻悻地把阳伞和手套掷在一旁。埃德加立刻注意到她的神经在激动，火气需要发泄，但是他希望这次爆发，因此故意留在房间里，以便激怒她，她来回走动，又坐了下来，用手指敲弹着桌子，随后又跳了起来。“看你的头发乱成什么样子！你脏得太不像话了，这样子见人简直是丢脸。这么大了你不知道羞耻？”孩子一句顶撞的话也没说，走到一边去梳头。这种沉默，这固执而冷漠的沉默以及跳动在嘴唇上的嘲弄简直把她气得发狂，她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回自己房里去！”她冲着他叫了起来。埃德加微微一笑，随即走了出去。

现在她和男爵，他们两人见到孩子就发抖，在每次会面的时间，对孩子那无情而冷酷的目光都感到恐惧！他俩越是感到不自在，孩子的眼睛里就焕发出越是欢愉的光泽，他的喜悦就越有一种挑衅的味道。埃德加现在几乎在用孩子们的野兽般的残忍来折磨这对毫无抵御能力的人。男爵倒还能够压住他的怒火，因为他一直希望这是孩子的恶作剧，他只想着自己的目的，可是她，这个做妈妈的却一再控制不了自己，她觉得冲他大喊大叫一通自己会感到轻松些。“别玩弄叉子！”在餐桌上她朝着他喊叫起来，“你是个没教养的丑八怪，你还不配和大人坐在一起。”埃德加仅是微微一笑，把头稍微歪向一边。他知道这喊叫意味着绝望。看到她如此不加掩饰，他感到骄傲。他现在的目光非常镇定，镇定得像医生的目光。前段时间，为了惹他们生气，或许他是恶狠狠的，但人们在仇恨中学得很多、很快，现

在他只是沉默！沉默！沉默！直到她在他沉默的压力下开始长吁短叹。

他母亲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在当他们吃完饭站了起来，埃德加又以这种不言自明的神态准备尾随他们时，她一下子就发作了。她一切都不顾了，吐出了真话。她被他不时地窥视弄得坐卧不安，像一匹被牛虻折磨的马一样暴跳了起来。“你像三岁孩子那样老是跟着我转悠什么？我不要你老呆在我跟前。孩子不要老缠着大人。记住！自己一个人去呆一小时。看看书，或者随便干点什么。让我安静安静！你老在我身边溜来溜去，那副讨厌的样子，真让人烦死了。”

终于把她的供词逼出来了！男爵和她这时显得十分尴尬，而埃德加却莞尔一笑。她转过身想走了。她对自己感到生气，刚才怎么好对孩子泄露自己不愉快的心情呢？但是埃德加只是冷冷地说：“爸爸不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转来转去。我已经答应爸爸了，在这儿处处小心，老跟在您身边。”

他强调“爸爸”两个字，因为他早就注意到这两个字对他们两人有着某种使他们瘫痪的神秘作用。他父亲同这种炽热的秘密也准有某种瓜葛。爸爸一定具有某种支配他俩的隐秘的，他不知道的力量。因为一提到爸爸，好像就会使他俩感到恐惧和不快，就是这次，他们也未作反抗。他们放下了武器。母亲先走了，男爵也随后离去。在他俩之后是埃德加，但他不像仆人那样畏葸，而像一名看守那样强硬、严峻和无情。他抖动着无形的锁住他俩的铁链，他们摇晃着，但无法挣脱掉。仇恨锻炼了他那孩子式的力量。他，一个无知的人，却远比那两个被秘密铸住双手的人更为强大。

撒谎者

时间很紧迫了。男爵只剩下很少几天可供利用了。他俩感到，去反抗这惹火了的孩子的执拗劲是没有用的，于是他俩只好采取最后的、也是最卑劣的一着：逃，摆脱开他的专横统治，哪怕是一两个钟头也好。

“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寄挂号。”母亲对埃德加说。母子两人站在前厅里，男爵在外边正和一驾出租马车的车夫谈话。

埃德加狐疑地拿着这封信。他想起来，过去都是有个仆役给母亲跑腿的。他们是不是在合谋算计他呢？

他犹豫不决。

“你在哪儿等我？”

“在这里。”

“一定？”

“是的。”

“你可不要走开呀！你在前厅这儿一直等到我回来？”由于他感到自己占了上风，所以同母亲说话时带着命令式的口吻。从前天起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他拿着两封信走了。在门口他和男爵碰了个照面。埃德加同他搭话了。两天来这是第一次。

“我去发两封信。我妈妈在等着我，等到我回来。你们可不要先走掉啊。”

男爵急忙从旁边挤了过去。“好的，好的，我们等你。”

埃德加向邮局奔去。他得等着。他前面的一位先生提了一大堆无聊的问题。埃德加终于办完了他的事，拿着挂号单跑了

回来。回来时正赶上看到他母亲和男爵坐着出租马车走了。

他气得发呆了，几乎想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向他俩掷去。他俩到底把他摆脱掉了，但是撒了一个多么下流、多么卑鄙的谎呵！他母亲说谎，这他昨天就知道了；但她居然能这样不要脸，说话不算数，这就把他对她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摧毁了。他看到那些言辞只不过是些五色缤纷的水泡，它们膨胀起来，一碎就化为乌有，而他从这些言辞后面揣摸到了事实真相。从此，他就不再能理解整个生活了。这会是一个什么可怕的秘密，居然使成年人欺骗他这么一个孩子，像罪犯似地偷偷溜走？在他读过的那些书里，人们为了得到金钱或者为了攫取权力和王国而进行谋杀和欺骗。可这儿却是为了什么？这两个人要干什么？为什么他俩要躲避他？他俩撒了上百个谎究竟想遮掩什么呀？他绞尽脑汁，穷思苦想。他隐约地感觉到，这项秘密就是童年的一把门闩，获得了这项秘密就意味着长成一个大人，长成一个男子汉了。噢，一定得掌握这个秘密！但他没法进一步清晰地去思考。他俩摆脱了他，这事燃起了他的愤怒，给他清澈的目光蒙上一层烟雾。

他跑进树林，恰好来得及躲入暗处，使别人都看不到他。这时他哭了起来，泪如泉涌。“撒谎、狗东西、骗子、流氓！”——他必须大声地把这些话喊出来，否则他会憋死的。愤怒、焦急、恼恨、好奇、一筹莫展和他俩这些天来的背叛都被压制在孩子气的斗争里，被桎梏在他把自己想象成大人的幻觉之中，现在都迸出胸膛，化成了泪水，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后一次哭泣，最后一次嚎啕大哭，他最后一次像女人一样，哭一阵就感到痛快些，他在这不能自制的愤怒时刻，把所有一切都一古脑儿哭了出来：信任、热爱、虔诚、尊敬——他的整个童年。

男孩回到旅馆之后，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十分冷静，办事谨慎而周密。他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脸和眼睛细心地擦洗干净，不让他俩看到他有泪痕，不让他们享受胜利的喜悦。随后他就准备进行清算。他耐心地等候着，毫无不安的感觉。

当马车载着这两个逃亡者返回旅馆时，前厅里有很多人，有几位先生在下棋，另一些人在看报纸，女人们在闲谈。在这群人中间，孩子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面色显得有些苍白，目光颤抖。现在，他母亲和男爵进门突然看到了他，感到有些尴尬。男爵正要结结巴巴地讲他事先编好的谎话时，孩子挺直身子安详地朝他俩走去，挑衅地说道："男爵先生，我有话同您谈。"

这使男爵感到不快。他有一种像被抓住了的感觉。"好的，好的，以后再说，以后吧！"

但是埃德加提高了嗓门，声音响亮而严峻，周围的人都听得清："可是我想现在同您谈。您做得太卑鄙下流了。您骗了我。您是知道的，妈妈在等我，可您……"

"埃德加！"母亲喊了起来，向他扑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她望去。

但是孩子现在却突然刺耳地叫了起来，因为他看到她要把他的话压下去：

"我当着大家的面再对您说一遍：你无耻地撒了谎，这是卑鄙的，这是下流的。"

男爵站在那里，面色苍白，人们都望着他，有几个人窃窃地笑了起来。

母亲抓住了激动得发抖的孩子："马上到你房间里去，要不我就在众人面前揍你一顿。"她声音沙哑、结结巴巴地说道。

但是埃德加站在那里又恢复了平静。刚才这样冲动，他觉

得遗憾。他不满意自己，因为本来他是想冷静地向男爵挑战的，只是到最后一刻，愤怒竟比他的意志更为厉害。他安详地从容不迫地向楼梯走去。

“请您原谅，男爵先生，原谅他的粗野。您知道，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孩子。”她还在结结巴巴地说，周围的人都盯着她，目光里流露出有点幸灾乐祸的神情，这使她惶惑不安。世界上再没有比丑闻更使她感到可怕的了，她知道她必须保持镇定。她不是立刻就溜走，而是先到门房那里问问有没有她的信件以及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小事，随后才快步走上楼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但是在她身后是一片窃窃私语和压低的笑声。

半路上她放慢了脚步。面对这种严重的处境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同时对这场争吵感到恐惧。她无法否认这是自己的过错。还有，她怕孩子的目光，害怕孩子这种新的、陌生和奇怪的目光，这目光使她瘫痪和惶恐不安。由于畏惧，她决定用温柔的办法来试一试。她知道，在这样一场斗争中这个被激怒了的孩子是强者。

她轻轻地拉开门。孩子在那里坐着，平静而冷淡，他望着她，眼里毫无惧色，也没露出任何好奇的神情。他显得泰然自若。

“埃德加，”她尽可能亲昵地开始说，“你怎么啦？我为你感到害臊呵。你怎么这样粗野，还是一个孩子就这样对待大人！你得马上去向男爵先生道歉。”

埃德加望着窗外。这个“不”字，他像是对着树木说的。他那镇定的神情使她感到惊奇、陌生。

“埃德加，你这是怎么啦？你怎么变得和往常大不一样了？我简直都认不出你来了。往日你是个聪明的乖孩子，人们都喜

欢你。可你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你为什么那样恨男爵？以前你是非常喜欢他的。他对你一直是那么好呵。”

“是呀，因为他想认识你。”

她感到很不是味儿。“胡说！你想到哪去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这下孩子可光火了。

“他是撒谎的人，一个伪君子。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是卑鄙的。他想要认识你，才对我表示亲热，还答应送给我一只狗。我不知道他答应了你什么，为什么对你那么亲热，但是他也要从你身上得点什么，妈妈，这是肯定的。要不他不会这样客气友好的。他是一个坏人。他撒谎。你只要瞧一瞧他那样子，有多么虚伪。啊，我恨他，恨这个卑鄙的骗子，这个流氓……”

“埃德加，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她不知所措，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心里激起了一种感情，觉得孩子是对的。

“真的，他是个流氓，这我是不会看错的。你自己一定也会看出来的。他为什么怕我？他为什么躲避我？因为他知道我看透他了，我认识他，这个流氓！”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她脑海里已经枯竭了，只是用毫无血色的嘴唇结结巴巴地一再重复这两句话。现在她蓦地感到害怕了，但是并不知道是怕男爵呢，还是怕孩子。

埃德加看出他的告诫起了作用。把她拉到自己这一边，成为仇恨男爵、反对男爵的一个同志，这个思想在引诱着他。他温和地走到母亲身边，拥抱她。他的声调由于激动变得像在讨

好似的。

“妈妈，”他说，“你一定会自己看出，他不会干什么好事的。他把你都变成另一个人了。不是我，而是你变了。他怂恿你来反对我，只是为了独个跟你好。他肯定会欺骗你的。我不知道他答应给你什么，可我知道他不会遵守诺言的。你应当提防他。谁骗了一个人，那他也会骗另一个人。他是一个恶人，你不应该信任他。”

这声音充满感情，几乎是声泪俱下，像是出自他本人的心胸。她心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告诉她的，与孩子所说的一样恳切、中肯。但是她不好意思向自己的孩子承认他是对的。她像许多人一样，一种自认为优于他人的情感，在处于狼狈境地时，常用一种粗暴的方式来救助自己。她愠怒地挺了挺身子。

“小孩子懂得什么！这些事不用你来多嘴。你应当有礼貌。就这些。”

埃德加的脸上又泛起一片冷意。“随你好了，”他生硬地说，“反正我警告过你了。”

“那么说你是不准备去道歉了？”

“不。”

他俩面对面站着，满脸怒气。她觉得这关系到她的威望。

“那你就在楼上用餐。一个人。在你没有道歉之前，不准到我们桌上来。我要教你懂得规矩。不得到我的许可，不准你离开房间，听懂了吗？”

埃德加微微一笑。这种不怀好意的微笑，像是与他的嘴唇长在一起的。在内心他却对自己发火。他多愚蠢，竟然又一次泄露了他的衷曲，而且还对她，这个撒谎的女人发出警告呢。

母亲快步走了出去，连一眼也没看他。她惧怕这双犀利的眼睛。自从感觉到孩子已经看出了一切，并告诉她这件她不想知道、也不想听到的事情后，这孩子就使她感到讨厌了。使她感到惊愕的是，她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她的良知离开了她的躯体，乔装成孩子，乔装成她亲生的孩子在她身旁走来走去，在警告她、嘲弄她。直到现在，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她身边，是一件装饰品，一个玩物，是一种爱和信赖，有时也是一个累赘，但不论是什么，都总是同她生活在同一激流中，合着她生活的节拍。这个孩子今天第一次放肆起来，反抗她的意志。现在在她对自己孩子的回忆中，总是夹着某种类似仇恨的东西。

不仅如此，现在当她稍感倦意地走下楼梯时，从她自己的心胸中响起了孩子的声音："你应当提防他。"——这个警告总是不肯缄默。这时她从一面闪亮的镜子前面走过，她询问般地向里望去，越望越深，越望越深，直到镜子里的嘴唇泛起一丝微笑，并围成圆形，像是要吐出一个危险的字眼似的，从她的内心深处还响着这种声音。但是她高高地耸耸肩膀，有如要把所有这些看不见的思虑全都抖落下来似的，朝镜子里快乐地看了一眼，扯了扯衣服，带着一个赌棍把最后一枚金币叮当一声抛到赌台上去的那种果断的神态走下楼去。

月光中的踪迹

侍者把晚餐给埃德加送到房间里，随后就锁上了门。门上的锁在他身后嘎嘎地响着。孩子愤怒地跳了起来。很明显，这是受他母亲的指使，把他像一头凶狠的野兽似地关了起来。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把我关在这里，下面在干什么呢？现在他们两人在商量些什么？如果到头来这个秘密就在那儿，难道我就把它错过？噢，一旦我在大人们中间，我就能到处觉察到这个秘密，在夜里，大人们把门关起来，把这个秘密沉浸在轻言絮语中，要是我能偷偷地进到里面，这巨大的秘密就在面前；几天来我已经接近了它，可就是还一直没有把它抓住！从前，为了捉住它，我什么都干过！那时候我从爸爸的书桌里偷了些书出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书里都有，只是我不懂。这个秘密一定贴着个什么封条，要想找到它，得先把封条揭去，这封条也许是在我身上，也许是在别人身上。那时我问过别的女仆，求她把书里这些地方给我讲一讲，但是她把我嘲笑了一顿。做个孩子太可怕了，好奇心重，可是不许问别人，在大人面前总是显得很可笑，好像是些傻瓜和废物似的。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弄清楚的，我感到现在很快就会知道了。我已经掌握了一部分，不把它全部弄到手，决不罢休！”

他谛听是否有人来。外面，微风吹拂着树林，它把枝条之间静如明镜一样的月光碎成无数摇曳不定的小片。

“他们俩想干的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要不他们干么要编造那么卑劣的谎言来把我支开。他俩现在肯定在嘲笑我。这两个该诅咒的到底把我甩开了，但是最后笑的是我。我真太蠢了，让人关在这里，而不去紧紧盯住他们，窥视他俩的一举一动，倒反让人关在这里。我知道，大人往往都不怎么谨慎，他俩一定会露出马脚的。他们总认为我们孩子还很小，晚上睡得死死的。可他们忘了，我们也会假装睡觉而去偷听，我们也能装傻，而实际上十分聪明。前不久，我的姑姑生了孩子，其实这事大人早就知道了，可是在我面前却装做惊奇的样子，仿佛感到很意

外似的。但是我也是知道的，因为我听他们说过，那是几星期前一个晚上，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谈论起来。这次我也要让他们惊讶一下。这两个卑鄙的家伙。噢，现在他俩一定自以为很保险，我要是能穿门而出，前去侦察，暗地里注视他俩，那该多好。现在我也许该按铃吧？这样女仆就会来开门，问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我吆喝骂人，摔碎餐具，那他们也会来开门的。这当儿我就可以溜走，去窃听他俩说话。不行，我不这样做。不能让别人看见他们对待我是如何卑鄙。我以此为骄傲。明天我再向他们算账。”

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埃德加一怔，这可能是他的母亲。她倒是有理由发笑，有理由嘲弄他，一个小孩，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要是他让人觉得累赘的话，就把他锁在房间里，像扔团湿衣服一样，往墙角一甩了事。他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出窗外。不是，不是她，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放肆的姑娘在和一个小伙子逗趣。

就在这时，他看到窗户离地面并不很高。不知不觉他起了一个念头：跳出去，现在他俩肯定自以为很保险，我正好去偷听。这个决定使他兴奋得全身发热，仿佛他已经把这个童年时代的、闪闪发光的、显得十分巨大的秘密掌握在手里了似的。“跳出去，跳出去！”他颤抖着。毫无危险，没有人从这里过去。于是他就跳了下去。只有鹅卵石发出轻微的声响，没有一个人听到。

这两天，蹑手蹑脚和窥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轻轻地提起脚步绕旅馆走着，小心翼翼地避开灯光的强烈的反照。这时他有着一种快感，这快感同因恐惧而引起的轻微颤栗混在一起。他先是谨慎地把面颊紧贴在餐厅的玻璃上向里望去。

他俩常坐的位置上是空的。随后他逐个窥视各扇窗户。他不敢进旅馆去，因为怕在过道中间碰巧碰上他们。到处都找不到他俩。他感到绝望了。正在这时，他看到两个影子从门里闪了出来——他往回一缩，蹲在暗处——他母亲和那个形影不离的伴侣出来了。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在谈些什么？他无法了解。他们说得很轻，风在树林里变得不安起来。忽然飘来一阵十分清晰的笑声，这是他母亲的声音。这笑声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笑得少有的刺耳，像是被胳肢、被刺激引起的神经质的笑声。他感到这笑声很陌生，心里大为惊愕。她在笑。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危险的事了，不是什么要对他隐瞒的大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埃德加感到有些失望。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旅馆？现在夜都深了，他们到哪儿去呢？风在高空中挥动着它巨大的翅膀。夜空刚才还很洁净，充溢着月光的清辉，现在变得昏暗了，无形的手撒开了黑色的幕布，有时把月亮包裹起来，使夜变得漆黑一团，几乎连路都难以辨认。当月亮重又露出来时，一切又都被洒上光辉。银色的月光冷冷地泻在周围的山川树木上。光和影之间进行着神秘莫测的游戏，像是一个女人，时而赤身裸体，时而裹着衣服在嬉戏，是那样的诱人。正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又赤裸裸呈现出明亮的胴体：埃德加从侧面看到路上有两个移动着的黑色身影，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身影，因为他俩贴得那么紧，仿佛两人心里害怕而紧紧挤在一起似的。可现在他们两个要去哪里？松树在呻吟，林中像是充满了忙碌和喧嚣，宛如在围捕野兽似的。“我跟着他们，”埃德加想，“风刮得这么紧，林中这样响，他俩不会听到我的脚步声。”在他们沿着下面宽广明亮的大路向前走去时，埃德加在上面的林中轻巧地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树，从一

个树影跃向另一个树影。他无情地紧紧跟踪他们。他感谢风儿，它使别人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他咒骂风儿，它老是把他们说的话刮到远处。要是他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就好了，哪怕是只听到一次，那他肯定就可以知道这个秘密。

下面的两个人信步走去，毫无所知。他俩陶醉在这广阔、昏乱的夜色之中，在不断增长的激动中忘却了自己。没有任何预感来警告他们：上面树叶浓密的暗处有人在跟踪着他们的每一个脚步，有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充满了仇恨和好奇。

突然他俩停住了。埃德加也立即停住了脚步，紧紧贴在一棵树上。一种剧烈的恐惧在向他袭来。要是他俩现在往回走，比他先回到旅馆，要是他不能及时赶回自己的房间，母亲发现房间是空的，那该怎么办？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他们会知道他暗地里窥视他们来着，他就再没有希望从他们那里索取这个秘密。但是他们二人在犹豫不决，显然在争论什么。幸好有月亮，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男爵指着一条昏黑狭窄的小路，这条小路通往下面的山谷，在那里月亮不像这条路上那样倾泻着它的全部光华，而只是透过密林渗出点滴的光亮和稀疏的光线。“他干吗要到下边去？”埃德加抽搐了一下。他母亲好像说“不”，可是另一个却在说服她。埃德加从他的手势上看得出他是多么紧迫。孩子害怕了。这个人想向他母亲要什么？这个混蛋为什么要把她领到暗处去？突然他从自己所读过的那些书里——这些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生动地记起了谋杀、拐骗和可怕的犯罪。一定的，他想谋杀她，正是为此他才摆脱开他，把她单独引到这里。他该呼救吗？杀人犯！呼救声刚要冲出喉咙，但是嘴角却发干，喊不出声来。他的神经由于激动绷得紧紧的，使他几乎站不稳了。由于害怕跌倒，他赶紧伸手去抓一个把手

——这时咔嚓一声，他双手折断了一根树枝。

那两个人惊愕地转过身来，凝望着暗处。埃德加一声不响地靠在树上，胳膊紧紧贴在一起，矮小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树影之中。死一样的寂静。但他俩像是受惊了。“我们回去。”他听到他母亲说，声音显得畏葸胆怯。男爵本人显然也不安起来，他顺从了。两人慢慢地往回走，相互靠得紧紧的。他俩内心的惶恐就是埃德加的幸福。他用四肢在林中爬行，双手都被划出血来，到了森林的尽头，他就全速往回跑去，气喘吁吁，到了旅馆，三脚两步就蹦上了楼。锁门的钥匙幸好还在门上插着，他开了门，冲进房里，躺到床上。他得休息几分钟，因为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像是钟舌在敲响的钟壁上那样跳动不已。

随后他胆子大了起来，靠在窗旁，等着他们两人的到来。好长时间过去了。他们一定走得很慢，很慢。他从窗框的暗影里小心地窥视着。现在他们慢慢地走来了，月光照着他们的衣服。在这绿光中他们看起来像幽灵似的。男爵真是杀人凶手吗？他刚才阻止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个想法使他感到既慰藉而又恐怖。他望着他们粉白色的脸，看得清清楚楚。母亲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欣喜的表情，这是他从没有见过的，但男爵却显得烦恼和不悦。很明显，这是因为他的意图落空了。

他俩紧紧挨在一起，一直到旅馆门前他俩的身体才互相分开。是不是他们会朝楼上看？没有，他俩谁也没有往上看。“他们把我忘记了。”孩子想。他怀着一股狂暴的怒气，同时又感到一种隐隐的胜利的喜悦，“我可没有忘记你们。你们以为我睡了，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会看到你们的错误的，我要监视你们的一举一动，直到从他这个混蛋手中把这个秘密弄出来为止。这可怕的秘密，它使我无法入睡。我一定要粉碎你

们的同盟。我不睡。”

那两个人慢慢地进了大门。现在当他俩一前一后往里走去时，两个投在地上的黑影又倏地纠缠在一起，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长带消逝在光亮的门内。楼前的空地在月光中洁白明亮，像铺满白雪的辽阔草地。

袭　击

埃德加喘着粗气从窗户旁退了回来，恐怖在摇撼着他。在他的生活里还从没有这样接近过这样充满神秘莫测的东西。书本中那个激动不安的世界，紧张冒险的世界，充满凶杀和欺骗的世界，他原以为只能在童话中，在梦幻的后面，是不真实的，不可企及的。可现在他就像突然陷进了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之中，一经同它直接接触，他的整个身心就剧烈地震颤不已。这个男人，这个神秘的人，这个突然闯进他平静生活的男人究竟是谁？他光是一个杀人犯吗？为什么老是找偏僻的地方，要把他的母亲拉往暗处？看来是要发生可怕的事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他要给爸爸写信或发电报，这是肯定的。可是这坏事，这可怕的事，这谜一样的事会不会现在就发生，今天晚上就发生呢？他的母亲还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还同那个可恨的陌生人在一起呢。

在内层门和外层门之间有可以轻易开启的暗门，里面有一个狭窄的空间，比一个衣柜大不了多少。他紧贴着身体挤进这巴掌大的暗处，以便窥视他们的脚步。他决意不让他俩有瞬间的机会单独在一起。现在是午夜时分，过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唯一的一盏灯亮着，光线微弱黯淡。

这几分钟的时间他感到长得可怕——终于，他听到了向楼上走来的轻微的脚步声。他全神贯注地谛听着。这不是像要回到自己房间的那种疾步行走，而是一种拖沓的、犹豫的、非常缓慢的脚步，像是在攀登一条崎岖难行的陡峭山路似的。这中间老是一再的耳语和走走停停。埃德加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俩走到头了？怎么他还和她在一起？耳语声听不见，脚步声尽管还是迟疑不决，但越来越近了。现在他突然听到了男爵那可怕的声音，他嘶哑地轻轻地在说什么，可埃德加听不懂，随之是他母亲立即表示异议："不，今天不！不！"

埃德加在发抖，他俩走近了，他什么都可以听清楚了。他们走向他的每一步，尽管是那么轻，仍使他的心胸感到痛苦。那种声音他感到极为可憎，这该死的家伙的声音充满了贪婪，是多么令人厌恶！

"您不要这样残忍。您今天晚上多美啊！"

另一个声音说："不，我不应当，我不能够，您放开我。"

在他母亲的声音里流露出那么多的恐怖，这使孩子大吃一惊。他还要她什么呢？为什么害怕呢？他俩越来越近了，大概现在已经到了他的门前。他浑身颤抖，现在他就站在他俩的身后，近在咫尺，只有一层薄布挡着。现在他们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到了。

"您来吧，玛蒂尔德，您来吧！"他又听到母亲的喘气声，声音越来越脆弱，抗拒的力量瘫痪了。

这是怎么了？他俩又走到黑暗中去了。他母亲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过门不入！他要把她拖到哪儿去？她为什么不再说话了？难道他往她嘴里塞了团布？把她的喉咙卡住了？

这个想法使他狂怒了。他用颤抖的手把门开了一半。现在

他看到了他俩在昏暗的过道上，男爵用胳膊搂着他母亲的腰，领着她轻轻走去，看来她已经不再抗拒了。现在他在自己的房门前停住了。“他要把她弄走?”孩子惊慌起来，“现在他要下手作恶了。”

他猛地冲了出去，把门一关就向二人奔去。当他母亲看到突然有什么东西向她扑来时，她叫了起来，吓瘫了。男爵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扶住。可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一个软弱的小拳头打在自己脸上，打得他的嘴唇狠狠地碰在牙齿上，他周身像被猫抓了一样。他把那个受惊的女人放开，她立即疾步逃之夭夭。在他还不知道是谁打他之前，就胡乱地招架，用拳头回击起来。

孩子虽是个弱者，但他毫不屈服。早就渴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可以把被出卖的爱，积聚起的仇恨一古脑儿激烈地发泄出来。他用自己的两只小拳头乱捶一气，紧咬嘴唇，怒火中烧，像发了疯一样。男爵现在也认出是他来了，他对这个密探满腔仇恨，几天来这个孩子一直在触他的霉头，破坏他的好事，他狠狠地回击，不管打在什么地方。埃德加喘着粗气，但他毫不放松，也不呼救。午夜时分，他俩在过道上默默地、咬牙切齿地搏斗了一分钟之久，男爵才慢慢意识到他同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打架是多么可笑。他紧紧抓住了他，想把他甩开。孩子这时感到身不由己，知道一会儿就要输了，就将挨打，暴怒中他朝着那只想来卡他脖子的手就咬。被咬的人下意识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喊，松了手，孩子就利用这一瞬间逃回自己的房里，把门闩上。

这场午夜的战斗只持续了一分钟。周围没有任何人听到。一切都是寂静无声，仿佛都在沉睡。男爵用手帕擦了擦流血的手，

不安地窥视着昏暗的四周。没有人窃听，只有顶棚上一盏电灯在不安地闪烁，他觉得这盏灯也在嘲弄他。

暴 风 雨

第二天早晨，当埃德加蓬松着头发从昏乱的恐惧中醒过来时，他自问道："难道这是梦，是一个凶恶的、危险的梦吗？"他的脑袋在嗡嗡作响，关节发木僵硬。现在，他往下一看，才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他一跃而起，蹒跚到镜前，一望自己苍白、扭曲的面孔就惊得后退。他的额角上有一条红肿的血痕。他费力地集中思想，恐惧地回忆起一切：夜里过道上的那场战斗。他冲回房间，像发烧似地颤抖着，往床上一倒。还是穿着衣服，以便随时可以逃出去。他在那儿一觉睡了过去，沉入了郁闷的、布满阴云的睡乡，那一切又在梦里再现了一次，所不同的只是更为可怕，还带有一股流着鲜血的潮湿味道。

楼下面行走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声沙沙作响，讲话声像看不见的鸟儿一样飘了上来，阳光照进了房间。一定很晚了，他吃惊地向时钟望去，可是时针还指着午夜，昨天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上弦。失去了时间的凭依，这使他不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更增强了这种不安。他迅速地振作精神，走下楼去，心中忐忑不安并感到有些内疚。

在餐厅里他母亲一人坐在通常坐的那张桌子旁。埃德加松了一口气，他的敌人没有在，不会看到那张可憎的面孔了，那张面孔昨天他在愤怒中曾用自己的拳头狠揍了一顿。可当他靠近那张桌子时，他感到慌乱了。"早晨好。"他问候母亲。

他母亲没有回答。她眼都没抬一下，而是用异常呆滞的瞳

仁望着远处的景色。她显得非常苍白，眼圈留有淡淡的一层红晕，鼻翼神经质地抽搐着，显露出她的激动。埃德加咬紧嘴唇。这种沉默使他不知所措。他不知道昨天是不是把男爵伤得很重，也不清楚她是否知道夜里的这场殴打。这种茫然无知在折磨他。她的面孔仍是那样呆滞，这使他根本不敢望她一眼，害怕她现在低垂的眼睛会骤然从沉重的眼皮后面跳出来把他抓住。他变得安静极了，一点声也不敢弄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又把它放了回去，偷偷地望了一下母亲的手指。她非常烦躁地玩着汤匙，扭曲着的手指，显露出内心的狂怒。就在这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中他坐了一刻钟，期待着什么，但它并没有到来。一句话也没有，没有一句话能使他从窘迫中解脱出来。他母亲站了起来，根本不理睬他。现在埃德加还不知道他该怎么做：独自留在桌旁，还是跟随她去？最后他还是站起身来，低声下气地跟在她的后面。她飞快地掠他一眼，同时感到他的尾随是多么可笑。埃德加把步子放得越来越小，以便跟她拉开一段距离，可她毫不注意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当埃德加也走到门口时，房门已经紧紧锁上了。

这是怎么啦？他完全不得要领。对昨天发生的事他不再那么自信了。难道他昨天的袭击不对吗？他们是在准备对他进行惩罚还是新的侮辱？他感觉到一定要出事，很快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处于他与他们之间的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闷热，是带电的两极所产生的电压，只有闪电才能把它释放掉。带着这种预感的重负，他孤独地熬过了四个钟头，在房间里走着，他那细长的颈背被看不见的重量压得抬不起来。中午，当他来到餐厅桌子前，已完全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了。

“你好，妈妈。”他又说道。他得打破这种沉默，打破这种

可怕的沉默，像一片阴云那样悬在他头上的沉默。

母亲仍不予回答，仍不睬他。怀着一种新的惶恐，埃德加觉得她现在对他的怒火是深思熟虑的，是积蓄已久的，这种火气他生平还从没有遇到过。过去她发火总是只爆发一通了事，更多的是神经质的，而不是感情上的，并且一会儿就变成一种抚慰的笑容了。可这次他觉察出这是从她内心最深处迸发出的一种狂暴的感情，他对这个不小心招来的强大压力感到吃惊。他几乎无法进餐，在他的喉咙里翻腾着某种干枯的东西，使他感到窒息。他母亲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在她起身时，才像是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来说："呆会儿上楼来，埃德加，我有话同你说。"

这语气没有威胁的味道，却那样冷冰冰的，使埃德加悚然，就像有人突然把一副铁链套在他的脖子上。他的傲气消失了，像一条被痛打的狗一样，默默地随着她上楼，进入房内。

她几分钟一声不响，用这种办法继续折磨他。这几分钟里，他听到钟的滴答声，他听到外面孩子的笑声，他听到自己的那颗心在胸膛里怦怦跳动。但是她也不是那么信心十足的样子，因为她现在对他讲话时，不是看着他而是背着他。

"我不想再谈你昨天的所作所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我一想到它，就感到丢脸。这种后果是你自己造成的。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单独在大人中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给你爸爸写了信，得给你找一个家庭教师或者送你去寄宿学校，好去学一些礼貌。我不想再为你烦恼了。"

埃德加垂着头站在那儿。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场白，一个威吓罢了，正题还在后面，他不安地等待着。

"你现在立即去给男爵赔礼。"

埃德加一怔，但是她不让打断她的话。

“男爵今天已动身走了，你得给他寄封信，我口授你写。”

埃德加又是一怔，但他母亲的口气是坚定的。

“不许还嘴。那是纸和墨水，坐下。”

埃德加抬头望去，她的眼睛显出果断和坚定。他从没看到他母亲是这样严厉、专横。他害怕起来。他坐到那里，拿起钢笔，但是把脸深深伏在桌上。“上面写上日期。写了吗？称呼之前空一行！这样写：非常尊敬的男爵先生！惊叹号。再空一行。我十分遗憾地获悉——写了吗？——十分遗憾地获悉，您已离开了塞默林——塞默林是两个m——因此我想到只能写信——写快一点，字不一定写得很讲究！——来请您原谅我昨天的鲁莽。正如我母亲告诉您的，我尚处在一次重病的康复时期，易受刺激。我经常把看到的事加以夸大，但随即就感到后悔……”

俯在桌上弓着的背脊倏地直了起来。埃德加转过身来，他的悖逆精神又苏醒了。

“这我不写，这不是真的！”

“埃德加！”

她用这声音来威胁他。

“这不是真的，我没有做什么可后悔的事。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赔礼？我只是在你喊叫的时候来救你的！”

她的嘴唇变得毫无血色，鼻翼在翕动着。

“我呼救了？你疯了！”

埃德加火了。他猛地一下跳了起来。

“是的，你呼救过，在外面的过道上，昨天夜里，当他抓住你的时候。‘您放开我，您放开我，’你这样喊的，声音很大，我

在房间里都听见了。"

"你撒谎，我从没有同男爵在过道里呆过，他只是陪我走到楼梯……"

这种大胆的谎言使埃德加跳动的心为之一停。她的声音并未吓住他，他用晶亮的眼珠凝视着她。

"你……没有……在过道上？他……他没有把你抓住？没有用暴力搂住你？"

她笑了起来。一种冷酷的，干涩的笑。

"你在做梦。"

这对孩子来说太过分了。他现在知道大人会撒谎，会说些卑微的、大胆的遁词，会说狡猾的和模棱两可的话。但是，这种厚着脸皮的冷冰冰的否认，当面撒谎，可实在把他惹急了。

"那这伤痕也是我在做梦？"

"谁知道你同谁打了架？可我不要和你争论，你必须听话，去把它写完。坐那儿去，写！"

她瘫软无力，在用最后的力量支撑住自己。

但是现在埃德加内心却连最后一点信任的火花也熄灭了，人们竟然可以像踏灭一根燃着的火柴棍那样来践踏真理，这他想不通。他觉得身上冰冷，全身瑟缩。他所说的话都变得尖刻、恶毒和肆无忌惮：

"那么，我是在做梦？在过道里，还有这儿的伤痕都是做梦？你们两人昨天在那儿，在月光中闲逛，还有他要领你往下走，这难道也是做梦？你以为我会像娃娃那样让人锁在房间里！不！不！我才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傻呢。我知道我所知道的事。"

他放肆地紧盯着她的脸，这下她的力量全垮了，她不敢去看自己孩子的脸，这就在眼前的、被仇恨弄得扭曲了的脸，她

的愤怒狂暴地发作起来了。

“去，你必须马上写！要不……”

“要不怎么？……”现在他变得十分大胆，声音带着挑衅的味儿。

“要不我就要像打小孩似地打你。”

埃德加走近了一步，只是嘲弄地笑着。这时她伸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埃德加叫了起来，他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用双手扑打着四周。又是一记，他耳朵里闷响起来，两眼冒金星，他盲目地挥舞起拳头，回击过去。他觉得他打着一块软东西，是打在脸上了，他听见一声叫喊……

这声叫喊使他恢复了常态。突然他看到了自己，他意识到这事不得了了：他打了自己的母亲，羞耻和震惊，剧烈的恐惧袭击着他，他感到非逃不可，钻到地里，逃啊，逃啊，只要不再看到这目光。他跑出门，冲下楼去，穿过房子来到大街上，逃啊，逃啊，像是后面有条疯狗在追他似的。

初步领悟

他跑得很远，后来在路边上停住了。他必须抓住一棵树，由于恐惧和激动，他的四肢还在剧烈地颤抖着，大口地喘着粗气。他一手酿成的恐怖在后面追赶他，抓住了他的喉咙，把他摇来晃去，像发高烧似的。他现在该怎么办？逃到哪里去？这里，已经在镇外的森林中了，离他住的地方有一刻钟的路程，他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自从他孤立无援以来，这里的一切都好像变了样，显得更加充满敌意、更加令人憎恶。这些树木昨天还友好地对他沙沙作响，可现在却突然阴沉地咆哮起来，像是一种

威胁。这一切，他眼前的这一切还要变得更加陌生和疏远吗？面对着这广袤而生疏的世界，这种孤独感使孩子感到头晕目眩。不，他还不能承受这一切，他还不能单独承受这一切。可是他该逃到哪里去？回家去？他怕他父亲，他很容易发火，很严厉，会立即把他送回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宁愿逃到危险的没有熟人的陌生地方去；他觉得他永远不能再见他母亲的面了，一见到就会想到他曾用拳头打过她。

这时他想起了祖母，这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从他小时候起就溺爱他，每当他做了错事受到责骂时，她总是他的保护者。他想到巴登去躲在她那里，等到火气消了，再从那里给父母亲写一封信，向他们赔礼。在这一刻钟的时间里，他是如此沮丧，只身处在这世界上，有的只是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他诅咒他的傲慢——被一个陌生人用谎言所激起的他那愚蠢的傲慢，想重新做一个从前那样的孩子，听话、忍耐、不自负；他现在已经感觉到这种自负夸张到了多么可笑的程度。

可是怎么到巴登去？怎么翻过这山川河谷？他急忙用手掏了掏总是随身带着的钱包。上帝保佑，那个崭新的，二十克朗的金币还在熠熠闪亮，这是他生日的礼物。他一直舍不得把它花掉，几乎每天都要看看它是否还在。望着它他感到愉快，觉得自己很有钱，随后总是怀着一种温柔的心情用手帕把它擦得亮亮的，像个小太阳在闪光。但是这点钱够用吗？这个骤然袭来的念头使他感到惊慌。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乘坐火车，可从来没想过坐火车得付钱，也没想过要花多少钱，是一个克朗还是一百个克朗。他初次感受到了，生活里有许多事过去想都没有想过，他周围各种各样的事都有一种固有的价值，一种特殊的重量。他在一小时之前还自以为什么都懂，现在感到，在他

不知不觉之中，千百个秘密和问题从他身旁溜了过去。他感到羞愧的是他那贫乏的智慧在他步入生活的第一个台阶时就无能为力了。他越来越胆怯。他往下面的车站走去，步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犹豫。他经常梦想过这样的逃遁，想进入生活干番大事业，成为皇帝或国王，英雄或诗人。而现在他畏葸地望着那儿的一座明亮的小房子，心里想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到祖母那里去这二十个克朗够不够。路轨闪着光亮通向远处，火车站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埃德加胆怯地走近售票处，为了不让别人听到他的话，悄声地问，到巴登去的车票要多少钱。一张惊奇的脸从昏暗的隔板后往外望了望，两只眼睛在眼镜后面朝这个怯生生的孩子微笑着。

“一张整票？”

“对。”埃德加结结巴巴地说。一点也不傲慢了，直怕钱不够。

“六个克朗！”

“要一张！”

他轻松地把他所钟爱的那枚光滑的金币递了上去，多余的钱找了回来。埃德加一下子觉得自己又十分富有了，他现在手上有了这张能够保证他的自由的棕色车票，而他口袋里的银币则在发出沉浊的乐声。

从行车时刻表上他知道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到了。埃德加躲到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悠闲自在地站在站台上。可在这个不安的孩子看来，仿佛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似乎大家都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独自乘火车；他越来越往角落里缩，仿佛他的额头上明显地贴着逃跑和罪行这两条标记似的。他终于听到了火车从远处发出的长鸣声，随后就隆隆地驶近，这

时他松了一口气。这列车将把他带入世界。上车时他才发现，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过去，他从来都是坐头等车厢。他又觉得，这里的情形不一样，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他周围的乘客都和以前的不一样。他的正对面是几个意大利工人，手很粗糙，声音沙哑，手里拿着铁锤和铲子，他们用迟钝而愁苦的眼睛望着前面。显而易见，他们在路上干了不少累活，因为几个人十分疲倦，在隆隆的列车上睡着了，张着嘴，倚在又脏又硬的靠板上。埃德加想，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工，但不知他们能挣多少钱。他又一次感到，钱不是一种老有的东西，得想办法去挣来。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以往理所当然地习惯的是舒适的气氛，而他生活的两旁，左边和右边，却是黑洞洞的、看不到底的深渊。这是他的目光过去从没有觉察到的。他第一次知道了有各种职业，有各种规定，环绕他周围有各种秘密，离他很近，可就从来没有注意过。自从埃德加单独一个人以来，这一小时他就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开始将目光透过这狭窄的车厢的窗户，瞭望外面的大千世界。在他那晦暝的恐惧之中有某种东西正开始悄悄地滋长，这虽然还不是幸福，但却是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种惊叹。在每一瞬间，他都感觉到，他的出逃是由于恐惧和怯懦，但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行动，从现实中来体验以往从他身边一掠而过的一切。他也许第一次成了他父母亲的秘密，正如这个世界从前对他是个秘密一样。他用另一种目光望着窗外。他觉得仿佛第一次看到这现实中的一切，仿佛事物外面罩着的轻纱抖落了，向他展示了一切，展示了事物意向的内蕴、它们活动的秘密神经。路旁的房舍像被风刮走似地飞驰而过，他不由得想到了住在里面的那些人，不论他们是穷是富，幸或不幸，不论他们是不是像他一样渴望知道一切，也不论那

儿有没有像他一样把什么事都当做游戏的孩子。他第一次觉得，站在路旁挥动小旗的护路工人并非是活动木偶和没有生命的玩具，并非可以任意搁置的物件，而他从前却是这样想的；他懂了，他的命运就是同生活作斗争。车轮滚得越来越快，现在列车沿蛇形线冲下山去，群山变得越来越矮小，越来越遥远，车已进入了平原地带。他再次回头瞭望，群山与蓝天渐渐交融，只是依稀可辨，遥不可及。埃德加觉得，他的童年就要慢慢消散在那雾蒙蒙的天际了。

纷扰的晦暝

列车停了下来，巴登到了，埃德加独自上了站台。这时华灯初上，信号灯向远方闪着绿的、红的光。看到这色彩缤纷的灯光，不觉想起夜已临近，心里骤然产生一种恐惧。要是白天倒还好，因为四周都是人，他可以休息，坐在椅子上，或者看看商店的橱窗。可是现在人都回家了，每个人都有一张床，闲谈一番，然后度过一个恬静的夜。而这时他却怀着负疚之感孤单地踯躅街头，孤寂而又生疏，这他怎能忍受得了。啊，要赶快找一个蔽身之处，一分钟也不要呆在空旷而陌生的天幕下面，这是他唯一明晰的念头。

他沿着那条熟悉的路匆匆走着，无暇左顾右盼，一直走到他祖母的寓所。这所房子坐落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但不是那么显眼，前面是一个拾掇得很好的花园，长着各种蔓生植物和常青藤，在这片绿阴的后面，一座洁白的、令人感到亲切的老式房子在闪着光辉。埃德加像个生人似地从栏栅外往里面窥望。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窗户都关着，显然大家都同客人到后面

花园里去了。当他的手刚接触到门铃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突然感到，他两个钟头一直想得那么容易、那么理所当然的事却是不可能的。他该怎样进去，怎么向他们打招呼，怎样承受那些问题，怎么回答他们？当他不得不说他是从母亲那里偷着逃出来的时候，怎样去忍受他们的第一瞥目光？怎么去解释他闯下的大祸，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行动？这当儿里面有一扇门开了，突然，一种愚蠢的恐惧攫住了他：马上要有人出来了。他拔腿就跑，也不辨东南西北。

跑到公园前他停住脚步，因为那儿一片黑暗，他猜想不会有什么人能看见他。也许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来，安静地思考思考，好好休息休息，弄清楚他的遭遇。他畏葸地走了进去。前面有几盏灯亮着，照得嫩叶闪耀出阴森的水光，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碧绿；往后，走下山丘，那儿的一切像一堆郁闷的、黑色的发酵物似地团聚在早春之夜的晦暝里。埃德加怯生生地从一些人身边溜了进去，他们都坐在电灯光下聊天或看书。他要独自呆着。可是，就是在没有灯光的甬道暗处也不宁静。这里的一切都是怕光的，声音微弱，都在喁喁私语，其中更混杂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远处脚步的拖沓声，压低嗓门的耳语声和某种欢愉的、呻吟的、充满恐惧的喘息声，这些声音是人和动物以及不肯安睡的大自然同时发出来的，这是一种危险的不安，一种压抑的、隐蔽的、令人畏惧的谜一样的不安。林中地下也有某种声音，这也许是同春天连在一起的蛰动声。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害怕得要命。

在昏黑的暗处，他蜷缩在一条椅子上，在考虑他到家后该讲些什么。可是，每当他要集中思想时，它就从身旁滑了过去。他不由自主地老在谛听黑暗中低沉的响动，神秘的声音。这种

黑暗是多么可怕呀，可又是多么迷惘的、神秘的美呵！把所有这些窸窣声、沙沙声、嗡嗡声都混在一起的是动物还是人，或者仅仅是风的魔手？他谛听着。是风，它不安静地在林中穿行，但也是人——现在他看清楚了——相互搂抱着的对对情侣，他们从山下灯光通明的城市走上来，他们谜一般地在这里出现，使黑暗也活跃起来。他们要干什么？他无法理解。他们彼此不说话，因为他听不到说话声，只有脚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沙沙声。他时而看到他们的身形在光亮处像影子一样地一掠而过，都是搂得紧紧的像一个人似的，这和先时他看到他母亲同男爵的情形一样。这个秘密，这个巨大的、闪光的和充满不祥的秘密，这里也有啊。现在他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和一种压低了的笑声。他感到恐惧，怕走近来的人在这儿发现他，于是他又往暗处缩了缩。这时从不辨五指的黑暗中有两个人摸索着往山上走，并没有看见他。他们搂抱着走了过去，埃德加松了一口气，可是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就站在他的椅子跟前，他们把脸贴在一起，埃德加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只听到从女人嘴里发出来的喘气声，男的则喃喃着一种火热的、荒唐的话语。他打了个欢愉的寒颤，恐惧之中有一种压抑的预感。他俩停了一分钟，随后鹅卵石在他们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脚步不久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埃德加一阵颤抖。现在血又在血管里翻腾起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炽热。在这纷扰的黑暗之中他突然感到寂寞难忍。不可遏止的需求主宰了他，他需要亲切的声音，需要拥抱，需要明亮的房间和他所爱的人。他觉得，这纷扰的夜晚的全部黑暗仿佛都沉到了他的心灵深处，迸出他的胸膛。他跳了起来。回家，回家，回到家里，什么地方都行，在温暖、明亮的房间里，与亲人在一起。他们对他能怎么样呢？打也好，骂也好，自从

他感受到了这种黑暗的滋味和寂寞的恐惧以来，他什么都不怕了。

这种想法驱使他往前走，不知不觉他突然站在祖母寓所的门前了，手又重新摸着冰冷的门铃。他看到，现在窗户透过绿阴闪着光亮，在想象中，看到每扇明亮的玻璃后面的熟悉的房间里都有人在里面。这种亲昵感使他感到幸福，这种乍到的安适感使他与他所爱的人靠近了。如果说他还在犹豫的话，那只是为了更亲切地享受这种预感。

这时在他身后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

“埃德加，他在这儿！”

祖母的女仆看见了他，向他扑来，抓住他的手。里面的门开了，一只狗跳到他面前汪汪直叫，屋里的人拿着灯走了出来，他听到欢叫声和惊叹声，呼喊和脚步混成一片的嘈杂声，越来越近。现在他认出来了，最前面的是祖母，她张开了胳膊，在她后面竟是他的母亲，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的眼睛哭肿了，他颤抖着，畏葸地处在这激动的感情中间，他无所措手足，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甚至连他感觉到什么也不清楚：是恐惧还是幸福。

最后的梦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他们早就在这儿找他、等他很长时间了。他母亲尽管在气头上，却也对这激动的孩子破门而出感到惊慌，她叫人在塞默林到处寻找。正当大家都激动不安，纷纷做出各种危险的猜测时，有位先生带来消息说，他三点钟前后在车站售票处看见过这个孩子。人们很快从车站得知埃德加买

了一张去巴登的车票。她毫不迟疑地立即去追赶他，并事先电告巴登和维也纳他父亲处。一片忙乱和激动，两个钟头以来，一切都为寻找这个逃亡者而忙乱着。

现在他们牢牢地抓住了他，但并不是用暴力。他怀着一种受到抑制的胜利感被领进房间里。可是使他奇怪的是，他没有受到他们的严厉斥责，他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是欢欣和爱抚。就算是斥责吧，这种假装的生气，也只是一转眼的工夫。随后祖母又含泪搂抱着他，没有人再说他的过错了，他感到围绕他的是一种奇怪的关怀。这时女仆脱下他的上衣，给他拿来一件暖和的。祖母问他饿不饿，需要些什么。他们都很关心地挤过来围着他，但是当他们看到他的窘态时，就不再问他什么了。他快意地重新感觉到了那种曾受他藐视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孩子的感情。他对自己近来的自负傲慢感到羞愧难当，现在他得到的特殊宠爱，是他用自己的孤独所赢得的虚假快乐换来的呵！

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他母亲在接电话，听到她说的几个字：“埃德加……回来了……到这儿来……坐末班车。”埃德加感到奇怪的是，她不再对他火冒三丈，只是搂抱着他，用奇怪的、欲言又止的目光望着他。他越来越懊悔，最好能避开这里祖母、姑妈的悉心关怀，进去请她原谅，十分恭顺地、单独一个人对她说，他要重新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可当他轻轻站起来时，祖母稍感惊慌地问道：

“你要到哪儿去？”

他羞愧地站着。他只要一动，他们就为他感到害怕。他把他们大家都给吓怕了，怕他再度逃走。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对这次逃跑，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感到后悔呢！

饭桌摆好了，给他端来一份赶做的晚饭。祖母坐在他身边，

两眼一直不离开他，她和姑妈以及女仆静静地把他围住，在这种温暖的气氛里感到十分安适。只有母亲没有进来，这使他惶惑。要是她知道他现在是多么低声下气的话，那她准会来的！

这时从外面传来辚辚的车声，随即在门前停了下来。其他人都惊讶起来，埃德加也感到不安。祖母走了出去，在暗中，各种声音传来传去，他突然知道他父亲来了。埃德加羞怯地发觉，他现在又是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即使是这短暂的孤独也使他感到慌乱。他的父亲是严厉的，他是他唯一真正害怕的人。埃德加细心地谛听，他父亲好像很激动，说话声音很高，很恼火。这中间，听见他祖母和他母亲的令人宽慰的声音，显然她俩要他说话温和些。但是父亲的声音一直是生硬的，像他正在走来的脚步声一样，这脚步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来到门前，现在门打开了。

他父亲个子很高，埃德加此刻在父亲面前觉得说不出的渺小。他走了进来，满脸火气，看来确实正在气头上。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小子竟然逃跑了？你怎么能这样使你母亲担惊受怕？”

他的声音很愤怒，双手急剧地摆动着。现在他母亲轻轻走了进来，脸上罩了一层暗影。

埃德加没有回答。他想必须为自己辩解，可是他该怎么讲他被骗被打的事呢？父亲会理解吗？

“啵，你不会说话？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慢慢地说！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逃跑总得有个理由嘛！有人委屈了你？”埃德加在犹豫。回忆使他又愤恨起来，差点儿要说了。这时他看到他母亲在父亲背后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他的心静了下来。母亲的这种动作开头他并不理解，可现在她在看着他，眼里流露出

乞求的神情。她轻轻地、非常轻地把手指放在嘴上，做出个不要说的动作。

孩子感到，突然间一种温暖的感情，一种巨大的狂喜流过他的全身。他明白了她要他保守秘密，他觉得他那小小的嘴唇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呵。她信赖他，他全身浸透着骄傲。猝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勇气，他要加重自己的过错，为了表明自己是多么值得信赖，自己是一个好汉。他鼓起勇气说：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理由。妈妈对我非常好，可是我淘气，是我自己做错了……我……我逃跑了，因为我害怕。”

他父亲愕然地望着他。他一切都料到了，唯独没有料到这么个供词。他的愤怒无从发作。

“唉，你承认了错误，这很好。那我今天就不再谈这件事了。我想你得找个时间好好想想！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站在那儿望着他。现在他的声音温和得多了。

“你脸色多么苍白呵。可是我觉得你又长高了一截。我希望你不要再耍小孩脾气了，你已经不是一个毛孩子，该懂得些事体了！”

埃德加一直都在望着他的母亲。他觉得她的眼里闪着亮光，或许这是灯光的反射？不，那是湿润而晶莹的泪花，她的嘴上泛起一丝微笑，表明她对他的感激。他们现在把他带去睡觉，可他不再因为他们让他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里而感到悲哀了。他有多少东西，有多少丰富多彩的东西要思索呵。近日来在他生活中初次感受到的巨大的痛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预感到未来的生活是神秘的，他有点陶醉了。在漆黑的夜里，窗外的树木在窸窣作响。但他不再感到恐惧。自从他知道生活是多么丰富以

来，他对它就不再感到焦躁不安。他仿佛觉得今天是头一次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现实不再被童年的千百个谎言所遮蔽，而是呈现出它全部难以想象的、危险的未来。他从来没有想到，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痛苦和欢乐竟然到处可以相互转换。而一想到他面前还有许多这样的时光，生活还深藏不露地等待着他惊喜地去揭开它的面纱时，他就感到快乐。现实生活的绚丽多彩和对于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朦胧预感的突然袭来，使他第一次相信他理解了人的本质，即使他们彼此充满敌意，他们也都相互需求，被他们所爱又是多么甜蜜呵。让他带着仇恨去想某件事，某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他对什么都不悔恨，就是对男爵，那个勾引者、他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也不怨恨，他对他有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给他打开了通向感情世界的大门。

在黑暗中去想这一切是甜蜜的，令人神往。他昏昏欲睡，从迷梦中轻轻浮现出各种模糊不清的景象。这时他觉得门突然开了，好像有人轻轻走了进来。开头他不大相信，他太困了，怎么也睁不开眼睛。这时他觉得有人喘着气，用自己的脸柔和地、温暖地、甜蜜地揉擦着他的脸。他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她现在在吻他，用手在抚摩他的头发。他感到了亲吻，他感觉到她的泪水。他温柔地回答了母亲的爱抚，把这当作是和解，当作是对他的沉默的答谢。直到以后，多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泪水是一个老之将至的人的誓言。从现在起，她只属于他，属于她的孩子，这意味着她放弃风流生涯，意味着她与自己的欲念诀别。他不知道她也感激他，是他把她从一种无益的艳遇中拯救了出来；她就用这种拥抱把爱的既苦又甜的重负留给了他，像是一笔遗产。此刻，孩子对这一切还不理解，但是他觉得能这样被爱是太幸福了，他感到这种爱又把他同世界上最伟大的秘密交

织在一起了。

她从他身上松开了手，她的嘴唇离开了他的嘴唇。身影轻轻消失了，却留下了一片温暖，他的嘴唇上还留有一股气息。一种甜蜜的欲望使他渴望温柔嘴唇的再度亲吻和亲切的拥抱，但是这种令人渴求的秘密的遐思美想业已被睡眠的阴影笼罩。几个小时以来的景象，又一次五彩缤纷地飞掠而过，他青年时代的书本又一次诱惑地翻了开来。随后孩子沉入睡乡，他生活中更为深沉的梦开始了。

（韩耀成　高中甫 译）

月光巷

轮船因遇风暴耽搁了时间，很晚才在法国的一个小港靠岸，我们错过了开往德国的夜班火车。这样，我就只好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多呆一天。看来，除了听听郊区一个娱乐场女子乐队的凄凉的音乐，或者跟萍水相逢的旅伴作无聊的闲谈之外，晚上不会有任何娱乐活动。旅馆的小餐厅里，烟雾弥漫，散发着油腻的气味，我觉得不堪忍受，而我对这恶浊的空气特别敏感，那是因为清新的海风在我的嘴唇上还留着一股咸滋滋的凉意。于是，我便离开餐厅，沿着一条宽阔、明亮的大街向一个广场信步走去，国民近卫军的乐队正在那里演奏，从那里又夹杂在从容漫步的人流中继续向前。起初，在这冷漠的、照外省习惯穿得五颜六色的人浪中随波逐流地游荡，我觉得也还愉快。但是，和异国人如此贴近，他们那断断续续的笑声，那

投向我的惊奇、疏远或嘲笑的目光，不知不觉地推着我朝前走。从千家万户射出来的灯光和嚓嚓不停的脚步声，很快就使我感到讨厌了。海上的航程已经在不停的颠簸中结束了，此刻我的血液里仍然浮游着那种略觉眩晕的微醉的快感：总觉得脚下还在摇晃和颠簸，大地仿佛在喘息着微微浮动，而街道似乎颤悠悠地直通天边。我突然感到有些头晕，为了避开喧闹声，就拐进一条横街，也没有看看这条街的名称。从那里，我又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这时，乱哄哄的嘈杂声才逐渐平息下来。然后，我又向那些血管般纵横交错的小巷走去，在这座迷宫里盲目地漫游。我离开中心广场越远，这些街道也就越黑暗，这里没有大弧光灯——那些中央大街上的小月亮。由于灯光微弱，我终于又看见了星星和昏暗多云的天空。

看来，我现在离港口并不远，还在海员住宅区里，这是因为我闻到一股腐臭的鱼腥味，闻到被海浪冲到岸上来的水草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霉烂味儿，还有潮湿郁闷的房间里那种特有的烟气。这种烟气熏透了这些角落，只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来临，才能使它们透一口气。我对这半明半暗的灯光和意想不到的孤寂环境觉得很满意。我放慢了脚步，仔细观看着一条又一条小巷，——没有一条小巷同邻近的小巷完全一样；有些街道寂静无声，另一些街道却生趣盎然，但都沉没在黑暗之中，充满了低沉的说话声和音乐声。这些声音来自肉眼看不见的所在，来自那渺茫的穹窿，显得如此神秘，几乎无法猜出它隐蔽的发源地，因为所有的房间都关上了门，只有红的或昏黄的灯光在闪烁。

我喜欢异国城市里的这些街道，这充满各种欲望的肮脏市场，这秘密地聚集着的使水手们神魂颠倒的一切处所。那些水

手们在陌生危险的大海上度过许多个孤独的夜晚之后，来这里过上一夜，以便在一小时之内把他们多次涌上身来的肉欲的梦想变成现实。这些狭窄的小巷，它们只能躲藏在大城市底层的某个地方，因为它们厚着脸皮、絮絮不休地告诉人们：那些有玻璃窗，住着“正派人”的明亮的房屋，在百般伪装下干的是一些什么勾当。在这里，有不少小房间响着诱人的音乐，电影院惹人注目的广告画向人们预告闻所未闻的佳片，吊在大门下的四方灯笼一闪一闪地向你亲切地致意，明明白白地邀请你进去透过半开半掩的门口可以看到虚披绣金服饰的裸体闪来闪去。从咖啡馆里传来醉汉们的吵闹声和赌徒们争吵的叫骂声。水手们相遇时，都得意地微笑着，他们那本来无神的眼光由于即将享受到欢乐而闪闪发亮，因为这里无所不有：女人和赌博，美酒和歌舞，最低级和最高尚的风情艳遇。然而，这一切都是羞怯而又明显地隐藏在虚伪地放下来的护窗板后面进行的，一切都避开了人们的视线，而这种表面上同外界的隔绝又以隐秘和开放这双重的诱惑使人激动不安。这样的街道，在汉堡、科伦坡、哈瓦那，同样也有，它们彼此相似，就像许多大城市豪华的大街彼此相似一样，因为无论在哪里，上层和下层人们的生活都有相同的外貌。这是肉欲混乱的世界稀奇古怪的最后残余，这里的性行为依然是又粗野又放纵；而这些被遗弃的小巷便是一片充满情欲的幽暗的森林和树丛，到处都是淫荡的野兽。这些小巷总是以其外露的一切使你动心，以其隐藏的一切诱你就范。

这条突然将我俘虏的小巷也是如此。我随便跟着两个大胸甲骑兵走去，他们的马刀在高低不平的铺石路面上碰得叮当作响。有几个女人从一个酒馆里向他们呼唤，他们笑了起来，大

声回敬了她们几句粗鲁的玩笑。一个骑兵敲了敲窗户，接着就从一个地方传来了骂声；他们继续向前走，笑声越来越远，很快我就听不见了。小巷里又变得寂静无声了，有几扇窗户在朦胧的月光下闪着昏暗的微光。我站住，深深地吸了吸这寂静中的空气，这寂静使我惊奇，因为我觉得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秘密、性感和可怕的东西。我清楚地感到，这种沉寂是一种假象，在这条雾蒙蒙的小巷里隐隐地散发着当今世界的某种腐败的气味。然而，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着这空虚的世界。无论是这个城市，还是这条小巷，无论是小巷的名称，还是我自己的名字，我都已感觉不到了。我只意识到：我在此地是异乡人，已经奇妙地溶化在一种神秘莫测的环境里；我既无目的，又无事可做，又同这黑暗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我仍然充分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存在，就像感觉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一样。只有一种感觉控制着我：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为着我的，然而一切又都是属于我的。这种感觉是由于冷漠无情而产生的最深刻最真实的体验，它是我内心活动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源泉，在这神秘莫测的情景里我总是因为怀有这种感觉而无比欢快。我站在空荡荡的街上倾听着，似乎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我好摆脱这种空虚的夜游的感觉，这时，一支德国歌曲的声音突然隐隐约约传到我的耳边。歌声有点低沉，不知是来自墙后，还是来自什么遥远的地方。一个女人的嗓音唱着《自由射手》中一段朴实的曲调："美丽的，绿色的少女花冠"，唱得很蹩脚，但那毕竟是德国的曲调，而且是在这里，在这世界上异国的偏僻小巷里，因而使我感到格外亲切。这歌声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但我觉得，它好像在向我致意，好像久别之后祖国的第一声问候。我不禁自问：是谁在这里说着我的母语？在这偏僻、粗野的小

巷里，是谁的回忆从内心深处唤起了这悲凉的歌声？我对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沿着一座又一座仿佛在打盹的房屋摸索着向前走，这些房屋的护窗板都是关着的，但里面却明显地闪着灯光，有时还会看见诱人的手臂。外面贴着耀眼的招牌，自吹自擂的广告，有一个不显眼的酒馆则贴着备有威士忌、啤酒和麦酒的长纸条，但所有的房子都门户紧闭，把人拒之门外，又邀人光顾。有时从远处传来脚步声，但歌声一直没有间断，那叠句的颤音越来越响，离我越来越近：我终于找到了那所房子。我迟疑了片刻，便直对着那扇严严实实地挡着白门帘的里间小门走去。但当我决心开门进去的时候，在走廊的暗处突然有一个东西动了一下，那是一个人影，显然他原是紧贴着玻璃窗在那里窥视，现在被吓得跳到了一旁，我看见一张脸，虽然有上边灯笼的红光照射着，这张脸却因惊恐不安而没有一点血色，这个男人睁大了眼睛呆呆地望了望我，嘟哝了一句类似道歉的话，便消失在昏暗的小巷里了。真怪，见面还有这样打招呼的！我朝他背后看了一眼，似乎还看得见他的身影在这光线暗淡的小巷里移动，不过已经模糊不清了。屋里依然有歌声传来，我觉得更响亮了。我被吸引住了。我打开门，赶快走了进去。

歌声戛然而止，像被一刀砍断了似的。我很吃惊，感到自己的面前是一片空虚，一阵敌意的沉默，好像我打碎了什么东西似的。慢慢地，我的目光才恢复了常态，发现这个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个柜台和一张餐桌。很明显，这整个房间只是通向后面其他房间的一个过道。里面的房间全半开着屋门，透着微弱的灯光，摆着铺好了的床，一眼便可猜出这些房间的特有用途。一个满脸脂粉、面带倦容的姑娘，胳膊肘支在柜台上，站在前面；柜台后站着老板娘，肥胖臃肿，灰色的皮肤显

得很脏，身旁还有一个相当好看的姑娘。我向她们问好，犹如一块石头掉进深渊，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懒洋洋的回答。踏进了这样的真空地带，跌入了这样紧张、冷淡的沉默气氛，我觉得很不舒服，真想立刻转身走掉，但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借口，便强忍着坐到了桌旁。那个姑娘这时才想起自己的职责，问我要点什么；听到她那生硬的法语，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是德国人。我要了啤酒。她迈着懒散的步子走过去拿来了啤酒，那双眼睛懒散地垂着眼皮，像即将熄灭的蜡烛一样闪着微光，而这步履看上去比她那浅薄的眼光还要冷漠无情。她完全是机械地按照这类行当的习惯在我的酒杯旁边又为自己放了一个酒杯。和我碰杯时，她的目光无精打采地从我身边滑过，我这才把她仔细端详了一番。她的脸确实倒还漂亮，五官端正，但好像由于内心的疲惫不堪，变得像一副假面具那样呆板而令人生厌；整个面部憔悴松弛，眼睑微肿，头发散乱；浮肿的两颊满是廉价胭脂的斑点，已经向嘴角下垂，形成了很宽的皱痕。衣服也是漫不经心地披在身上的，由于吸烟和饮酒，嗓音都变得干涩、沙哑了。一切都说明，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极端疲倦，只是由于习惯才毫无知觉地继续活着的人。我觉得可怕，为了打破沉默，向她提了一个问题。她看都没有看我，微微动了动嘴唇，冷淡而呆板地回答了一句。我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后边的老板娘打着呵欠，另外那个姑娘坐在墙角里望着我，似乎在等我叫她。我本想离开这里，但我全身沉重，站不起来，像一个喝醉的水手，呆呆地坐在这潮湿气闷的房间里，被好奇和恐惧的心理牢牢地捆住了；因为这里的冷漠气氛对人的神经是有刺激作用的。

突然，坐在我身边的女人发出了刺耳的笑声，我吓了一跳。就在这时，灯光也晃动起来了：一阵穿堂风吹来，我想一定是

背后有人把门打开了。“你又来啦？”她用德语操着嘲讽的腔调尖声喊道，“你这个吝啬鬼，又围着房子转啦？好吧，那就进来呀，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她这样尖声地喊着招呼谁，仿佛一股火焰从她胸中喷了出来，我先是猛然转过身看了看她，然后又朝门口望了一眼。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认出了那个人的摇摇晃晃的身影，认出了他那谦卑的目光，——我说的就是刚才仿佛紧贴门边站着的那个人。他像一个乞丐似的，怯生生地把帽子拿在一只手里，被那些刺耳的言语和笑声吓得战战兢兢的。这笑声好像一阵抽搐发作一般使那女人笨重的身躯不停地震颤起来，老板娘在柜台后匆忙地悄悄地嘀咕了几句什么。

“坐到那边去，到弗朗苏阿莎那边去！”当那可怜的人儿脚擦地小心翼翼地向前迈了一步时，她向他命令道。“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她用德语大声说了这么两句话。老板娘和另一个姑娘大声笑了起来，尽管她们什么也听不懂，但这位来客看来她们是认识的。

“弗朗苏阿莎，给他一瓶香槟酒！拿贵的！”她笑着喊道，然后嘲讽起他来：“你要是嫌贵，那就呆在街上好了，你这个可怜的吝啬鬼！大概你是想来白看我的，我知道，你是想不花分文就得到一切。”

听到这恶毒的嘲笑，那来客长长的身躯不由得蜷缩起来，背弯成了弓形，脸扭来扭去，像要藏起来似的，那只抓着酒瓶的手颤抖着，往外倒酒时竟把酒洒到了桌上。他竭力想抬眼来看那女人，但他的目光怎么也离不开地板，一直盲目地在瓷砖上晃来晃去。现在，在灯光下，我才看清了这张干瘪、苍白、无

精打采的面孔，那盖在瘦骨凸出的头颅上的潮湿、稀疏的头发，那皮肉松弛、像打断了一般的手腕。他虽然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但面部依然流露出不无愤恨的表情。他的身心几乎全都扭歪了，移位了，缩成了一团。他那突然向你投来，但马上又恐惧地溜开的目光，冒出凶狠的火花。

“您别理他！”那女人用法语对我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似乎硬要让我转过身去面对她坐着。“我和他有一本老账，不是一天两天啦。”然后，她又龇牙咧嘴，像要咬人似地向他喊道：“你尽管偷听好了，你这个老狐狸！你想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宁愿跳海，也不跟你走。”

老板娘和那个姑娘又呆呆地咧嘴大笑起来。这对她们来说，好像是习以为常的笑料，一种日常的娱乐。但是，当我看到弗朗苏阿莎靠在他身上，突然假装温柔妩媚向他献殷勤，而他却吓得发抖，不敢拒绝的时候，觉得很可怕；每当他那彷徨不定的目光格外困惑、讨好地落到我身上时，我就不免吓得全身一颤。而坐在我身边的女人，突然从昏睡状态中醒来，瞪着眼睛看着他，气得两手直发抖，也使我很害怕。我把钱扔到桌上想走，但她并没有拿。

“要是他妨碍你，我就把他，把这条狗赶出去。他必须服从。再跟我喝一杯吧。来呀！”

她靠在我身上，突然现出一种热狂的娇姿媚态，我一眼就看出了这只不过是在做戏，无非是为了折磨他罢了。她一边这样做着媚态，一边迅速地斜视着他，我看到每当她向我偎依温存一次，他便全身一抽搐，好像有一个烧得通红的铁块烫着了他的肢体，我觉得实在讨厌。我没有理睬她，只注视着那男人。他身上有一种类似愤恨、恼怒、嫉妒和希望的感情在增长，只

要这个女人向他转过头去，他便立即全身蜷缩起来，我看了也不禁战栗起来。现在，她紧紧地偎依着我，我感到她在颤抖，在享受这场残忍的恶作剧所带来的快感；她那散发着廉价脂粉香味的刺眼的面孔，她那温软的皮肉渗出的潮润的气味，都使我十分厌恶。为了躲开她一点，我拿出了一支雪茄烟，刚要看看桌上有没有火柴，她就用命令的口吻向他喊道："拿火来！"

见她这样卑劣地要他为我效劳，我比他还要吃惊，便急忙想从自己的口袋里找到火柴。可是，她的话像鞭子似地抽在他身上，他已经脚步踉跄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伸手就把打火机放在桌上，像是怕一碰桌子就会被烧着似的。有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看到他的目光里饱含着无限的羞愧和切齿的恼恨。这奴隶般的目光恰恰刺痛了我这个男子汉——他的一个弟兄的心窝。我觉得，是这个女人侮辱了他的人格，我感到他的羞愧便是我的羞愧。

"非常感谢您，"我用德语说（她颤动了一下），"本来就不该麻烦您。"说完，我把手伸给了他。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我才感到汗湿、枯瘦的手指放在我手上，突然间，便是痉挛而又深表感激的一握。他的眼睛碰到我的目光，闪出了光辉，但转瞬又藏到低垂的眼帘里了。我故意同那女人作对，想请他坐到我们旁边来，而且我大概已经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时，她急忙向他喊道："回那边去坐，别妨碍我们！"

这时，她那刻薄的声音和那残忍的折磨人的行径，突然引起我的厌恶。这黑暗的卖淫窟，这可恶的娼妇，这痴呆的男人，这啤酒、烟气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对我有什么用处？我非常想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于是，我把钱塞给她，站了起来，当她走近我妩媚地挽留我时，我毅然挣脱了她的搂抱。

我憎恶参与这种凌辱人的勾当，而我的断然拒绝也明白地告诉了她，她的柔情对我的诱惑力是何等渺小。她恼羞成怒，本想破口大骂，但她忍住了，没有骂出声来，而是怀着一股真正的仇恨，突然向他转过身去。他感到不妙，像被她的淫威震住了似的，急忙用哆哆嗦嗦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他现在显然害怕单独跟她呆在一起，由于心慌，他一时竟解不开钱包的结子。这是一个农民和下人用的嵌有小玻璃球的针织钱包。不难看出，他从不随便花钱，不像水手们那样从衣袋里大把地抓出钱来，扔到桌上；看来，他向来是用钱有数的，花钱的时候，总要先把硬币攥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瞧，为了那两个宝贝钱儿，他抖得多厉害啊！解不开吗？那就等着吧！”她挖苦道，向前逼近了一步。他吓得直往后躲闪，而她一见他怕得要死，便耸起了双肩，眼里含着无法形容的憎恶神情，说：“我一个子儿也不要你的，我见了你的钱就恶心！我知道，你那点可爱的小钱儿都是有数的，决不肯多花一个铜板。只是，”她突然拍了拍他的胸脯，又说：“可别让谁把缝在这里的钞票偷走啊！”

果然，就像一个心脏病患者突然痉挛地抓住心窝一样，他把一只惨白的、颤抖的手紧紧地贴在胸前，下意识地用手指摸了摸藏钱的那个秘密地方，过了一会儿，觉得放心了，才把它放了下来。“吝啬鬼。”她啐了一口说。可是那被折磨的人突然满脸通红，挥手将钱包扔给了弗朗苏阿莎。她起初吓得叫了一声，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他蓦地从那女人身旁冲到门口跑了出去，像逃避火灾似的。

她满腔怒火，两眼闪着凶光，直着腰板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懒洋洋地垂下眼皮，全身无力地松弛下来了。一分钟后，她好像就变得又衰老又疲倦了。她的目光向我投来，充溢着茫然

若失的神情。她像是一个喝醉的人醒了酒似的，满面羞愧、郁郁不乐地站在我的面前。“到了街上，他会心疼他的钱去哭鼻子的，说不定还会跑到警察局去，说是我们抢了他的钱呢。明天他又会到这儿来的。可他休想得到我。给谁都可以，就是不给他。”

她走到柜台前，往上面扔了几个硬币，一口气喝了一杯白酒。一股凶恶的光又在她眼里闪现了，但这光芒很晦暗，仿佛是透过愤怒和羞愧的眼泪射出来的。我心里对她的厌恶超过了对她的怜悯。我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只有老板娘回答了一声。那个女人连头也没回，只是尖声、讥诮地笑了起来。

我来到外面时，见那条小巷洒满了昏暗迷离、无限遥远的月光，四周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黑雾，只有一片夜色和头顶的天空。我贪婪地吸了一口温暖的、但仍然令人提神的空气；恐惧的心理顿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形形色色命运的无比惊异。于是，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心情非常激动，乃至落泪，我感到，每扇窗后总隐藏着某个人的命运，每扇门都通向一幕悲剧；生活无所不在，无奇不有，即使这最肮脏的一角，也像被闪烁不定的萤火虫光亮分隔了一样，过着一成不变的可怜的生活。

刚才见到的一切丑恶现象都被忘却了，神经的紧张舒舒服服地变成了甜蜜的倦怠，我渴望把这一切生活经历全变成更美好的梦想。我不由地向四周看了一眼，竭力想在这一团乱麻似的冷僻小巷中找到返回旅馆的路。这时，有一个人影在我面前冒了出来，想必他早就不声不响地向我走近了。

“请原谅！”我立即听出了那个男人的恭顺的声音，“看来您迷路了。您是否允许……您是否允许我给您指路？您住在

……”

我说出了旅馆的名字。

“我送您……要是您允许的话。”他马上用谦卑的口吻加了一句。

我又害怕起来了。在这海港区黑暗的小巷里，这鬼鬼祟祟的、幽灵般的脚步声虽然几乎是听不见的，但一直顽强地响着，我对刚才经历的回忆渐渐消退，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既无定见又无反抗的梦幻般纷乱的感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感到了他那恭顺的眼神，觉察出他的嘴唇在抽动；我知道，他是想跟我说话，但我没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因为此刻我有些神志不清，似乎我的好奇心和身体的不适完全融为一体了。他清了好几次喉咙，我发现他嗓子眼好像堵着什么东西似地说不出话来，但眼见他的羞愧和内心痛苦的这种角斗，我却因为传染上了那个女人的残忍心理而感到开心，因此我没有去帮助他，而任凭这沉默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变得又惨淡又沉重。我们的脚步声杂沓不齐，他走路蹭着地面，像老人一般，而我却故意走得很响，坚定有力，渴望离开这肮脏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紧张空气越来越强烈：这沉默是一种声嘶力竭的无声的呐喊，像绷得过满的弓弦；但是，他终于打破了沉默，非常胆怯地说道：

“您曾经……您曾经……老爷……在那屋里看见一幕非常奇特的情景……请原谅……请原谅我又提起这件事。您一定觉得她很怪……而我又十分可笑……这个女人……她就是……”

他的话又停顿了。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塞住了他的咽喉。随后，他的声音变得很小，急切地悄悄说道：“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妻子。”

我大概是惊异得颤抖了一下，因为他仿佛是为自己辩白，连

忙补充说："就是说……五年前，不，是四年前……她是我的妻子……在黑森州的格拉茨海姆，我就生在那儿……先生，我希望您不要把她想得很坏。她成了这个样子，这也许是我的过错。她不是向来都这样的。我……是我把她折磨的……虽说她很穷，甚至连衣服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我还是娶了她。可是我很富，就是说，有财产……不是太富……或者说，至少那时我有钱……您听我说，先生，我过去也许确实很节俭，这她说得很对。可这都是过去的事，是发生不幸以前的事，现在我却为此诅咒自己……但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都那样，所有的人都很节俭。每一个铜板对我来说，都是来之不易啊……可是她轻浮任性，喜欢漂亮值钱的东西……但又很穷，我呢，总指责她。……我本不该这样待她，现在我才知道，先生，因为她自尊心太强，强得不得了……您不要以为她装出来的那个样子是真的，……那是用来骗人的，是她自寻烦恼……只是为了刺痛我的心，为了折磨我……因为，因为她感到惭愧……也许她真的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但是我……我不信，因为，先生，她本来很好，非常好啊！"

他擦了擦眼睛，停住脚步，心情无比激动。我不由地看了他一眼，突然我不再觉得他可笑了，甚至连"老爷"这个在德国只有下等人才用的奇怪的、谄媚的称呼，也不再使我感到厌恶了。他的脸色说明，每句话他都是发自内腑，费了好大气力才说出来的。他又迈出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前走的时候，眼睛始终盯着石铺的路面，仿佛在飘忽不定的月光下，从那些石块上吃力地读着从他那梗塞的喉咙里痛苦地迸发出来的话语。

"是的，老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换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似乎发自灵魂深处的低沉声音，说下去："她原来很善良，对我也很好，非常感激我使她摆脱了贫困……我也知道她感激……可是……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听到这样的话……我高兴听到感谢的话，老爷，我是那样没完没了地喜欢把自己想象得比她更好……可我还是知道，知道我不如她好……为了能不断听到感谢的话，我宁愿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可是她自尊心很强，当她发现是我要求她感谢的时候，她就越来越不愿意说了……因此……仅仅是因为这一点，老爷，我总是让她来求我……从来不自愿地给她钱……为了每一件衣服，每一条绸带，她都不得不跑到我面前来乞求，我感到很得意……我就这样折磨了她三年，而且越来越凶……但是，我这样做，老爷，仅仅是因为我爱她……我喜欢她骄傲自尊，可我还是丧失了理智，总想打掉她的傲气……当她要什么东西时，我就发火……可这是，老爷，是装出来的……每一个能够侮辱她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快乐，因为……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他又沉默了。他走着，摇晃得很厉害。显然，他是把我完全忘了。他像在梦中似的，无意识地说着，声音愈来愈高。

"这一点……这一点我是在那时才明白了的……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那天我拒绝了她为她母亲要的钱，数目是小得微不足道的……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些钱，可是想让她再来一次……再请求我一次……我说什么来着？……对了，那天，当我晚上回到家里，她已经不在了，只看到桌上有一张字条，那时我才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守着你那该死的钱吧，我再也不向你要任何东西了'……这就是上面写的，此外什么也没有……老爷，我像一个疯子似地过了三天三夜。我派人到森林里

去找，到河里去搜寻，给了警察局一大笔钱，我跑遍了所有的邻里乡亲，但他们只是嘲笑我、挖苦我……一点踪迹也没有找到，一点也没有……最后，邻村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见过她……和一个士兵在火车上……她到柏林去了……当天我就坐火车追她去了……抛弃了自己的家业……损失了几千块钱……大家把我的财产偷得精光，我的仆人，我的管家，所有的人都偷……但我向您发誓，老爷，这一切对我都是无所谓的……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在这个人海的漩涡里找到了她……并且到了她那儿……”他收住话头，艰难地喘了口气。

“老爷，我向您发誓……我没有对她说一句责备的话……我哭着……跪在地上……表示愿意给她钱……和我所有的财产，让她支配这些财产，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明白了……没有她我就不能生活……我爱她的每一根头发，爱她的小嘴，爱她的身体，爱她所有的一切……要知道，是我，只是我一个人把她推到了这步田地……我突然走进去时，她的脸一下子白得像死人一样……我买通了她的女房东，一个拉皮条的老婆子，一个可恶的下流女人……她面色惨白，像墙上的石灰一样……她听完了我的话。老爷，我觉得她，是的，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可是当我谈起钱的时候……要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向她表明，我再也不考虑钱不钱的了……她却表示唾弃……后来……因为我老不想走……她就把自己的情夫叫来，他们讥笑我……可是，老爷，我还是每天到那里去。住在那座房子里的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得知那个坏蛋抛弃了她，她很贫困，于是又到她那里去了一次……又去了一次，老爷，可是她猛地向我扑来，把我偷偷放在桌上的钱撕得粉碎，我再去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为了再找到她，老爷，我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整整一年，我向您发誓，我不是在生活，而只是在跟踪她，还雇了好几个侦探。终于我了解到她已经到海外去了，在阿根廷……落入一个妓院……”他踌躇了片刻。最后这句话他是用嘶哑的声音勉强说出来的。接着，他又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下去。

“起初，我觉得非常可怕……可是后来又想，是因为我的，仅仅是因为我的过错，她才落到这种地步……我知道，她，这个不幸的人儿，该是多么痛苦啊！……主要是因为她自尊心太强……我去找我的委托人，他给领事写了封信，又寄去了钱……没有写明是谁寄的……只要她回来就好。我接到了电报，说一切都办得很顺利……我弄清楚了她乘的是哪一艘轮船……就在阿姆斯特丹等候……我三天前就到了那里，我是那样的心急火燎……最后，轮船总算到了……我看到从地平线上升起轮船冒出的青烟时，我是多么幸福啊！我觉得，我简直是没有力气等到底了……轮船是那样慢腾腾地靠了岸，然后乘客们开始从跳板上往下走，终于，她，是她……我没有立刻认出她……她完全变样了……涂着脂粉……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成了您见到的这个样子……她发现我在等她，脸色刷地变得煞白……多亏两个水手扶住了她，要不她就掉到水里了……她一上岸，我就跑到她跟前……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喉咙像是噎住了……她也没有说一句话……也不看我……脚夫拿着行囊在前面走。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她停下来说……老爷，您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她的话使我非常痛苦，这些话听起来是那样令人悲伤……‘你还愿意让我做你的妻子？现在也还愿意吗？……’我拉住她的手……她哆嗦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感到，现在一切又都好起来了……老爷，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围着她跳啊，像个孩子似的。我们走进房间以后，我就扑到她脚下……

大概是说了一些傻话……因为她含着眼泪微笑着，抚爱着我……当然，是怯生生的……可是，老爷……这对我说来是多么快乐啊……我的心都化了……我在楼梯上跑下跑上，在旅馆的餐厅里订了午餐……我们的结婚午餐……我帮她穿好衣服……我们就来到楼下，吃啊，喝啊，乐啊……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那样热情、善良，她谈起了我们的家，谈我们怎样安排新的生活……但就在这时……”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粗野，对我用力挥了一下手，好像要把谁打倒似的。“这时来了一个侍者……是个很坏的下流坯……他以为我醉了，因为我疯疯癫癫，手舞足蹈……笑得从椅子上溜了下去……可是，要知道我仅仅是因为感到幸福啊……我太幸福了！就这样……在我付钱后，他少找给我二十法郎……我大声呵斥他，要剩余的钱……他很尴尬，把一枚金币放到桌上……就在这时……她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我朝她仔细一看，发现她的面孔已经完全变了样……一下就变成了一副嘲笑和凶狠的面孔……‘你还是这样斤斤计较……甚至在我们结婚的日子里也还这样吝啬！’她冷冷地说，那样尖刻……带着怜悯的口气。我害怕起来，诅咒自己的小气……我尽力想使气氛再快乐起来……但她的愉快心情完全消失了，死灭了……她单独开了一个房间……为了她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夜里，我一个人躺着，一直在盘算第二天上午给她买点什么东西，送她什么礼物……怎样向她表示我并不吝啬……为了她，我什么都不吝惜……一大早，我就出去给她买了手镯，可是当我回来走进她的房间，那里已是人去房空……空空荡荡的，跟上次一样。我知道，桌子上可能放了一张字条……我跑开了，我向上帝祈祷，希望别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但是……桌子上果真有一张字条……我读了一遍……”

他踌躇起来。我不由地停住脚步，看了他一眼。他垂下了头，然后耳语般轻声说："上面写着：'不要打扰我啦，你使我讨厌……'"

我们已经走到了港湾。突然，波涛拍岸的咆哮声冲破了夜晚的寂静。一艘艘轮船，犹如黑色的巨兽，睁着明亮的眼睛，停在那里，有远有近。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歌声。一切都分辨不清，但毕竟还有许多感觉——一个人口稠密的滨海城市正沉在惊人的梦境和这沉痛的幻象之中。我看见我那同伴的影子在我身边摇晃，它像幽灵似地在我脚前颤动，在路灯射出的摇曳不定的昏暗光线里，时而伸长，时而缩短。我既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问他。但他的沉默仿佛粘到了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上气来。突然，他哆哆嗦嗦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可是，没有她，我一个人决不离开这里……我找了多少个月才又把她找到了……她现在折磨我，但我决不让步……求求您，老爷，请您跟她谈谈……她应当是我的，请您告诉她这一点……我的话她是不听的……我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我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男人们往她那儿跑……再也不能站在门外等他们一个个醉醺醺地纵声大笑着走出来……整条街都认识我了，一看见我站在那儿等着，就都讥笑我……为了这个，我都要发疯啦。可我还是每天晚上都去……老爷，求求您……和她谈谈吧……我不认识您，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和她谈谈吧……"

我不由地动了一下，想把手臂挣脱出来。我很害怕。但是，当他感到我不愿理睬他的痛苦时，他便突然跪在街心，一把抱住了我的腿。

"恳求您，老爷……您必须和她谈一谈……必须……要不

……要不就会发生不幸的……为了寻找她，我花光了全部家财，我不会让她留在这里……决不会让她活着留下的……我买了一把刀子……老爷，我有刀子……我决不让她活着……留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请您和她谈谈吧，老爷……”

他在我面前狂乱地滚来滚去。街口出现了两个警察。我奋力把他拉了起来。他惊慌地向我凝视了片刻，然后便用一种反常的声音干巴巴地说道：

“从这条小街拐进去，走一会儿就到您的旅馆了。”他又呆呆地望了望我。两个瞳孔也好像溶化在一种可怕的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束紧了外衣，因为身上觉得冷。我只感到疲倦、麻木——无法觉察和令人郁闷的麻木，好像边走边睡一般。我想集中思想，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番，但每次我心头都有一股疲倦的黑浪翻起，把我带向远方。我挣扎着走进旅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得死死的，活像一头猪。

第二天早晨，我就再也分不清在这件事情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梦了。而且本能地不愿意把它弄清楚。我醒得很晚，我是这异国城市的陌生人。我出去参观教堂，据说这座教堂的古代镶嵌艺术是非常有名的。但我的眼睛什么也没看进去，昨夜的所见所闻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怎么也克制不了总想去找那条胡同、那座房子的心情。可是，这些独特的小巷只在夜间才有生气，白天它们却蒙着冷冰冰的灰色面具，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能透过面具把它们认出来。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条小巷。我又疲惫又沮丧地回到了住处，不知是狂想中的幻影，还是现实中的图像，总缠着我不放。

我乘的是晚上九点钟的火车。我怀着痛惜的心情离开这座

城市。脚夫扛起我的行李，走在前面，向火车站奔去。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刺了我一下。我一歪头，认出了通向那座房子的横街，吩咐脚夫稍等片刻，就迈步走进昨晚去过的那条小巷，打算再张望一眼。他开始怔了一下，随后便放肆地露出一种亲昵的微笑。

小巷里一片漆黑，跟昨晚一样。我看见那座房屋的玻璃门在幽暗的月光下闪着光亮。我想再走近一点，这时，一个身躯从黑暗中显现出来。我心头一颤，认出原来就是昨晚的那个男人，他正坐在门槛上，招呼我走过去。然而，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赶紧跑掉了，因为我非常担心被缠在这里，误了火车。

但来到街拐角，正要转弯时，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我看到，他猛地跳起来，冲到门边，一把推开了门。有一个金属物件在他手里闪闪发光。站在远处。我分辨不清，他手指间那一闪一闪的东西到底是金币呢，还是一把刀……

（薛高保 译　关惠文 校）

热带癫狂症患者

一九一二年三月，一艘巨型海轮在那不勒斯港口卸货时发生了一起奇特的不幸事故，报纸上对这件事作了广泛而富于想象力的报导。尽管我是“海洋号”上的乘客，但也和别的乘客一样，很难说就是这个稀奇事件的见证人；事情是在夜里卸货装煤时发生的，我们怕吵闹，都上岸跑到咖啡馆或剧院消磨时光去了。我私下里总认为，某些我当时没有公开讲出来的揣测之中就包含着那个悲剧场面的真实原因。就在那件怪事发生之前有过一次谈话，事隔多年，我大概可以利用一下我在谈话时所得到的情况了。

当我在加尔各答轮船公司代办处想订购“海洋号”上的一个舱位返回欧洲的时候，办事员只是抱歉地耸耸肩。他也不知道是否还能保证给我

一个舱位，因为目前正值雨季来临之前，所有的舱座总是早在澳大利亚就已经卖光了，他必须先等新加坡的电报。但是第二天，他通知我一个好消息，说还可以为我预定一个舱位，位置当然不怎么舒适，在甲板下面，轮船的中间部位。我归心似箭，未多犹豫就要求给我把位子定了下来。

办事员说得不错，船上拥挤不堪，舱位很不好，是挤在轮机舱旁边的一个四方形的小角落，只有一个像昏暗的眼睛似的圆形玻璃舷窗透进一点亮光来。令人窒息的空气里散发着油味和霉味，电扇像一只发了疯的钢铁蝙蝠片刻不停地在你头顶上盘旋，嗡嗡嘤嘤，想躲都躲不开，机器在下面嘎嘎作响，像运煤夫沿着同一条梯子无休止地吃力地往上攀登似地发出喘息；上面是甲板上散步的人们沙沙不停的脚步声。因此，我把箱子往这灰色隔板之间霉味刺鼻的棺材里一塞，就急忙往甲板上跑，一边往上走，一边像啜饮着琼浆玉液那样，吮吸着从岸上掠过水面吹送过来的甜丝丝的和风。

但是上面也是一派混乱和拥挤：荡过来闪过去到处都是人，人们由于无事可做，都在甲板上神经质地来回走动，一边不停地闲扯。女人们喊喊喳喳地嬉闹。人们在拥挤的过道里无止无休地兜圈子，废话连篇地喧哗着涌过去，以便不停地彼此相遇，这一切不知怎地都使我觉得心烦。我见识了一个新世界，眼前飞速地掠过一幅幅纷繁交织的图画。我现在需要思考，需要整理思绪，模拟再现这些争先恐后涌入眼帘的事物，但这儿，在这熙熙攘攘繁华闹市一样的甲板上却没有一分钟的安静。书上行行的字在闲聊着的旅客们迅速闪过的身影下都飘零四散了。在这无荫无蔽的活动的轮船大街上就没有独自呆上一会儿的可能。

我连着三天试图寻得安宁，最后只有听天由命地随便看看人，看看海，但蓝色的茫茫大海总是一色的景致，只有日落时分才会忽而燃起一条彩虹；至于人们呢，经过了三个昼夜，我已了如指掌了。所有的面孔都已经熟悉得叫人腻味。妇女们撩人的尖笑声乱人心绪，邻舱那两位荷兰军官大声吵嚷的争论也显得虚张声势。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之夭夭；但船舱里又闷又热，乘客休息室里又有英国女郎在不停地像伐木似的拙劣地弹奏着华尔兹舞曲。最后，我坚决改变了作息时间，还在下午就喝上几杯啤酒醺醺然躲进船舱，这样，我就可以把晚餐和夜舞会的时间都睡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那小棺材里又黑又闷。电扇我已事先关上了，感到两鬓又黏又潮。我的感觉变得浑浑沌沌，需要用几秒钟的时间来记起我置身在何时何地。显然，已经是下半夜了，因为我既听不到音乐声，也听不见无休止的脚步声，只有轮机，这个庞然大物的跳动的心脏，还在喘气，推动着嚓嚓作响的船身，驶向茫茫的远方。

我摸着黑上了甲板，上面空荡荡的。当我越过轻烟腾绕的塔式烟囱和神出鬼没一般倏忽闪现的桅尖仰视上空时，一片神奇的亮光直射我的眼睛。天光璀璨，星辉宛若回旋的涡流，布满了苍穹，使天空泛出浑然一体的白色，唯在近星处略显幽黯。然而天空很亮，仿佛那儿有一幅天鹅绒屏幕遮蒙着无量的光芒，而晶莹的星星只不过是那无法描绘的亮光借以透射过来的孔隙。我从未见过像那天晚上那样的夜空，天空那么明亮，像蓝色的钢焰般冷峻，而又熠熠生辉，月华和星辉滔滔汩汩，奔涌流泻，像泡沫般翻腾，天空似乎在一个隐秘的深处燃烧，在暗天鹅绒般的海面衬托下，轮船的线条显得格外分明，白漆船身、

缆绳、横桁、船上各种狭长的以及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图案的东西，都在这如流似泻的银光中融化了。桅杆上的点点灯火好像悬空挂着，再上面是瞭望台上的圆眼灯，人世间的黄澄澄的星星，夹杂在天上光灿灿的星星之间。

头顶的正上方是神秘的南十字星座，像是几颗闪耀的金刚石钉子钉在渺不可见的苍穹上：天空似乎在摇晃，其实只是轮船在航行，是巨大的海轮在轻轻地颤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像一个泅水的巨人冲破黑浪一起一伏地冲往前去。我站在那里仰视上方，觉得自己似乎置身于温暖的浴中，只是从上面流下的并不是水，而是光，洒在我的手上、肩上，温柔地在我的头部周围缭绕，又仿佛要沁入我的心脾，我心中的一切浑沌顿时化为澄明。我畅快地呼吸着，骤然之间在嘴唇上触到了纯净的令人心醉的空气，像啜饮着一种透明的饮料，里面还带着远方岛上的水果的芳香。自从我踏上跳板以来，直到现在我才头一次沉浸在幻想的神圣欢乐和那种更为切实的欢愉之中：我像一个女人似地全身心地沉醉于环绕着我的一片温柔之乡。我真想躺下来，仰目凝视星空上那些白色的象形文字。但躺椅都收起来了，在空阔的甲板上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憩息并驰骋遐想的地方。

我摸索着，缓缓走向船的前部，那儿被照得通亮，反射过来的逼人的光愈益强烈了。这种白垩色的强烈刺眼的星光真使我难受，我渴欲藏身在某个阴影里，在一领草席上舒展开身躯，不再感到布满周身的亮光，只是头顶上受到光照的物体上才有光，就像从黑屋子里往外观赏风景时那样。我磕磕碰碰地越过了铁绞盘，绕过了缆绳，终于到了船头，俯视船头如何冲入黑暗之中并且在前锋的两侧把浑茫的月光翻涌上来。船头的前锋像犁一样不倦地举起又落下，插入那翻滚的黑色土壤，在这水

星飞溅的角逐中我感受到被征服的自然力的全部痛苦，也感受到了人世间力量的全部欢乐。我在伫望中失去了时间感，不知道我这样站了一小时还是只不过几分钟；轮船这个庞然大物像摇篮似地载负着我上下颠簸，把我带到了时间之外，我只觉得周身有一种狂欢极乐般的疲软。我想睡觉，沉入梦幻，但又不愿离开这诱人的景色，钻到我那个棺材里去。我不由自主地在脚下探寻出了一盘缆绳，于是便坐了下来，闭上眼睛，然而并未感到全然的黑暗，因为在我的眼睛上和周身都流布着银色的光辉。我感到，身下是海水的窃窃低语，头顶上是以听不见的音响汹涌着的宇宙的白色光流。这声音慢慢地浸入我的身体，我不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也分辨不出究竟是我在呼吸，还是远处轮船的心脏在搏动，我似乎融化在这午夜时分永不停歇的低吟之中了。

我身边传来很低的一声干咳。我一哆嗦，从那种近于迷醉的状态里清醒过来。那眩目的白色光辉一直照在我的眼睑上，我好不容易睁开了双眼：正好在我的对面，在船舷的阴影里，像眼镜片反光似的东西闪了一下，接着一个较大的圆点燃着了，这是烟斗的火光。显然，当我坐下去，一心欣赏船头两侧激起的浪花和举目仰视天上的南十字星时，我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这位邻人，他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尽管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却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德语："请原谅！""唔，没什么……"黑暗中的声音也用德语回答。

我无法表达，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贴近地在暗中枯坐是多么奇特和恐怖。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仿佛在盯着我瞧，正像我盯视着他那样；天上汹汹然地漫滤着的白色光流是这样强烈耀眼，致使双方仅能看出阴影里对方的轮廓。但是我觉得，我听得见

这人的呼吸声和他抽烟斗的声音。

沉默变得难堪了。我很想走开，但这样做又显得太鲁莽，也太突兀。我在窘迫中掏出了烟卷。火柴擦亮了，摇曳的火光把我们这个狭窄的角落照亮了一秒钟，我看到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张陌生的脸，这张脸我在船上一次都没有见过，无论是午餐时还是在甲板上或者在过道里。弄不清是突然的光亮刺伤了我的眼睛还是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觉得这张脸是阴郁的，歪扭得可怕，不是一般人的脸。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面目，那闪现出来的线条又被黑暗淹没了；我只看得见隐入暗中的浓黑的身影，和时而现出的烟斗的火红的圆点。我们两人都沉默着。沉默像令人窒息的热气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终于忍耐不住，站起身来客气地说了一声："晚安！"

"晚安！"黑暗中一个生涩得像锈铁似的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我磕磕绊绊地，吃力地向前走去，迈过索具，由柱子旁边走过。忽然，我身后响起了急促而犹疑的脚步声。这还是那位陌生人。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他没有走到我跟前来。我模糊地感觉到他的步履中有某种胆怯和抑郁的东西。

"请您原谅，"他急忙说，"我对您有一个请求，我……我，"由于羞怯，他不能一口气接下去说，低声嗫嚅着，"我……由于个人的，纯粹是个人的原因，寻求孤独……一个沉重的损失……我避免和旅客们交往……我指的不是您……不，不……我仅仅想请求您……我将非常感激，如果您对船上的任何人都不说起您在这儿看见过我……这是由于……可以说，个人的原因使我现在不愿意在人前露面……嗯……这个……如果您提到夜里这里有人，……说我……我将非常难堪。"

他的话又卡住了。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以便让他很快

放心。我们互相握了握手。然后我回到自己的舱间，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梦境十分离奇怪诞。

我信守诺言，没有跟船上的任何人谈起这次奇遇，尽管这件事对我的诱惑力极大。在海上旅行，任何小事都称得上是一个事件，不论是地平线上的一张帆，还是蹦出水面的一只海豚，也不论是新被发现的一起调情，还是一个偶然的玩笑。此外，我还为好奇心所折磨，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位旅客的情况。我钻研旅客的名单，想找他的名字，我观察人们，看他们是否和他有关系；我整天都处在神经质的焦躁不安之中，等待着夜晚，我希望再次遇见那位陌生人。凡属扑朔迷离的心理之谜都吸引我，使我坐卧不宁，在探清来龙去脉之前我会一直兴奋得要命。只要遇到了不平常的人，我心里就燃起一种探视他们的灵魂的热望，这热望不亚于要占有一个女人的激情。我觉得这一天漫长无聊透了。我老早就在床上躺下，我知道自己会在半夜里醒来，某种力量会把我唤醒。

果然，我在和昨夜同一的时刻醒来了。发亮的表盘上两根针交叠在一起，合成了一条光。我急忙起身离开了闷热的船舱，跑到更加闷人的夜色中去了。

繁星和昨夜一样闪烁着，星光漫洒在颤动的轮船上，南十字星在高空燃烧，一切都和昨天一样（热带的每天和每夜彼此之间比我们这里更为相像），只是我心里已经没有昨天那种温柔的阵阵袭来的梦幻般的沉醉感了。某种东西引诱着我，使我急躁不安，我知道它要把我引向哪里：就是到船头那一堆黑乎乎的杂物那边去看看那位神秘人物是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从上面传来了轮船上敲钟的声响。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

我一步一步地朝前蹭，不大甘心地屈服于某种诱惑力。我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地方，前面有个东西闪了一下，那正是一点红火，他的烟斗。就是说，他在那里。

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停住脚步。我接着就要向后转了，但暗中有个东西动了一下，有人站了起来，走了两步，突然，我听见了他近在眼前的声音。

“请原谅，”他客气地有点抱歉地说，“您，显然，是想到您的位置上去，但是见到了我，您退了回去。我请您尽管去坐，我这就要走。”

我这边急忙答道，请他留下来，我退回来仅仅是为了避免打扰他。

“您不会打扰我的，”他不无苦楚地反驳道，“相反，我很乐于跟什么人一起呆呆。我一句话都不说已经十天了……甚至可以说有好几年了……我很难受——憋闷极了，因为我必须把一切闷在心里……我不能再在船舱里，在这个……在这个棺材里呆着……我再也不能……我也受不了人们，因为他们整天嘻笑……我现在受不了这个……我在船舱里也听得见，就把耳朵塞住……不错，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再说，这件事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

他又嗫嚅起来，忽然又急促地冒出了一句，“但我不想使您为难……请原谅我的饶舌。”

他鞠了一躬打算离开。但我开始坚持留住他，“您丝毫也不使我为难。我也很乐意在这儿随便谈谈，您来支烟吗？”

他拿了一支。我擦亮了火柴，摇曳的火光照出了他的面庞，旋即被黑暗吞没了。现在，他的脸正对着我，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贪婪地以某种疯狂的力量紧盯着我的脸。我不禁毛骨悚然。

我觉得这个人想谈谈，他必须谈谈。而且我懂得，我必须保持缄默，这样才能减轻他的负担。

我们重又坐了下来。他那边另外还有一张躺椅，他请我坐下。我们抽着烟，他烟卷上的火光在黑暗中不安地跳动着，因此我看出他的手在颤抖。但是我默不作声，他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突然轻声地问道：

“您很累吗？”

“不，一点都不累。”

黑暗中的声音又犹豫起来。

“我很想问您点什么……就是说我很想告诉您一点什么。我明白，我十分明白，向我碰到的第一个随便什么人吐露衷曲是多么荒唐……但是……我……我的精神状态很坏……我已经到了极限……无论如何，我必须跟什么人谈谈……否则我会死的……当我……是的，当我告诉您……您会明白我……我知道您帮不了我的忙……但我真要憋出病来了……而病人在别人眼里总是可笑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他不要再折磨自己。希望他只管把一切都告诉我……当然，我不能许诺他什么，但每个人都有帮助别人的责任。当我们看见别人遭到不幸的时候，那么，自然要援之以手，而且责无旁贷。

“责任……给予帮助……有责任去努力……那么说，您也认为我们有责任，您……也有帮助别人的责任？”

这句话他重复了三次。他痴呆呆地总重复这句话，使我觉得害怕。这人莫非是个疯子？他是不是喝醉了？

但他猜透了我的心思，似乎我已经出声地说出来了似的，他忽然用全然不同的声调说道：

“您，也许，把我当成疯子或者醉汉了吧？不，不是的，暂时还不是。只是您刚才说的话很奇怪地打动了我。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所苦恼的正好就是这一点，我们有没有责任……责任……”

他又嗫嚅着。然后不说话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了起来：

“我是个医生。因此常有这种情形，很不幸的情形……我们称之为两可之间的边缘情况，你还没有弄清楚你是否有责任……不单纯是对别人的责任；而且有对自己、对国家、对科学的责任……当然，应该帮助别人，我们本来也正是干这个的……但是这些原则仅仅是理论……应该帮助到什么程度？……您是个陌生人，我对于您说来也是个陌生人，我却要求您闭口不谈您见过我……很好，您没有讲，履行了这个责任……我请求您跟我谈谈，因为我快要憋死了……您准备听我谈……很好……但这还是容易办到的……可是，如果我要求您抓住我，把我扔到船外面去，行吗？……好意和助人的界限就到此为止。到了某一点它就要终止……某些事情开始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责任时……在那里就必然会终止……这种责任总有个尽头……或许，作为医生，他的职责就不该有结束的时候？难道医生就应该是一个救世主，是一个广济世人的行善家，仅仅因为他有一张拉丁文写的文凭？难道当某位女……当某个病人来了，要求医生高尚一些，帮帮忙，行行好，他就真应该毁掉自己的生活，把水掺进自己的血液里去吗？是的，责任到一定的时候会完结……就在我们力所不及时，就在那里……”

他又停了一小会儿，然后接着讲：

“请您原谅，我一开始就说得这么激动，但是我没有醉，目前还没有醉……但是不瞒您说，处在极度的孤独之中，我现在

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您想想，我几乎完全在土人和牲畜之间过了八年……连怎么跟人平心静气的交谈都不会了。所以现在一开口说起来，话就直往外涌。不过，您等等……对了，我已经想起来了……我想问您，想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有没有责任帮助别人……像天使那么纯洁、无私地去帮助别人……不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太长了。您确实不累吗？"

"真不累，一点儿也不累。"

"我……我很感激您……您是否愿意？"

他在身后乱摸了一阵，两三个，总之，有几个酒瓶互相碰得哐啷啷地响，这是他放在自己身边的。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我徐徐品尝，而他却一饮而尽。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响起了钟声：已是十二点半了。

"噢……我想对您讲一件事。您想象一下，有一名医生在一个……小城市里……或者，压根儿还在农村里……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他……"

他又哽住了。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带着椅子猛地朝我凑近过来。

"这样说是不行的。我应该坦率地跟您从头说起。否则，您不会明白……这件事按照常例和光讲理论是没法讲清楚的……我应该跟您谈谈我的遭遇。这样就顾不上害臊，也不能躲躲藏藏的……其实，人们在我面前也是脱得赤身露体的。把他们的疮疤、他们的屎尿秽物拿给我看……如果希望别人帮助，那就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支吾隐瞒……所以，我不打算再跟您谈所谓传奇医生的故事……我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我要说：'就是我。'在这不堪忍受的孤独之中，在这啮蚀人的灵魂、敲骨吸髓

的可恶的国家里，我已经不知羞耻为何物了。”

大约我作了一个动作，因为他忽然停住了。

“啊，您要提出抗议……我明白。您对印度、对那些寺庙和棕榈树感到由衷的欣喜，两个月来充满浪漫情调的旅行生活使您兴奋不已。是啊，如果只是从火车车厢里，从汽车上，从黄包车上匆匆浏览一番，所有这些热带风光倒是很迷人的：对于这一点，我有过亲身的体会，那还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有什么我没有幻想过的呢，我想掌握各种语言，阅读原版的圣书，研究地方病，从事科学工作，研究土民的心理，用欧洲流行的话来说，我想当一名人性和文明的传教士。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有过同样的梦想。但在这里，像在一个无形的大暖房里似的，人的体力衰退了，不管吞下多少奎宁，到头来还是染上了热病，它侵入人的骨髓，你会变得萎靡不振、懒惰，像海蜇似地疲软。一个欧洲人从大城市落到这个满是沼泽的可恨的鬼地方来，不知怎地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迟早总要出点毛病，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另一些人变成凶残的野兽，每个人都会染上点坏毛病。你会怀恋欧洲，梦想着有朝一日再到大街上去走一走，在石砌屋子的明亮房间里跟白人坐在一块；你年复一年地幻想着，而当期限满了，可以休假的时候，你却懒得动弹了。你知道自己在那边已经被遗忘了，成了外人啦，就像大海里的贝壳，谁都可以往它身上踹一脚。于是，你留下来了，在这热烘烘的湿淋淋的森林里腐化堕落，一天天走向沉沦。我卖身给这个臭气熏天的鬼地方的日子应当受到诅咒……

“不过，我到这儿来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我曾在德国学习，当过大夫，甚至是个好大夫，在莱比锡医院里工作过。在当时的医学杂志上（记不清哪一期了），发表过不少文章，论述由我

首先应用于临床的一种新注射剂。这时，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我和她是在医院里认识的。她把自己的情人气得发疯，以至朝她开了一枪；不久，我发疯的程度也不在他之下。她对我的态度傲慢而且冷淡，弄得我神魂不安。那些专横而泼皮胆大的女人往往能够控制我，这一位更是把我彻底拉下了马。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唉，为什么不全说出来呢？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为了她，我滥用了医院的公款，这事败露了，可真丢人哪。不错，我的一个叔叔把亏空补齐了。但我的前程也完了。正在这时候我听说，荷兰政府为殖民地招募医生并提供预定金。我立即想，提供预定金肯定是'好差事'，我知道，在这些疫疠流行的地区，在坟地竖立十字架的速度要比我们那儿快三倍；但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疾病和死亡只对别人有危险。是呀，我当时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就到鹿特丹① 去了，签订了十年的合同，拿到一叠数目可观的支票，我寄回一半给叔叔，另一半被那儿港口区的一位女士骗去了。这位女士把我搞了个精光，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同那只该死的母猫惊人地相像。我身无分文，不抱幻想，连只手表都没有，就这样离开了欧洲。当我们的轮船驶离港口的时候，我也并不感到特别悲伤。于是，我坐在甲板上，像您和大家一样，坐在那儿观赏南十字星和棕榈树。我的心融化了。啊！森林，孤独、寂静！我幻想着。可不是吗，孤独的滋味我可是尝够了。我没有被派到巴达维亚或是泗水②去，没有被派到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报的城市里去，

①荷兰一城市。

②巴达维亚，是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名；泗水，即苏腊巴亚，印尼第二大城市。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称荷属东印度。

而是——不过，地名与事无关——被派到某个区医务站去了，离最近的城市还有两天的路程。那儿有那么几位令人乏味的精瘦的官员，有几个混血儿，这就是我的社交圈子，此外，周围茫茫无尽的都是森林和种植园，灌木丛和沼泽地。

“起初还可以忍受。我做了许多科学研究工作。有一次副总督视察时乘坐的小汽车翻了，他的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我没用任何助手，独自给他做了手术，当时人们纷纷谈论这件事。我收集土民的毒药和枪支，为了避免闲呆着，我还干了很多杂七杂八的琐事。但所有这一切之所以还能够做得到，仅仅是因为当时我身上还保留着从欧洲带来的力量；后来我变得心灰意冷。那几个欧洲人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跟他们断绝了来往。我开始喝酒，沉醉在遐想之中。我总共还有两年的期限，然后就可以领取退休金，返回欧洲，重新开始生活。本来，我除了一心等待，闲躺在那儿等待，已经无所事事了。可能直到今天我还在那儿这么呆着，假如不是她……假如没有发生这一切……”

黑暗中的声音戛然而止。烟斗也熄灭了。四周静悄悄的，以至我一下子又听见了下面翻腾的浪花拍击船头的声音和远处低沉的机器振动声。我很想抽烟，但又怕擦亮火柴，我怕火光猛地一亮和他脸上的反光。他一直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讲完了没有，是在打盹呢，还是睡着了，我觉得他沉默得像死人一样。

忽然传来了清晰有力的钟声，午夜一点了。他精神一振，接着我又听见了玻璃杯的碰击声。显然，他在用手摸着找威士忌。我听见他咕咚了几口。接着，他忽然又说了起来，但似乎说得更急切、更激动。

“是呀，就是这样……慢着……是啦，事情是这样。我坐在

那儿。坐在我那该死的窝里，像蜘蛛呆在蛛网上一样，一动不动地呆了几个月。当时正好是雨季刚过。一连几个星期雨水敲打着屋顶，没有一个人来，没有一个欧洲人来看我；我每天都跟那几个黄脸女人呆在家里，喝我的上等威士忌。我当时非常忧郁，简直是得了怀欧病。当我在小说里读到明亮的街道和白人妇女的地方，手指头就止不住发抖。我不能准确地向您描述这种状况，这是某一类型的热带病：人们有时会染上这种强烈狂热同时又周身无力的思乡病。

“当时我就这么坐着，我想是在看地图，幻想怎样旅游，忽然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伺候我的男孩和女仆站在门外，他们两人的神色极度惊讶，眼睛睁得大大的，指手划脚地说：来了一位太太、一位女士、白人妇女。

“我跳了起来。我没有听见马车或汽车的声音。这儿，这荒僻的地方来了一个白人妇女？

“我想马上跑下楼去，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往镜子里瞄了一眼，很快地整了整衣装。我既激动，又不安。一种不祥的预感折磨着我，因为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人会出于友谊来看望我。后来，我还是下楼去了。

“前厅里有一位太太在等着，一看见我，她便急忙迎着我走过来。她脸上遮着厚厚的活动面纱。我刚要向她问好，她倒先开口说话了。

“‘日安，大夫，’她说的是流利的英文（我觉得她说得太轻柔流畅了，仿佛事先背诵过似的）。‘请原谅，我闯到您这儿来了。不过，我们正好来到区站，汽车就停在那里。’——‘为什么不把汽车开到门前来？’我脑子里飞快地闪了一下——‘于是我想起您就住在这里。我听到很多人谈起您，那次副总督受

伤，您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腿长得好极了，他像从前一样地打高尔夫球。真的，真的，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曾经打算把我们那儿所有的牢骚满腹的医生和另外两位都送到这儿来，只要您上我们那儿去，怎么总也见不着您？您的生活真像瑜珈① ……'

"她就这么连珠炮似地说个没完，越说越急，不让我插一句嘴。在这老练的饶舌当中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神经质的心不在焉的情绪，我也被弄得不安起来。她为什么说这么多话，我暗自思忖，为什么她不作自我介绍，为什么不摘下面纱？怎么，她是发了寒热症，还是疯了？我就这样站在她面前一言不发，听着她滔滔不绝地絮叨，我越来越不安，因为我感到很可笑。她终于停了一小会儿，我于是请她上楼去。她做了个手势让男孩留下，便沿着楼梯先上去了。

"'您这儿真好，'她说，一边环顾着我的房间。'啊！太好了！这些书！我都想看！'她走近书架，细看着书名。从我出去见到她以来，她头一次沉默了一分钟。

"'要不要给您沏茶？'我问。

"她没有转身，仍在细细地看书名。

"'不用啦，谢谢您，大夫……我们马上还要走……我的时间不多……这次不过是小小出游……哟！您这儿也有福楼拜，我非常喜欢他……他那本《感情教育》真好极了。我看得出，您也在读法文书，没有您不懂的！……是啊，德国人……他们在学校里什么都学……真叫棒——懂得这么多种语言！副总督真

①古印度哲学中有一个瑜珈派。瑜珈的意义是"结合"，指修行，此派着重说明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

敢向您发誓，他常说，您是他允许给他做手术的第一个人……我们那儿的宝贝医生只适合玩桥牌……另外，您知道吗，（她还是没有转过身来）今天我想到该向您请教请教……正巧我们就打这儿经过，我想……不过，也许，您今天有事……我还是改天再来吧。'

"'您到底还是亮牌啦！'我立即想，但是我不露声色，向她保证说，如果现在或在她需要的任何时候能为她效劳，我将引以为荣。

"'我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她半侧过身来对我说，一边翻着从书架上取下来的一本书，'没什么要紧的事，没什么……都是些妇女的毛病，头晕、昏厥。今天早上汽车拐弯那会儿我忽然很不舒服，晕过去了……小男孩把我扶了起来，拿了点水来……可能是司机开得太快了……您看是吗，大夫？'

"'这很难讲。您经常像这样晕过去吗？'

"'不……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常晕过去，还老觉得恶心。'

"她又朝书柜转过身去，把书放回原处，另外取出一本翻阅着。奇怪，她干吗总在那儿翻书，为什么这样不安，为什么不从面纱后面抬起眼睛来看人？我故意什么也不说。我存心让她等待。她终于又开始轻声地说起来了：

"'是吧，大夫，不要紧吧？不是什么热带的毛病，没危险……'

"'我必须先检查您有没有热度，我可以摸摸您的脉吗？'

"我朝她走过去，但她轻轻地躲开了。

"'没有，没有，我不发烧……肯定地，肯定不发烧……我每天都试表，自从……自从开始出现昏厥的症状以后。从来不

发烧，总是三十六度四，完全正常。胃口也很好。’

“我迟疑了一下。心里一直疑惑：我觉得这女人有求于我，一般不会有人专为谈福楼拜跑到这个荒僻地方来的。我让她等了一分钟，又等了一分钟。‘请原谅，’后来我坦诚地说，‘可以随便提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啦，大夫，您是医生呀！’她答道，但又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翻起书来了。

“‘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

“‘过去有没有……从前有没有……我想说的是，当时……您有没有过类似的现象？’

“‘有的。’

“她的声音现在完全不同了，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装腔作势或是扭捏不安。

“‘有没有可能，您……请原谅我提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您现在处于类似状况？’

“‘是的。’

“这话她说得像一把尖刀似的利索。她扭过头去，纹丝不动。

“‘夫人，最好还是让我给您一般地检查一下……我是否可以请您劳驾……到另一个房间里去？’

“这时她忽然转过身来，透过面纱，我感到她冷冰冰的坚定的目光正紧盯着我。

“‘不……这没有必要……我对于自己的情况有十足的把握。’”

话音停顿了一下。斟得满满的酒杯又在黑暗中闪了一下。

“嗯，后来……不过，您先试着设想一下：一个孤独得要命的男人，许多年来头一次有一位白人妇女闯进来找他……我忽然觉得房间里有一种不祥的、危险的东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对这个婆娘的强硬态度感到害怕，她一闯进来就唠叨个不停，忽而一下子亮出要求，就像亮出一把刀似的。因为我明白她对我有什么要求，这我马上就猜到了——女人们对我提出这种要求已不是头一回，但她们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不好意思地恳求，又流眼泪又发誓。但这次……这儿的这一位很硬……跟男人一样坚决……从第一秒钟起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比我厉害……她能使我屈从于她的意志……但是……但是……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男人的反抗心理、屈辱感，因为……我已经说过，从第一秒钟起，甚至在我见到这个女人之前，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敌人。

“我先不说话。横着心硬是不说话。我感到她从面纱后面看着我，直勾勾地有所求地盯着我，要求我、想以此迫使我开口。但是我不轻易让步。我开口说话了，但是……含糊其词……下意识地模仿她那种言不及义的无所谓腔调。我假装不懂她的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想迫使她说得明确些，我不愿意给她提建议，相反……我希望她来求我……正是要她，这位如此盛气凌人的女士来求……因为我知道，在女人们身上，我最怕的就是这种傲慢而又冷淡的态度。

“我兜着圈子，说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还说这种昏厥是正常现象，反而倒是妊娠正常发展的保证。我从医学杂志上举出了几个实例……我说呀，说呀，说得平静而且轻松，把她的病痛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在等着她阻止我说下去。因为我知道她受不了这个。

“果然，她猛地打断我，挥了一下手，仿佛要以此把这一大套安慰之词挥开似的。

“‘大夫，我担心的不是这一点。当初，我怀孩子的时候，我的情况很好……但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对头……我有心脏反应……’

“‘怎么，有心脏反应？’我重复了一遍，做出不安的样子。‘那我倒要马上听一听，’我做了个要站起来取听诊器的样子。但她立即阻止了我。这回她的声音像发命令似的既果断，又明确。

“‘我经常犯心脏病，大夫，我不得不请求您相信我的话。我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检查上面，——我想，您该对我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至少我已经充分表明了对您的信任。’

“现在这已经是一场斗争了，是公开的挑战。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信任要求坦率，要求完全的坦率。您要把话说明白，我是个医生，首先您把面纱摘下，坐到这里来，把书放下，也别再绕弯子。找大夫一般是不戴面纱的。’她注视着我，身体挺直，神情高傲。又迟疑了片刻，然后坐下来，撩起了面纱。我见到了一张正是我害怕见到的脸庞：叫人捉摸不透、显得严厉、富于自制，有一种不依年龄转移的美，一双英国式的灰色眼睛，——显得非常稳重，但可以设想出里面蕴藏着一团烈火。那紧闭着的薄嘴唇是善于保守秘密的。我们互相对视了一分钟，她的目光是命令式的，同时含着询问、冷漠、强硬和残酷，以至我忍受不住，不由得挪开了视线。

“她用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这表明她也很不安。接着，她忽然迅速问道：‘大夫，您是知道我对您的要求呢，还是不知道？’

“‘我想是知道的。但您最好还是谈清楚。您希望摆脱您这种状况……希望我能使您不再昏厥和呕吐……排除……排除掉原因。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

“这话像断头台上的刀子一样落了下来。

“‘您可知道，这一类的尝试对双方……都是危险的？’

“‘知道。’

“‘知道法律禁止我这么做吗？’

“‘但有一种可能性，那时不仅不禁止，甚至还请求这么做呢！’

“‘但是要有医生的诊断。’

“‘您会找出症状的，您是医生。’

“她明确、顽强，眼都不眨地盯着我。这是一道命令，而我这个懦夫竟被她恶魔般的意志力镇住了，惊叹不已。但我还硬撑着，不愿露出已被压服的样子。‘千万不能快，想办法拖延！要逼着她来求你。’某种隐秘的欲望对我耳语着。

“‘这并不总是取决于大夫的愿望。不过，我准备……和医院的一位同事商量……’

“‘我用不着您的同事……我是找您来的。’

“‘请允许我问一声，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呢？’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告诉给您，我倒并不担心。您生活在社交圈子以外，您不认识我，您是位好大夫，而且您……——她第一次迟疑了一下——大概，不会在这儿待很久了，特别是如果……如果您能带一大笔钱回家的话。’

“我全身直发冷。这种执拗的买卖人的口吻，这种做买卖式

的明白计算把我惊呆了。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开口求我，但她早已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先是潜伏在四周，然后嗅出踪迹才下手，我感觉到她那恶魔似的意志怎样向我步步进逼，但我因被激怒而顽强地抵抗着。我再一次强使自己采用了一种公事公办的，甚至是嘲讽的口吻。

“‘那么，这笔巨款由您……您提供给我？’

“‘为了答谢您的帮助并请您立即离开。’

“‘您知道吗，这样一来，我就领不到退休金了？’

“‘我赔偿给您。’

“‘您说得很明白……但我希望更明白一些。您打算付给多少酬金？’

“‘一万二千金币，在阿姆斯特丹① 提取。’

“我浑身颤抖，由于愤怒和……惊奇而颤抖。她全都计划好了，——包括数目和迫使我离开的付款办法，她对我作了估价，把我买了下来，还不认识我就给我作了安排，因为她预感到自己有这种意志力。我真想给她一记耳光……但是，当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了）直盯着她的眼睛，朝她那不愿求人的紧闭着的嘴唇和那不愿低垂的高傲的额头瞥了一眼之后，我忽然产生了……产生了……一种渴望复仇、渴望暴力的欲念。她想必也感觉到这点了，因为她高高地扬起了眉毛。人们想制止某个纠缠者的时候，往往就会这样。她和我之间的仇恨已暴露无遗。我知道她恨我，因为她需要我，而我恨她是因为……因为她不愿意求我。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安静的一秒钟里，我们第一次完全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接着，一个念头，像虫子似

①荷兰的大城市。

地钻进了我的心里，于是我说……跟她说……

“但是请等一下，不然您不会正确理解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得先给您解释，我怎么……怎么会产生这个疯狂念头的……”

黑暗中又发出杯子轻轻的碰击声。他的声音越发激动了。

“您别以为我想减轻自己的过错，为自己辩白，洗刷……不然您是不会明白的……我不知道，我原来算不算一个好人……但我倒还总是乐于助人的……但在那儿，帮助别人可说是我痛苦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利用我头脑里掌握的那点知识为随便哪个活物保住生命……那时我感到自己快活得像神仙。……真的，我感到最美好的是那些时刻。有一回，一个黄种少年跑来了，他吓得脸色发青，肿起的脚上带着蛇咬的伤口，哀嚎着求我不要锯掉他的腿，而我居然设法救了他。我也曾驱车几小时去给一个发着高烧卧床不起的妇女看病，她和刚才说的这位女士有同样的要求。——但那还是在欧洲，在医院的时候。但当时我至少觉得人家需要我，我知道我挽救了别人，使人家避免了死亡或绝望，而这一点也是救护者所需要的，就是意识到别人需要你。

“但是这个女人——我不知道是否能跟您讲清楚——自从她装作顺路走进我的屋子以后，我就感到激动和忿怒。她的傲慢引起了我的反抗，她唤醒了我身上的一切……怎么说好呢……唤醒了一切受压抑的、隐蔽的、凶狠的东西。她在我面前俨然是一位贵夫人，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竟以拒人于门外的冷漠态度跟我作交易，把我逼得失去了理智。而且……而且……归根结底，玩玩高尔夫球是不会怀孕的……我知道……就是说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再清楚不过的念头，——因而非常清楚地想

到，这个高不可攀的、冷若冰霜的女人，她从我的脸色上看出我要拒绝她，看出我的愤慨之后，把那双冷得刺人的眼睛上面的眉毛轻蔑地扬了起来，我想到，就是这个女人，两三个月之前曾经和一个男人在床上忘情地搂抱翻滚，赤身露体活像一只野兽，也许，由于快活还呻吟过，他们的身体像两片嘴唇一样互相紧贴在一起……这就是，当她完全像一个英国军官似的如此高傲如此冷漠地看着我的时候，这就是钻进我头脑中的想法……于是，于是我的整个神经都紧张起来，一心要压倒她，蔑视她，……就在这一瞬间，我透过衣衫看见了她赤裸的身体……从这一瞬间起，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像我所不认识的那个人一样地占有她，要逼得她那冷酷无情的嘴唇发出呻吟，要亲眼看到这个冷漠骄傲的女人处在情欲的狂态之中。这一点……这一点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不论怎样糟糕，还从来没有滥用过行医的方便……这一次，既没有动情，也不是肉欲，和性爱无关，真的，……我只能承认这是一种一心要战胜她……像个男人那样战胜她的热望……我似乎已经告诉过您，那些高傲的、表面上冷漠的女人对于我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并且，又加上，就是我在这里生活已经八年，还不曾有过白种女人，而且我还没有遇到过抗拒……因为本地的这些姑娘们，这些吱吱喳喳的纤小的女人总是带着虔敬的战栗委身于白人“老爷”的……她们是谦恭而温驯的，总是容易到手的，她们随时都乐于轻声地吃吃地笑着侍奉您……但正是这种温驯，这种奴隶般的逢迎使你觉得兴味索然……您现在明白了吧，您明白不明白，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弄得我心神迷惘，她充满了轻蔑和仇恨，她把自己封闭得很严，但同时又闪露出隐私，耦于昔日的欢情……当这样一个女人大胆地走进像我这样一个孤独的、饥饿的男人，

一只与世隔绝的半野兽的笼子里来的时候……这……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为了让您明白其余的一切……明白接下去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我心里怀着一种恶毒的欲望，一心想看她赤身露体委身于人的样子，我的心整个地收缩起来，但我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我冷冷地说：

“‘一万二千金币？不，这个办法我不同意。’

“她脸色略微有些发白，看了我一眼。大概她已经觉出我并不是由于贪财而拒绝她。但她还是问了一句：

“‘那您想要什么呢？’

“但是我已不想继续这种冷漠的腔调。

“‘让我们摊开讲吧。我不是商人……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那个为了那么一点金子出卖毒药的可怜巴巴的药剂师；也许，我也许和一个商人正好相反……您用这个法子是达不到目的的。’

“‘您不愿意干？’

“‘为了钱——不愿意。’

“我们之间出现了刹那间的缄默。非常安静，以至我第一次听见了她的呼吸声。

“‘那您此外能要求我什么呢？’

“这时我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首先我要求您……要求您不要像对待一个买卖人那样对待我，而要把我当成一个人……如果您需要帮助，不要一上来就谈您那可恶的钱……而要请求……把我当作一个人加以请求，而我把您当作一个人给予帮助……我不只是个医生，我不只是有门诊时间……我还有别的时间……也许，您这次来，正赶上是那种时间……’

“她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她的嘴唇轻轻地一歪，颤抖起来了。她很快地说道：

“‘就是说，如果我请求您……那您就照做？’

“‘您这又是在讲价钱，一定要我先答应了，您才愿意求人！您应该先请求我，然后由我来回答。’

“她像一匹烈马似地昂起了头，愤怒地盯着我。

“‘不，我不求您。情愿死！’

“这时我一下子暴怒起来，一种狂乱的没有理性的愤怒。

“‘如果您不愿意请求，那么我来提要求。我想，用不着更明白地表达了，——您知道我贪图您的什么。那样我就给您帮忙。’

“她死盯盯地看了我一眼。后来，——啊，我不能，我不能转述这是多么可怕，——她的脸像石雕一样呆了一瞬间，接着……接着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以无法形容的轻蔑直冲我的脸哈哈大笑着……她那轻蔑的大笑使我魂飞魄散……同时也使我陶醉……这笑声很像爆炸，突如其来的隆隆有声的强有力的爆炸……在这轻蔑的笑声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以至我……是的，我恨不得匍匐在尘埃，吻她的脚。但这只持续了片刻……如同电光之一闪，我浑身仿佛烈火炎炎……而她，已掉转身急匆匆夺门而出了。

“我身不由己地跟在她后面跑……想跟她解释，请求她原谅……我的力量已被彻底摧垮……她又转过身来，说道……不，她是下命令：

“‘您胆敢跟着我走或跟踪我……您要后悔的！’

“同时，她身后的门也砰的一声关上了。”

又停顿了一会儿。一阵沉默……又是一连串好像是从月光

上倾洒下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终于，又是他说话的声音：

“门关上了……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仿佛她的命令有种魔力将我锁住……我听见她怎样下楼，听见大门怎样关上……我全听见了，我的全部心神都奔向她……想要她……我不知道，是……想要她回来，还是要打她或是掐死她……但是我只想跟着她跑……跟着她……然而我又不能这样做，我仿佛遭到雷电之一击，四肢麻木瘫软……她那居高临下的目光像劈雷闪电将我击中，渗入了骨髓……我知道这是无法解释也不能言传的……这也许显得很可笑，但我一直站在那儿……过了几分钟，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我才能挪动我的脚……

“我刚挪了一步，立刻就亢奋起来，急匆匆地……我飞步下楼……她只可能顺着街道往车站那边走……我奔到车棚那边去取自行车，发现忘了带钥匙，我一把拔掉了门扣，竹子噼啪直响，裂成了碎片，接着我跳上自行车急忙去追赶她……我必须……我必须在她坐上汽车之前追上她……我必须和她谈谈……

“我在土路上飞驰着……这时我才发现刚才在楼上呆立了多久……直到林中拐弯的地方，马上就到车站时，我才看见她，她走着，步态急速而姿态僵直，一个男孩陪伴着她……她想必也发现我了，因为她跟男孩说了些什么，那男孩就停下来了，她一个人继续往前走……她想干什么？为什么愿意单独走？莫非她想单独跟我谈谈，免得让他听到？我拼命踩着脚蹬子……忽然有个东西横冲过来，截住我的去路……就是她那个男孩……我勉强来得及把车拐到一边，自己却摔倒在地上了……

“我边骂边爬起来……不由得举起了拳头，要给这蠢货一拳，但他躲开了……我在自行车上拍了几下，打算再骑上去……但那个下贱胚又来了，他抓住自行车，用蹩脚的英语说道：‘你

留在这儿。'

"您没有在热带生活过……您不会知道，一个黄种贱胚抓住白人'老爷'的自行车而且命令他，命令'老爷'留在原地，这是多么无礼。我不由分说给了他一耳光……他摇晃了一下，但仍然没有撒手……他那细长的胆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奴隶般的惊恐……但他捏住车把，捏得死紧死紧……'你留在这儿。'他又嘟哝了一句。

"幸亏我身边没有手枪，否则我一定会对这个蛮子开一枪。

"'滚开，下流胚!'我咆哮道。

"他看着我，瑟缩成一团，但没有松开把手。我对准他的脑门儿又是一拳，他还是不松手。这时我气得发狂……我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她可能已经脱身了……我朝他的下巴颏上来了个真正的斗拳士的一击，把他打得滚倒在地……现在自行车又由我支配了……我跳上车座，但是车子扭来扭去……搏斗的时候轮辐弄弯了……我试着用发抖的手把它掰直……没有弄成……于是我把自行车横摔在路上，扔在那个混蛋旁边，他流着血，挣扎起身躲向一边……当时——不，您不可能明白，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多么可笑，如果一个欧洲人……不过我当时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她，追上她……于是我跑起来了，像疯子似地顺着大路跑过去，从一间间的茅舍旁边跑过去，土民们惊奇地挤在门旁观看一个白人，一名医生在怎样奔跑。

"我跑到车站时已是满身大汗……我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汽车在哪儿?''刚才开走……'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他们想必觉得我是个疯子，浑身泥污满头大汗，跑过来打老远就大叫大嚷地问着……我看见车站后面路上的远处有汽车喷出的白烟

……她跑掉了……成功了，正如她坚定不移冷酷无情的盘算都必须成功一样。

“但是溜掉对她并不管用……在热带地方,欧洲人彼此之间是无密可保的……谁都认识谁，任何区区小事都能掀起轩然大波……她的司机在政府消夏大厅里呆了一小时并没有白费……几分钟之后我已经全知道了……知道她是谁。知道她住在……嗯，家在政府驻地的城市里，从这儿坐火车去要走八小时……她……嗯，据说是一个巨商的妻子，非常富有，出身名门，是英国人……还知道她丈夫在美国呆了五个月,最近就要回来,带她到欧洲去……。

“‘可是她,’这个想法像毒药似地使我坐卧不宁。‘有情况超不过两三个月……’”

“直到现在我还能向您解释这一切……也许只是因为在此以前我还可以理解自己……作为医生能对自己的症状做出诊断。可是自那以后我仿佛得了寒热病……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就是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无聊，然而，我身不由己……我已经不理解我自己了……我像中了邪似地往前跑，眼前只有一个目标……不过，请等等……也许我还是能使您明白……您知道马来亚热带癫狂症是怎么回事吗?”

“癫狂症?有一点印象……马来亚人常患的那种似乎酒后失态的病……”

“这比酒后失态厉害……这是一种疯癫,是人患的一种狂犬病……一种突发性的平白无故就去行凶杀人的狂想症。任何酒精中毒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在那儿居留期间曾研究过几起这类事故，——对别人的事，我们往往是又聪明又实际！——但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这可怕疾病的神秘病因……总之，和气候有关系，和这种郁闷的、捆绑在人身上似的溽热的气候有关，它像雷雨一般压迫神经系统，直到最后神经系统一下子崩裂……即所谓热带癫狂症，是的，热带癫狂症——是这样，有那么一个非常普通的马来亚人，心地也蛮善良，喝着自家酿的酒……他昏昏沉沉地坐在那里，一副漫不经心少气无力的样子……就像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样……而他会突然跳起来，拿起一把匕首跑到街上去……他一直往前跑，往前跑……连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路上不管遇见谁，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他都会用自己的双刃弯刀把他砍倒，见到血他会更加兴奋……他口吐白沫，像狂人般地吼叫着……然而，他不停地跑呀，跑呀，两眼直瞪前方，尖声喊叫着，手里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刀，一直这么吓人地跑下去……村里人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住癫狂症患者……他一来，人们就喊着，警告别人：‘狂人来了！狂人来了！’于是大家都闻声奔逃……而疯子狂奔着，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遇见谁就杀谁……直到人们开枪把他打死，像打死一条疯狗一样，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訇然倒毙。

“我从自己消夏凉棚的窗子里看见过一回……那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就因为我见过，所以我明白自己在那些日子的表现……我也是那副样子，眼神呆滞可怕，我发疯似地往前冲……跟踪着这个女人……我不记得是怎样做完这一切的，这是以奇迹般的疯狂速度进行的……十分钟之后，我就骑上人们借给我的一辆自行车飞驰回去，把一套外衣往箱子里一扔，拿了钱就驱车上火车站了……我走了，既没有给当地的官员打一个招呼……也没有指定一个代理人接替我的工作，住房扔下不管了……仆人们围住我，妇女们都很惊讶地询问我，但我没有回答，

连头都不回……急忙赶到火车站，搭上头趟列车就进城去了……自从这女人走进我的房间之后，尚未超过二小时，而我却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抛在脑后了，热带癫狂症驱赶着我，奔向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

“我不顾死活地朝前奔……晚六点到达……六点十分我已在她家门口，吩咐通报我来了……这是……您懂吗……我能做出的最无聊最愚蠢的事……但热带癫狂症患者圆睁着视而不见的眼睛，看不见自己奔往何方……过了几分钟仆人回来了……礼貌而冷淡地说……夫人感到不适，不能接待……

“我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在房子周围徘徊了一小时，荒唐地希望她兴许会派人找我……然后我才在斯特兰德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叫人给我房里送两瓶威士忌来……威士忌加上两倍的安眠药片救了我……我终于睡着了……在这不顾死活的奔跑当中，这场浑沌不清的昏眠是我唯一的喘息之机。”

钟声响了，坚定而沉重的两下，在几乎是凝滞不动的柔和空气中流荡回响，旋又在喁喁低语般的永无止息的潺潺水声中消失，下面的水声顽强地伴随着坐在我对面暗处的那个人热切激昂的叙述；我觉得他吃惊地抖了一下，他的话音中断了。我又听到手摸瓶子的声音和轻微的咕嘟声。接着，他仿佛定了定神，又用比较平稳的声调说了起来。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实在很难描述给您听。我现在想，当时我在发烧，无论如何，我是处于极度兴奋的近于疯狂的状态之中——像我对您说过的，一个热带癫狂症患者。不过别忘了，我是星期二晚上到的，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星期六她丈夫就要乘横滨来的轮船到达；因此，只剩下三天了。作决定、想办法，

就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了。您要明白：我知道应该立即帮助她，但跟她说不上话。我感到恼火的是，必须请她原谅我那种可笑的莽撞行为。我明知道每一瞬间都是宝贵的，也知道这对于她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却没有机会哪怕悄悄地跟她说上一个字，给她一个暗示，因为正是我那种愚笨的发疯似地追逐吓坏了她。这是……是的，请等一等……这就仿佛是，一个人跑着去追赶另一个人，为的是警告他前面有人要杀死他，他却把警告者当作凶手而迎着自己的坟墓继续朝前狂奔……她只是把我看作一个追逐她想要侮辱她的疯子，而我……最荒谬不过的正在于此……我已经压根儿不再想那件事……我被彻底打垮了，我只想帮助她、效劳……为了帮助她，即使犯罪、杀人我也在所不辞……但是她，她不明白这一点。早晨，我刚醒来，立刻就跑到她的住所，门前站着个男孩，就是昨天挨我耳光的那个男孩，老远一发现我，——他想必是在等我——他立即钻进去了。他这么做可能只是要进去悄悄通报我来了……啊，不明真相，真叫人痛苦万分！……也许，当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要接待我……但就在我看见他时，记起了自己遭受的凌辱，我没有胆量再作拜访……我的双膝发抖了。我到了门前又折了回来，我走开了……我离开的当时，她也许正在等候我，她的苦恼也不亚于我。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该做什么好了。城里的街道被烈日炙烤得火烫……这时忽然闪出一个念头：我立即叫了一辆马车，直奔那位找我帮过忙的副总督，并让人通报我来访……我的外貌大概有些异样，因为他看我的神色带有一点惊疑，在他的客套当中流露出一种不安……也许，当时他已经看出我是一个热带癫狂症患者……我坚决地向他声明，要求把我调到城里来，我在现在的岗位上呆不下去了……我必须马上

调动……他看了我一眼……我无法向您转述，他是怎样看我的……嗯，就像医生看病人那样……

“‘您的神经受不住了，亲爱的大夫，’他说，‘我十分明白这一点。嗯，这是可以设法安排的，不过得稍微等一等……比如说，等四个星期……我首先得帮您找一个代理人。’

“‘我一天也不能等了。’我回答道。

“他又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必须忍耐，大夫，’他严肃地说，‘医疗站不能没有医生。但是我答应您，今天就着手办这件事。’

“我站在他面前，把牙齿咬得紧紧的，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是一个被卖出的人，是一个奴隶。我满腔怒火，要进行反抗，但这个圆滑的人抢先说：

“‘您离群索居，大夫，到头来变成一种疾病。我们大家都很奇怪，您为什么从来不到这儿来，从不休假。您需要更多的交际，需要娱乐。至少今天晚上要来，——今天省里举行招待会，所有侨居此地的人将济济一堂。一些人早想认识您，常常问起您，希望把您调到这儿来。’

“他最后几句话使我一惊。问起我？会是她吗？我似乎立即变了一个人，我用最礼貌的方式感谢副总督的邀请，并答应一定准时来。我果真准时来了，甚至太准时了。得对您说，简直是急不可耐，我头一个来到政府大厅，黄皮肤的仆人们悄没声儿地急匆匆地走来走去，他们光着脚板走起来摇摇摆摆的，我仿佛模糊地觉得，他们在背后讥笑我。长达一刻钟之久，在这鸦雀无声的席前准备工作中我是唯一的欧洲人，我是如此孤单，以至听得见坎肩口袋里怀表的滴答声。终于有两三位政府官员带着他们的家眷来了，后来总督本人也来了，跟我作了长时间

的谈话；我专心听他讲，自认回答也很得体，直到我忽然被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安情绪所侵袭。我失去了应付能力，开始答非所问。我尽管背对着大厅的入口，但却立即意识到她进来了，她已在这里了。我无法跟您解释我怎么会产生这种令人心神不安的确信的，但是，我一边跟总督聊天，听他说话，而同时我却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幸而总督很快就结束了谈话，否则，我会不顾礼貌地转过身去，我的神经受到神秘的牵引，我的欲望无比强烈。果然，我还没有完全转过身去，就看见她分毫不差地正在我下意识地感觉到的地方。她穿一件舞会上穿的黄色连衣裙，她那优美瘦削纯净无瑕的肩膀有一种象牙般的淡雅的光泽；她在谈天，身边围着一群客人。她微笑着，然而我在她的脸上捕捉到某种紧张的神色。我走近了些——她看不见我——细细审视这微笑，这种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微笑，浮漾在她薄薄的唇边。这笑容重又使我陶醉，因为它……因为我知道这是假的，是虚伪、是高超的伪装。今天星期三，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星期六她丈夫乘坐的轮船就要到了……她怎么还能这样微笑，这样……这样镇定，这样无忧无虑地微笑，还这样懒洋洋地用手戏弄着扇子，而没有由于恐惧把它揉成一团？我……我，一个外人……面对着那一时刻，两天来心里战战兢兢……我，一个外人，为她分担惊恐，忧心如焚……而她却参加舞会并在那里微笑，微笑……

“身后乐曲启奏。开始跳舞了。一位中年军官邀请她，她向交谈者表示了歉意，就挽着他的手从我身边走过，到另一个大厅去了。当她发觉我的时候，一阵痉挛突然从她脸上掠过，——但只不过一秒钟，然后她客气地跟我点点头，像对偶然遇到的一个熟人那样打了个招呼，‘晚上好，大夫！’——我还没来得

及决定是否要向她问候，她已翩然而过了。

“谁也猜不透这双灰绿色眼睛的目光中隐藏着什么，就是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向我致意……为什么忽然承认了我？这是自卫还是和解的步骤？或仅仅是张惶失措？我没法向您表达我留在那儿多么激动，我被煽动起来又强压下去，一触即发。我看了她一眼，她正挽在军官的臂中旋舞，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我可是知道她……知道她和我一样，一心想着一件事……想着一件事……在这群人当中只有我们两人知道那个可怕的秘密……而她却在跳舞……这时我的痛苦、我的热望，以及对她的惊叹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注意我，但我的举止无疑地会把她掩饰的事情给暴露出来，——但我不能往别处看，我只能……对，我只能看着她，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远远地扫视着她那张不露声色的脸——我要看那假面具后面的脸会不会有片刻流露真情。她想必也感觉到被一双眼睛盯得很不自在。当她和舞伴挽着手回来的时候，疾速地扫了我一眼，以此严厉地命令我，指引我。我所熟悉的那条傲慢的愤怒的褶皱又恶狠狠地出现在她的额头上……

“但是……但是……我已经对您说过，热带癫狂症驱使着我，我执着于一点，目不斜视。我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这眼色是说：‘你要控制自己，不要惹人注意！’——我知道，她……怎么说好呢？……她要求我在这儿，在大厅里不要干预她的行动……我懂得，如果我现在回家，明天肯定可以受到她的接纳……她只是现在，此刻，希望我不要过于张扬地逼她承认我的亲密态度。我知道，她——多么有道理啊——怕由于我的笨拙而演出一幕……您看，我全明白，我明白这下令似的灰色目光，但是……但是这超出了我的力量，我必须跟她谈谈。我

摇摇晃晃地朝那群客人走过去，她正站在那里跟大家说话，我虽然只认识其中很少几个人，也凑了上去……只是因为想听她讲话，但她的目光使我缩头缩脑，活像一条挨打的狗，当她的目光漠然地从我身上掠过时，仿佛我与身边悬垂着的亚麻布窗帘毫无区别，或者我就是拂弄着窗帘的一股清风。然而，我如饥似渴地盼着她讲一句话，或是给我一个和解的表示，我就那样呆若木鸡地兀立在那儿，两眼盯着她，站在闲谈的人们中间。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毫无疑问……因为谁也不搭理我；而她，也由于我这副可笑的样子而狼狈不堪。

“我不知道像这样站了多久……可能有一个世纪吧……我没有办法挣脱自己如醉如痴的意向……正是这种疯狂的顽固劲头弄得我丧魂失魄……但是她受不住了……她忽然用一种派头十足而又轻盈机敏的姿态对她周围的男人们说：

“‘我略感疲倦。今天想早些休息……晚安！’

“说着，便像在社交场合对陌生人那样对我点点头，由我身边飘然而过。我还瞥见她额上蹙起的皱纹，接着就只看见她那白皙的骄傲的裸露的脊背了。我在明白她即将离去之前愣了一秒钟……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能在这个晚上，在这对于救她来说是最后一个晚上跟她谈话了……在我明白这一点以前，我就这样在原地呆站了一刹那……而接着……然后……

“但是请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样您不会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多么无聊和愚蠢……我首先应该向您描绘一下事情发生的地点……这是在政府大厦的一个大厅里，里面灯火通明，空荡荡的……人们有的成双成对地跳舞去了，男人们玩牌去了……只有少数几群客人在角落里聊天……因此，大厅里是空荡荡的，在明亮的吊灯照耀下任何轻微的动作都是很显眼的……

她以轻盈的步态款款地从宽敞的大厅里走过去，时不时地以她那难以描摹的姿势向人们答礼……以她那种庄重的、高贵的、使我迷恋的镇定自若的仪态……我……我留在原地，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好像瘫痪了，直到我明白她走了……当我醒悟过来时，她已经在大厅那头的门边了。于是……唉，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惭愧！……这时有个什么东西忽然推了我一下，我就跑起来了——您听着：我跑起来了……我不是走，而是穿过大厅向她跑去……我的脚步声在大厅发出很大的回响……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看到所有的人投向我的惊愕的目光……我真害臊得要命……我在跑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疯狂……但是我不能……不能停住……我在门旁赶上了她……她回过头来……她的目光像灰色的利簇射向我，鼻翼愤怒地颤动着……我正要开口……她忽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声响亮、洒脱、真诚，她还说了话……声音大得所有的人都听得见：

"'啊！大夫，您到现在才想起给我的孩子开药方……瞧这些学者！……'

"旁边的一对男女善意地跟着笑了……我明白了，当时我被她扭转危局的妙手绝艺弄得头晕目眩……我在皮夹子里翻了一会儿，然后匆匆忙忙地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她不慌不忙地收了起来……接着又用冷淡的微笑谢了我……就走了……头一秒钟里我如释重负……看到她巧妙地遮掩了我的失态莽撞，挽回了局面……但我当时也即刻明白我失去了一切，明白这个女人因我的急躁荒唐而憎恨我……甚于憎恨死亡……我明白了，即使我上百次地走到她家门口，她也会把我当成一只狗那样赶走。

"我摇摇晃晃地在大厅里走着，感觉到人们在看我……我的

样子想必是很古怪的……我走进小卖部，一连喝了两三杯……四杯法国白兰地……这才没有晕过去……神经再也受不住了，好像扯断了……后来我像个罪犯似的，悄悄地从旁门溜了出去……不论把世上的什么财富给我，也不愿再在这大厅里走一趟了，她的笑声还在那里的墙壁之间回响……我走了……也弄不清跑到哪里去了……大概是什么酒馆吧……我像一个希望忘却的人那样喝个没完……但是我并没有醉……笑声还在我耳边回响，刺耳的，愤恨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可恶的笑声……后来我在港湾附近徘徊……我把手枪留在旅馆里了，不然我一定开枪自杀了。我不再想别的事，走了回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柜子左边的抽屉里放着我的手枪……只有这个念头。

"如果说我当时没有开枪自杀……我对您发誓，那并不是胆怯……对我来说，把扳开了的冰冷的机头往下一按，那倒是解脱……但是，怎么跟您解释呢……我觉得自己还有责任……该死的责任，我对她还有用，她还需要我，这个想法使我发狂。当我到旅馆时，已经是星期四的早晨了，而星期六……我已经对您说过……轮船星期六到，而我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骄傲而自负的女人，在丈夫和上流社会面前是无法忍辱偷生下去的。啊，一想到轻率地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想到我的愚蠢的轻浮的行为把任何及时挽救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了，我是多么痛苦……几小时地，我向您发誓，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小时，绞尽了脑汁，想找出一个办法去接近她，改正我的错误，帮助她……至于她不允许我再去找她，这一点我完全清楚……我的全部神经还感觉得到她的笑声以及鼻翼的愤怒的颤动……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在我那间斗室里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跑过去……已经是白

天了，时近中午……

“我忽然被什么东西推到桌旁……我抽出一叠信纸，开始给她写信……我全都写了……我像一只挨打的小狗哀嚎着，我请求她原谅，说自己是疯子，是罪犯……求她相信我……如果她希望的话，我答应几小时内从城里，从这块殖民地销声匿迹，如果她希望，我可以去死……只要她原谅我，相信我，允许我在这最后的致命的时刻帮助她……我写了满满的二十页……这大概是一封疯狂的、不可思议的信，类似痴人说梦。当我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我浑身是汗，房屋在眼前晃动，我必须喝一杯水……然后才试着把信通读一遍，但开头几句话就叫我害怕……我用颤抖的双手把信叠好，就要装进信封里去……忽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找到了真正要说的决定性的话。我又抓起了笔，在最后一页附上一句：‘我在斯特兰德旅馆这儿恭候您表示宽恕的片言只语，如果七点以前得不到回信，我就开枪自杀！’

“然后我叫来了一个男孩，吩咐他立即把信送去。终于都说出来了！”

我们身边有东西滚动发出的声音，他的一个过猛的动作把威士忌酒瓶给碰翻了。我听见他用手在甲板上摸着，突然一下子抓住了空瓶子；他猛地一挥手，把空酒瓶扔进了大海。沉默了几分钟，他又接着说了起来，说得更加热切，更加激动和急促。

“我已不再是一个虔敬的基督徒了……对我来说，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如果有，那我也不害怕了，——它不可能比当天早晨我所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更可怕。请您设想一下，一间太阳晒着的小屋，中午显得更加炎热……这间小屋里面只有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桌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钟，一把手枪，而桌旁有一个人，他两只眼睛紧盯着秒针……这人不吃不喝，不抽烟，一动也不动，他一直……请听清楚，连续三个钟头一直盯着白色表盘和那根转着圆圈滴答跑着的指针……就这样……就是这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一心等待着，等待着……热带癫狂症患者就是这样的，干什么都是毫无意义，像一头畜牲、浑浑沌沌的，带着一股子疯狂的不拐弯的顽固劲头。

“我不再向您描绘这几小时的情形了……这是无法描绘的……现在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可能经历过这一切却还没……没有发疯……而在三点二十二分……我知道得很准确，因为当时我看了看钟……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我跳了起来……像饿虎扑食似地跳了起来，一步跳过去打开了门……门外一个中国小男孩怯生生地递给我一张叠着的字条。当我贪婪地把字条从他手里夺过来时，他立即就走开了。

“我打开字条，想看一遍……但是不行……眼前都是红色的圆圈……您想想这种痛苦……我终于，终于得到了她的回话……可是字母却在跳动、舞蹈……我把头放在水里浸了浸……才觉得好了一点……我重新拿起字条读着：

“‘晚了！但请在家等着。也许，我还要叫您。’

“没有签名。纸条揉得很皱，是从一本什么旧的表格上撕下来的……字体是匆忙用铅笔涂写的，歪歪斜斜，不像正常的，但看得出本来是一种很自信的笔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字条使我如此吃惊……这几行字里面有某种恐惧，有某种秘密，好像是边跑边写的，是在窗沿上或在马车里……这神秘的字条给人一种无法描述的凛冽悚惧之感……我终究……终究还是幸福的……她给我写了回话，我还不应该死，她允许我帮

助她……也许……我能够……啊，我立即充满了无法实现的希望和理想……我成百上千次地反复读着这纸条，吻着它……仔细地看，寻找着什么被遗忘、被忽略的话语……我的幻想更加大胆，更加离奇，这是一种癫狂性的白日梦……一种麻木状态，浑浑沌沌的，但同时又很紧张，既像在打盹儿，又像是清醒的，也不知这状态延续了一刻钟还是几小时……

“我忽然一惊……似乎有人在敲门？我屏住呼吸……一分钟，两分钟，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又是轻微的、像耗子似的窸窣声，很轻、然而很急的敲门声……我跳了起来——我的头很晕——猛地拉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男孩，她使唤的男孩，就是那个被我打破过嘴巴的男孩……他那黝黑的脸色发灰，惊恐的眼神道出了不幸。我立即非常惊慌……

“‘出……出了什么事?’很艰难地问了一句。

“‘Come quickly!’① 他回答了一句，没有再说别的。

“我飞快地下了楼，他跟在我后面……下面已停着一辆小马车，我们坐了上去……

“‘出了什么事?’我又问他。

“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咬紧了牙齿，他浑身都在发抖……我又问了一遍，但他一直沉默不语……我真想再揍他一下，但是……他对她的那种狗似的忠诚感动了我……我就不再问了……马车在热闹的大街上跑得如此之快，行人都骂着闪避到路边。我们驶过了欧洲人住宅区，顺着河岸驶入下城并冲进了嘈杂拥挤的华人住宅区……最后我们拐进一条偏远而狭窄的巷子……停在一座矮屋前面……小屋又脏又矮，仿佛匍匐在地面上，

①英文：快来！

前面是一个小铺子，里面点着油灯……鸦片烟馆、妓院、贼巢和窝藏赃物的地窖密窟就是偷偷地混在这类店铺中间。男孩急促地敲门……门稍微打开了一点，从门缝里传出一个嘶哑的声音，问个没完没了……我忍不住，从马车里跳了下来，推开了门……一个中国老太婆惊叫了一声就跑开了……男孩跟着我走了进去，他领着我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打开了另一道门……进到里面一间屋子里，屋里有一股烧酒味和凝血的腥味……从里面传出了呻吟声……我摸索着走了过去……”

话音又中断了。接着又说了起来，——但已不只是在说，而是在呜咽哭诉了。

“我……我摸着路……在那儿……那儿，那张肮脏的草垫上……躺着一个人……痛得直抽搐……那就是她……

“我看不见她的脸……我的眼睛对黑暗还不适应……我摸到了她的手……滚烫的……像炭火似的，她在发烧，烧得厉害……我一阵痉挛，立刻明白了一切……她避开我跑到这儿来了……听凭随便遇到的一个脏老太婆……把自己给糟蹋了……仅仅因为怕把事情张扬出去……她情愿让一个巫婆毁掉自己，也不愿意信赖我……只是因为我这个疯子……不肯宽容她的骄傲，没有立即帮助她……因为她怕我甚于怕死……

“我大声叫他们点灯……小男孩跳了起来，那可憎的老太婆颤巍巍地端来了一盏熏得发黑的煤油灯，我勉强控制住自己才没有一把掐住这老妖婆的喉咙……他们把灯放在桌上……昏黄的灯光落在受尽折磨的身体上面……忽然……忽然我身上的那种痴呆、暴怒和情欲的可鄙枷锁统统一扫而光……现在我就只是医生，救护者，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我忘记了自己……我

的意识清醒明睿,同可怕的威胁展开搏斗……那赤裸的身体,我曾在梦中贪求过的身体,现在摸起来只不过像……唉,这该怎么说呢……不过是一个物体,一个器官……我并不觉得这是她,我所看见的只是一个正在同死亡搏斗的生命,一个在致命的痛苦中挣扎的人……她的血,她的神圣的热血在我手上流,但我既不觉得激动,也不觉得恐惧……我仅仅是一个医生……我见到的只是痛苦,我还看到……还看到事情全都弄糟了,只有奇迹才能挽救她的生命……她被一只鲁莽的罪恶的手糟蹋了,她的血几乎流尽了……而在这个臭烘烘的洞穴里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止血……连一点干净水都没有……我所接触的一切东西都是肮脏的……

"'必须马上去医院。'我说。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说完,病人就痉挛着,吃力地抬起了身子。

"'不……不……宁愿死……也别让任何人知道……不让任何人知道……回家……回家!……'

"我懂了……她仅仅是为自己的秘密,为自己的荣誉而搏斗……不是为了生命……于是我服从了。男孩拿来了担架……我们把她抬到担架上……她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不停地打着寒颤……我们仿佛是抬着一具尸体趁黑回到了家里。我们把莫名其妙惊惶不安的仆人们支开了,像贼似地潜入了她的房间……关上了门……然后……然后……开始了一场搏斗,同死亡进行的长时间的搏斗……"

突然有一只手痉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因为惊吓和疼痛差一点叫了起来。他把脸凑到我跟前,于是我见到一排呲露出来的白牙齿和在月光反照下忽隐忽现的眼镜片,像两只巨大无

比的猫眼睛。而他已经不是在讲，而是在发狂似地愤怒地大叫：

“您知道吗？您，一个局外人，坐在甲板躺椅上，作为世上一个轻松的旅游者，您可知道，人要死了是什么意思？您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种场面，您见过身体怎样痉挛，发青的指甲怎样在空中抓挠，喉咙在怎样呼噜呼噜地喘气，每个肢体怎样挣扎，每个指头怎样同那个可怕的东西搏斗，瞪得圆圆的眼睛里怎样流露出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惧吗？而您这位逍遥自在的旅游者，您在这儿议论有责任帮助别人，您可曾有过这种经历？作为医生，我倒是常看到这些……而这是作为病例，作为某种客观事实……可以这么说，我见过并且研究过——但亲身经受这一切却只有一次……只有那时，在那天夜里我感同身受地和她一起死去……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她流血不止，发着高烧，我坐在那儿，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要为她止血，解除高烧，我眼看着她被一点点地烧干，我想挡住死神，可死神一步步地逼近，我却无力把它从床边赶跑。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作为一个医生，通晓医治百病的良方，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正如您的高见，但他却一筹莫展地坐在垂危者身边，完全无能为力……只知道一点，只知道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无法挽救了……尽管我心碎欲裂……眼看着那可爱的身体止不住地流血，遭受折磨，数着那时而加快时而中断的脉搏，感到它在你的手指下渐渐地消逝……作为一个医生却不知所措，毫无……只能坐着，一会儿像教堂里面干瘪的老太婆那样祈祷上苍，一会儿又举起拳头威吓那个可怜的上帝，可你明明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您明白这点吗？明白吗？……我……我只有一点不明白，怎么……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刻没有死去……怎么还可能做到第二天早上又从睡眠中醒来、刷牙、结领带……在经历了

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之后怎么可能还活着……我感觉到这个呼吸着的生命是第一个我如此费力挽救的人，用心灵的全部力量要挽救的人，而这人却从我身边滑脱，不知消失到何处去了，她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快地滑走了，而我焦急的脑子却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拉住她……

“还有一点使我加倍地痛苦,还有就是……当我坐在她的床边时——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给她用了吗啡，我看着她，她青灰的两颊烧得火烫，躺在那里，——是的，当我这么坐着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极端紧张地注视着我……这是那个男孩蹲坐在地板上，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祷词……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在他极度谦卑的目光里看到……不，我无法向您形容……那种恳求，那种感激，就在这时他向我伸出了双手,似乎是在恳求我挽救她的生命……您要明白——是向我，向我伸出了手，像恳求上帝似地……恳求我，我这个束手无策的软弱者……我知道，一切都完了，而我在这儿的用处就和在地板上爬的一只蚂蚁一样……啊，这目光使我多么难受……这种对于我的医术的狂热的盲目的信任……我真想对他大喊一声,踢他一脚,他使我感到如此痛苦……然而我同时也感到,对她的共同的爱和那个秘密又把我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了……他像一只潜伏的野兽，阴郁地缩作一团紧坐在我背后……只要我说一个字，他就跳起身来，没有一点声音地光脚跑去把我所要的东西拿来，充满期待地颤抖着把要用的东西送给我，似乎缓解和得救都在此一举……我知道，为了抢救她，他不惜切开自己的血管……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她对于人们就有这样的威力,可是我……我却没有力量帮助她少流一滴血……啊，这一夜，这可怕的没有尽头的生死搏斗之夜！

"凌晨她又醒过来一次……睁开了眼睛……现在这双眼睛不再高傲和冷漠……闪耀着湿润的病态的光，她困惑地朝房间四周看了看。然后她看了我一眼，仿佛陷入了沉思，想要记起我的面孔来……忽然……我看出……她想起来了……惊慌、抗拒……一种敌视的惊骇的情绪扭歪了她的面容……她的手臂开始动弹，似乎想逃……远远地远远地躲开我……我看出来她在想那个……那个时候的事……但后来她又思索起来……她看我时平静了一些，但是呼吸沉重……我觉得她想说话，想说什么……她的手又动起来……她想抬起身子，但是她太虚弱了……我让她安静下来，俯身对着她……这时她用充满痛苦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她的嘴唇轻轻地动着……这是最后的、即将沉寂下去的声音……她说：

"'没有人会知道吧？没有吧？'

"'不会有人知道，'我确信无疑地说，'我向您保证。'

"但她的眼神里仍然显出不安……她用发烧的双唇含混而吃力地说出：

"'您对我发誓……不让人知道……发誓！'

"我举起一只手来发誓。她用一种无法言传的目光……温柔的、友好的、感激的目光望着我……真的，真是感激的目光……她还想说什么，但是她太吃力了……她躺了很久，累得精疲力竭，闭着眼睛。然后就开始了那可怕的一幕……她又苦苦挣扎了整整一个小时……天亮时才告结束……"

他沉默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发觉，直到由中甲板传来的钟声划破了寂静——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钟声——三点了。月光暗淡下去了，但空中有一道新的黄颜色在颤悠，不时吹过来

一阵小风。又过了半小时，一小时，天快亮了。这场恶梦就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消失了。现在我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说话人的五官轮廓了，因为在我们呆的那个角落里，阴影已经不是那么浓黑了。他脱去了帽子，于是我看见了他那裸露的头颅和那张疲惫不堪因而使我觉得更加可怕的脸。但这时他那副闪闪发光的眼镜又对着我了，他挺直了身子，嗓音里也带出了尖酸刻薄的调子。

“对她来说是结束了——但对我却不是。我独自和尸体在一起，——我独自在别人家里，独自在一座不能忍受秘密的城市里，而我……我必须保守秘密……是的，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一个殖民地里的上流社会妇女，她完全健康，前一天的晚上还在总督举办的舞会上跳过舞，现在躺在自己的床上死了……她面前有一位陌生的大夫，据说他是她的仆人叫来的……但屋里没有任何人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从哪里来的……半夜里用担架把她抬进来以后就一直关着门……可是早晨她已经死了……然后这才把仆人们叫来，整个屋子顿时发出一片扰嚷……片刻之间，四邻皆知，惊动全城……只有一个人，他应当解释这一切……那就是我，一个外人，偏远地区医疗站的一名医生……这处境真够愉快的，不是吗？

“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幸而我身旁有这个男孩，而且这个忠诚可靠的小伙子能从我的眼神里看出最细微的愿望；就连这个半开化的黄种人也懂得，这儿必将引出一场斗争。我只告诉他‘夫人不愿意任何人知道发生的事’。他用湿润而坚定的眼睛直盯着我说：‘是的，先生。’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他擦净了地板上的血迹，把一切都归整就绪——而正是由于他的坚定，帮助我恢复了坚定。我一生中从未表现过类似的凝聚起来的精

力。今后也不会表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失去了一切的时候，他是会像一个绝望者那样为最后的东西拼命奋斗的，——而这最后的东西就是她的遗言，她的秘密。我十分平静地接待了人们，对大家重复着同样内容的瞎话，说被派去请大夫的男孩偶然在路上遇见了我。而当我装作平静的样子讲述这一切的同时，我在等待着……等待着决定性的时刻……等待着验尸，不经过这道手续就不能把她的棺材钉起来——连同她的秘密一道……请别忘记；那是星期四，而星期六她的丈夫就该回来了……

“九点钟，终于有人向我报告市里的医生来了。我派人请他来的，——他在职位上是我的上司，同时也是我的对手——就是她当初轻蔑地谈论过的那位大夫，他显然已经知道了我要调动工作的请求。他刚瞧了我一眼，我就立即感觉到他是我的敌人。但正是这一点使我抖擞起精神。

“还在前厅里他就问道：‘……夫人……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出了她的名字。

“‘早晨六点钟。’

“‘她什么时候派人去叫您的？’

“‘夜里十一点。’

“‘您知道我是她的私人医生吗？’

“‘知道，但是不能再拖了……而且……死者明确要求让我来。她不许去请别的医生。’

“他注视着我，他那苍白的胖脸胀红了，——我觉得出他又急又恼。而我正需要这一点，我急于尽快收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神经支持不了多久。他想挖苦我几句，但一转念又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那么说，您既然认为没有我也能行……不过，我的职责是必须验明死亡和……致死的缘由。’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让他往前走。然后我退了回来，锁上了门，并把钥匙放在桌上。’

“他惊奇地扬起了眉毛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露声色地站在他的对面。

“‘这里要作的不是确定死因，而是找出另外的死因。这个女人来找我是在以后……在一次不成功的手术之后……我已经不能挽救她了。但是我答应了要保全她的名誉，我会这样做，还要请求您帮助我。’

“他惊奇得睁大了眼睛。‘您总不至于会说，’他讷讷地说，‘我，一个官方医生，应该去隐瞒犯罪行为?’

“‘是的，我要这样。我必须这样做。’

“‘要我为您犯的罪……’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没有碰过这个女人，不然……不然，我就不会站在您的面前，而是早就自行了结了。她已经赎了自己的罪孽，——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是这件事，世上任何人都不需要知道。而且，如果这个女人的荣誉现在再遭到不必要的玷污，那我是不能容忍的。’

“我这种断然的口气更加激怒了他：‘您不能容忍!这样……瞧着吧，您可是我的上司……或者您至少觉得是做了我的上司……您就试着给我下命令吧！我一来就想到了，这儿准有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既然把您从旮旯里给召来了……您在这儿大展医术，干的不坏嘛……一开始的架势也不坏……不过，我现在要动手检查，我亲自来，您可以放心，我所署名的证明书是正确无误的。我不在假证书上签名。’

“我平静地回答说：‘反正这一次您必须这样做。在这以前您出不了这间屋子。’

"这时，我把手插进口袋，——手枪没有带在身上。但是他颤抖了一下。我朝他逼近了一步，直盯着他。

"'您听着，我跟您明说了……免得走上极端。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别人的也一样……我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所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履行我的诺言，保守这次死亡原因的秘密……您听着：我对您发誓，——如果您在证书上签名，说明死亡是……某个偶然因素引起的，那么本周之内，我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您要求的话，我可以开枪自杀，只等棺材埋进地下，而我确信，任何人……您要明白——任何人都无法再追究这个案子。这一点大约能使您满意。事情必须是这样。'

"大概我的声音里有某种威胁人的东西，有某种危险，因为当我无意识地朝他走近一步的时候，他立即躲开了，脸上带着人们逃避手拿匕首狂跑的热带癫狂症患者的那种恐惧表情……他的神色马上变了……变得垂头丧气和茫然不知所措，那种强硬态度没有了。他还有气无力地咕哝了一句表示抗议：

"'我这一生在假证明上签字这是头一遭……不过，我们总会想出办法来的……真是无奇不有……但是我不能简单地就这样，马上就……'

"'当然，不能，'我连忙附和，给他打气，（'只是得快点，快点！……'我的太阳穴疼了。）'但是现在，假如您知道，不这样做只能使一个活着的人感到痛苦，并且可怕地加害于一名死者，您肯定就不会犹豫不决了。'

"他点了点头。我们走到桌子跟前。几分钟之后证书已经备妥。（证明书后来也在报上发表了，它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因心脏麻痹而致死的场面。）然后他站了起来，看着我说：

“‘您本星期内就走，不是吗？’

“‘我向您发誓。’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发觉，他想做出一副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马上去设法弄棺材。’他说，想以此掩饰自己的窘态。但是我身上显然露出了某种无限痛苦的表情，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非常诚恳地握住我的手摇了摇。‘希望您能够经受得住。’他说。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是病了吗？也许，我发疯了吧？我把他送到门边，打开了门，用最后的力气控制住自己，等他走后锁上了门。我的太阳穴又跳得厉害起来，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动和旋转，接着我一头栽倒在她的床边……就像热带癫狂症患者在疯狂奔跑的最后，精疲力竭地栽倒下来一样。”

他又不说话了。我微微打了一个寒颤，也许是清晨刚起的风像微波似地从船上拂过引起的吧？朦胧的晨曦已照亮了他的半边脸，在这张受尽折磨的脸上又显露出一种顽强的意志，他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不知道在草垫上躺了多久。忽然有人拍了拍我，我惊醒了，那个男孩正站在我面前，带着胆怯而虔敬的神情惊惶不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他要进来……想看看她……’

“‘谁也不许进来！’

“‘是……但是……’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惧。他想说什么，但又不敢说。显然是有什么为难的事。

“‘是谁?’

“他看着我,浑身发抖,好像等着挨打似的。后来他说,——没有说出名字……这样一个未开化的生物怎么会如此懂事?为什么这类完全没有文化的迟钝的人在某些瞬间会有如此温柔细腻的感情?男孩说……怯生生地说:‘就是他。’

“我跳了起来……马上就明白了,我迫切地急不可耐地想要见到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您瞧,这事多奇怪……在这所有的痛苦、狂热的激情、恐惧和忙乱之中我竟全然忘记了他……忘记了这件事还牵涉到另一个人,就是这女人所爱的人,她曾经把拒绝给我的东西热情地献给了他……十二个小时、一昼夜之前我是会憎恨这个人的,我可能把他撕成碎块……但是现在……我不能,我不能向您表达,我多么渴望见到他……而且爱他,因为她曾经爱过他。

“我一个箭步奔到门边。我面前站着一位年轻的,非常年轻的军官,金黄色的头发,样子非常腼腆,身材颀长,脸色苍白。他看起来像一个孩子,他是如此年轻动人,看到他竭力想装作一个男子汉,显示他的克制力……掩饰他的激动,我感到说不出的震惊。当他把手举到帽沿边的时候,我马上发觉他的手在抖……我真想拥抱他……因为他和我所希望见到的曾经占有过这女人的人的模样正好相符,不是骗子,也不是狂徒……不是,她把自己奉献给了一个半大的孩子,奉献给了一个温柔的造物。

“年轻人站在我的面前,非常局促不安。我贪婪的目光和冲动的动作使他更加心慌意乱。他唇上的小胡子抖动着……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年轻的军官,这个孩子勉强忍住没有失声痛哭。

“‘请原谅,’他终于说道,‘我还想……还想看看……夫人……’

“我下意识地、自己完全没有想这么做，就用手臂挽住了这个萍水相逢的人的肩，像领病人似地领着他。他用惊奇的怀着无比温暖无限感激的目光看着我……就在这一瞬间，我们之间已产生了一种休戚相关的意识。我们走到死者跟前……她周身雪白地躺在白床单上……我感到，我在场总归会使他觉得窘迫，因此退了回来，让他单独和她在一起。他的脚步不稳，拖着腿慢慢地走到床前。从他的肩膀抖动的样子我看得出他的心被怎样的痛苦撕扯着……他走着……像迎着狂风暴雨走去的人。接着他忽地跪倒在床前……就和我起先倒在那儿一样。

“我奔到他跟前，把他扶起来，让他在安乐椅上坐下，他不再觉得难为情，失声痛哭起来。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下意识地用手抚摸着他那金色的像孩子一般柔软的头发。他抓住我的手……带着某种恐惧……忽然我发觉他的目光正凝视着我。

“‘大夫，请告诉我真话，’他说道，‘她是自杀的吗？’

“‘不是。’我答道。

“‘那么……是什么人……什么人的过错……造成了她的死亡？’

“‘没有，没有。’我重复道。虽然我差一点没有冲着他喊出来：‘是我！是我！是我！……还有你！是我们两个！还有她的固执，她那可悲的顽固！’但是我忍住了，我又重复说道：

“‘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过错……是命运！’

“‘我难以相信，’他呻吟道，‘难以相信啊。就在前天她还参加了舞会，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我于是编了一个很长的故事。甚至对他，我也没有暴露死者的秘密。所有那些天里，我们就像兄弟俩，我们仿佛都悟出

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情……彼此并没有把那种感情告诉对方。因为两人都明白，我们的全部身心都系念着这个女人……有时候，心里的话涌到了嘴边，但是我咬紧了牙关。他始终不知道，她怀的孩子就是他的……当时我该把他的这个孩子除掉，而现在她带着那个孩子同自己一起堕入了无底深渊。那些日子我们尽谈论她，当时我躲藏在他那里……因为——我忘记对您说了——大家都在找我……她的丈夫回来了，这时棺材已经封好了……他不大相信医生的检验证明……人们还散布了各种流言蜚语……所以他要找我……但去见他……我实在受不了，我知道，他就是使她受苦的人……我躲起来了，四天没有出屋门，我们两个四天没有离开住所……她的情人用假名替我购得了一个舱位，以便让我溜走……夜晚，我像贼似地悄悄地溜上甲板，免得别人把我认出来。

"我抛弃了那边所有的一切……我的房子和干了八年之久的工作。我的全部财产都撂在那里任人拿取。政府里的诸公想必已将我除名，因为我未经告假擅离职守……但是我再也不能在那间屋子，那个城市……那个环境里生活下去了，一切都令我想起她……我像贼似地趁着夜色逃跑了，只是为了摆脱……为了忘却……

"但是……当我上船时……夜晚……半夜里……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当时……当时……一架起重机正在吊什么东西……一件长方形的，黑色的东西……这是她的棺材……您听着：她的棺材！……她跟踪着我，就像我以前跟踪她一样……我只好站在那里装作一个局外人，因为他，她的丈夫，也在那里……他护送遗体回英国，也许，他想就在那儿启棺验尸……他将她拉回自己身边……现在她又属于他了……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我们两个……但是我还在……我一路随行，直到最后一刻……他不会知道，永远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怎样保守她的秘密免受任何侵犯……包括这个混蛋的侵犯，她是因为他才死去的……任何事，任何事都不该让他知道……她的秘密属于我，只属于我一个人……

“您现在明白了吧……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见人……不能忍受他们的笑声……尤其是他们风流调笑、卿卿我我的时候……因为就在那下面……在下面，在货舱里，在大包大包的茶叶和椰子之间停放着她的棺材……我钻不进去，那儿锁着……但是我知道，我的整个身心都感觉到，每秒钟都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人们在跳华尔兹舞和探戈舞……这真是够蠢的，海底有上百万的死人……我们脚底下所踩的任何一块地下都有尸体在腐烂，是啊，我不能，不能忍受人们在这里举行化装舞会，不能忍受他们如此放荡地大笑。我觉得她就在这里，并且知道她对我的希望……我知道自己还有责任……我还没有完……她的秘密没有最终保全……死者不肯放开我……”

中层甲板上有人走动的声音了，还有用湿墩布擦地板的声音，水手们已经开始打扫了。他像当场被抓住的罪犯似地抖了一下，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了惊慌。他站了起来，咕哝道：

“我走了……该走了。”

看他那副模样着实叫人难受，威士忌和眼泪把一双眼睛弄得又红又肿，目光凄惨，对我的同情避而不受；我觉得他整个弯曲的身子里都隐藏着一种羞耻感，为在这漫长的夜晚向我吐露了衷情而感到万分羞愧。我不由地说：

“您能允许我下午到您的船舱里去看您吗？”

他瞥了我一眼，——嘴唇一咧，露出一种嘲弄的生硬的玩世不恭的表情，有点恶狠狠地往外挤着每一个字。

“啊——啊……您那有责任帮助的高论……您就是用这句名言引我讲了这么多废话。不，先生，谢谢！您不觉得，我在您面前披肝沥胆、倾吐衷肠之后，现在已轻松些了么？我的生活完全毁了，谁都没法子帮助我恢复。我为可尊敬的荷兰政府白干了一场……退休金也完了，我像一条丧家犬似地回欧洲去……一条跟在棺材后面呜咽的狗……热带癫狂症发作起来终究要受到惩处，会有人把他一枪击倒，不过，我希望快点完结了事……不，先生，谢谢您要来看望我的好意……我的船舱里已经有伴儿……两三瓶上等的陈年威士忌……它们有时候也能给我一些安慰，另外，我还有一位多年老友，可惜我没有及时向他求援，就是我那把可爱的勃朗宁手枪，他倒是比任何废话更有用……请求您，不必费心了……人总还有一个唯一的权利，——依着自己的心思两腿一伸，完事大吉，莫让别人插手帮忙。”

他又一次嘲弄地、甚至是挑衅性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我觉得这只是说明他感到羞愧，极度的羞愧。然后他缩起肩膀，转过身去，也没有告别，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沿着已有亮光的甲板，拖拖沓沓地朝船舱走去。此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当夜和次日夜里我在老地方找过他。他已杳无踪迹。若不是有一位袖上戴着丧带的旅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只好以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梦，或者是一种奇异的幻觉。遇到的是一位荷兰巨商，我听人们说，他新近丧妻，是由于某种热带疾病夭亡的。我看见他避开别人，在甲板的一边来回踱步，还看见他脸上那种阴沉悲戚的表情，一想到我知道他所怀的隐忧，我就觉得很难为情，

每次碰到他，我都折向一旁，以免我的目光会泄露出，关于他的命运我了解得比他本人还多。

后来那不勒斯港口发生了那起奇特的事故。对于这件事的解释，我觉得应到那位陌生人讲的故事中去寻找。晚上大多数旅客都上岸去了，我本人先上歌剧院。又从那里到罗马大街的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去了。当我们乘上舢板回轮船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小船点着火把和电石灯，围着轮船打转，在找什么东西，而上面黑糊糊的，宪警们在甲板上神秘地穿梭往返，我曾向一个水手打听出了什么事。他回避给予回答，显然是有命令不许乱讲。翌日，轮船平安无事，看不出发生过任何事故，朝热那亚继续前进，什么也探听不出来，只是后来我才在意大利报纸上读到一篇带罗曼谛克色彩的报导，谈到了那不勒斯港口发生的事。报上写道：那天，当夜深人静时分，为了避免引起旅客们的不安，将装有荷兰殖民地一位著名夫人遗体的棺木从轮船的舷梯下放到小船上，水手们沿梯而下，死者的丈夫也在场给他们帮忙。正在这时，一件重物从上层甲板上翻倒下来，把棺材、丈夫、水手都带进了水里。有一家报纸断言，这是个疯子，正从上面往舷梯上跳。另一家报纸则提出一种遮掩搪塞的说法，说由于分量过重，梯子本身断了，不论如何，轮船公司显然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隐瞒真相。好不容易把水手们和死者的丈夫救了上来，但是铅质的棺材立即沉入了海底，没有找到。同时还有一条短小的简讯，据说港口岸边漂来一具不知名的四十来岁的男尸。对公众来说，这条短讯与那件用浪漫手法描写的事故并无联系；但是读完这草草数行时，一张青白色的面孔，又一次像幻影似地从报纸后面浮现在我眼前，镜片闪闪发光。

（张敬铭 译　杜文棠 校）

奇妙之夜

下面这些记述，是在男爵弗利特立希·米歇尔·冯·R的写字台里发现的，封成一小包。……男爵这人，一九一四年秋在奥地利某龙骑兵团当后备役中尉时，已在拉瓦如斯卡战役中阵亡了。他家里人随便翻了翻这些文字，就根据标题推断这是他们亲人的文学习作，于是把这些记述交我审阅，并由我来决定发表事宜。我本人可绝不认为这些文字是虚构的小说，而认为这是阵亡者的真实经历，每个细节都是实有其事的经历。于是我发表了他这篇灵魂的自白，没作任何改动和补充，只是略去了姓名。

今天早晨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到要为自己把那个奇妙的夜晚的经历写下来，以便在寻出本来顺序的过程中，综览这整个事件。从这倏忽而来

的瞬间起，我就有了一种不可言传的迫促感，要为我自己将这件怪事形诸文字，尽管我担心，即便大致地勾出这一经过的奇特之处也难于胜任。我没一点什么艺术才华，在文学方面毫无素养，除写过几篇近乎游戏的文章以外，从来没想过要在作家生涯中一试身手。比如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了对接踵而来的外界事物以及它们同时反映出来的内蕴做出安排，是否有一种可以学到的特殊技巧。我问自己，我是否能够总是达意于确切的词藻，遣词于确切的含义，并且求得我一向阅读真正的小说家作品时无意中感到的这两者的协调。然而，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我自己；能勉强表述得叫我自己明白的事情，是否能叫别人明白，这些文字是毫无把握的。对于无休无止地令我念念的每一事物，使我在痛苦翻腾中激动的每一事物，这些文字只不过试着用一定的见解能最终将它们了结、固定，使之展现在我面前，让我从各个方面去把握它们而已。

这件事，我不曾跟任何朋友讲过，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使他们了解这事的深意；再说，为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而如此神驰魄荡，魂牵梦萦，我也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这整个事件本来只是一段小小的经历。不过，当我现在写下“小小的”这个词时，我立即就注意到，写作时，要从确切的分量上来选择词汇，对生手来说多么困难。这么个简单之至的词儿，都摆不脱双重意义和造成误解的可能性。因为当我称这番经历只是小小的时，我的意思当然是相对的，是对那些轰轰烈烈的戏剧性事件、同全体人民及其命运相关的事件而言；另一方面，我是就时间而言，因为全部经过只有紧紧凑凑六个钟头，没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中去。然而，对于我，这一般来说意义不大、无关紧要的小小的经历，却是如此丰富，以至在那个奇幻的夜过

去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还为它激动，还不得不振起整个心力来把它按捺在胸口之内。每日每时我都重温着它所有的细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事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我的言行，全都无意中被它所左右。我的思想，只是忙于反反复复地重温这突发事件，并在这重温中证实我没有忘记。而且，十分钟前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明确地意想到的。现在也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我现在所以为自己写下这番经历，使之坚定不移地、而且似乎是如实地固定在我面前，那只是为了在感觉中再次去回味它，同时去意会它。前面我说，我写这件事是想要了结它，这是完全错误的，很不真实的；相反，我只想叫这匆匆经历的事情更栩栩如生，带着体温和呼吸呆在我旁边，让我能永远永远去拥抱它。啊，对于那个郁闷的下午，那个奇幻的夜晚，哪怕是其间的一秒钟我也不担心会忘记。要在回忆中一步一步走回那几个钟头的路程去，我用不着标识，用不着里程碑。白天黑夜的每时每刻，我都像梦游人一样，重新找到那个境地去，并且只是用心灵所具有的那种慧眼，而不是用衰弱的记忆力，去观察其中的每个细节。那舒绿如春的景色中的每片树叶，我在这里也能毕肖地把它们的轮廓描到纸上去。现在是秋天，我还异常亲切地闻到栗子花温柔的芳香。如果我现在还来描绘那几个钟头，那么，这样做不是出于要甩脱它的恐惧，而是出于要唤回它的欢乐。现在要精确地挨次来描述那次夜行，为了保持次序，我必须克制自己，因为总是有一种亢奋之情在我心头喷涌，使我几乎不能去想那些细节，因为总是有一种醉意攫住我，我必须堵住回忆中一个接一个的画面，才使它们不至交泻成一片杂色的烟雾。我还一直带着火样的激情，在经历着那种经历，那个日子——一九一三年的六月七号，因为那天中午我叫来了

一辆马车……

不过我感到又得打住了，因为我又吃惊地看出来一个单词的多义性。现在，当我必须从关联中来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这才注意到，对这种装置成圆球形的东西，既要把它理解成滚动的家什，又要把它理解成活蹦乱跳的人，这有多困难①。刚才我写下了一个“我”，我说了，我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七号中午叫来了一辆马车。可是，这个字眼就不明确，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我，六月七号的那个我，早已不存在了，虽然才过去四个月，虽然我就住在那个旧我的居室里，拿着他的笔在他的写字台旁用他自己的手在书写着。正是由于那次经历，我同那个旧我完全断绝了。现在，我很陌生很冷淡地从身外看着他。我能够描述他，像对一个游侣，一个同伴，一个朋友。我了解他许多事情，了解他的品性，然而我却完全不再是那个人了。我能够谈论他、指责他、品评他，但却完全感觉不到，他曾经一度是属于我的。

曾经是我的那个人，作为少数，从他那个社会阶级的大多数中彻彻底底分离出来了。在维也纳我们这些人中间，那个阶级，惯常都是特别地用“上流社会”来标示的。这不是由于特别以此为荣，而完全是由于不言自明。我到三十六岁了。在我刚成年之前父母早逝，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这笔钱够多的了，完全省得我去操心寻职谋生的事。于是，我意想不到地做出了一个当时心里很不踏实的决定。这是说，父母的财产作为唯一的遗产落到我手里，就是这突然失业也能保障我独立生活，甚至满足我放纵以至奢侈的愿望，这时，我刚好完成大学学业，正要选择我未来的职业。由于我的家庭关系，由于我早已表现出

① 德语 Fiaker 既指双套出租马车，又指赶这种马车的车夫。

对稳步上升和静观内省的生活的向往，我可能是要投身国务的。但功名心根本促不动我，所以我决定，先对生活观望等待几年，直到它终于怂恿我为自己去寻得施加影响的场所时再说。于是我就在观望和等待中呆着，因为我没什么特殊的追求，所以在愿望的狭小圈子里我事事如意。维也纳，这温柔淫靡的城市，它独一无二地熏染出来的闲游、无所事事的闲看、鉴赏艺术珍品和谈论生活目的的雅兴，使我完全忘了切实行动的打算，我这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富有、英俊而又淡于功名的年轻人，真是左右逢源。我赌博、打猎，紧张而无害；时而旅行，时而郊游，有规律地更迭轮换。很快，我开始把这种静观默想的倾向越来越跟练达审慎和对艺术的爱好交织起来。我搜集罕见的玻璃器皿。这不是出于什么欢乐，更很少是出于内心的热情，而只是要在一种无需努力的活动中找到寄托，求得知识。我用意大利巴洛克雕镂的特殊方式装饰寓所，挂着卡纳勒托风格的风景画。这些画，或是从旧货商那里收集来的，或是充满着好奇猎异而却无害的紧张，在拍卖场上购得的。我带着癖好，而且总是带着趣味干这类事。听优美的音乐，参观当代画家的画室，我很少不到。同女人交往我也不无成就，但我也带着一种隐秘的收藏癖，就是说，反正是不动心。我在我的生涯中也积攒了许多宝贵的值得回忆的时刻，而且我在这方面还慢慢地由纯粹的鉴赏家成了精通的行家。总之，使我愉快地排遣时日的事情，使我感到生活丰满的事情，我经历了许多。我开始越来越爱上有阅历而同时又毫不颓丧的青年人那种冷淡舒适的生活境界了。我差不多没什么新的要求了，因为在我生涯的无风的天地里，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发展成一种欢乐。一条选购得当的领带，差不多就足以使我快活了，一本好书，一次乘车出游，或跟一个

女人呆一个钟头，都会使我感到非常幸福。尤其使我感到惬意的是，我这种生活方式，就像无可挑剔的英国礼服一样，一点儿也不使社会感到惊异。我相信，人们觉得我是个平易近人的人物。我为人所爱慕，为人所乐见，认识我的绝大多数人，都称我是幸福的人。

不过，我现在力图想象出来的当时那个人，他是不是跟别人一样看法，也自认为是幸福的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是因为，如果我从那种经历中要求各种感受都具有完美充实的意义时，那我觉得对往事的回顾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我可以确定地说，那个时候，我绝没有感到不幸福。确实，我的愿望几乎没有不实现的，我对生活的要求几乎没有得不到满足的。然而，当我已经习惯了，从命运那里去接受所要求的一切，也并不由此而向它要求更多的东西时，正是这，逐渐孕育出了某种疲沓，孕育出了生命本身中的暮气。那时，在某些似悟非悟的瞬间，不自觉地在我心中激起欲望的，愿望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愿望，而只是要去追求愿望的那种愿望，要求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要求，而只是要去追求更强烈、更不屈不挠、更野心勃勃、更不易满足的要求，追求更充实地生活甚至去受苦的要求。通过高超的手段，我把一切阻力排除于我的生活之外，而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我的生机萎缩了。我发现，我的追求越来越少、越来越淡了，以至在我的感觉中出现了一种麻木，以至我——也许最好是这样来表达——受着一种心灵萎靡无能的折磨，一种无力获得生活激情的痛苦。通过各种细微的苗头，我初步认识到这种欠缺了。我愕然想起：剧院里，举办得颇为轰动的宴会上，我都越来越经常地缺席了；我订购自己喜爱的图

书，但到后来，我连裁都不裁开①，就几星期几星期地搁在写字台上；尽管我还机械地继续搜藏心爱的东西，购买玻璃器皿和古玩，但到后来，我不再将它们分类，意外地获得一件稀见的搜求已久的东西时，也并不特别使我高兴。

然而，我的神思精力处于过渡期的轻微的减退中，是在一个确切的时刻，我才真切地意识到的。那个时刻我还清楚地想得起来。那是在夏天——那已经是明显地变得迟钝、对任何新东西都不再感到有活跃的吸引力了——当时我在维也纳居住。我忽然收到一个女人从疗养区来的信。我跟这女人保持亲密的联系已经三年了，我甚至直率地认为，我在爱她。她情绪激动地给我写了十四页，说她这星期在那里结识了一个男人，说那人变得对她至关重要，简直成了她的一切了。说秋天她就要和那男子结婚，我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结束，还说她回顾和我一起度过的那些时日，并不后悔，而是感到幸福，说她会记着我，这忆念将作为她过去生活中的第一快事伴随她进入新婚中去，说她希望我会谅解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作了这番事务性的通知以后，这封情绪激动的信又过甚其词地万分感人地向我恳求，恳求我不要生她的气，不要为这突然的拒绝而过分地难过，恳求我不要设法用强力去阻拦她，或是对自己做出什么傻事来。字字行行越写越激动，说要我一定找一个更称心如意的，以寻得安慰，说要我立刻给她回信，因为她担心我收到通知后的情况。结尾是用铅笔写的，写得更是仓促："不要做不明智的事情，理解我，原谅我！"我读着信，起先是对这消息感到吃惊，随后，我把信通读了一遍，再读第二遍，读罢我感到有点惭愧，惭愧

①指毛边书。这种书不切边，而由阅读的人现裁开现读。

刚一露头，很快又化作内心的惊恐。因为，那种强烈的出自本性的心情，我的情人认为不言而喻会有的，我心里竟然连一点这样的苗头都没有激起。我没有为她的通知感到痛苦，没有生她的气，甚至连闪念之间都没有想到要狂暴地对待她，或是对待我自己。我这种冷漠的心情简直太奇怪了，以致连我自己都感到惊愕。一个女人——她曾经陪伴我生活了几年，她温暖的身子曾经柔软地伸展在我身旁，她的呼吸曾在长夜里消失在我的呼吸里，就这样抛弃了我，而我竟无动于衷，不去阻止，不设法去把她夺回来。一个女人凭着纯粹的本能，由不得要假定一个真正的人不言而喻会有的一切心情，竟丝毫也没有在我心里出现。在这一瞬间，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心灵麻木已发展到多深的程度了。我像漂在闪光的流水上往下滑，没有立足之地，也没有什么把我拉住。我一清二楚地明白了，这种冷漠就是一定程度的死亡，一定程度的僵尸化，尽管还没有散发腐烂的臭气，但在这一刻表露出来的不可救药的呆滞和冷漠无情，就是实实在在的肉体的死亡；也是外表可见的衰败的先兆。

这个事件以后，我就开始细心地观察我自己和我身上那种值得注意的心灵僵化，像病人观察自己的病情一样。这以后不久，当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去送葬的时候，我谛听自己灵魂的深处，永远失去了一个从儿时起就亲近的人，我心里是不是感到悲哀，是不是会有某种感情自觉地绷紧起来。但是毫无感应。我觉得身上像有什么粘滞无神的东西，任何事情从那里照过去的时候，都怎么也照不进去。尽管我借这个机会和这一类机会，硬逼着自己去感受点什么，甚至于想用理智来说服自己，但从迟钝的内心没有得到回答。人们离我走开，妇女们来来去去，我

都只感到像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一样。在我和直接呈现在我面前的东西之间，像窗玻璃把雨隔开一样，总隔着一堵死气沉沉的墙，一堵我没有力量用意志去拆除的墙。

尽管我现在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了，但这一认识并没有使我产生切实的不安，因为我已经说过，就连和我切身相关的事物，我也漠然置之。而且对痛苦我也没多少感触了。使我满意的是，这种心灵的亏损从外表上很难觉察出来。这有点像男人阳萎，只有在亲昵的一刻才暴露出来。在宴会上，当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心不在焉、淡然冷漠时，我常常通过假装的哗众取宠的激昂，通过像是自发的故作多情，做出某种姿态来进行掩饰，表面上，我继续过着这种舒适快意、一如往昔的生活，没有去改变它的方向。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就凑成了几年。一天早晨照镜子，我看到额角上有一条灰暗的皱纹。我感到，青春要慢慢地去到另一个世界了。然而，别人称之为青春的，在我是早已过去了。因此，这种分手也就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因为我对自己的青春也没有充分地爱过。而且我僵硬的感情，连对我自己也不理会。

由于这种内心的惰性，我过的日子越来越千篇一律了，尽管在事务上、变故上有种种不同。它们一个挨一个排列着，没有重点，像树叶一样生长凋落。我想再为自己描述下来的那个唯一的日子，也这样平庸无奇地开始了，没有任何特殊性，没有任何显示内蕴的标记。那一天，一九一三年六月七号，我起得很迟。无意中泛起还是从儿童时代起、从上学的时候起就有的过星期天的感觉，我洗了一个澡，看看报，翻翻书，然后，不请自来地钻进我屋子的夏季里温暖的白昼吸引了我，我就去散步了。我照老习惯穿过柯尔索大街，在跟相熟要好的人打打招

呼中，随便同某个人简单地说上几句话，然后就到朋友那里去进午餐。下午，我避开了一切约会，因为我特别喜欢星期天有几个钟头不被占去，自由自在。而这几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我兴之所至的情绪，突如其来的舒适感或者心血来潮时的决定所有。后来，我从朋友家里出来，横过指环街，舒心写意地感受着阳光满街的美。街上初夏的服饰使我看了高兴起来。所有的人都显得快活，各随心意地眷恋着满街花花绿绿的星期天的气氛。许多别的事情使我感到惊奇，尤其是，挺立在柏油路中间铺天盖地一片新绿的树丛。虽然我几乎每天都走过这里，但这星期天的熙来攘往使我突然感到有如一种奇景，不由得使我产生了对浓绿、明丽和绚烂的渴望。我带点好奇心想起了郊外的游艺场，想起了在这春末夏初的时节，那里的大树，在车辆风驰电掣的林阴道上，像魁伟的绿衣侍从一样，站立在左右两旁，一动不动地，向那些盛装艳服的人们，伸出一簇簇白花。我立刻向这一闪念的愿望让步了，习惯地叫住了一路向我驶来的头一辆马车。在回答车夫的提问时，我指示他直奔游艺场。"看赛马，男爵先生，是不是？"他恭顺解事地回答说。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上流社会的人士非常欣赏的赛马日，是每年一度大赛马的预习，是全维也纳的上流人士云集的日子。上车的时候，我想到，几年前，我要是能把这个日子错过，忘记，那才奇怪呢！像病人在颠簸中感觉到自己的伤痛之处一样，这种忘性大，又使我感觉到了把我毁了的完全淡然冷漠的麻木。

我到达的时候，林阴道上差不多已经空了。赛马必定早已开始，因为本该有的那种气象万千的车飞马跑不见了，只剩零零落落的几辆马车，蹄声嘚嘚，急匆匆地跑过来，好像要抢回误了的时间。车夫从马夫座上转过身来，问我是不是该紧跑。我

却吩咐他让马走稳，因为迟到不迟到我根本不在乎。把准时赶到还真当回事的时候，我看赛马看得太多了，见参加赛马的人见得也太经常了。再说，在马车轻微的颠簸中，去感受蓝色空气轻柔的吹拂，更恬静地去观赏美丽的、枝叶广覆的栗子树，像在船甲板上去观赏大海一样，这更适合我懒散的心情。有时，栗子树抛出几片花瓣，去跟温暖宜人的风逗趣，于是风就轻轻地将花瓣扬起，旋动，然后再让它们划一道白光落到林阴道上。这样随车摇曳，闭起眼睛去寻味春天，像长了翅膀一样飘忽，不感到一点紧张，这真是舒坦。车在快活苑入口处停下时，我实在是感到遗憾，要是我还来得及反悔，随车颠簸着再走下去，躲开这初夏的和煦的日子，那真是太好了。可是，这已经晚了，马车已停在竞赛场的前面。一阵隐约可闻的喧哗声向我袭来。声音来自逐级升高的看台那边，像大海的回声一样低沉重浊。攒动的人群，发出像球一样滚动的喧闹，我没顾上去看他们，就由不得想起了渥斯屯德。在那湫隘的城市里，当人们从偏僻的小胡同朝上到滨海大道去时，浩渺的海面涛声隆隆，喷溅着昏暗的泡沫，还没把人的目光引过去，人们就已感到带咸味的海风在头顶尖利地呼啸，就已听到低沉的轰隆声。一场比赛一定是正在进行。可是从我这里到如今赛马正风驰电掣的那片草地中间，有一股像受到内在冲击而摇摆的烟雾，五光十色，其声隆隆：这是成群结队的观众和赌徒。我没法看到跑道，只是从热火朝天的反应，领略到竞赛的场面。骑手们一定早已出发，由搅作一团而疏散开来，有几个正在一起争夺第一，因为喊叫和激动的欢呼正从那边的人群里飘散过来：我所看不见的那些奔跑，人们正狂喊乱叫。从人头转动的方向，我猜得出骑手和马如今一定到达了长椭圆形草地的顶端，正在折回来，因为整个

混乱的人群，都朝着一个我看不见的焦点，越来越一致，越来越统一，像共用一个伸长的脖子。而从这放开的喉咙里，用千万个被挤碎的单个的声音，嗡嗡地，隆隆地，汇成浪花飞溅、越来越高的狂涛。这阵狂涛在升腾，在鼓涌，已充塞了整个的空间，直至冷漠的蓝天。我盯着看几个人的脸：这些脸像里面抽筋一样地扭动，眼睛愣着，闪闪发光，嘴唇咬紧，下巴贪婪地翘起来，鼻翼像马一样地翕动。清醒地观察这些忘形的醉人，我感到滑稽，感到可怕。一个男人站在我旁边的扶手椅上，衣冠楚楚，脸本来应该是很俊的，现在他可是疯了，被无形的妖魔迷住了。他举起手杖朝空无所有的天空挥舞，像往前鞭赶什么东西一样。他整个身子——叫旁人看了说不出地好笑——兴冲冲地跟着做疾驰的动作。他的脚后跟像踩着马镫，在扶手椅上不停地一起一落，右手把手杖当马鞭子，反反复复地朝空中挥着，左手则抖抖索索地攥着一张白色的彩票。白色彩票越抖越急，像泡沫灭火器朝砰訇鼓涌、模模糊糊涌过去的潮水上面喷射。现在，一定是有几匹马在拐弯的地方挤作一团了，因为这隆隆声一下聚成喊叫二个、三个、四个各别人名的声音，像厮杀呐喊一样，一堆一堆的人喊叫着、怒吼着。这一阵一阵的呼喊，就像拉动了入魔的气门一样。

我置身这发狂的吼叫中，冷得像岩壁浸在咆哮的海里。那一刻我体验到的东西，今天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讲述出来。首先是对各种丑态感到可笑，对这种市井气的起哄感到鄙视，当然还有其他我不乐意直说出来的东西，像对这种兴奋、这种冲动、这种陷入狂热的生命的某种稍许的妒羡。我想着，使得我这样兴奋，紧张得这样地温度上升，以致我浑身滚烫，不由自主地脱口叫出声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想不出有任何一笔

钱能这样惹动我去占有它，有任何一个女人能这样迷住我，有任何东西，任何东西，能从我感情的迟钝中把我刺激得这样亢奋！就是对着一支突然扳上枪机的手枪，我的心所受到的冲击，哪怕是被惊动一秒钟吧，其猛烈的程度，也比不上我周围千千万万的人为一捧金钱打赌。而现在，一定有一匹马快接近目的地了，因为叫一个人名字的喊声，现在正从骚乱中腾起，由千万个声音汇成越来越尖厉的一致的喊叫，像从绷得紧紧的弦上发出来，随后就尖厉地一下断了。开始奏乐了，人群一下分散开来。一轮结束，比赛揭晓了。紧张化成了头晕目眩、疲乏了而还没有尽兴的激动。刚刚还情绪一团火热的观众，分散成许多单个的人，跑着、笑着、说着，激动成疯女人似的脸相底下，又露出了平静的脸。曾经有一阵，比赛的混乱把千万人熔成一个通红的整体，如今又从中分解出聚拢来、散开去的社会群组，分解出一个个的人——我认识的、向我打招呼的和他们互相冷淡客气地打量、注视而我不认识的。女人们互相鉴赏着她们的新服饰，男人们投出贪婪的目光。于是那种鄙俗的好奇心——对于这些冷漠的人，好奇心就成了一项特有的活动了——就开始扩展了，于是人们搜寻、计算、察看谁不在场，谁最高雅。所有这些人，刚一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他们社交活动的目的，究竟是这种闲逛的插曲，还是竞赛本身他们就已经搞不清楚了。

我走过这嘈杂的人群中间，问好，答谢，舒适地呼吸着香水和高雅的气味——笼罩着这五光十色、一片混杂的气味。这正是我生活的气氛。更可喜的是，来自游艺场草地那边，来自熏透了夏季温暖的林间，那清爽的微风，有时一阵阵吹进这些人中间，像猥亵调戏一样地摸触女人们洁白的薄纱。几个熟人想和我攀谈，美丽的女演员狄雅娜从一个包厢里点头邀请我，但

我没有走近谁。今天，我没兴趣跟这些鄙俗的人交谈；以他们为鉴来照见我自己，这使我感到无聊。我只想去把握那一场戏，去把握飘飘然的一个钟头以来那使人感官陶醉的兴奋（因为对于心灰意懒的人来说，旁人处于兴奋状态就是最扣人心弦的戏剧）。几个漂亮女人走过去，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们，但对掩在薄薄的衣衫下面一走一颤的乳房，我并没有动心。当她们感觉到，被人从肉感方面来估量，被人肆无忌惮地透过衣服看时，那种哭笑不得的窘相，使我隐隐地发笑，事实上，没有谁迷住我，在她们跟前这样做，只不过使我感到某种满足。怀有这种念头的游戏，揣度她们内心的这种游戏，使我感到快乐，得到用眼睛去感受抚摸她们胴体、去领略麻酥酥颤动的那种快感，因为像每个内心冷漠的人一样，这是我对性爱的最独特的享受：激起别人的热情和焦躁，而不使自己热火起来。我喜欢去感受的，不是真正的热火，而只是由于女人的在场而蒙上一层肉感的那种毛茸茸的温暖，不是激动，而只是挑逗。这一回散步，我也就是这样行事的：招引目光，再把这些目光像羽毛球一样轻轻地碰回去；欣赏，但不去把定；触摸女人，但不动感情，只从这种游戏的不凉不热的快感中稍沾点热气。

但这也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总是同样一些人从跟前走过，她们的面貌，她们的姿态，我都能默想出来。近旁放着一把扶手椅，我过去坐下来。周围一群一伙的人又开始昏头昏脑地活动，不安地骚动起来，从旁边走过的人乱糟糟地互相推搡着。显然一场新的赛马又开始了。我不管这些，软绵绵地坐着，反正就埋头在烟圈底下。烟圈朝天上升成白色的小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像一丝云彩一样消失在春天的蓝空中。那个闻所未闻的事件，那次唯一的经历，今天还左右着我的生活的，在这一

刻开始了。我能非常准确地确定那个时间，因为我碰巧正好看了看表：两针交叉；我带着那种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看着它们重合了一秒钟之久。这是一九一三年六月七号下午三点十六分①。我手里握着烟卷，就这样看着白色表盘上的数字。我正孩子气可笑地忙着看的时候，听见紧挨在我背后的一个女人大声笑起来，一种尖厉、兴奋的笑声。这种笑声是我喜欢在女人中间听到的。这种笑很温暖，很怕人，是从火热的肉感的林莽中迸发出来的。我由不得就想回过头去，细看一下这女人，她那不加掩饰的肉感无所顾忌地撞进我无忧无虑的梦幻，就像一块闪光的白石撞进泥浆浑浊的池塘。我硬克制着自己。一种搞智力游戏的奇特的兴致，一种搞琐细无害的心理实验的兴致，像常常袭来的那样，使我止住了。我还不想去看这大笑的女人，只想先用我的幻想去跟这女人周旋一番，先快乐快乐，我去想象她，一张脸、一张嘴、一个喉咙、一个脖子、一面胸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笼着那种笑声的女人。

她现在显然紧挨在我后面站着，连笑带说。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话带点匈牙利口音，说得很快，很悦耳，元音都大幅度地波动，像唱歌一样。用她的说话来描绘她的形象，来尽可能丰满地勾画这个幻想的影子，这使我感到好笑。我赋予她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宽厚而肉感的嘴巴，长着很洁白坚实的牙齿，相当窄的小鼻子，但长着陡然撅起的翕动的鼻翼。我让她左颊印上一颗美人痣，手里拿一根马鞭，笑的时候就拿着在腿上轻轻拍打。她继续不断地说着话，每句话都为我疾如闪

①原文如此。但实际上，3点16分时，时针在前，分针在后，两针并不重合。

电地勾勒出的幻想的形象增添一个新的细节：处女式的狭窄胸脯，深绿的衣裳，斜斜地缀着钻石钮扣，浅色的帽子上系着白色的帽带。画像越来越清晰。我已经觉到这陌生的女人了，虽然她站在我背后，看不见，但却像映在我瞳孔里的曝光底片上一样。但我不想转过身去，而想让这幻想的游戏继续升级。快感随便怎样轻轻一动，都会牵动我无所约束的白日梦想，所以我闭着两眼；而我要是睁开眼来，回过头去，那么，这心里的图像准会和身外的图像重合。

在这一瞬间她走到前面来了。我由不得把眼睛睁开。我气了：我完全想岔了，全都两样，跟我幻想的图像简直万分可气地相反。她穿的衣服不是绿的，而是白的，人也不是苗条的，而是丰满的，胸宽臀大，圆鼓鼓的颊上哪儿也没有梦想出来的什么美人痣，头发棕红发亮，而不是在盔形帽下压着一片乌黑。她的相貌和我标出的没一样相符，但这女人美，美得迷人，虽然由于我虚荣心的愚蠢的奢望，我禁止自己去承认这种美。我几乎是敌意地抬头看着她，不过，我就是心怀抵触也感觉到这女人散发出强烈的肉感的诱惑，感觉到那种色欲，那种兽性，那种在她结实而又柔软的丰盈中撩人地挑逗出来的兽性。现在她又大声地笑了，露出了坚实洁白的牙齿。我不得不对自己说，这种滚烫肉感的笑，和她身材的丰满还是协调的。她身上的一切——隆起的胸脯、笑时撅起的下巴、锐利的目光、弯弯的鼻子、把伞扎扎实实地拄在地上的手——都那样火辣辣，都那样迷人。这是一个女人的一种原始力，一种蓄意的、穿骨透髓的诱惑，一支用肉做成的性感的火炬。她旁边站着一个高雅而带点狂热劲儿的军官，逼到跟前在和她说话。她细听，微笑，大笑，反驳，但这一切都是捎带的，因为在这同时她的目光向四处扫视，鼻

翼向四处翕动，好像无处不到。她从每个过往的人那里，而且仿佛从周围所有的男人那里，吮吸着注意、微笑和凝视。当她一直微笑地、得意地细听那军官说话时，她的目光不停地巡视着，忽而沿着看台搜寻，为的是突然认出一个人来，回答一个招呼，忽而滑向右边，忽而又滑向左边。唯独我，因为被她的陪伴人遮着，所以虽在她的视野之内，却还没有被她目光触到。这使我生气了。我站起来——她没看见我。我挤近一点——她又正朝看台上面看着。于是我断然地朝她走过去，向她的陪伴人脱帽敬礼，并把扶手椅让给她。她惊异地朝我看着，眼睛里泛起微笑的光辉，嘴唇也献媚地弯出一丝微笑。末了，她只简短地谢了一声，就拿过扶手椅，但没有坐下，光是把丰满的、一直裸露到胳膊肘的手臂轻轻地支在扶手上，借助身段的微曲，来显示她的种种姿态。

由于错误的心理分析惹起的气恼，我早已忘到脑后，跟这女人调调情，这激起我的兴趣。我退后一点靠到看台墙上，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地注视她。断不会引人注意。我支在手杖上，眼睛搜寻着她的目光。她看出来了，就朝我观察的位置上稍微转过来一点。不过，她这个动作好像完全是出于巧合，好像她并不防我，对我做出反应是偶然的，不承担义务的。她的目光不住地绕圈子，无所不在，也无所留恋。她伺机投过来隐秘的微笑，只是对我一个人的，还是对谁都这样呢？这是无法区分的，正是这种无从确定使我气恼。她的目光像灯塔的间歇光一样，隔一会就朝我一闪。这很像是许诺，但这种许诺也通过同样一双剑刃飞光的瞳仁，不加任何选择地去迎合别人投来的目光。这只不过是出于风流傲戏的乐趣，特别是，这样做一点也不耽误她好像很感兴趣地跟陪伴人交谈。在这卖弄风情中，有

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放肆，有对卖俏艺术的高深造诣，或是有一种爆发着的过剩的性感。她的这种冷冰冰的放肆传到我身上来了，我不自觉地走近一步，我不再盯着眼睛看她，而是精于此道地从上到下去捕捉她，用目光撕下她的衣服，从赤裸中去感觉她。她听随我看，一点不感到侮辱，用嘴角朝那饶舌的军官微笑，但我看出来，这是用会心的微笑来对付我的用心。现在，当我看着她小巧的脚，那只在白裙子底下伸出来的脚时，她懒懒地朝裙子下面审视地瞥了一眼。随后，过了一会儿，她像是偶然地抬起那只脚，搁到让给她的扶手椅第一根横档上，使我通过张开的裙子看到直套到膝盖的长统袜。而在这同时，她冲着陪伴人的那种微笑，怎么说也像是变成嘲弄的，或是恶意的了。显然，她不动感情地在跟我逗着玩，就像我跟她逗着玩一样。我由不得满怀恨意，欣赏着表现她那种放肆的娴熟技巧，因为当她狡诈诡秘地把她肉体的那种性感显示给我看时，她同时正献媚地埋头和陪伴人私语。对一方和对两者，她都只是在做戏。其实我气愤，只是恨她对待别人的那种冷酷和居心不良的性感，因为由于我身上熟知的那种冷漠无情，我把她看作亲近的结拜姐妹，看作和她是血亲相奸。不过说实话，我确实兴奋起来了，也许更多地出于恨，而不是出于情欲。我大胆地更走近一些，用目光粗野地抓住她。“我要你，你这美人儿。”我不加掩饰的表情对她说，而且我的嘴唇一定不自觉地掀动了，因为她带点鄙视地微笑着，从我这里掉开头，并且拽开裙子盖住那只裸露的脚。但一转眼，那乌黑的瞳仁熠熠发亮地又转过来了，又转过去了。事情很明显，她就像我一样地冷漠，我们两人都是冷淡地在跟陌生的激情做游戏，这激情虽然也只是画上的火焰，但毕竟看起来美，毕竟是在阴郁的日子里一种寻欢作

乐。

突然，她脸上的紧张消逝了，闪现的光辉熄灭了，刚刚还在微笑的嘴弯出了恼怒的小皱纹。我顺着她目光的方向看过去：一位又矮又胖的绅士，套着皱皱巴巴、鼓鼓囊囊的衣服，匆匆地径直朝她走来，脸上和额头由于兴奋而汗淋淋的，正神经质地用手绢擦着。匆忙之中，他的帽子侧着扣在头上，使人从旁边看得见伸展得很宽的秃顶（我不自觉地想到，如果他摘下帽子，秃顶上一定浮着大颗的汗珠，并且这人使我讨厌）。他带着戒指的手上拿着一大把彩票，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没理会他妻子，立刻就大声用匈牙利语插进去跟那军官说话。我立刻就看出来，这是个赛马迷，更确切地分类是个马贩子，赛马对于他是唯一的乐事，是崇高事物的高级代用品。很明显，他妻子（看得出来她讨厌他在场，被他搅乱了天然的自信），这时一定提醒了他一点什么事，因为他，显然是按妻子的吩咐，把帽子扶了扶正，然后就冲她兴高采烈地笑起来，体贴温情地在她肩上拍了拍。她愤怒地耸起眉毛，厌烦这种夫妻间的亲昵；由于那个军官在场，说不定还由于有我在场，这种亲昵使她感到痛苦。他似乎很抱歉，又用匈牙利语跟那军官说了几句话，对方听了报以满意的微笑，然后他亲热而有点低声下气地握住她的手臂。我感觉出来，当着我们的面，这种亲昵使她难为情，带着嘲弄和恶心的混杂感情，感到屈辱。不过，她已经又镇静下来了，当她温柔地靠到丈夫手臂上去时，嘲弄地向我瞟了一眼，那目光好像在说："你瞧，是这个人占有我，不是你。"我感到愤怒，同时感到作呕。我真想转身就走开，表示给她看，这么个鄙俗的胖子，他妻子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然而，诱惑实在太强烈了。我留了下来。

在这一刻，起跑的信号尖锐刺耳地响了起来。一下子，聊天、发闷、发呆的全体观众，像受了震动一样，突然一阵混乱，又从四面八方朝前向栅栏涌去。我必须用点横劲防止被卷走，因为我正想在乱中好呆到她跟前去。这样，也许会出现我现在还不知道的机会——一个一下定局的机会，一个下手的机会，一个油然而生的胆大妄为的机会。于是，我在急匆匆的人群中，坚决地朝她闯过去。就在这时，她那胖丈夫正好也冲了过来，显然是为了抢到挨着看台的一个好位置。于是我们两人，各自被焦急驱赶着，狠狠地撞了个满怀，撞得他宽松的帽子飞到了地上，那一把松松地别在帽子边上的彩票，也划一道大弧线弹走，像红黄蓝白的蝴蝶一样散落下去。他瞪着我愣了一下。我机械地想道歉，但某种恶意阖上了我的嘴。相反，我冷冷地盯着他，带一点恬不知耻、正想伤人的挑衅劲儿。有一瞬，他的眼睛不知所措地火星直冒，血液上涌、而又恐惧地克制着愤怒；但在我的愤怒面前，他怯懦地泄气了。带着令人难忘的、几乎要叫人心软的畏怯，他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了一下，然后折回头要走；好像猛然想起了他的彩票，就弯下腰来，从地上拾那些彩票和帽子。那女人带着不加掩饰的愤怒，激动得涨红了脸，把她丈夫的手一扒拉，向我怒目而视；我看着，带着巴不得她打我一下的快感。然而，当那过于肥胖的丈夫气喘吁吁地弯着腰，在我脚跟前蹭过来蹭过去拾彩票时，我保持着相当的冷静，漠不关心地站着，微笑地看着，没有去帮忙。弯腰的时候，他的领带歪得老远，像母鸡蓬松戗起的羽毛，红红的脖子上鼓起一道宽大的肉褶子。他每动一下，都像害气喘病一样地喘着。看着他这份喘劲，我不自觉地涌起一个猥亵和倒胃的念头，想象着他和妻子同房时的情景；这一想，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就

直冲着那已经气得快没法控制的女人微笑起来。她站在那里，一下又变得苍白，烦躁，快没法控制自己了。我终于从她那里抢到了一份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感情：恨，不可遏制的愤怒！我巴不得这作对的场面无限延长下去；我带着冷酷的快感看着她丈夫辛辛苦苦，把彩票一张一张捡到一起。好像有一个长胡子的鬼钻在我喉咙里，它一直在吃吃地笑，还想咕咚出一声大笑来——我真想把它一笑笑出来，或者用一根小棍捅得这软耷耷肉团子痒痒。我实在没法想起来，什么时候我曾经这样被恶意所支配，像现在这样得意洋洋地羞辱一个肆意调情的女人。不过现在，这倒霉鬼终于把他所有的彩票都捡起来了，只剩下飞得老远的一张，蓝的，躺在紧靠我跟前的地上。他气喘吁吁地转过来转过去，用近视眼搜寻着——夹鼻眼镜很靠前地架在他沁汗的鼻子上。我带着起意偷人的那种恶意，抓住这一瞬，更延长他引人发笑的紧张：我心无主见地听从小学生似的放肆，飞快地伸出一只脚，用鞋底把彩票踩住。这样，只要我高兴让他找下去，他就费尽辛苦也不可能找到。他找着，不肯罢休地找着，同时还呼哧呼哧反复地数着票夹上五颜六色的彩票：不用说，还短一张，短我踩着的那张。正当爆发出一片喧嚣声中他又要寻找时，他妻子，满脸恨意，尽力避开我幸灾乐祸的瞥视，这时再也没法控制她愤怒的焦躁了。“拉由斯！”她突然专横地喊了一声。她丈夫就像军马听到了军号，一下跳了起来，还往地上瞟了一眼。我感到，好像那张藏在脚底下的彩票弄得我怪痒痒的。我几乎要忍俊不禁地笑了。随后，他顺从地转脸对着他妻子。他妻子带几分挑战似的焦急，把他从我身边拉开，拉到越来越激烈沸腾的喧嚣声中去了。

我呆着，一点不想跟着那两个人去。对我来说，这个插曲

结束了，那种性爱的紧张心情已消溶成一种快意，任何激动都从我心里滑走了，什么也没剩下，剩下的，只是从倏忽而来的恶意中得到的令人身心健爽的饱饫，只是一种由成功的恶作剧中得到的不知羞耻的、甚至是忘乎所以的自我满足。前面那儿，观众挤成一团，开始沸腾翻涌，一个乌糟糟、黑压压的少有的浪涛，向着横栏涌过去。但我连看都不往那边看，这已经使我厌烦了。我只是想，或者到克日奥草地那边去，或者就坐车回家。然而，我正不自觉地要抬脚迈步时，却看见了那张忘在地上的蓝色彩票。我拾了起来，拈在手上玩着，拿不定主意该怎样处理才好。我模模糊糊地涌起一个念头：把它送还给“拉由斯”去，这可以作为上好的理由，去结识他妻子。但我意识到，我对她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我那种翩翩而来、匆匆而去的热情，早已在我一贯的漫不经心中冷却了。那种动心眼儿的眉来眼去足够了，我不要求同拉由斯——那胖子实在太叫我恶心——共同去分享他妻子的肉体。我已经受用过那种神经上的震撼，现在只须去咂味那种松懈的好奇心和松弛的舒坦就行了。

扶手椅放在那儿，孤零零没人理会。我悠闲地坐下来，点起一支香烟。在我面前，欲望的火花又燃成一片，但我根本不去理会：我没兴致再去看了。我懒洋洋地看着香烟升腾，想着明朗的海湾游览区——两个月前我在那里坐过，俯眺过那飞溅的瀑布。那里景象跟这里很相似：那里也有一种强烈的呼啸声，既不令人可亲，也不使人感到冷漠，那里也有毫无意义的声音，掺进寂静澄蓝的景色中来。不过，这会儿比赛又进行得热火朝天了，又是阳伞、帽子、手绢和叫喊的浪花，在黑压压翻涌的人群上面飞舞，又是各种声音搅和在一起，又是从人群的大嘴

中颤出一声喊叫，不过这回是另一种色调的罢了。我听见千万次地叫一个人的名字，欢呼、狂喜、响亮、失望地叫着："克莱西！克莱西！克莱西！"叫这名字的声音，像一根绷紧的弦，又突然断了（就是激情，重复也会使它变得多么单调！）。开始奏乐了，人群分散了。中彩号码牌高高地举起来。我下意识地投过去一瞥。一等奖中闪耀着一个七号。我机械地看着忘在我手里的那张蓝票：我手里这张竟也是七号。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张彩票中了，好，拉由斯押对了。这样，我的恶作剧，甚至还把那胖子丈夫的钱抢了。那种忘乎所以的情绪蓦地又兜上我心头：我现在很想知道，我心怀嫉妒的作对骗走了他多少钱。我第一次仔细地看看这张蓝纸卡：这是二十克朗一张的彩票，拉由斯已经中了。这说不定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呢。我由着好奇心驱使，不假思索就随着疾走的人群朝付款处那边挤去。我被挤进了一列长队。我把彩票递过去，立刻就有两只瘦骨嶙峋、办事敏捷的手——窗口后面那张脸我根本没看见——给我把九张二十克朗的钞票摞到大理石柜台上。

这一瞬间，当钱，真正的钱，蓝色的钞票，落到我跟前时，一阵正要出声的笑在我喉管里凝住了。我立刻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不自觉地抽回手，好不去碰别人的钱。我真想让这些蓝钞票就在柜台上撂着算了；可是，我后面的人要拿到兑现的奖金，已经在不耐烦地挤开了。于是我再没别的法子，只有羞愧难当地去拿钱，用感到厌恶的指尖把钞票捏住。钞票就像蓝色的火焰，在我不自觉地伸出的手里燃烧着；这捏着钞票的手，好像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立刻觉察到了处境的尴尬。违反我的意志，由于开玩笑竟做出了对一个正派人、一个绅士、一个后备军官来说不该做的事；连我自己都迟疑，领奖时不肯说

出真名实姓。因为这不是昧下来的钱，而是诈骗来的钱，偷来的钱。

我周围一片嗡嗡嘤嘤的人声。人们拥挤着，在付款处磕来碰去。我一只手伸着，站着一直没动。我该怎么办呢？起先，我理所当然地想到：找到真正的赢家，道歉，把钱还给他。但是，这不好，起码避不开那个军官。我是后备役中尉，这事一说出来，马上就会把军衔丢掉，因为就算彩票是我拾到的，领取那笔钱已经就是有意违反军纪的行为了。我也想到，听从本能地抖动的手指，把钞票揉成一团，扔掉。但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做也太容易引人注目了，临了会受到怀疑。反正，我绝对不，哪怕是一秒钟，把别人的这笔钱放在身上，或是塞进皮夹里，等以后送给随便一个什么人去，因为我从小养成穿衣服爱干净的那种洁癖，使我哪怕是稍微碰一下这些票子都要作呕。扔掉，就得扔掉这笔钱！我浑身滚烫地发烧。扔掉，不管朝哪儿，就得扔掉！我不自觉地环顾着。当我茫然地扫视周围，看是不是有什么隐蔽之处，是不是有不引人注目的机会时，我感到很奇怪，人们重新又朝付款处挤去，而这回手里却拿着钞票。于是，一个想法给我解围了：把这笔偶然落到我手里的钱再掷还给偶然，重新扔到那饕餮的大喉咙里去，它如今正把新的赌注，银币、纸币都同样贪婪地吞下去。是的，这是正着，这是真正的解脱。

我急匆匆地走过去，简直是跑过去，插到拥挤的人群中去。我前面只剩两个人了，头一个已站到赌金计算器跟前，我这才突然想起来，该押一匹叫什么名字的马，我根本不知道，于是就贪婪地听着周围的谈话。“你押拉瓦霍尔吗？”一个人问道。“当然押拉瓦霍尔！”同伴回答他说。“你不信特狄也有赢的机会吗？”“特狄？看不出迹象。它在处女赛中根本不灵。它是样子

货。”

我如饥似渴地咽下了这些话。那么说，特狄差，特狄一定赢不了。我当即决定：就押它。我把钱递过去，说出刚刚听来的特狄这个名字，押它的赢方。一只手给我把彩票扔了出来。现在，我手里不是有一张，而是一下有九张雪青色的硬纸卡了。虽然不再是那样惹人地发烫了，可也像揉皱的现金一样，还是叫人鄙视。

我又感到轻松起来，差不多是无忧无虑起来。现在，钱出手了，那件事惹下的麻烦了结了，事情本来是闹着玩，这又成闹着玩了。我懒洋洋地坐回我那把扶手椅上去，点起一支烟，悠闲地朝前吹着烟圈。但没有搞多久，我就站起来，转悠着，再坐下去。很奇怪，快意的梦想过去了。某种神经质的东西吱吱作响在往我四肢里钻。起先，我以为这是心虚，是怕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碰上拉由斯和他妻子。可是，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的彩票是属于他们的呢？人们的吵闹也没有打搅我，相反，我仔细地在观察，人们是不是又开始朝前挤了。啊，我自己坐不住了，一再地站起来，是为了看竞赛开始竖起的那面旗。就是它——焦急，一种心跳发烧的期待：愿起跑早早开始，愿这件讨厌的事情永远结束。

一个年轻人拿着赛马快报跑过去。我叫住了他，买下一分节目单，就开始在用陌生的行话写下的、看不明白的字句和预测中乱找。我终于找出了特狄，它的毛色是雪青的，它的职业骑师的姓名，它所在马厩的业主是谁……可我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呢？我气得把那张纸一揉，一扔，站了起来，可又坐下了。我很突然地感到热了，由不得拿手绢在汗湿的脑门上擦着。领带也勒得我难受。起跑还一直不打算开始。

铃声到底响了，人们涌了过去。这瞬间，我感到了恐怖，这铃声就像闹钟响一样，好像也把我从什么睡梦中惊醒过来了。我从扶手椅上猛一下弹开，连椅子都倒了。我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些彩票，朝前疾走，不，是跑着，钻进人群里，仿佛陷进了要命的恐惧，去迟了就会耽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我粗野地把人往两边扒拉，一到横栏前面，就不顾一切地，把一位女士正想去坐的扶手椅往旁边一拽。一看她惊讶的目光，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手忙脚乱、疯疯癫癫。那是R伯爵夫人，是个老熟人。我见她气得耸着眉毛，可是，我又羞惭，又执拗，硬看着她冷冷地走开了，就跳到扶手椅上，好看到整个赛场。

远处绿阴里，紧贴着起跑线站着一小队焦躁不安的马匹。身影小小的骑师们——样子就像穿得花花绿绿的小丑，费劲地把这些马保持在起跑线内。我立即想从中认出我下注的那匹马，可是我的眼睛不习惯这样看，只觉得眼前又热又奇怪地冒着金花，使我在斑斓的颜色中没法分辨出那匹雪青马。在这一瞬间，铃响第二遍了，于是七匹马如彩箭离弦，窜进了绿阴跑道。如果仅从审美上安安静静地观看，看这些修长的动物怎样疾驰而出，简直蹄不沾地地从草地上掠过去，那一定美妙得很。可是这一切我一无所觉，我只想尽最后的努力，去认出我下注的那匹马，那个骑师。我甚至骂自己，没把双筒望远镜带来。尽管我侧头伸脖子，我也只看见四条、五条花花绿绿的虫子，搅动成飞驶着的线团；只是这会儿，这松散的一群在拐弯的地方拉长成楔形，前面挺出一个尖，同时，有几个点已经开始从群体中往后散落，我这才看出模糊一团的外表逐渐地在起变化。比赛进行得正紧张：三匹还是四匹在疾驰中争相领前的马，像彩色的纸条平展地粘在一起一样，忽而这一匹冲到前面，忽而另一匹猛

一使劲冲到更前面。我不自觉地全身拉长着，仿佛通过这热烈紧张而带弹性的模仿动作，能提高马跑的速度，与之并驾齐驱一样。

四周的人热情奋发。各个谙于此道的人，一定从拐弯的地方认出马的毛色了，因为喊叫名字的声音，现在像尖啸的火箭一样从模糊一片的骚乱中蹿出来。当现在有一个马头挤到前面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疯狂地伸长两手，用得胜的、难听得刺耳的声音，跺着脚喊着："拉瓦霍尔！拉瓦霍尔！"我看见，果然是那匹马的骑师在闪耀出衣服的蓝光。获胜的不是我下注的那匹马，这使我勃然大怒了。我旁边"拉瓦霍尔"、"拉瓦霍尔"的刺耳嗥叫，使我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我大发雷霆，对着他叫喊的嘴张大的黑洞，真恨不得一拳捅过去。我气得发抖，发烧，任何一瞬，我感到，我都可能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事情来。不过，还有另一匹马，正紧盯着第一匹。也许那是特狄，也许，也许——于是这希望重新鼓舞着我。我看是真的，现在，马鞍上扬起的一只胳膊在闪光，还有点什么飕飕地往马的臀部上忽闪下来，是红色。可能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一定是！可他为什么不抢到那人的前面去呢，这流氓？再加一鞭！再加一鞭！这下，这下他挨近那人了！这下，就差一拃远了！为什么是拉瓦霍尔？拉瓦霍尔？不，不是拉瓦霍尔！不是拉瓦霍尔！是特狄！是特狄，冲呀，特狄！特狄！

我忽地猛醒过来。什么——这是干什么？谁在这样喊叫？谁在"特狄、特狄"地狂吼？是我在这样喊呢。我对自己这种狂热都吃惊了。我想止住自己，管住自己，在这种狂热中突然涌起的羞愧使我感到痛苦。可是我不能挪开目光，因为在那边，两匹马齐头紧贴在一起了。那准定是特狄，是它在靠着该死的拉

瓦霍尔，靠着我恨得五内如焚的拉瓦霍尔，因为我们四周，其他人正在用刺耳的最强音，用更响亮、更多的声音合在一起地尖叫着："特狄！特狄！"这喊声，把我这刚清醒了一会儿的人，又拖进了狂热。它会赢，它一定赢，确确实实，这下，这下，从另一个骑师飞驰的马后面抢出来一个马头，抢出来一拃远，这下已经两拃远了，这下，这下已经看得见脖子了——就在这时，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于是，欢呼声、咒骂声、愤怒声，都一下爆发出来了。有一阵子，特狄这令人向往的名字溢满了蓝天，一直到天顶。随后，这喊声消沉了，什么地方呼啦一下奏起乐来。

我从扶手椅上下来，热烘烘，湿渍渍，心怦怦跳，不得不坐下来待一会儿。这一阵如醉如痴的兴奋，使我昏头昏脑。比赛乖乖地顺我的心，使我产生的没头没脑的欢乐，和我从来没有领略过的狂喜，流贯了我的全身。我徒然地试图骗自己，似乎这匹马如今赢了，是违反我的意志的，似乎我是但愿眼看着把钱输掉的。然而，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四肢已经感到一种死命的牵引，魔法一样把我拖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我知道这是要把我推向哪里：我是想去看到胜利，触到胜利，抓到胜利，让手指摸到钱，许多的钱，沙沙响的蓝钞票，而且这沙沙的响声直沿着神经传到全身。一种邪恶的乐趣使我充满了力量，再也没什么羞耻之心能阻止我屈服于它。刚一站起来，我就那样紧走，那样紧跑，直奔付款处，蛮不讲理地，张开胳臂肘插进等在窗口的人们中间，不耐烦地把人往两旁推搡，为了要看到钱，亲眼看到钱。"浑人！"一个被挤开的人在我后面嘟囔着。这话我听见了，但不想和他寻衅，只是在病态的、不可理喻的焦躁中抖动着。终于轮到我了，我两手贪婪地攥住一把蓝票子。

我发抖地数着，立刻欣喜若狂：这是六百四十克朗。

我热衷地把钞票抓了过来。下一步的想法是：现在接着赌，更多地赢，更多更多地。我倒是把赛马快报放到哪儿了！嗨，一激动扔掉了。我环顾四周，想再买一份。这时，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付款处关门了，猎猎飘动的旗降下来了，四周的人一哄而散，向出口涌去。竞赛结束了。刚才是最后一场。我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怒从心上起，好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正当我全部神经紧张得发颤，身上的血液多少年来没这么灼热地流过，这会儿，一切就都该结束了，这我不甘心。然而，用虚张声势的心愿矫情地去滋养希望，这只会是一个错误，于事无补呵，因为这五颜六色的拥挤的一群，越来越快地退潮了，在零零星星留下的人中间，被践踏的草地已经在闪耀着绿色。慢慢地我感到自己赖在这里太可笑了。于是我拿起帽子——手杖显然是在活动栅门那儿一激动撂下了——朝出口走去。一个恭顺地脱下帽子的侍役向我跳过来，我向他报了马车的号码，他把手卷成喇叭形朝场子那边一喊，马就嘚嘚地走了过来。我示意车夫，慢慢地顺着主林阴道下去。因为在这会儿，当激动开始舒适地缓和下来时，我产生了急切的意向，要使这个整个场景在心里再一次重活起来。

这时，另一辆马车超了过去。我不自觉地投过去一瞥，但立刻就又非常自觉地移开了目光。这是那个女人和她臃肿的丈夫。他们没有看到我。可是，我立即产生了一种噎得难受的感觉，仿佛被抓住了。我真恨不得朝车夫喊，朝马上打，赶快从他们附近走开才好。

许多别的马车，像花船一样，载着花花绿绿的妇女，靠着栗树林阴道的绿岸颠摇过去；我的马车支在橡皮车轮上，舒缓

地滑过那些马车中间。空气温和甜润，有时会有一阵微风，在初起的晚凉中吹过尘雾。然而，刚才那种舒适如梦的感觉不再来了：和这受骗者的邂逅在痛楚地撕裂着我，像一阵冷风钻过接缝，一下挤进我受热过猛的激情。现在，回头清醒地想想这整个场景时，我不再理解自己了：我，一个绅士，上流社会的一员，后备役军官，受人尊敬，在没有必要把拾到的钱昧下时，却塞进了皮夹，而且，甚至是带着贪婪的欢乐、带着欲望来做这件事的，这就使任何谅解都站不住脚了。我，一个钟头前还是体面无瑕的我，在偷东西了。我是一个小偷。为了吓唬自己，我还小声地宣布对自己的判决，同时随着马车的缓跑，不自觉地应着蹄声的节奏说："小偷！小偷！小偷！小偷！"

然而，就在这时——我该怎么说好呢——出怪事了。事情是那样稀奇古怪，那样无法解释。不过我有底，我所追述的，没一件是胡诌的。在那段时间，我感觉的每一瞬息，我思维的每一振荡，凡我所感知，都是超乎寻常地明晰的，我这三十六年来的经历简直都比不上。不过，要把我在感知时那种不近情理的次序，那种使人愕然地跳跃，都说得明明白白，这我可不敢想，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哪个诗人，哪个心理学家，能够讲述得更合逻辑。我只能很忠实的，按照它们意想不到的突然闪现的次序来描述。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对自己说："小偷，小偷，小偷。"随着来的，是奇特的、空无所有的一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一瞬。那时，我只是——唉，表达起来有多难呀——我只是谛听着，朝我的内心深处谛听着。我已经传讯我自己了，我已经控告我自己了，现在，该被告来回答法官了。于是我谛听着，什么也没听到。鞭子炸出一声"小偷"——这本该是我等着要听到的，本该使我猛一惊，然后就在难以名状、痛心悔恨

的羞惭中瘫了下去的，可是什么也没有唤起。我耐心地等了几分钟，然后就把头更低地贴近胸前——因为我似乎感到，在这种执拗的沉默中有什么声音会要响起来——热切地等着听到那迟迟不来的回响，等着听到在自我控告之后一定要来的，那种恶心、恼怒、绝望地呼叫。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回答也没有。我就又朝自己说着“小偷，小偷”，这回声音相当大，想终于唤醒我耳聋瘫痪的良心。又没有回答。可是突然——在耀眼的意识闪光中，就像一根火柴突然划着，并且悬在昏暗的心灵深处一样——我认识到，我只是愿意感到羞惭，却并不感到羞惭，是的，对那种愚蠢的行为，我心灵深处怎么也悄悄地感到骄傲，甚至得意洋洋。

这怎么可能呢？这下真把我自己吓住了，我抵制着这种意想不到的认识，但这种感情竟如此汹涌狂暴地从心里往外翻涌。不，在我血液里那样温暖地躁动的，不是羞惭，不是激怒，也不是自厌自弃；在我心里飞溅火花，甚至喷吐着明晃晃傲慢的火舌的，是欢乐，是醉意陶陶的欢乐。因为我感到：在那一刻，多少年、多少年来我才第一次真正地活了；我的感情只是麻木了，还没有萎缩；在我心灰意懒的沙层底下什么地方，到底还有热情的温泉在潜流着，如今在这个偶然事件的探泉杖搅动下，高高地喷溅到我的心头来了。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在呼吸着的大千世界的一隅中，居然也还有尘世万物中那种神秘的火山岩心在燃烧，它在贪欲的旋搅碰撞下有时还会喷涌而出。我还活着，还是活生生的，还是个有恶念和善心的人。心扉被热情的狂飚扯开了，一种奥秘袒露着进到我心里，我在快意的眩晕中愣愣地低头看着我心里这种陌生的东西，它使我吃惊，同时也使我欣慰。当马车缓慢地驮着我做梦的身子，穿过有产者的

社会圈子辚辚而过时，我一级一级，慢慢地下沉到我心里这种和人有关的奥秘中去。沉默的行程孤寂得难以言状，只是由于我突然点着的意识这支高擎耀眼的火炬，才显得短了。千万个人欢笑着，闲聊着，围着我翻腾起伏。这时，我在自己身上寻找我自己，寻找那个失去的人，在这意识的魔法行程中间摸索着岁月。几乎已杳无踪影的往事，突然从我尘封晦暗的生命之镜中冒了出来。我记得，还是学童的时候，我就曾经把一个同学的小刀偷了。当他团团转到处寻找、到处询问时，我也曾带着同样魔鬼般的欢快看着他。我一下就懂得了有些性冲动的时刻那种神秘的焦躁狂暴；懂得了，我的热情只不过是被社会的癫狂，被绅士的专横观念扭曲了，践踏了；懂得了，我也有生命的热流在流动，像所有别的人一样，只不过在我身上，深深地、深深地藏在喷溅的泉水和隧道底下而已。啊，我一直在生活着，只不过我不敢生活就是了，只不过我在自己面前把自己束缚起来、藏起来就是了。而现在，压力被除掉了，生活，丰富的、狂暴难描的生活，已经征服了我。现在我知道了，我依旧附着在它身上；像女人在神魂颠倒的手忙脚乱中第一次感觉到怀上孩子一样，我感觉到生活中那种真实的东西——我还能用别的什么话来称呼呢——生活中那种真正的东西，那种不掺假的东西，在我身上萌发。我觉得——我简直羞于写下这样一个词——仿佛我这个枯死的人，一下子又生机勃发了，仿佛血液殷红焦躁地在我血管里滚动，感情在我的体温中轻轻地布展，而且我在结出不认识的甜果或者苦果。在赛马场的光天化日之下，在千万闲人的喧闹声中，在我身上竟出现坦豪瑟① 的奇迹：

①坦豪瑟：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人物。

我又开始有感觉了，这枯萎的枝干又在舒绿含苞了。

从一辆驶过去的马车中，一位先生打着招呼，并且喊我的名字——显然，他第一次打招呼我忽略了。美滋滋的境界，那沁人心脾的、我经历的酣梦的境界，被打断了，我暴躁地跳了起来，怒气冲冲。然而，一看那打招呼的人，我就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我的朋友阿尔丰斯，亲密的小学同学，现在是检察官。我蓦地想到，兄弟般地和你打招呼的这个人，现在第一次有权力来对付你了，只要一了解到你的犯罪行为，你就落到了他的手心里。如果知道了你和你的行为，他一定会把你从马车里拖出去，从整个温暖的有产者圈子里拖出去，把你推下铁窗后面昏暗的世界里去蹲三年五载，把你推向那些生活的残渣——别的小偷，那些被困苦的鞭子赶到脏污的狱室中去的人。然而，这种恐怖冰凉地抓住我发抖的手腕只一会儿的时间，它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只一会儿的时间，随后，这个念头又化成了热流，化成了洋洋自得、恬不知耻的骄矜，它正有意地、几乎是嘲弄地打量着周围的人。我想：你们把我视为同道，微笑着来和我打招呼，如果你们把我看透了，那么，你们甜蜜友好的微笑将会怎样僵在嘴角上啊！你们将会怎样用轻蔑恼怒的手，像弹去污垢一样挥开我的问候啊！然而，在你们放逐我之前，我已经把你们放逐了：今天下午，我已冲出了你们残冷干瘪的世界。在你们那个世界里，那架大机器在活塞的作用下冷冰冰地滚动着，并且在自负不凡地旋转着，而我，就曾经是那架大机器中的一个轮子，无声地起着作用。我冲出来了，跌进了我未曾经历过的深思之中。和在你们中间过的那些庸庸碌碌的岁月相比，我这一个钟头来真过得有生气得多了。我再也不属于你们了，再也不算你们的人了，我如今不管在什么高处也罢，低

处也罢，反正再也不、再也不在你们有产者应酬的那片低洼的海滩上了。凡是人类怀着善心和恶念干下的一切，我第一次全都感知了，然而，你们绝不会知道我走出了多远，绝不会认出我来。人们，我的秘密你们知道个什么！

我这衣冠楚楚的绅士，表情冷淡，问候着，答谢着，从马车的队列中驶过时，所感受的一切，我怎么样才能把它表述出来！因为，当我的假面具，这躯壳，这原先的人，表面上还在感觉、在认识的时候，一种令人晕眩的音乐正在我内心飞旋呼啸，使我不得不憋住气，以免从这种狂暴的骚乱中喊出什么声音来。我是那样充满了感情，以致这种内心的浪涛折磨着我的肉体，就像一个窒息的人，心在胸口里痛苦地膨胀着，使他不得不用手狠劲地压住胸口一样。而痛苦、欢快、恐怖、惊愕或是遗憾，都融合在一起，没有一样我是各自分离地感受到的。我只是觉得我活着，只是觉得我在呼吸着，感知着。而且多少年来我不曾感受到的，这最简单的东西，这原始的情感，使得我醉醺醺的。这三十六年来，哪怕一会儿，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回肠荡气地感到自己栩栩然活着，像在这飘飘然的一个钟头里那样。

马车轻轻地一颠，停下了：车夫勒住了马，从车夫座上回过头来问我，要不要赶车回家去。我从内心世界摇摇晃晃走了出来。横过林阴道抬眼望去，愕然地发现，我已经做了那么久的梦，陶醉已消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天已经黑了，树冠在柔风中摇曳，晚风中开始散发出栗子花的芬芳。在树梢的背后，月亮已经泻出朦胧的银光。尽兴了，应当尽兴了。不过，千万别在这时候回家去，千万别回到我那习见的天地里去。我付钱给车夫。当我拿出皮夹，手里捏着钞票点数的时候，像被电轻轻

地击打了一下似的，我从手腕直麻到指尖：那个感到羞惭的旧我，一定还留下了一点什么在我身上醒着。正在枯死的绅士的良心虽然还感到悸动，但随即我的手又轻快地点着偷来的钱，并且由于高兴我给得很大方。车夫千恩万谢，使我不禁笑了：你要是知道底细就好了！马拉动车子往前走了。我从后面望着马车，像从船上再次回望幸福所系的海滨一样。

在喃喃低语、笑着、被乐声淹没的人群中，我做梦一样茫然无措地站了一会儿。大概已经七点了，我不自觉地绕路向萨赫公园走去。以前，我总是郊游以后就到那里去聚餐，连车夫都知道提醒我在那附近下车。然而，当我刚要触到这家高级餐馆的栅门把手时，我突然感到别扭：不，我还不想回到我的天地里去，不想让懒散的交谈，冲走神秘地充溢在我心中的不可思议的激动，不想脱离开这像魔法一样熠熠发光的经历，几个钟头来它一直紧紧地桎梏住我。

什么地方传来低沉模糊的音乐，我不自觉地朝乐声走去，因为今天一切都在诱惑我。完全向这一闪念让步，我感到是一种快慰，而且一种感奋人心的吸引力，把我昏头昏脑推进了那弹性起伏的人群。热烘烘的人群正搅成一锅稠粥，置身这里我的血都沸腾了。我一下振奋起来，在人的呼吸、尘土、汗气和香烟的氤氲中，我全部感官都被激醒，被强化。因为这一切——在以前，甚至在昨天，我还目之为粗俗、猥亵、下贱而厌弃的一切，我身上这衣饰考究的绅士一辈子都傲然地避开的一切，竟魔法似地吸引着我新的本能，使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那种动物性的、受本能驱使和低贱的东西，和我有一种亲缘关系。在这些城市的渣屑中，在这些士兵、使女和流浪人中间，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感到某种舒坦。我贪婪地吮吸着这呛人的空气，推

搡挤压搅做一团的人群使我感到愉快。我带着销魂夺魄的好奇心等着，看这段时间会把我这意志薄弱的人冲到哪里去。打击乐和铜管乐刺耳地轰鸣着，从滑稽游艺场那边越来越近地传过来。手摇风琴发出僵硬的波尔卡舞曲和乱糟糟的华尔兹舞曲，它们都是以一种出奇的单调方式奏出来的，这中间还夹杂着小货摊乒乒乓乓的敲打声、哄笑声和酗酒的狂呼乱叫。现在，我还眼花缭乱地看到小时候骑的那种旋转木马在树干之间来回转着圈子。我停在广场中间，让混乱从四面涌向我，使我目不暇接，耳不暇闻。这喧哗的飞瀑，这无法忍受的杂乱，却使我轻松，因为在这漩涡中，有一种能压住我心潮的什么东西。我看着，坐在小凳上的使女们怎样被抛到空中，衣裳被风鼓起来，格格地欢笑着，随即又迸成女人的尖叫，肉店伙计怎样哈哈大笑，抡着重锤啪哒啦哒往测力计上砸，叫卖的人怎样嘶声吆喝着，一副猴子的神气，在手摇风琴的喧闹中像乘船一样地荡走，以及这一切怎样搅混到嘈嘈杂杂、熙熙攘攘的热闹中去；劣酒似的铜管乐，闪烁的灯光和聚集一起的那种欢乐使人群如痴如醉。自从我醒悟过来以后，我竟一下就体验到了旁人怎样生活，体验到了城市千百万人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怎样炽热和一古脑儿倾泻进星期天这几个钟头，怎样渴求满足抑郁的、兽性的、但总还是健康和本能的享受。在和他们炽热的欲情难捱的身子摩擦、不断接触中，我甚至感到他们热切的冲动感染了我：那种强烈的气味刺激了我的神经，使它绷紧了向外延伸，感官眩晕地和喧闹嬉戏着，并且感觉昏昏然麻木——和各种强烈的快感不容抗拒地混在一起的那种麻木。多少年来第一次，甚至是平生第一次，我感觉到群众，感觉到人，是一种力量，从中有一种乐趣传进我遗世独立的心绪。任何堤防都被拆毁了，这种心绪从

血管流进周围的世界，有节奏地再流回来。袭向我来的，是一种崭新的渴望——渴望把我和他们之间最后的隔膜消溶掉，和一种热烈的期望——期望跟这些热情的、陌生的、拥挤在一起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带着男人的乐趣，我渴求投入这庞然大物的灼热激荡的胸怀之中，而带着女人的乐趣，我对任何触摸、呼唤、诱惑和拥抱都是开放的。现在我知道了，在我身上，有只在青春觉醒期才有的爱和对爱的渴求。啊，只管投身进去吧，投入那勃勃的生机，不论怎样也要和别人的这种颤栗的、欢笑的、身心通畅的激情紧连一起；只管倾注进去吧，倾注到这群体的血管！一个精神焕发、快活得发抖的人，在这喧闹的湖水中，跟无数同类在一起，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一条纤毛虫在龌龊的世界中一样。尽管如此，还是投身到这充实之中去，投身到这旋转之中去吧！我要像一支自身绷紧射出去的箭一样，射到陌生人中间去，射到这同一天空下的任何一角。

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我是醉了。旋转木马上碰击的铃铛，女人在男人扶持下爆出的快意的欢笑，那混乱的音乐，那闪动的衣裳：这一切都在我血液里吼作一团。各个声音都狠狠地朝我轧过来，随后再红光一闪贴着太阳穴飞走。我用深受刺激的神经（像在晕船的时候那样），去感受每一次接触，每一瞥目光，而这一切又都同时晕晕忽忽地联结在一起。这复杂的心情我无法用言词来表达，充其量也只能打个比方；我被嘈杂、喧哗和感情所充溢，像被烧得过热的一台机器，所有的轮子都疯转着，以此来减低巨大的压力，要不等一会儿汽缸都一准会炸了。我指尖打颤，太阳穴嘣嘣直跳，喉咙发紧，滚烫的血堵塞在额头。我从多少年来的心灰意懒一下跌进了会把我烧毁的火焰之中。我感到，现在我必须敞开我自己，用出自心灵的话，出自心灵

的目光，来剖白我自己，抒发我自己，摔掉我自己，献出我自己，解脱我自己，把我变得一般：总之是要从沉默的硬壳中救出我自己，从使我与温暖、沸腾而有生气的元素相隔绝的沉默硬壳中救出我自己。几个钟头来我没有说过话，没有握过谁的手，没有去感受过谁询问和关心地投向我的目光。在这些事情的冲击之下，现在，兴奋要冲破沉默了。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地想说话，想有个交谈的人，因为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我翻涌起伏，四周充满着温暖和言谈，血液周流不息的血管把我紧紧地缠住。我像一个在海上漂游而渴得要命的人。我在这里看见——越看越苦恼——前后左右，每时每刻都有陌生人在一见钟情，像水银珠子一样嬉戏着融合在一起。我感到嫉妒，当我看到，年轻人走过时怎样和陌生的姑娘搭讪，一句话刚说完就挽住她们的胳膊，而且大家是怎样地投契，只消在旋转木马上打个招呼，交臂而过时瞟上一眼就够了。陌路人融合于交谈之中，就算过不了几分钟又会分解吧，但这是在联系，在结合，在交流，这些正是我如今整个神经炽热向往的。我本来谙于社交辞令，是受欢迎的健谈家，而且一言一行都挥洒自如，但我却心慌意乱，不好意思跟随便一个什么乳耸臀阔的使女去攀谈，怕她们会讪笑我，而且什么人偶然盯我一眼，我甚至低下眼睛，由于找不出话说而心里急得要命。我自己也不清楚想从人们那儿得到什么，只不过我无法忍受孤独冷落，在高烧中焚灼自己。然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从我身上滑开，没有谁想来注意我。有一次，一个衣衫褴褛、十二岁的少年走到我近旁。他的目光在灯的反照下亮得晃眼，贪婪地瞪着摆动的木马，瘦削的嘴巴饥渴地张着。显然，他再没钱跟着去骑了，只好从别人的欢笑叫喊中去吮吸愉快。我粗手重脚地碰了碰他，并且——

可我的声音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还沙哑得刺耳呢——问他道：“你是不是想再跟着骑一次？”他一愣，一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一句话没说，满脸通红跑开了。连一个赤脚孩子都不愿意从我这里得到快乐，这使我感觉到，我身上一定有什么特别陌生的东西，使得哪儿也不能容我，而只是融解了漂浮在大众里面，像一滴油漂在动荡的水面上一样。

我的心情没有和缓下来；我不能再这样孤零零地呆下去。我的脚在沾满尘土的漆皮皮鞋里发烧，喉咙在烟熏火燎的激动中生锈了。我环顾四周，看见在人流的夹缝里左右两侧都有些小绿洲——饭馆，蒙着红桌布，摆着光秃秃的木凳子，凳子上坐着小市民，端着啤酒，捏着星期天抽的弗吉尼亚牌香烟。陌生人一起坐在这里，凑到一处聊天，在燥热嘈杂中这里算比较安静；这光景吸引了我。我走了进去，端详着桌子，最后看准了一张：那儿坐着一家人，一个矮胖的手工工人领着妻子，两个活泼的姑娘和一个小男孩。他们有节奏地摇着身子，互相逗着玩，那种悠然自足的目光使我看了舒服。我客客气气打过招呼，动了动一把扶手椅问他们，我是否可以坐下来。笑声戛然而止，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谁都在等着别人表示同意似的），后来主妇似乎很惊异地说：“请吧！请吧！”我坐了过去，立时就感觉到，我坐在这里破坏了他们无忧无虑的情绪，因为桌子四周立刻就出现一片尴尬的沉默。我看着上面撒着盐面胡椒面的油腻的红方格桌布，眼睛就没敢抬起来。我感觉出来，他们都在诧异地窥视我，使我一下——太迟了！——意识到，我这身常礼服，这顶巴黎大礼帽，这鸽灰色领带上的珍珠，在这仆役人等出入的小酒馆里实在显得太考究了。我还意识到，这种考究，这高级香水味，马上使这儿四周产生了敌意和困惑的气氛。这

五个人的沉默窒息着我，使我由于难为情，头越来越低地钉在桌子上，硬着头皮绝望地反复数桌布上的红方格子，偶尔往起一挣，但受折磨的目光还是怯得不敢抬起来。直到侍者过来，把一个沉甸甸的啤酒杯摆到我面前，才终于打破了僵局。我总算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了。喝酒的时候，我怯生生地从杯口上瞟过去一眼；果然，五个人都在窥视着我，不过并不怀有憎恶，而只带着无言的诧异。他们捉摸我这个闯进他们湫隘圈子里的人，凭质朴的阶级本能感觉到，我是到这里来追求一点什么，寻找一点我那个圈子里所没有的什么东西；不是爱情，不是爱慕，也不单是为了喜欢华尔兹、啤酒和星期天的静坐，而是某种强烈的愿望，把我推到这里来的。这种愿望是他们不了解的，也信不过的，就像看着旋转木马的那个男孩信不过我的馈赠，像千百个拥挤在外面的无名之辈，不自觉地怀着敌意避开我的气派和高雅一样。不过我确实感到，只要我现在找到一个开场白，简单、诚恳、无恶意而富人情味，那么，那做父亲的或是做母亲的，就一定会回答我，女儿一定会殷勤地朝我微笑，我一定能领着那小男孩到那边的小铺里去玩射击，并且哄着他玩了。再有五分钟，再有十分钟我就会解脱出来了，就会裹进没有禁忌的谈家常的气氛中去，裹进自由自在的、甚至是讨好的亲切气氛中去了。可是，这简单的话，这交谈的开场白，我就找不到，一种愚蠢、不适时而却万分强烈的羞惭，噎住了我的喉咙。我垂目坐着，在这些淳朴人的桌子旁，我像罪犯一样陷在痛苦中：由于我硬待在这里，使他们在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还感到扫兴。就在这样发呆地静坐之中，我为冷漠傲慢的那些年月而赎罪：那时，我从成百成千这样的桌子跟前走过，从成千成万亲如手足的人跟前走过，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汲汲于在上流小圈

子里的恩宠或是成就。我感觉到，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说话的这条通路，由于我盼着他们把我赶走，现在从我内心就被堵塞了。

我这个一向不受约束的人，就这么坐着，沉陷在内心的痛苦中，反反复复数着桌布上的红方格子，一直到侍者终于又走过旁边。我叫住了他，付过钱，放下那杯几乎一口没喝的啤酒站起来，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他们亲切而愕然地答谢我。刚要转身我就料定了，这会儿，只要我一转背，他们就会突然又变得轻松活泼起来，只要我这异类一被排除，他们就又会聚成一圈亲热地交谈。

我回身又投进人的漩流，不过现在更急切、更热中，也更失望了。这期间，黑影遮天的树底下，拥挤变得松动了一些，不再挤得那么厉害，搅得那么紧，也不是都往旋转木马的光圈那儿涌去，更多的人都影影绰绰在广场最外边急走着。人群中低沉的、像在倾吐欢快一样的隆隆声，也化成许多一小阵一小阵的嘈杂，而且总是立即又被乐声压下去，因为现在音乐又强劲粗犷地从什么地方插过来，仿佛要把溜走的人再揪回来一样。现在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拉着气球、散着五彩纸屑的孩子已经回家了，蜂拥而至的全家来过星期天的也已经散了。现在可以看到醉汉狂叫，看到流里流气的年轻人迈着懒散而其实在追寻的步子，走出林阴小道。这一个钟头以来，我动也不动坐在陌生人桌子前面的这一个钟头以来，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滑落得更不成体统了。然而，就是这厚颜无耻和危险的磷火闪动的气氛，比起这以前那种有产阶级星期天的气氛来，不管怎么说也使我更顺眼一些。我心里被激发起来的本能，在这儿也嗅到了同样紧迫的贪欲。这些形迹可疑的人，这些被社会所放逐的人，在他们满是兴头的闲游中，我觉得怎么说也反映了他们带着焦躁的

期待，在这里偷偷地追逐着火星迸射的冒险，猎取着勃然而起的兴奋。对这些衣衫褴褛的小伙子，对于他们不加掩饰、不受约束的浪游方式，我甚至妒羡，因为我贴着一个旋转木马的柱子站着，屏住呼吸，不耐烦地要从心里把沉默的逼压和孤寂的苦闷挤出去，而我竟不能动一动，喊一声或是说一句话。我光是站着，愣愣地朝外看着广场。广场在围成一圈的灯光反照下，被照得闪闪发亮。我站着，从我站的这个亮岛上呆呆地朝暗里看，傻乎乎地满怀希望看着每个人，希望他们为耀眼的光辉所吸引，转过身来看我一下。然而，所有的眼睛都冷冷地从我身边滑过去。没人稀罕我，没人来救助我。

我知道，如果我向什么人讲述甚或辩解说，我——一个家产殷实，无所仰仗，跟一个百万人口城市中的优秀人物意气相投的人，一个社会上有教养的风雅之士，在那天晚上，倚着不成韵调地吱嘎响着、无休无止地颠蹶着的旋转木马的柱子，让同样一些花哨笨拙的木马，跳着同样趔趔趄趄的波尔卡，同样拖拖拉拉的华尔兹，二十次，四十次，一百次地从我身边转过去，而我带着固执的傲慢，带着入魔的心情，凭着意志来经受这种遭遇，竟动也不动地站了整整一个钟头，那一定会被认为是犯了神经病。我知道，我在那个钟头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这没有意义的坚持中，有一种感情在绷紧，有一种四肢百骸像钢铁一样的挤缩，这是人们也许只有在从高空坠下的时刻，只有在弥留的时刻，才感觉得到的。我虚度的平生，突然倒流了回来，把我填满得直到喉咙。我伫立着，呆望着，等着随便什么人的一句话、一瞥目光来救助我，这种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在折磨我，这折磨又是我充分的享受。靠柱子站着的时候，我对刚才那次偷窃的悔恨，还不如对以往生活中那种气闷、

冷漠和空虚的悔恨深。我对自己立下誓愿，不得到一个已经从这种遭遇中解脱出来的征兆，就不走开。

这段时间越拖得长，夜来得也就越近。小货摊上的灯光一盏接一盏灭了，于是昏暗像上涨的潮水一样在往前涌，来吞噬草地上的这块光斑。我站立的这个亮岛越来越寂静，我都已经抖抖索索地看表了。还剩一刻钟，斑斓的木马就会停下了，木马简陋头额上的红绿白炽灯光就会熄灭了，吹胀的手摇风琴就会不再被踏动了。到时候，我就会彻底呆在黑暗里，在这细响沙沙的夜里彻底孤独地呆在这里，彻底被驱逐，彻底被抛弃了。我越来越不安地瞻望着黑下来的广场。广场上只是时而匆匆闪过一对回家的情侣，或是醉醺醺地跟跄过去一两个年轻人，而在广场横对面的阴影里，还有躲躲藏藏的生命，激动不安地在瑟缩着。如果有几个男人走过去，有时就会有轻轻地打口哨或是打榧子的声音。男人们被这种招呼吸引了，就绕进暗处，于是阴影里就有女人的声音在窃语，有时风还抛过来一丝半缕刺耳的笑声。慢慢地，那些人更肆无忌惮了，朝圆锥形灯光照着的广场亮处，推移到明暗交界的边沿上来，而只要巡警走过时尖顶皮帽在路灯的反光中一闪，他们就随即又消失到黑暗中去了。然而，巡逻的巡警刚一走开，这些幽灵似的黑影就又出来了。现在，这些夜世界最底层的残屑，这些水似的人流消散后抛下的污泥，她们大胆地逼近到灯光底下来，我已经能清晰地看清她们的轮廓了。那是几个妓女，最可怜的、完全被抛弃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床铺，白天在垫子上睡觉，晚上就不停地游荡，为了一个小银币，在这暗中的随便什么地方，给每个人敞开她们干瘦的身子，被损害被污辱的身子。受着警察的追逐，受着饥饿和随便一个什么流氓的驱赶，永远在黑暗中游荡，追

逐着，同时也被追逐着，她们像饿狗一样，慢慢地跑到亮处前面来，探寻随便什么带男人味的东西，探寻没人理会的掉队者。她们能逗得这些人起性，弄到一两个克朗，然后到大众咖啡馆去买一杯热酒，来维持这模糊一团的残缺的生命，这反正很快要在医院里或是监狱里熄灭的生命。这些残屑，是星期天游人情兴葱茏留下的最后脏污。我带着极端的厌恶，看着这些饥饿形骸在昏暗中出没。然而，就在这种厌恶中，也有一种着魔似的乐趣，因为甚至从这脏透了的镜子里，我也重新辨认出那已经淡忘、已经感到模糊的东西。这是一个低下阴湿的世界，好多年以前我曾经是过来人，如今它又磷火迸发地闪进我的意念中来。这奇妙的夜像突然给我打开一个密封的东西一样，突然向我提示一桩稀奇的事情。当年我最阴暗的事情，我最隐秘的冲动，如今又展现在我心里！淹没了的少年时代模糊的感觉升了起来——怯生生的目光好奇地被吸住了，简直是胆怯心慌地被这种人体粘住了；忆起了那个时刻：那是第一次，跟着一个人，走上嘎吱乱响的潮湿的梯子，上了她的床……突然，就像是闪电划破夜空一样，那已经忘却的时刻，每一个细节我都线条分明地看见了：床上浅浅的油痕，她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我感觉到当时每一纤细的细节，那种隐约的郁闷，那种恶心，那种少年人初试的自豪感。这一切，一下漫透了我的全身。一种无穷无尽的东西——叫我怎么说好呢——一种无限的洞察力，突然涌进我心里，使我一下全都明白了，我所以热烈地同情那些人，正是因为她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渣滓，而且，我被刚才那次犯罪一下激发起来的本能，正出自内心地在寻求如饥似渴的冶游——像我在这奇妙之夜一样的冶游，寻求公然的犯罪——去抚弄、去满足这生疏的偶然一念的欲望。当我终于从那

边嗅到了那种生物，那种人，那种温柔的、能呼吸会说话的东西时，我受到了强烈的诱惑。那种生物想从别的生物身上弄到点东西，说不定也想从我——这个就等着把自己交出去的人、在助人为乐的强烈感情中煎熬的人身上，弄到点东西。这时我放赃款的皮夹，突然在胸口前灼热地发烫起来。我一下懂得了，是什么推着男人去干这种事，懂得了，这很少是由于气质的善感，情欲的勃发，更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害怕寂寞，害怕那种沉重的隔膜。这种隔膜本来就在我们之间堆积着，我被点燃起来的感情今天第一次感觉到了。我记得，我最近一次模糊地有这种感觉，那是在英国，在曼彻斯特。那个钢铁的城市，噪音隆隆，不见天日，就像地下铁道一样，同时还有一种冰冷的寂寞，透过人的毛孔直渗到血液里面去。在那儿，我在亲戚家住了三个星期，晚上总是一个人在酒吧间和俱乐部里东游西荡，而且一再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剧场去，为的只是去感受感受人的热气。有一天晚上，我碰上了一个搞这营生的女人。她那土腔土调的英语我简直听不懂，可是突然之间我就呆进了一间房子里，从那陌生的嘴上去啜饮欢笑。那是个暖融融的肉体，软软的，实打实地贴紧人。于是，突然之间她化走了，那冰冷漆黑的城市也化走了，那阴暗喧闹而寂寞的空间也化走了，一个我所不认识的生物，在一个地方呆着，等着任何一个过往的，使他们轻松下来，为他们驱逐所有的严寒。人们又自由地呼吸了，在这钢铁铸造的牢狱中间，感到了生活的轻松明亮。对于寂寞的人们，把自己隔绝起来的人们，能知道，能料到，他们的恐惧还有解救之物，那有多美妙啊！粘附在这解救之物上，即便这东西因人人抚弄而肮脏不堪，因上了年纪而呆滞，因恶性的锈病而被侵蚀，那也是多美妙啊！这一点，正是这一点，在那个极

度寂寞的时刻，我没有想起来。那个晚上，我从那种极度的寂寞中趔趔趄趄走了出来，竟忘了，在就近的随便一个什么角落里，总会有最后一批，在等着去捕捉每一个献身者，等着让任何孤寂之感在她们的呼吸中得到慰藉，等着为几个小钱去平息任何欲火；而对于她们那种永远有求必应的偌大举动，对于她们用生而为人的巨大馈赠说来，这几个小钱是太少了。

我旁边那个旋转木马的手摇风琴呼隆一声又响开了。在星期天没入消淡下去的一周中去之前，这是旋转的灯光最后投向黑暗的号声，是最后一轮了。可是再没有人来了。木马迷迷瞪瞪地在转空圈，售票处里那个筋疲力尽的女人，已经在归拢、清点一天的票款了。小伙计拿来了钩子，准备这最后一轮完了，就把小货摊的卷帘式百叶窗哗啦一声放下来。只有我，还孤零零地一直站在那儿，靠着柱子，朝外看着空荡荡的广场。广场那儿，只有蝙蝠一样的人影在掠动，像我一样在寻找着，像我一样在等待着，而在我们之间是这穿不透的隔膜的空间，不过，她们中的一个，现在一定发现我了，因为她正慢慢地蹭过来，我低着眼睛看见她走得很近了：一个矮小的、患佝偻病的畸形女人，没戴帽子，穿着打扮粗俗的廉价衣裳，下面露出穿旧了的舞鞋。那一身，大概是从女摊贩或是一个旧货商那里慢慢搜购来的，以后再倒手，再在雨里或是做那种肮脏营生的什么地方的草里弄坏了。她讨好地走过来，在我旁边站住了，尖利地投过来一瞥钓饵一样的目光，难看的牙齿上挂一丝拉买卖的微笑。我屏住呼吸，没法动，没法看她，也没法甩手走开，因为像处于催眠状态一样，我感到有人馋涎欲滴地在围着我转悠，在打我的主意，使我终于只消一张口，一举手，就能把这讨厌的寂寞，这折磨人的被放逐的感觉挥开。可是我没法动，像背靠着

的柱子一样僵直。当旋转木马的乐声疲惫地摇曳开去的时候，在一种性感的眩晕中，我只是觉得这一旁呆着的人，这正在向我打主意的意志。我闭了一会儿眼睛，为的是去感受来自世界暗处的某种人性的磁铁般的吸引力。

旋转木马停了，华尔兹舞曲的旋律最后嗡的一声断了气。我张开眼睛，刚好看见旁边那个身影掉头走开。很显然，挨着一个木头一样站着的人等在这里，她感到乏味了。我愕然一惊，蓦地感到冷了起来。在这奇妙的夜晚。唯一向我走来，向我开放的人，我怎么放她走掉了呢？我背后的灯灭了，卷帘式百叶窗噼哩啪啦落了下来。收市了。

而突然之间——唉，我怎样来称呼这个好呢，我怎样来描述这一朵陡然间迸出来的浪花呢？——突然之间——是那样突兀，那样热，那样红，就像一根血管在我胸口爆裂了一样，——突然之间，从我心里，从我这高傲的人、据守在冷冰冰的社会等级中的人心里，像一次无声的祈祷，像一次痉挛，像一声呼叫，爆出来一个幼稚可笑的、而对我来说却是如此强烈的愿望：但愿这肮脏瘦小、犯佝偻病的野鸡哪怕回一下头也好，这样我就可以跟她说话。我没跟上她去，并不是因为我太骄傲——我的骄傲已被一些崭新的情感踩死、踏碎、冲走了——而是因为我太脆弱，太拿不定主意了。我抖抖索索，局促不安，在昏暗中靠着受刑柱独自站在那儿等着。从小起我还从来没这么等过；只有一回，黄昏时我站在一扇窗子旁边，看一个陌生的女人动手慢慢地脱衣服，她迟疑不决地，一再游移地脱光了衣服，对我毫无所知。——我站着，用自己听了都陌生的声音祷告上帝显灵，但愿那跛脚的女人，那人类最底层的渣滓，会再一次来试探我，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

终于——她回头了，一次，又一次，那么死板板地回顾着。我必定是浑身猛一震动，绷紧的心情在目光中显露了出来，使得她尖着眼站住了，她跷着再次半转过身来，透过昏暗看着我，微笑着，甩头示意，邀我过去到广场荫蔽的那边去。我终于感到，紧紧控制着我内心的那种僵化缓和下来了。我又能动弹了，就同意地朝她点了点头。

无形的协定签订好了，于是她领先越过昏暗的广场，时不时回过头来看我跟着没有。我还是跟着，因为灌在膝盖上的铅掉了，我两脚又能活动了。我下意识地走在她后面，迷迷瞪瞪地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拖去。在小货摊夹成的昏暗的巷道里，她放慢了脚步，于是我站在她旁边了。

她审视地、猜疑地盯了我几眼，有点拿不定主意。显然，我怪模怪样怯生生站着，眼下的这种场合和我的气派一对照，怎么说也是叫她犯疑的。她环顾了好几次，迟疑不决。后来，她指着黑得像矿坑的巷道深处，说："我们从那儿过去，马戏场后面黑得很。"

我没法回答。这可怕的幽会使我麻木了。我要是能脱身就好了，用一个金币、用一个借口来赎回自由就好了。可是，我的意志无法控制我自己。我像踏在雪橇上一样——当我们以疯狂的速度，冲到拐弯的地方，从一个陡峭的雪坡上溜下去时，死的惴惴之感和疾驰的飘飘之乐，痛快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不是煞住，而是昏头昏脑，却又心甘情愿不自持地冲下去。我没法再后退了，也许我根本就不想再后退。现在，当她放心地挤到我身边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她一只胳膊。那是一只瘦削的胳膊，不像女人的，倒像发育停滞、患皮肤结核的孩子的。透过又薄又紧的上衣，刚一触到那只胳膊，我对这个可

怜的遭受蹂躏的生命——那个夜晚把它冲到了我的身边——，从我绷紧的感觉中，突然泛起一片温柔的同情。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抚弄着那瘦弱病态的关节，那样纯洁，那样敬畏，仿佛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似的。

我们横过一条灯光暗淡的马路，走进一个小丛林；那里巨大的树冠，扎实地围成一片郁闷的、气味难闻的黑暗。在这一瞬间我发现，尽管已经分辨不出轮廓来了，她贴在我胳膊上还是很留心地回头看看，走几步以后又第二次回过头来。奇怪，当我似乎在麻醉状态中滑进这肮脏的冒险时，我的意识却特别清醒，闪闪发光。我带着无所不察的警觉，能把任何动静都截获过来的警觉，发现背后，在横亘的小道边沿上，影影绰绰有什么东西跟在我们后面溜了过来，我仿佛还听到潜行的脚步声。猛可地，像一道闪电，煞白地带着噼里啪啦的响声掠过田野一样，我全料到了，全明白了：我现在正被诱进一个圈套，这野鸡养着的狎客们正在我们后面窥伺着，她在黑暗里把我引到约定的地点，一到那里我就会成为他们的猎获品。我带着不是常人能有的清醒——这是只有处在生死夹缝里的瞬间才会有的——把一切都看到了，把一切可能都考虑到了。逃脱还来得及，大街一定离得近，因为我听见那边电车在铁轨上哐啷哐啷地作响。喊一声，打个口哨，我就能把人叫来。各种逃走的可能性，各种遇救的可能性，在我心里展现出一幅幅轮廓分明的图画。

可是奇怪，这令人惊诧的领悟不使人冷静，而光使人亢奋。就是今天，在清醒的时刻，在这个明亮的秋天般的日子，我对自己行事的乖戾，也没法完全解释清楚：虽然我一下就明白了，我生命中的每一条纤维都明白了，我没有必要去冒险；但是，一种富有诱惑力的疯狂念头的预感，却钻过我的神经。我觉察到

了一种令人不快的、也许就是死亡的东西。硬挤到这里来犯罪，来经历卑鄙肮脏的事情，使我恶心得发抖，然而，为了这从未见识过、从未料到过的生活中的醉意，这麻酥酥地流布我全身的醉意，就是死，也是死于一种阴森森的好奇。有一种什么东西——也许是羞于表示畏惧？也许是一种弱点？——推着我往前走。我被吸引着，直冲下生命的最后一道排水沟中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里，输掉我这一生，挥霍掉我这一生。一种精神上悍然不顾一切的快感，和在这勾当中卑劣的快感交混在一起。尽管我以整个心灵预感到了这种危险，感官上和理智上都对这种危险了然于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抓着这个游艺场中肮脏野鸡的胳膊走进了丛林。我对这女人的肉体更强烈的是感到厌恶，而不是诱惑，而且我知道她，她不过是把我领去交给她的同伙。可是，我没法后退。犯罪的万有引力，下午在赛马场上的冒险中就缠住了我，继续不断地把我往下拽。而我，光是感到麻酥酥地，感到头晕目眩地落进更深的地方，也许是落到底——落进死亡。

走几步以后她停下了，目光又不知如何是好地四处乱瞟。然后她期待地盯住我：

"喂，你送什么给我呢？"

是这样呵，我忘掉了。可是，这个问题也没使我醒悟过来，相反，能送，能给，能把身上的花光，我简直高兴得很。我赶忙抠皮夹，把银币和几张揍了的钞票全都抖落在她摊开的手上。这一来真妙不可言，今天想起来，我还浑身都热乎乎地。要不就是这穷女人卖淫只挣几个小钱惯了，被这一大笔钱吓了一跳，要不就是我给钱的方式，高兴地、迅速地，简直是乐不可支地给钱的方式，里面有点什么新的、不寻常的东西。她往后一退，

在那气味难闻的黑暗中，我感觉到她的目光万分惊讶地在搜求我。这天晚上，我到底接触到了长期缺少的东西：有人在关心我了，有人在寻求我了，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活着，对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人还有用。而且，偏偏是这被社会所逐出的女人，拖着她疲惫可怜的身子，像商品一样，走在这昏暗中，连我这买主的脸都没有盯着看一看，就挨到我身边来。如今，她睁大眼睛盯着我的眼睛，从我身上来寻求着人，这使我奇特的醉意更浓。这醉意是目光明亮的，同时又是眩晕的，是清醒的，又化成一片神异的模糊。这陌生的女人向我挨得更近了，但我认为，这不是按做买卖的习惯来尽该尽的义务，而是从中能感觉到某种不自觉的感恩之情，能感觉到一颗女人的心在亲近。我轻轻抓住她的手臂，那患佝偻病的孩子似的手臂，觉到了她瘦小畸形的身子，蓦地，我把她一生全都看到了：郊区旅馆租下的肮脏卧处，从早晨到中午就在那里睡在一些虫子似的陌生孩子中间。我看见她养活的狎客在卡她的脖子，醉鬼们在黑暗里打着嗝扑到她身上去。她被送进医院的某一科，受尽凌虐的身子赤裸裸病恹恹地被弄进课堂，给年轻胆大的学生们做教具。到最后被押送到一个永久居住的地区，让她在那里像牲口一样地死掉。我心里油然生出对她的无限同情，对所有人的无限同情，那是某种温暖柔和的情感，绝不是性感。我一再抚摸着她细瘦的手臂，后来弯下腰来，吻这吃惊的女人。

就在这一瞬间，我身后沙沙作响，一根粗树枝嘎一声断了。我一下跳回身来。一个男人粗大鄙俗的声音在哈哈大笑："这我可逮着了，我早料到了！"

还没看见他们，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在我昏头昏脑的这段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有人窥伺我，甚至带着神秘

的清醒的好奇心等着他们。现在，一个人影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随着又钻出来第二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一副肆无忌惮的神气。又传来了粗俗的笑声。“下流的勾当，干这种肮脏的营生！当然是个上等人！这下我们可得逮住他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血在我太阳穴上怦怦直跳。我不感到害怕，只是等着看有什么名堂。现在，我终于到达了卑劣龌龊的深处，到达了最底层。现在，不得不碰撞了，不得不碰撞了，我半似清醒地直迎过去的那种结局非来不可了。

那年轻女子从我身边跳开了，不过并没有跑到他们那边去。她硬那么站在中间，看样子对这预谋的袭击并不感到十分快意。见我站着不动，两个小伙子又火了。他们相对看着，显然在盼着我表示抗议、请求或某种恐惧。“好哇，他不吱声。”其中一个终于威胁地喊着。另一个则朝我走过来，命令地说：“你得跟着上巡警处去！”

我还是一声都不答理。于是，其中一个把手搭到我肩膀上，轻轻地推我。“往前走！”他说。

我走着，并不反抗，因为我不想反抗。事态的卑劣、危险和闻所未闻使我麻木不仁。我的大脑很清醒，我知道，这两个小伙子怕警察局一定比我怕得还厉害，我也知道，用几个克朗就能买动他们。但是，我愿意饱饫这丑事的底蕴，在清醒的昏迷中去享受这事态令人心惊胆战的屈辱。我朝他们推着我走的方向不慌不忙、机械地走去。

然而，由于我这样一声不吭，这样耐着性子朝灯光走过去，似乎使两个小伙子糊涂了。他们轻轻地嘀咕着。随后，他们又开始故意地大声交谈。“放他跑了吧！”其中之一（一个满脸麻子的小个子）说。而另一个则装腔作势地发横，回答说：“不行，

那不行！像咱们没吃没喝的穷小子干这活，那得坐牢；可这么个上等人，就得罚钱！”我听着每句话，听出话中并不高明的乞求，于是想开始和他们谈判；我心里这个罪犯了解他们心里那个罪犯，明白他们是想用恐惧来折磨我，而我则用不抵抗去折磨他们。这是我们两方之间一场无声的斗争。这一夜是多么丰富啊！在致命的危险中，我感到，这是在游艺场草地上气味难闻的灌木丛中，在两个无赖和一个妓女中间，十二个小时以来的第二次疯狂的赌博。不过，现在下的是最大的赌注，是在赌我有产者的生活条件，甚至是在赌我的性命。我用悸动的神经绷紧到快要断裂的全副力量，把自己押给了这场不比寻常的赌博，押给了这魔法一样闪烁不定的偶然事件。

“哈哈，那儿就有巡警了，”一个声音在我后面说，“这下可没他乐的了，这上等人，他就得去蹲一个星期。”话说得虽然横，虽然吓唬人，可我听出了那种把握不定的心虚。我安静地朝灯光走去，那里确实有巡警的尖形皮帽在晃动。再走二十步，我就非站到他跟前不可了。我后面那两个小伙子止住不说话了。我注意到，他们是怎样更加磨磨蹭蹭在走着；我知道，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准定会胆怯地退回到黑暗中去，退回到他们的世界中去，因为起哄没有奏效而怒气冲冲，也许会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到那穷女人身上去。这场赌博揭晓了：今天第二场赌博我又赢了，在另一个不认识的生人那里，我又用欺骗毁了他恶劣的欲望。看得见那边路灯苍白的光圈在闪烁了，这时我回过身去，第一次注视着那两个小伙子的脸。脸是愤恨的，心虚的目光中带着认输的羞愧。他们站住了，一副尴尬失望的神气，准备跳回到黑暗中去。因为他们的力量完了，现在是他们怕我了。

在这一瞬间——仿佛内心的激动把裹住胸腔的障板突然全

都爆掉了，仿佛感情在热乎乎地流进血液，我对这两个人突然产生了亲如手足的无限同情。他们，这两个贫穷饥饿、衣衫破烂的小伙子，从我这吃得过饱的寄生虫身上，究竟想搞到点什么呢？不过是几个克朗，几个可怜的克朗。在那边黑暗里，他们本来可以掐住我的脖子，抢我，弄死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只不过用不内行、不高明的手段，试着来吓唬我，为了零零散散装在我口袋里的几个小银币。我这个沾沾自喜、恬不知耻的小偷，我这个没心肝的罪犯，怎么能够再去折磨他们这些穷小子呢？为了我自己的快乐，我还去玩弄他们恐惧和焦躁的感情，这使我在无限的同情中，涌流出无限的羞愧。我振起精神。现在，正是现在，我心里踏实了，近旁那条街上的灯光已经照着我了，我感到安全了。现在我该为他们着想了，该从痛苦饥饿的目光中解除他们的失望了。

我猛一转身朝其中一个走去。“你为什么想要告发我？”我说，硬把声音憋得像害怕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这样做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也许我会被拘留，也许还不会。可是这对你们并没有好处。你们为什么要毁掉我的生活呢？”

那两个人狼狈地愣住了。现在，我一声呼叫，一声威胁，他们就会像狺狺的狗一样掉头溜掉，这一切他们都算到了，可就是没算到我会软下来。最后，其中一个说话了，但丝毫不带威胁，反而像是道歉：“要凭良心。我们不过是尽我们的责任罢了。”

显然这是背熟了来应付这种情况的。然而，这话听起来怎么也虚伪。两人没一个敢正面看我，他们等着，我明白他们在等什么：等着我也许求他们高抬贵手，等着我也许给他们送钱。

那一瞬间的一切我都还记得，我记得在身上跳动的每一根神经，在太阳穴里颤动的每一个念头。我记得，当时我的坏心

眼起先想的，是让他们等，拉长时间来折磨他们，让他们饱尝等待的滋味。可是，我很快就克制住自己，向他们告饶了，因为我知道，最后还得我来解除这两个人的恐惧。我开始表演害怕的喜剧了。我请他们怜悯，希望他们别说了，不要弄得我倒霉。我看出来，这两个搞敲诈勒索的门外汉，变得手足无措，横在我们中间的沉默，似乎也缓和下来了。

于是，我终于说出了，终于说出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那句话："我……我给你们……一百克朗。"

那三个人一怔，面面相觑。这么多钱他们简直不敢想，因为到这一步了，他们认为全都落空了。最后，其中一个——那个目光慌乱的麻脸，冷静下来了。他两次做出说话的样子，话都在喉咙里咽住了。后来他说了——我感觉出来，他说话的时候多么难为情："二百克朗。"

"你们得了罢，"那姑娘突然插了进来。"人家既是给了点儿，你们就该高兴了。人家可啥事也没干成，刚刚挨着我。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简直是怒气冲冲地朝着他们嚷。我的心怦怦怦直跳。有人同情我，有人为我说话，卑劣中升起了善良，敲诈勒索中朦朦胧胧升起了某种对公正的要求。这怎样地使人舒服，怎样地平息了我心潮的澎湃啊！现在，不应该再跟这些人开心了，不应该再让他们在恐惧和羞臊中受折磨了。够了，够了！

"好，那就二百克朗。"

他们三个人都不吭声。我拿出票夹，慢吞吞地完全打开，摆在手上。他们一把就能从我手里把票夹抓走，溜进黑暗中去。然而，他们怯生生地避开目光。在我和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默契，不再是争夺和戏弄，而有了讲情理和讲信义的气氛，有了人和

人的关系。我从偷来的那一把钞票里翻出来两张，递给了他们中的一个。

“太感谢了，”那个人不由自主地说，说完就转过身去了。为敲诈来的钱道谢，他自己显然感到这是可笑的。他难为情了，而他的那种难为情——唉，那个晚上我全都感觉到了，每一个姿势都向我显露出他的难为情——却使我感到压抑。我不愿意一个人在我面前难为情，在我面前，在我这个和他一样的人面前，和他一样是小偷，和他一样软弱、怯懦和意志薄弱的人的面前。他的低三下四使我痛苦，我唯愿他别搞成那么个样子。于是，我拒绝了他的谢意。

“我得感谢你们，”我说，我自己都奇怪，话音里竟那样跳动着真挚的诚意。“要是你们真的告发我了，我不是就完了嘛。那我一定自杀了，而你们也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像这样最好了。现在，我打右边这儿走，你们最好朝那边那个方向。晚安。”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有一个说了声“晚安”，接着是另一个，最后是那野鸡——她整个身子都呆在暗处。这一声“晚安”听起来热乎乎的，非常真挚，像真心实意的祝愿。从他们的话音中我感觉到，在他们生命暗处的某个地方，他们对我是有好感的，是绝不会忘记这奇怪的时刻的。在教养所或是在医院里，他们也许还会想起这个时刻来，因为我对他们有所施与，我会有点什么东西活在他们心里。还从来没有一种情感像这种施与的乐趣一样填满我的内心。

我独自穿过黑夜，向游艺场的出口走去。任何压抑之感都从我心里散落了。我感到，我这个失路人，在从未见识过的充实之中，正在进到整个无限的世界中去。我感受着一切，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又跟这一切汇流在一起了。树

从黑压压地拥立在我四周，朝着我沙沙作响，而我爱它们。星星从天上朝下闪烁，我呼吸着它们白光的敬礼。各种声音如吟如唱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觉得这些声音像是在为我歌唱。所有的一切，打从捅掉裹在我心上的硬皮以后，一下子就都成为我的了。施与的快乐，挥霍的快乐，溢满我的全身。我感觉到，使人快乐，在使人快乐中也使自己高兴，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人只消往出一站，就卷进了人来人往的充满活力的河流，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从深底又喷到无尽的高空。

在游艺场出口处靠停车场的地方，我看见一个女摊贩，疲乏地俯在她的小零碎上。她卖上面布满尘土的点心，还有几个水果。她大概一早就这样坐在这里，俯在她不值两个钱的东西上面，乏得快连腰都直不起来。我想，既然我快活，为什么你就不该快活呢？我要了一小块甜面包，给她撂过去一张票子。她急急忙忙要去换开时，我已经走开了。我光是看着，她是怎样高兴得一怔，那皱缩的身子怎样突然伸展了，惊得发呆的嘴，只顾千百次地朝我祝愿。我手里捏着那片面包，向马走过去；套在车辕上的马乏乏的，现在可是掉过头来，亲近地朝我喷着响鼻。我抚摸着玫瑰色的马鼻子，把面包递过去，使马的郁郁的目光也含着谢意。刚一喂完马，我就又渴望着更多的事情了。我要更多地去制造快乐，更多地去感受：用几个银币，用几张花票子，就能怎样地去消除恐惧，分解忧愁和燃起欢快。这里为什么没个乞丐？为什么没有要气球的孩子？那边有愁眉苦脸、满头白发的瘸子，用许多线拴着一大把气球，正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为漫长的白天生意不好而失望。我朝他走了过去。“把气球

卖给我。”“十个赫勒① 一个。”他信不过地说，因为这会儿深更半夜的，这样一个闲逛荡的阔人，买这些花气球干什么呢？“全都卖给我。”我说，给他一张十克朗的钞票。他颠了起来，像照花了眼一样盯住我，然后才抖抖索索把拴住全部气球的那根带子交给我。我感到指头上吃紧得很。气球想跑，想自由，想飞到天上去。那你们想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吧，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吧，你们自由了！我把带子一放，气球就像彩色的月亮一样，一下都飞了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大笑着。从黑暗中钻出对对情侣。车夫们炸着鞭子，吱哩哇啦地互相用手指着那些自由自在的球儿——现在，它们越过树梢，接近房檐，飞出房顶了。大家都兴高采烈，都拿我乐呵呵的傻劲开玩笑。

使人欢乐，这有多容易，有多美气，我怎么会从来不知道！蓦地，钞票又在我票夹里发烫了，就像刚才拴气球的带子一样触动着我的手指。钞票也想跑了，也想从我手里飞进陌生人中间去了。于是，我把票子抓在手里，偷了拉由斯的和我自己的——我不再感到这有什么区别或是有什么罪过——，准备散给每个想得到一张的人。我朝一个扫街人走了过去；他正厌烦地在清扫已经冷清下来的游艺场大道。他以为我想向他打听一条什么小胡同，愁眉苦脸地抬头看着。我朝他笑着，把一张二十克朗的钞票递给他。他愣住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终于接过票子，等着我吩咐他什么事情。我却光是朝他笑着，说：“拿去买点什么好东西吧。”于是走开了。我一直朝四面看着，看有没有人向我求告点什么。没人过来，我就送上去。一个野鸡来跟我搭话，我送给她一张钞票。给一个点路灯的人两张。朝

①赫勒为克朗以下的辅币，一百个赫勒为一克朗。

地下室一间面包房敞开的窗口里扔进去一张。我就这样继续、继续走着，身后漾着惊讶、感谢和欢乐的尾浪。到后来，我把钞票单张单张地揉皱了，扔到空荡荡的街上，扔到教堂的台阶上。我高兴地想着，像那个干瘪的小女人做早祷时找到一百克朗而向上帝感恩一样，某个穷大学生、使女、工人过路时，将会惊讶地，而且是庆幸地发现这些钱，就像我自己在这个夜晚，惊讶地、庆幸地发现了我自己一样。

我把所有的钱——钞票，后来连同银币，都散到什么地方了，是怎样散掉的，我也没法说清了。我感到有点飘飘然，像朝一个女人体内射精一样。最后几张票子飘走以后，我轻松得好像能飞起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街道、天空和房屋，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在一起向我涌来，使我产生了去把握它们，和它们相依存的全新的感情。我从来不曾，就是生平最亢奋的时刻也不曾这样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东西都切切实实地存在着。它们生活着，我生活着，并且它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生活。正是这种伟大的、强有力的生活，怎样快意地去感受也不过分的生活，是只有爱才能去理解，只有献身精神才能去拥抱的。

随后，还来了最后一个阴暗的时刻。事情是，我兴冲冲地逛回去，把钥匙往门上一插，到我屋子里去的过道黑咕隆咚敞开了。这时，突然一阵惊恐向我袭来。假如我现在走进那个人的居室，睡到那个人的床上去——直到此时此刻我还就是那个人——假如联系那一切的纽带，这一个晚上如此痛快地扯断了的纽带，我把它再接过来，那么，我就又回到以往的旧生活中去了。不，可别再做曾经是我的那个人了，可别再做昨天和以往那种无可指摘、冷漠无情和遗世独立的绅士了，宁可跌落到

犯罪和恐怖的万丈深渊中去，那也总还是跌进了真实的生活呀！我乏了，说不出地乏了，可是我害怕睡眠也许会把我压倒，害怕睡眠也许用黑糊糊的泥浆，又冲走今夜在我心里燃起的一切，那热乎乎、火烫烫、活生生的一切，而且我害怕，这整个经历，也许会像一个空幻的梦，那样短暂，那样无从捕捉。

不过，在第二天这个新的早晨，我快活地醒了过来，那种通畅流动着的情感，丝毫也没有流逝。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四个月了，那个日子还一直暖融融地使我精神焕发。当时那种着魔一样的陶醉，使我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突然失去了立足之地，突然跌进了陌生人中间，而且在跌进这奇异的深渊时，我感到了跌落之快和整个生活之深同时合在一起而使人昏头昏脑的眩晕。这种勃发的热劲自然是过去了，但从那个时刻以来，从我的每一呼吸，从我与日俱新的对生活的兴趣，我都感觉到自己血液的温暖。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具有另一种思想，另一种敏感和更强烈的知觉。当然啰，我不是妄自认为，我变成了一个更完美的人。我只知道，我成了一个更幸福的人，因为我对完全冷却下来的生活有所领悟了。对我所领悟的我无以名之，只好还就叫生活。那以后，对我们那个社会的准则和礼仪，我觉得是空洞的，所以我什么事都无所检束，而且既无愧于人，也无愧于心。像荣誉、犯罪和恶习这些话，突然带着像铁皮一样刺耳的冷冰冰的响声，一说这些事我就感到厌恶。我生活着，在当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力量推动下生活着。这种力量把我推向哪里，是推向一个新的深渊，陷进别人所谓的邪恶，还是使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我不管。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我相信，**一个把他一生的遭遇当做是一项秘密的那样生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在真正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满怀激情地爱过生活，对此我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我知道了，任何一个对生活的形式和形体冷漠的人，那他就是有罪，（这是唯一的罪过！）自从我开始了解自己以后，我也就懂得了无数别的事物：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看着陈列品的那种目光，会使我浑身一震；一只狗的跳跃，会使我欢欣鼓舞。我忽然对任何事情都留心起来，没一样我是漠不关心的。报纸——我本来只翻着看一看娱乐消息和拍卖消息——竟每天都有百十件使我读了兴奋的事情，书——本来是使我厌烦的——竟突然迷住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骤然变得能跟人谈话了，虽然一般所谓的交谈不在此例。已经用了七年的仆人，我开始对他感兴趣了，经常和他闲谈。以前，我走过房东的旁边连理都不理，就像走过会动的木桩子旁边一样。最近他竟来和我谈他小女儿的死，说得比莎士比亚的悲剧还打动我的心。虽然我为了不致于被看出来，表面上还在繁文缛节的圈子里照旧过着，这种变化慢慢地还是变得明显了。有些人一下子就对我十分真诚，这个星期已经第三次连陌生的狗在大街上都朝我跑过来。朋友们和我说话，就像跟久病初愈的人说话一样，带着某种喜悦，说我变得年轻了。

变年轻了吗？我光知道，现在，我才真正地开始生活了。大家都误以为，过去了的一切都只是错误的，做垫底用的，目下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陋见。我却不揣冒昧，要用温暖有生气的手拿起冰冷的羽毛笔，把实际经历的事情写到干巴巴的纸上去。就算这也是一种陋见吧，可这陋见是第一个使我感到幸福的，第一个使我的血变得温暖，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我在这里把唤醒我的奇迹描述下来，只不过为了写给我自己看而已。我对这一切的掌握，其深细程度不是我这些言语所能表述的，关于这

件事，我没跟朋友们说过；他们猜想不到，我早已经死掉了，他们也不会想到，我如今是怎样地生意盎然。假如死亡注定要在我生气勃勃的生命中降临，假如我这些文字注定要落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么，这种可能性绝不会使我吃惊、难过。如果谁认为像中了魔法一样的这样一个时刻是不可想象的，那他也就很难理解，像我在半年前不可能理解一样，说是这样几件表面上几乎没什么联系的一瞬即逝的事情，一夜之间，竟如此奇妙地点燃了我已经熄灭的生命。我在这样的人面前没什么可羞愧的，因为他不了解我。不过，谁就是知道其间的联系，他也不要随意褒贬，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也没什么可羞愧的，因为他了解我。谁一旦发现了自己，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失去了。谁一旦从自己身上了解了人，他也就了解了所有的人。

（樊修章 译）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R到山上去休息了三天，今天一清早就回到维也纳。他在车站上买了一份报纸，刚刚瞥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就记起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马上想到，已经四十一岁了。他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也没觉得难过。他漫不经心地窸窸窣窣翻了一会报纸，便叫了一辆小汽车回到住所。仆人告诉他，在他外出期间曾有两个人来访，还有他的几个电话，随后便把积攒的信件用盘子端来交给他。他随随便便地看了看，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把信封拆开；有一封信的字迹很陌生，写了厚厚一叠，他就先把它推在一边。这时茶端来了，于是他就舒舒服服地往安乐椅上一靠，再次翻了翻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拿起方才搁下的那封信。

这封信约莫有二十多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

迹，写得龙飞凤舞，潦潦草草，与其说是封信，还不如说是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次把信封捏了捏，看看有什么附件落在里面没有。但是信封里是空的，无论信封上还是信纸上都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也没有签名。“奇怪”，他想，又把信拿在了手里。“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信的开头写了这句话作为称呼，作为标题。他的目光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这是指的他，还是指的一位臆想的主人公呢？突然，他的好奇心大发，开始念道：

我的孩子昨天去世了——为挽救这个幼小娇嫩的生命，我同死神足足搏斗了三天三夜，他得了流感，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在他床边坐了四十小时。我在他烧得灼手的额头上敷上用冷水浸过的毛巾，白天黑夜都握着他那双抽搐的小手。第三天晚上我全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抬不起来了，眼皮阖上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硬椅子上坐着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在这中间，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这逗人喜爱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在那儿躺着，躺在他自己的小床上，就和他死的时候一样；只是把他的眼睛，把他那聪明的黑眼睛阖上了，把他的两只手交叉着放在白衬衫上，床的四个角上高高燃点着四支蜡烛。我不敢看一下，也不敢动一动，因为烛光一晃，他脸上和紧闭的嘴上就影影绰绰的，看起来就仿佛他的面颊在蠕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以为他还会醒来，还会用他银铃似的声音对我说些甜蜜而稚气的话语。但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再往床上看，以免再次怀着希望，也免得再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昨天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只有你，只有你了，而你对我却一无所知，此刻你完全感觉不到，正在嬉戏取闹，或者正在跟什么人寻欢作乐，调情狎昵呢。我现在只有你，只有

同我素昧平生的你，我始终爱着的你。

我拿了第五支蜡烛放在这里的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上给你写信。因为我不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守着我那死去的孩子，而不倾诉我的衷肠。在这可怕的时刻，要是我不对你诉说，那该对谁去诉说！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也许我不能跟你完全讲清楚，也许你不了解我——我的脑袋现在沉甸甸的，太阳穴不停地在抽搐，像有槌子在擂打，四肢感到酸痛。我想，我发烧了，说不定也染上了流感。现在流感挨家挨户地蔓延，这倒好，这下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去了，也省得我自己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这封信我都写不完了——但是我要振作起全部精力，来向你诉说一次，只诉说这一次，你，我的亲爱的，同我素昧平生的你。

我想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向你倾吐：我的整个一生都要让你知道，我的一生始终都是属于你的，而对我的一生你却从来毫无所知。可是只有当我死了，你再也不用答复我了，现在我的四肢忽冷忽热，如果这病魔真正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这时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假如我会活下来，那我就要把这封信撕掉，并且像我过去一直把它埋在心里一样，我将继续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手里拿到了这封信，那末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一生，诉说她那属于你的一生，从她开始懂事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个死者，她再也别无所求了，她不要求爱情，也不要求怜悯和慰藉。我要求你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相信我这颗痛苦的心匆匆向你吐露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讲的一切，我要求你的就只有这一件事：一个人在其独生子去世的时刻是不说谎的。

我要向你吐露我的整个的一生，我的一生确实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我的生活郁郁寡欢、杂乱无章，它像一个蒙着灰尘、布满蛛网、散发着霉味的地窖，对它里面的人和事，我的心里早已忘却。你来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所房子里，现在你就在这所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我也住在那层楼上，正好在你对门。你一定记不得我们了，记不得那个贫苦的会计师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那个尚未完全发育的瘦小的孩子了——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地过着我们小市民的穷酸生活——你或许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房间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来打听我们。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过了十五六年了，不，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激情满怀地想起了每一件事，我第一次听说你，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天，不，是那一刻，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今天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因为对我来说世界从那时才开始。请耐心，亲爱的，我要向你从头诉说这一切，我求你听我谈一刻钟，不要疲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感到疲倦啊！

你搬进我们这所房子来以前，你的屋子里住的那家人又丑又凶，又爱吵架。他们自己穷愁潦倒，但却最恨邻居的贫困，也就是恨我们的贫困，因为我们不愿跟他们那种破落无产阶级的粗野行为沆瀣一气。这家男人是个酒鬼，常打老婆；哐啷哐啷摔椅子、砸盘子的响声常常在半夜里把我们吵醒，有一回那女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跟在她后面狂呼乱叫，直到大家都从屋里出来，警告那汉子，再这么闹就要去叫警察了，这场戏才算收场。我母亲

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交往，也不让我跟他们的孩子说话，为此，这帮孩子一有机会就对我进行报复。要是他们在街上碰见我，就跟在我后边喊脏话，有一回还用硬实的雪球砸我，打得我额头上鲜血直流。全楼的人都本能地恨这家人。突然有一次出了事——我想，那汉子因为偷东西给逮走了——，那女人不得不收拾起她那点七零八碎的东西搬走，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楼门口的墙上贴出了出租房间的条子，贴了几天就拿掉了，消息很快从清洁工那儿传开，说是一位作家，一位文静的单身先生租了这套房间。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这套房间给原住户弄得油腻不堪，几天之后油漆工、粉刷工、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拾掇房间了，敲敲锤锤，又拖地、又刮墙，但我母亲对此倒很满意，她说，这下对门又脏又乱的那一家终于走了。而你本人在搬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你的面：全部搬家工作都由你的仆人照料，那个个子矮小、神情严肃、头发灰白的管事的仆人，他轻声细语地、一板一眼地以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一切。他使我们大家都很感动，首先，因为一位管事的仆人在我们这所郊区楼房里，是件很新奇的事，其次他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客气，但并不因此而降格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仆人，和他们好朋友似地山南海北地谈天。从第一天起他就把我母亲看作太太，恭恭敬敬地向她打招呼，甚至对我这个丑丫头，也总是既亲切又严肃。每逢他提到你的名字，他总带着某种崇敬，带着一种特殊的尊敬——大家马上就看出，他对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普通仆人的程度。为此我多么喜欢他，多么喜欢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啊！虽然我忌妒他老是可以在你身边侍候你。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简

直是可笑的小事都告诉你，为的是让你了解，从一开始你对我这个又腼腆、又胆怯的孩子就具有那样的魔力。在你本人还没有闯入我的生活之前，你身上就围上了一圈灵光，一道富贵、奇特和神秘的光华——我们所有住在这幢郊区小楼里的人（这些生活天地非常狭小的人，对自己门前发生的一切新鲜事总是十分好奇的）都在焦躁地等着你搬进来。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看到楼前停着搬家具的车，这时对你的好奇心才在我心里猛增。家具大都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工已经抬到楼上去了，现在正在把零星小件拿上去；我站在门口望着，对一切都感到很惊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那样稀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印度神像，意大利雕塑，色彩鲜艳的巨幅绘画，最后是书，那么多，那么好看的书，以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些书都堆在门口，仆人在那里一本本拿起来用小棍和掸帚仔仔细细地掸掉书上的灰尘。我好奇地围着那越堆越高的书堆蹑手蹑脚地走着，你的仆人并没有叫我走开，但也没有鼓励我呆在那里；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虽然我很想摸一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好从旁边怯生生地看看书名：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的文字我不认识。我想，我会看上几个小时的；这时我母亲把我叫进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没法不想你；而这还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呀。我自己只有十来本便宜的、破硬纸板装订的书，这几本书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这时我在冥思苦索：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呢？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而且都看过了，还懂得所有这些文字，他还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想到那么多书，我心里就滋生起一种超脱凡俗的敬畏之情。我在心里设想着你的模样：你是个老人，戴了副眼镜，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有点像我们的地

理教员，只是善良得多，漂亮得多，温和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就肯定你是漂亮的，因为当时我还把你想象成一个老人呢。就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来了，但是无论我怎么窥视，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又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终于在第三天我看见了你，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你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和我孩子气的想象中的天父般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我梦见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慈祥的老人，现在你来了——你，你的样子还是和今天一样，你，岁月不知不觉地在你身上流逝，但你却丝毫没有变化！你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以你那种无比轻快的、孩子般的姿态，老是一步跨两级。你手里拿着帽子，我以无法描述的惊讶望着你那表情生动的脸，脸上显得英姿勃发，一头秀美光泽的头发：真的，我惊讶得吓了一跳，你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多么修长笔挺、多么标致潇洒。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第一秒钟里，我就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你是非常独特的，我和所有别的人都意想不到地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是个热情洋溢、逍遥自在、沉湎于玩乐和寻花问柳的年轻人，同时你在事业上又是一个十分严肃、责任心强、学识渊博、修养有素的人。我无意中感觉到后来每个人都在你身上感觉到的印象，那就是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它既有光明的、公开面向世界的一面，也有阴暗的、只有你一人知道的一面——这个最最隐蔽的两面性，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着了魔似地被你吸引住的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亲爱的；当时对我这个孩子来说，你是一个多大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呀！一个大家对他怀着敬畏的人，因为他写过书，因为他在那另一个大世界里颇有名气，

现在突然发现他是个英俊潇洒、像孩子一样快乐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还要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楼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天地里，没有什么比你更使我感兴趣的了，我把一个十三岁的姑娘的全部犟劲，全部缠住不放的执拗劲一古脑儿都用来窥视你的生活，窥视你的起居了。我观察你，观察你的习惯，观察到你这儿来的人，这一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增加了我对你本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望你的客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这就反映了你性格上的两重性。到你这里来的有年轻人，你的同学，一帮衣衫褴褛的大学生，你跟他们有说有笑，忘乎所以，有时又有一些坐小汽车来的太太，有一回歌剧院的经理，那位伟大的乐队指挥来了，过去我只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远远地见到过他站在乐谱架前，到你这里来的人再就是些还在商业学校上学的小姑娘，她们扭扭捏捏地倏地一下就溜进了门去。总而言之，来的人里女人很多，很多。这一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一天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看见一位太太头上蒙着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才十三岁呀，我以狂热的好奇心来探听和窥视你的行动，这在孩子的心目中还并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已经是爱情了。

但是，我亲爱的，那一天，那一刻，我整个地、永远地爱上你的那一天、那一刻，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和一个女同学散了一会步，就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开来一辆小汽车，车一停，你就以你那焦躁、敏捷的姿态——这姿态至今还使我对你倾心——，从踏板上跳了下来，要进门去。一种下意识逼着自己为你打开了门，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们两人差点撞个满怀，你以那种温暖、柔和、多情的眼光望着我，这眼光就像是脉脉含情的表示，你还向我微微一笑——是的，我不能说是

别的，只好说：向我脉脉含情地微微一笑，并用一种极轻的、几乎是亲昵的声音说："多谢啦，小姐！"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此刻起，从我感到了那柔和的、脉脉含情的目光以来，我就属于你了。后来不久我就知道，对每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对每个卖给你东西的女店员，对每个给你开门的侍女，你一概投以你那拥抱式的、具有吸引力的、既脉脉含情、又撩人销魂的目光，你那天生的诱惑者的目光。我还知道，在你身上这目光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心意和爱慕，而是因为你对女人所表现的脉脉含情，所以你看她们的时候，不知不觉之中就使你的眼光变得柔和而温暖了。但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却对此毫无所感：我心里像团烈火在燃烧。我以为你的柔情只是给我的，只是给我一人的，在这瞬间，我这个尚未成年的丫头的心里，已经感到是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属于你了。

"这个人是谁？"我的女友问道。我不能马上回答她。我不能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就在这一秒钟里，这唯一的一秒钟里，我觉得你的名字是神圣的，它成了我的秘密。"噢，一位先生，住在我们这座楼里。"我结结巴巴、笨嘴笨舌地说。"那他看你的时候你干吗要脸红啊？"我的女朋友使出了一个爱打听的孩子的全部恶毒劲冷嘲热讽地说。正因为我感到她的嘲讽触到了我的秘密，血就一下子升到我的脸颊，感到更加火烧火辣。我狼狈之至，态度变得甚为粗鲁。"傻丫头！"我气冲冲地说。我真恨不得把她勒死。但是她却笑得更响，嘲弄得更加厉害，直到我感到，盛怒之下泪水都流下来了。我就把她甩下，独自跑上楼去。

从这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许多女人对你这个

宠惯了的人常常说这句话。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盲目的、忘我地爱过你，我对你永远忠贞不渝，因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孩子暗地里悄悄所怀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如此希望渺茫，曲意逢迎，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热情奔放，它与成年妇女那种欲火中烧的、本能地挑逗性的爱情并不一样。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将他们的全部热情集中起来：其余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滥用自己的感情，在卿卿我我中把自己的感情消磨殆尽，他们听说过很多关于爱情的事，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书。他们知道，爱情是人们的共同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像玩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爱情，就像男孩子夸耀他们抽了第一支香烟。但是我，我没有一个可以向他诉说我的心事的人，没有人开导我，没有人告诫我，我没有人生阅历，什么也不懂：我一下栽进了我的命运之中，就像跌入万丈深渊。在我心里生长、迸放的就只有你，我在梦里见到你，把你当作知音：我父亲早就故世了，我母亲总是郁郁寡欢，悲悲戚戚，她靠吃养老金，生性懦怯，掉片树叶还生怕砸了脑袋，所以我和她并不十分相投；那些开始沾上了行为不端这坏毛病的女同学又使我感到厌恶，因为她们轻佻地玩弄那在我心目中视为最高的激情的东西——因此我把原先散乱的全部激情，把我那颗压缩在一起而一再急不可待地想喷涌出来的整个心都一古脑儿向你掷去。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该怎么对你说呢？任何比喻都不为过分——，你就是一切，是我整个生命。人间万物所以存在，只是因为都和你有关系，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相连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个样。原先我在学校里学习并不太认真，成绩也是中等，现在突然成了第一名，我读了上千本书，往往每天读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是喜欢书的；突然我以近乎有点顽固

的劲头坚持不懈地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大为惊讶，因为我想，你是喜欢音乐的。我把自己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缝得整整齐齐，好在你面前显得干净利索，让你喜欢；我那条旧学生裙（是我母亲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一个四方的补钉，我感到难看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钉，因而瞧不起我；所以我上楼的时候，总是把书包压在那个补钉上，我吓得直哆嗦，生怕被你看出来。但是这是多傻啊：你后来再也没有，几乎是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

再说我，我整天都在等着你，窥视你的行踪，除此之外可以说是什么也没做。我们家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从这个小圆孔里可以看到对面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不，别笑我，亲爱的，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对那些时刻也并不感到羞愧！——这个窥视孔是我张望世界的眼睛，那几个月，那几年，我手里拿了本书，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坐在那里，坐在前屋里躬候你，生怕妈妈疑心，我的心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你一出现，它就不住地奏鸣。我时刻为了你，时刻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可是你对此却毫无感觉，就像你对口袋里装着的绷得紧紧的怀表的发条没有一丝感觉一样。怀表的发条耐心地在暗中数着你的钟点，量着你的时间，用听不见的心跳伴着你的行踪，而在它滴答滴答的几百万秒之中，你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我知道你的一切，了解你的每一个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条领带、每一件衣服，不久就认识并且能够一个个区分你那些朋友，还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生活在你的身上的，啊，我干了多少傻事！我去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手，捡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在我心目中它是神圣的，因为你的嘴唇在

上面接触过。晚上我上百次借故跑到下面的胡同里，去看看你哪一间屋子亮着灯，这样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你在那里。你出门去的那几个星期——我每次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旅行袋提下楼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几个星期我活着像死了一样，毫无意义。我满脸愁云，百无聊赖，茫然若失，不过我得时时小心，别让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上看出我心头的绝望 。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全是些怪可笑的感情波澜，孩子气的蠢事。我该为这些事而害臊，但是我并不感到羞愧，因为我对你的爱情从来没有像在这种天真的激情中更为纯洁，更为热烈的了。我可以对你说上几小时，说上好几天，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连我的面貌还不认识，因为每当我在楼梯上碰到你，而又躲不开的时候，由于怕你那灼人的眼光，我就低头打你身边跑走，就像一个人为了不被烈火烧着，而纵身跳进水里一样。我可以对你说上几小时，说上好几天，告诉你那些你早已忘怀的岁月，给你展开你生活的全部日历；但是我不愿使你厌倦，不愿折磨你。我要讲给你听的，只有我童年时期最最美好的那次经历，我请你不要嘲笑我，因为这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是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件天大的大事。一定是个星期天，你出门去了，你的仆人打开房门，把那几条他已经拍打干净的、沉重的地毯拽进屋去。他，这个好人，干得非常吃力，我一时胆大包天，走到他跟前，问他要不要我帮他一把。他很惊讶，但还是让我帮了他，这样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你的天地，你常常坐的书桌，桌上的一个蓝色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朵鲜花，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能告诉你，我当时怀着多么大的崇敬，甚至虔

诚的仰慕之情啊！对你的生活我只是匆匆地偷望了一眼，因为约翰，你那忠实的仆人，是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是这么看了一眼，我就把整个气氛吸进了胸里，这就有了入梦的营养，就能无休止地梦见你，无论醒着还是睡着。

这，这飞快的一分钟，它是我童年时代最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时刻讲给你听，好让你这个并不认识我的人终于能开始感觉到有一个生命在依恋着你，并为你而消殒。这个最最幸福的时刻我要告诉你，还有那个时刻，那个最最可怕的时刻也要告诉你，可惜这两个时刻是互相紧挨着的。为了你的缘故——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我把一切都忘掉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对任何人都不关心。我没有注意到，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一位因斯布鲁克的商人，我母亲的远亲，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每回都呆得很久，是的，这倒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便可以独自呆在家里，想着你，守候着你，这可是我的最大最大的、我的唯一的幸福！一天，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她房间里，说要跟我一本正经地谈一谈。我的脸都吓白了，听到自己的心突然怦怦直跳：她会不会感觉到什么，看出了什么苗头？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你，就是这个秘密，这个把我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秘密。但是妈妈自己却感到不好意思，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她平素是从来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挨她坐着，然后吞吞吐吐、羞怯地开始说，她的亲戚是个鳏夫，向她求婚，而她呢，主要是为了我，就决定答应他的要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头，我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全部心思都在你的身上。“我们还住在这儿吧？”我结结巴巴地勉强说出这句话来。“不，我们要搬到因斯布鲁克去，斐迪南在那里有座漂亮的别墅。”别的话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

觉得眼前发黑。后来我知道，当时我晕倒了，我听见母亲对等候在门后的继父悄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往后一仰，随后就像块铅似地摔倒了。以后这几天里发生的事情，我，一个不能自己作主的孩子，是如何反抗她那说一不二的意志的，这些我都无法向你描述了：就是现在，一想到这件事，我正在写信的手还发抖呢。我真正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因此我的反抗就显得纯粹是耍牛脾气，故意作对，成心别扭。谁也不再跟我说了，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行李：等我回到家里，总是不是少了这样，就是卖了那件。我看着我们的屋子，以及我的生活变得零落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搬家具的人正在包装东西，把什么都搬走了。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放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以及母亲和我各人一张行军床：我们还要在这里睡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动身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的一天，我怀着一种突然的果断心情感觉到，没有你在身边，我是不能活的。除了你，我想不出别的什么解救的办法。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在那绝望的时刻我究竟能不能头脑清楚地进行思考，这些我永远也说不出来，可是我突然站了起来，身上穿着学生装——我母亲不在家——走到对门你那里去。不，我不是走去的：我两腿发僵，全身哆嗦着，被一种磁石一般的力量吸到你的门口。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跪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个女仆，做个奴隶，我怕你会对一个十五岁的姑娘的这种纯真无邪的狂热感到好笑的，但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冰冷的楼道里，由于恐惧而全身僵硬，可是又被一种捉摸不到的力量推着朝前走；我又是如何把我的胳膊，那颤抖着的胳膊，可以说是硬从自己身上扯开，抬起手来——这场搏斗虽只经历

了可怕的几秒钟，但却像是永恒的——，用手指去按你门铃的电钮，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再笑了。那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的耳朵里回响，随之而来的是沉寂，之后——这时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全身的血液凝固了——我只是竖起耳朵听着，你是不是来开门。

但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出去了，约翰可能是为你办事去了；于是我就蹒跚地——单调刺耳的门铃声还在我的耳边震响——回到我们满目凄凉、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一条花呢旅行毯上，这四步路走得我疲乏之至，仿佛在深深的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似的。虽然疲惫不堪，可是他们把我拉走之前我要见到你、跟你说话的决心依然在燃烧，并未熄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并没有一丝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不懂，除了你之外，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见到你，只还想见一次，紧紧地抱着你。于是整整一夜，这漫长的、可怕的整整一夜，亲爱的，我都在等待着你。母亲刚一上床睡着，我就蹑手蹑脚地溜到前屋里，侧耳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着，而这可是一个冰冷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不堪，四肢疼痛，想坐一坐，可是屋里连张椅子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平躺在冷冰冰的地板上，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嗖嗖地吹进股股寒风。我的衣服穿得很单薄，又没有拿毯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骨节眼里都感到刺痛；我倒是不想要暖和，生怕一暖和就会睡着，就听不到你的脚步声了。这是很难受的，我的两只脚痉挛了，紧紧蜷缩在一起，我的胳膊颤抖着：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在这漆黑的夜里，可真把人冻死了。但是我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你，宛如等待着我的命运。

终于——大概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吧——我听见下面开大门的声音，接着就是上楼梯的脚步声。顿时我身上的寒意全然消失，一股热流在我心头激荡，我轻轻地开了房门，准备冲到你面前，伏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烛光忽闪忽闪地照到了楼上。我抖抖索索地握着房门的把手。来的人果真是你吗？

是，是你，亲爱的——但你不是独自一人。我听到一阵挑逗性的轻笑，绸衣服拖在地上发出的窸窣声和你低声细语的说话声——你是带了一个女人回家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捱过这一夜的。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他们就把我拖往因斯布鲁克；我已经没有一丝力气来反抗了。

我的孩子已在昨天夜里去世了——如果我当真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话，那我又将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明天要来人了，那些陌生的、黑炭似的大个儿笨汉子，他们将抬一口棺材来，收殓我那可怜的、我那唯一的孩子。也许朋友们也会来，送来花圈，但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顶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对我说几句，说几句话；但是他们又能帮得了我些什么呢？我知道，这以后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在人群之中感到孤独更可怕的了。这一点我那时就体会到了，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没有尽头的两年岁月里，即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时候，像个囚犯，像个被摈弃的人似地生活在家里的两年时间里，就体会到了这一点。继父是个生性平和、寡言少语的人，对我很好；我母亲好像为了弥补她无意之中所犯的过失，所以对我的一切要求总是全部给予满足，年轻人围着我献殷勤，但是我都斩钉截铁地对他们一概加以拒绝。不和你在一起，我就不

想幸福地、惬意地生活，我把自己埋进一个晦暗的、寂寞的世界里，自己折磨自己。他们给我买的新花衣服我不穿，我不肯去听音乐会，不肯去看戏，或者跟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去郊游。我几乎连胡同都不出：你会相信吗，亲爱的，我在这座小城里住了两年，认识的街道还不上十条？我悲伤，我要悲伤，看不见你，我就强迫自己过着清淡的生活，并且还以此为乐。再有：我怀着一股热情，只希望生活在你的心里，我不愿让别的事情来转移这种热情。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坐就是几小时，就是一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想着你，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重温对你的数百件细小的回忆，每次见你啦，每次等你啦，就像在剧院里似的，让这些细小的插曲一幕幕从我的心里闪过。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回味了无数次，因此我的整个童年时期还都历历在目，那些逝去的岁月的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如此灼热和新鲜，仿佛是昨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那时我的整个身心全都用在了你的身上，你写的书我全都买了；要是报上登有你的名字，那这天就像节日一样。你相信吗？你的书里每一行我都能背下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把你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从你的书里抽出一行来念给我听，今天，隔了十三年，今天我还能接着念下去，就像在梦里一样：你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文。整个世界，只是和你有关，它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翻阅音乐会和首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哪些演出会使你感兴趣；一到黄昏，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现在他进了剧场大厅，现在他坐下来了。这事我梦见过千百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一次音乐会上见过你。

可是我说这些干什么呢？说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这些疯狂

的、自己糟蹋自己的、这些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干什么呢？把这些告诉一个对此一无所感、毫无所知的人干什么呢？那时我确实不还是个孩子吗？我长到十七岁，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街上转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能使我火冒三丈。因为想着和别人，而不是和你谈恋爱，即使只是拿恋爱开个玩笑，我也觉得简直是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受勾引本身就已经犯了罪。我对你的激情始终犹如当年，只是随着我身体的发育和性欲的萌发而变得更加炽热、更加肉感、更加女性罢了。当时在那个女孩子，那个去按你的门铃的女孩子的朦胧无知的意识中没能预感到的东西，现在成了我的唯一的思想：把自己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都说我怕羞（我紧咬牙关，关于我的秘密，一个字也不露出来）。但是在我心里却滋长了钢铁般的意志。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一点上：回到维也纳，回到你的身边去。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别人看来，我的这个愿望也许是荒谬的，不可理解的。我的继父颇有资财，他把我当作他的亲生女。我直闹着要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后来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我来到维也纳的一个亲戚家，在一家服装店里当职员。

在一个雾蒙蒙的秋日，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难道还要我告诉你，我到维也纳以后第一程路是往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放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电车开得多慢呀，每停一站都使我感到恼火——一直奔到那座楼房前面。你的窗户亮着灯，我的整个心灵发出了动听的声音。这座城市，这座曾经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四周喧嚣嘈杂的城市，现在才有了生气，我现在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你就在近旁，

你，我那永恒的梦。我并没有感觉到，无论是隔着多少峡谷，高山，河流，或是在你和我闪着喜悦光芒的目光之间只隔着一层透明的薄玻璃，我对于你的意识来说，实际上都是一样遥远的。我抬头仰望，仰望；这儿有灯光，这儿是楼房，你就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世界。对于这一时刻，我已经做了两年的梦了，现在总算赐给了我，这个漫长的、柔和的、云遮雾漫的夜晚，我在你的窗前站了很久，直到你房里的灯熄灭以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这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钟才结束，活计很重，很累，但我很喜欢，因为工作很杂乱，我对自己内心的不宁也就不那么感到痛楚了。等到卷帘式铁百叶窗在我身后哐当一声落了下来，我就直奔我心爱的目的地。只要看你一眼，只想碰见你一次，只想用我的目光远远地再次抚摸你的脸庞——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遇见了你，而且恰恰在我没有预料到的那一瞬间：我正抬头朝你的窗户张望的时候，你横穿马路过来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小姑娘，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感到热血涌上我的面颊；违背我渴望看见你的眼睛的内心冲动，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像是有人在追我似的，从你身边一溜烟似地跑了过去。后来我为自己这种女学生似的胆怯的逃遁而感到羞愧，因为现在我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我想遇见你，我在找你，过了那么多渴望的、难熬的岁月，我希望你能认出我来，希望你注意到我，希望你爱上我。

但是你好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虽然每天晚上，无论是纷飞的大雪，还是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我都站在你那条胡同里。我往往白等几小时，有时候等了半天以后，你终于在朋

友的陪伴下从屋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当我看见一位陌生女人同你紧挽胳膊一起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人意识，我的心突然颤了一下，把我的灵魂也撕裂了，这时我感觉到对你有一种新的、异样的感情。我并没有吃惊，我在儿童时代就已经知道女人是陪伴你的常客，可是现在却使我突然感到有种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那根感情之弦绷得紧紧的，对你跟另一个女人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肉体上的亲昵感到非常敌视，同时自己也很想得到。我当时有种孩子气的自尊心，也许今天也还保留着，所以一整天没有到你的屋子跟前去：但是这个抗拒和愤恨的空虚的夜晚是多么可怕呀！第二天晚上，我又低声下气地站在你的房子跟前，等呀等，就像我的整个命运，都站在你那关闭的生活之前似的。

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已经看见你远远地过来了，我就振作起自己的意志，别又躲开你。说也凑巧，有辆货车停在街上要卸货，因而把马路堵得很窄，你就只好紧挨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心不在焉的目光下意识地扫了我一眼，它刚遇到我全神贯注的目光，就立即变成了——回忆起心里的往事，使我猛然一惊！——你那种勾引女人的目光，变成了那温存的，既脉脉含情、又撩人销魂的，那拥抱式的、盯住不放的目光，这目光从前曾把我这个小姑娘唤醒，使我第一次成了女人，成了正在恋爱的女人。有一两秒钟之久，你的目光就这样凝视着我的目光，而我的目光却不能，也不愿意离开你的目光——随后你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出于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我转过头来，看见你停住了，正在回头看我。从你好奇地、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的神态里，我立刻就知道，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那时候没有，永远，你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亲爱的，我怎么来向你描述那一瞬间的失望呢——当时我是第一次遭受到没有被你认出来的命运啊，这种命运贯穿在我的一生中，并且还带着它离开人世；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还没有被你认出来。我怎么来向你描述这种失望呢！因为你看，在因斯布鲁克的两年中，我时刻都想着你，什么也不做，只是想象我们在维也纳的第一次重逢，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做着最幸福的和最可怕的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切我都在梦里想过了，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候，我设想过，你会拒我于门外，你会鄙视我，因为我太卑微，太丑陋，太不顾羞耻。你各种各样的怨恨、冷酷、淡漠，这一切我在热烈的幻想中都经历过了——可是这一点，这最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在我心情最阴郁、自卑感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敢去考虑过：你根本毫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啊，那是你教我懂得的！——少女和女人的脸在男人眼里一定是变化无常的，因为脸通常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热情的镜子，时而是天真烂漫的镜子，时而又是疲惫的镜子，镜子中的形象极易流逝，所以一个男人也就更加容易忘记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就在这面镜子里带着光和影逐渐流逝，因为服装会把一个女人的脸一下打扮成这样，等会儿又变成那样。那些听天由命的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智者。可是当时我这个少女，我对你的健忘还不能理解，因为由于我自己毫无节制、时刻不停地想着你，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幻景，以为你也一定常常想着我，在等着我；如果我知道，你的心里并没有我，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过我，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的目光使我清醒了，你的目光表示，你一点也不认识我了，关于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之间，你竟连一根蛛丝那样的些微记忆

也没有了。面对这样的目光，我如梦初醒，第一次跌到了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你那时没有认出我来。两天以后我们又再次相遇，你的目光带着点亲昵的神情周身打量着我，这时你依旧没有认出我就是曾经爱过你的、是被你唤醒的那个姑娘，你只认出我是那个漂亮的、十八岁的姑娘，两天以前曾在同一地点同你迎面相逢。你亲切而惊讶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轻柔的微笑。你又从我的身边走过去，马上又放慢了脚步；我颤抖，我狂喜，我祈祷，但愿你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充满了活力；我也放慢了脚步，没有躲开你。突然，我没有回头便感觉到你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回我可以第一次听到你对我说话的可爱的声音了。这种期待的心情几乎使我软瘫了。我担心自己可能不得不停下来，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用你特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神情跟我攀谈，仿佛我们是早就认识的老朋友了——啊，你没有感觉出我这个人，你也从来没有感觉出我的生活！——你跟我说话的神态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泰然自若，甚至我也能够跟你答话了。我们一起去了一条胡同，这时你问我，是否愿意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行。"我怎敢拒绝你呢？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这家饭馆在哪里吗？啊，不，你一定跟其他这样的晚餐分不清了，因为在你心目中，我算得了个什么？只不过是数万个女人中的一个，许许多多不胜枚举的风流艳遇中的一桩罢了。你有什么好想起我来的？我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跟我说话，我就感到无限幸福了。我不愿意由于一个问题，一句愚蠢的话而白白浪费一秒钟。我永远不会忘记感谢你的这个时刻，你的心里满满

地盛着我的热情的崇敬，你的举止如此温存风雅，轻松愉快，识体知礼，毫无迫不及待的妄为，没有匆忙的谄媚讨好的表示，从第一个瞬间起，就亲切自重，如逢知己，即使并没有早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那末单凭这一点，你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啊，你可不知道，我傻乎乎地等了你五年，你没有使我失望，你简直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起身离去。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忙着回家，是否还有点时间。我怎么能瞒着你，不告诉你我乐意听从你的意愿呢！我说，我还有时间。随后，你稍稍迟疑了一下，就问我是否愿意上你那里去聊一会儿。“好啊！”我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随后我立即发现，你对我如此迅速的允诺，感到有点儿难堪或者高兴，反正显然感到十分意外。今天我明白了你的这种惊异；我知道，一个女人，即使她心里火烧火燎的，想委身于人，但是她们通常总要否认自己有这种打算，还要装出一副惊恐万状或者怒不可遏的样子，非等男人再三恳求，说一通弥天大谎，赌咒发誓和做出种种许诺，这才愿意平息下来。我知道，也许只有那些吃爱情饭的妓女，或是幼稚天真、年未及笄的小姑娘才会兴高采烈地满口答应那样的邀请。但是在我心里，这件事只不过是——你怎么能料想得到呢——化成了语言的心愿，千百个白天黑夜所凝聚而现在突然迸发的相思而已。总之，当时你很吃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发生兴趣了。我觉察到，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你一边说着话，一边带着某种惊异的神情从侧面打量着我。你的感觉，你那对于一切人性的东西具有魔术般的十拿九稳的感觉，在这里你立即在这位漂亮的、柔顺的姑娘身上嗅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嗅出了一个秘密。于是，你好奇心大发，我觉察到，你想从一连串拐弯抹角的、试

探性的问题着手，来摸清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你：我宁可显得傻里傻气的样子，也不愿对你泄露我的秘密。

我们上楼到你屋里。请原谅，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可能明白，这楼道，这楼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何等样的陶醉，何等样的迷乱，何等样的疯狂、痛苦，几乎是致命的幸福啊！我现在想起这些，还不禁泪湿衣襟，然而我已经没有眼泪了。你想一想吧，那里每一件东西都好像渗透了我的激情，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童年时代、是我的憧憬的象征：那大门，我在前面等过你千百次的大门；那楼梯，我在那里倾听你的脚步声，并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你的楼梯；那窥视孔，通过这个小孔我看得神魂颠倒；你房门口铺的小地毯，有次我曾在上面跪过；那钥匙的响声，每回一听到这声音，我总是从我潜伏的地方猛地一跃而起。我的整个童年，我的全部激情都寄托在这几米大的空间里了，我的生命就在这里，而现在命运像暴风雨似地降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因为一切，一切都如愿以偿了，我和你在一起走，我和你在你的，在我们的房子里走着。你想想吧——这话听起来毫无意思，可我不知道怎么用别的话来说——一直到你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都是一辈子沉闷的、日常的世界，从那儿起，孩子的仙境，阿拉丁①的王国就开始了；你想一想，这房门我曾急不可待地盯过千百回，如今我飘飘然地走了进去，你将会预料到——但仅仅是预料到，

①阿拉丁，《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巫师叫阿拉丁从井里取出一盏神灯，只要把灯一蹭，立即就有一位神灵来到你的跟前，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阿拉丁发现这个秘密后，就拿走了这盏灯，并娶了一个公主为妻，巫师想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得到神灯。

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亲爱的！——这转瞬即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里带走了什么。

那个晚上，我在你身边整整呆了一夜。你可没有想到，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触摸过我，没有一个男人紧贴着或者看见过我的身子哩。但是亲爱的，你又怎么会想到呢，因为我对你毫没反抗，我压制了因羞怯而产生的忸怩，只是为了使你无法猜到我对你的爱情的秘密，要是你猜了出来，准会把你吓一大跳的——因为你喜欢的只是轻松自在，嬉戏玩耍，怡然自得，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喜欢对所有的女人，像蜜蜂采花似地对世界滥施爱情，而不愿做出任何牺牲。假如我现在对你说，亲爱的，我对你委身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么我求求你，不要误解我！我不埋怨你，你并没有引诱我，欺骗我，勾引我——是我，是我自己硬凑到你跟前、投入你的怀抱、栽进自己的命运中去的。我永远，永远不会埋怨你，不，我只有永远感谢你，因为对我说来那一夜是至极的欢乐，闪光的喜悦，飘飘欲仙的幸福。那天夜里我一睁开眼，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总是感到奇怪，星星怎么没有在我头上闪烁，因为我真觉得自己到了天上了——不，我从来没有后悔，我亲爱的，从来没有因为那一刻而后悔。我还记得：你睡着了，我听见你的呼吸，贴着你的身子，感到自己挨你那么近，在黑暗中我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也想在仆人来到之前就走，可不能让他看见。当我穿好衣服站在你面前，你就把我搂在怀里，久久端视着我；莫非在你心里激荡着某个模糊而遥远的回忆，或者你只是觉得我当时神采飞扬，容貌美丽呢？然后你在我嘴上吻了一下。我轻轻从你手里挣脱，想走掉。

这时你问我："你带几朵花去，好吗？"我说好吧。你就在书桌上的蓝色水晶花瓶里（啊，这只花瓶我是认识的，小时候我曾偷看过一眼）取出四朵洁白的玫瑰给了我。连着几天我还不住地吻着这几朵玫瑰哩。

我们事前约好在另一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晚又是那么美妙。你还赐给了我第三夜。后来你就对我说，你要出门了——噢，我从小就恨你的这种旅行！——你答应我，一回来就立即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不愿把我的姓名告诉你。我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都去问……唉，算了，向你描述这种期待和绝望的极度痛苦干什么呢！我不埋怨你，我爱你，爱的就是这个你，感情炽烈，生性健忘，一见倾心，爱不忠诚。我爱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只是这个样，你过去一直是这个样，现在还是这个样。你早就回来了，从你亮着灯的窗户我断定你回来了，你没有给我写信。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也没有收到你的一行字，你的一行字，而我却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你。我等着，绝望地等着。你没有叫我，没有给我写一行字……没有写一行字……

我的孩子昨天死去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他也是你的孩子，亲爱的，这是那如胶似漆的三夜所凝结的孩子，这一点我向你发誓，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我快踏上黄泉路了，是不会撒谎的。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从我委身于你那一刻起，到这孩子从我肚子里生出来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男人接触过我的身子。我的身子任你紧紧贴过之后，我就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我怎么能把自己既给你，又给别人呢？你

是我的一切，而别人只不过是从我生命边上轻轻擦过的路人。他是我们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专一不二的爱情和你那漫不经心的、毫不在乎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柔情蜜意所凝成的孩子，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俩的儿子，我俩唯一的孩子。那么你一定要问——也许吓一大跳，也许只是不胜惊愕——那么你一定问，我的亲爱的，问我在这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告诉你，一直到今天他躺在这里，躺在这里的黑暗里的时候才谈到他，而此刻他已准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永远不再回来了！可是我又怎么能告诉你关于孩子的事呢？我这个与你素昧平生的女人，我这个心甘情愿地跟你过了销魂荡魄的三夜，而且毫无反抗地，甚至是渴求地向你敞开了自己心怀的陌生女人，对她你是永远也不会相信的，你永远不会相信，她这么个跟你短暂的萍水相逢的无名女人，会对你这个不忠诚的男人忠贞不渝，你永远也不会毫无疑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即使你觉得我的话蛮有道理，真假难分，你也不可能消除这种暗暗的怀疑：我很富有，为此你企图把你在另一次风流欢会时种下的这个孩子硬塞给我。这样你就会对我猜疑，在你和我之间就会产生一片阴影，一片飘浮不定、腼腆的怀疑的阴影。这我不愿意。再说，我了解你，非常了解你，比你对自己还了解得清楚，我知道，你这个人只喜欢爱情中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游戏玩耍，要是突然间成了父亲，突然间要对一个命运负责，那你一定会感到难堪而棘手的。你一定会觉得，好像我把你拴住了，而你这个人是只有在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的。因为我把你拴住了，你一定会因此而恨我的——不错，我知道，你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而恨我的。也许只有几小时，也许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你会觉得我是个累赘，会恨我——但是我要

保持我的自尊心，我要让你这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愿让你背上个包袱，我要使自己成为你所钟情过的女人中的独一无二的一个，让你永远怀着爱情和感激来思念她。可是当然，你从来也没有思念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

我不埋怨你，我的亲爱的，不，我不埋怨你。如果我的笔下偶或流露出几滴苦痛的话，那就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就躺在这里影影绰绰的烛光下；我冲上帝攥紧拳头，管他叫凶手，我的心绪阴郁，神志紊乱。请原谅我倾吐我的哀怨，原谅我吧！我知道，你是善良的，内心深处是乐于助人的，你帮助每一个人，就是素昧平生的人有求于你，你也给予帮助。你的恩惠非常奇特，它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因此谁都可以自取，两只手能抓多少就取多少，你的恩惠是博大的，是博大无际的，你的恩惠，但是，它是——请原谅我——懒散的。你的恩惠要人家提醒，要人自己去拿。你帮助人要人家叫你，求你，你帮助人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快乐。容我坦率地对你说吧，你可以和别人共幸福，而不愿和人共患难。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是其中最有良心的人，求他也是很难的。有一次，那时我还是孩子，我从门上的窥视孔里看见有个乞丐按响了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点钱。还没等他开口向你要，你就迅速给了他，甚至给得很不少，可是你给他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是慌慌张张递给他的，好把他立即打发走，仿佛你怕看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那种忐忑不安、羞羞答答、怕人感激的神态，我永远忘不了。因此我从来也不来求你。当然，我知道，那时即使你还拿不稳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也一定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笔

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可是你心里却总悄悄怀着焦躁的情绪，要把这件煞风景的事从你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是的，我相信，你甚至要说服我尽早把胎打掉。这是我顶顶害怕的事，因为你所希望的事，我怎么会不去做呢，我又怎么能拒绝你的要求呢！可是这孩子就是我的一切，他也确实是你的，他就是你，但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无法驾驭的、幸福无忧的你了，而是那个永远——我这样认为——给了我的、禁锢在我的身体里、连着我生命的你了。现在我终于把你捉住了，我可以在自己的血管里感到你在生长，感到你的生命在生长，只要我心里忍不住了，我就可以用食品喂你，用乳汁哺你，可以轻轻抚摸你，温柔地吻你。你瞧，亲爱的，因此当我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是多么幸福，因此我就没有把这事对你说：因为这样，你就再也不会从我身边逃走了。

当然，亲爱的，后来的生活也并不全是我原先所想的那种幸福的日子，也有的日子充满了恐惧和烦恼，充满了对人的卑鄙下流的憎恶。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不让我的亲戚发现我怀了孕，并把这事告诉我家里，因此临产前的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了。我不愿向我母亲要钱——我就把身边有的那点首饰卖掉，这样才勉强维持了分娩前那段时间的生活。分娩前一星期，一个洗衣女工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剩下的最后几枚克朗，因此我只得进了一家妇产医院。只有那些身上分文不名的穷人，那些被抛弃、被遗忘的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到那里去，置身于贫困的社会渣滓之中，这孩子，你的孩子，就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那儿真是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人，互相也都是陌生的，大家寂寞孤独，彼此仇视，大家都是被贫困、被同样的痛苦踢进这间沉

闷的、充满哥罗仿和血腥气的、充满叫喊和呻吟的产房里来的。穷人不得不忍受的轻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羞辱，在那里我全受过了：我得跟那些娼妓、那些病人挤在一起，她们惯于对有同样命运的病人使坏；我忍受了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掀开我这个毫无反抗力的女人的被单，在身上摸来摸去，美其名曰检查；我忍受着女护理人员贪得无厌的私欲——啊，在那里，人的羞耻心被目光钉上了十字架，任凭语言的鞭笞。只有写着你的名字的那块牌子，在那里只有这块东西还是你自己，因为那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着的、任凭好奇的人东捏西摸的肉，只不过是一个供观赏和研究的对象而已——啊，那些妇女，那些在自己家里为守候着她们的温存爱抚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她们不懂得举目无亲、不能防卫、像在实验桌上似的把个孩子生下来是个什么滋味！要是我今天在哪本书里看到“地狱”这个词，我就仍然会不由自主地突然想到那间塞得满满的、水气腾腾的，充满了呻吟、狂笑和惨叫的产房，那间宰割羞耻心的屠场，我就是在那儿遭的罪。

请原谅，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我就谈这一次，以后永远、永远不再说了。这些事十一年来我一句也没说过，不久我就将闭口不语，直到无垠的永恒，但是我得叫喊一次，嚷一次：为了这个孩子，我付出了多少昂贵的代价啊！这孩子就是我的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已经忘掉了那些时刻，在孩子的笑容和声音里，在他的幸福中早就把它们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现在孩子死了，痛苦又潜入了我的心头，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得把它从心里倾吐出来。但是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埋怨上帝，是他让这些痛苦到处狂奔乱闯的。我

不埋怨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对你发过脾气。即使我腹痛得蜷缩起来的时候，即使在大学生触触摸摸般的目光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时候，即使在痛苦撕裂我的灵魂的时候，我都没有在上帝面前控告过你；对于那几夜，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责骂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都爱着你，一直为你所给我的那个时刻而祝福。假如由于那些时刻我还得再进一次地狱，而且事先知道我将受的苦，那么我还愿意再进一次，我亲爱的，愿意再进一次，再进一千次！

我们的孩子昨天死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人儿，你的骨肉，从来没有，就连偶然匆匆相遇也没有过，就是擦身走过时也没有扫视过你的目光。有了这个孩子，我就躲了起来，不见你的面；我对你的相思也不那么痛苦了，自从赐给我这个孩子以后，我觉得我爱你爱得没有先前那么狂热了，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受爱情的煎熬了。我不愿把自己分开来，分给你和他两个人，所以我就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倾注给你，而是一古脑儿全部给了这个孩子，因为你是个幸运儿，你的生活和我不沾边，而这孩子却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搂着他。看样子我从由于想你——我的厄运——而陷入的神思恍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我是由于这个另外的你，真正属于我的这个你而得救的——只有在很少很少的时候，我的感情才会低三下四地再到你的房前去。我只做一件事：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每次都送你一束白玫瑰，和当年我们一起过了第一个恩爱之夜以后，你送给我的一模一样。这十来年当中，你心里是否问过自己，这些鲜花是谁送来的？也许你也想到过你从前送过她这样的玫瑰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的

回答。我只是暗中把玫瑰给你递过去，一年一次，为了唤醒你对那一时刻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责备自己，我一直把他对你隐瞒了，因为你是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微笑，每当他轻轻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微笑！啊，他是多么快活，多么可爱呀：在他身上天真地再现了你的全部轻快的性格，在他身上重演了你那敏捷的、驰骋的想象力：他可以接连几小时沉迷在他的玩艺儿里，就像你游戏人生一样，然后他就竖着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越来越像你了；你所特有的那种既有严肃又有戏谑的性格上的两重性，已经明显地在他身上滋长起来了，他越是像你，我就越发爱他。他学习成绩很好，说起法文来真像只小喜鹊，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干净的，再说他的模样多好看，穿身黑天鹅绒衣服或是穿件白海员衫是多么帅气。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最雅致漂亮的；在格拉多① 海滨，我跟他一起散步的时候，女人们都停下来，抚摸他那金色的长发；在塞默林②，他滑雪橇的时候，大家都朝他转过头来啧啧称羡。他是这么漂亮，这么娇嫩，这么惹人爱，去年他进了德莱茜寄宿中学③，

①格拉多（Grado），位于亚德里亚海滨，是意大利著名的海滨浴场。

②见《灼人的秘密》中注。

③德莱茜寄宿中学，原为奥地利女王玛丽亚·德莱茜（Maria Theresia）于1846年创办的德莱茜贵族学院，1849年以后改为普通文科中学，一直是维也纳的一所有名的中学。

穿了制服，身佩短剑，活像个十八世纪的王室侍从——可是他现在除了身上的一件衬衫之外，别无他物了，这可怜的孩子，他躺在这里，嘴唇苍白，双手交叉叠在一起。

也许你要问我，我怎么能够让孩子在奢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呢，怎么能够让他享受到上流社会光明、快活的生活的呢？亲爱的，我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廉耻了，我要告诉你，但你别吓坏了，亲爱的——我卖淫了。我倒不是那种街头野鸡，不是娼妓，但是我卖淫了。我有很阔的朋友，很阔的情人：先是我去找他们的，后来他们就来找我了，因为我非常之美——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每一个我向他委身的男人都喜欢我，他们大家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不是，只有你不是，我的亲爱的！

我对你吐露了我卖淫的真情，你会看不起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看不起我，我知道，你理解这一切，你也将会理解，我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我”，为了你的孩子才走这一步的。在妇产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我就曾经领略过穷困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被践踏、被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你的孩子，让你的这个开朗、美丽的孩子在社会深深的底层，在小胡同的垃圾堆里，在霉气熏天、卑鄙下流的环境中，在一间陋室的污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稚嫩的小嘴去说些俚言俗语，不能让他那雪白的身体去穿霉气熏人的、皱皱巴巴的寒酸的衣裳——你的孩子应该享有一切，世上的一切财富，人间的一切快乐，他应该重新升到你的地位，升到你的生活范围里去。由于这个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亲爱的，我卖淫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牺牲，因为大家通常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

来说全是空的：你不爱我，而我的身子又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这样，那么我的身子不管做出什么事来，我也觉得是无所谓的了。男人的爱抚，甚至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都不能丝毫打动我的心灵，虽然我对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很敬重，由于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回报而对他们深表同情，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命运，而内心常常感到深受震动。我所认识的那些男人，他们大家都对我很好，大家都很宠爱我，尊敬我。尤其是有位年纪较大的、丧了妻的帝国伯爵，就是他为我四方奔走，八方说情，好让德莱茜中学录取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孩子——他像爱女儿那么爱我。他向我求过三四次婚——要是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今天就是伯爵夫人了，就是蒂罗尔① 某座迷人的王宫的女主人了，我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孩子有了一个慈祥的父亲，把他当作宝贝，而我身边就有了个文静、显贵和善良的丈夫——我没有答应，无论他催得多么急迫、频繁，也不论我的拒绝是多么伤他的心。也许我做了件蠢事，因为要不现在我便在什么地方过着安静、悠闲的生活了，而把这孩子，这可爱的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但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呢？——我不愿自己为婚姻所羁绊，为了你，我任何时候都要使自己是自由的。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还在做着那个陈旧的孩子梦：也许你会再次把我召唤到你的身边，哪怕只叫我去一小时。为了这可能的一小时，我把一切都推开了，只是为你而保持自己的自由，一听召唤，就扑到你的怀里。自从童年时代之后青春萌发以来，我的整整一生不外乎就是等待，等待你的意志！

①蒂罗尔（Tirol），奥地利的一个州，首府在因斯布鲁克。

这个时刻果真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没有觉察到，我的亲爱的！就在那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永远，永远，你永远没有认出我！以前我常常遇见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公园里①，在大街上——每次我的心都猛地一抽，但是你的眼光只在我身边一晃而过；当然，外表上我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位妇人，如像他们所说的，长得漂亮，衣着十分名贵考究，身边围了一帮仰慕者；你怎么会想到，我就是在你卧室里昏暗的灯光下的那个羞答答的姑娘呢！有时候跟我一起走的先生中有一位向你打招呼；你向他答谢，并对我表示敬意；可是你的目光是客气而生疏的，是赞赏的，但从来没有认出我的神情，生疏，可怕的生疏。我还记得，有一次你那认不出我来的目光——虽然我对此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使我像被火灼了一样痛苦不堪：我跟一位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而隔壁的包厢里就是你。序曲开始的时候，灯光熄灭了，你的面容我看不到了，只感到你的呼吸挨我很近，就像当年那个夜晚那样近，你的手，你那纤细、娇嫩的手，支撑在我们这两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断向我袭来，我想俯下身去卑躬屈膝地吻一吻这只陌生的、如此可爱的手，过去我曾经领受过这只手的温存多情的拥抱的呀！我耳边音乐声浪起伏越厉害，我的欲望也越狂热。我不得不攥紧拳头，使劲控制住自己，我不得不强打精神，正襟危坐，一股巨大的魔力把我的嘴唇往你那只可爱的手上吸引过去。第一幕一完，我就求我的朋友跟我一起

①普拉特（Prater），维也纳的一座规模很大的自然公园，并以其游乐场而著称，地处多瑙河和多瑙运河之间。

走。在黑暗中你如此生疏，如此贴近地挨着我，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但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最后一次闯进了我这无声无息的生活之中。那差不多是正好一年以前，你生日的第二天。奇怪，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你的生日我每年都是过节一样来庆祝。一大早我就出门去买了这些年年都派人给你送去的白玫瑰，作为对那个你已经忘却了的时刻的纪念。下午我带着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把他带到戴默尔点心铺①，晚上带他去看戏。我想让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感觉到，他也应该感觉到，这一天是个神秘的节日，虽然他对这个日子的意义并不了解。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朋友，布吕恩的一位年轻、有钱的工厂主呆在一起。我已经和他同居两年了，我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娇我宠我，也同别人一样要跟我结婚，而我也像对别人一样，好像莫名其妙地拒绝了他，尽管他馈赠厚礼给我和孩子，尽管他本人有点儿呆板，有点儿谦卑的样子，但心地善良，人还是很可爱的。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里碰到一帮兴高采烈的朋友，随后大家便到环城马路的一家饭馆去共进晚餐，在欢声笑语之中，我提议再到塔巴林舞厅去跳舞。本来我对这种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舞厅，夜间东游西逛的行为一向都很反感，平素别人提议到那儿去，我总是竭力反对的，但是这一次——我心里像有一种莫名的神奇力量，使我突如其来地、本能地做出了这个提议，在座的人当中引起一阵激动，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表示赞同——我却突然产生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愿望，仿佛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迎合奉承

①戴默尔（Demel）点心铺，是维也纳的一家高级点心铺。

我，便迅速站起身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舞厅，喝着香槟酒，突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疯狂的、然而又差不多是痛苦的兴致。我喝酒，跟着唱一些拙劣的、多情善感的歌曲，心里产生了一种想要跳舞、想要欢呼的欲望，几乎无法把它摆脱开。可是突然——我觉得仿佛有种什么冷冷的或者灼热的东西猛地放在我的心上——我竭力振作精神，正襟危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邻桌，用欣赏的、露着色迷迷的目光看着我，用那种每每把我撩拨得心旌飘摇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你第一次又以你气质中所具有的全部本能的、沸腾的激情盯着我。我颤抖了。我举着的酒杯差一点儿从我手中掉落下来。幸好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心慌意乱的神态，它在音乐和欢笑的喧嚣中消失了。

你的目光越来越灼人，使我浑身灼烫如焚。我不知道，你是到底，到底认出我来了呢，还是把我当作另外一个女人，一个陌生女人，想把我弄到手？热血涌上了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和同桌的人答着话：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被你的目光弄得多么心慌意乱。你脑袋一甩，向我示意，别人根本没有觉察到，你示意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就十分张扬地去付账，告别了你的朋友，走了出去，临走前又再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浑身直哆嗦，像是发冷，又像发烧，我答不出话来，也控制不住冲动起来的热血。在这一瞬间正好有一对黑人，用鞋后跟踩得啪啪直响，嘴里发出尖声怪叫，开始跳一个奇奇怪怪的新舞蹈：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而我正好利用这一瞬间。我站起身来，对我的朋友说，我马上就回来，说着就跟着你出来了。

你站在外面前厅里的衣帽间前面等着我。我一来，你的目光就亮了起来。你微笑着快步朝我迎来；我马上看出，你没有

认出我来，没有认出从前的那个孩子，没有认出那个少女来，你又一次把我当成一个新欢，当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想把我弄到手。“您也给我一小时行吗？”你亲切地问道——你那副十拿九稳的样子使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做夜间生意的野鸡了。“行。”我说，这是同样的一个颤抖的、但却是不言而喻地表示同意的“行”字，十多年前在灯光昏暗的马路上那位少女曾经对你说过这个字。“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见。”我回答说——在你面前我不感到羞耻。你略为有点惊讶地望着我，眼睛里带着和当年完全一样的那种狐疑、好奇的惊讶，那时我的十分迅速的允诺也曾同样使你感到惊异。“您现在行吗？”你略为有些迟疑地问道。“行，”我说，“我们走吧。”

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这时我想起，存衣单还在我朋友那里哩，因为我们的大衣是存放在一起的。转去问他要吧，没有一大堆理由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我放弃同你在一起的时刻，放弃这个多年来我朝思暮想的时刻，我又不愿意。于是，我一秒钟也没迟疑：我只拿条围巾披在晚礼服上，走到外面湿雾弥漫的夜色中去了，根本没去管那件大衣，也没有去理会那个情意绵绵的好人，多年来我是靠他生活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使他成了个可笑的傻瓜，出他的洋相：他结识多年的情妇，一个陌生男人打了个口哨，就跑掉了。啊，我内心深处意识到，我对一位诚实的朋友所做的事是多么低贱下流，忘恩负义，卑鄙无耻啊，我感到，我做的事很可笑，我以自己的疯狂行为使一个善良的人受到了永久的、致命的精神创伤，我感到，我把自己的生活从正中间撕成了两半——同我急于再一次吻你的嘴唇，再一次听你温柔地

对我说话相比，友谊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如此地爱你，现在一切都过去，都消逝了，此刻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相信，哪怕我已经死在床上，假如你呼唤我，我就会立即获得一种力量，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门口停了一辆车，我们把车开到你的寓所。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感到你情意绵绵地就在我的身边，我感到如此陶醉，如此孩子气的幸福，简直不知所措，和当年完全一样。事隔十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重又登上了这楼梯——不，不说了，我无法向你描述，在那些瞬间，我对一切总是有着双重的感觉，既感觉到流去的岁月，又感觉到现时的光阴，而在这一切之中，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里变化不大，多了几幅画，添了几本书，有几处地方添了几件以前没有见过的家具，不过我对一切都感到十分亲切。书桌上放着花瓶，瓶里插着玫瑰，插着我的玫瑰，这是前一天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以纪念一个女人，对于她你已经记不起来，也认不出来了，即使现在她正在你的身边，手拉着手，嘴唇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鲜花你供养着，这使我心里高兴：这样总还有我心底的一分情分，还有我的一缕呼吸萦绕着你。

你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又在你那里过了一个风流夜晚。不过我赤裸着身子的时候，你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幸福地承受着你娴熟的温存和情意，并且看到，你的激情对一个情人和一个妓女是没有区别的，你纵情恣欲，毫不在乎消耗掉自己大量元气。你对我这个从夜总会叫来的女人是如此温柔，如此多情，如此风雅和如此亲切敬重，而同时在消受女人的时候又是如此激情奔放；我陶醉在往日的幸福之中，我又感觉到了你这种独一无二的心灵上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着意识的、亦即

精神的激情，这种激情当年就已经使我这个女孩子对你俯首听命，难舍难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在柔情蜜意之中，在那片刻之际是如此不要命，如此一览无遗地暴露自己的灵魂——当然，事过境迁，此事也就被无情无义地掷进无边无际的遗忘的汪洋大海里去了。不过我自己也忘了自己：此时在黑暗中挨着你的我到底是谁？我就是往昔那个感情炽烈的姑娘吗？就是你的孩子的母亲，就是这个陌生女人吗？啊，在这个销魂之夜，这一切是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又是多么新鲜。我祈祷，但愿这一夜永无尽头。

但是黎明来临了，我们起得很迟，你请我跟你一起去吃早餐。侍者老早就谨慎地摆好了茶，我们一起喝着，聊着。你又用那种非常坦率、亲切的知心人的态度跟我说话，又是不谈任何不得体的问题，对我这个人的情况一句也不打听。你没有问我的姓名，没有问我的住处；对你来说，这只不过又是春风一度，是件无名的东西，是一刻火热的时光在忘却的烟雾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你说，你现在要出远门了，要到北非去二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颤抖起来了，因为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完了，完了，已经忘了！我真恨不得扑到你的膝下，大声呼喊："带着我去，你终究会认出我来的，终究，终究，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终究会认出我来的！"但是在你面前我是如此腼腆，如此胆怯，如此奴性十足，如此软弱。我只能说："多遗憾啊。"你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真觉得遗憾吗？"

这时我野性突发。我站起来，盯着你，长时间地、紧紧地盯着你。接着我说："我过去爱过一个人，他也老是出门旅行。"我盯着你，目光直刺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会认出我来了！"我浑身战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可是你却对我微笑着，

安慰我说："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说，"会回来的，不过到那时也就忘掉了。"

我跟你说话的样子，一定有点特别，一定很有激情。因为你站了起来，凝视着我，十分诧异，充满爱怜。你抓着我的肩膀。"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说，同时低下头来，目光直射进我的心里，仿佛要把我的形象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似的。我感到这目光透进了我的心灵，在探索、追踪，在吮吸我的整个生命，这时我以为，盲人终于、终于复明了。他要认出我了，他要认出我了！我的整个灵魂都沉浸在这个想法之中，颤抖了。

可是你并没有认出我。没有，你没有认出我，在你的心目中，我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陌生，因为否则——否则你就绝对不可能干出你几分钟以后所干的事来。你吻了我，又一次热烈地吻了我。我的头发乱了，我得把它重新整理好，我站在镜子前面，这时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羞惊难言，几乎摔倒在地——我看到，你正小心翼翼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里去。这一瞬间，我怎么会没有叫起来，没有给你一个耳光呢！——我，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你了，我是你的孩子的母亲，而你却付给我钱，为了这一夜！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塔巴林的妓女，只不过如此而已——你就付钱给我！被你忘了，这还不够，我还得受凌辱！

我迅速收拾我的东西。我要离去，马上离去。我的心都碎了。我伸手去拿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那只插着白玫瑰，插着我的白玫瑰的花瓶旁边。这时我心里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希望：我要再来试一试，提醒你想起往事："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那些白玫瑰吗？""好啊。"说着，你立即取了一朵。

“可是这些玫瑰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给你的吧？”我说。“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花是别人送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如此喜欢这些花。”我凝视着你。“说不定也是一个已经被你忘却的女人送的呢！”

你不胜惊讶地望着我。我死死地盯着你。“认出我吧，最后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在呼喊。但是你的眼睛亲切地、莫名其妙地微笑着。你又再一次吻我。可是你并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走到门口，因为我感觉到眼泪要涌出来了，可不能让你看见，我急忙奔了出去，跑得太急，在前屋差点儿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他怯生生地忙不迭闪到一边，打开房门让我出去，就在这时——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眼噙泪水看着他、看着这位面容衰老的仆人的一秒钟，他的眼里突然一亮。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在这一秒钟，这位从我童年时代过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我的老人认出了我。为了这个，我真要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迅速从暖手筒里把钞票，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扯出来，塞给了他。他哆嗦着，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在这一瞬间他比你在一生中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很娇惯我，大家都对我很好——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掉了，只有你，只有你从来没有认出我！

我的孩子死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你之外再没有一个好爱的人了。但是对我来说你又是谁？你，你从来都没有认出我，你从我身边走过像是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走啊，不停地走，却让我在等待中消磨一生。我曾经以为在这孩子身上可把你这个逃亡者抓住了。但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一夜之间他就残酷地离

开我旅行去了，他把我忘掉了，永远不回来了。我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还孤单，我什么都没有，你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再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点回忆，假若有人在你面前提起我的名字，对你来说是生疏的，你也就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为什么不乐意死去，因为对你来说我已经死了？我为什么不走开，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我？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愿把我的哀愁掷进你快乐的屋子里去。请不用担心我会继续来逼你——请原谅我，此刻孩子已经死了，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此刻我得让我的灵魂呼喊一次。只有这一次我必须得跟你说——说完我就默默地重新回到我的晦暗中去，就像我一直默默地在你身边一样。但是只要我活着，你就不会听到我这呼喊——只有我死了，你才会收到一个女人的这份遗嘱，这个女人她生前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始终没有认出她，她曾经一直等你的，而你从来没有召唤过她。也许，也许将来你会召唤我，而我将第一次没有忠实于你，那是因为我死了，再也不会听到你的召唤了：我没有留给你一张照片，没有留给你一件信物，就像你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一样；你永远，永远也不会认出我了。我活着命运如此，死后命运也依然如此。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想叫你了，我去了，你连我的名字、我的面容都不知道。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是不会感觉到的。倘若我的死会使你感到痛苦，那我就不会死了。

我写不下去了……我的脑袋里在嗡嗡直响……我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也许很快就过去了，也许命运会对我大发慈悲，我不必看着他们把孩子抬走……我写不下去了。永别了，亲爱的，永别了，我感谢你……不管怎么，

事情这样还是好的……我要感谢你，直到我最后一口气。我感到很痛快：我把一切全对你讲了，现在你就知道，不，你只会感觉到，我曾经多么爱你，而你在这爱情上却没有一丝累赘。我不会让你痛苦地怀念的——这使我感到安慰。在你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发生些微变化……我并不拿我的死来做任何有损于你的事……这使我感到安慰，你，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现在谁会在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啊，花瓶也将是空的了，我的一缕呼吸，我的心底的一片情分，往昔一年一度萦绕在你的身边，从此也即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听着，我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请你做件让我高兴的事，你每逢生日——生日是一个想起自己的日子——都买些玫瑰来供在花瓶里。请你这样做，亲爱的，请你这样做吧，像别人一年一度为亲爱的亡灵做次弥撒一样。我可不再相信上帝了，所以不要别人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我只想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啊，一年只要一天，悄悄地、悄悄地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就像过去我曾经活在你身边一样……我求你这样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从颤抖着的手里把信放下。然后就久久地沉思。某种回忆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想起了一个邻居的小孩，想起一位姑娘，想起夜总会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些回忆模模糊糊，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飘忽无形。影子涌过来，退出去，可是总构不成画面。他感觉到了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却又想不起来。他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仿佛都梦见过，常常在深

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仅仅是梦见而已。

他的目光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是空的。他全身觳觫一怔：他觉得，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世界嗖嗖吹进他安静的屋子。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韩耀成 译）

芳心迷离[①]

去年夏天，天气奇热，久旱未雨，致使全国庄稼歉收，多年以后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六七月里只有个别干旱地区的地里下了点阵雨，八月以来就滴雨未见。我和别人一样，原以为在蒂罗尔② 的山谷里会凉快些，哪晓得就连这里高山上的空气也被火焰和尘埃染成了番红花般的颜色，热得灼人。一大早，黄色的太阳像高烧病人的眼睛，从空漠的苍穹里迟钝地盯着毫无生气的原野。几小时以后，晌午的黄铜蒸锅里缓缓腾起一片淡白的、闷热的蒸汽，在整个山谷里弥漫。远方，白云石山脉③ 巍然耸立，上面白雪皑

①本篇原名《女人和景物》(Die Frau und die Landschaft)。

②蒂罗尔（Tirol），奥地利的一个州，首府在因斯布鲁克。

③白云石山脉是东阿尔卑斯山中南阿尔卑斯石灰岩山的一部分，其最高峰马莫拉塔山海拔 3342 米。

皑，纯洁明净，但只有眼睛才能从中感觉到白雪闪耀的清凉，而在这蒸锅似的山谷里，白天黑夜都弥漫着一股热气，它那千百片嘴唇贪婪地把人们身上的一点水分吮干吸尽。这种时候，要是眷恋地望着白云石山，想着此刻也许正在白云石山上呼呼吹拂的清风，那是很让人痛苦的。在这正在沉沦的世界上，植物枯萎，树叶凋零，溪流干涸，就是在人的内心，一切有生气的运动也渐渐停滞了，时间变得无聊而懒散。我和别人一样，这些没尽头的日子几乎都是在房间里打发过去的，半裸着身子，拉上窗帘，无可奈何地等待天气的变化，等待凉气的降临，没精打采、软绵绵地做着下雨的梦，做着下大雨的梦。不久，连这个愿望，这种思绪，也变得模糊郁闷和无可奈何了，就像热切盼望雨水的小草的心愿和默然不动、雾气弥漫的树林的压抑的梦一样。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雨还一直没有下。从早到晚太阳晒得大地灼热如焚，它那折磨人的黄色目光还渐渐染上了神经病人的那种迟钝的执拗。整个生命仿佛都要停滞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连牲畜也不叫了，从白闪闪的地里传来的只是浮荡着的暑气的轻声歌唱——这沸热的世界的嗡嗡的蒸腾声，除此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本想到树林里去，在绿叶颤动的阴影里一躺，以躲避那太阳的执拗的黄色的目光；可是就连这几步路我也懒得走。于是我就在旅馆门前找了把藤椅坐下；华盖似的屋檐在沙砾上投下一条细长的阴影，我躲进阴影里，一坐就是一二个小时。薄薄的四角形阴影渐渐缩小，太阳爬到了我的手上，我挪动一下位置，随后又往椅子上一靠，呆呆地望着迟钝的阳光出神，没有时间感觉，没有期待，没有意愿。时间在这可怕的闷热中熔化了，在沸烫的、失去理智的梦里煮烂了，融

解了。在外面，空气灼烫着我的毛孔，在我体内，扑腾扑腾跳动着的血液在猛烈地锤打，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些。

突然，大自然里仿佛飘过一丝呼吸，很轻很轻，仿佛是从某处发出来的热切的、憧憬的叹息。我当即一跃而起。这不是风？当时的情景我已经记不得了。枯萎的肺叶已经许久没有饮过这种清凉剂了，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风已经挨近了我，我还蜷缩在那屋顶投下的一隅阴影之中；但是那边山坡上的树木一定感到某种异常的东西来到了，因为它们一下子都轻轻地晃了起来，似乎彼此在喁喁细语。树木之间的影子也晃荡起来了，像是一种活的、激动的东西来回忽闪。突然，远方响起了一个低沉而震荡的声音。果然：起风了，习习的、哗哗的风声俄顷变成了低沉的呼啸，现在则是狂风咆哮了。突然间，一团团烟雾似的尘土惊恐万状，越衙穿巷，都朝同一方向席卷而去；原先栖息在浓荫深处的小鸟，现在也飞在空中吱吱乱叫，马在那里鼻喷白沫，远处的山谷里牛羊在咩咩直叫。一定是什么威力无比的东西苏醒了，而且临近了，大地已经知道，树林和动物也已经感觉到了，天空里已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轻纱。

我兴奋得浑身颤抖。我的血液受了酷暑的刺激在涌流，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吱吱作响；对于风的欢乐和雷雨的颐然的喜悦，我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得深切。雷雨快来了，已经临近了，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风把一团团白云慢慢推了过来，山的背后气喘吁吁，仿佛有人在滚动着千斤重的东西。有时这吁吁的喘气声似乎倦了，暂时停歇下来。随后枞树颤动得越来越轻了，似乎它们也想谛听一下，我的心也在跟着颤动。极目望去，各处的大自然同我的心情一样，也都在盼雨。地上那些长长的龟裂，犹如张开的一张张干渴的小嘴巴。我感

觉到自己身上的毛孔也一个个张开了，在紧张地寻找凉爽，寻找雨水带来的凉冰冰的、让人哆嗦的欢快。我的手指下意识地紧紧握了起来，好像会把云层抓住，迅速扯到这干旱的世界上来。

云层真来了，懒散地、黑压压地来了，像许多圆圆的、鼓鼓囊囊的口袋，由无形的手推了过来。这都是些沉甸甸的、带雨的乌云，它们互相碰撞的时候，像坚硬的东西发出隆隆巨响，有时从乌云的表面打过一道微弱的闪电，像是嚓的一下划亮一根火柴。后来云层现出了蓝色的亮光，显得异常险峻。云层越堆越厚，越来越黑。铅灰色的天空，像剧院的防火帏幕在徐徐下垂。现在整个天穹都蒙了一层乌黑，闷人的溽热空气都被压缩在一起，最后的一次期待现在默默地、可怖地开始了。一切都被从天穹上垂下来的沉甸甸的乌云窒息了，鸟儿也不再吱吱鸣叫，树木站立着，气都不呵一声，就连小草也不敢颤动一下；天穹像一口金属棺材，罩着这炎热的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因为盼着第一道闪电而凝固起来。我屏住呼吸在这里站着，双手互相交叉套扣着，浑身紧缩，感到一种奇特的、甜蜜的恐怖，因此我一动也不动。我听到身后人们在四处奔跑，他们从树林里，从旅馆的大门里出来，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奔跑躲避；侍女放下卷帘式百叶窗，吱吱格格关上窗户。突然间，一切都呈现出忙乱、兴奋，人们都在搬东西，做准备，时间紧迫。只有我纹丝不动地站着，神经极其兴奋，缄口不语，我整个身心都憋着一声呼喊，见到第一次闪电时的一声喜悦的呼喊，这声呼喊已经升到我的嗓子眼了。

这时我突然听到紧挨我身后发出了一声叹息。那是从痛苦的内心里突发出来的。在这声叹息里还交织着一句热切的话，好

似在哀求:“但愿马上就下雨吧!”这声音是如此强烈粗犷,威力无比,它是从压抑的感情里迸发出来的,仿佛是干旱的土地,是在铅一般沉重的天穹的压力下被折磨、被窒息的原野,用它裂开的嘴唇自己喊出的。我转过身。背后站着一位姑娘,这话显然出自她之口,因为她的嘴唇,她那苍白的、微微噘起的嘴唇,还干渴地张启着,她倚在门上的胳膊在微微颤动。她的话不是对我说的,也不是对其他任何人说的。她俯着身子,好像在深渊之上,她的眼睛毫无光泽,望着外边垂挂在枞树上的暗影呆呆地出神,她的目光黑而空,像无底深渊,呆板地朝深远的天空凝望。她贪婪的目光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高空,注视着团团云层,以及悬在云层上面的雷阵雨,她的目光根本就没有触到我的身上。因此我可以从容不迫地打量这位陌生的女子。我看见她那隆起的胸脯,看见哽塞着她咽喉的东西在往上挪动,看见她敞开的衣服里裸露着的柔嫩的脖子在打颤,最后连嘴唇也动了,干渴得张开了,又说了这句话:“但愿马上就下雨吧!”我又一次感到,这是整个郁热的世界发出来的叹息。她那雕像般的体态上,她那松弛的眼光里有种夜游症和梦幻般的神情。她站在那里,白色的衣服衬托着铅灰色的天空,我觉得她本身就是干渴的化身,体现了整个干旱的大自然的期望。

我身旁的草丛里发出了轻轻的窸窣声。屋子的飞檐上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滚烫的沙砾上响起了窸窸窣窣轻微的沙沙声。突然间,到处都响起了这声音。我突然意识到,感觉到,这是沉甸甸地落到地上的雨点,初下的、落下就蒸发的雨点,是一场清凉的倾盆大雨的幸运的使者。啊,下了!已经下了。我幸福地陶醉了,失去了自制。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我跳到前面,用手接了一个雨点。雨点沉甸甸、凉冰冰地打在

我的手指上。我摘掉帽子，要好好体验一下雨点打在头发上的乐趣。我焦急得发抖了，我要让雨水把我淋个透，我要在我灼热的、窸窣干裂的皮肤上，在张开的毛孔里，一直到兴奋的血液中来感受一下雨水的滋味。噼噼啪啪的雨点还很稀疏，但我已经预感到倾盆大雨将要到来，我仿佛已经听到了雨水哗哗而降，像开了闸一样，仿佛已经感觉到老天爷在把幸福的甘露往树林上，往这郁闷的、烤焦的世界上倾泼。

可奇怪的是雨点没有更快地落下来。掉下的几颗雨点寥寥可数。雨一滴、一滴、一滴地下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丝丝的声音，周围还有微微的呼啸声，但是这些声音并不愿合在一起，奏出一支雨水哗哗的大型乐章。雨怯生生地下着，节奏非但没有加速，反而放慢了，而且越来越慢，最后居然一下停止了。这就像钟的秒针突然停止了嘀嗒声一样，时间凝固了。我这颗因焦急而燃烧起来的心，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我等啊，等啊，但是雨并没有下。天空中突兀着灰黑色的云头，黑黝黝、呆愣愣地朝下凝望，几分钟之内万籁俱寂，但随后天幕上仿佛划过一道微弱的、讥讽的光亮。天空先从西边开朗起来，云墙慢慢散去，但云层继续滚动着，发出微微的隆隆声。莫测深厚的乌云越来越浅，越来越薄，正在悉心倾听的原野看到地平线上正在发亮，于是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失望之中。树木怒火中烧，气得发着最后的、微微的颤抖，它们俯下曲枝，刚才贪婪地伸长脖子的树叶，又有气无力地缩了回去，像死了一样。云层越来越透明，毫无防御能力的世界上空，现出了凶恶而危险的明亮。雨没有下来，雷阵雨消散了。

我浑身颤抖。我感到愤怒，感到一种无意义的、束手无策的愤怒，失望的愤怒，被出卖的愤怒。我真想狂呼怒骂一阵，这

时我心里起了一种砸东西的欲望，一种做坏事和冒险的欲望，一种想报复的、无意义的冲动。我在自己心里体验了整个被出卖了的大自然的痛苦，感觉到小草的热切的期望，马路的炽热，树林蒸发的雾气，石灰石的灼烫，整个被欺骗的世界的干渴。我的神经像铁丝一样烧红了：我的神经像通了电似地颤了一下，一直传到带电的空气里，在我绷紧的皮肤下，神经像许许多多小火苗在燃烧。一切都使我感到痛苦，所有的响声都像长了锋利的尖尖，锥刺着我，一切都好像被细小的火焰围了起来，极目所见，一切的一切都在燃烧。我内心深处十分激动，我觉得许多意识往常都默默地在郁闷的脑子里沉睡，现在像许许多多小鼻孔，一个个都张开了，我感到每个鼻孔里都有一团烈火。我也弄不清楚，这里面哪些激动是属于我自己的，哪些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与我之间存在的一层感情的薄膜业已撕破，一切东西都激起了共同的失望。我晕晕乎乎地凝视着，下面山谷里慢慢亮起了灯光，我觉得每一盏灯都照进了我的心扉，每一颗星星都在我的血液里燃烧。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都充满了同样极度狂热的激动，在痛苦的魔术中，我觉得在我周围膨胀起来的一切东西都好像压进了我的心里，并在那里生长、燃烧。我觉得，那个包含在千姿百态之中的神秘莫测、生气勃勃的内核，仿佛在我的内心深处燃烧起来了，我感觉到一切，在神奇的真实意识中，我感觉到每一片树叶的愤怒，感觉到那只耷拉着尾巴绕着几扇门窜来窜去的狗的迟钝的目光，一切我都感觉到了，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都使我痛苦。我的身体几乎也开始燃烧了，当我现在用手指去抓木门的时候，手指下面像有导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带着点干焦味。

晚餐的锣声响了。铜锣的声音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这声

音也充满了痛苦。我转过身。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些起先惊吓地、激动地从这里跑过去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哪里？那些怀着热切的祈望在这里站着的人在哪里呢？在失望、迷惘的几分钟里我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切都消失了。我孤零零独自一人站在这沉默不语的天地里。我又用目光把高空和远方扫视一次。天空里现在空荡荡的了，但并不澄清。星星上面蒙着一层浅绿色的薄纱，正在升起的月亮闪烁着猫眼似的凶光。天空的一切都是苍白的，嘲讽式的，危险的，但在这看不见的球体下面，现在正是夜色朦胧，磷火点点，像是热带海洋，飘荡着一个失望的妇人的痛苦而淫荡的呼吸。天空中还有最后一抹亮光，明朗而带着嘲讽的意味，地上笼罩着郁闷的黑暗，感到疲惫和累赘，万物之间相互各怀敌意，天和地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可怕的无声的战斗。我深深呼吸着，饮进腹中去的只是激动。我伸手抓了一把草，草像木头一样是干的，在我手指间窸窣作响。

锣声又响了。我真讨厌这死亡的声音。我一点也不饿，也不想到别人那里去凑热闹，但是这外面的寂寞又太可怕了。整个沉重的苍穹默默无语地压在我的胸口，我觉得再也经受不住铅一般沉重的苍穹的重压了。我走进餐厅。小桌子已经坐满了。人们在轻声交谈，可我还觉得声音太响。嘴唇的轻微的呷嗫声、餐具的叮当声、碟子的嘎嘎声、每一个手势、每一次呼吸、每一道目光——这一切触着我激动的神经的东西都使我感到烦恼。这一切都震颤着我，使我感到痛苦。我抑制住自己，以免行动有失检点，因为我从自己的脉搏上感觉到，我所有的感官都烧得冒烟了。我又没法不看见这些人，而当我见他们恬静地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悠闲自得的神气，我就火冒三丈，这

时我恨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吃饱喝足，在那里憩歇，对世界的痛苦漠不关心，快要渴死的大地的胸腔里无声的癫狂正在激荡，而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此某种嫉妒心袭上我的心头。我的视线向所有的人扫了一遍，想看一看是否有人和大地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所有的人好像都没精打采，无动于衷。这里全都是恬静安逸的人，呼吸着的人，清醒的人，没有感觉的人，健康的人，只有我一个病人，一个正在发着世界的高烧的病人。侍者给我端了饭菜来。我试着吃了口，但又不愿下咽。一碰到饭食，就会使我讨厌。我的心里充满了郁闷、烟雾和苦痛的、患病的、备受折磨的大自然的难闻的热气。

我旁边的一张椅子挪动了。我怔了一下，直起身子。现在我听到任何声响都好像是烧红的铁熨在我身上一样难受。我朝那边瞧了瞧，全是陌生人，是新来的，我都不认识。一位老先生及其夫人很是文静，他们来自市民阶层，眼睛圆圆的，镇定自若，面颊随咀嚼而一动一动地伸缩着。他们对面是一位年轻姑娘，半背着我，显然是这两位老人的女儿。我只看到她的颈项，白皙而细嫩，往上就是一头黑黑的，几乎是黑里透蓝的头发，像是一顶钢盔。她坐着一动不动，从她那呆呆的神情，我认出她就是在下雨之前热切地张启着嘴唇，像朵干枯的白花，站在高坎上的那位姑娘。她小小的、过于纤细的手指在烦躁地玩弄着餐具，但并没有弄出叮当的响声；她周围的这片寂静使我感到很舒坦。她也一口没吃，只有一次，她的手匆匆地、贪婪地拿起杯子。啊，她也感觉到了，感觉到这世界在发烧，她那干渴地拿起杯子的动作使我感到无比欣喜，我把充满友善和同情的目光，柔和地投到她的颈项上。现在我发现了一个人，惟一的一个人，她没有与大自然隔绝，在酷热如焚的世界上她也

在燃烧，我想让她知道我的情谊。我真想大声对她说："你想想我呀！想想我呀！我也和你一样，是清醒的，我也在痛苦呀！你想想我呀！想想我呀！"我的心愿像强烈的磁场，把她围了起来。我望着她的背影，远远地赞赏她的头发，我的眼睛盯着她，我用嘴唇向她呼喊，我紧紧地盯着她，我凝视着，凝视着，把我的全部热情都投了过去，好让她感觉到。但是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她呆呆地坐着，像尊雕像，冷淡而显得有点异常。没有人帮我的忙。她也没有感觉到我。啊，这世界在她心里也没有反应。我只是独自一人在燃烧。

啊，这外部和内心的郁闷，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了。饭菜既油腻，又带点甜味，还冒着热气，真让人恶心，任何声响都在往我的神经里钻。我觉得浑身血液沸腾，眼冒金花，快要晕倒了。我心里盼望的是凉爽和远方；这里的人那种亲近感，那种沉闷的亲近感，快把我憋死了。我旁边有一扇窗子，我忙把它推开，推得大开。啊，真是妙极了：外面又变得神秘莫测了，我血液里闪烁着的火焰完全融化在无垠的夜空里了。天上的月亮像一只发炎的眼睛，带着一个红红的蒸气圈，耀着白里带黄的光华，一片淡白的热气幽灵似地在田野上空飘去。蟋蟀拼命唧唧地叫个不停；空气里仿佛绷着许多金属的琴弦，奏出刺耳的尖声，其间有时还加进癞蛤蟆的一片鼓噪声，狗也叫开了，汪汪的吠声非常之响；远方，牲畜在叫。我想起，黑夜发着这样的高烧会使奶牛的奶中毒的。大自然病了，大自然也愤怒得无声地癫狂了；我从窗子里往外凝视，好像在照一面感情的镜子。我整个身心都飞了出去，我的郁闷和大自然的郁闷互相交融，彼此默默地、湿漉漉地搂抱在一起。

我旁边的椅子又挪动起来，我又一怔。晚餐结束了，人们

喧哗着站了起来：我的邻座也站起来，打我身边走过。父亲在最前面，吃得饱饱的，显得悠然自得，眼含愉快的微笑；其次是母亲，女儿在最后。现在我才看到她的面孔。她的面颊苍白，有点发黄，像外面的月亮一样，也是那种黯淡和病态的颜色，嘴唇和先前一样，还一直半启着。她无声地走着，可是并不轻快。她身上流露出某种松弛和疲乏的神情，这事奇怪地提醒我注意自己的感情。我感觉到她走近了，我心里忐忑不安。我很想与她搭上亲密的关系，我希望她的白色衣衫能触到我，或者在她走过的时候能闻到她头发的香味。就在这时候，她朝我望着，她黯淡的目光呆滞地、紧紧地、吮吸地盯着我，直透我的心里，我只感觉到她的视线，却看不见她白皙的面庞，我惟一感觉到的，就是面前的一片忧郁的昏暗，我像坠入万丈深渊似地跌进了这片黑暗之中。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但是视线并没有离开我，而是像长矛一样戳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她的目光在我身上越扎越深。现在矛尖已经碰到我的心了。周围静悄悄的。就这样，她的视线在我身上停了二三秒钟，而我呢，我屏住几秒钟的呼吸，这几秒钟里我感到软弱无力，被黑黝黝的瞳孔的磁铁吸了过去。随后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感到自己的血液好像从裂口喷了出来，在全身涌流。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像死而复苏一样，这事把我搞得那么迷糊，是我发烧了，以致身边走过的女郎匆匆一瞥就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不过当时我觉得，在她的凝视中我仿佛感到了那种同样无声的癫狂，那憔悴的、失去理智的、快要渴死的欲望，这些现在在一切东西上都在表现出来：在红月亮的目光中，在大地热切期望的嘴唇上，在牲畜的痛苦的嚎叫中，它与我心里闪烁和颤动着的那种欲望完全一样。啊，在这奇妙、闷

热的夜晚，一切都乱了套，一切都融化在期待和焦急的感情中了！难道是我神经错乱了，或者是这个世界神经错乱了？我很激动，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就随她进了前厅。在那里她挨她父母亲坐了下来，悄悄靠在沙发椅上。她危险的目光被眼睑遮盖着，看不见了。她在看一本书，可我不信她能看得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她的感觉同我一样，如果她对这神志不清的、闷热的世界的折磨感到痛苦的话，那她就不可能在安闲的阅读中得到憩息，这不过是为了隐蔽，为了掩饰未曾有过的好奇心而已。我在她对面坐下，凝视着她，紧张地等待她那曾使我着迷的眼神，说不定它又会投过来并向我揭开其秘密呢。但她动也没动。她的手漫不经心地一页页翻着书，目光还一直被遮挡着。我在她对面等着，等得越来越不耐烦，全身滋生出某种谜一般的意志力，一心要把这装模作样的东西砸个粉碎。大厅里人们安逸地聊天、抽烟、玩牌，在这些人当中，现在一场无声的搏斗开始了。我感到，她不肯，她不愿抬起头来看一看，可是她越是不愿意，我却非要她抬起头来不可，而且我的力量非常之大，因为整个渴求的大地的期望，整个失望的世界干渴的炽热全在我的心里。夜晚的湿腻腻的闷热还在不停地侵袭我的毛孔，我的意志也在对她的意志步步进逼，我知道，她马上就会向我投来一瞥的，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后厅里有人在弹钢琴。清脆悦耳的声音轻轻飘送过来，有时只有几个简短的音阶，那边的一堆人被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弄得哈哈大笑，这一切我都听到，感到了，一分钟也没放过。我现在一面在心里大声地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同时我的视线在她的眼皮上移动着，吮吸着，想从远处用这种意志催眠术来使她倔强地俯着的头抬起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这期间清脆悦耳的琴声还

在从那边飘过来——，我已经感到我的力量渐渐不支了。这时她突然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望着我，正面直愣愣地望着我。又是那同样的、没有尽头的目光，是黑黝黝的、可怕的、吮吸的、虚无的目光，是干渴的目光，这目光在将我吮吸，没遇到一点抵抗。我愣愣地盯着她的瞳孔，像盯着照相机镜头的黑窟窿似的，同时我感到，这架照相机倒是先把我拉到这生疏的血液里去了，我的灵魂出窍了；地板在我脚下消失了，我体验到了眩晕突起的全部甜蜜滋味。在我的上空我还听到不时有银铃般的琴声滚来，但是已经弄不清自己是在哪里了。我的血都流掉了，我的呼吸停止了。我感到，我的喉咙哽塞了，在这分钟或这秒钟，或是永远哽塞了——这时她的眼皮又合上了。我像个快要淹毙的人从水里浮了上来，快冻僵了，还因发烧和危险而浑身哆嗦着。

我朝自己周围看了看。我对面坐着的还是这位秀气的年轻姑娘，在人群中她埋头看书，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膝盖在很薄的衣衫下轻轻地颠动着。我的手也颤抖了。我知道，期待和抗拒之间一场极其欢愉的游戏现在又要开始了，还得要等紧张的几分钟，那目光才会重新把我置于它黝黑的火焰之中。我的太阳穴有点湿润，我浑身血液沸腾。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站起来，径直走了出去。

在灯光闪耀的屋子前面，黑夜广袤无垠。山谷好像沉下去了，天空湿漉漉、黑黝黝地闪着光，宛如潮湿的苔藓。这里也没有凉爽，还一直没有；这里也到处充满了干渴和醉意，我感到自己血液里也是这样。田野上笼罩着一股像是高烧病人呼出来的气味，病态而潮湿，渐渐变成乳白色的雾霭；远处火光闪动，忽隐忽现地透过沉浊的空气；月亮周围绕着一个黄圈，使

月光呈显出一副恶意。我感到非常困倦。这里有一张白天留下的藤椅，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我的四肢像散了架一样，我一动不动地直直地躺着。身子沉在椅子里，紧紧靠在椅背上，这时我忽然感到这郁闷非常奇妙。它不再使我感到难受了，它紧紧挨着我，温柔而淫荡，我并没推拒。我只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什么都不看，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大自然，感受到包围着我的活生生的东西。像水蛭一样，现在有一种软绵绵、滑腻腻、吮吸着的东西聚集在我的周围，黑夜用千百张嘴唇在触着我。我躺着，任凭摆弄，把整个身心都给了那搂着我，偎着我，围着我，饮着我的血的东西；在这闷热的搂抱中我第一次得到了一种官能上的感受，像一个陶醉在温柔之乡的女人一样。我感到一阵甜蜜的恐惧，一下子就毫无反抗地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世界，真是奇妙啊，这看不见的东西柔媚地触摸着我的皮肤，渐渐钻到皮肤底下，松开了我的四肢，我的感官任凭摆弄，我没有丝毫反抗。我让自己在新的感受中驰骋，我只是朦胧地、梦幻地感到，黑夜和先前那目光，女郎和大自然，其实是两位一体的，在这两位一体的结合中忘却自己，那是一种甜蜜。有时我觉得，这黑夜仿佛就是她，而那撩拨我四肢的炎热就是她的肉体，和我的身子一样，她的肉体也融化在黑夜里了。我在梦里感觉着她，不一会，我就带着官能的快感渐渐消融在忘却的黑色的热浪中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把我惊醒了。我全神贯注地摸摸自己，但又找不到自己。后来我才看见，才明白，我靠在这里的椅子上睡着了，可能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也许是几个小时，因为旅馆前厅里的灯光已经熄灭，大家早就睡觉去了。我的头发湿腻腻地粘在太阳穴上，这美妙的无梦的昏睡仿佛像一颗灼热的露珠

从我身上掉了下来。我的思绪紊乱，我站了起来，回到屋里。我心情郁闷，思绪像一团乱麻。远处传来隆隆声，有时亮光划过天穹。空气都带有火焰和电花的气味，山后不时打着闪亮，回忆和预感则像磷火似地在我心里闪烁。我呆着沉思了一会，并享受一下这神秘的环境和气氛；时间太晚了，我走进了旅馆。

前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惟一的一盏灯亮着。在苍白的灯光下，椅子被挪得七零八落。椅子没有人坐，空荡荡的显得阴森可怕。我下意识地将一把椅子想成那个古怪女郎的柔媚的形象。她的目光曾把我撩拨得神魂颠倒；她的目光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心坎里。这目光拨动着我的心，在黑暗中把我照亮。我有一种神秘的预感，深信她一定在某个房间里，而且还醒着，她的目光所作的许诺，像磷火一样在我血液中游动。天气仍然是那么闷热！一合上眼，就感到眼皮后面紫色火星直冒。灼热的白天还在我心里闪闪发光，这震颤的、湿漉漉的、闪光的、神奇的夜晚还在我心里动荡。

但是我不能呆在走廊里啊，这里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显得零乱不堪。于是我就走上楼梯，但我又不想上去。我心里滋生起一种自己无法加以制服的反抗。我很疲乏，睡觉吧，又觉得太早。某种神秘莫测、明晰清新的预感使我深信一定还会碰到某种离奇的事，我全神贯注地竭力想把活生生、热乎乎的东西搜索出来。我的神思出了窍，像长了无数细小而灵敏的触角，来到楼道里，触摸每个房间。如同先前我的心完全飞进了外面的大自然一样，现在我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这座房子里。我感到人们在睡眠，感到许多人的从容的呼吸，他们黑而稠的血液在掀着沉重的、无梦的波澜，我感到他们单纯的宁静，但是也感到某种力的磁性吸引力。我预感到有什么东西也和我一样是

清醒的。难道这就是那目光，是那搞得我迷离恍惚的大自然吗？透过墙壁我觉到有个柔软的东西；不安的火苗在我心里颤动，在血液里引逗，还没有燃完。我勉强顺着楼梯往上走，但在每一级楼梯上都停下谛听一会，不只是用耳朵，而是用全部身心。我觉得先前的事什么都不足为奇，我心里还在等待着异乎寻常的、稀奇古怪的事，因为我深知，没有奇妙的事，黑夜不会结束，没有闪电，闷热就不会消退。当我站在楼梯上倾听的时候，我再次和正处在晕厥状态的，并在呼唤着暴风雨的外部世界合二为一了。但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只有轻微的呼吸穿过这没有一点风的屋子。我疲惫而失望地走上最后几级楼梯，在自己寂寞的房间前站着，就像站在一口棺材前面一样，感到恐惧不安。

房门的把手在黑暗中隐隐地闪烁着，一抓把手就感到湿漉漉、热乎乎的。我开了门。房间后面的窗户开着，现出一块四角形的黑夜的阴影，窗户外面是树林子的密密的枞树梢，中间是一片布满云层的天空。里面和外面，世界和屋子到处一片昏暗，只有窗框旁边有个瘦长而挺直的东西，像一道孤独的月光在闪着亮。这是什么？真是蹊跷，无法解释。我惊奇地上前一步，想把在这月色朦胧的夜里闪亮的东西看个究竟。

我走近了些，仍然毫无动静。我感到惊异，可并不害怕，因为今夜我心里奇怪地充满了奇妙的感觉，先前一切都想到过，像梦里一样清清楚楚。无论碰到什么事我都不会感到意外，眼前的事更是微不足道。果然：那里站着的是她，是她，是我下意识地思念着的，每上一级楼梯，在这座沉睡的屋子里每走一步都思念着的她，我的官能透过过道和门窗感到她是醒着的。

我只见到她的脸上有一抹闪光，白色的夜服像一抹薄雾似

地围绕在她的身上。她倚着窗子,她的心灵跑到外面的大自然里去了,被楼下月色闪亮的反光所吸引,神秘莫测地漫游在自己的命运之中,很有点童话色彩,像奥菲利娅① 在池塘上面一样。

我走近了一些,又胆怯又激动。她一定听到响声了,所以转过身来。她的脸是背亮的。我弄不清,她是否真的看见了我,是否听见了我,因为她的动作丝毫没有显出突然和惊恐,也没有一丝反抗的意味。我们的周围,一切都异常寂静。墙上的小挂钟在嘀嗒作响。周围依旧十分寂静,后来她突然轻声地、出乎意料地说:"我真怕。"

她是对谁说的?她认出了我?她是对我说的?这声音和今天下午对着又低又近的云层哆哆嗦嗦地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颤抖的声调也完全一样,那时她的目光还一点没有察觉到我呢。这事真是有点蹊跷,可是我并没惊异,并没有不知所措。我走到她面前,叫她放心,并抓着她的手。她的手摸着烫而干,我把她柔软的手指捏在我的手心里。她一声不吭地让我捏着。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松弛的、没有感觉、毫无反抗。只有从她的嘴唇上又发出了悄声低语,像是从远处传来的:"我真怕!我真怕。"随后一声叹息,声音渐渐减弱,好似被窒息了一样:"啊,多闷啊!"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可又像我俩在轻声诉说一桩秘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她并不是对我说的。

我抓着她的胳膊,她只是微微颤抖,就像下午雷雨之前的树木,但是并没有反抗。我紧紧地抓着她:她顺从了。她的肩膀软软地、毫无反抗地倒在我的身上,宛如一股奔泻的热流。现在我和她贴得很近,连她皮肤的闷热和头发上的湿气都能呼吸

---

①奥菲利娅,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到。我一动不动，她也默不作声。这一切都很奇怪，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渐渐耐不住了。我把嘴唇贴着她的头发——她并没有拒绝。随后我就捧过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又干又烫，当我吻它的时候，它突然张开，来吮吸我的嘴唇，但并不是渴不及待的，也不狂热。它只是像小孩一样悄悄地、无力地、贪婪地吮吸着。我感到她是个正在枯萎的人，同她的嘴唇一样，她那苗条的、在薄薄的衣衫下面一起一伏的暖乎乎的身体就像先前外面的黑夜，紧紧地将我吸附，虽然没有气力，但充满了悄悄的、沉醉的贪欲。我扶着她——我的方寸仍然乱成一团——，觉得挨在我身上的是湿热的土地，犹如今天外面那灼热的、有气无力的大自然，渴望下场雷阵雨，好痛痛快快地舒展一下。我将她吻了又吻，仿佛在她身上享受了这巨大、闷热、期待的世界，仿佛她脸颊上散发出来的热就是地里的热气，仿佛这震颤的大地正在从她柔软、温暖的乳房里呼吸。

可是正当我的嘴唇想从她的嘴唇移到眼睛上去的时候——她眼睛里黑黝黝的火焰曾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正当我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并打算尽情欣赏一会的时候，看见她的眼皮是紧紧合着的，这使我十分惊讶。她闭着眼睛，昏迷地躺着，宛如一尊希腊的石头面具，像是死去的奥菲利娅，飘浮在水上，从黝暗的水流里抬起她那苍白的、毫无感觉的面颊①。我大吃一

①奥菲利娅，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与哈姆雷特热烈相爱。她的父亲波洛涅斯是个趋炎附势，专会阿谀奉承的人物，他出谋划策，帮助克劳狄斯毒死自己的哥哥（即哈姆雷特的父亲）从而篡夺了王位，因而被哈姆雷特杀死，奥菲利娅因此精神失常，投水自尽。请参见《哈姆雷特》第四幕。

惊。在这次奇遇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现实。我不禁浑身哆嗦，我知道我扶着的是一位没有知觉的女郎，喝醉的、病态的女郎；我胳膊上抱着的是一个梦游女郎，她像红色的、危险的月亮，驱给我的，只是黑夜的闷热；我抱着的是一个女人，可她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她并不喜欢我。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她在我胳膊上沉甸甸的。我想把这位没有知觉的姑娘轻轻放在沙发椅上，放在床上，以免因神志晕眩而贪欢，做出什么她本人也许并不愿意、而只是她身上的那个恶魔所喜欢的事来，这个恶魔主宰着她全身的血液。但是她几乎还没有感到我在把手松开，就开始低声呻吟了："别松开！别松开！"她恳求着，她的嘴唇更加热烈地吮吸着，身子紧紧地压着我。她双眼紧闭，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我打着寒颤，觉察到她想醒来，但又醒不了，她酩酊的感官想从昏迷状态中大声呼叫，想要清醒过来。在她那昏昏沉睡的面具之下有种东西在争斗，想从迷惑状态中摆脱出来，正是这东西，对我具有危险的诱惑力，使得我要将她唤醒。我的神经耐不住了，急不可待地要看看清醒时的她，说着话的她，作为真正的人的她，而不是只看到作为梦游者的她，无论如何我要在她沉睡的身上看到这个真情。我把她拉到我身上，使劲摇晃她，用牙齿紧紧卡着她的嘴唇，用手指卡着她的胳膊，想使她最终睁开眼睛，神志清醒地表现出种种风韵和妩媚，而这些，方才她的春心只是在抑郁状态下领受的。但是她只是一个劲地弯着身子，一边痛苦地紧紧抱着我，一边呻吟着。"再抱紧些！再抱紧些！"她以一种热情，一种没有理智的热情喃喃地说。这种热情使我激动不已，弄得我自己也失去了理智。我感到她已经快要清醒了，她紧闭的眼睛想睁开来了，因为她的眼皮已经在不安地颤动了。我抓着她，挨她更近，把脑袋深

深地埋在她的身上。突然，我感觉到一颗泪珠从脸颊上滚了下来，流到嘴里，略带咸味。我贴她越紧，她的胸脯就起伏得越厉害。她呻吟着，她的四肢在抽搐，仿佛要炸掉什么可怕的东西，绷开她用昏睡裹着的一个箍似的；突然——犹如闪电划过雷声隆隆的天空——她的心碎了，全身的重量一下子又压在了我的胳膊上，她的嘴唇离开了我，双手垂下。我让她躺下，她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摸摸她，触触她的胳膊和脸颊。她的胳膊和脸颊全凉了，僵硬了，变得像石头一样。只有太阳穴上血脉还在一颤一颤地微微搏动。她躺着，像一尊大理石雕像，泪水湿润了她的面颊，呼吸的时候鼻孔微微翕动着。有时她还起一阵痉挛，这是兴奋的血液渐渐平静下来的余波，可是她胸脯的起伏却越来越轻微了。她越来越像一幅画像。她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有人性，越来越孩子气，越来越明亮和轻松。痉挛过去了。她昏昏欲睡。她沉沉地睡着了。

我坐在床沿上，颤抖着朝她弯下身子。她躺着，像个恬静的孩子，她双眼紧闭，嘴露微笑，内心的梦使她脸上显得富有生气。我俯下身去，挨她很近很近，看到了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脸颊上感到有她的呼气。我看着她，挨她越近，反而觉得离她越远、越神秘。她躺着，像石雕一样，是闷热的黑夜的炎热的气流把她驱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的，就像海水把一个死人冲到沙滩上，可是她的神志现在究竟在何处？躺在我手上的这位姑娘是谁，她从哪儿来的，是谁家的呢？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到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我注视着她，这几分钟非常寂寞，只有墙上的挂钟匆忙地嘀嘀嗒嗒走个不停，我想从她无言的面庞上来了解她，可是对她的一切都毫无所知。我想把她从这异乎寻常的沉睡中唤醒，从我身边，从我房间里，

从我生活的旁边唤醒，可是我又怕她醒来，怕她神志清醒时的第一眼。于是我就坐着，默默地坐着，俯身凝视着这沉睡的素昧平生的女子，凝视了一小时，也许是二小时。我渐渐觉得，仿佛这并不是女人，这个奇怪地来到我身边的并不是人，而是黑夜本身，是渴望的、备受折磨的自然在我心里所显示的奥秘。我觉得，这里躺在我手上的仿佛是整个炎暑的世界，但其神志却是清爽的，我觉得，大地仿佛被煎熬得拱起了腰，而她正是从这奇异、美妙的黑夜那里派来的使者。

我背后格楞一响。我像罪犯似的心里一怔。窗户又格楞响了一次，仿佛有个巨大的拳头在窗户上擂动。我一跃而起。窗前和方才大不一样了：夜变了，变得险峻、黑黝和狂颠乱动。那边狂风劲吹，发出可怕的呼啸，云层在空中堆起黑色楼阁，风从黑夜里朝我迎面吹来，冷冰、湿润、势头猛烈。大风以移山倒海之势跳出黑暗，抡起拳头捶打窗户、擂打屋子。天上，地下一片黑暗，犹如可怕的深渊。云层席卷而来，转瞬之间一堵堵黑墙高耸，天地之间狂飙疾驰。这一阵气流把闷热的暑气一扫而光，一切都在奔流，都在扩展，都在激动，从天空的一头向另一头狂奔乱窜，牢牢扎根在土壤里的树木在呼啸的狂风的无形的鞭打之下痛苦地呻吟。突然，白光一闪，这一切都被撕成了两半：一道闪电从天空划到地下。闪电之后便是嘎啦一声巨雷，好像整个云层都裂开了。我的后面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已经忽地站起来了。闪电扯掉了她眼睛上的睡意。她迷惘地呆望着自己。“怎么回事，”她说，“我在哪儿?”声音和先前大不一样。声音里虽然还流露出恐惧，但现在的音调听来甚为爽朗，像新鲜空气，清晰而纯净。又是一道闪电，把大自然的镜框撕开了：我一下子看清了在狂风摇撼下的枞树的雪亮的轮廓，云

层像飞奔的野兽在空中疾驰，房间被照得雪白，比她苍白的脸还白。她一跃而起，其动作一下子变得从容自如，这我还从来没有在她身上见到过。她在黑暗中凝望着我。我感到她的目光现在已经清醒了，眼里含着无边的仇恨。随着一阵雷声，黑暗又笼罩了我们，黑暗里我想抓着她，安慰她，向她解释一下，但是没有成功，她挣脱了。又打了一道闪电，把房门给她照亮，她猛地把门推开，冲了出去。房门又自动关上了，这时嘎啦一声巨响，又打了一个雷，仿佛天整个儿掉到了地上。

接着外面发出哗哗声响，天像开了闸的河，滂沱大雨像瀑布似地从万丈高空倾泻而下，宛如无数根湿绳子被狂风吹得噼噼啪啪地来回直晃荡。有时大风把冰凉的雨水和甜丝丝、香喷喷的空气一束束地投进窗户里边我站着凝望的地方，我的头发全被打湿了，冰冷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掉。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纯洁的元素，心里感到幸运，我觉得这一下仿佛我的闷热也在闪电中消散了。我快活得真想高声大叫。又可以呼吸了，又清新凉爽了，我简直狂喜之极，也就把一切都忘了。我像大地一样往自己体内吮吸着清凉：我感到有一种像荡秋千时那种快乐的战栗，就像被雨水的湿鞭抽打得窸窣摆动的树木一样。天与地的欢娱的争斗真是妙不可言，像是狂喜的新婚之夜，我也分享了它的欢乐。电光一闪，天就直往下插，一声巨雷轰鸣，天就摔倒在战战兢兢的地上，在这充满了呻吟的黑暗里，天和地互相迅速沉落插叠在一起，宛如两性之间的媾和。树木快活得喘着粗气，越来越亮的闪电把远方织合在一起，天上滚烫的血管敞开着，水珠喷洒，并搀和着一道道潺潺细流。黑夜和世界，一切都打碎了，倒坍了——一种活的生命力，混合着田野的芳香与天空火热的气息的生命力，渗进了我的身心，使我感到凉

爽。持续了三星期的酷热在这场斗争中退却了，我的心里也感到轻松。我觉得雨水仿佛哗哗地流进了我的毛孔，狂风仿佛在我胸前呼啸，令人神清志爽，我觉得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已不再是单个的了，不再是有生命的了，我是世界，是狂风，是雷雨，是生物，是显示自然本色的黑夜。后来一切又渐渐平静下来，电光只是蓝蓝地，微微地划过天边，隆隆的雷声也变成了严父般的告诫声了，随着势头正在减弱的狂风，雨水的淅沥声也变得有节奏了，这时困意和疲倦也在向我袭来，我感到我颤动的神经像音乐似地在奏鸣，四肢有种软绵绵的舒松感。啊，现在和大自然一起睡吧，然后再和它一起苏醒！我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床上还保留着软软的、陌生的身体压下的印窝。我感觉到了这个无声的身体的印窝，这次奇怪的韵事还会引起回味，但是我再也不能理解它了。外面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雨水冲洗了我的思想。我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个梦而已。我总还想追忆先前所发生的事，但是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这柔和、奏鸣的黑夜是一只奇妙的摇篮，我躺在摇篮里，在夜的催眠曲中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窗边，看见世界完全变了样。在灿烂的阳光下，大地显得清新，轮廓分明，也更加辽阔；大地的上空，那天地相交的穹隆处，像一面平静光亮的镜子，显得湛蓝而遥远。天地之间界限分明，天显得高远莫测，而它昨天却低垂在田野上，把大地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现在天非常遥远，与地没有一点纠缠，没有一处地方再接触到这芬芳的、呼吸着的、已经解了渴的大地——它的妻子。天地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深渊，在闪闪发光；天空和原野，他们彼此生疏地相对而望，都没有要求和愿望。

我下楼走进大厅。大家都已在那里了。他们的心情也和那

几个可怕的、闷热的星期大不一样了。大厅里气氛热烈，情绪高昂，笑声爽朗，言语悦耳、铿锵，妨碍他们的沉闷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光，缠绕他们的郁闷的束带已经脱落。我在他们之中坐下，心里的敌意也全消了，由于某种好奇心，我也在寻找另一个人，她的形象几乎被睡眠从我手里夺了去。果真，我所寻找的她正坐在那边侧面桌子上她爸爸妈妈中间。她很快乐，肩膀很轻松，我听到她在笑，银铃般的笑声无忧无虑。我好奇地用目光盯着她。她没有觉察到我。她正在讲什么使她很高兴的事，讲的中间不时夹杂着珠落玉盘似的稚气的笑声。后来她间或也朝我这边看看，她的视线匆匆掠过的时候，那笑声也就下意识地停止了。她的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好像有什么事使她感到诧异，她双眉紧蹙，她的眼睛严厉而紧张地在盘问我，她的脸上渐渐现出一种紧张而痛苦的表情，仿佛想要追思什么事，可又想不起来似的。我正面与她对视着，心里满怀希望，说不定她会做个激动或羞愧的样子来向我致意呢，可是她又把视线移开了。过了一分钟她的目光又朝我这里投了过来，好像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她的眼睛又一次打量着我的脸。只有一秒钟，很长的、紧张的一秒钟，我感到她的目光像坚硬、锋利的金属探针似地深深扎进了我的心房；随后她的眼睛又安详地从我身上移开了。从她无拘无束的，明亮的目光中，从她轻快地、快乐地转动着脑袋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在清醒的时候已经完全记不起我来了，我们的相遇已经随着神奇的黑夜沉没了。我们彼此又像天和地那么生疏和遥远。她同爸爸妈妈说着话，无忧无虑地摇晃着她那苗条的、少女的肩膀。她笑的时候，小嘴唇下面的牙齿在快活地闪光，而就在数小时之前，我还从她的嘴唇上饮下了整个世界的干渴和闷热呢。　　（韩耀成　译）

传奇故事（四篇）

智激上帝的拉结

耶路撒冷那些朝三暮四、冥顽不灵的以色列人，又一次把上帝的约律抛在脑后，在他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他们将安蒙和提尔的偶像安放在石头祭坛的高处顶礼膜拜，献上血祭，这还不够，他们竟然把培阿尔的像搬进了上帝的仆人所罗门专为供奉上帝而建的圣殿里，用宰杀牺牲的器具冲洗圣殿的地板，使那个神圣的处所充满了烟火味和血腥气。

耶和华看到人们对他的肆意嘲弄和亵渎已经达到圣殿的中心，胸中的怒火再也忍无可忍。他举起右手，发出了震撼天庭的吼声："我的忍耐已经到头了！我要铲除这个罪恶的城市，把它的居

民像干草一样抛撒在世界上！”上帝的宣言像一声霹雳，传遍了他的无限疆域。

当上帝的愤怒化成了声音，大地和天穹都在惊恐中颤抖。河流为之改道，大海为之折腰，一时间山摇地动，飞沙走石，吓死的飞鸟纷纷坠地。连天使们也把头颅藏进翅膀里，不敢与上帝愤怒的目光对视。但是，造物主的怒吼声依然顽强地钻进了他们的耳朵。

生活在下界那座城里的凡人们，听不到天上的声音，对自己末日的宣判一点也不知情。他们只觉察到坚实的大地忽然无端开始抖动，光天化日忽然变得晦暗，一阵暴风起处，参天的巨杉像草秆儿一样折断，灌木林像小动物一般匍伏在地。暴风驱赶着乌云遮蔽了天日，毁灭的恶浊渐渐升起，脚下的土地摇晃如流水。胆战心惊的人群从房舍里冲出来，躲避坍塌的屋脊。当他们抬起头来，眼前的景象又使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岩石一般的乌云压在顶上，嘶吼的风中充满了硫磺火的热臭气。事到如今，人们才知道有些不妙，开始疯子一般撕裂自己的衣服，抖散头发，滚在尘土中呼天抢地，恳求耶和华原谅他们先前的不敬——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天上的乌云越堆越重，这块土地上的生命之光开始熄灭。

上帝愤怒的声音这样强大，不仅是世间一切有生命之物听到了他的宣告，连坟墓中已死的人也被惊起，死者的灵魂从昏睡的枯骨中吓醒了。已死的人照例不可以面见上帝——只有天使才受得住他面上那强烈的光芒，但是亡灵们被恩准谛听上帝的声音和审判的号角。死者们从坟墓里直立起来飞上天空，以色列人列祖列宗的灵魂像风中的鸟儿一样聚在一起，以便集体去向那万能的主哀求，使他们的子孙和圣城能够逃过这场劫难。

先祖以撒、雅各和亚伯拉罕率先开始热烈的祷告，但是，隆隆的雷声打断了他们的呼号，主的话压住了他们口吃的声音：他对人们的忘恩负义忍耐得太久了，现在他要毁掉教堂，让那些不爱上帝的逆民尝尝他的怒火！先祖们惊惶失措，昏倒在地上。从先知队里又走出了摩西、撒母尔、以利亚与以利撒，这些唇枪舌剑的男人口中曾经传达过上帝的旨意，现在他们上前去向上帝披肝沥胆，苦苦哀求，上帝对此却毫不理会。狂风把这些长老们的话又打回他们的嘴里，闪电越来越尖利，眼看就要把那吞啮一切的火焰抛向钟楼和教堂。这些圣人们失掉了勇气，他们的灵魂像践踏过的野草，空茫而又卑怯，面对上帝的盛怒，再不敢吐出一个字来。尘世间的一切声音都在畏惧中沉默了。这时候，以色列的先母拉结，只身一人从懦弱之林中站了出来。她在拉玛的坟墓里听到了上帝恼怒的吼声，想到自己的子孙们将遭厄运，忍不住热泪滚滚。她鼓起微弱的勇气，扑在那位不可见的主脚下，跪着举起双手，提高声音向上帝开了口：

"全能的主啊，对着您说话，我胸中的心都在颤抖，但是，这颗因为对您的敬畏而跳动的心，这张把满腔的恐惧变成祈祷的口不都是您赐给我的么？出于对您的敬畏，我呼唤您的慈悲，为使孩子们免于灾难，我斗胆把自己微弱的声音送入您无限的苍穹。您不曾赐给我计谋和才智，除了讲述我自己克服恼怒的经历，我再找不到别的办法去平熄您的怒火。主啊，我也晓得，不等我的话出口，不等那些词变成声音来到人的唇边，不待人们所行的事在他们手上发生，您早已预先知道一切。但我还是恳求您，看在那些有罪的人份上，耐心听听我的话。"

拉结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子。上帝注意到了这个下跪的人，也看到了她的眼泪，他略收敛了一些儿忿怒，开始倾听。

上帝的倾听立刻使时间死灭，宇宙中充满了空寂。风不再刮，雷不再响，能爬的不再爬，有翅的不再飞，没有一张嘴胆敢冒出一些儿气息。时光凝滞不动，天神们呆若木鸡，万物之主的倾听使一切生命暂住，也结束了天上的嘈杂。太阳不再旋转，月亮停下休息，所有的河水都在上帝脚下定住波浪。

下界匍伏在地上的人类听不到拉结的求情，更不知道上帝在倾听。凡人们揣不透造物主的心意和天上的玄机，只是发现，风暴忽然停了下来。他们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那乌云依旧像棺材盖子一般罩在顶上，黑暗毫不松懈地威胁着人们，四周的寂静像尸体上的衬衫一样裹着众人，恐惧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拉结觉察到上帝在倾听，她抬起泪眼，打起精神说道：

“我原是哈兰地方的牧羊女，是拉班的女儿，为他照料羊群。有一天早上，我和使女去饮羊，使女却挪不动井上的石头。有一个英俊的陌生小伙子上来帮助我们，他的气力之大令人赞叹，那就是我父亲的外甥雅各，是您把他引向了我们。待他报出名字，我就领他去父亲的房子。这次相见虽然只有短短一刻，我们的目光却已经开始燃烧，两颗心也已经互相渴求——但是，主啊，我并不为自己的热血感到羞愧，是您，是您的意志使少女向男人敞开心扉，使双方的目光和身体彼此相悦。所以，我们无须抗拒自己的欲望，雅各和我见面的第一天就订下了海誓山盟。我的父亲拉班性子倔强，主啊，您知道他这个人，他就像那犁不动的石板地，像驾车的公牛头上的角一样强硬执拗。当雅各向我求婚时，父亲要考验那个未来的女婿是不是像他一样吃苦耐劳，坚忍不屈。雅各必须先服侍他七年之久才能得到我。我偷听到这些，灵魂都在战抖，雅各的脸上也失去了血色。这个期限对我们来说简直长得永无尽头。七年对于您，主啊，只

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是天地洪荒间的一缕轻烟，是您的永恒之目不屑觉察的弹指一瞬，但是，七年对我们凡人——仁慈的上帝啊，那是生命的足足十分之一！我们刚来得及在您的光辉中睁开双眼，死亡的暗夜就要来把它们关上。我们的生命如同春天里的溪水般奔流，没有哪一朵浪花能够重返原地。所以，我们这颗焦躁不安的心觉得七年就像永恒一样漫长。特别是知道恋人的身体就在附近徘徊，干渴的嘴唇盼着爱的亲吻，如何熬得过这样无尽的时光！尽管如此，主啊，雅各还是答应了这个条件，我也服从了父亲的命令。我们揉搓自己的心，使它学会驯顺和忍耐。

“这样的忍耐对凡人是多么艰难，主啊！您为我们的身体装上一颗灼热的心，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埋进了对生之短暂的惧怕。我们知道，春天的不远处就是秋天，生命中的夏天并不久长。所以我们凡人的血中浸透了焦躁不安，我们贪婪地向所爱伸出手去，急急地希求享受这倏忽的人生。既然我们将随时光而老去，教我们如何学会等待？如果一夜之间物是人非，教我们如何学习耐心？时光像嘶鸣的火焰吞噬着生命，死神的脚步紧紧追随，怎不教我们心急如炽，按捺不住？尽管如此，主啊，我们战胜了自己，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每一天每一日，我们都更百倍地相爱，等七年过去，七年的等待又恍如一日。天上的主啊，我就是这样等待过我的雅各，他就是这样深深地爱过我。

“当第七个年头过去，我满怀喜悦地去父亲拉班的帐篷请求结婚。但是父亲对我的喜悦视而不见，他的眉头上聚着乌云，嘴巴像贴了封条一般紧闭。然后他命我去喊我的姐姐利亚。

“姐姐利亚比我大两岁，您没有赐给她漂亮的脸蛋，男人们

对她不屑一顾。无人求婚使她十分愁苦，但是她的忧伤和温柔却使她变得可爱。父亲让我把她带来，又把我支出房门，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躲在外面偷听他们的对话。父亲说：‘利亚，你听着，我的外甥雅各服侍了我七年，要娶拉结为妻。我不能让小的先出门，让大女儿在家守空房，下人们会把你当成笑柄。这样做违背上帝的意志，是愚蠢而且有罪的。耶和华在世界之初命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大地，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称颂他的名字。他不愿他的田地撂荒，也不愿他造的活物断种。在我的圈里从没有不下崽的牛羊，我怎么能让我自己的孩子出乖露丑，终老闺房！利亚，打起精神来，用婚纱包着你的头，我把你送给雅各代替你妹妹。’我父亲这样对利亚说着，利亚吓得不敢开口，在那里直发抖。我听完这些鬼话，心里对父亲拉班和姐姐利亚立即满腔怒火——主啊，请原谅我的不驯，您只要想一想，七年哪！雅各为了我服侍父亲整整七年，我们彼此相思了整整七年，现在倒要让姐姐去抢占我的爱人，而我爱他远胜过爱我自己的身体啊！这时候，我的忿恨实在难以抑制，忍不住要去反抗父亲，正像现在我的孩子们起来反抗您——他们天上的父一样。主啊，正是您赐给我的这副硬头颈，使它一碰到不公正就会倔强起来。我悄悄找到雅各，要他提防父亲明天把别人送上他的婚床。为了使他免于上当，我教给他一个暗号：新娘在进帐前要吻他的额三次。雅各听懂了我的意思，记住了我们的暗号。

“那天晚上，拉班让利亚披上婚纱，头上包了两重，以免雅各过早地认出她来。我被关在一间仓房里，没有一个佣人注意到我，去给那个受骗的新郎送信，只有一只猫头鹰蹲在黑暗中与我做伴。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心中的怨恨也越来越强烈，我

觉得心里的痛苦似乎要挣裂自己的胸膛。您知道，天上的主，我不能想象利亚躺在雅各身边。我啃着拳头，听着外面快乐的琴声，恼恨和妒嫉像两头狮子撕扯着我的灵魂。

“我被关在那儿无人理睬，独自躺着吞咽自己的愤怒。仓房里黑下来，像我的心一样阴暗。忽然有人悄悄推开了门，是利亚！我的姐姐。她在做新娘之前溜到我这里来了。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充满敌意地掉过头去，装作不认识，因为我心里实在恨极了她。但她却轻轻走近我，两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抬起头，发现她的眼睛里笼罩着恐惧的乌云。坦白地说，这个发现使我感到一阵恶意的欢乐。她的惊恐惧怕使我舒畅，原来她抢去我的新郎也一样很难过——这多少给我一种报复的快意。但是，她这个不幸的人却没有看出我的幸灾乐祸。我们毕竟是一奶同胞的姐妹，从小就互相疼爱，她信任地搂着我的肩，苍白的嘴唇颤抖着向我倾诉：

“‘拉结，我的妹妹，我该怎么办呀？父亲做的事让我好为难。他把你的爱人拿来给我，我真不愿意欺骗那个可怜的好人。我怎么能昂着头走向他，他渴望的原本是你呀！我觉得自己的腿不听使唤，心也在劝我拒绝。我害怕，拉结，我真害怕，他如果第一眼认出我来怎么办？如果他在婚床前把我赶出来，我要遭受什么样的羞辱啊！三代以后的孩子们都会嘲笑我：看这个丑利亚，钻进男人的帐篷，被人家像狗一样轰了出来！拉结好妹妹，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去冒险还是该反抗我们那严厉的父亲？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免遭羞辱，使雅各认不出我来？帮帮我，拉结妹妹！求求你帮帮我，看在最仁慈的上帝份上！’

“主啊，那时我的怒火仍然在燃烧，虽然我爱姐姐，她的恐惧还是使我感到恶意的畅快。可是由于她提到了您的圣名，提

到了主的仁慈，我觉得像有一线火光穿透了我的身体，被忿恨胀满的心在突然变阔的胸膛里没了着落。主啊，您的仁爱和怜悯的力量如潺潺的春水，甜蜜地淌进了我阴暗的灵魂。主啊，这是您所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当我们认识到别人的痛苦，设身处地去替别人分忧，我们身体间的墙就会轰然倒塌。姐姐的恐惧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心，我不再想到自己，面对姐姐的处境充满了同情。我可怜她，我，您愚钝的仆人，主啊，请您仔细听我的话！——我在那一刻可怜她，因为她流着泪站在我面前，就像我此刻流着泪在您面前一样。我怜悯她，因为她呼唤我的同情心，一如我现在口干舌燥呼唤您的慈悲。我背叛了自己，教她如何欺骗雅各，向她泄露了我们的秘密。我教她在进帐前吻三次雅各的额头——主啊，为了实现您教我的慈爱，我拉结打掉了自己的嫉妒，出卖了雅各和自己的爱情。

“利亚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扑在我脚下吻我的裙边——您看，天上的主啊，您所创造的人类，只要感受到您神圣的慈恩，立刻就会谦卑恭顺，充满感激。我们俩互相拥抱亲吻，咸咸的泪水打湿了我们的面颊。利亚得了安慰，正准备动身走向新娘的帐幕，她的眼睛忽然又一次浮上愁云，嘴唇又一次变得苍白。

“‘谢谢你，好妹妹，’她对我说，‘我会照你的话去做。但是如果这样也骗不过他呢？妹妹，再帮我想想办法，如果他用你的名字来喊我怎么办？如果新郎向新娘说话，我能硬着头皮不理他么？我一出声，他一定会认出来！妹妹，他要是问我，我怎样用你的声气来回答他？帮帮我，聪明善良的拉结，帮帮我，好妹妹！看在最仁慈的上帝份上！’

“主啊，因为她又一次呼喊了您的圣名，那一股灼热终于熔化了我灵魂中全部的倔强，使它变得明亮空阔，容得下别人的

苦痛。我再一次抓住自己痛苦呼喊的心，把它踩在脚下。当我重新捧起它时，这颗心变得温和善良，充满怜悯与同情，准备做出任何牺牲。我回答利亚说：‘我的姐姐请不要担心。看在仁慈的上帝份上，我来帮助你，不使雅各在上床前认出你来。当父亲为你披婚纱时，我偷偷地溜进雅各的房间，躲在你们婚床的暗处。如果他问起你，我来代你回答，这样他就会消去疑心，把你带上婚床。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俩自小儿一起长大的情份，也是因为你呼唤了仁慈的上帝。但愿今后我的孩子们呼唤他的圣名时，也能这样得到他的垂怜。’

“利亚拖着我，吻了我的唇，她心上一块石头落地，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裹着婚纱走向雅各，而我却还要去完成那份苦役：我悄悄躲进雅各的帐篷，尽力把自己藏得严实一点。不久，打簧琴的乐声伴着新人们来到了门前。雅各掀开帘子之前犹豫了片刻，等着我的暗号。利亚照了我的吩咐吻了他三次，雅各满意地抱起利亚，放在他的婚床上，近得几乎碰到我的嘴唇。但是他又问了一句‘真是你吗，拉结？’主啊，无所不知的耶和华，您知道这一刻有多么艰难！我从喉咙里硬挤出一点声音：‘是我呀，雅各我的夫君。’他放心地扑到利亚身上，施展出爱的威力。可是我——主啊，您知晓一切，您的目光能像利刃一般穿透黑暗——我的身体像被烈火烘烤，因为雅各以为他抓住的那个激情如火的女人是我拉结。无所不在的主啊，您想象一下，那个晚上我两膝刺痛，心如刀割，跪在他们床下整整七个小时之久，还得听着那本该属于我的男欢女爱！整整七个小时，我蜷缩在黑暗中，屏着呼吸，拼命与在自己胸中挣扎的呼喊角力，就像当年雅各与您的使者角力一般。我觉得这七个小时比那七年的等待还要漫长百倍。如果不是一次次呼唤您的圣名，一次次用

您永恒的耐力来鼓励自己，我根本不可能熬过那可怕的一夜。

“主啊，这是我在尘世上惟一引以为荣的事，那一天，我像您一样忍受了侮辱，用怜悯和仁爱对待了别人——我的灵魂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了凡人的限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女人经受过您这样严苛的考验。我最终还是熬过了那个万恶之夜、悲惨之夜。当雄鸡开始啼叫，床上的人沉沉入睡，我强拖起疲惫的身子，急急赶回父亲的家中。我知道骗局不久就会拆穿，想象着雅各的怒火，我忍不住全身发抖。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刚躺下，受骗的雅各就像愤怒的公牛一样大吼着冲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斧头，直扑我父亲拉班。老人家听到他的声音，吓得手脚发软，喊着您的名字瘫倒在地上。当我听到您的圣名，立即生出了极大的勇气。我冲上前去挡住那个发怒的人，代替父亲承受他的怒火。雅各的眼睛布满血丝，他一看见我这个合谋欺骗他的人，便挥拳把我打倒在地上。但是，主啊，我默默地忍受了他的毒打，因为我知道他的怒火中隐藏着深厚的爱。如果他当时打死我——他已经抡起了手中的斧头——，我也不会在您的宝座前诉苦，因为当初我欺骗他，是源自对别人巨大痛苦的同情，而他的怒火却源自他对我巨大的爱情。

“发狂的雅各看着脚下满面鲜血的人眼中的惊恐，怜悯之心又占了上风。斧子从他手中无力地落下来，他弯下腰，吻去了我唇上的血，不仅原谅了我，还原谅了我的父亲拉班，看在我的面上也没有把利亚赶出去。我的父亲把我嫁给他做第二个妻子。我给他生下孩子，用自己的奶汁和您的话养育他们。我教孩子们碰到危难时要求告上帝，呼唤耶和华的名字。今天，主啊，我呼唤您最仁慈的圣名，求您解救我的苦难！请您放下愤怒的斧子，吹散天上的乌云！看在拉结当年的怜悯之心份上，主

啊，请再发一次慈悲吧！像拉结一样再忍耐一次，饶了您的圣城，饶了我的儿孙，宽恕耶路撒冷吧！"

拉结提高了嗓门，声音大得好像要喊破九重天。话音落下，她的灵魂已经萎顿在地。她两膝跪倒，低下了疲倦的头，长长的黑发像流水一般披散在颤栗的身体上。拉结就这样跪着等待上帝的回答。

然而，上帝在沉默。天地间的任何事，甚至那压顶的乌云也比不上上帝的沉默使人恐惧。造物主沉默时，时间停滞，光明熄灭，日夜难分，世界又回到了太初的洪荒空茫。动作凝固起来，河流成为止水；花朵不再开放，海洋也不复汹涌。凡世的耳朵不能承受这寂静的恫吓，凡世的心脏也不能承受这空茫的压迫。在一片空虚混沌中，惟有上帝在，但是如果他也沉默，这万灵之灵亦不能被称做活物。拉结，这世上最有耐心的人，也不能忍受上帝对她的困厄无休止的沉默。她向那不可见者抬起了眼睛，再一次举起她那双母亲的手，愤慨使她的话字字带火：

"你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吗?无处不在的上帝!你无所不知，难道竟不明白我的意思么？——难道还要让我这个无知的仆人再解释一番吗？听着吧，你这老顽固！——你今天因为我的孩子们侍奉别的神而妒火中烧，当年雅各去拥抱我的姐姐时，我也曾嫉妒万分。可是我这个弱女子却战胜了自己的忿恨，学着耶和华的样子动了怜悯之心。我对利亚报以仁爱，雅各对我也报以仁爱——上帝，请你记住，我们这些普通人，这些可怜的肉体凡胎，尚且能够战胜自己的妒恶，而你是创造了万事万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至大至尊的耶和华，你拥有一切海洋，我们只有一滴水，你难道不能怜悯我们吗？我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些冥顽不灵的愚民，老是要摆脱你的拘管，但是作为万物之主，

万民的上帝！你难道不该用自己的忍耐来盖过他们的骄狂，用你的慈悲去改正他们的过错么？你能容忍有人对你的天使这样说：从前地上有个弱女子叫拉结，她居然能克制自己的忿怒，而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反倒做了他自己妒火的奴隶？如果你的慈悲有了界限，你便不再是无限的永恒，那么，你也就不再是上帝，不再是我泪眼朦胧中呼唤的神，不再是我姐姐恐惧中求告的神——你是别人的上帝，是愤怒之神、惩罚之神、报复之神，我拉结只爱那个仁慈的上帝，只敬奉我慈悲的主。我，拉结要把你扔在天使的脸上！让你那些选民和先知们去崇拜你吧，拉结不低头！我要挺起身子，站在你和你的诺言之间，在你去审判我的孩子们之前，我要先与你辩个黑白：我要说，你今天的话不是你的本意，你愤怒的舌头否定了你的仁心。上帝，请你在自己和你的话之间做个选择！如果你真的像你自己宣告的那样是个愤怒之神，那就把我也扔进黑暗，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不想看见你那发怒的样子，你的妒火使我厌恶。如果你还是那位仁慈的主，是我自小热爱和尊崇的耶和华，就请你快点显出本相，用你温暖的光照亮我的脸，放开孩子们，饶恕你的圣城！”

拉结把她的话剑一般抛向天空后，又一次失掉了气力。她跪下去，仰着头等待上方的回音，两眼却像死人一般紧闭起来。

那些列祖列宗和先知们胆怯地退往远处，他们怕天上降下闪电来惩罚这个胆大妄为、竟敢与上帝争吵的女人。惊惧的眼睛望着天空，那里却没有一些儿动静。

把头缩在翅膀里的天使们偷偷窥视那个敢否认上帝权力的狂傲之辈，却看见拉结的脸上闪过一道光，照亮了她的前额，她的皮肤由内而外发出光芒，脸上的眼泪像晨曦下的露珠般闪烁。

天使们立刻意识到，上帝的仁爱降临到了拉结身上。他们还发现，上帝似乎更喜欢那个由于极端的信仰而生出不耐，并且敢于反驳他本人的弱女子，远甚于那些出于驯顺而虔信他的每一句话的仆人。天使们不再惧怕，抬起了眼睛：看啊！上帝的周围充满光明和辉煌，他那蓝色的微笑照彻了无穷的宇宙。天使们带着铃声飞翔，和风轻轻地追随他们的双翅，白色的天幕下响起悦耳的乐声。上帝面上的光芒越来越强烈，它涨破了苍穹，喷薄而出，天使的声音和亡灵的声音汇成和谐的颂歌声，自强光中悠悠传出。

下界的俗人对天上的事仍然懵懂无知。他们穿着丧衣，在黑暗中用头顶地。忽然，一阵温和的气息如同三月里的春风吹拂在他们身上。人们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惊奇地观望着眼前的奇迹：天上的乌云裂开了，云缝中突然升起一道美丽无比的彩虹，七色光轻托着母亲拉结晶莹的泪水，轻柔地洒到他们的面前。

（文　珂　译）

永恒的目光

避免一切行动的人达不到“无为”之境。
没有人能在哪怕是一瞬间做到“无为”。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薄伽梵歌之三

什么是“无为”？什么是“为”？——这是圣贤都要摇头的问题。

正大光明的行为是“为”，偷偷摸摸的
行为亦是“为”，请留神——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
“为”——“为”的本质是深不可测的。

——**薄伽梵歌之四**

下面我要讲的是维拉塔的故事。他生前曾经被他的人民冠以德行的四大美名，却没有在帝王的编年史或是圣贤们的典籍中留下痕迹，人们也不再记得他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佛陀还没有来到世上向弟子们传道之前，印度碧瓦该国王拉普塔斯手下，有一位号称“宝剑之光”的刹帝利，名叫维拉塔。他是最勇敢的战士，还是箭不虚发的好猎手。他的长矛每投必中，手中的利剑疾如霹雳。他的前额高贵光亮，目光坦荡，待人温文尔雅，从不口出恶声、挥拳向人。维拉塔是国王忠诚的臣子，仆人们个个敬重他。五大河流域找不到比他更正直忠勇的人了，虔诚的教徒们经过他的门都要弯下身子，孩子们看到他也会露出微笑。

维拉塔的国王有一次大难临头，差一点丢了社稷。王后的兄弟虽然已经分得了一半国土，却仍然野心勃勃，日夜觊觎另一半江山。他偷偷收买了国中的王公骑士，还花重金买通神庙的祭司，要他把海边的圣鸟，象征碧瓦该国千年王权的白鹭带给了他。叛军骑着大象，抬着圣鸟，召集了山中部落里的逆民，浩浩荡荡直逼城下。

国王叫人从早到晚敲响锣鼓，吹起象牙做的号角；夜晚在城楼上点起烽火，撒上磨碎的鱼鳞，金色的鱼鳞火在星光下高高蹿起，向四方的诸侯报警求援。然而，只有很少的人来效命王家。神鹭易主使将领们心生畏惧，大将军和装备最好的象奴们已经投身敌营。国王平日为人寡恩少义，专断严酷，对百姓

征敛过重，这时候他的帐前没有一个武士报到，只有一大群惊惶失措的奴隶和仆人。

危急中，国王想起了派去送信的维拉塔，马上乘着乌木轿子来到他家。维拉塔看见国王走出轿子，立刻拜伏在地，但是国王一把抱住他，恳求他率军抵抗叛军。维拉塔躬身说："圣上放心，我不踏平叛军，绝不活着回来见您。"

维拉塔召集起他的儿子们和亲戚们，带上他的家奴，一起加入王师去征讨叛军。他们在丛林里跋涉了一整天，终于来到与叛军一水之隔的河岸上。敌人的队伍在对岸耀武扬威，仗着兵马众多，不把来征讨的王师放在眼里。他们砍伐树木，开始在河上架桥，夸口要在第二天清早攻过河来，一个回合就要让这一片土地血流成河。但是维拉塔却毫不惊惶，他已经成竹在胸：他早些时在打猎的途中，跟着老虎在河上游发现过一处浅滩。当夜幕降临时，维拉塔带着人马绕到上游，从浅滩渡过河水，借着黑夜袭击熟睡的敌营。他们投掷沥青火炬，使大象和水牛惊恐奔逃，踩死了无数睡梦中的士兵，溅起的营火落在营帐上，又引起更大的火光。维拉塔一马当先，一个人冲进了叛王的营帐，剑起处，两名守卫在睡梦中丢了性命，第三个刚跳起来即死于剑下。另外两个人起来与维拉塔搏斗，一个额上中剑倒地，另一个伤在赤裸的胸膛上。等他们全都躺在黑暗中没了声息，维拉塔守住了帐门，阻挡住每一个企图来抢夺神鹭的敌人。这时候，叛军已经无心到这儿来管神鹭，他们在惊恐中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得胜的兵士们在后面欢呼着穷追不舍，喧闹声渐渐远去。维拉塔放心地在帐前盘膝而坐，握着带血的利剑，等候同伴们归来。

过了不一会儿，白日开始降临林中。棕榈树在金黄色的霞

光中像燃烧的火炬，倒映在河水里灼灼闪烁。血红色的太阳升起来，在东方的天际撕开一道火一般的伤口。维拉塔站起来，脱下衣服走到河边，在天神明亮的眼睛下举手祷告，然后走进河里净身沐浴，让河水冲走他手上的污血。当日光发白时，他披上衣服，轻松地走回帐幕，去检视自己头天晚上的战果。死者们躺在地上，还带着惊怖的表情和扭曲的姿势。叛王的头上开了花，背叛国王的大将军胸前中了剑。维拉塔合上他们的眼皮，继续前走。几个在睡梦中毙命的人还裹着毯子，其中一个很面生，长着羊毛卷一样的黑头发和黑皮肤，大约是叛王从南方弄来的奴隶。当维拉塔的目光落在最后一张脸上时，不由得眼前一黑：那是他的哥哥勃兰古，他本是山里的公侯，被叛军拉来助阵，维拉塔在黑暗中失手杀了他。他弯下腰去试探哥哥的口鼻和心脏，那里早已没有声息。勃兰古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乌黑的瞳人像子弹一样刺向维拉塔的心。他一下子气短起来，像个老人一样颓然倒地，不敢去看一奶同胞的兄弟那双控诉的眼睛。

不久，奴隶和士兵们满载着战利品，像一群疯鸟一般狂呼着冲回来，个个欢欣鼓舞。他们在帐篷里找到了叛王的尸体和安然无恙的神鹭，高兴得跳了起来，纷纷过来亲吻维拉塔，称他为“宝剑之光”。维拉塔垂着头，默无一语地呆坐在那里，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奴隶们把战利品装上牛车，沉重的压力使车轮深深陷进泥里，车夫不得不用棘条抽打拉车的水牛，河里的平底船也满得摇摇欲沉。一名信使纵身跳进河水，顺流而下，提前游回城里向国王报告战事消息，其他人簇拥着战利品，闹哄哄庆贺他们的胜利。维拉塔一直不说话，像个梦中人一样坐在地上。等到士兵们开始抢夺死者的衣服时，他才醒过神来，大声制止了众人，又命令大家收集柴薪，把尸体架起来准备焚化，

让他们的灵魂干干净净进入轮回去投生。仆人们感到很惊讶，不懂维拉塔为什么如此善待这些叛军，照王法，他们的尸体应该抛到林中去喂豺狗，剩下的骨头也得任由烈日曝晒才是。然而人们亦不敢多问，照他的命令去做。当柴堆架好之后，维拉塔亲自点燃了火，往柴堆里抛撒芬芳的檀香，然后掉过头去，站在一旁默默地守着，直到木柴烧成红色，火焰变成灰烬飞落在地上。

他手下的奴隶把昨日叛军没有来得及完工的大桥修成了。士兵们套着芭蕉花扎成的花环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奴隶和骑着马的武士，维拉塔让开众人，因为他们的歌声和喧哗只会使他心烦。他故意与大家拉开一段距离，在桥的中间停住了脚步。维拉塔久久盯着桥下的流水，河两岸的将士们吃惊地望着他们的统帅，只见他高举起手中的剑，好像要刺破苍穹，宝剑落下时，他却松开了手，任由宝剑落入了水中。岸边的几个小伙子以为他们的首领失手，纷纷跳进河里去打捞。维拉塔喝止了他们，阴沉着脸随着队伍前进。在返回家乡的黄土路上，他那紧绷着的双唇再未吐出过一个字。

当他们遥遥看到碧瓦该王城的尖楼顶，还辨别不出绿石镶嵌的城门时，远方腾起一股烟尘，烟尘前面是奔跑的人群和马队。望见迎面而来的军队后，即有人开始往路上铺地毯——这是国王驾到的标志，因为国王的贵体属火，他从生到死脚根都不能沾染尘土。远处，一头庄严的大象驮着国王，在卫士们的前呼后拥中缓缓走来。到了队伍面前，大象驯顺地屈膝跪倒，国王跳下座骑，踩在地毯上。维拉塔正要下拜，国王抢上前去，双手把他扶起。对一个臣子来说，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殊荣。维拉塔命人带上那只白鹭献给国王，当这只神鸟掀动翅膀时，人群

立即欢声雷动，惊得马匹直立起来，老象也慌了神，象奴用铁刺才使它安静下来。国王再一次拥抱维拉塔，又向身后的仆从眨了眨眼睛，仆人捧出了一把宝剑：这是拉普塔斯王族的英雄父辈们使用过的剑，已经在王室的宝库中躺了上千年。宝剑镶着白玉的柄，剑身上用黄金镂刻着祖先的克敌制胜的符咒，连神庙的祭司和智慧的老人们都不认得这些古老的文字。国王把这剑中极品赠给维拉塔表示他的谢意，同时他以此授予他最高的军权，维拉塔接受它，就要担任统帅全军的大将军。

维拉塔没有接剑，他跪伏在地上对国王说："最慷慨最圣明的君王，请您恩准我提一个请求。"

国王低头对他说："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你只要开口，我就送你半个王国。"

维拉塔说："王上，求您把宝剑送回宝库，因为我已经起过誓，从今以后再不摸刀剑了。我今天杀死了我唯一的兄长，母亲只生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我却杀死了他。"

国王诧异地望着他，半晌后才对他说："为了我王国的安全，你就做个不佩剑的将军也无妨。从来还没有哪一个英雄面对如此强敌能像你一样领军作战，只要有了你，我的王国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我可以把腰带和马送给您，作为将军的标志。"

但是，维拉塔又一次伏在地上，回答说："王上，那看不见的神给了我一个信号，我的心已经明白了。我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这件事使我知道，凡杀人者必致杀兄。我不能做战争的统帅，因为刀剑中含着暴力，暴力是公正的大敌。谁犯下杀戮之罪，谁自己也将失掉生命。世事无常，人生苦短，请允许我在自己的余生中做个正义之人。"

国王的脸拉长了，周围一片死寂。人们惊恐地等待着一场风暴——世世代代有哪一个臣子敢当面反驳君主，有哪一个侯爵敢拒绝国王的赏赐！国王抬起头，看到那只象征王位的白鹭，想起那人的战功，脸上又开朗起来，他说："维拉塔，我先只当你是战场上最勇敢的战士，现在又发现，你还是王国中最正义的良臣。我的军队得不到你这位将军，我可不想再失掉你的辅佐。你来做我的大法官，就在宫殿的玉阶上判案。你明辨是非，定能使王宫免受壅蔽，百姓得享公正。"

维拉塔跪在国王面前，两手抚膝谢过国王，听命登上象背，与国王一起开进那座拥有六十座塔楼的都城，去领受百姓们山呼海啸般的欢迎。

从此后，维拉塔每日从早到晚在王宫玫瑰色的高台上以国王的名义做出公正的宣判。就像一架放上物品后要抖动许久才能称出重量的天平，维拉塔做出判决前总是深思再三，他那清澈的目光直逼犯人的心灵，他的提问就像一只打洞的獾，顽强地钻进各种事件的核心要害。维拉塔是个严厉的法官，但他从不在当天做出判决，审讯和判决之间总是隔着一个清凉的长夜。家人们常常看到他彻夜不眠，一个人在屋顶上踱来踱去，直到红日东升，反复掂量着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在宣布判决前，他把手和额在水里浸湿，使自己的声音更加清亮。宣判之后，他总要再问问犯人，是否觉得他弄错了什么。很少有人挑他的毛病，他们总是沉默着吻一下维拉塔的座位，低着头像接受上帝的惩罚一样接受一切。

即使对于罪大恶极之人，维拉塔也从没有判过死刑，他对别人的恐吓挑衅也从不反抗回击，因为维拉塔害怕再见到血。拉

普塔斯王朝的曾祖们用来处决犯人的那口圆井的井台，本已被污血染成了黑色，现在因为常年弃置不用，又被雨水冲刷成白色了。维拉塔把重犯人锁进地牢或把他们送到山里去砸石头，送到河边去推水磨。他尊重别人的生命，并以此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维拉塔的判决措词精当，几乎无懈可击，他发出的问题逻辑严密，语语中的，他的态度安详平和，从不感情用事。四面八方的农人们赶着牛车来请他调解纠纷，祭司们也来聆听他的说法，国王更是对他言听计从。维拉塔的声望像拔节的竹子一般日渐升高，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也忘记了他先前的雅号“宝剑之光”，而称他作“公道之泉”。

到了第六个年头，维拉塔有一日正在宫阶前审理案子，一群告状的人带进一个小伙子。这个人属卡扎冷部落，是信奉邪教、住在岩上的野人。他的双脚因为赶了几天的路已经伤痕累累，紧锁的眉头下，两只仇恨的眼睛凶恶地瞪视着人们。四根铁链把他那粗壮的手臂牢牢捆住，使他无法伤人。一干人众把他扯过来，按跪在阶前，然后自己也跪下，举起手表示要告状。

维拉塔惊异地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你们是谁，远方来的兄弟？你们捆着带来的那个人又是谁？”

来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弯腰行过礼，开口说道：“我们是住在东方的善良牧人，老爷。这个人来自恶魔的家族，是个野兽，他杀的人比他的手指头还要多。我们村里有个人不愿把女儿嫁给他，嫌他是不信神的蛮子，吃牛肉，还吃狗。他把女儿给了沟里的商人做妻子。这个家伙一气之下冲进我们牧场，在夜里把那个父亲和他的三个儿子杀死。后来，只要有人赶着牛羊靠近山界就会丧命在他手下，他杀了我们村里十一口人。我们忍无可忍，大家合起来抓住他，把他带到最公正的大法官这里，希

望您能使我们摆脱这个恶魔。”

维拉塔转脸去问那个被缚的人：“他们说的可是真话？”

“你是谁？是国王吗？”

“我是法官维拉塔，是国王的仆人，也是法律和正义的仆人。我的职责是判断真伪，消除罪孽。”

被缚的人沉默良久，然后厉声说：“你凭什么知道远方的事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你知道的不过是这些人的信口胡说！”

“你可以反驳他们，我可以从你们双方的说词中区别真伪。”

被缚的人轻蔑地抬起了眉毛：“我不跟这些人啰嗦。我在发怒的时候干了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你又凭什么能知道！那个为了钱出卖女儿的人死了是罪有应得，我杀了他的儿子和仆人也说不上有什么错。让他们告我吧，我瞧不起他们，也瞧不起你的判决。”

下面的人个个怒火中烧，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竟敢辱骂大法官！卫士们举起手中的刺棒要打他，维拉塔举手示意众人息怒，仍然平和地重复着他的每一个问题。原告们每有答话，他也照例再问一次被告，但是被告人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声狞笑：“难道你还妄想从别人的说词里找到真情么？”

当维拉塔终于审问完毕，正午的太阳已经笔直地晒到人们头上。他站起身准备先回家，打算像以往那样等第二天再宣判。但是那些告状的人们拦住了他：“老爷，”他们说，“我们走了七天才来到您这里，回去的路还得走七天。家里的牛羊没有人照料会渴死，家里的农田也等着我们的犁铧去耕种。求求您，请您现在就宣判吧。”

维拉塔只得重新坐下，带着为难的神色陷入了沉思。他过去从没有判过一个既不说话也不求饶的犯人。维拉塔思考的时

间很长，墙边的阴影随着太阳的移动也越来越长。最后他终于站起身来，走到井边用冷水洗了洗，冷却一下发热的头脑，对大家说道："但愿我所做的判决是公平的。这个人犯了杀人罪，他使十一个人平白失掉人身而去重新投生。一个人要关在母亲的腹中整整一年才能获得生命，这个犯人要为他所杀的每一个人坐一年的黑牢。他流了十一个人的血，所以要受十一年的鞭笞，用鞭出的血来偿还受害人。他可以留下他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凡人的手不能触犯神的权力。我希望我的话是公正的，因为我不是为报复某人而宣判的。"维拉塔说毕重新入座，原告们纷纷亲吻台阶表示他们的敬畏，被告却茫然地注视着法官疑问的眼睛。维拉塔又说："我事先请你对我说实话，对您的原告进行抗辩，你却一言不发。如果我的判决有误，你在神前也怪不得我，只能怪你自己不开口。我原本是想对你宽容一些的。"

被告发怒了："我不希罕你的宽容！你一句话就把我的生命拿去了，还说什么宽容！"

"我并没有拿走你的生命。"

"你拿了，拿得比那所谓残酷的砍头还要更残酷！你为什么不杀我？我杀了人，是一刀一枪痛快地让他们死，你却使我像个活尸一样埋在地下腐烂，只因为你怕见到血，是个胆小鬼！你的法律荒唐可笑，你的那些提问还不如严刑拷打！你杀了我吧，我是个杀人犯！"

"我对您量刑是有根据的……"

"你的根据在哪儿？法官？你用什么东西来'量'啊？你没有挨过鞭子，怎么知道鞭子的滋味？你数起年月来那么轻易，你以为阳光下的一年和地牢里的一年是一样长的么？你没有坐过

牢，哪能想到您从我这儿抢走的是什么？你这个无知的家伙还要冒充公正！世界上只有挨打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打，受苦的人才有资格谈论苦。罪人们没法惩罚你的傲慢，可你才是那个最有罪的人！我是气昏了头才杀了人，你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就夺走了我的一切，还说是公平。查查你天平的砝码吧，法官！不然就从法庭上走开，别等着摔下来！我诅咒那些随意处置别人的家伙，诅咒那些自以为是的蠢货！走开吧，你这个一无所知的法官！别用你的话再去祸害别人！”

被告满脸苍白，大喊大叫，听众们又开始躁动喧哗。维拉塔制止了大家，掉过头去轻轻地说：“我无权推翻在这个地方所做出的任何判决！但愿它是公正的。”

维拉塔起身离去，人们拖走了挣扎的被告。法官忍不住又回过头去：被告那一双眼睛恨恨不平地瞪着他。维拉塔心头掠过一阵战栗：这双眼睛酷似叛王帐前被他失手杀死的兄弟……

那个晚上维拉塔没有与任何人说一句话。陌生人的目光像烧红的箭头，灼伤了他的灵魂。家人们听见他整夜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直到晨光从棕榈树中升起也没有去睡觉。

维拉塔到庙里的圣水池里做过晨浴，然后面向东方祷告，随后再次回到家中。他换上黄色的朝服，严肃地与惊异的家人们打过招呼，独自一人进了王宫，那儿的门不论白天黑夜对他都是敞开的。维拉塔拜过国王，摸着他的袍边表示有所请求。

国王和蔼地低头对他说：“你的愿望碰到了我的袍边，维拉塔，在你说出它之前，我已经先准了它。”

“陛下，您任命我做您的大法官，我干了六年，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很公正。请您给我一个月假期，我要去查明真情。请

恩准我对您和其他人保密。我要做一个公正无瑕的人。”

国王很惊讶：“这一个月我的王国会怀念你的公正。我不问你去哪儿，但愿你能找到真理。”

维拉塔亲吻门槛谢过王恩，低着头退出了王宫。

他回到家里，把妻子儿女召集在一起说：“我要离开你们一个月，跟我道个别，但是不要问我到哪儿。”

妻子惶惑地望着他，儿子们的眼神里充满崇敬。他挨个吻了吻大家的前额。“现在回到你们的房间去，锁上门，我出去时不要偷看我的背影。在新月升起之前别打听我的行踪。”

家人们沉默着离开了他。维拉塔脱下朝服，换上一身黑衣，在千身千面佛的像前祷告一番，然后在多罗叶子上写好一封信。天黑下来之后，他从静悄悄的家里走出来，朝着城外的山岩走去。山岩下就是由废弃的矿坑改成的地牢。他在大门上使劲敲了几下，守门人从床上爬起来问他是谁。“我是大法官维拉塔，我要看一下昨天关进来的那个人犯。”

“我把他关在最下面的一层地牢里，老爷，要我带您去吗？”

“我知道那间牢房，你把钥匙给我就去睡觉吧。我走时把钥匙扔在你门前，别告诉别人我来过。”

守门人拿过钥匙和一盏灯，躬身交给了他。维拉塔点点头，他不做一声地退回去，重又入了睡乡。维拉塔打开山洞的紫铜大门，走进了地牢。几百年前，国王拉普塔斯就开始把战俘关进这个矿坑里，为后来的奴隶们日复一日地挖掘更深的地牢。

维拉塔进门后，又回身看了一眼在后门框里那一方星光闪烁的夜空，然后反锁上大门。黑暗裹着潮湿向他扑过来，在飘忽的灯光下，跳跃的影子如同一头寻寻觅觅的怪兽。在第一层还约略可闻外面的风声和猿猴的啼叫，在第二层就只剩下一片

寂静和寒冷。从岩石中飘过来的只有潮湿的霉味，没有一些儿泥土的芬芳。越往下走，他的脚步在一片死寂中就会发出更大的响声。

那间地牢在地下第五层的深处，世上最高的参天大树放下去也够不到洞口。维拉塔举起手中的灯，灯光落在角落里缩成一团的犯人身上，铁链动了一下，发出微弱的声音。维拉塔弯下腰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我认得你，人家让你做我命运的主人，你却践踏了它！"

"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我是国王和正义的仆人，来这里就是要为他们效劳。"

犯人阴沉地抬起头，直盯着法官的脸："你还想要我干什么？"

维拉塔沉吟半晌，然后说："我的话伤害了你，可你的话也同样伤害了我。我不知道我所做的判决是否公正，但是你的话却说对了一点：谁都不该用自己不了解的砝码去度量别人。我原来是个无知的人，现在我想了解真情。我过去已经送过上百个人到这个地牢里来，却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现在我想自己来体验一下，学习做个公正的人，将来走向轮回的时候，身上没有罪过，也不欠别人的债。"

犯人愣在那里，只听得见他身上的锁链瑟瑟作响。

"我想知道鞭子打在身上的滋味，体会被铁链锁起来时心灵的感受。我要代替你在这间牢房里待一个月，以便弄清楚我对你的判决真正的分量，那时候我将重新站在宫阶上宣判，成为一个真正了解每一种刑法的分量和轻重的公正法官。这一个月里你是自由的，我把钥匙给你，你到外面去享受一个月的阳光和生命，然后再回来换我——那时候我在这黑暗中将会获得智

慧之光。”

犯人呆在那里像一块石头，身上的镣铐也停止了抖动。

“你要先向那无所不至的复仇女神起誓，在这个月内不向任何人说一句话。我把自己的衣服和钥匙交给你，你上去后把钥匙丢在守门人的屋前就行了。走之前，你还要再指着千身千面佛发誓，一个月后保证把这封信送给国王，放我出去继续主持正义。你愿意发这个誓吗？”

“我起誓！”犯人颤抖的嘴唇里挤出来的声音像是从地心深处发出来似的。

维拉塔打开对方的锁链，脱下自己的衣裳：“拿去吧，把你的衣服给我，挡住你的脸，别让守卫认出你。拿这把刀把我的头发胡子剃掉，让那些人也认不出我是谁。”

犯人拿起刀，手却抖得抬不起来。法官的眼睛威严地逼视着，他只得照着做了。犯人沉默了许久，忽然扑倒在地上喊叫起来：“老爷，我不能让你替我受难，我杀了人，手上沾了别人的血，你的判决是公正的！”

“你和我现在都无权做出判断，好在要不了多久就会弄清楚啦！走吧，照你的誓言去做，在新月升起那天去见国王，让他放我出来。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以后的判决也不会再有失误。快走吧！”

犯人跪在地上亲吻他脚下的泥土……

门沉重地关上了，灯光在墙上闪了一下，无边的黑暗立刻淹没了时间。

次日清晨，无人认识的维拉塔被狱卒带上山岩接受鞭笞。当扭动的鞭梢第一次落在他赤裸的背上时，维拉塔忍不住喊了一声，然后他咬紧牙关硬挺着。七十下之后，他已经昏了过去，人

们把他像死猪一样拖了回去。

维拉塔在囚室里醒了过来，背上像火烤一样难过，额头上却感到一阵清凉，他还闻到了青草的芳香，一只温柔的手轻抚着他的头发，止痛的圣水涓涓下滴。维拉塔撑开自己的眼皮：是门卫的妻子正在他身边关心地为他擦洗额头。当他睁大了眼睛，对方的目光中亮起了同情之星。烧灼的鞭伤使此刻的维拉塔看到了痛苦与怜悯的意义，他朝她微笑着，忘掉了自己肉体的磨难。

第二天，他已经能够欠起身，用手去触摸冰凉的肢体，他觉得自己迈进了一个新世界。第三天伤口结了疤，他又有了知觉和气力。维拉塔悄悄地坐在铺上，数着墙上滴下来的水珠去感知时光的流转。水滴把沉默分解成许多个小节，慢慢积成日夜，一如生命堆积起几千个日夜，渐渐长成盛年，又慢慢变成老年一般。没有人朝他说一句话，地牢的寂静和黑暗甚至溶进了他的血液。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悄悄冒出一股回忆的彩泉，泉水淙淙，汇成一口清澈的池塘，池水里映照出他过往的全部生活经历。互不关联的事件走到一起，在摇曳的心镜中成为清晰单纯的图像。他审视着镜中的世界，一动也不动，感到自己的神志从未有过这样的清明纯净。

日复一日，维拉塔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黑暗中的东西渐渐显出了它们的轮廓。在静静的观照中，淡淡的求知欲无目的地流泻着，与回忆的光环玩弄着变幻形状的游戏，仿佛狱中的囚徒用手去探摸地下的燧石。纹丝不动地隐身在黑暗中，忘却了自身的存在，维拉塔更强烈地感到了千身千面佛的威力。他觉得自己行走在众生之间却无涉无求，摆脱了欲望的奴役，跨越了生与死的界线，从此无挂无碍……解脱肉体的向往，消除

了一切尘世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在黑暗中下沉、下沉，一直沉进了岩石和大地的根部，在那里孕育着一个胚芽，或许是只虫儿也未可知，在泥土里或是植物的杆中蠢蠢而动；要不然干脆化作了岩石，冷冰冰地去享受大自然。

维拉塔忘却尘世的欲望和自己的生死安危，沉迷于天界的秘密中十八天之久。他对别人所施的惩罚手段，在他却成了莫大的享受。他开始觉得，人世间的种种罪孽在永恒的大智慧面前，只是些过眼烟云一般的梦境罢了。到了第十九夜，维拉塔忽然从恶梦中惊醒了，恐惧使他全身震颤，两只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个世俗的念头像一根烧红的钉子钻进了他的额头：那个囚犯如果不守誓言，忘掉了他，那么他就得在这儿躺上几千个日夜，全身的肉都会从骨头上脱落殆尽，舌头也会僵得不能再说话。求生的欲望像一头挣脱束缚的豹子，在他的身体里凶猛地暴跳着，恐惧、希望、恼恨、急躁等等凡人的痴迷一起涌进了他的灵魂。他不能再思考万象之神永恒的生命，而只能为自己着想。他的眼睛渴望光明，他的两条腿渴望逃出山洞，去跳跃奔跑。他想念妻子和儿子们，想念他的房子和家产，想念尘世间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享受。

从这一天起，原来如脚下一池死水的时间，突然在他的感觉中变成了汹涌的大潮，逆着方向朝他冲过来。维拉塔希望这股大潮卷着他尽快走向自由的一刻，那潮水却总是逆向而来，他则像个绝望的落水者，喘着气与每一个钟点搏斗。墙上的水滴总是犹豫着不肯落下，两滴水珠之间的距离长得令人无法忍受。维拉塔再也不能久久地躺着不动了，一想到那个人可能会忘掉自己，他将要在这囚室坟墓里悄悄烂掉，维拉塔就会像陀螺一般转起圈子。牢里的寂静使他感到窒息，他对着石头大喊大叫，

咒骂自己，咒骂诸神和国王，十个指头在岩石上抠出血来，他还不断用头去撞牢门，撞得昏死过去，一旦苏醒就又开始重复这些动作，活像一只发疯的老鼠，在四堵墙之间狂奔不已。

从离家的第十九天起到新月重新升起，维拉塔一直生活在恐怖的世界里。因为惧怕将来的苦难，他吃不下饭，喝不进水，他的大脑抓不住一个念头，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只有他的嘴唇还在数着墙上的水滴，以分割那无尽的时光，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满头乌发已经忽然间如霜似雪了。

第三十天，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喧闹，旋即又归于平静。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有脚步声走过来，门被打开了，外面灯火通明，国王站在维拉塔面前。他亲切地拥抱了牢中的法官，对他说："我一切都知道了。你做的事太伟大了，前人记在史书上的丰功伟业也比不上它。它将成为不朽的星辰，永远光照后世。出来吧，让神的火光照亮你的脸，让百姓们瞧瞧他们公正的大法官！"

维拉塔用手遮住了脸，他久于黑暗的眼睛被强烈的光线刺得生痛，太阳穴里的血管突突乱跳。他像醉汉一般站起身，两个仆人赶紧扶住了他。出门之前他说："陛下，您说我是公正的法官，我现在却知道，每一个宣布正义的人，同时也在行其不义，并且使自己担罪。还有很多人因为我的宣判关在地牢深处，我如今才明白了他们的苦难，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相互抵偿。圣上，请您恩准他们出去，让百姓们散开，我在他们面前感到很羞愧。"

国王使了个眼色，卫士们赶散了外面的众人，一切又归于寂静。国王说："你过去在宫阶高处审理案子，以后我要请你坐在我身边，我要亲自听取你的建议和忠告。你经历了如此痛苦的体验，比任何一位法官都更有智慧，我也要分享你的廉直公

正。”

维拉塔抓住他的膝盖恳求道：“仁慈的君王，请不要再赐我官职！自从我知道，谁也无权做别人的法官，我就再也讲不出道理！惩罚是神的权力，不是凡人的事。谁触犯别人的命运，就会犯下罪孽，我要让自己的余生不再有罪孽。”

“那你就不要做国家的法官，”国王回答说，“给我做个参议吧。不论在战时还是太平时候，帮我出出主意，当我处理政务时提醒提醒，让我做个公正的君王。”

维拉塔又一次抓住国王的膝盖：“别给我权力，陛下！权力总要刺激人行动，哪一个行动能完全公正而又不伤害别人呢？陛下，如果我建议出战，就会有死亡，我说一句话，就可能会造成我无法预料的后果。要想公正，就不能去做与人有关的任何事。我一人独处的时候，一句话都不用说，那才是最纯洁无瑕的生活。请准许我在自己家里平安度日，除了敬神不再做公务，陛下，请让我做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实在不愿意放你走，”国王说，“但是谁能反驳你这样的圣人呢？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吧。有这样一个不犯错误的圣人是我们王国的骄傲。”

他们出了大门便分手道别。维拉塔甩掉一切公务，自由地踏上了归程。他独自走着，体味着阳光下甜蜜的空气，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在他的身后，忽然响起赤脚走路的声音，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被特赦的囚犯。那人吻着他的脚印，羞涩地行了礼便消失而去。维拉塔露出了微笑，这是自从他看到兄长的眼睛后第一次发笑，他快乐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维拉塔的家居生活充满了光明。他一醒来就开始做祷告，感

谢上苍使他能够重见天日，再次享受到地上的鸟语花香。他把每日的呼吸饮食都视做造物的馈赠而为之欢欣莫名，满怀虔敬地去触摸自己活生生的肉体，体会妻子温软的肌肤，欣赏儿子们强健的骨架，惊叹造物的神奇。想到从此再不必去干预别人的命运，不必再与那看不见的神为敌，他的灵魂便有些飘飘然。维拉塔坐在那里整日阅读圣贤之书，闲来就去练一练修身的功课，澄神静虑，观察思悟，琢磨圣人的道理。他的心志越来越澄明，对下人越来越谦和，家人对他也越来越爱戴。对周围的穷苦人，他是个施助者，对不幸的人他又是一个劝慰者。人们在梦中祝福他，称他为"良言的沃土"，原先的两个雅号倒湮没了。不光是周围的邻里来向他讨教，连远方的陌生人也慕名来求他调解纠纷。尽管维拉塔早已不再是大法官，他现在却毫不吝惜自己的言词。他已经发现，忠告胜过命令，调停胜过审判，不必用强力便可以对别人的命运施加善意的影响使维拉塔感到很快乐。能这样清清白白做人，他对自己的中年颇为满意。

宁静的日子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六年。维拉塔的性子越来越淡泊平和，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争吵。他总是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一点小小的虚荣就大动干戈，扰攘不休，眼前即是大千世界、天宽地阔，何不潇潇洒洒去享受人生之乐！他从不艳羡任何人，也没有人妒嫉他。在人欲横流的浊世中，维拉塔的家园远离了外面的滚滚红尘、浮躁纷扰，像一方清静的小岛。

六年后的一个傍晚，维拉塔已经躺下休息，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和扑扑的抽打声。他跳起身来，看到自己的儿子们在外面用马鞭抽打一名跪着的家奴。那家奴的背上已经血迹斑斑，两只眼睛痛苦地大睁着。蓦然间，维拉塔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兄长

死后的那双眼睛。他冲出去，拦住儿子的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那个仆人本是运水的奴隶，每天负责用木桶从远处的井里往家中送水。他借口中午天热无力，几次误了送水的时间，已经挨了几回打。昨天他又受了一次重罚，这个小子居然敢逃跑，刚到了河对岸的村子，就被少爷们骑马追上了。少爷们把他拴在马后边，半拖半跑带回家，他的两只脚都已溃烂。家里这顿躲不掉的责打，是为了警告他和别的奴隶，杀鸡给猴看（别的奴隶们这时候正在后面吓得发抖），不是维拉塔出来拦住，怕不打死了他！

维拉塔低头看着挨打的奴隶，那人脚下的沙子已经被血浸透，惊惧的眼睛看着众人，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维拉塔想起自己在黑牢里经历过的恐怖，就对儿子们说："放了他吧，惩罚得够了。"

挨打的奴隶趴下吻他脚下的泥土，恼恨的儿子们第一次带着不满离开了他们的父亲。维拉塔踱回屋里，下意识地去洗他的前额和两手。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又充任了一次法官，对别人的命运做了判决，六年来，他第一次失眠了。

维拉塔躺在黑暗中，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奴隶的眼睛（或许是死去的哥哥那双眼？）和儿子们悻悻的神情。他一再问自己，儿子们对那个奴隶是否有欠公正？为了一点怠惰就使家里的沙子染上血迹，为了一件小事的延宕就鞭笞活人——深深的负罪感烧灼着他，比当年毒蛇一般打在他背上的皮鞭还要使他痛苦。当然，今天挨打的不过是个奴隶，他从娘胎里出来就被王法剥夺了自由。然而，国王所定的一定合乎神的正义么？一个人完全支配他人的身体，任意宰割、践踏别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

难道是无罪的么？

维拉塔从铺上直起身，点着灯火，捧起经书寻找答案。书里没有哪句话指出人和人除了种姓以外还有什么差别，造化中的万物对于慈悲之心本无远近之分。他如饥似渴地埋头于经书，竟然熬干了灯油，灯花最后跳跃一下，终于熄灭了。

黑暗从墙上涌了过来，屋子里有些神秘莫测。维拉塔觉得这不再是他熟悉的那个空间，而变成了地心深处的囚牢。正是在那间阴暗的地牢里，他曾经充满痛苦地意识到，自由乃是人最深层的需要，人无权把别人关起来，不管是一年还是一生。那个奴隶却被他锁进了自己意志的镣铐中，只能听命于他随心所欲的支配，一辈子也没有自己迈步的权利。维拉塔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着，心里越来越敞亮。他又一次明白了，只要自己仍然按照世俗的法令而不是照着神的法令去奴役别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的生活就仍然摆脱不了罪孽。他低下头开始祈祷："感谢您，千身千面神。您现出种种宝相令我逃出罪恶，我虽然看不见您的意志，却找到了接近您的道路。请让我兄弟怨恨的眼永远伴着我，替我守望，我愿为他受苦，赎清我的罪，从此性相清净，不愚不妄。"

维拉塔的脸上一扫烦恼，目光炯炯，走到外面去仰望星辰，黎明时清冽的风使他心旷神怡。他穿过花园走到河边，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便跳进圣河里沐浴，然后回家去见正在做晨祷的家人。

维拉塔微笑着与众人问过早安，朝屋里的妇人们招招手，对儿子们说："你们都知道，这几年我只操心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做个没有过失的正义之人。但是，昨天就在我的房子里，一个活人流了血。我要洗刷这些血迹，清偿我的屋顶下发生的这桩

罪过。昨天那个为了一桩小事而受到重罚的奴隶应该获得自由，从现在起他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免得他将来到神那里去控告我们。”

他的儿子们沉默地站在那里，维拉塔感觉到这沉默里的敌意。“我觉得你们不喜欢我的话，我很愿意听听你们的意思。”

“对一个犯了错误的奴隶，你要给他自由，用奖赏代替惩罚，”长子说道，“我们家有很多仆人，不缺这一个。但是，做一件事总会引起一些后果，招来一些麻烦。你放了这一个，其他的人也要走，你怎么留得住他们？”

“谁想离开我，只能让他走。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命运，这样做是有罪的。”

“你这样做等于放弃法律给我们的权力，”二儿子开口说，“这些奴隶属于我们，就像这些土地和地上的树木，还有树上的果子都属于我们一样天经地义。他们伺候你，也把自己托付给了你，你与他们是连在一起的。这可是千年的老规矩：奴隶不是自己的主人，他是他主人的仆从。”

“神的法律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是每个呼吸着的口唇都拥有的生命。多谢你的提醒，我过去太自以为是，竟不知自己多年来占有别人的生命，犯下了大错。我现在明白了，一个正义之人岂可把别人当做牲畜！把他们都放了罢，我不要在世上开罪于他们。”

儿子们一脸的不服，大儿子恶声恶气地问道：“那让谁去浇灌稻田，谁去照管水牛？你发了疯，要我们都去做奴隶吗？你自己从来没动过一个指头干活，也不关心别人怎么替你操劳，连你躺卧的席子里都浸着别人的汗水。你睡觉的时候，仆人们还在为你打扫哩！你一下子把他们都放走，难道让你的亲骨肉们

去伺候你么？大概我们还得把牛从犁上解下来，自己套上绳子耕地，免得鞭子打疼了牛吧！牛也是条命，神也给了它一口气呢！父亲，请你别碰这世上的东西，那也是神的意志。土地不会自己长粮食，要用暴力开垦才能逼它献出果实。暴力和强权才是天下通行的法律，我们没法放弃它。”

“我要放弃它！因为权力中极少有正义。我不愿在世上做个不义之人而遭受业报。”

“占有就是权力，不论是占有奴隶、牲畜还是土地。你是所有者，你就得做主人，占有者必定与他人的命运连在一起。”

“我要摆脱所有使我犯罪的东西。我命令你们，把家里的奴隶全部放走，自己动手养家糊口！”

儿子们眼里喷火，怨气冲天。大儿子说：“你自己声称绝不勉强任何人的意志，为了怕犯过失，你连奴隶都不肯命令，倒要来命令我们，妨害我们的生活。我问你，你那神的公道到哪儿去了？”

维拉塔语塞了。当他抬起头，看到儿子们眼睛里熊熊燃烧的贪欲之火，一阵厌恨袭上心来。他小声说：“你们说得对，我不想勉强你们。你们把房产拿去分了吧，我不要产业，也就没有罪过了。你的话有道理，谁做主人，就会使别人不自由，更会使自己的灵魂不自由。谁想活得清白，就不该占有房产、婢仆，不该靠别人生活，喝别人的血汗，也不能贪恋女色和美食。独自一个人才能与神同在，自足的穷人才能拥有神。我宁可舍弃这个尘世去接近那看不见的神。你们把产业拿去分吧，不要争闹。”

维拉塔转身走了，他的儿子们吃惊地站在那儿；虽然他们的贪欲得了满足，灵魂深处也还是泛起了几丝羞愧。

维拉塔把自己锁在小屋里，不理会外面的喊叫和喧哗。等到夜幕降下来，他才开始动手收拾行装：一根手杖，一只化缘的钵，一把砍柴的斧子，一把路上充饥的果子，还有写在贝叶上的经书。他挽起衣裤，悄悄走出门去，再没有回头看一眼他的妻儿和家产。维拉塔走了整整一夜，来到他当年抛剑的河边，涉过浅滩，沿着河岸向上游走去。那里没有人烟，没开垦过的丛林还不识犁铧。

朝霞升起时，他来到一片林中空地。闪电击中过一棵古老的芒果树，在密密的丛林中烧出这块空档。河水在这里打了一个弯，缓缓地流过去。一群鸟儿落在低岸上，毫无顾忌地在浅水中嬉闹。宽阔的河面很敞亮，密林中的大树投下清凉的阴影，抵挡了烈日的烘烤，电火劈下的树枝干柴还四散在地上。维拉塔在这块空地上四处察看一番，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小屋，远离尘世人间，观照造化，清清净净度过余生。

他的小屋用了五天才造成，因为维拉塔的双手早已不惯劳作。房子造好后，日子也还是不轻松。他白天得去林中采集果实，还得与屋外疯长的植物抢夺空间。在空地的周围，他栽上了一圈刺桩，防备晚上的饿虎来拜访。再没有人类的声音干扰他的生活，时间像门前的河水，静悄悄地流淌着、更新着。

只有鸟儿照样飞来，它们不惧怕那个隐居的老人，不久便在他的小屋上做起了窝。他为鸟儿撒下草籽和硬果，使鸟儿们对他的手失去了戒心。只要他一招手，鸟儿们就会从树上飞下来，放心地让他抚摸，有一天，他在林中发现一只腿上受伤的小猴子躺在地上啼叫得像个孩子。维拉塔把它带回来养大，小猴子机灵顽皮，常常学着他的样子做事，像个忠实的小仆人。尽管周围都是和平的生物，维拉塔还是知道，动物世界也像人类

一样有暴力和罪恶。他看见鳄鱼怎样互相追逐撕咬，长嘴的小鸟从水里捕食活鱼，狡猾的蛇躲在后面，乘其不备又缠住了正吃鱼的水鸟——这是仇恨女神布在大地上的一条残酷的毁灭之链，他的理智无法否认这个法则。旁观者的身份令他愉快，他不必去参与这种生存竞争的厮杀，也就与罪孽划清了界线。

维拉塔有一年多没见过任何人。有一次，一个猎人踩着大象的脚印寻找水源，从对岸看到一副奇观：晚霞照耀下的林中，有一座小小的木屋，屋门前坐着一个白胡子老人，鸟儿站在他的头上，一只猴子拿着斧头在他的脚下砸坚果。老人盯着树梢招一招手，五彩的鹦鹉就像一片金色的云飞到他的手上。猎人以为看到了仙人，"他能让鸟兽作人语，一抬脚地上就开出鲜花，吹口气儿就能追星赶月！"猎人放弃了他的猎物，急急忙忙赶回家去报告这件希罕事儿。

第二天，岸边挤满了好奇的人，远远地窥探"神仙"，他们中间有人认出他是离家出走的维拉塔。消息传到国王那里，国王正在思念这位贤人，马上乘着有二十八个奴隶划桨的大船，逆水赶到维拉塔的小屋前。国王踩着地毯来到这位隐居者的身边。维拉塔已有一年多没有听到过人的声音，他羞涩地站在客人面前，手足无措，忘记了下拜，只是嗫嚅着说："陛下，欢迎您驾临寒舍。"

国王拥抱了他："这些年我一直看着你走向完善，我来这儿是想瞧一瞧一个正直的人该怎样生活，我也想学一学呢！"

维拉塔躬身行礼："陛下，请原谅，我为了躲避凡人的业障，已经忘记如何与人相处了。孤独的人只能自悟而无以教人，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算不算智业，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否真快乐。世外人的智慧对别人没有用处，旁观者的法则也不足

为俗缘中人所取，陛下，原谅我不能给您任何忠告。”

维拉塔又要行礼，国王抱住他问：“你有什么愿望要我来满足吗？或者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的家人？”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陛下，或者说，地上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有过家、有过孩子了。没有家园的人才享有全世界，放弃一切的人才拥有整个生活，没有罪孽的人才能享受安宁。除了清白，我在这一世别无所求。”

“祝你一切如意，不要忘记我！”

“我记着神，也就记着你和世上所有分享他生命的人。”

维拉塔再一次弯下身去，国王的船顺水漂走了。以后的几个月，无人再来造访他隐居的地方。

维拉塔的声誉像一只白色的鹰，迅速飞遍了全国。在遥远的山村和海边的小屋里，人们都在传颂他的故事：那个人为了圣洁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家业。维拉塔又获得了第四个美名“寂寞之星”。祭司们在神庙里称颂他的德行；国王对臣仆们夸奖他的大智；法官们在宣布判决之后总要加上一句：“希望我像那无所不知、与神同在的维拉塔一样公正。”

后来常常有一些失意的人，看破了人世的虚妄，效法维拉塔散去家财，离开故乡到森林里来，也造起一座小木屋，过起了神仙的日子。榜样对人有强烈的诱惑力，一个人的行为会唤起其他人的欲望，使他们从迷梦中醒来而投身行动。这些梦中醒过来的人看到自己生命的空虚，看到自己手上的血和心中的罪孽，他们就会像维拉塔一样出家隐居，盖一间草棚，采一把野果，除了修行外别无他求。这些林间的修士如果相逢在采果子的路上，他们从不交谈一句，免得生出新的瓜葛牵绊，只是各自在目光中露出谦和的微笑，互相传递心里的善意。百姓们

把那片林子称做“虔敬者的营地”，没有一个猎人到这里追杀猎物，怕血腥气玷污了这块圣洁的土地。

有一天早晨，维拉塔正在林中散步，看见一位隐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弯下腰想扶起那个人，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维拉塔合上死者的眼睛，为他做了祷告，然后试图把死者扛到丛林外面去火葬，送这位兄弟的灵魂去超生。但是，长期食野果的生活使维拉塔的双臂再也没有力气托起这样沉重的东西，他只好走到渡口边最近的一个村子去找人帮忙。

村民们看见这位修士到来，立刻尊敬地围拢来听他的吩咐，很快就有人去砍树堆柴，准备葬礼。维拉塔所到之处，妇人们纷纷低头行礼，孩子们站在一旁惊异地看着这个默默走路的陌生人。有些男人走出家门，亲吻这位贵客的衣衫，请求他的祝福。维拉塔微笑着穿过人群，他觉得自己离开人们之后，对他们反而爱得更强烈，也更纯洁。

当维拉塔与人群一路招呼过，来到村边上最低矮的一座房子前，发现那里有一双妇人的眼睛，正在充满仇恨地紧盯着他——他不禁吃了一惊，仿佛又看到了被自己杀死的哥哥那双久已被淡忘的眼睛。隐居的生活使他不再习惯面对仇恨，他想使自己相信，那只是一个错觉。但是，那双乌亮的眼珠仍然充满敌意地看着他。当维拉塔定下神来朝那座房子走过去时，妇人恨恨地转身进屋了。维拉塔觉得，在昏暗的屋子里，那双眼睛好似藏在丛林中的老虎眼一般仍然灼灼闪光，使他心里阵阵发毛。

维拉塔心想：“我从没见过这个人，怎么可能得罪了她？”他对自己说：“一定有什么事弄错了，我得去澄清一下。”他走到屋前，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人答话，他却能感到那陌生妇人

的一腔敌意就在近旁。维拉塔耐心地敲下去，像个乞丐一样谦卑地守在门口等着。门终于慢慢打开了，一张阴沉的脸对着他，“你还想要什么?”她大声吼着，两只手紧紧抓住门框，愤怒得几乎无法自持。

维拉塔只是紧盯着她的五官，断定自己以前绝没有见过她，心上立刻一块石头落地。那妇人还很年轻，而他在林中不见人已有许多年了，绝不可能与她狭路相逢而伤害了她。

“我只想向你问个安，陌生的妇人，”维拉塔回答说，“也想顺便问问你，为什么看着我生气，我难道是你的仇人，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么?”

“对不起我的事?”——她的嘴里发出一声惨笑，“一点小事，只有一点点：你抢走了我的丈夫，把我的家变成了空房，使我生不如死！快走开吧，别让我再看见你，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维拉塔看着她，她的眼神里透着疯狂。这个女人一定是发了疯，他想。他转过身准备离开，嘴里说：“你一定是认错了人，我在林子里独自生活，根本与世无干，你看错啦!”

她在他身后大声喊：“我当然认得你，维拉塔！人家叫你‘寂寞之星’，说你有四大美德。我可不赞美你这个伪君子！我要向天上的神控告你！你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过来看看!”

妇人拽着吃惊的隐士走进自己家，推开一扇低矮的门，拉他去看那昏暗的角落：草垫子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毫无声息地躺在那里。维拉塔低头一看，立刻惊得退后一步，那是一个男孩的尸体，两只眼睛睁开着，酷似哥哥死后的神情。妇人扑倒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这是第三个了，我最后的一个孩子，你把他也杀死了，凶手！他们还叫你圣人，说你是神的仆人!”

维拉塔满腹疑窦，刚要开口反问，妇人扯着他又开始数说：

"看那儿，看那张织机的空凳子！我男人帕拉蒂卡原先就在这儿织白麻布，他是全国最好的织工！远远近近的人都来找他干活，他的工作养活我们一家人，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心。我的帕拉蒂卡本来又善良又勤快，他不跟坏人来往，也不逛街串巷。我们生养了三个孩子，指望他们长成像父亲一样的善良正派的男子汉。可他忽然听一个猎人说——神灵呵，要是那个生人不来就好啦——他听说有个人放弃了家业去修行，肉体凡胎想修炼成神，还自己在林子里盖了间草房子。帕拉蒂卡从此闷闷不乐，晚上胡思乱想，少言寡语。有天夜里我醒来一看，他已经离开我到你住的那座隐士营地去了，说是要在那里一心一意供奉天神。他想着神可就忘了我们，我和孩子们是靠他养活的呀！家里开始受穷，孩子们饿着肚子，找不到面包，一个个都饿死了，今天是最后一个。都是你害了他们，你带坏了我的丈夫！你要修炼成神，我的三个孩子却要为此送命。你拿什么来赎这个罪？要是我到司生死的神那儿告你，你还有什么可说？我可怜的孩子们受尽折磨的时候，你躲在林子里喂鸟儿，对别人的苦难不闻不问，你引诱一个正派人放下工作，抛开待哺的无辜孩子，胡说什么置身世外比好好生活离神更近，这般狂妄该当何罪？"

维拉塔面色苍白，颤抖着嘴唇为自己辩白："我只想自己这样做，并没有存心教唆别人。"

"你的智慧在哪儿？你号称圣人，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也不懂么？世上的一切皆由神定，凡人哪儿逃得脱孽报的法轮！你这个妄自尊大的人，以为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张么？还想教训别人哩！你看吧，你的蜜糖是我的毒药，你活着，我的孩子却得死！"

维拉塔沉思半晌，俯身行了个礼："你说得对，妇人。从痛

苦中得到的真理远胜于悠闲中的思考。不幸的人使我警醒，我兄弟那痛苦的目光使我见到真情。我的确是妄自尊大，算不上神前恭顺的仆人，你的痛苦教我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心现在也与你一样痛苦。请原谅我吧，我已经知错了：我对你犯下了罪，也许还伤害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活在世上是有罪的，我要从林中搬回去，帕拉蒂卡也会回来，与你再生几个孩子来补偿你。"

他又行了礼，吻了她的裙边。妇人的怒气全消散了，她不知所措地目送他渐渐远去的身影。

维拉塔在他的小木屋里又过了一夜，看着白色的星斗从天幕深处闪现出来，又看着他们在黎明时渐次熄灭。他最后一次给鸟儿们撒下食物，吻别了它们，拿起手杖和钵子，像几年前来时一样又走回城里去。

听说圣人又离开他的隐居处回到城里，居民们纷纷从胡同里拥出来看稀奇，也有人心中暗忖：他不要是来报告什么坏消息吧？维拉塔从敬畏的人群里穿过，试图用自己惯常的微笑来答谢众人，却无论如何做不到。他的眼神过于严肃，嘴唇僵硬地抿在一起，不肯听从他的意志。

维拉塔就这样来到王宫，国王散了朝，一个人坐着。看到维拉塔走进来，国王站起身准备拥抱他，他却一拜到地，拉着国王的袍边似有所求。

"我答应你的一切请求，"国王说，"能为一个虔敬的圣人提供帮助，这是我的荣耀。"

"请不要称我圣人，陛下，"维拉塔回答说，"我过去并没有走对路。我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您的阶前。就是在这同一个地方，我请求您解除了我的公务。我本想躲避一切俗业，求得

人生清白，谁料仍旧不能解脱众神套在凡人身上的罗网。”

“我无法相信，”国王说，“你远离尘世，能伤害谁呢？你与神同在，哪儿来的罪过？”

“我并非有意犯下过错，您知道我是想从一切俗业中逃开，可是，我的双脚离不开大地，我们的行为也逃不脱那天地间的大法。无为亦是有为，行善行恶事不由人。我逃开本分去侍奉神，反倒成了无用之人，罪加三等。因为我只奉养一己之身，于他人无益，也于神无益。所以我现在又想还俗，干点活儿。”

“你的话很奇怪，维拉塔，我弄不明白。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一定让你如愿。”

“我不愿意再做化外之人。‘自在非自在，无为实有为’，倒不如在世上顺其自然，量力而为，不问因果。我们凡人只能低头尽自己的本分，神才知道万物万事的因果始终。陛下，请您赐给我自由，让我摆脱自己的意志，因为一切人的意志都还是虚妄，尽责才是真正的明智——陛下，我将感激您的恩典。”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要我给你自由，又要我给你职务。难道听人驱使的奴仆倒是自由的，那吩咐别人的倒是受了拘系么？我不懂。”

“陛下，您心里不懂这件事才好，不然您还怎样做皇帝呢？”

国王沉下了脸：“你是说，在神面前，君王反不如仆役和奴隶？”

“神面前无所谓高低大小。人只要尽职尽责，无念无欲，也就摆脱了罪孽，与神同在了。如果有谁自作聪明，以为他能回避劫波，那就落入了虚妄的孽障。”

国王仍然一脸不悦：“照你说，世上的职责也没什么分别了，君主和奴隶的职责在神和人的眼里难道没有大小之分吗？”

“对人来说，有些功业会显得伟大一些，陛下，而神对每个

人一视同仁。”

国王悻悻地盯着维拉塔，一阵阵怒气攻心，正欲发作，见对方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惶恐，一头白发微微抖动，转念一想，这个老夫子怕是犯了老天真吧。他有心试探一下，便嘲弄地对他说：“那么你到我宫里来养狗如何？”

维拉塔俯身行礼，并亲吻台阶感谢王恩。

从那天起，这位先前享有四大美名的白发老人在宫里做起了狗倌儿，与奴隶们一起住在下房里。他的儿子们为他感到羞耻，绕着圈子躲开他住的地方，以免被人当面认出他们的血统。连祭司们也避开了这个身份卑贱的老人，只有街上的百姓们在这位昔日的大法官牵着狗经过的时候，还来指点围观过几日，但是他从不理睬众人，人们也就渐渐散去，不再对他感兴趣。

维拉塔每天从早到晚尽职尽责。他为狗洗澡，为狗擦癣抓疥、送食喂水。过不了多久，狗群就对他百依百顺，他也喜欢上了这些狗。他那张年老齿豁的嘴很少对人说话，却常对狗露出笑容。他的余年悠长平静，维拉塔很知足。国王在他之先驾崩，新王上任后根本不知他是谁，有一次因为一只狗对国王狺狺了几声，国王就用手杖抽打维拉塔。别的人更是早已忘记了他的存在。

当维拉塔享尽天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尸体与奴隶们一起埋进了乱葬岗子。没有人悼念这位曾经享有四大美名的圣人，他的儿子们避之唯恐不及，祭司们也不肯为他唱一首超度亡魂的经文。只有那一群狗嚎叫了两天两夜，尔后也忘掉了他。维拉塔的名字既没有在帝王的编年史上留下痕迹，也没有在圣贤书中留下记载。

（文　珂　译）

蜡烛台记

四五五年六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下午三点钟，两个身材魁梧的斗兽士刚刚结束与一群赫开尼亚种公猪的搏斗，成千上万的观众中便开始蔓延起了不断增长的骚动。最初近旁的人注意到，有个信使走上了用地毯和雕像装饰豪华而且与普通观众隔离开的观礼台。皇帝马克西姆就坐在观礼台上他的宫廷官员们中间。信使浑身尘土，显而易见，他是在急速驰骋以后才跳下马背的。他报告过带来的消息，皇帝就立刻一反惯例在富有刺激性的表演中间起身离去了。全部宫廷人员也都引人注目地手忙脚乱，紧随在皇帝身后边。于是元老院议员和达官显贵们的专用席位很快便空无一人。这样令人惊讶的撤离不会没有重大原因。急速的号声又在宣布新的一场斗兽，而且一头乱蓬蓬黑色鬃毛的努米底亚狮子已经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从打开了的栅栏里被驱赶着走向斗兽士的短刀了，但是没有效果。疑虑重重、惊恐不安的面孔上都溅起了苍白的浪花。不明究竟的骚动巨浪已经无法抗拒地发生了，而且从一排座位涌向另一排座位。有的人一跳而起。有的人指点远处上等人物空空如也的座位。有的人发问，有的人叫嚷，有的人惊呼，有的人发出嗞嗞声表示不满。乱纷纷的谣言，不知道最初是谁说的，这时候一下子便传了开来：地中海可怕的海盗汪达尔人的强大舰队在普尔图斯港登陆了，而且正在进逼这座无忧之城的途中。汪达尔人！这个词开始是口头相传的轻声耳语，然后就突然变成了刺耳的高呼："野蛮人！野蛮人！"数百人的呼喊，数千人的呼喊，犹如隆隆雷声响彻了石砌台阶的圆形斗兽场。现在庞大的人群都陷入了恐慌狂躁之中，往

出口处挤去。一切秩序都崩溃了。哨兵、守卫人员都离开了职位，跟着人群逃走。有的人在跳越座位。有的人在挥舞拳头，或用刀剑开路。有的人践踏了尖声呼叫的妇女和儿童。于是在各个出口处都形成了呼叫声不断的人群回旋搅拌的漏斗。不多几分钟以后，刚才还是八万人聚集成黑压压一片的大斗兽场就彻底退场完毕。石砌台阶的椭圆形斗兽场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冷酷无情，沉默不语，空空荡荡，就像一个废弃了的采石场。只有在下边斗兽场地中间摇动黑色鬃毛但被人遗忘了的狮子还站在那里——斗兽士都早已随着人群逃离了——向着这突然来临的一片空旷挑衅地怒吼起来。

汪达尔人来了。现在信使接连不断地来到，带来的信息一次比一次糟糕。汪达尔人乘数百只大橹舰和帆船登陆了。汪达尔人是一个迅捷的流动民族。穿白色长袍的巴巴利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骑着善长奔跑的长脖子种马，在正式大部队到来之前已经驰骋在普尔图斯的大街上了。后天这帮强盗势必就要兵临城下，而这里至今还没有做过任何防御准备。雇佣兵军队都在遥远的拉温那某地进行战斗。自从西哥特人国王阿拉列夷平这个城市以来，这里的要塞城墙，至今还是一片废墟，从来没有人想到过防御。有钱人和显要人都在忙于准备驮骡和手推车，为的是在逃命时至少能救出来部分财物。然而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了。这是因为人民不能容忍，平时压榨人民的达官权贵在灾祸临头时胆怯地一逃了之。因此，马克西姆皇帝带着辎重车辆和随从人员逃出皇宫的时候，迎面碰到的先是咒骂，继而是石块，到最后愤慨的民众冲向这个懦夫，用大头棒和斧子把可怜的皇帝打死在大街上。诚然从此以后每个晚上都紧闭城门，但是正因为如此，恐惧就完全被关在城内。灾难将要降临到鸦雀无声，瞎灯熄

火的人家,这种预感犹如霉烂的臭气一样沉闷地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黑暗像个窒息人的盖罩扣在这座陷入惊慌恐怖、无法挽救的城市上边。然而头顶上那些永远冷漠的星星都还在无忧无虑地柔和地闪耀光芒。月亮也是这样,每夜都把银色的号角悬挂在天空的碧色墙壁上。罗马躺着,神经颤动,不能入眠,等候野蛮人的到来,就像一个被判决的人,头已经被压在行刑台上,静等着那无法避免,而且已经挥动起来的砍击。

这时候汪达尔人缓慢、准确、胸有成竹、胜利地开进了空荡荡的罗马大街。淡黄色长头发的日耳曼人士兵整齐森严地迈着训练有素的步伐,一个百人队接一个百人队走了过来,骑着漂亮的纯种马,从沙漠折回的努米底亚人,皮肤深暗,头发乌黑,不安地勒动马的缰绳。汪达尔人的国王根泽里希骑着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很随便、很满意地离鞍下马来到他的步兵里边。有经验的老兵从侦察兵那里早就知道了,不必担心会遇到认真的抵抗。这一回他们的装备不是为了进行重大的战役,而只是为了进行毫无危险的掠夺。实际上也没有出现敌对的士兵。教皇列奥走到普尔图斯港口——这里有条漂亮平坦的港口大道直通罗马城内的四方广场——才迎上国王。教皇列奥佩戴着各种勋章,在全体教士簇拥下,容光焕发。不多几年以前教皇曾经光荣地劝说过可怕的阿提拉① 宽恕罗马。当时这个异教的匈奴人以令人难以理解的谦恭听从了教皇的请求。根泽里希看到这位威严的白髯老人立即从马上下来,礼貌地冲着老人(他的右脚萎缩了)打招呼。但是根泽里希既不吻教皇戴着玺印戒指的手,也没有虔诚地屈膝。这是因为他作为阿里安教派的异教徒只把教皇视为真正基

①阿提拉(406—453)是匈奴人的可汗。

督教的篡夺者。对于教皇用拉丁文恳求他珍惜这座圣城的讲话，他的态度是冷淡和傲慢的。不，——他通过口译人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不必害怕他会做出任何不近情理的事情。他本人是个军人和基督徒。他不会火烧罗马，不会毁灭罗马，虽然这个贪权的城市摧毁过千百个城市，而且都夷成了平地。他是高尚宽容的，不会损害教产，也不会伤害妇女。他一定会遵照强者和胜者的公理"Sine ferro etigne"(不用铁和火)来取得战利品。但是根泽里希在养马官帮助他重新认镫上马的时候，却以威胁的口气建议说，不要再作任何迟延，立即给他敞开罗马的各个城门。

根泽里希所要求的事情都照办了。没有举起长矛，没有拔剑出鞘，一个小时以后，整个罗马就属于汪达尔人了。但是这群胜利的海盗并不是像个不能自我约束的游牧民族那样涌进这个无力自卫的城市。他们这些高个子、淡黄色头发的坚强士兵——这就是根泽里希所驯服的强暴铁拳——排着严整的队列穿过了凯旋门。他们只是偶尔看一眼成千上万白眼的雕像。雕像仿佛都在用沉默不语的嘴唇答应成为他们的战利品。根泽里希本人在入城以后立即走进皇帝逃离的住所帕勒登宫。但是他既没有接受元老院议员们存心表现的敬意，也没有让人准备宴会。富家大户送来礼物，希望能缓和他的严厉态度，他几乎连一眼都不看。他这个严格的士兵立即俯身在地图上，拟定他对这个城市最迅速，也最彻底的征税计划。每一个区属于一个百人队负责。由一个低级指挥官抓紧自己士兵的军风纪。这是因为现在要开始进行的这项工作不是无规则的乱七八糟掠夺，而是计划周详，方法讲究的抢劫。首先，根据根泽里希的命令，要紧闭城门，设岗放哨，不让这个大城市中的一个别针或者一个硬币逃出去。然后他的士兵去查封小船、马车、驮运牲口，同时迫令成千上

万的奴隶出来干活，务求以最快的速度把罗马所隐藏的财宝全部转移到非洲的巢穴里去。现在就有计划地开始了这项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实质性工作：抢劫。他们从容不迫，十分老练，就像一个屠夫剔解一个宰杀的动物那样，在十三天之内就把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挖空了五脏六腑，一件接一件地都从微微颤动的躯体里掏了出来。小股零星部队把家家户户、每个庙宇都跑遍了。他们由一个汪达尔贵族人士引导和一名录事陪同。他们让把一切贵重而且可以搬动的东西，诸如货币、珠宝、北方国家的龙涎香串链、德兰期斐尼亚的皮裘、黑海北方草原产的孔雀石，以及波斯人锻造的宝剑，都搬出来。他们强迫工人从庙宇的墙壁上把马赛克完整地取下来，从柱廊中庭里拆走紫色花纹的大理石片。一切都经过了深思熟虑，都进行得老练、精确。工人用不会损坏财宝的绞盘把凯旋门上边的青铜马车也拆了下来。把建筑物里边抢劫一空以后，他们又让奴隶把朱匹特神殿镏金房顶的一砖一瓦都拆下来。对于那些太重太大，无法匆匆装运的青铜柱子，根泽里希就让人用铁锤砸毁或者锯坏，把碎铜运走。他们把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房子都抢光掠净以后，又去打开了葬人之处的图姆里。他们从石棺里亡故公爵夫人快要消失的头发上取出镶嵌珠宝的梳子，从没有肌肉的骸骨上取走金质别针。他们抢走死者的金属镜子和印章戒指。他们贪得无厌的手甚至偷去陪葬的古希腊钱币。那本是让死者到另一个世界里给车夫的钱。然后他们让把从各处抢掠的战利品全部运到事前指定的广场上，分堆放好。在装有某个女圣徒骸骨的镶嵌宝石的棺材旁边放着金翅膀的胜利女神像。棺材里还有贵妇人赌博的骰子。在紫色衣物旁边堆的是银条。在粗加工的金属器物旁边是贵重的玻璃器皿。录事把每一件物品都用生硬的北方文字记录在长长的羊皮纸

上,为这次抢劫立下了一个确切诚实的证据。根泽里希一瘸一拐地带着随从走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他用手杖敲击各种东西。他检验珠宝。他面带微笑。他赞不绝口。他兴致盎然地看一辆辆手推车、一只只小船都满载财物离开了这个城市。但是没有一座房子被烧,没有一处发生流血事件。一切都进行得平平静静,有条不紊,就如同矿山里的运矿车那样装车和卸车。先把这个车卸空,再把那个车装满,就这样,那么多手推车大队从港口到海边,又从海边到港口,满载往海边去,然后空车返回,整跑了十三天。牛和驮骡都累得喘气了。至今回想起来,像汪达尔人在十三天里抢到这么多东西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在这十三天里,在这个有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听不到人的声音。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欢笑。民居住宅里没有丝弦声音,教堂里也没有人唱颂诗。能够听到的只有砸烂坚实东西的铁锤声,长方条石倒落地上的砰砰声,超载车辆的轧轧声,劳累过度的牲口的沉闷鸣叫声,而在这一切声音之后总是肆虐者的鞭打声。此外,有时候狗会吠叫起来,那是因为恐惧的主人忘记了喂养;还有在岗哨换班的时候,围墙上边会传来阴沉的大号声。但是呆在家里的人都噤若寒蝉。这个世界胜利女神的城市坍塌了。当夜风穿过空荡荡的街巷吹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受伤者感到最后一点血也要流出血管时的疲惫呻吟。

在大抢掠的那十三个夜晚,黄色的台伯河懒洋洋地蜿蜒而流,就像是一条吃得过量的蛇一样。罗马教区的犹太人都聚集在台伯河左边河岸上莫泽·阿布塔利翁的家里。他不算大人物,也不是经典的行家。他只是一个年长而且坚强的工人。但是大家都选择他的家聚会,因为他的作坊比起角落里的狭小房间地方

宽敞。这十三天里他们天天坐在一起，面容悲哀，极度疲惫。他们都穿着白色寿衣，坐在紧闭店铺门面的阴暗处，在高挂滑轮、石灰粉刷布和制啤酒的大圆桶之间，在感觉迟钝，几乎是昏昏沉沉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祈祷。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受到汪达尔人的任何伤害。由贵族人士率领和录事陪同的小股队伍有两三次走进了狭窄而且地势很低的犹太人街巷。由于多次涨水这里非常潮湿，就像是海绵放在大理石地板上那样。潮气还变成冰凉的眼泪从石钟乳的墙壁上往下流淌。那些办事干练的强盗只消轻蔑地扫一眼就知道，从这种可怜地方里抢不到什么东西。这里没有大理石铺面光亮照人的廊柱中庭，没有金光闪闪的卧食椅餐厅，也不会隐藏青铜雕像和花瓶。因此抢劫队都毫不在意地走过去了，没有用焚烧威胁，也没有用抢夺威胁。但是罗马犹太人的心毕竟深受压抑，他们就是怀着惊恐不安聚集到一起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一切不幸最后总是要变成他们的不幸。这一点他们祖祖辈辈早就知道了。太平时期他们被人遗忘，得不到尊重。王公诸侯要装扮自己，要进行修建，要讲究豪华排场。下层民众也就有了追猎和赌博的粗鄙乐趣。但是一到情况紧急，罪过就会归之于犹太人。敌人胜利了，城市遭到抢劫，那是糟糕的。鼠疫或者别的疾病传到国内来了，那也是糟糕的。他们深知，世界上的一切坏事都无法抗拒地会成为他们的坏事。他们也早就知道，他们无法反抗这种命运，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少数，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他们都是软弱的，没有威力的。他们绝无仅有的武器就是祈祷。

罗马的犹太人每天晚上祈祷到深夜。在大抢劫那些黑暗而且危险的日子里天天都是这样。这是因为在一个粗野、不公正、

强权总是取胜的世界上，正直的人除了从面向尘世转而面向上帝以外，还能干什么呢？这样的情况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那些浅黄色的民族、深色的民族、外来的民族及一切强盗式的民族，忽而从南方来，忽而又从东方和西方来。如果有一伙强盗取得了胜利，那么，马上就会有另一伙强盗来进行袭击。在这普天之下，不信神的人到处都在打仗，不让虔诚信士得到太平。他们曾经夺取过耶路撒冷、巴比伦和亚历山大。今天罗马也受到了祸害。在人们想休息的地方没有安宁，在人们寻求太平的地方却是战火。没有人能躲得开命运。在这个惨遭破坏的大地上，只有在祈祷里有避难所，有平静，有安慰。因为，祈祷是很神奇的。它用巨大的希望使恐怖麻木，它用唱诗一般的冗长连祷使惊骇昏昏欲睡，它把盼望上帝的殷切心情提升到喃喃低声祈祷的翅膀上边。因此在困难中祈祷是有益的，而集体祈祷就更为有益。这是因为，无论多么艰难的事情，集体共同来承担，都会变得轻松些。如能心怀感激之情在上帝面前祈祷，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罗马教区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坐在一起进行祈祷的。虔诚的喃喃之声从他们的胡须下边轻轻地，连绵不断地涌流出来，很像窗户前边台伯河缓缓的流水摩擦水桶木板和冲刷松软河岸的声音。谁也没有抬头看别人，不过他们那年老的脆弱肩膀，在翻来覆去唱念诵说同一篇颂诗的时候，却都以同样的节奏摇晃。这些颂诗他们都念诵过成千上万遍了。他们的父辈，父辈的父辈，乃至遥远的祖先早就已经念诵过了。他们的嘴几乎不会说话了。他们的感官几乎没有感觉了。这种畏畏缩缩的倾诉声音就像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梦话一样。

突然他们都警觉起来，往上一挺，直起了弯曲的脊背。外边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害怕一切突发事件，这已经成了他们的

天性。因此犹太人都害怕陌生人。夜间来人敲门还会有什么好事吗？低声的祈祷戛然而止，就像是用剪刀剪断的那样。现在从寂静之中可以更加清楚地听到河水冷漠地冲刷河岸的声音。大家都喉咙痉挛起来，凝神而听。这时候又是一阵敲门声。有只手在不耐烦地摇晃外边的门。“我就去。”阿布塔利翁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然后他拖着鞋出去了。一开门吹来股强风，桌子上直立的蜡烛火焰像要逃跑似地弯起腰来。这火焰就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突然间猛烈地颤抖起来。

饱受惊吓的人们在认出进来的人以后，才重新舒畅地呼吸起来。来人是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是皇家铸币厂的司库。他是教区的骄傲，因为他是惟一获准进入皇宫的犹太人。他住在台伯河右岸那一边，那是宫廷给予他的特殊恩宠。因此他可以穿着高雅的彩色衣服。但是现在他的大衣扯破了，面孔也弄得很脏。

大家都认为他会带来信息，因此都急不可待地把他围拢起来，让他赶快说明。不过从他激动的神情中，大家就预感到灾祸来临，因而变得不知所措。

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深深吸了一口气。人们看到他喉咙痉挛，有话讲不出来。最后希勒尔才叹息一声说：

“完了。他们弄到手了。他们找出来了！”

“他们把什么东西找到了？还是把什么人找到了？”大家喘着气异口同声地发问。

“是名叫梅诺拉的蜡烛台。这些野蛮人来的时候，我把它埋在厨房的垃圾堆里。我故意放弃了国库里的其他圣物，例如放面包的圣餐桌、银制喇叭、斑叶海芋的香炉等等。这是因为雇佣工们中间知道我们的宝物的人太多了，而我又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都藏起来。只有一件东西,我要救出来。这就是神殿圣物中的摩西蜡烛台,也就是从舍洛莫斯教堂里流传下来的那个名叫梅诺拉的蜡烛台。他们已经抢走了一切贵重东西,库房早已是空空荡荡。他们已经不再到处搜寻,我的心里已经感到踏实,以为至少为我们救出了一件圣物。但是有一个奴隶,他丧尽了天良。我埋藏蜡烛台的时候,他偷偷地看到了。他为了给自己换来自由,就向强盗们揭发了这件事。他给他们指点地方,他们就把蜡烛台挖了出来。现在,当年舍洛莫斯教堂中所有最神圣的东西,就是圣餐桌、香炉、祭司额牌,还有这个叫梅诺拉的蜡烛台,全都被抢走了。今天,就在今天夜间,汪达尔人就要把蜡烛台运去装船。"

大家都沉默不语,片刻之后才从苍白的嘴里发出一声呼喊:

"那个蜡烛台……倒霉……又是一次!梅诺拉……那个上帝的蜡烛台……倒霉,倒霉!主的圣餐桌上的蜡烛台……那个梅诺拉呀!"

犹太人彼此都如同醉酒的人一样,他们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他们一边诉说,一边拍打臀部,就像他们都感觉到了痛苦,就像一些年老谨慎的人突然受到迷惑吵嚷起来。

"安静!"忽然有人大声请求说。于是大家都鸦雀无声。这说话的人是教区最高的人物,他年龄最长,智慧最高。这个请求大家安静的人就是经典的最大讲解人拉比埃利泽尔。大家都称他为 Kab ve Nake ,意思是纯洁的人和明智的人。他年近八十岁,雪白的胡子怒冲冲地围绕着他的面孔。强烈思考的痛苦犁铧把他的额头上犁满了皱纹。但是他那双浓眉下边的眼睛始终都像星星一样柔和而且明亮。他举起手来,那手是瘦骨嶙峋的,发黄,尽是皱褶儿,很像是写满字的羊皮纸。他用手往水平方向横切一下,仿佛是要把喧闹驱赶出去,就像驱赶烟雾那样,好给他思虑

周详的讲话创造个清净的空间。

“安静!”他重复说,“孩子们在恐惧中哭喊。男人们都在思考。你们每个人都坐下来,让我们来想个主意。身体如果安静下来,思想就会更活跃。”

男人们都羞愧难当地坐在矮凳和长板凳上。拉比埃利泽尔说话时身子略微前倾,好像他是在同自己商量:

“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我们的圣物都被抢走了。这些圣物,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到皇家库房里看上一眼。只有这位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进去看过。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圣物是从泰塔斯①时代就被收藏起来的,一直藏在这里,就藏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流亡千年的圣物,曾经到过耶路撒冷,到过巴比伦,每次都又回到家乡了,想到现在被抢走的圣物是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罗马的外国人还比较友好一点。我们现在无法把面包放到圣餐桌上。不过如果我带来一块面包,我们总要想起这个圣餐桌来。我们不能把蜡烛插到这个圣蜡烛台上。但是,如果我们把蜡烛点燃起来,我们就总是要想到那个孤零零地在外国人庙里的蜡烛台梅诺拉。圣物现在不属于我们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物很安全,而且是保藏了起来。现在蜡烛台又要开始漫游了。它不是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回归故乡,而是要被人运走。谁也不知道,是要运往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不要抱怨,一味抱怨是拿不出主意来的。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全部情况吧!”

男人们都低下头谛听,一言不发。老人的手一直在上下错乱地理胡须。他还像是自言自语似地建议说:

---

①泰塔斯(40—81)是罗马帝国皇帝。

“这个蜡烛台是用纯金制成的。因此，我经常思考，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呢？上帝为什么向摩西要求蜡烛台重量要大，可插七支蜡烛，带有精工装饰，带有花环和鲜花呢？我还经常想到，这件东西是否会对上帝构成危害。因为坏事总是来自财富，所以正是这些贵重的东西招引来了强盗。但是我又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空虚；认识到，供奉给上帝的东西都具有超越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力的意义。现在我明白了，正是因为圣物都是宝贵的，所以这些圣物要由千秋万代来保管。如果圣物是劣质金属和没有装饰的工艺品，那么，强盗们就会毫不尊重地把它们砸烂，熔化，再制成刀剑和锁链。现在强盗们对宝贵的东西珍惜地加以保管，而没有想到它们是神圣的。总是一个强盗从另一个强盗手里取得圣物，但没有一个强盗敢于破坏圣物。圣物的每一次漫游都又把圣物送还给了上帝。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野蛮人，他们对于圣物知道些什么，野蛮人只看到我们的蜡烛台是金制的。如果我们给他们两倍或者三倍于蜡烛台重量的黄金，引起他们占有财富的贪欲，也许能够成功地把蜡烛台赎买回来。我们不能战斗，我们犹太人，只有力量可供牺牲。我们必须派使者去那些散居有我们人的国家去，他们帮助我们共同把圣物买回来。在这一年我们必须多捐些神庙钱，二倍，三倍，捐出身上的衣服和手指上的指环。我们必须买回神器，即使是它的金子重量的七倍。”

一声叹息打断了他的讲话。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悲哀地抬起头来说：

“那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已经尝试过了。”他平静地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和你相同的。我去找他们的评估人和录事，但是他们的态度粗野，生硬。我就跑到根泽里希跟前，提出给他高额赎

金。但是他没有兴趣听，一边还用脚蹭地。那时候我失去了理智，就急切地请求他。我夸耀说，这个蜡烛台原先放在舍洛莫斯的神庙内，后来泰塔斯把它作为重大的战利品从耶路撒冷秘密运走了。这时候那个野蛮人才知道，他弄到手的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便狂妄地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黄金。我在这里夺到的黄金已经足够用来给我的马厩铺路面了。我夺到的宝石已经足够给我的马钉马掌了。但是，如果这个蜡烛台真的是舍洛莫斯神庙里的蜡烛台，那么，我就觉得它是不可以出卖的。如果说泰塔斯是在胜利中把它运到罗马放到自己面前的，那么，这个蜡烛台就应该在胜利中再运出罗马放到我的面前。如果这个蜡烛台曾经为你们的上帝服务过，那么，现在就叫它为真正的上帝服务吧！你滚开吧！'他说罢就叫人把我赶走。"

"你不走开就好了！"

"难道我是走开的吗？我向他跟前扑了过去。我抱住他的膝盖。但是他的心比他鞋上的铁钉还要硬。他像踢一块石头那样把我踢开了。然后奴隶们就把我赶了出来。我差一点丢了命。"

现在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的衣服被撕破了。现在大家才注意到他的鬓角处流淌下来的血迹。大家都一言不发地坐着，非常寂静，以致可以听见远处夜间还在运东西的手推车嘎吱嘎吱的声音。现在感到奇怪的是，从城市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反复吹响了沉闷的汪达尔号角。然后全城便万籁俱寂。大家都还在想着那件事：大抢劫结束了！蜡烛台丢失了！

拉比埃利泽尔吃力地抬起头来看着希勒尔说："在今天夜间？你是说他们今天夜间就要把蜡烛台运走吗？"

"就在今天夜间。他们用一辆手推车顺着普尔图斯的大路把蜡烛台送到船上。也许我们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那辆手推车已经

动身。那些反复的号角声是集合殿后的军队的。明天早上他们就把蜡烛台装到船上。”

拉比埃利泽尔头低垂在桌子上边,愈来愈低,仿佛他在号角声中已经入睡。他像是个缺席者,没有觉察到其他人都在忧心忡忡地抬头看着他。随后他突然抬起头来,安详地说:“你是说今天晚上,那好吧。那么,我们一定要跟去。”

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是老人沉着坚定地重复地说:“我们一定要跟去。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们想一想经文,想一想你们的祈祷吧!如果装圣物的箱子缓缓而行,那么,我们就跟着走。如果那箱子静止不动,我们就也静止不动。如果上帝的象征行动了,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跟随行动。”

这时候角落里传出一个轻轻的畏缩声音。说话人西姆切是个发育不良的男人。他心怀惊惧地抱怨说:“可是如果他们抓走我们呢?他们已经强迫几百个人当了奴隶。他们还会鞭打我们,还会杀死我们的!他们会卖掉我们的孩子。结果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事也干不成。”

“你住嘴吧!”有个声音反对说,“把你的恐惧吞咽下去吧。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要被抓走,那么,他就被抓好了。如果有一个人要死,那么,他就是为圣物而死的。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我们大家现在就去。”

“对,大家都去,我们全都去。”他们吵吵嚷嚷,闹成一团。然而拉比埃利泽尔做了个叫大家安静的手势。他又闭上了眼睛。这是他每逢想要深入思考时的习惯。然后他做出了决定:

“西姆切说得对。不要骂他是懦夫,是软弱的人。他说得对。你们不能都去冒生命危险,毫无意义地在夜间到强盗那里去。这是因为,最神圣的莫过于生命了:上帝是不愿意让你无谓地浪费

掉惟一的生命。西姆切他说得很对。他们会把青年人抓走，带到城市里强迫当奴隶。因此青壮男子和小孩子不可在夜间去跟随他们。但是对于我们，情况就不同了。我们都年老了。一个老人对于大家是无用的，对于自己也是无用的。我们不能在大战舰上摇橹。我们简直连为自己挖墓坑的力气也没有。甚至如果死亡要把我们带走，它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跟随装圣物的箱子是我们的事。因此，只有已过古稀之年的人才能来集合，准备上路。”

所有高龄老人，所有银须白发的老人，都从拥挤的人群中走了出来，共是十个人。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加入他们的行列以后，就成了十一个人。当过去时代的这最后一批人站出来的时候，较为年轻的人都庄严肃穆地思念起民族的祖先。拉比又转身离开老年人，回到另一堆人中说：

“为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这些年老人、白发人，就要动身了。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留下的人！不过还得有一个孩子跟我们去。要一个男孩子作为我们下一代和再下一代人的证明人。不久我们就会死去。我们的残灯已经熄灭一半了。我们的嘴很快也要沉默无言了。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一个亲眼看到过主的圣餐桌上这个蜡烛台的人，还能够活很多很多年，从而使圣物的可靠性通过一个个家族，一代代人，永世相传。我们不是永久丧失了我们的圣物，而是圣物继续在它永恒的道路上漫游。要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不管他是否理解跟我们去的意义。为了成为证明人，他一定得跟我们去。”

大家都一言不发。每个人都担忧地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被派去，进入黑夜中，进入危险中。但是印染师傅阿布塔利翁站起身来说：

“我去，我还带上我的孙子本亚明。他才七岁。他作为穷苦

人在这个蜡烛台旁边过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个好的象征。现在你准备上路吧。你们在我家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就带上做干粮。我去带上孩子。”

白发老人们围桌而坐。比较年轻的人给他们斟酒上菜。但是在他们端上面包之前,拉比开始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坚持每天三次对远祖的祈祷。老人们用断断续续的低弱声音跟着重复了三遍思念格言:“仁慈的主啊,请你仁慈地把你的庄严象征引回锡安山,把牺牲者的弥撒引回耶路撒冷吧。”

老人们祈祷过三遍以后就整装待发。他们态度冷静,考虑周到,仿佛是要去进行一次神圣的行动,都把死亡罩衫脱下来,打成一个小行李包,还带上他们的祈祷长衫和皮带。这时候那些比较年轻的人拿来了路上吃的面包和水果,还有结实的旅杖。然后每个老人都在羊皮纸上写明,如果他不再回来了,那么,他的财产该作如何处理,其他人都是见证人。

与此同时,印染师傅阿布塔利翁上到木板楼梯上。他事前把鞋脱下,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身胖体重的男人,所以走上楼来后那脆裂的楼板就不停地呻吟。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住室的房门。他全家都挤在这里边睡着了,有他的妻子、他的儿媳、他的女儿们和她们的孩子们(这是因为女儿们也都很穷)。从楼顶天窗的缝隙里照进来朦胧的月光。这月光是潮湿的,蓝色的,就像是雾一样。阿布塔利翁踮起脚小心地走动,却没有注意到,床上有一双眼睛惊恐不安地注视着他。他的妻子是醒着的,他的儿媳也在看着他。

“什么事儿?”惊恐的声音嘟囔着问。

阿布塔利翁没作回答,只是继续往左边角落里摸索。他知道孙子本亚明的睡铺就在那个角落里。他在低低的草铺上边亲切

地弯下身来。这个男孩子睡得很熟很深。他像很愤怒似地把两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前。他一定是在做愤慨发火的梦。为了叫醒他，阿布塔利翁就轻轻地抚摸孩子乱蓬蓬的头发。男孩子没有立即醒来，但是在黑糊糊的睡眠中他一定感觉到了这种爱抚，因为他的拳头松开了，紧绷的嘴唇张开了。孩子无意识地微笑起来，舒服而且柔软地伸展开了胳膊。阿布塔利翁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因为他不得不从这么温柔的梦乡把天真无邪的孩子带走。然而他还是抓住熟睡的孩子更用劲地摇晃。孩子马上惊醒了，看到了身边急切的眼光。他才是个七岁的孩子，但是他是一个处于异国他乡的犹太人的孩子。因此若遇到意外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于在梦中惊醒。每逢有人敲门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害怕。每逢在巷子里宣读皇帝新的诏书的时候，大家，包括老年人和聪明人在内，也都是这样害怕。每逢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他们就毛骨悚然。这是因为，对台伯河左岸他们这些过着可怜生活的犹太人巷子来说，一切新玩艺儿都是坏的和危险的。他还没有学过经文，但是他已经知道了一件事：对世界上的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感到害怕。

男孩子用迷惑的眼光呆呆地看着。阿布塔利翁迅速摸到他的嘴，让他不要害怕得哭叫起来，孩子一认得出是爷爷就平静下来了。阿布塔利翁在孩子身边弯下腰来，贴得很近低声说："拿上你的衣服和鞋子，来吧！不过你可要轻点，别让人听着。"男孩子立即起身，他觉得这是一件秘密事情。他感到自豪的是，爷爷要带他去干秘密事情了。他没有说一句话或者用一个眼神表示疑问，便去摸索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他们蹑手蹑脚走到了门口。这时母亲从枕头上起身，吓得抽泣地说："你要把孩子领到哪里去？"

“别说话!”阿布塔利翁粗暴地回答说,“你们女人家不要打听。”

他把门关闭好,现在房间里的女人一定都醒过来了。当十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孩子走出大门开始上路的时候,可以听到薄薄的木板墙后边乱吵吵的说话声和抽泣声。仿佛是透过墙泄露出去了这个特别的消息,整个犹太人的街巷都知道了他们的危险路程。家家户户都传出来恐惧的人和诉怨的人的抽泣声。但是那些老年人既没有仰视高处,也没有环顾四周。他们平静、庄严而且坚定地开始踏上了自己的路。这时候已经将近半夜了。

令他们惊讶的是,城门没有岗哨把守,而且是敞开着的。没有人来查问或者拦阻他们夜间行路。他们听到的那阵反复吹奏的号角声已经把汪达尔人最后的岗哨集中起来走了。惊恐不安、闭门锁户呆在家里的罗马人却不敢相信灾难已经结束。因此,通往港口去的大路完全是空荡荡的,没有手推车,没有马车,没有行人,也没有阴影。在阴霾雾气里的月光下只有白色的里程碑立在路边。这群夜行的朝圣者没有遇到任何阻挠便通过了敞开的城门。

“我们动身太晚了。”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判断说,“战利品车子一定在我们前边走很远了,也可能在吹响号角之前就已经上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赶紧走。”

大家都加快了步伐。阿布塔利翁手拿结实的旅杖走在第一排里。他的右边是拉比埃利泽尔。在这个七十岁的人与那个八十多岁的人中间是那个胆怯而且还睡意朦胧的七岁孩子,走着急促的小短步。他们身后是其余的老人,都是三人一排。每人都是左手拿着小行李包,右手拿旅杖。他们低垂着头,好像是跟在

一口看不见的棺材后边。意大利中部之夜到处是蒸气腾腾，使他们感到窒息。没有救人的清风来吹散这湿漉漉、黏乎乎、十分浓密地飘动在田野上而且散发着腐土气味的烟雾。病态的绿色月亮眯缝着眼睛从令人窒息的低沉天空中俯视下方。在这么郁闷的夜间去干没有把握的事情，走过像死动物一样杂乱地躺在路旁的圆形坟冢，还走过受到抢劫的家宅——这些房子都像瞎子，只从挖开的小窗孔里凝视老人们夜间步行的怪事。这一切令人感到不祥，阴森可怖。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危险。大路上空空荡荡，朦朦胧胧，就像是大雾中一条上冻的河流。现在也看不到强盗们的任何痕迹，只有一座在路左边大火烧毁的罗马式消夏别墅使人记起来这里被抢掠过。屋脊已经坍塌，但是房内熊熊燃烧的大火染红了滚滚升腾而起的浓烟。老人们，所有十一位老人都看到了这个景象，都有同一个想法：他们觉得好像看到了列祖列宗跟在约柜后边流浪，那时神堂被焚，也是浓烟滚滚，火光熊熊，恰似他们现在跟随最崇敬的神器流浪一样。

孩子在爷爷阿布塔利翁和拉比埃利泽尔之间气喘吁吁。为了不被拉下来，他努力迈着大步。别人都不说话，他便也沉默不语。但是他胸中充满了恐惧。每走一步他幼儿的心都跳动剧烈，几乎碰到肋骨。他感到恐惧，感到一种混乱而且无声的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这些老年人为什么要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感到恐惧，还因为他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他感到恐惧，尤其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空旷的野外看到过黑夜，也没有看到过黑夜之上的巨大天空。他所知道的只是那条犹太人巷子里的黑夜。街巷里的黑夜是低矮的，狭长的，手掌宽的一团黑暗。从房顶之间很窄的空隙中有时挤进来三四颗星星。他是害怕黑夜的，因为黑夜里充满了熟悉的声音。在睡着以前他听到了大人们的祈祷，

病人的咳嗽,脚步的擦地声,猫的叫声,畜群的嗡嗡声。右边睡的是母亲,左边睡的是姐姐。他被保护起来,温暖和呼吸围绕着他,他不是孤立的。但是在这里黑夜是无法估量的空旷,对他进行着威胁。在这个有拱顶而又雾霭濛濛的苍穹之下,孩子觉得自己空间渺小。如果没有保护他的大人们与他在一起,在从四面八方用沉重的寂静逼近他的黑夜大怪物面前,他会大哭起来,或者想法躲藏起来。但是幸好在这个孩子的内心里除了恐惧之外,还有自豪热烈跳动的空间。孩子在恐惧的同时感到自豪,因为甚至母亲也不敢当面上前说话,青年人见了也要发抖的这些老年人,这些重要的人和明智的人,在所有的人中单单选中了他这个最小的孩子。孩子不知道,老年人出于什么原因和要达到什么目的把他带出来的。他的思想还很幼稚。他一心想的是,在黑夜中这样行走必定是个强者。因此他要用全部力量表明,选中他是值得的。他不断伸长瘦细的短腿迈大步子。当他的心紧张得跳到嗓子眼儿的时候,他就强迫他的心更勇敢些。但是这条路走得太久了,孩子早已经很乏了。当他们的身影在烟云朦胧的月光下突然在路上变得很长,然后又消失不见的时候,当除了自己走石块路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的时候,他总是很害怕。现在他脑袋周围有种意想不到的轻度嗡嗡声,这是一只锯齿形的黑色蝙蝠在深夜里作闪电般的转折飞行。孩子拉住爷爷的手哆嗦着说:“爷爷,爷爷,我们往哪里去呀?”

老人没有扭头,只是严肃而且不高兴地低声说:“别说话!走路!别的不要问。”孩子受到这迎头一棒以后就低下了头。他为自己没有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我要是没有问就好了。”——他为此很痛苦。

但是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从哭泣的孩子头上严厉

地看着阿布塔利翁说：

“你这个愚蠢东西！孩子为什么不该问我们呢？你把他从床上拖起来，领到这么一个陌生的黑夜里，他怎么能不感到奇怪呢？再说，为什么这孩子不应该知道我们从家出来徒步远行的原因呢？通过血统的遗传他不是已经分到我们的命运了吗？不久以后他不是就要像我们一样长期承受没完没了的苦难吗？到我们的眼睛闭上很久以后，那时候他可还要活下去的。对于再下一代人来说，他就是见证人，就是最后一个在罗马看到过圣餐桌上的蜡烛台的人。为什么你要让他无知呢？我们但愿他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成为这个黑夜里的信使呀！”

阿布塔利翁羞愧无言。这时拉比埃利泽尔朝男孩温和地弯下身来，抚摸着他的头发，鼓励他说：

“孩子，你问好了！更勇敢地问吧！你想要知道多少，我就给你回答多少。对于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知道得多，更不是问得多。只有多问的人才能够懂得多，而只有懂得多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人。”

孩子的心自豪地跳动起来，大家都敬畏的这个明智人也这么认真地和他说话。他很想吻拉比的手表示感谢，但是他太羞怯了。他的嘴唇激动地颤动起来，但是没有说出声音。不过一生读书万卷的拉比埃利泽尔在沉默的黑暗中也能读内心的文字。他觉察到，这个男孩子急不可待地颤抖着想要知道的是，发生了什么与他有关的事，还有他们要往哪里去。于是他便把孩子的手温和地拉向自己。孩子的手就像一只蝴蝶轻轻地颤抖着静落在老人的凉手里。

“我要告诉你，我们是往哪里去。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不正当的事。即使有一条隐蔽的路

比其他路好，比我们今天所走的路好，上帝也肯定俯视到了那条路，而且了解我们的思想，上帝知道我们开始做的事情。不过只有上帝知道，这事情将如何结束。”

拉比埃利泽尔对孩子讲话的时候，没有放慢脚步，其他人也没有。现在大家往他两人跟前挤得更紧了，为的是旁听一下明智人对这个孩子，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讲了些什么。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古老的路。我的孩子，我们的父辈和远祖早就已经走这条路了。这是因为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是一个流动民族，而且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流动民族。谁知道呢，也许永远做一个流动民族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与其他民族不同，我们只是在睡梦中拥有土地，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我们的种子和果实。我们总是用奔走不停的脚走过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里建造我们的坟墓。但是尽管我们可能走得风云四散，而且像大地上的野草一样，从早到晚都被扔到车辙里。不过我们依然是一个民族，在各个民族之中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上帝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而立身的惟一和孤独的民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把我们保留下来并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是看不见的。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上帝。我知道，孩子，让你理解这些话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感官只易于理解看得见的东西，就是如泥土和木头，又如石头和矿砂等肉体能摸得到，抓得住的东西。因此其他民族用木头、石头和加过工的矿砂等可见的东西创造了他们的上帝。而我们呢，我们依赖不可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而且是惟一的一个上帝，我们寻求一种超越我们感官的感官。我们的一切艰辛都来源于一种渴望，那就是我们不要停止在可以把握的东西上，而是寻求着并永远寻求不可见的东西。再说，与不可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人比听命

于可以把握的东西的人更为坚强有力。这是因为后者是暂时的，而前者是永存的。所以长远来看精神比暴力更为坚强有力。因此，也只是因此，我们比时代活得长久。因为我们誓为永恒献身，也只因为我们对上帝这位不可见者保持忠诚，上帝对我们也保持忠诚。我知道，对于还是个孩子的你来说，要理解这一切是困难的。我们自己在苦难中也经常不能理解，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和公正何以在我们的世界里是见不到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懂我的话，那么，也不用发愁，你就继续听好了，我的孩子。”“我听着呢。”孩子胆怯而又兴奋地振作起了精神。

“我们祖祖辈辈就是凭着对不可见东西的这种信仰走遍了全世界。他们为了表明只信仰永远不显现，也不满足于任何形象的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他们——我们的祖先——给自己创制了一个象征。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是狭窄的，不能理解无限的东西：怎么只有神圣东西的阴影有时候落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只有神圣东西的微光照到我们人世间的白天里来。但是我们的心永远不松懈为不可见者服务的责任。不可见者就是公正、久远和恩惠。我们创制了经常提醒我们的礼拜器具：一个永远可以插蜡烛的被称为梅诺拉的蜡烛台，一个永远可以更新供奉面包的圣餐台。我们称之为圣物的这些器具不是像其他民族那样亵渎地创制神性的肖像——但愿保持好神性——，而是称之为神圣的器具，这是我们永远警惕地保持信仰的证据。因此不管我们走到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这些礼拜神器都要一同随行。我们把这些神器锁在藏经约柜里，藏在帐篷里。我们的父辈像我们一样无家可归，都是肩扛帐篷走路。帐篷和神器休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歇下来。帐篷和神器走动的时候，我们就跟随行动。无论是休息时还是行路中，白天也好，夜间也好，我们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总是

聚集在神器的周围。只要我们保持住对神器的这种意识,我们就会在任何环境中依然是一个民族。

“现在你可要听着,约柜里的神器是:一个圣餐桌,供奉大地怀抱里长出的营养果实面包;一个香炉,点起香火,香烟缭绕,直达上帝;还有上帝期望我们做到的戒律牌。但是在这些礼拜神器中最具可见性的是蜡烛台。蜡烛台的光辉照亮礼拜堂的圣餐桌。上帝喜爱他所点亮的光。为了感激上帝把光给予我们的眼睛,给予我们的感官,我们创制了这个蜡烛台。这个蜡烛台是用纯金经过艺术加工制成的。在宽平的蜡烛台枝杆上立起七个圣餐杯,还精巧地装饰了鲜花花环。在七个球形蜡烛座上蜡烛都点燃起来的时候,烛光就变成了七朵花。看到这个蜡烛台,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心也神圣化了。每逢安息日点燃起蜡烛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转向礼拜堂。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能像蜡烛台的形态一样宝贵地作为象征。在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信神的地方,在世界上各地的每个教堂里,都画有这样一个梅诺拉举起七个胳膊做祈祷。”

“为什么是七个呢?”男孩子迟疑地问。

“你问吧,问吧!我的孩子,多问长知识。在数字中七是个特殊的高数。这是因为七天以后上帝就完成了对世界和人的创造。因此没有什么比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感受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而且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更伟大的奇迹。上帝教给感官看到光的能力,教给心灵知道,蜡烛台为什么用七个胳膊赞颂外部的光和内心的光。上帝还给了我们一种内心的光,正如外部的光是通过观看知道事物那样,内心的光是通过悟解知道事物的。感官对火焰的感觉,就像心灵对于写有上帝事迹、先辈事迹、事迹范围、被允许的事、被拒绝的事、创造精神和造型规律的经典

的感觉。由于上帝的恩惠，我们借助光两次看到了世界：一次是从外部通过感官；另一次则是通过精神。多亏光的照亮我们才能理解上帝特有的本性。孩子，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听不懂。”孩子低声说。

“那么，别的话你以后会懂的，现在就记住这些话，记住我现在给你说的话：作为我们民族流浪象征的最神圣的东西，从开天辟地传给我们的，绝无仅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就是经典托拉和蜡烛台梅诺拉。”

“经典托拉和蜡烛台梅诺拉。”为了更牢固地记住这些单词，男孩子敬畏地重复说，同时痉挛地攥紧两手。

“现在你继续听吧！从前有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我们流浪得太累了。这是因为人需要土地就像土地需要人一样。于是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从外国来到摩西答应给予我们的这片国土。我们正当地把它占为己有。我们进行耕耘、播种、栽种葡萄、驯养牲口。我们整修自己的肥沃土地，为田地围上篱笆，设置栅栏。我们很高兴不是永远地被当做是容忍的人和被驱逐的人，不是永远地被当做是外国的客人。我们以为，我们的流浪永远结束了。我们也敢于放肆地说：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仿佛在某个时候土地是属于以借贷方式得到一切的人的。但是我们总是忘记，拥有不是说守得住，占有也不是说保留。我们在两脚感到土地的地方修房子。我们想把大树的根牢牢地扎在土地上。就这样我们第一次建造起了自己的房屋和城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园，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感激地急切为他——我们的上帝和保护者——也在我们中间修建一个家园，一个高大豪华胜过一切房子的房子，一座神殿，在那些休养的幸福年代里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既有财富又有智慧的国

王，人称所罗门① ……”

“赞颂他的名字吧!”阿布塔利翁轻声打断他的话说。行进中的其他老人也都重复说：“赞颂他的名字吧!”

“……他在莫里亚山上修造了一座建筑物。从前我们的祖先雅各到这座山上来，在昏昏迷迷的睡梦中看到了天梯。于是他就说：‘这里是一处圣地。这处圣地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将是神圣的。’所以所罗门就在那建造了我们的神殿。这座神殿用了许多石料、杉木和经过加工的矿砂，建造得宏伟壮观。每逢他们——我们的先辈们——仰视神殿的墙壁，他们的心就会充满自信，仿佛上帝要永远住在我们中间，要永远使我们的命运安静下来。正如我们在家园里休息一样，帐篷也在神圣的房子里休息，先辈长年随身携带的圣物箱也在帐篷里休息。蜡烛台梅诺拉不分昼夜一直在圣餐桌前举起七支蜡烛。我们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收藏在主最神圣的地方。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但是就像上帝过去是永恒的，将来也还是永恒的那样，上帝也要平平静静地停留在我们祖先的国土上，停留在耶路撒冷的神殿里。”

“但愿还能亲眼看到上帝。”走着路的老人都咕咕噜噜祈祷说。

“但是我的孩子，你往下听吧。人所有的一切都是获准借用的。人的幸运时代是随着滚动的车轮转的。我们的安静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永恒。这是因为东方来了一个野蛮民族，闯进了我们的城市，就像你看到的这些强盗现在闯进我们住的这个外

①所罗门（前972—前929；又说前1033—前975）是以色列王国创建者大卫的儿子，也是以色列王国最强盛时期的国王。

国城市一样。可以拿的东西他们都拿了，可以搬运的东西他们带走了，可以破坏的东西他们也都破坏了。只有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没法给我们拿走。这就是上帝的话和上帝同在。但是他们从圣餐桌上把神器蜡烛台梅诺拉抢去带走了。那不是因为蜡烛台是神圣的——魔鬼的奴隶们是不理解神圣的——而是因为这座蜡烛台是黄金制成的，而强盗总是喜爱黄金。于是他们把蜡烛台梅诺拉、圣餐桌及一切神圣器皿连同人民一起都带往巴比伦了……”

“巴比伦?”男孩子怯懦地问。

“问吧，孩子，你只管问。上帝总是会给你回答的。那个城市叫巴比伦，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城市一样宏伟强大。巴比伦离我们的家乡非常遥远。我们头顶上的星星与他们那里的星星是不相同的。从这里你可以计算出我们的圣物流徙了多么远。你可以这样计算：你看呀，我们才走了三个小时，已经四肢疼痛，非常疲乏了。而巴比伦离这里要走三千个小时，或者更多。也许现在你明白了他们把蜡烛台抢走多么远吧!但是你也要知道，在上帝的意志面前遥远是不起作用的。当上帝看到，他的话对于流放中的我们民族依然是神圣的——也许我们在世界上永远被驱逐的意义就是，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通过远离只会变得更神圣，我们的心在极端的困难中只会变得更谦恭——，我是说，当上帝看到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他就唤醒了那个外国民族国王的良心。那国王认识到自己的不公正行为，就让我们的先辈还乡，回到我们所赞美的国土来，还把神殿里的蜡烛台和其他神器都还给了他们。我们的先辈于是就从加尔底亚出发，穿越沙漠、高山和丛林，回到了故乡耶路撒冷。他们以活生生的身躯从世界上各个最遥远的地方又回到了我们过去一直、而且将来

也还要魂牵梦绕的家园来。我们又在莫里亚山上建造起了神庙。带回来的蜡烛台又用七支烛光照亮了上帝的圣餐桌，也照亮了我们的心。但是听到这里，你大概注意到了，你想必理解了，我们今天夜间走路的意义。世界上没有哪个艺术品像这个七臂蜡烛台这样神圣，这样古老，历尽沧桑，漫游如此遥远，走遍了世界。在我们统一与纯洁的象征上我们现在和过去拥有的东西之中，这个蜡烛台是最宝贵的证据。因此如果蜡烛台的光亮减弱和消失，我们的命运总是要变得昏暗起来。”

拉比埃利泽尔停顿下来。他的声音说明他精疲力尽了。男孩子激动地抬起头来，他的两眼就像焦虑渴望的旺盛小火苗。可以结束讲故事了。拉比埃利泽尔微笑着注意到孩子迫不及待的样子，便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安慰他说：

“孩子，就像你的眼睛这样，从内心里燃烧吧！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们的命运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我给你讲了很多年的事，你要知道，那只勉强算是我们注定要走的路程的千分之一。不过因为你认真听，你喜欢听，所以你现在就听听我们故乡当时的情况和发生的事情吧！我们又一次认为神殿是永恒地建立起来了。然而敌人从大海上来了，敌人就来自我们现在作为外国人居住的这个国家。一个名叫泰塔斯的皇帝统帅着那些敌人……”

“诅咒他的名字吧！”行进中的老年人都低声说。

“……这个皇帝破坏我们的城墙，捣毁我们的神殿。这个亵渎神明的人野蛮地践踏了我们最神圣的东西，并且从圣餐桌上抢走了那个蜡烛台。赞美上帝，所罗门创制了精美作品。这个皇帝的报复行为抢走了那些作品。他绳捆索绑带走了我们的国王，还在胜利的喜悦中带走了各种神器。愚蠢的民众为皇帝的

胜利进军而大肆吹嘘欢呼，仿佛他们的皇帝战胜了上帝，而且用锁链把上帝绑来了。这个卑劣人觉得他的罪行很了不起，对神的侮辱也很有趣，便在虚荣心驱使下让人修建一座大门作为纪念，把他对上帝的掠夺用刻有艺术图像大理石嵌砌在大门的墙上。”

孩子抬起一直在倾听的头说：“就是那个上边有很多石头人的大圆门吗？父亲劝我注意那个大圆门的大广场。我决不可以穿过大门走路吗？”

“就是那个大圆门。我的孩子，你永远要从大门旁边走过去，而不要盯住看那个凯旋门，因为它使我们想起我们苦难最深重的年月。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穿行那个圆大门。那个大门用形象表明，他们嘲笑我们过去和将来永远视为神圣的东西。每次看到都使人想起来……”

老人中断了讲话，因为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突然从后边跑到他跟前，把手放到他的嘴唇上。大家都为他的放肆大为吃惊。但是希勒尔什么也没说，只指了指前边的大路。在夜雾弥漫的模糊月光中仿佛看得到前边有东西。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正顺着白色公路缓慢地爬行，就像是一个蠕动的大毛毛虫。老人们都屏住呼吸，停下脚来。他们在寂静中听到一些重载车辆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在这个向前方艰难爬行的模糊车队的上边有什么东西闪光，很像带晨露的草秆：那是护卫战利品车队的努米底亚人部队的长矛。

但是护卫战利品车队的哨兵们眼很尖，早就发觉后边有人跟随。他们立即拨转马头。有一个小队骑兵手握长矛，高声喊叫着催马过来。这些努米底亚人笔直站在马镫上。他们带帽的白斗篷随风飘动，就像是骏马在轻快地行进。十一位老人不由

得聚拢到一起，把孩子裹在中间。骑兵队尖声呼喊，转眼间飞奔来到。他们为了在近处察看这群不相识的人，到离这些深受惊吓的人只有几英寸时才紧急勒住了马，战马都提起前腿直立起来。他们在月色昏暗、模糊不清的光亮中看出跟在他们后边的这些人决不是来夺战利品的士兵，而是态度和善走夜路的老年人，个个都是白胡子，身体虚弱，手拿小包袱和旅杖，很像他们国内常见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朝圣香客。这时候他们才冲着老人们笑了起来。在他们粗犷的深暗色脸膛上只有牙齿闪耀着白光。然后其中一人吹起响亮的急促口哨，他们便又催动坐骑，像一群展翅飞翔的鸟那样轻快地跑回战利品车队跟前。老人们因受惊吓的闪击而凌乱地站着，这时还不敢明确认定，他们已经受到了照顾，受到了拯救。

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是第一个振奋起精神的人。他亲切地拍了拍孩子的面颊。

“你是个勇敢的人。”他弯腰对孩子说：“我刚才握着你的手。你的手没有发抖。还要我继续给你讲吗？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在这夜里我们没去睡觉。”

“你继续讲吧！”男孩子低声请求说。

“你还记得起来吗？我给你讲过，该诅咒的泰塔斯把我们的神器都运到了罗马。出于虚荣心的夸耀欲望，他让神器游遍全城，进行展示。但是从那一天以后，罗马皇帝就把我们的梅诺拉蜡烛台和所罗门的其他神器都保存在一座他们叫作太平殿的建筑物里。仿佛太平在什么时候持久过，我们的家园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什么时候持久过。那是愚蠢的话。但是上帝不能容忍把本来是他的锡安山的装饰品放到外国的神殿里。于是他便

在夜间发射出火来，把那座神殿连同房顶、形象和财物都烧光了。只有我们的蜡烛台在这场吞噬一切的大火中得到了拯救。因此，你又一次看到了，大火、遥远和强盗的手都没有掌管蜡烛台的能力。上帝的另一个告诫信号是要他们把神器送回他的圣地，把神器放在不是祈求黄金而是为了敬神的场所。但是愚蠢的人什么时候会理解这样的信号呢？什么时候人们顽固的心会顺从地屈从于理智呢？”

拉比埃利泽尔叹息一声，然后接着说：

“他们就这样夺走了我们的神器，而且保存在皇帝的另一座建筑物里。由于这些神器在那个上锁的房子里放了几年，几十年，他们就认为这些神器永远归他们保存了。然而在一批强盗后边，总是会有另一批强盗追过来。一个人用暴力夺取的东西要被暴力再从他手里夺走。于是就像罗马战胜了耶路撒冷那样，迦太基又袭击了罗马。就像从前他们抢掠我们那样，人家又抢掠了他们。他们最神圣的东西就像我们最神圣的东西一样受到了伤害。但是这批强盗把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梅诺拉蜡烛台，我们的其他神器也抢走了。他们就用前边黑暗中的那些手推车运走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东西。明天他们就要把蜡烛台装到船上，运往外国，运到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这个蜡烛台再也不会照亮我们老年人了！正如人们都要把亲人的尸体送到坟墓，通过送葬和陪同走最后一段路来表明自己的爱心那样，今天我们也陪送梅诺拉蜡烛台到外国去远行。我们所丧失的是最神圣的东西。现在你懂得我们在痛苦中走路的悲哀了吗？”

男孩子沉默不语，低着头走路，好像是在深思。

“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们把你作为见证人带来，为的是在我们一旦变成泥土以后，你能够出来证明，我们对神器是坚

守忠诚的。你可以教育其他人要继续保持忠诚，你要帮助他们信仰我们的信念。蜡烛台总是会从黑暗的漫游中回来的，总有一天它会用七支烛光重新光荣地照亮主的圣餐桌。我们把你从梦中叫起，让你的心清醒起来，将来能对后代人讲述今天这个夜晚。你要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别人宣讲，进行安慰，说你还亲眼看到过历经千年流浪还像我们这些身处异国的人一样毫无损伤的蜡烛台。关于这个蜡烛台，我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不毁灭，它就不会毁灭。”

孩子仍然沉默不语。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在孩子倔强的沉默中觉察到一种反抗。于是他弯下身来问道：“你明白我的话了吗？”

孩子依旧硬着脖子。“不明白，”他执拗地说，“我不明白你的话，因为，如果……如果……那个蜡烛台，对于我们是那么宝贵，那么神圣，为什么我们又让人家把它夺去呢？”

老人长叹一声说：“你问得有理。我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让人把它夺走了呢？我们为什么不进行反抗呢？但是你以后就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是站在强大者一边的，而不是站在正义者的一边。在这个世界上暴力总是强迫正义者的意志，而虔敬的人总是没有人世间的权势。我们从上帝那里只学到了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没有学到用力量获得我们的权利。”

拉比埃利泽尔低着头继续一边走路，一边讲了这些话。但是男孩子突然把手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激情冲动的孩子直截了当、简直是粗暴地质问老人说：

“可是上帝呢？他为什么容忍这样的抢劫呢？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们呢？你不是说过，他是个正义者，是个全能者吗？为什么他站在强盗一边，而不站在正义的人一边呢？”

大家都为这些话感到惊骇。大家都站住了脚。他们身体里边的心同时都停止了跳动。孩子无所顾忌的质问如同是尖利的号角声传入了夜空，仿佛这个小男孩是在对上帝宣战似的。阿布塔利翁为这孩子是自己家的人感到羞愧，便生气地严词训斥说：

“不要说话！不许亵渎上帝！”

但是拉比埃利泽尔斥责他说：

“你先不要说话！对一个无罪的天真孩子你发什么邪火？这是因为他那天真无邪的心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我们每天每时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我、我们大家及我们民族从开始以来的圣贤智者所问的问题。这个孩子所提出的正是我们犹太人的老问题：上帝为什么在各个民族之中专对我们这么苛刻，专对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对他做礼拜的我们这么苛刻？为什么他要把我们抛在别人脚下，让那些人践踏我们这些最早对上帝有所悟解，并且在不理解上帝本性时赞美上帝的人？为什么他要破坏我们的建筑？打碎我们的希望？为什么他总是在我们安定休息的时候把我们保存的东西拿走？为什么他要给我们制造磨难，而且总是对我们非常苛刻，让这些他首先挑选出来的人又成了首先被关闭在他的秘密中的人？不，我在一个孩子面前决不撒谎。如果他的问题是亵渎神明的，那么，我这一辈子天天都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你们看呀，我对你们坦白承认，我也要，我也要同样努力地进行辩论。我和上帝的争论也是没完没了的。我这个八十岁的人也总是天天提出这个毫无恶意的孩子所提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打进这么深重的灾难？为什么他能容忍对我们权利的剥夺？为什么在抢劫中他还帮助强盗？我也千百次羞愧地捶胸顿足，我实在压制不住和窒息不了这种质疑的

呼声。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天天在折磨我，我就不是犹太人，我就不是人。只有到死亡里我的嘴才会不说这个问题。”

其他老人都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纯洁人和明智人，这个 Kab ve Nake 即永远正义的人，如此心情激动。这些指责必定都出自平时对大家隐而不露的内心深处。他们都觉得他很陌生。他站在那里异常痛苦，四肢哆嗦、羞愧难当，把目光从孩子身上转开了。而那孩子正在用惊愕的目光看着他。不过拉比埃利泽尔很快就镇静了下来。他又一次俯下身来，安慰男孩子说：

“对不起，我刚才对那些人说话，对我们大家头上的神说话，没能给你回答。我的孩子，你出于心地的单纯问我：为什么上帝容忍对我们和对他自己的那些罪行？所以我出于自己精神的单纯非常坦诚地回答你：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我们猜测不到他的思想。但是我在痛苦的愚蠢中和过分的共同苦难中每次与上帝争论的时候，我总是努力安慰自己。我对自己说，也许上帝赋予我们的一种意识就在苦难里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得在苦难中忏悔罪过。谁能说是谁犯了罪？也许智者所罗门是愚蠢的，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神殿，仿佛上帝是一个人，喜欢停留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之中似的。也许他为上帝修建那样豪华庄严的神殿是种罪过，那就仿佛黄金比虔诚更重要，大理石比内心真情实感更重要。也许我们犹太人想要像其他民族那样，有自己的家园和神殿，我们能够说，这里是我们的国家，还能够说，我们的神殿和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就像说这是我的手和我的头发那样，就是违反上帝的意愿的。也许因此他才砸烂了神殿，把我们从家乡拉出来，使我们不把思想从属于可见的东西，而是只用内心思念的方式永远忠于他这

位不能达到者和不能看见者。也许我们真正的道路就是永远走在路上，悲伤地回顾以往，渴望未来，永远希求安宁，而又永远得不到安宁，因为这永远是一条神圣的路，是一条我们不知道目的，但是要坚持走下去的路，就像今天夜间我们走进黑暗和危险中来而又不知道会如何结局一样。”

男孩子专心地听着。但是拉比埃利泽尔说到结尾了：

“不过现在你再不要问了，因为你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你等着吧，耐心地等吧，也许有一天上帝会从你自己的心里给你回答。”

拉比埃利泽尔沉默了。其他老人也都沉默不语。他们静静地站在大路上。黑夜也沉默着包裹住他们。他们觉得仿佛是孤单地站在世界的黑暗中，远离开了时代。

突然一个人浑身哆嗦，举起一只手。他感到恐惧，他劝告别人仔细听听。果然有什么东西跑动，穿过寂静，呼啸而来。最初好像有人在轻拨竖琴，是一种逐渐增强的朦胧声音。但是震动的声音临近了，更强烈了，犹如黑暗中的风声和海声。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一下子打破了沉闷紧张的气氛。风来得短暂而且突然，以致他们都抱住路旁惊慌失措的大树，仿佛他们要在旷野中坚持下去。灌木丛发出乱哄哄的低声耳语，大路上尘土飞扬。忽然连星星也好像摇晃起来。老年人都很激动，就像他们对关于自己命运和接近上帝的谈话已有所准备。他们都为能否突然得到答复而颤抖起来。这是因为在关于上帝的经典中写着，上帝在暴风雨中来临，在轻轻的飒飒声中开始说话。他们每个人都低着头谛听上方。他们为了共同面对这个奇迹，都不自觉地抓住别人的手。于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别人的脉搏，如同在手里握着一个急速敲击的小锤。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阵风暴突然停息了，就像它来的时候那样突然。灌木丛中的轻声低语也逐渐停息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动静消除这吓人的寂静。当他们一个个惊恐不安地把一直看地面的眼睛抬起来的时候，才觉察到在东方黑暗的上空里现出了最初的晨曦，那是乳白色的，光芒柔和。现在他们明白了，刚才来的是每天天亮之前都要刮起的阵风。只发生了日常的奇迹，就像每次人间之夜过后那样又到了白天。这时候远方还不稳定的红色亮度更强了。大地的苍白轮廓从雾霭中显现出来。现在他们明白了。夜，他们徒步旅行之夜，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早晨了。”阿布塔利翁失望地轻声咕哝说，“我们做祈祷吧！”

十一位老人聚到了一起。男孩子依旧站在旁边。他是个未成年人，还不会祈祷，所以只是很激动地看着。老人们从行李包里取出祈祷罩衣，披盖在头上和肩膀上。他们把腰带缠绕在额头上，把手，是把左手放在心脏近旁，然后转身面向东方。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感谢创造世界的上帝，用赞美上帝完成创造世界的十八节祝福词颂扬上帝。他们轻声地唱，低声地诵，随着说说唱唱的节奏，身子也前仰后合。男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祝福词，但是他看到了十一位老人祈祷的热情。老人们在感人的唱诗中摇晃身子，就像面前的灌木丛在上帝的风中一样。老人们在说过庄严揄扬的“阿门”以后，都弯腰鞠躬，然后就折叠祈祷罩衣，准备重新上路。在逐渐苏醒的光明中，这些老人都显得更苍老了。他们额头上的皱纹被刻画得更清楚了，眼睛和嘴巴周围的阴影显得更浓重了，仿佛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死亡中走来似的。他们疲惫不堪地带着孩子继续走最后的路，走

他们路程最痛苦的剩余部分。

十一位老人带着孩子到达普尔图斯港口的时候，意大利的早晨已经明亮、酷热地燃烧起来。台伯河显得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致，把黄色河水退还给了大海。停泊场里只有几只汪达尔人的船，而且已经一只船接一只船离岸。船的桅杆上都喜洋洋地挂起了三角旗，宽大的船舱都装满了战利品。现在只有一只船还抛锚停泊在岸边，贪婪地吞食着超载手推车上最后抢劫的罗马财物。手推车遵照命令一辆接一辆推到前边卸车。奴隶们用黝黑的肩膀扛或者用头顶着沉重的东西装船，每次都要走在木板上。那些东西有箱子、金柜和双耳的大圆酒罐等等。但是他们都很想赶快干活。不耐烦的船主嫌他们干得不够利索。因此汪达尔人监工总是用皮鞭催赶奴隶们快走。现在最后一辆手推车来到了船跟前。这就是十一位老人和那个男孩尾随了一整夜的那辆装有神殿蜡烛台的手推车。车上覆盖着稻草和衣物。但是老人们锐利的眼睛早就盯住了这辆装得高高的手推车。他们为去揭露车上的东西而有些颤抖。现在决断的时刻到了：奇迹要么现在发生，要么永远不发生。

然而男孩子没有随着老人们看，而是着魔似地呆呆看着他第一次见到的大海。现在大海如同一面无边无际的蓝色镜子，光线照得有些隆起，水面闪闪发光，一直延展到水天相接的鲜明界线。他觉得这个巨大的空间比夜间的苍穹更为广阔，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仰视到了周天群星。波浪聚散嬉戏，他看得入迷。波浪互相追逐碰撞。一个波浪跳过另一个波浪的脊背，然后又发出放肆的欢笑声，化成泡沫逃去，好一次又一次地再形成波浪。于是他猜想在这种幸福的游戏中必定有他在偏僻狭窄的贫

民街巷昏暗阴影里从来没敢梦想过的欢乐。他用力舒展了一下他瘦弱的儿童胸膛，心里渴望出走、强壮、高大，以便吸取空气，见识世界，使自己犹太人畏缩的气质感受到这里潮湿的气息。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渴望，往前走到水边，舒展开两只小胳膊，至少要把这无限之中想象的一口气吸到了自己身上。于是他从内心里得到了提高，看着这么秀丽明媚的景色，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啊！这里的一切多么无拘无束，多么自由，没有任何恐惧！海鸥犹如白色的箭，俯冲下来，又升腾而去。美丽的舰船在风中鼓起了有柔丝光泽的船帆。男孩子闭上眼睛，把小脑袋往后仰起，想要更深地吸一些凉爽的咸味空气。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他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于是他第一次觉得昨天父辈人和老年人所讲的上帝的名字具有了意义和形象。

呼喊声吓了他一跳。十一个老人在同声呼喊。他立刻跑到他们跟前。最后那辆手推车上的衣物刚刚拉下来。巴巴利人奴隶弯着身子正把一尊银制赫拉雕像——足有几百磅重——从车上抬下来。其中一个奴隶用脚把挡在路上的蜡烛台踢到了一边。蜡烛台摔倒，翻着跟头，发出刺耳的响声。一声，绝无仅有的一声惊恐喊叫撕裂了老人们的心，因为他们眼看着这个象征，这个神圣的象征，摩西看到过，亚伦① 祝福过，在所罗门建的神殿圣餐桌上摆放过的象征，现在竟滚到了马粪垃圾之中，受到污秽尘土的伤害。听到这声突如其来的喊叫，黑人奴隶都感到惊讶，好奇地抬头观看。他们不明白，这些白胡子老头为什么

---

①亚伦（Aaron，约前1523—前1400）是《圣经·旧约》中人物，传为摩西之兄。

要高声惊呼，而且每人都拉住别人的胳膊，形成一条痛苦的长链。没有人做什么对他们不好的事呀！但是监工的皮鞭已经打到他们赤裸裸的皮肉上，他们只好把手再伸到稻草里翻寻。现在他们抬下来一块没有包裹的斑岩石石碑。然后他们又取出来一尊大雕像。他们用绳子绑住雕像的头和一只脚，硬拖到地上，就像是拖拉宰杀过的牲畜一样。现在车上的东西卸得越来越快。那个永恒的蜡烛台一直没人理睬，还倒在手推车跟前，遮住了半个车轮子。老年人互相搀扶着，在神圣的希望中颤抖：也许强盗们在忙乱中忘记了蜡烛台！也许强盗们对蜡烛台会故意熟视无睹！也许在最后的一刻会出现奇迹！

现在有一个奴隶注意到了蜡烛台。他弯下身子，拿起蜡烛台，扛到肩膀上。奴隶肩上的蜡烛台光亮耀眼。它发出光辉来了。它闪烁颤动起来了。好像它把白天照得更亮了。老年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本民族失落的圣物。他们的眼神显得很难过，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最心爱的象征马上又要运到外国去了。那个膀大腰圆的黑人两手把金制蜡烛台梅诺拉举起来，急忙跑向不停摇晃的上船梯板。还有五步，还有四步，这件神器就要永远消失了！十一位老人像被神秘力量拖住一样，一个接一个走向上船的梯板。他们泪流满面，目光模糊，流着口水，含含糊糊念叨着几句话。他们像醉酒的人一样踉跄而行，用恳求的眼神表示，至少想要虔敬地亲自吻一吻这件神器。只有拉比埃利泽尔保持冷静，陷于自己的痛苦中。他抑制不住自己，便用手握住男孩子的手。他这一握使得男孩子感到疼痛。

“往那里看！往那里看！你是最后一个看见我们的神器的人！你是他们如何抢劫神器，如何运走神器的见证人！”

孩子听不懂这些话。但是他感觉到了其他人直透内心的痛

苦，认识到这里发生了不公正的事。一种愤怒，一种幼稚的愤怒猛烈地贯穿了他的全身。他这个七岁的孩子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便挣脱开身子，跑过去跟在那个刚踏上梯板的黑人身后。那个黑人由于肩上扛得太重，走得摇摇晃晃很不稳。不行，不能让这个外国人拿走蜡烛台！孩子没有清醒地思考便向那个强壮黑人冲去，要夺下他抢的东西。

突然受到这一下意想不到的冲击，肩扛重物的奴隶踉跄起来。这不过是个孩子全身悬在他的胳膊上而已。但是这个奴隶本来就是在晃动狭窄梯板上努力保持平衡，东倒西歪地走的，突然受到孩子的袭击，更是前仰后合，从梯板上摔了下来，并且把孩子带了下来。这时蜡烛台就从他手里滚开了。奴隶咕咚一声倒在地上，重重压在被他带到地上的孩子右臂上。孩子感到一阵剧疼，仿佛身上的肌肉和骨头都被撕碎，都被践踏了。孩子尖声嚎叫起来。但是孩子的叫声汇入了周围人突然一齐呼喊的声浪里。大家是同时呼喊的：老年人呼喊是由于对蜡烛台再次滚入泥泞的罪行的惊骇；汪达尔人是关于船只的事愤怒地吵吵嚷嚷。监工赶快跳过来，用皮鞭驱回老年人。这时候那个奴隶已经顽强地站起身来，还用脚踢开了正在呻吟的孩子。他又把蜡烛台放到肩上，像逃跑的人那样迅速走上梯板，送到了船上。

十一个老人都没有注意孩子。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呻吟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没往地面上看。他们只是仰视走上梯板的奴隶肩扛的蜡烛台，那七个圣餐杯就像是祭品一样奉献给了上帝。他们不寒而栗地看到，有个外国人在甲板上毫不在意地抓起蜡烛台，扔到其他战利品里。这时哨子声响了起来，哗啦哗啦的铁链提起了船锚。在甲板下看不见的船舱

里，摇橹囚犯都被用铁链锁在凳子上。他们前仰后合地摇动四十只长橹，船便猛地一冲开动了起来。在龙骨后边立刻翻滚起白色浪花，哗哗流去。褐色的船体在风浪中颠簸起伏，仿佛船也在呼吸，船也有生命。大橹舰扯起风帆，从停泊场出发，直奔开阔的、无限的大海而去。

十一位老人凝视着逐渐消失的海船。他们又一次互相紧紧握着手进行祈祷，形成一个恐惧与痛苦的人链。他们没有人明说出来，但是都这样暗自希望：现在，现在就快出现奇迹吧！但是鼓起风帆的大橹舰在和风的抚爱中轻快地破浪前进。船的轮廓在远方愈来愈小，老人们心中的希望也就愈加可怜地熔化了，也就愈加可怜地消失在悲哀的大海里了。大橹舰已经成了一个闪光的小点，就像飞翔的海鸥一样。他们最后泪眼模糊，只感觉到一片孤寂的海蓝色。一切希望都落空了！蜡烛台又一次流浪到外国，流浪到远方！它永远得不到安宁，永远丧失了！

他们把目光从海上收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在蜡烛台落地处被砸伤胳膊躺在那里呻吟的孩子。他们把受伤的孩子扶起来，又把连声呻吟的孩子放到一个担架上。老人们都深感羞愧。这个男孩不假思索地做出了没有一个成年人敢去做的事情。阿布塔利翁担心的是如何去见家里的女人，因为他得把残废的孙子送到母亲和女儿面前。只有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对他们进行安慰：“你们不要抱怨他，也不要为他悲伤。你们想一想经典吧。上帝是怎样把一个用手去扶快要翻倒的约柜的人打死的。那是因为上帝不愿让人世间的人手去触摸神器。但是上帝是爱护这个孩子的，因此才只打伤了他的一只胳膊。也许在这一次痛苦里边就有赐福，就有使命呢。”然后他又和蔼地弯下腰对呻吟的男孩子说：“不要抵抗你的痛苦，而要把痛苦吸收到你的身

体里边。这种痛苦也是一种遗产。因为我们的民族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只有从苦难之中才能产生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这一次对于你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你触摸到了神器。现在只是你的身体，而不是你的生命受到了伤害。也许通过这次痛苦你就被上帝选中，在你的命运中隐藏着一种感受力。"

男孩子看着拉比，表现得虔诚而且坚定。明智人对他的重视引起他的自豪感，超过了胳膊的剧烈痛苦。他们把断了胳膊的男孩送到他父亲的家的时候，他嘴里再没有发出来一声呻吟。

自从那个汪达尔人之夜以后，罗马帝国在惊恐不安之中又过了许多年。这一代人中发生的事比过去七代人中发生的事还要多。另一个皇帝成了罗马的统治者，接着又是一个皇帝，然后再换了一个皇帝。第一个叫阿维利乌斯，后边的是迈欧拉努斯、利比乌斯·泽维鲁斯和安特米乌斯。这个皇帝谋杀了或者驱逐了另一个皇帝，最后日耳曼民族又一次打进城来，洗劫全城。此后又再次把别的皇帝摆上去和撤下来（这都还只是发生在一代人中的事!）。罗马的统治在被北方冷酷无情的战将奥多阿克和特奥多里希推翻之前，最后的皇帝是利切里乌斯、尤利乌斯·内波斯和罗姆鲁斯·奥古斯图鲁斯。哥特人王国的国王们都认为，种植和驯养使人坚强，铁甲在身锻炼意志，这样就会代代相传。然而这个王国也衰落了，也在这一代人的时光中毁灭了。这时候北方的许多民族在迁徙，在聚合，而在与罗马隔海相望的拜占庭这时兴起了另一个罗马。好像自从汪达尔人之夜梅诺拉蜡烛台从普尔图斯港口丧失以后，台伯河之滨的这座千年古城里就再没出现过太平，就再没有出现过片刻的安宁。

但是当年送蜡烛台最近一次去流浪的那十一位老人早已逝

世，他们的子女也都进了坟墓。如今他们的孙子也都成了白发老人。——但是阿布塔利翁的那个孙子，那次汪达尔人之夜的见证人本亚明还一直健在。当年的那个孩子后来变成了青年人，又从青年人变成了成年人，又从成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他的七个儿子都先他去世。他的一个孙子在特奥多里希手下暴徒焚烧犹太人神殿时被打死，但是胳膊伤残了的他还一直健在。这就像是狂风把森林中的树木吹得东倒西歪，但那棵最坚强的树却能独自挺拔，岿然不动。这位高寿老人就这样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眼看着国王晏驾，王国沉落，死亡却敬畏地避开了他。他的名字是伟大的，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简直是神圣的。由于他的胳膊伤残，犹太人都把他称做本亚明·马尔纳菲施。这是表明，这个受过上帝严格考验的人是他们最为敬爱的人。这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和惟一的一个亲眼看到过摩西的蜡烛台，也就是所罗门神殿里丢失的那个梅诺拉蜡烛台的人。这个蜡烛台现在孤零零地被收藏在汪达尔人的宝库里，暗无光泽。到罗马来的商人，不管是从利沃尔诺、热那亚和萨勒恩来的，还是从美因兹、特里尔和近东各国来的，都首先登门造访，要亲眼看看这位亲眼看到过摩西和所罗门的神器的人。他们像在虔敬的雕像面前一样怀着敬意给老人鞠躬，激动地看着老人残废的胳膊，不胜惊叹。他们还用手指轻轻触摸下老人曾经触摸过主的蜡烛台的手。尽管他们都已经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里讲话在世界上传播非常迅速，就像现在经典一样——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在汪达尔人之夜的偶然遭遇，但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机会，请他一次又一次讲述事情的始末。老人每次都以同样的耐心讲述蜡烛台的出游。当他讲到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此人的身体也早已埋入了坟墓——预言他的未来的时候，他的胡

须丛里总要闪射一种光芒。他毫不气馁地要他们记住，神器的流浪还没有结束。这个蜡烛台还将回归耶路撒冷，人民也将结束被驱逐状态，重新聚集在获救的神器周围。于是大家便很欣慰地辞别，并在祈祷中编进他的名字，祝愿他这个安慰者，这个看到过神殿圣物的最后一人和见证人，与人民长久同在。

受过严酷考验者，失落神器之夜的那个孩子本亚明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八十五岁了，八十七岁了。长期的艰苦劳动把他的肩膀逐渐压弯。他的视力模糊不清，白天有时候感到疲倦。但是罗马的犹太人谁也不会相信死神能够对他施展威力，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他们伟大事业的保证。好像大家都无法想象，这双看到过主的蜡烛台的人间眼睛会在梅诺拉蜡烛台还乡之前闭上。他们把他作为神意的象征加以维护。没有他就不成庆典，没有他的名字就不是弥撒。他走路的时候，其他老人都对这位最年长的寿星恭敬施礼。他走过以后，人人都为他念祝福格言。每逢遇到忧虑和喜庆的时候，桌子旁的最高位置总是为他准备的。

这一次罗马的犹太人都把本亚明·马尔纳菲施作为教区里年岁最长，威望最高的人敬重。根据习俗惯例，大家都在犹太年里最悲哀的一天，也就是第九个AB天聚集在墓地里。这一天是神殿被毁的日子，是个阴暗的和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祖先在这一天变得无家可归，像盐一样被撒到了世界各国。他们没有坐在自己的礼拜堂里——因为礼拜堂最近被怀有敌意的暴徒们破坏了——而是要求死者在这悲痛的一天到近处来。他们在这异国他乡父辈所埋葬的地方在郊外聚集一起，互相倾诉自己的漂泊遭遇。他们坐在坟墓之间，也有人坐在破损的墓碑上边。从前知道，这是坐在自己父辈的身旁。儿子们也像他们一样悲

哀，他们还宣读先辈名单，赞颂先辈。有些墓碑在名字上边刻有图形象征，例如表示神职身份的是两手交叉或者刻祭司助手的冲洗罐，或者刻一头狮子，或者刻一个大卫之星。图像中直立的平台代表梅诺拉蜡烛台，意在宣告这里长眠的是位明智人，也是以色列的一位杰出人物。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就在这块墓碑前边，他的目光正对着石碑。他坐在人群中间，像别人一样进行悔罪，衣衫破烂，像杨柳一样弯腰，俯身在苦难的黑水上边。

这时下午很晚了，太阳已经沉落在苍翠的松柏之中。色彩艳丽的蝴蝶在席地而坐的犹太人周围飞舞，就像是围绕腐朽的树干飞舞一样。彩虹翅膀的蜻蜓无忧无虑地落在他们下垂的肩膀上，茂密草丛里的甲虫也在围着他们的鞋子游戏。树叶金光闪闪，和风送来清香，一个天鹅绒般的夜晚来临了。但是这些犹太人没有抬头观看，没有振作起精神。他们久久陷入了新的悲哀，在共同的诉说中又久久回忆着自己民族受到的摧残打击。他们不吃，他们不喝，他们也不看白天的明亮。他们只是互相诵读那些讲述神殿被毁和耶路撒冷衰落的哀歌。虽然那些极其悲恸的哀歌的每个单词都早已深深印入了各人内心的血液里，但是信徒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朗诵，为的是加剧痛苦，并感觉到加剧的痛苦如何一次次撕裂他们的心。在这样黑暗的时代里除了悲哀他们不需要别的感觉。就这样他们在倾诉自己被驱逐和受压迫之外还回忆死者的悲哀和所受的压迫。他们互相重复讲述命运多难的整个民族，讲述从前时代里的灾祸。像在罗马这些人蹲的，坐的，尘土满面，衣衫褴褛的情况一样，这一天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和教区里，犹太人都要扫墓，从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都要在同一个时刻进行祈祷，朗诵同样的哀歌。那

是先知耶利米的哀歌，讲述女儿锡安如何阵亡并成为对民族的嘲讽。他们知道，一起被驱逐的悲伤和这些哀歌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统一。

就在他们这样坐着低声咕哝诉说，用回忆研磨自己的心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太阳已经变得更加金黄。苍松翠柏的深暗色树干仿佛被内部的光照亮一样，开始发射出红光了。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九个AB即大悲哀的一天，就要慢慢地过完了。最后祈祷的时刻到了，这时候公墓的铁锈大门外边传来一阵叮当声响。他们听得清楚，走进来一个人，但是他们没有起身。进来的陌生人安静地站着，一直等到祈祷完毕，这时教区主管人才冲着陌生人招呼说："祝福你，到这里来的人，犹太人，和平与你同在。"陌生人回答说："祝福你们在这里停留的人。"教区主管又问道：

"你从哪里来的？你属于哪一个教区？"

"我所在的那个教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是藏在一只大船上从迦太基逃出来的。现在发生了重大事件。尤斯蒂尼安① 皇帝从拜占庭派出一支大军去打汪达尔人。所以他的元帅贝利扎尔就去攻打迦太基这个海盗城堡。汪达尔人的国王被俘，汪达尔人的王国被灭了。汪达尔强盗们多年抢掠来的一切东西都成了贝利扎尔的战利品，他都运往拜占庭去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罗马的犹太人都表情冷淡，沉默无言地看着他，都没有站起身来。拜占庭与他们何干？迦太基与他们何干？——埃多

①尤斯蒂尼安（Justinian，约485—568）是东罗马的皇帝。

姆① 就是一切，而阿马勒尔② 是永久的敌人。这些异教徒的民族总是疯狂地进行战争。忽而这些民族胜利了，忽而那些民族胜利了，但是公正从来没有胜利过。这件事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的心来说，迦太基算什么？罗马算什么？拜占庭算什么？他们的心只为耶路撒冷忧虑。

现在只有本亚明·马尔纳菲施这位受过严酷考验的人目光坚定有力。

“还有蜡烛台呢？”

“蜡烛台完整无损。贝利扎尔把它夺到手里。我看见他把蜡烛台和其他财宝一起运往拜占庭了。”

这时其他人才惊恐起来。现在他们才理解了本亚明的问题。圣物蜡烛台又要流浪异国他乡。听到这个信息如同把点燃的沥青投进了他们悲伤的黑暗大厦里。他们从地上一跳而起，跨过坟墓，聚拢在陌生人周围。他们还啜泣着，痛哭着：

“不幸啊！到拜占庭去！……又一次越过大海！又一次流浪到外国！……他们像该诅咒的泰塔斯那样，又在胜利中抢走了蜡烛台……总是运往外国，从不运回耶路撒冷……不幸啊！灾难压到我们头上来了！”

那情景就像是烧红的铁触及到了旧的创伤，这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惊恐不安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害怕，如果约柜的神器出外流浪，那么，他们自己也得再到个陌生地方去，就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寻找不是家园的家园。自从神殿被毁以后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总是受到破坏。往昔的痛苦和新来的痛苦猛

①埃多姆（Edom）为巴勒斯坦的南部边界。

②阿马勒尔（Amalek）是东哥特人所建的王国。

烈地汇聚到了一起。他们于是便哭喊、啜泣、诉说起来。他们强烈的喧闹使得原来安静地落在古老石碑上的小鸟惊飞而起，四散逃走。

大家都在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时候，只有最年长者本亚明一个人平静地坐在长满青苔的石碑上，一言不发。他不知不觉间把两手搭在一起，安详地坐着，像个做梦人那样微笑地看着刻有梅诺拉蜡烛台图形的墓碑。在他那饱经风霜、银须环绕、杂乱无章的面容上有一次闪射出了当年那一夜还是孩子时的光彩。皱纹舒展了。他俯身低头，倾听内心，嘴上的微笑仿佛传遍了全身。

终于有一个老人觉察到了，他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他充满敬畏，站立不动，并且轻轻碰触近旁的人，于是一个传一个，顿时都沉默起来。现在他们屏住呼吸，注视老人。老人的微笑，犹如一片白云掠过他们深沉的痛苦。现在他们散站在坟墓之间，天色昏暗起来，周围就像地下坟中死者那里一样的安静。

本亚明从大家的沉默中才觉察到别人都在看着他。他吃力地——因为他已经很虚弱了——从残损的石碑上站起身来。大家突然觉得他比过去强健了。他站在那里，环脸银须飘动，就像是白色火焰围绕着绸缎便帽在燃烧头发。大家从来没像现在这个时候这么强烈地感觉到，经过严酷考验的马尔纳菲施也是个使徒。但是本亚明开始说话了，话语中充满了祈祷的虔诚：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把我保留到现在这时候。我总是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还在毫无益处地浪费面包？为什么死亡要留下我这么一个疲惫不堪，没有用途，只是沉默的老人呢？我已经变得怯懦了。由于我在我们的民族中看到了太多的苦难，所以我的信心已经疲倦了。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我这一生里还担负着一件任务。我看到过开始，现在终结已在呼唤我了。”

大家都谛听着他所讲的含义不明的话。终于有个人——教区主管人——轻声问他：

“你是想要干什么呀?”

“我相信，上帝给我保留这么长久的生命，保留这么明亮的眼睛，就是要让我再看一次蜡烛台。我必须到拜占庭去。也许，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没能做到解救神器的事，也许要由我这个白发老人来完成了。”

大家都激动而又不耐地发起抖来。诚然他们都觉得此话不可信，白发苍苍的老人怎能从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帝那里取回来蜡烛台呢，不过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又是很有吸引力的。只有一个人担忧地问他：

“你怎么经受得了这样遥远的旅行呢?你想想，要在冬季的海上走三个月呀！我很担心你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痛苦。”

“凡是关系到神器的事情，我总是有力气做的。当年那个汪达尔人之夜里，老年人带上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的时候，也都认为，路上太苦了，然而我硬是走完了全部路程。现在做这样的事困难了，因为我的一只胳膊残废了，所以需要有个强壮干练，能帮助我的人陪我。需要有个年轻人，将来他可以成为下一代人的见证人，就像我当了你们的见证人一样。”

他张目环视四周，在年轻人中逐个查寻，仿佛他要考试他们。在这种审视的目光下，他们都有点发颤，都觉得他的锐利目光透视了自己沉默的内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当选，承担这项使命，又都羞怯得不敢自报奋勇。大家都在等待着，情绪都激动。但是老人缺乏自信地低下了头，咕咕哝哝地说：“不行。我不愿做出决定，选择不能由我决定。大家抽签吧！让上帝给我选择合适的人吧！”

人们都聚集到一起，从坟墓上茂密的野草中截取草梗，制成大大小小的梗段分发给每个人。命运选定的是一个二十岁的人约亚基姆·本·加马利尔。他身材高大，强壮有力，有一副铁匠的模样。但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熟悉经典，而且没有耐性。他还背着命案，曾在士麦那① 的大街上打死过一个叙利亚人。在追捕人抓到他以前，他就逃到罗马来了。大家沉默不语，感到愤慨，命运竟会看中他这样一个倔强的人，粗野的人。但是本亚明老人在约亚基姆作为当选人走出来的时候，只是略看一眼便命令他说：

“把一切准备停当，我们明天晚上出发。”

第九个AB天过后的这一整天，罗马教区都是在兴奋的活动中度过的，没有一个犹太人照料自己的店铺营业。每个人都送来了钱，积少成多。穷苦人典当借债，妇女们交出饰针和宝石。大家都愈来愈确信，选定的这个人将把梅诺拉蜡烛台从新的囚禁中解救出来，并且使得皇帝，就像从前居鲁士② 那样把我们的民族连同神器都送回故乡。他们夜以继日地写信，发往东方各个教区，如士麦那、克里特③、萨罗尼加④、塔苏斯⑤、尼西亚⑥、达拉布松⑦。请他们各地都派人去拜占庭，而且为完

①士麦那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

②即古波斯的国王。

③地中海内的一个海岛，为欧洲文化发源地。

④希腊北部一城市名。

⑤西里西亚的一城市名。

⑥小亚细亚俾斯尼亚的城市名。

⑦小亚细亚的一城市名。

成解救蜡烛台的神圣行动筹集钱款。他们催促拜占庭和加拉太① 的兄弟们提前为负有重大使命的人，经受严酷考验者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准备一切旅行方便。与此同时女人们在准备衣物、枕头、旅途口粮，因为虔诚的人在船上不可用嘴接触任何不洁的东西。他们不顾罗马禁止犹太人乘车和骑马的规定，还暗自在城外预定了一辆车，以免本亚明老人在旅行开始时不至于过分疲劳。

但是他们大感惊讶的是，本亚明拒绝登车。他要徒步行走这条到普尔图斯港的大路。这位固执的老人要像八十年前他是个小孩子时在那天夜间的样子走这条路。最初大家都觉得这样冒险的事,这位平日年老体弱的人想用自己的脚走到海边去,既不可能，也过于鲁莽。但是他们也为老人在听到陌生人的信息以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奇，好像在一夜之间他的四肢都充满了力量。他老年的血脉都重新充满了热能，他往常疲乏虚弱的声音现在变得既威严又响亮。他几乎发起火来才拒绝了他们的照顾，以致大家只好以敬畏的心情听从他。

罗马教区的犹太人陪同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和教区选定的人走在当年老人们陪送蜡烛台所走的那条大路上。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偷偷地带上了担架。如果老人显得体力不支，就抬起他走。但是老人精神饱满，而且还走在大家的前边。老人不和别人讲话，他的思想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了。在每个石碑上，在从汪达尔人之夜以后再没走过的这条路的每个转弯处，他都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童年令人激动的时候。他回忆起来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他在和风中听到了死者说话的声音。当时各个人说

①即小亚细亚的加拉西亚，为东哥特人所建。

的每句话，他都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右手那边的房子在燃烧，火柱腾空而起。就是在这个里程碑跟前，当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冲着他们奔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失望，畏缩犹疑起来。他还记得自己在当时提的每个问题和听到的每一次回答。来到当年老人们在大路边举行祈祷的地方，他也像当年的老人们那样，取出来祈祷服和腰带，面向东方进行祖祖辈辈都在早上进行的祈祷。这种保存在血液里，一代代朦胧地流传下来的祈祷，他的子子孙孙还要念诵，这将是他们最长久的遗产。

其他人在他身后都感到羞愧和惊讶。他们不理解老人奇怪的举动，因为现在的时令比当年那些老年人走这条路的时候更接近秋天。现在天空中看不到晨曦，而且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一个虔信的人怎么可以在天亮之前进行晨祷呢？这是违反习俗的，是对传统和经典的粗暴冲撞。但是他们都敬畏地围拢在这个祈祷人的身边，因为既然他是上帝选中的人，那么，他的举动当然是不会错的。因此他们认为，对于他来说，现在干什么都可以允许。即使他在天亮之前感谢上帝创造了光，那也是正确的。

老人做过祈祷，折叠好祈祷服，又精神矍铄地继续走路，好像虔诚的祷词给了他新的力量。他们最后来到了港口，老人很远就眼盯住大海。在他的思想里那个孩子复活了，那个当时第一次看到波浪和远方的，后来失踪了，在他心中早已消逝的孩子复活了。大海依然如同八十年前，像上帝的思想那样深沉和神秘莫测。他虔敬地这样想。他的眼睛像当年那样，随着天空的明亮也明亮起来。他给所有陪送他的伙伴们祝福，和大家进行告别，然后与约亚基姆一同登上了大船。岸上的人都像祖辈常有的那样内心震荡，感情激动，目送着大橹舰起动、扬帆和

离岸远去。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这位经受过严酷考验的人。船帆在远方消失的时候，他们都深感自己不幸和受到掠夺。

这时候大船正有力地和持续地破浪前进。波浪汹涌，泛起泡沫。乌云滚滚，从西方压来。舵手们都担忧地观察，是否会有风暴袭来，是否会有丧命的危险。虽然这条船为天气所迫，两次被抛回到这条路上，却还是经受住了磨难，在贝利扎尔把战利品从非洲带回来的第三天，平平安安地在拜占庭靠岸了。

自从皇冠从罗马的首脑头上落地以来，拜占庭就成了帝国的体现者和世界的统治者。这天早晨拜占庭人群杂乱，熙熙攘攘。许多年以来这个城市爱节庆活动和娱乐演出甚于爱上帝和正义。听说这一次演出活动盛况空前，因为战胜汪达尔人的贝利扎尔要在大竞技场里把他屡建战功的军队和带回国的全部战利品都摆到世界之主巴齐勒乌斯的面前。无穷无尽的人流摩肩接踵，走在悬挂三角旗的大街上。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椭圆形的竞赛场。这人群犹如海水滚沸。大家挤在一起等待，颇不耐烦，怨声嗡嗡，甚至成了一片吵闹，一片呻吟。等待的原因是叫做卡提斯马的观礼台上还空无一人。这个观礼台建于柱子上边，装潢壮丽辉煌。那巨大的椭圆形平面很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巴齐勒乌斯此刻走在把节庆场地与皇宫连接起来的地道里，还没有出现在人民面前。

终于刺耳的军号声宣布庆典开始了。首先是皇帝的卫队，都身穿红色军服，佩带闪光发亮的刀剑，排成队列作为全场光彩夺目的背景。然后是高层的达官显贵、祭司和太监，这些人都身穿绸缎、飒飒有声地走了过来。最后出现的是高撑的华盖和两顶轿子，乘轿者是尤斯蒂尼安，也就是头戴金冠，如同圣光

笼罩的东正教主和独裁君王巴齐勒乌斯，和一身珠光宝气的特奥多拉。他们走到御座前边的时候，所有看台上一下子爆发出了欢呼声。人们已经忘却，仅仅几年以前，就在这个竞技场里，还是这样的人群，曾经冲击过这个皇帝在上边的观礼台。那时的惩罚是三千人当场被杀。在这些永远健忘的群众那里，胜利能消除任何罪行。这成千上万的人都陶醉于富丽堂皇，都陶醉于兴奋的火一般热情。他们用百十种语言呼喊、嬉闹、吼叫、欢呼。回声不断，场地四周的石墙为之颤抖。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面对这个马其顿农民的儿子和他美丽的妻子都会不住地哆嗦。老年人都还记得起来，这个女人从前在同一个房子里白天当裸体舞女，夜间随便卖身给一个男人。但是人们把这一切都忘干净了，就像每次战争胜利以后人们会忘记耻辱，每次凯旋而归人们就忘记种种残暴行为那样。

喧闹的群众把他们可以收买的欢呼像洗澡水一样肮脏而且刺耳地朝着胜利者翻滚浪花。但是在人群的上边，在最高一层平台上，站立着另外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安静而又非常坚强的民族——那是希腊国的千百尊雕像。这些雕像都是从安宁地方的神庙里抢来的，分别来自巴尔迈拉①、可斯②、柯林斯③ 和雅典，都是从当地的凯旋门和纪功石柱上弄下来的。雕像都赤裸裸的，光亮闪闪，就像是穿着永远洁白的大理石衣服。雕像站在那里，不为暂时的激情所动，沉浸在自己的美的永久梦中，沉默而且冷漠。他们不醉心于人世间的东西，他们不奋发行动。

①位于今大马士革东边的一个古城。

②爱琴海中一岛名。

③古希腊一城名。

他们神态傲然，纹丝不动，越过流血的闹剧，凝视着清波汹涌，浪花飞溅，涌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方的蓝色大海。

现在军号从最近处又一次刺耳地吹响了。这是报告统帅们凯旋队列已经到达竞技场外边的大门。各个大门都打了开来。人群中挥发干了的喊叫，又变成了雷鸣似的欢呼。统帅们建立了世界帝国，战胜了一切敌人，因而获得特许无忧无虑地游乐。这是贝利扎尔强大的步兵军队来到了！当战利品——从迦太基弄来的财宝——随着胜利者运进会场的时候，欢呼声提得更高，更加刺耳，而且没完没了地呼喊。汪达尔人当年抢掠的那些战利品的车辆被骄傲地运来了。然后人们把镶嵌珠宝的皇帝座椅、不知名的神的祭坛、无名氏艺术家所作光彩照人的雕像都放到高高的展示架上。接着摆在展示架边缘的是衣物箱柜、成堆的黄金、圣餐杯、花瓶、绸缎衣料，总之，凡是强盗民族在世界各个角落所抢掠的一切东西，现在都回到这来了，都属于皇帝，属于帝国了！看到每一样豪华物品民众都重新欢呼。民众在虔信的心醉神迷中梦想着，各种豪华的物品将会永远潮水一般涌进来，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要归他们所有。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贵重东西之中，人们都不再热情注意的是搬运工刚送来的几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可与其他精选的宝贵物品相比的东西：一张黄金包面的狭长桌子，两只银制盛器和一座七支蜡烛台。这些朴实无华的器物没有引起欢呼，但是在高处的人群中间有一位老人呻吟起来。他用手——是用左手——抓住身边约亚基姆的胳膊。这个老人在八十年后又看到了当年是孩子时所看过的那个所罗门神殿的蜡烛台。这就是他童年时的手曾经抓到并为此永远伤残右臂的蜡烛台。看到了多么幸福：是那个蜡烛台！就是那个蜡烛台！这个永恒的蜡烛台历经

了永恒的时间，不可战胜地又跨进了一步还乡的路！老人感觉到了重见神器的恩宠。就像内心里起了一场风暴，他再也抑制不住极度兴奋的欢呼了："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千秋万代是我们的！"

但是身旁的人都没有觉察到他一个人的呼喊。现在民众兴奋地发出一片吼叫声，因为胜利者贝利扎尔走进了竞赛场。他身穿朴素的士兵服装，远远地跟在凯旋车队后边，跟在无法估量的战利品之后，走进来了。民众熟悉并且认出了他们的英雄，于是呼喊他的名字的声浪此起彼伏，而且总是只呼喊他的名字，这就使得尤斯蒂尼安心怀妒意。当元帅向尤斯蒂尼安鞠躬行礼时，他却紧咬着嘴唇。

然后又是全场寂静，十分严肃紧张，就像刚才吵吵嚷嚷那样一致。走在胜利者贝利扎尔身后的是身穿紫色长袍，备受讥嘲的汪达尔人的国王格利默尔。奴隶上去扯下他的紫袍，于是这个战败者便匍伏在地。这一瞬间成千上万的人都停止了呼吸，全场人都眼盯着巴齐勒乌斯的手。他是要赦免呢，还是不予赦免？他的手指是抬起了呢，还是低了下去？看哪！现在他抬起了手指，这就是要饶恕战败者一命了。于是全场又爆发出一阵欢欣鼓舞的声音。人群中只有一个人没有看这个场面，他就是心情激动的本亚明。本亚明的眼只盯住搬运工送来慢慢通过竞赛场的梅诺拉蜡烛台，他只朝着蜡烛台看。当这件神器随着整个队列消失的时候，他的感官便只觉得昏成一团了。

"领我往前走！"约亚基姆轻声咕哝说。这绝无仅有的盛大场面吸引着这个贪婪的年轻人。但是老人瘦骨嶙峋，十分坚硬的手在他的手里痉挛起来。"带上我！带上我继续往前走！"然后老人便抓住助手的手，摸索着穿过了全城。老人用思想的眼光还一直看着蜡烛台。他对这次步行很不耐烦，催促约亚基姆

快走。他想赶快把约亚基姆送到犹太人的教区里。现在他突然感到了恐惧，全身感到了恐惧：他的生命可能要提前结束，他可能要又一次耽误拯救蜡烛台的大事。

这时候在培拉① 礼拜堂里，教区等候尊贵的客人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就像在罗马，犹太人的住所只许修建在台伯河的对岸那样，在拜占庭，犹太人只许住在金角海滨的培拉区里。如同各地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命运是越位的，然而他们活下来的秘密也还在时代里。

礼拜堂狭小的空间里人挤得满满的，真是超饱和了。这是因为不只是拜占庭的犹太人聚集在这里等候，而且还有来自远近各处如尼凯亚、达拉布松、敖德萨、士麦那以及色雷斯各城市犹太教区前来参加商议和工作的代表。贝利扎尔攻下汪达尔人的城堡，掠夺来无数珍宝，其中也有永恒的蜡烛台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滨海各个教区。拜占庭帝国里的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情绪激动。这是因为，这个毫无希望的民族虽然像世界打禾场上的糠一样被扬弃出去，而且被撕裂成了多种语言，但是它始终如一同心同德地做了拯救神圣象征的各种事情。他们平时互相之间冷酷而且健忘的心一遇到什么危难，就会像兄弟间那样融化到一起。遭遇到的迫害和暴行不断地重新锻造铁的纽带，使他们至今还保持着受到破坏的统一的种族。因此，他们的种族没有腐烂，没有倒下来，而且命运对各个人的打击愈是残酷，他们团结一致的思想便愈是强烈。这次有关神殿的梅诺拉蜡烛台的传闻，也就是民族的蜡烛台，又从隐蔽的囚禁中得

①培拉（Pera）是拜占庭的一个区。

到了解放，而且就像过去从巴比伦转到罗马那样，正水陆跋涉漫游到拜占庭来了。这对于每个犹太人都如同是自己的命运。为了解释这种神器漫游的意义，他们站在大街上或者聚集在家里争论不休，并且还与教师及明智的人一起钻研经典。神器再次开始漫游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希望的预兆呢，还是困难的预兆？是要开始新的迫害呢，还是新的迫害结束了？他们不久又要成为被驱逐者，成为无目的地的云游朝圣者，一而再，再而三成为得不到安定的人，就像蜡烛台这样不停地漫游吗？或者蜡烛台的获救意味着他们也要获救、启程和还乡？意味着不幸流浪最后、最后的结束？大家的思想都焦躁不安起来。为了打听到更多关于蜡烛台的路程和目的地的消息，信使们从一地到另一地不停地奔波。最后听说，就像从前在罗马那样，神殿最后的这个神器又要送到官方的祝捷大会上，送到尤斯蒂尼安皇帝的面前，于是他们的恐惧便增强了。这个消息猛烈地震撼着人们的思想。但是当罗马教区的通知来到以后，大家得知经受严酷考验者本亚明·马尔纳菲施正在到拜占庭来的途中，疯狂的激动就又变成了醉态。最初他们感到惊讶，因为长期以来，所有犹太人——不管分散到多么遥远的地方——都知道在汪达尔人大抢掠中那个七岁男孩为从强盗手中夺回蜡烛台而在摔倒时伤残一只胳膊的奇迹行为。母亲们都给自己的孩子讲述受到上帝打击的人本亚明·马尔纳菲施的事迹。学者们也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本亚明的事迹。因此他的事迹早已成了虔敬的传说，就像人们诵读和学习的经典中的传说一样。犹太人晚上在家里朗读他的事迹，如同在读古老传说，如同在读路得、参孙、哈曼和以斯帖的事迹，民族母亲们和圣哲先贤们清晰与模糊的事迹。现在突然传来的信息说，那个当年的孩子还活着，他现在还在世。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令人赞叹的信息。而且不仅如此，那个孩子——现在已是老翁了——正在跋山涉水到拜占庭来了。最后见证人本亚明·马尔纳菲施为了再一次看到蜡烛台现在在路上。这件事必定是个预兆！上帝不会白白地超越人间常规保留下来他这个人的。也许他作为负有天职的人是应召而来，是要把神器，同时也把他们都带回故乡。他们越是这样口碑相传，就越是深信不疑。在这个遭受驱逐的民族的血液中，对拯救者，对救世主的信仰总是在希望最初的暖风吹来时就生出了芽儿，长出了花蕾。这个信仰会茁壮成长，丰富他们的内心。村庄里与城市中的邻居们都惊讶地看着犹太人，因为他们在一夜之间都变了样子。往常他们总是怯懦、畏缩地走路，随时提防辱骂和打击。现在他们竟然欣喜若狂，走路欢快，像跳舞似的。他们这些一向抢救和节约每一点面包屑的吝啬人竟然买起了豪华服装。常常口吃的男人现在却口若悬河站在那里宣讲预兆。孕妇们神情愉快，并去市场上赶快把信息告诉别人。小孩子也都拿起了彩旗和花环。信仰最虔诚的人甚至为了准备还乡而计划卖掉财物家当及早购置驮骡和车辆。一旦听到还乡的号召，他们就可以不为准备工作耽误一天。当蜡烛台漫游遍了全世界，那么他们就不必去流浪了，当年陪送神器的那个孩子，即现在的使者，不是已经在来的路上，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里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奇迹呢？

就这样，及时收到通知的教区都选出一名男子作为特派代表，到拜占庭来观看蜡烛台的到达并参加讨论。当选的人都高兴得发抖，赞颂起上帝的名字。他们感到难以想象的是，在他们狭小而且昏沉沉的生活中，在他们历来贫困、艰苦而且危险的生活中，他们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商贩、低等工人，居然也可以参加这

么神奇的事件，可以看到上帝好像为了拯救行动而超越人间常情保存下来的人。他们购买或者借用豪华服装，好像是应邀去赴盛宴。他们在出发前天天斋戒、洗澡和祈祷，为的是用清净的身体和纯洁的心灵接受信息。后来他们动身的时候，教区从村子和城市还送了他们一天的路程。在他们到拜占庭来途经过的所有地方，虔敬的人们都为他们提供食宿，并为解救蜡烛台捐款集资。一个贫穷无权的民族的普通信使就像某个强大国王的特使一样自豪而且充满神秘地来了。当他们在路上相遇结伴同行的时候，便激动地谈起可能发生的事。他们愈是谈论，便愈是激动不已。他们愈是彼此激励思想，就愈加确信，他们将成为一次奇迹的见证人，成为早已宣布过的他们民族命运的转折的见证人。

现在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候，都挤在培拉区的礼拜堂里，成了谈论、探讨、互相质疑的一群乱嘈嘈情绪激昂的人。这时候他们急不可待地派出去的男孩子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从老远的地方就在头上挥舞一块布，意思是大家期待的客人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已经从拜占庭乘船过来登岸了。这里坐着的人都一跃而起。这些刚才还大声呼叫，激烈争论的人，现在都默不作声地站立起来。其中一些老年人由于激动而体力不支，兴奋得跌倒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主管人也不例外——敢于迎着所期待人走去，他们屏住呼吸静等。当本亚明银须飘洒，神采威严，两眼深沉闪光，在约亚基姆引领下走近礼拜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撒母耳①。他由一个男孩引领，这是犹太人最早祖先的形象，这是真正的主和奇迹的主。现在他们突然爆发出了压

①撒母耳（Sanuel）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传为希伯来的预言家和法官。

抑着的兴奋。“祝福你的到来！祝福你的名字！”他们冲着他欢呼起来，然后就一下子把他围住了。他们亲吻他的衣服，他们干枯的面颊上流淌着泪水。他们拥拥挤挤，推推搡搡，为的是虔诚地用手指摸摸他那只被主的蜡烛台打成残废的胳膊。主管人站在老人本亚明前边进行保护，而在往常那些醉酒男人的气势是压倒他的。本亚明对于他们粗野的信仰热情深为吃惊：这些人要干什么？他们对他抱有什么希望？他们压在他身上的巨大期望，使他突然感到了恐惧。于是他轻声急切地表示拒绝说：

“你们不要这样看我！不要把我抬高，我是不抬高自己的！你们不要从我这里期待奇迹！你们满足于希望，耐心地希望吧！因为要求奇迹如同要求确信一样，都是罪过。”

大家都感到震惊，都垂下了头。本亚明猜中了他们最隐蔽的思想，他们都为自己激动的不耐烦情绪感到羞愧，轻手轻脚地走到两旁。现在主管人能够把本亚明领到准备好的位置了。这个座位周到地配有座垫，显然高于其他座位。但是本亚明又一次拒绝说：

“不可。你们不要抬高我。我不愿坐在高过你们的座位上，因为我不比你们大家强。也许我在大家中间是最微不足道者，我只不过是上帝只允许还有很小力量的一个老年人。我这次来只是要看看，给你们提出劝告。但是你们不可从我这里期待奇迹！”

他们顺从地照他的意思办了，现在他坐在他们中间。在那些不耐心者中间他是惟一的耐心者。这时教区主管人立起身来致欢迎词说：

“愿和平与你同在！祝福你的到来！祝福你的出发！我们看到了你，衷心感到高兴！”

全场肃静无声。然后主管人以柔和的声音开始说：

“我们收到了罗马兄弟们通知我们你将要来到的信，于是我们便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我们逐家逐户和到一处处地方集资，为的是能够成功地救出梅诺拉蜡烛台。为了使皇帝的心情平和，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准备的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所罗门神殿的一座石碑，这是我们的祖先在神殿被毁之后救出来的。现在我们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皇帝。因为皇帝现在惟一的目的是要建造一座神殿，其富丽堂皇要胜过从前有过的那一座。因此他要从一切国家、一切城市收集最豪华与最神圣的东西。我们很乐意、很愉快地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听到罗马兄弟们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非常吃惊。他们要求我们为你创造接近皇帝的机会，以便你向皇帝请求得到神器蜡烛台。我们十分害怕，因为这个国家的君王尤斯蒂尼安不喜欢我们。他的思想不能容忍任何不完全承认他的信仰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基督徒，也不管是异教徒或者犹太人全都一样。因此，也许我们呆在他的帝国里不会很久了，也许不要多久他就会把我们驱逐出去，至今他还从来没有允许过我们的一个人到他的面前。在这个礼拜堂里，在此时此刻，我内心感到羞愧的是，我不得不对你说：罗马兄弟们要求办的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犹太人都不能走到皇帝的面前。”

主管人在一片畏缩的沉默中沉默下来。大家都低垂着头，深感震惊，奇迹何在呢？如果皇帝对上帝使者的话不听，不想，那样怎么会出现转折呢？但是主管人现在又讲话了。他的声音比刚才响亮了一些：

“但是令人宽慰和赞叹的是，永远会有这样的新体验：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我带着忧郁心情走进教区礼拜堂的时候，有个我们教区的人来找我。这个人是金匠扎哈里亚斯，是

个虔诚正派的人。他带给我的消息说，我们兄弟们的愿望实现了。当我们在漫无目的地争论耗尽心力的时候，这个金匠就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大智大贤的人都觉得不能的事已经用秘密的方式做到了。你来讲讲吧！扎哈里亚斯，作个汇报。”

一个矮小、温和、驼背的人，羞怯地在后边一排中间犹豫地站立起来。大家都非常好奇地看着他。他低垂着头，为的是掩饰满脸通红。因为他这样的手艺人总是在安静中工作，他害怕站起来讲话，害怕被人注视。他咳嗽了几声，不过说话声音依然很低，很像是个孩子在讲话。

“不要称赞我，拉比。”他轻轻地低声说，“这个功劳不是我的，上帝使我轻而易举地做成了这件事。三十年来司库一直待我友善，因此，三十年来我天天给他干活。几年以前人民进行暴动，反对皇帝，抢掠和焚烧宫廷大臣的家的时候，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与孩子藏在我的家里长达三天之久，一直到没有危险时为止。因此，我知道，他会准许我的一切请求。不过我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要求。但是近时我听说本亚明在前来的路上，我便第一次向他提出了请求。于是他就到皇帝跟前报告说，重大而秘密的信息为了皇帝从海上来了。上帝要求皇帝领悟他的话的力量，并满足他的愿望。结果皇帝准许本亚明和教区主管人进入恰尔克——皇帝的接见大厅。”

扎哈里亚斯安静而又羞怯地坐了下来。大家一言不发，惊讶不已。因为一个犹太人可以走到不可接近者的面前，这本身就是前所未闻的奇迹。为此他们内心震颤，睁大两眼。恩惠的信息在他们敬畏的沉默之上翱翔。但是本亚明像受伤者那样呻吟起来：

“啊，上帝！啊，上帝啊！你们这是要我承担什么事呀？我

的心是虚弱的，而且我不会讲外语，你们怎么会让我去见皇帝呢？为什么偏要叫我去呢？我只胜任做个仅仅见到过而没能拿住和夺回蜡烛台的见证人。你们不要选我！其他人会讲外语。我太老了，太虚弱了！”

大家都感到惊愕。当选的人拒绝任务，这就是个奇迹。但是就在大家胆怯地思考，如何才能够劝得动这位退缩的老人的时候，扎哈里亚斯又一次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现在他的声音显得坚定有力，与刚才完全不同。

“不，你必须去，而且只有你可以去。我所出的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出这份力是为了你，而不是为的别人。这是因为，如果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能够把蜡烛台带回和平中去，那么，那个人就是你。”

本亚明抬头凝视着他说：“你怎么能知道这种事呢？”

这时扎哈里亚斯平静而坚定地说：“我知道这件事，而且很久以来我就知道了：如果有人能把蜡烛台带回和平中去，那么，那人就是你。”

听到这样明确的言语，本亚明的心动摇了。他看着扎哈里亚斯，而扎哈里亚斯也看着他，对他微笑、表示鼓励。猛然间他觉得仿佛从前看到过金匠的眼睛，同时金匠仿佛也觉察到了本亚明的辨认能力，于是便微笑得更粲然了。这时金匠信赖地讲起了别的事情：

“你还记得那天的夜晚吗？你还记得随同教区的人一起去的那个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吗？”现在本亚明也微笑起来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他呢？在那赐福的一夜里人们说的每一句话。行动的细微末节我全都知道。”

扎哈里亚斯继续说：“我就是他的重孙。我们家现在是，而

且历来都是金匠。皇帝每逢有了黄金，要寻金匠、造型工人、珍宝评估人，就会从我们家族中挑选一位。许尔卡诺斯·本·希勒尔在罗马被拘禁期间护理过蜡烛台。因此，从此以后，我们全家族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等待着把蜡烛台送到另外一个库房保管的时刻。因为宝物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当评估人和造型工。我爷爷留给我父亲，我父亲又留给我的话就是：在你的胳膊被打断的那夜以后，纯洁人和明智人拉比埃利泽尔曾经宣告有关你，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并不知道的事。他说在你的行为和你痛苦中有一种感受力。如果有一个人能解救蜡烛台，那就是你了。”

大家都感到震惊。本亚明低下了头，也很惊讶地说：“在那天夜间，拉比埃利泽尔对我最和善亲切，因此我觉得他的话是神圣的。请你们原谅我的心怯懦。从前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是个勇敢的人，是时间和年龄把我变成了一个畏缩不前的人。但是我要再一次请求你们：不要从我这里期待奇迹！如果你们要求我到掌握蜡烛台的人那里去，那么，我愿意去试试。因为拒绝进行虔诚的尝试的人是痛苦的。我自己没有言词和讲话的能力，不过上帝也许会让我讲出恰当的话来。”

本亚明把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头深深地处于使命的重压之下。他轻声请求说：“请原谅，现在我要离开你们。我是个老年人，一天旅途劳累了，请允许我去休息。”

大家都很敬重地给他让出了路，他的随从，不受约束者约亚基姆耐不住性子。他在把老人送到准备好的地方休息时问道：

“可是你对他——皇帝——说什么呢？”

老人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只是自言自语地咕哝说：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更不愿去多想。我身上没有任

何力量。一切都有待于被赐予，一切都由上帝赐予我。”

在这个夜间，培拉的犹太人还在一起坐了很久，谁也无法入眠。他们都睁着兴奋而清醒的眼睛，不停歇地谈论、商议。他们还从来没有感到过奇迹如此临近。如果犹太人散居各地的情况现在真的要结束了，外国的残酷迫害，永恒的被驱逐，被践踏，日日夜夜担惊害怕的情况真的要结束了，那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活生生地坐在他们中间的这位白发老人真的是特派使者，是那些讲话有强大威力的人之一，如同这个民族中曾经挺身进行起义，并把国王的心引向正义的人们那样，那么，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想象不到的幸福，这无法置信的恩宠，能迎回神器，重建神殿，并且生活在神殿庇护中，那么又会怎样呢？——他们就像醉酒人一样瞎扯乱谈了整整一夜，而且愈谈，他们的信念愈强烈。他们都忘记了白发老人的劝说：不要从他那里期待奇迹！这是因为他们作为犹太人在经典里所学到的全都是相信上帝的奇迹。他们这些被驱逐者，永远受迫害者，除了永久等待解脱以外，怎么能够另外一个样子生活呢？他们愈是浪费时间，便愈觉得天亮之前黑夜漫长。他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心情了。他们不断地去看缓慢流动的沙漏时计，不断有人走到窗口，或者走到外边巷子里去看曙色是否终于在昏暗的大海边缘放射出光芒，这个白天是否像他们的心一样要燃烧起来。

主管人做了很大努力才约束住了教区里这些往常很乐意听从他的人。他们都想在这一天到对岸的拜占庭去，大家想陪同本亚明前去。本亚明与世界统治者皇帝谈话的时候，他们要站在皇宫前边等候，为的是更近些和更多些亲身享受到奇迹。但是主管人严厉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或者挤成

引人注目的一群出现在皇宫前边，那可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民族敌视犹太人，而且随时随地进行着危险的监视。他用了严厉的威胁，才使大家都留在培拉的礼拜堂里。当本亚明被领到威严的统治者面前的时候，他们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对不可见者进行祈祷。这一整天他们就是这样祈祷和斋戒的。他们每个人都十分热情，十分认真地进行祈祷，仿佛全世界犹太人的思想之苦都包含在他们每个人平凡的心里。他们一心想的是:但愿本亚明老人实现奇迹，但愿恩赐取消这个民族流亡外国的惩罚。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思想，他们的理解力始终是封闭的。

将近中午，在指定的时间里，本亚明与教区主管人走过尤斯蒂尼安皇宫前边高柱环立的四方形大广场。强壮有力的年轻人约亚基姆肩扛装箱的沉重礼品跟随在他们身后。两位白发老人身穿朴素的深色衣服缓慢、安详而且庄严地向恰尔克的青铜大门走去。这个大门是拜占庭历代皇帝宏伟壮观的金銮殿的入口。现在预定的时间已过，他们还得在前庭里等待。这是因为拜占庭宫廷的狡诈习惯是让使臣和求见者在前庭里无限期等下去，让这样的等待在内心里教训他们：可以当面见到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物是给予他们的什么样的特殊恩惠。人家让他们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没有给两位白发老人一个矮凳或者一把椅子，始终漠不关心地让他们站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重要官员和胖太监们忙着闲散杂事，还有宫廷警卫和身穿深色闪光衣服的仆役人员都从他们身边过来过去。然而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没有人看他一眼或者和他们说一句话。只有永远不变样的马赛克从冰凉的彩色墙壁上俯视着他们。柱子上的穹顶把厚厚的黄金与照射进来的阳光混合在一起，自上而下，

色泽越来越深。但是本亚明和教区主管人仍然平静地耐心等待着，他们作为白发老人懂得等待。他们等的时间太久了，一两个小时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只有不安静者，年轻人约亚基姆好奇地看着每个走过来走过去的人。他在焦急不安中数点马赛克上的碎石块，以消磨长得无法忍受的时间。

最后太阳已经偏西。御前侍卫官向他们走过来，教给他们宫廷明文规定的，对于一切恩准晋见皇帝的人都严格要求的惯例。他对他们说，门一打开，他们必须低着头向前走二十步，走到大理石地板上的白色花纹变成彩色大理石的地方。但是他们不可继续前进，以免他们的呼吸与皇帝的呼吸混合在一起。他们必须三次匍匐地上，伸展四肢，然后才可以抬头看独裁的帝王。再后他们才能获准走上御座前的斑岩台阶，去亲吻巴齐勒乌斯垂地的紫色长衣。

“不行。”约亚基姆急切地低声争论说，“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才鞠躬，从不在人面前鞠躬。我不这么干。”

“别说话！”本亚明厉声回答说，“为什么我们不该亲吻大地呢？即使在人面前鞠躬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为了最神圣的事业做错误的事。”

这时候，通往接见厅的象牙门打开了。前来向皇帝表示敬意的高加索使节走了出来，代表刚走过象牙门又不声不响地关上。不过还有一些头戴皮帽，身穿天鹅绒衣服的外国人散乱地站在那里。他们脸上显得非常惊慌，显然万斯蒂尼安粗暴而且傲慢地叱责了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以他们民族的名义请求结盟，而非完全臣服。约亚基姆好奇地注视着这些外国人和他们特别的服装。但是御前侍卫官已经吩咐他把包装好的东西扛在肩上，并催促两位老人严格地跟随他走。然后他用金手杖轻敲象牙门，

发出一种很清脆的响声。大门朝里边无声地打开了。他们三个人——御前侍卫官示意召来一名口译与他们一起——走进了拜占庭皇帝宽敞的金銮殿，枢机主教的会见厅。

从大门口到宽敞的大厅中心，士兵肃然夹道排列。他们必须从中间穿行而过。士兵都身穿红色军服，纹丝不动。每个士兵都腰悬刀剑，头戴饰以红色长马尾的镏金战盔，手执长矛，肩上还扛着令人生畏的两边磨刃的战斧。就像一块块砖砌成光滑直线，长短规格相同，没有缝隙那样，夹道列队而立的士兵也站得笔直，纹丝不动，凝视着正前方。在他们身后是同样纹丝不动的，打着旗帜的骑兵首长。这三个人和翻译一起慢步穿行在两堵屏住呼吸，纹丝不动的人墙中间。士兵们的眼睛像他们的身体一样僵化，没有一个人注视他们。他们不声不响地走向大厅的深处，显然——因为他们还不能抬头观看——皇帝就在那里等候他们。但是当御前侍卫官举着金杖在前边停下脚步，他们如许可的那样冲着皇帝抬头观看时，那里却没有宝座，也没有皇帝。这里只有一个丝绸帷幕，遮住各个视角。帷幕展开可以遮断整个大厅。他们三人站在这道彩墙前边，大为吃惊，移动不得。

这时候那位典礼官又举起了金杖。看哪！悬在看不见的绳子上的许多帷幕互相磨出沙沙响声。在帷幕后边三层斑岩石台阶上边放着镶满珠宝的皇帝座椅。巴齐勒乌斯就坐在上边，罩在他头上的是金制的穹顶。他僵硬地坐着。他的画像比起肥胖而且强壮的本人来更为僵化。他的额头消失在皇冠放射的光辉里。皇冠照耀在他的头上和脑后，如同灵光一样呈圆形。站立在他周围严加戒备的卫士也都僵化成了雕像。卫士都身穿白色短外套，头戴金盔，脖子上戴镏金项链。在卫士的前边是一个

个身穿紫色宽大绸缎衣服的元老院议员们和达官显贵们。大家好像都屏住了呼吸，目光也都凝结了。这套学来的僵硬姿态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让每个第一次到这位世界霸主面前来的人由于敬畏而僵化。

教区主管人和约亚基姆确实都吓得眼向下看，就像突然来到强烈的阳光下看东西的人那样。只有最年长者本亚明目光明亮而且坚定地看着皇帝。这是因为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这个人活过了罗马的十个皇帝和统治者。因此他知道，所有的皇帝戴上皇冠和各种贵重的象征物，也还是要吃、要喝、要拉屎、要与女人睡觉、要死的人，而且像别人一样也都一个个死掉了。他思想坚定，无所畏惧，沉着冷静地抬起头来，看着他奉命求见的君主的眼睛。

这时候他觉得金杖从后边重重地碰撞他的肩膀。他立即想起了要求他遵守的规矩，便不顾四肢沉重，很不灵便，就匍匐在大理石的冰凉地板上，而且手脚伸展，三次以头触地。他那乱蓬蓬的胡子在没有感觉的大理石上擦出了奇特的刷刷声。然后在随从人员约亚基姆的帮助下站起身来，低着头，走到斑岩石台阶前亲吻皇帝紫衣的镶边。

然后遵照礼仪官的示意，他们三人又退回来，站成一排。只有翻译作为他们活生生的嘴巴站前一步。侍卫官又举起了金杖。现在翻译开始说话了：一个犹太人受罗马其他犹太人的委托前来向世界之帝表示感谢和祝贺，感谢给他们报了罗马被抢掠之仇，祝贺把大海和陆地从罪恶的海盗手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凡属皇帝所有的世界的犹太人都获悉巴齐勒乌斯皇帝英明决定修建索菲亚大教堂，而且这个敬奉神圣智慧的神殿要比迄今世界所有的神殿都更加壮丽辉煌。因此他们不顾自己贫穷，为尊崇

这项建筑愿积极贡献微薄之力。以皇家的宏伟华贵来看，他们的捐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就是他们历来所有的最崇高和最神圣的物品。当他们的先祖离开耶路撒冷出外流浪的时候，曾经抢救出所罗门神殿的一个石碑。现在他们把这个石碑送来，可以放到墙基里，使尤斯蒂尼安的神殿具有所罗门神殿的一部分和一种祝福。

根据侍卫官的指示，约亚基姆把沉重的石碑搬过来，放到高加索使臣堆放在御座左边的礼品跟前。那些礼品是珍贵毛皮、印度象牙、克什米尔的毛织品。但是尤斯蒂尼安的目光既不看翻译，也不看礼品。他面无表情，很是无聊，目光越过众人，看向空旷处。现在他只是睡意朦胧地动了一下嘴唇，那声音里透出来一种讨厌和轻蔑："问一下，他们请求什么！"

翻译用措辞华丽的语句解释说：在贝利扎尔带回来的贵重战利品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对于犹太民族却异乎寻常的珍贵。这个从前被异教徒经由海上和许多国家抢走的蜡烛台原来是从所罗门的庙也就是犹太人神殿中抢来的。因此犹太人恳切请求皇帝把蜡烛台从战利品中拿出来给予他们。他们愿以蜡烛台价值两倍的黄金和重量十倍的黄金来赎买。世界上凡是犹太人的家庭和作坊里都会天天感恩，为最仁慈的皇帝及其统治绵延祈祷。

巴齐勒乌斯的眼依然呆滞无神。他不感兴趣地回答说："我不要非基督徒的祈祷。不过你要问一下，这东西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有他们打算用它去干什么。"

译员在翻译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本亚明。这时本亚明从皇帝冷漠的眼神中已经感到不寒而栗，四肢冰凉了。他觉察到了阻力，并且非常担心自己不能克服这种阻力。于是他举起

双手恳求说：

“君主啊，请考虑到，这是我们的民族保存下来的绝无仅有的神器。他们把我们的城市攻破了，把我们的城墙推倒了，把我们的神殿破坏了！我们所喜爱、所拥有和所敬奉的一切都在过去丧失了。只有这一件，只有这个蜡烛台历尽沧桑，保留至今。它已经上千年了，比世界上的其他东西都要古老。但是几百年以来它一直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而只要它在外流浪，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得到安宁！君主啊，请你怜悯我们的民族吧！这个蜡烛台是我们所有的最后一件东西。把它还给我们吧！请考虑到上帝把你从深渊里提拔到了顶峰，使你比任何人都富有。上帝给予了谁，谁就也应该给予。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君主啊，这件东西，这么一个到处流浪的蜡烛台对于你有什么用处呢？！君主啊，它已经受够了，给它个安宁吧！”

译员用礼貌词藻把这段话修饰一番，作了翻译。皇帝心不在焉地听着。但是当他听到，本亚明所说上帝把他从深渊里提拔起来的话，面色便立即阴沉起来。这是因为尤斯蒂尼安不喜欢回忆起，他这位神一样的人原本是出生在色雷斯人村庄里地位卑微的农民儿子。这时他的眉毛猛然皱聚一团，就要张口说出拒绝的话来。

但是本亚明在恐惧的清醒中已经觉察到，拒绝的话在皇帝的嘴里是如何形成的。他在内心深处已经听到了那个可怕而又无法撤消的不字。这种恐惧鼓动着他，就像是一只手从内心里往前推他。于是他便忘记了严禁超越大理石地板上白色花纹的规定，不顾一切走到紧靠皇帝宝座的地方，无知无觉地举起自己的那一只手向皇帝恳求说：

“君主啊，此事可关系到你的帝国，你的城市呀！你不要自

负，不要企图阻止迄今为止谁也阻止不了的事情。巴比伦也是宏伟的，还有罗马和迦太基也都是宏伟的。然而收藏这个蜡烛台的神殿坍塌了，封锁这个蜡烛台的围墙倾倒了。蜡烛台，只有蜡烛台，它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而其他一切都已经成了废墟。谁要试图阻止它的流动，它就会打断谁的胳膊。谁要使他得不到安宁，谁自己就会陷入焦躁不安！谁要保存不是自己的东西，谁就会遭遇不幸！

“这是因为上帝在他的神器回归他的圣地之前是不会给予太平的。君主啊，我警告你呀！归还这个蜡烛台吧！”

所有的人站在那里都惊呆了。谁都没听懂这段放肆的话。官高爵显的人物都惶恐不安地眼看着这个人竟敢做了还没人敢做的事：激昂慷慨地走到皇帝跟前，抢在世界上最威严的人讲话之前讲出自己的话来。他们都深感惊愕地看着这个高龄老人。老人站在那里，由于过分痛苦而发抖。他的胡须上尽是眼泪，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教区主管人在他的身后弯着腰往后退缩了。口译人员走开了。本亚明还独自一人站在巴齐勒乌斯面前，咫尺相距，目光对视。

尤斯蒂尼安从僵化状态中清醒过来。他用不大自信的眼光看着这个愤怒失态的老人，然后又不耐烦地朝译员看去，让把老人的话都翻译出来。译员在翻译时谨慎地缓和了老人的口气。皇帝可能心情很好，宽恕了老人不合礼仪的话语。这是因为，只有为帝国繁荣的忧思使得他心绪烦恼。老人是出于真诚要警告他：上帝把可怕的灾难放到了这件神器上。因此谁保存这个神器，这个神器就给谁带来灾难。收藏过它的城市都陷落于敌人之手。因此这位老人感觉到有责任警告皇帝和劝说皇帝，应该把这个神器退还它的原产地，也就是退还耶路撒冷，从而把灾

难与这个神器分离开。

尤斯蒂尼安紧皱眉头，仔细听着。这个犹太老人当着他的面高声说话，举起拳头，极端放肆，对此他感到生气。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本是个农民的儿子，是很迷信的。如同每个走运的孩子那样，他也很害怕魔法和预兆。他深入思考，沉默少许，然后不动感情地命令说：

“但愿如此。你把那个东西从战利品里拿出来，带回耶路撒冷吧!”

译员把这话翻译过来以后，老人颤抖起来。这个福音如同一道白色闪电射进了他的身体，照亮了他的内心。现在一切都实现了，他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而生活的，上帝也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而保留他的。于是他便无意识地、无知无觉地颤抖着举起了那只没有伤残的手,好像要在感恩之中追寻到上帝一样。

但是尤斯蒂尼安敏锐地感到,老人的面孔喜悦得爽朗起来，便突然产生一种卑劣的乐趣：不可放走这个放肆的老人。不可让他到自己的民族面前自我夸耀说:我影响了和战胜了皇帝。想到此他便心怀不善地微笑着厉声说道：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个蜡烛台不应该属于你们犹太人，也不应该为你们虚假的弥撒服务。”

他转身对站在他右边的主教欧菲米乌斯说：

“如果你到新月地区旅行去祭祀特奥多拉在耶路撒冷修建的新教堂，就把这个蜡烛台带去。但是不可让它在圣餐桌上发光照耀，而要把它放在圣餐桌下边，不让它发光。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信仰高于他们的信仰，智慧高于谬误。蜡烛台要保存在那所真正的教堂里，而不能保存在不认识基督耶稣的那些人手里。”

老人十分惊慌。他不懂外语，但是皇帝心怀叵测的微笑使他感觉到，皇帝现在所做的吩咐是违背自己刚才的讲话的。他想再一次匍匐在地板上恳求，扭转皇帝的思想。但是这时候尤斯蒂尼安已经在看御前侍卫官了。侍卫官随即举起金杖，帷幕便哗啦啦一声合在一起。皇帝和宝座都消失了。接见到此结束。

老人头昏脑涨地站在合住的帷幕前边。这时候礼仪官从右边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只好也离开了。老人两眼发黑，在约亚基姆的扶持下，摇摇晃晃走了出来。他感觉到正当神器已经一半到手的时候，上帝把他又推了回来。时机又一次耽误了。蜡烛台又一次属于了强权的君主。

离开皇宫还没走几步，又受到一次严酷考验的本亚明突然摇摇晃晃走不稳了。教区主管人和约亚基姆全力扶持着这个踉跄而行的白发老人。他们把他扶到附近一个人家，让他躺在床上。这时候他的面孔颜色消褪了，眼睛也闭上了。他们已经认为，死亡已经拥抱住了老人，因为他失去血色的手松弛无力地耷拉下来。教区主管人担心地摸了摸他的心脏。心脏还在缓慢而且虚弱地跳动，仿佛他的全部力气都随着在皇帝面前徒劳的呼唤而离了身体。这位老人完全失去了知觉，静躺了好几个小时。这时天色已经昏暗，到了晚上。使得两位同伴都大为惊讶的是，这位累得要死的老人突然间竟挣扎着站了起来，并用像是从彼岸世界回来的人那样陌生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但是随后他认识了他们。使得他们又一次感到惊讶的是，这老人急速命令他们立即把他送到培拉教区的礼拜堂去。他是要去向教区辞行。他们二人劝他再多休息一会儿，注意保重身体，但是毫无

效果。老人固执地坚持要求执行命令。他们二人只好顺从他的意愿。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船上，运到对岸的培拉教区。他像一个睡着的人由人运送。他的两眼没有表情，也不开口说话。这时候培拉的犹太人早已知道了皇帝的判词和答复。但是他们原先对奇迹的确信太强烈了，仿佛一定能为蜡烛台获准还乡而欢欣鼓舞。对于他们不祥的过分希望来说，现在实现的太少，太少。这是因为，蜡烛台不会再被隔绝在某个外国的神殿里吗？他们自己不会再走投无路、遭受驱逐，流落异国吗？不，不是他们为之忧虑不安的蜡烛台。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坐在那里，像是受到了打击，情绪沮丧，满腔怒火。啊，希望总是欺骗人。谁相信希望，谁就是傻瓜。奇迹写在经典里是光辉的，出现在远方的天空里是美丽的，如同火红的云霞，只照耀接近上帝的那些时代，但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越来越低降落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上帝忘记了他的民族。上帝冷漠地让他原先视为精选的人孤零零地陷于悲伤和忧虑之中。上帝不再唤醒以他的名义说话的预言家，因此人们才愚蠢地相信不可靠的预兆，等待奇迹和转折！坐在培拉教区礼拜堂里的犹太人不继续祈祷了，不再斋戒了。他们都神态厌倦地坐在角落里，用愤世嫉俗的嘴啃起折磨人的面包来。现在对奇迹的期待不再使他们的眼睛明亮，不再使他们的额头闪光。他们又变成了卑微的、令人怜悯的人，又变成了贫穷的、心绪忧郁的犹太人。他们刚才那种崇高、强大、追求上帝的思想，已经又变得像在平时生活中那样狭隘和充满小商贩习气。他们爱发牢骚，精打细算，互相诉苦。为此他们走了遥远的路，昂贵的路，徒劳无益的路。他们在街上穿旧了好衣服，耽误了经营业务和失去了时间。这一切都使他们后悔不已。他们来前就害怕，回去时受到没信仰者的嘲笑

和与在家中等候的妻子发生口角。因为人心总是对开始激昂慷慨，然后感到失望，退回自己狭小天地的人最为愤怒，于是他们便把全部模糊不清的怨恨都集中到了罗马的兄弟身上，集中到了他们的虚假使者本亚明的身上：他可真是一个上帝所不喜欢的受到严酷考验者，所以在他身上发生严酷的事。马尔纳菲施终于回到礼拜堂的时候，已经快到夜间了。他们对他表现出明显的责难情绪。他们不像原先那样畏缩地围站在他身边。他们不与他打招呼问好，而是故意目光旁视。罗马来的那个老犹太人，他们与他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像他们大家一样的软弱无力，那么，上帝就会像对待他们自己受挫的命运那样，很少关照他。

本亚明立即觉察到了寂静中的愤怒。他感觉到了他们沉默无言，目光旁视，昏沉阴郁和不高尚的怨恨。他忧伤地看到一个个歪着头的目光都避开了他。别人的失望如同自己的过错一样使他为之震惊。因此他请教区主管人召集大家，他还有话给教区的人讲。主管人照他的要求办了。大家都不乐意甚至是厌倦地抬起啃面包的头。他这个陌生人，这个虚假的许诺言者，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不过在看到这个耄耋老者拄着手杖，很吃力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产生了同情。这个在场最老的人在大家的沉默面前，没有完全站直身子，而是像一个驼背的、弯腰的人。他努力讲话了：

“我作为你们的兄弟，又一次到这里来，是来向你们辞行的。我也是来向你们致敬的，因为事与愿违，我使你们心里产生了烦恼。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愿意去见皇帝的。但是你们都要求我去，我怎么能拒绝你们呢。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老人们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带着我上了路。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什

么也不想知道，于是他们总是说起，而且宣称，救出蜡烛台是我的人生意义。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做一个上帝不断呼唤他，又从不满足他的请求的人，做一个上帝用预兆引诱他，又从来不对他实现预兆的人是很可怕的。这样一个人要呆在黑暗中，谁也看不到他，谁也听不到他，那还更好些。因此，我请求你们，请你们宽恕我，忘记我，不要询问我！你们再不要说起一个不适当的人的名字。你们要以很好的耐心等待最终拯救民族，拯救蜡烛台的适当的人出现。”

老人如同一个坦白认罪的人那样，向教区的人行了三次鞠躬礼，还用无力的左手三次拍打胸脯——他的另一只手是残废的，松弛无用地耷拉着——然后他振作精神，穿过礼拜堂，向大门口走去。没有一个人活动，也没有一个人给他回答。只有约亚基姆想到自己的责任是搀扶老人，便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本亚明急忙拒绝说：

“你回罗马去吧！如果他们问到我，你就说，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已经不在了，而且他也不是适当的人。让他们忘掉我的名字，也不要纪念我，不要为我祈祷。我要在我死后依然是不起作用的，我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不过你可要平平安安地回去，不要再为我操心！”

约亚基姆听话地退回到门槛，心神不安地目送着老人。他感到惊讶的是，老人拄着手杖很吃力地，脚步很笨重地，穿行到陌生而且狭窄的巷子里。那里的路逐渐升高，一直到山冈上。但是他不敢跟随老人，只能远远看着他，一直到他那弯腰驼背的形象完全消失在黑暗里。

这一夜，本亚明这个一向心平气和的人和有耐心的人，在他人生的第八十八个年头里第一次怨天尤人起来。他怀着被人

追捕的心情在培拉区狭窄的曲折巷子里摸索着行走。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只是为了曾用过分的希望引诱过他的民族而感到火辣辣的羞愧。所以他一心想要逃走。他想慢慢地走到一个荒凉的角落。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他就可以像一个倒毙的动物那样死去。“那不是我的过错！”他一再自言自语地嘟嘟囔囔说，“为什么他们要对我期望奇迹呢？为什么他们寻求我？为什么他们引诱我？”但是自我安慰不能使他平静下来。担心有人跟随的恐惧驱使着他越走越远。他的脚早已经走累了。他那老化的膝盖已经颤抖。满布皱纹的额头上汗水淋淋，往下流到嘴唇上。他觉得汗水的味道苦咸，还感到胸部疼痛，受折磨的心脏跳动剧烈。但是他像个被追捕的人那样，拄着手杖，沿着陡峭山路愈攀愈高。这条路从房舍错乱的地方通向山冈旷野。但愿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看到我！只求离开家庭锅灶，永远消失，永远被人遗忘！只求最终能从解救的永恒妄念中解脱出来！

蹒跚而行的白发老人如同一个醉汉那样摸索着前进，最后登上了可以俯瞰全市的一片空旷山冈地。他身靠一棵浓荫郁郁的松树。他不知道，这棵松树是在守卫着一座坟墓。他因心脏跳动出现间歇，才停下脚步，进行深呼吸。南方的夜空散射出秋天清净明亮的光辉。大海光亮如同镜子，如同擦亮的银器，如同一条大鱼，还如同盘踞在黄金角近旁弯曲处的一只大蛇。遍布闪光发亮的圆形房顶和高塔的拜占庭安睡在海湾对岸白色的月光里。偶尔还有个灯光进入港口。已经过了半夜，再听不到了人们辛苦劳作的声音。但是山冈上的风轻轻掠过葡萄园，发出簌簌响声。每吹过一次风，收过葡萄的藤蔓上的黄叶便有许多缓慢地无声地飘落地上。附近必定有葡萄加工厂和仓库，因

为风一停空气中就弥漫着令人生厌的酸味，一种腐烂的气息。疲倦的老人掀动鼻孔，吸进了潮湿而又腐烂的烟雾空气。噢，大地也像簌簌响的树叶一样，要倒下了，要离去了，要衰亡了！只求不再退回去，不再思想紧张，不再折磨自己，最终摆脱自己的负担！现在寂静向他进逼过来。他确信现在这里只有他独自一人。他突然产生了对永远寂静的放肆要求。他放开喉咙在一片寂静中向上帝呼喊，半是诉苦，半是祈祷："主啊，我想死亡！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对自己是无用的，对别人成了嘲讽和负担。你还保留我干什么呢？你是知道的，我再不愿意活下去了！我一共生了七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强壮嗜酒。但是我作为他们的父亲却给他们每人的坟墓都添过了土。你给了我一个孙子。他精力充沛，聪明能干，还不知道女人的乐趣和生活的甜蜜，就受到异教徒的猛烈打击，他不想死。是的，他不想死，受伤以后他与死亡搏斗了四天。可是你还是把一心想活下去的他带走了，却把我这个为死亡的乐趣和欲望而颤抖的人推了回来。主啊，对于我这个不想活下去而想要进行争辩的人，你想要什么呢？从前我是孩子的时候，大人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我很听话地跟去了。不过我一定是迷惑了那些信赖我的人和信赖预兆的人。而预兆就是泄露。主啊，让我算受够了吧！我不起作用了。因此把我抛开吧！我生活了八十八个年头。八十八年以来我徒然等待的是：在我的漫长生活中有一种意义，从我对你的忠诚中产生一种业绩。但是现在我疲倦了。主啊，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主啊，让我算已经受够了吧！主啊，你让我死吧！"

这老人提高嗓音，表明请求，进行祈祷，两眼急切渴求地仰望苍天。这时满布天空的星星都在热情地闪光。星体爆炸的

光都强烈地闪烁照耀。老人站在那里等待着：上帝最终会第一次给他个回答吗？他耐心地等着。他那只举起的手不自觉地轻轻垂落下来。这时候他突然感到了疲乏，极度的疲乏。在太阳穴里他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铁锤声，同时在两脚和膝盖里都有牵拉和摇动的感觉。他不愿意，也不知道，他陷入了舒适的虚弱。于是他就让自己陷下去，同时感觉到沉重和轻松，仿佛他的身体放了血那样。但是他觉得这种虚弱是一种乐趣。"这就是死亡。"他心中感激地想，"上帝听到我的话了。"他虔诚而平静地把头贴在散发秋天腐败气息的大地上。"我应该穿上我的寿衣。"他还能模糊地记得起来。但是他已经太虚弱了，只是无意识地把外套往身上紧裹一下。然后他便闭上双眼，充满自信地等待着他所祈求的死亡。

但是这一夜里走到经受过严酷考验者本亚明身旁的不是死亡，只是睡眠柔和地紧紧裹着他极度疲乏的身体，并且用图像和梦境充实他内心的眼睛。

然而这只是本亚明在他最新受考验的夜间所做的一场梦。他又走动起来，迈开沉重的脚步，穿过培拉区狭窄、昏暗、阴潮的街道逃跑了。街道比原先更加昏暗，山冈和山梁上边的天空是黑糊糊的一团烟云。到了梦里他还在惊惧不安，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的心便在胸膛内紧张地跳动起来。他又一次感到害怕：有人可能跟随他！于是他又逃走了。但是他总是还听到有脚步声。他看身前身后，环顾四周，都是一片沉闷而空旷的黑色原野。他看不见在他前后左右的人，但是肯定有许多人，有一群步行的人。他能区分出来男人沉重的脚步声和伴有手镯别针声的妇女儿童轻软的脚步声。这一定是一大群人在漆黑的夜

里走来了。这群人是个悲伤的民族，是沮丧的民族，因为在他们那看不见的行列里总是传出来模糊不清的呻吟、怨诉和呼号。于是他想，他们肯定已经走了很长时间，早就感到了被迫流浪和走投无路的疲劳。“这个毫无希望的民族是谁呢?”他听到自我提问的声音，“为什么对这个民族，而且偏偏是对这个民族要遮天蔽日呢?为什么这个民族，而且只有这个民族得不到休息呢?”但是他在梦中没有想到，这些流浪者是谁。不过同情心促使他用手友爱地去抚摸。那看不见的地方传出的渴望声和呻吟声比倾诉的声音更使他感到可怕的压抑。他不自觉地咕哝说：“人可不能一直在黑暗中不认道地走下去。没有一个民族能这样没有家园、没有目的、永远流浪，永远在危险中间地生存。一定是有人给他们点亮了灯，给他们指点了路，否则这个被人驱赶的毫无希望的民族会是沮丧的，枯萎的。必须有一个人把这个民族领回家去，给他们大家照亮道路。一定得找到光，他们需要光。”

他的眼睛痛得火辣辣的。对于这个毫无希望的民族的同情就是这样支配着他。现在这个低声诉怨、心情沮丧的民族正穿行在无声潜伏的黑夜里。不过现在他对远方非常怀疑。他觉得，仿佛有轻微的光已经照亮了他的视野的边缘。那是很轻微、很轻微的光的痕迹，是仅仅一两个火星，像是黑夜中的鬼火一样闪烁不定。“一定要跟着这个光走，”他咕咕哝哝说，“即使它是一个鬼火。也许在小火上能燃起大火来。一定要把这个光拿过来。”本亚明在梦中忘记了，他的手脚都已经不灵便了，脆弱了。他竟像个男孩子那样迅捷灵巧地跑去抓光。他粗野地挤进低声抱怨和情绪低沉的人群。大家厌恶而且怀疑地给他退让。“你们都看光吧!光就在那边。”他对人群呼喊，进行安慰。然而人们

都低垂着头，伤心呻吟，疲惫而抑郁地走路。他们这些被压迫的人看不到远方的光，也许是泪水模糊了他们的眼睛。日常生活的困苦已经使他们的心疲惫不堪了。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了光，而且看得越来越清楚。那是七个小火星，像姐妹一样并排飘动。现在小火星跑来了、离得很近了。他的心已经怦怦直跳起来。他认出来了，那是蜡烛台所在的地方。七个蜡烛支架上都点燃着和保持着微弱的火焰。但是蜡烛台——他还没有看见——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蜡烛台也在走动，就像人在黑暗中被狂风神秘地驱赶和追逐着走的样子。因此，火焰是飘动的，而不是静止地和笔直地照耀的。火焰是不稳定的，微弱的，随风摇摆的。“一定要抓住蜡烛台！一定要使蜡烛台静止下来！”做梦者在梦中景象不停跑动的时候这样想。“如果蜡烛台安静地站下来，那么，它会放射多么明亮的光呀！这个受尽磨难的民族也就会繁荣昌盛了！”他盲目地追着光跑，简直如飞。他与蜡烛台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已经看清了金的蜡烛台柱和升高的枝杆。七支蜡烛装在七球形的黄金杆头上。火焰都被风势压着。这风狂暴地推动蜡烛台越过高山、大海和许多国家，越走越远。“站住！停下来！”他跟在后边呻吟呼叫。“这个民族消散了！这个民族需要光的安慰，不能永远在黑暗中这样流浪。”然而蜡烛台飘走得更远了。那摇摆不定的火焰还在狡猾地、令人不愉快地眨眼睛。这时候追赶人勃然大怒。现在他的心如铁锤重击一样跳动。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跳动追赶，把逃跑者抓到了。他感觉到凉凉的金属，就牢牢抓住。他已经抓住沉重的蜡烛台柱。——这时候突然一声雷鸣把他击倒在地。他的胳膊碎裂。他在痛苦地呼喊。他在自己的呼喊中听到上千人的哭喊诉说：“丧失了！永远丧失了！”

但是，你看呀！风暴减弱了。蜡烛台突然有力地笔直飘浮起来，在行进的飘动中停了下来。空气在流动，蜡烛台却稳定、安静、垂直而立，就像装在铁柱子上一样。它的七支火焰一直被风吹得压抑，现在成了金黄色，开始发光，开始照射。火焰的光越来越强，把深渊也照得金黄。跌入深渊的人现在迷惑地看着那些在黑暗中流浪的人。这时候在没有道路的世界上再不是黑夜了，再没有流浪的民族了。一个南方的国家，富饶而且安宁，偎依大海，又有山岭荫翳。棕榈和雪松在柔和的微风中摇晃。葡萄繁密，谷物金黄，羊群在吃草，羚羊以轻捷的步态疾走如飞。人们都在太平的故乡土地上劳动、在家院周围种上蔓生植物和花卉灌木丛。孩子们走过去了，还唱着歌。放牧的羊群里传出牧人的笛声。到夜间，太平的星辰高悬在熟睡的千家万户的上空。“这是个什么国家?”做梦人在梦中惊讶地问，“这还是从前在黑暗中流浪的那个民族吗?那个民族最终找到了太平，回到故乡了吗?”但是这时候蜡烛台又飘浮得更高了。现在蜡烛台的光芒如同太阳，也照亮了笼罩安静大地的天空边缘。山岭展现出受火光照射的峰峦。有个城市耸立在一个山丘上，发出白光并且具有齿状的雄伟城墙。而在城墙的上边是用方石修建的高大庙宇。睡觉人的心颤抖了:“这里一定就是耶路撒冷和神殿。”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这时候蜡烛台已经飘走得更远了。它飘向那个城市和庙宇。城墙就像柔水一样放蜡烛台进了城。现在蜡烛台就在圣地里边飘动。雪白的围墙立即发出红光，照耀着神殿的高大建筑。“蜡烛台还乡了。”睡觉人在梦中颤抖着说，“有人完成了我一直所渴望做的事情。有人解救了流浪在外的蜡烛台。我一定要去亲眼看到这件事，我是见证人呀！我要再一次看到蜡烛台，看到它安放在上帝的圣地。”你看呀，他的愿望

犹如一朵白云载着他飞去了。现在城门敞开，他走进了最神圣的地方，看见了蜡烛台。但是光还是无比的强烈。蜡烛台上的七支火焰集中起来熊熊燃烧，就像一团白色的火。火焰发出的光烧得他的眼睛非常疼痛，于是他在睡梦中呼唤起来。他醒过来了。

本亚明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但是那团火还一直在向他的眼睛里发射令人非常痛苦的红光。光的冲击强烈，他只好赶快闭上眼皮。血液便在眼皮下起伏波动，呈现紫色，闪射火星。他举起手搭凉篷的时候才明白过来，迎面灼得脸很难接受的东西是太阳。他是在自以为死去的地方，从昨天黑夜的终点一直熟睡到日上三竿。现在增强的光亮才透过树的枝杈落到他的身上，唤醒了他。本亚明神情迷惑，艰难地扶着树站立起来。他睁开眼往远方低处望去。看呀，那是大海，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色，还是从前他是个孩子时第一次看到的样子；而拜占庭的大理石和砖石建筑也在闪耀着光辉。这个世界用南方早晨的色彩和光辉灼热了他的心情。——不，上帝是不愿让他死去的！于是老人便敬畏地鞠躬，并且低下头来开始祈祷。

本亚明对赋予他生命的上帝做了祈祷，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决定做了安排。这时候他感觉到有人在身后轻轻地扶他。原来是扎哈里亚斯站在他的身边。本亚明立即想到，虽然他是小睡一场，却也早就有人在留心看护他。在老人感到惊愕不已的时候——扎哈里亚斯是如何知道他所走的路呢？又是如何找到他休息的这个地方呢？——扎哈里亚斯便低声说：

“从大清早我就在找你。培拉的人告诉我，你是在夜间上山的。我没有歇脚，一直到处找你。其他人都很为你担心。我却

不为你担忧，因为我知道，上帝还需要你。现在下山到我家里去，我有重要信息告诉你。”

“是什么信息?”本亚明想问。但是他却要固执地说：“我再不要听什么信息。上帝对我的试验太多了。”但是梦境里的安慰还在他的心里翻腾。他认为在朋友微笑的眼神里，看到了在那个安宁国土上照射过他的幸福之光的柔和反光。因此他没有表示拒绝。他们走下山冈，乘船到海湾对岸，来到没有围墙的皇宫方形广场。皇宫的大门警戒森严。但是又一次使本亚明感到惊讶的是，门岗热情地让扎哈里亚斯进入。对此扎哈里亚斯解释说：“我的工作室挨着珍宝库房。我在这里秘密地工作，没有危险。你进来吧！祝福你的到来！不必担心有别的人：我们现在是，而且永远是独自工作的。”他们蹑手蹑脚走进了看不真切的朦胧中闪耀各种艺术品光彩的工作室。金匠在一个隐蔽地方打开一个小门。他走下两个台阶，便通到位于后边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他的住室，也是他自己工作的地方。窗子都关闭着，而且装了栅栏。墙壁都消失在完全的黑暗中。只有桌子上带罩的工作灯射出来一个光线集中的金黄色小圆圈。

“你坐吧！亲爱的。”扎哈里亚斯对他的客人说，“你已经很饿，也很疲倦了。”

扎哈里亚斯清理开桌子上的工作物品，拿来面包和酒，还有几个加工精美的银盘银碗，都盛着如海枣、核桃和杏仁等果品。然后他把灯罩提高少许，光亮范围立即扩大，照亮了整个桌子，也照亮了本亚明瘦骨嶙峋，衰老无力，叠放在一起的双手。

“吃吧！亲爱的！”扎哈里亚斯催促他说。经受严酷考验者本亚明觉得这个陌生的声音柔和亲切，如同远方吹来令人舒爽

的风。他高兴地拿起果品，慢慢地掰开面包，平静地小口啜饮在灯光下呈现为紫色的葡萄酒。他感到愉快的是，他可以在沉默中等待，可以集中地思考。他感到愉快的是，灯光圈的上一半很快就开始昏暗了。他觉得这个陌生人很亲切，如同是童年时代的知己。有时候他羞怯地想察看一下周围，便用表示亲近关切的温和动作触摸在黑暗中与他相对而坐的人。

扎哈里亚斯仿佛觉察到老人对熟悉环境的要求，便把灯罩完全摘了下来。刚才被局限在桌面上的灯光现在扩散到了整个房间。本亚明第一次在近处看清了此前只是粗略相识的朋友。扎哈里亚斯面容和善，但显得虚弱和疲惫，额头上已经布满像铁笔刻画的皱纹。这是一副默默受苦受难者的面容，是一副埋头工作，颇具耐心者的面容。现在老人抬起低垂的眼皮，睁大两眼端详着扎哈里亚斯。眼中神秘地出现温和的颤动和光辉，因为扎哈里亚斯在对他微笑。

这微笑给了老人勇气：

“你对待我与其他人可大不相同呀！因为我没有能够做出奇迹，所以他们对我都变得很凶。但是我本来就恳求过他们，不要期待奇迹。只有你这个给我开路走到皇帝跟前的人没有以愤怒的态度对待我。不过如果他们现在嘲笑我，那么，他们是对的。为什么我要唤醒希望呢？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呢？我还活着就是为了看到，蜡烛台是如何又流浪出去，避开我们的吗？！”

但是扎哈里亚斯对他依然在微笑。在这种温和而又坚定的微笑中透出一种安慰：

“你不要反对。也许现在还为时太早，也许我们的路不是正确的路。这是因为，只要神殿还坍塌成一片废墟，只要民族还在离乡背井地流浪，这个蜡烛台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也许上帝

的意志就是让蜡烛台的命运仍然是个秘密，不对我们的民族公开。”

本亚明感受到了安慰。这些话使他的心顿觉暖呼呼的。他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

“请愿谅我的怯懦。但是我的生命已经处于困境，离死亡太近了。我已经经历过八十八年。我现在衷心不想再等待了。自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去拯救蜡烛台以来，我活着就只是为了蜡烛台的再现和解救。年来年去，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现在我成了一个白发老人，我还怎么能够更久地希望，更久地等待呢？”

“你不必再等待了。一切都会很快实现的！”

本亚明愕然凝视，强烈的希望在心里跳动。

扎哈里亚斯对他更加坚定地微笑说：

“你觉察不到，我是为了给你送信息而来的吗？”

“是什么信息？”

“你所期待的信息呀！”

本亚明颤抖得两只手都垂落下来。忽然间他那两只疲惫不堪地放在桌子上的手像树叶那样颤动起来。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我还能第二次对皇帝……”

“不，不是这个意思。皇帝对所说出的话，是决不收回的。他不归还梅诺拉蜡烛台了。”

“那么，我还留有何用？我的生命还有何用？还要我在这里等什么呢？要我抱怨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抱怨神圣的象征离去了，而且是永远离去了吗？”

但是扎哈里亚斯依旧微笑着，而且在眼睛和嘴的周围都笑

得更加坚定：

“蜡烛台也没有离我们而去。”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相信我吧！”

“你看到蜡烛台了吗？”

“我看到了。两个小时以前蜡烛台还锁在珍宝库房里边。”

“那么，现在呢？他们把蜡烛台运走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现在怎样呢？蜡烛台到底在哪儿？”

扎哈里亚斯没有立即回答。他的嘴张开两次，但是没有说出话来。最后他弯下腰来，俯身到桌子上，像讲悄悄话似地低声说：

“在这里！在我的身上！在我们两人的身上！”

本亚明哆嗦起来，就像有人捅到他的心似的：

“在你的身上？”

“在此地我的家里。”

“在此地你的家里？”

“就在这个家里。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就是为它去找你的。”

本亚明不住地哆嗦。在金匠的平静之中竟有使他迷惑不解之处。他无意识地把两手交叉起来，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说：

“在你的家里？这怎么可能呢？”

“使你觉得很奇怪的这件事并非什么奇迹。我这个金匠三十年来一直在此地皇宫里工作。凡是没有事先送到我的工作室里来，并经过我估评和检验的物品，珍宝库房是不收藏的。这一次的情况我也是知道的。贝利扎尔从汪达尔人手里夺来的战利

品都交给我评估价值和检查重量。于是我请求评估的第一件就是蜡烛台。昨天珍宝品库房的奴隶把蜡烛台给我送来了，只允许在我这里保管七天。”

“那么然后呢？”

“然后就把它装船运过去。”

本亚明的脸色又变苍白了。叫他来干什么呢？就为了让他做这个神器蜡烛台一次次离我们多么近，又一次次被人夺走的见证人吗？

但是扎哈里亚斯意味深长地对老人微笑说：

“不过还允许我为皇家库房里的一切珍品制作仿制品。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珍宝是仅有一件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求我制作出式样全同的第二件来。这是因为他们信得过我的手艺。仿照君士坦丁① 的皇冠我给尤斯蒂尼安制作了皇冠，我还仿照克勒奥培特拉②从前戴过的皇冠头饰样式给特奥多拉制作了一件。于是我请求允许我在蜡烛台运往海对岸的新教堂去之前仿制一件。今天我就要开始这项工作。现在坩锅已经烧热，黄金也已准备妥当。七天以后一件新的蜡烛台就制成了。新制的将与我们的完全一样，谁也无法把这一个与另一个区分开。它们的重量、形态、装饰以及黄金的粒度都完全一样。只不过这一件是神器，而另一件是人间的手工制品。但是在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是神器，哪一个是仿制品，也就是哪一个是我们虔诚地要保存的，哪一个是我们去外国的路上要交给人家的，这一点从现在起，就要成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这是我的秘密，

①君士坦丁大帝（274—337）是古罗马的皇帝。

②克勒奥培特拉（公元前？—30）是古埃及女王。

这也是你的秘密。”

本亚明不再觉得嘴唇颤动了。他一下子热血波涌，浑身松软和温暖起来。他的胸脯挺起来了，眼睛炯炯有神了。而金匠苍老皱缩的脸上展现的微笑如同是反照一样。本亚明完全明白了。他自己从前要做的事，现在由金匠实现了。他从别人那里取回来蜡烛台，归还的是黄金成色、质量、重量完全相同的一件蜡烛台。这就拯救了神器。但是他不嫉妒扎哈里亚斯做到了迄今是他的生命意义的事情，他只是谦卑地说：

“赞美上帝。现在我可以死而无憾了。你找到了我徒劳无功地寻求过的路。上帝只是召唤过我，对于你上帝却是赐福的。”

但是扎哈里亚斯反对说：

“不对。如果有一个人能把蜡烛台带回故乡，那就只有你了。”

“我是不行了。我是个老人了。我会死在路上，使蜡烛台再度流落到外国手中。”

但是扎哈里亚斯自信而坚定地微笑说：

“你不会死的。现在你自己已经明白了：在生命的意义实现之前，生命是不会消逝的。”

本亚明记起来了：昨天他曾经想死。上帝拒绝了他的愿望。也许还真给了他使命。于是他不再拒绝，而是说：

“我没有违反上帝意志的意志。如果上帝真的选择了我，那么，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去吧，就开始吧！”

金匠扎哈里亚斯的工作室的各个通道都锁闭了整整七天。这七天里他真的足不出户，没有对一个叩门者打开过家门。在他面前加高的底座上放的是那个永恒的蜡烛台，依然如当年放在上帝圣餐桌前一样的肃穆、宏伟。这时候炉子里火苗在默默

无语地闪动。把戒指、首饰和硬币砸碎的黄金正在熔化。在这七天里本亚明没有说一句话。他盯住看，煅烧成一团的物质如何在坩埚里波动起伏，被烧成通红。坩埚里倒出的物质又如何听话地流进准备好的模子里，又如何冷却硬化。然后扎哈里亚斯小心翼翼地用刀劈开模子外壳，新蜡烛台的形态就大体可辨了。从底座支柱中有蜡烛台的主干挺拔直立，十分坚实。从主杆向周围弯下七个支杆，颇似树干上长的树枝。支杆上有清清楚楚的圣餐杯造型，肯定是用于保持烛光的。金匠还要在光滑的表面上敲击锉磨，刻画出与神器上的花草线条同样鲜明精美的装饰图案。新制作的蜡烛台与历经千年沧桑的蜡烛台，也就是仿制品与神器原物相比，愈来愈相像。到最后，也就是到第七天，这两个蜡烛台放到一起，就像是孪生兄弟，由于高度、颜色、规格和重量完全相同，所以无法区别。扎哈里亚斯用高超的眼光把这两个蜡烛台进行比较，愈比愈觉不安。他一再用细雕刀和尖锉刀在最心爱的作品上刻出微痕，并进行精修。最后他停手作罢，再也找不出差别来了。两者相比，极为相像，以致扎哈里亚斯为了自己准确辨认，最后一次拿起雕刻刀在一朵被遮暗的花蕊中镌刻了一个细微记号，以表明这个新蜡烛台是他的作品，而不是民族的和神殿的那个蜡烛台。

这件事做完，他便转身回来，解下皮围裙，洗净了双手。现在在工作了七天之后，他第一次对本亚明说：

“我的工作做过了。现在你的工作开始了。你拿去我们的蜡烛台，依我看你就带上它走。”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本亚明拒绝说：

“你工作了七天。我思考了七天。我扪心自问了七天。我感到忧虑的是：我们的做法是不是欺骗？这是因为你拿走了一个

东西，却把另一个东西还给了乐于信赖你的人。不，我们不能把假的送回去，而在手里保存另一个。我们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法骗取根本不曾给予我们的东西。上帝是不喜欢暴力的。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伸手去抓神器，上帝却打断了我的一只胳膊。我很了解，上帝也同样蔑视欺骗。因此，谁迷惑人，谁欺骗人，上帝就伤害他的灵魂。”

扎哈里亚斯思考起来：

“可是如果司库本人从两个蜡烛台中选定假的呢？”

本亚明抬头看着金匠说：

“司库知道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如果他询问真实的，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真的给他。如果上帝的安排是，司库不深加询问，由于都是金制的而且重量相同，他便觉得两个都一样，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是在弄虚作假了。如果他自己确定和选择了你制作的蜡烛台，那么，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预兆。但是抉择不是我们的事。”

于是扎哈里亚斯派奴隶到司库的住处请来司库。这是个比较肥胖和情绪开朗的人。那双小眼睛精明、敏锐，而且训练有素，能从红脸膛里边对人当面撒谎。他一到前庭里就很内行地抚摸起两个刚制作成的银盘。他精细地用手指敲击。他检查纤巧的图案。他好奇地从工作台上举起一颗颗切割好的宝石对着光看。他就这样像赌徒输掉似地恋恋不舍地仔细察看一件件刚完成和即将完成的作品。在扎哈里亚斯不得不提醒以后，他才最后来看并排放在展示台上的两个恬淡静穆而又金光灿烂的蜡烛台。一个已经历经千载的和一个刚刚制作的，也就是原物和仿制品。

司库聚精会神地站在这两个蜡烛台前边。可以看出来，激

起他的行家兴趣的是，要从细微瑕疵或隐蔽的不同之处来把新制的蜡烛台与作为战利品的蜡烛台区分开。他细心地把蜡烛台一个个转变方向，往各个侧面转动，使各处表面都能照到光。他称蜡烛台的重量。他轻擦两下，退后两步看，再走上前来比较着看。他以更集中的精神对两个蜡烛台无懈可击的匀称又进行比较。最后他弯下腰来，戴上磨光的水晶眼镜，既放大又保护眼睛，趴在蜡烛台上对比极细小的凹沟和刻画痕迹。但是他没有能找出差别。他的比较研究毫无成果，累得放开了手。他拍着扎哈里亚斯的肩膀说：

"扎哈里亚斯，你是一位大师。你本人就是我们珍宝库房里的一个珍宝。千秋万世再不会有人能够区别得开，哪一个是旧的，哪一个是新的。你的手艺非常准确，真是精妙绝伦！亲爱的！"

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来重新细看那些切割好的宝石，并为自己选取了一颗。这时扎哈里亚斯不得不提醒说：

"那么，你想要哪一个蜡烛台呢？"

司库转过身来冷静地回答说：

"就要你喜欢的那一个吧！对我来说，这两个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时候本亚明走出畏缩和激动地躲藏的阴影说：

"大人，我们请你自己从两者之中选取一个作为你的蜡烛台。"

司库惊讶地看着这个外国老人：这个奇怪的老人要干什么？他为什么用颤抖和焦躁的眼神来恳求呢？但是司库一向心地善良，待人礼貌，不能不满足老年人的愿望，于是便转回身来。他以取乐的情绪拿出一个小硬币，并且抛向空中。硬币落到地上，

旋转，滚动，又三次旋转，滚去又滚回，最后倒在他的左边。司库面带微笑指着放在左边的蜡烛台说："那么，就这一个吧!"然后司库就走了。应召唤而来的奴隶把司库选定的蜡烛台运到了对面的珍宝库房里。金匠感激而又礼貌地陪同恩公走到工作室的门口。

本亚明在原处未动。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抚摸着蜡烛台。这是个真的，是神器。司库把另一个给皇帝选去了。

扎哈里亚斯回来时看到，本亚明还原地不动地站在蜡烛台前焦急地观看，好像是要用眼睛把蜡烛台完全吞下去一样。最后老人转过身来，面对着扎哈里亚斯。黄金的反光好像还在他的眼睛里放射光芒。经受过严酷考验者这时感觉到一种沉寂的安静，就像明确的决断总是给人心带来的那种安静。

本亚明只是低声请求说：

"上帝会感谢你的，我的兄弟。现在你还得办一件事：弄来一口棺材。"

"弄来一口棺材?"

"你不要大惊小怪。我在七天七夜里也深入细致地思考过，怎样把蜡烛台运到太平的地方。我刚才像你一样认为，如果我们救出了蜡烛台，那么，它应该属于民族。人民应该把梅诺拉蜡烛台作为最神圣的保证加以维护。但是我们的民族如今在哪里?我们民族的家园在哪里?现在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还是被驱逐者和受宽容者。对于我们来说，为了庄严地保护蜡烛台，还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全的。从我们的家所在的地方，我们被赶出来了。我们在那里建造的神殿被破坏了。只要各个民族都还受到暴力迫害，世界上就没有存放神器的安宁地方。只有在地下

才有安宁。在地下，死者伸腿安卧，不再流浪。在地下，黄金不对强盗闪耀光辉，不刺激强盗的贪财欲念。在地下，蜡烛台这个流浪千年的还乡者就安息在太平中了。”

“你是要永远，”——扎哈里亚斯大吃一惊——“把蜡烛台埋藏起来?”

“什么时候给人编造出了永生长存呢?我怎么能够给一个事物定期限呢？我连自己的期限也还不知道呢。我要把蜡烛台送到安息的地方。不过它能安息多久，这个除了上帝，有谁知道呢?这件事我能做到。不过你们都长大了，我该如何估量呢?我该如何计算时间和永生长存呢?让上帝，只有上帝，只有他，来决定蜡烛台的命运吧。我把蜡烛台埋起来，是因为我不知道别的真正保护它的办法。不过谁能说得出它能够埋多久呢？也许上帝让它永远留在黑暗中。那么，我们的民族就得流浪，在大地的脊背上被驱赶得四处星散，风尘仆仆，得不到安慰。不过我还充满这样的信心：也许上帝的意志是让我们的民族返回故乡。然后他就去——你相信好了！——选择一个要偶然拿起铁锹而且来找到被埋葬者的坟墓的人，就像上帝找到我，让我救护这位不安宁者一样。你不要为判决忧虑，把判决交给上帝和时间吧！但愿蜡烛台被认为没有希望了，而作为上帝的秘密的我们却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黄金不像人的躯体那样消散在大地的怀抱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消散在时代的黑暗中。一个是我们的民族将要持久，另一个是蜡烛台将要持久！因此让我们相信，我们埋葬的蜡烛台会复活再现，有朝一日会重新给我们的民族照耀归途，这是因为，只要我们不放弃信仰，我们就经受得住人世生活。”

他们俩人都转脸旁视，都把眼光看向遥远的地方。

然后本亚明又一次重复说：

“现在你给我弄口棺材吧！”

木工送来了棺材。这是一口普通样式的棺材。本亚明要棺材为的是，如果他没能把棺材送到祖先的土地上，那么也不会引起特别的好奇。虔诚的信徒常常带上棺材去朝拜圣地，为的是把先辈和亲戚安葬在圣地。蜡烛台装进杉木棺材里埋藏起来，是不会受到损坏的，因为在人间万物之中只有死去的逃得开人的贪欲。

他们俩人毕恭毕敬地把梅诺拉蜡烛台放入尸体盒中。他们还像包裹摩西五经——上帝自己的孩子——那样，用头巾、锦缎缠绕蜡烛台金柱金杆，又用麻絮和软羊毛填满棺材里的空间，以免在搬运中金属碰击棺木，发出响声，暴露秘密。他们就这样用缓慢和哆嗦的手把梅诺拉蜡烛台埋在死者的摇篮里了。他们俩人很明白也很担心的是，如果上帝不赐福来扭转民族命运，那么，他们就永远是最后用手触摸过，和用敬畏的眼光看到过神殿圣物摩西蜡烛台的两个人了。在封闭棺材之前，他们又拿出经久不坏的羊皮纸，并在上边写字作证：出身阿布塔利翁家族，人称经受过严酷考验者本亚明·马尔纳菲施和具有希勒尔家族血统，八岁时到拜占庭尤斯蒂尼安王朝来的扎哈里亚斯，亲手把梅诺拉神器装进这口棺材，为的是，将来如果有人在圣地挖出来这个蜡烛台，那么这就表明，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那个真正的蜡烛台。他们把羊皮纸卷起来，装进一个铅筒里。金匠扎哈里亚斯又把铅筒焊封严密无缝，以防写过字的羊皮纸受潮和霉烂。他还用金链把铅筒绑在蜡烛台的柱杆上，以便羊皮纸文书与神器同时被人发现。这些工作完成以后，他们才用钉子和搭扣带封死棺材。在奴隶们抬起棺材跟随本亚明走上开往约佩

的大船之前，他们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时扯起的船帆已经在风中发出哗哗响声。扎哈里亚斯到了船前才吻别和离开朋友：

“愿上帝给你赐福！上帝保佑你！上帝为你引路！上帝保佑你圆满成功！到此时此刻为止，我们两人就是知道蜡烛台经历的最后的人和绝无仅有的人。从现在起就只有你知道它的经历了。”

本亚明虔诚地鞠躬说：

“我的知晓也只有短暂的期限。然后就只有上帝知道。他的梅诺拉蜡烛台安息在何处了。”

每逢有船在约佩停泊，岸上总是聚集一大堆好奇的人。他们要在近处对登岸的人进行观察和打招呼。其中的几个犹太人勉强能认得这个白胡子老头也是犹太人。他们看到老人的身后有奴隶船工抬着棺材下船，便怀着善意，默默形成庄严行列，跟随在棺材后边。这是因为对于犹太人的信仰来说，陪伴死者走最后一段路，安葬陌生人和不相识者的时候做一个虔诚的帮手，都被看做慈善之举和上帝所喜欢的行为。约佩的犹太人只要听到海船上卸下一个犹太人带的棺材，就没有一个人逃避神圣的义务。他们都放下工作与活计，沉默无声地走出家庭和街巷。于是棺材就随着不断增加的伴送者一直走到本亚明投宿的旅店。棺材放在本亚明的身边——这是白胡子老人所特别要求的——，以后，他们才打破了沉默。他们对同教教友用祝福致意，然后询问，他是什么时候动身来的，准备到哪里去。本亚明很少回答。他担心的是，那个拜占庭之夜可能感动这些人，还担心可能有人认识他。因此他根本不想引起兄弟们的强烈期待。不过在谈及蜡烛台的踪影时他也想避开谎言。于是他请求他们

保持沉默，他的任务是埋藏这口棺材。他没有获准来讲其他的话。他很小心地避开大批好奇的询问者。他本人倒是问，这里何处有可让棺材入土为安的圣地。约佩的犹太人都在平静的自豪中微笑起来，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甚至各处的泥土都是圣化的泥土。但是他们还是给他列举和描述了洞穴中或者原野里有成堆墓碑的地方。那些坟墓里安葬着列祖列宗，家族的母亲，民族的英雄和帝王。他们还称赞这些圣地的影响力。为了从这些地方感受到安慰，虔敬的人总是毫不迟延地去瞻仰。他们志愿服务，领他前去。这是因为这位耄耋老翁令人敬畏，他们便猜想有什么秘密。但是本亚明为了保密，拒绝了他们的殷勤，并且用连声道谢把他们打发走了。他只请旅店主人明天早上用优价雇用一个奴隶，要熟悉道路的，而且有好体力，能在合适的地方挖掘墓坑。他还请店主找一头驮骡来驮运棺材。店主满口答应说，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要的奴隶就会准备停当，可以陪同他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去。

在约佩的旅店里这一夜是经受过严酷考验者本亚明一生中痛苦疑难和神圣折磨的最后一夜。他的思想又失去了自信。他又一次痛苦而艰难地得做出决定。他反复问自己，不向人民说明蜡烛台的获救和回归，而且对兄弟们隐瞒他在这个外国的墓坑里要埋什么神器，这样做是否真的正确。这是因为死者的骨骸，列祖列宗的坟墓，对于悲伤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这个被驱赶，遭践踏，随风飘荡的民族，如果能有点想到，民族统一最真切可见的象征即永恒的蜡烛台并没有丢失，而是得到了拯救与安全保护，正等待着最后回归故土一天的到来，那么，大家必定首先感到多么大的喜悦呀！“我怎么能拒绝给予他们这样的希望呢？”不得入眠的老人呻吟说，“好像我是在为自己保守

这个秘密，好像我是要把给成千上万人送来希望和愉快的信息带进死里去一样。我知道他们是多么渴望安慰。一个民族的命运只能等待将来，也许永远只能沉默地信赖成文的经典，而又永远抓不到象征的东西，那是可怕的！不过只要我保持沉默，蜡烛台就会一直为民族保存下来！主啊，帮助我摆脱困境吧！对于那些兄弟们，我对他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不正确的呢？我可以把雇来的佣人派回去宣告这里安放着神圣的信物？或者我应该保持沉默，使得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这个墓地呢？主啊，为我做出决定吧！你已经给过我一个预兆，现在给我第二个预兆吧！主啊，从我这里把决定权拿去吧！”

但是黑夜依旧寂静。睡眠怀有敌意地避开了这个经受过严酷考验者。他躺在那里，两眼疼痛，但是直到天色渐亮都是清醒的。他不停地提问，随着每个问题，他都更深地卷进了恐惧与异议令人窒息的网中。东方已经大亮，老人的思想还是纠缠不清的状态。这时候旅店主人神色忧虑地走进房间说：

“请原谅，我不能像昨天许诺的那样，派个熟悉道路的奴隶与你一起去。那个奴隶夜里突然病倒了，嘴唇颤抖，口吐白沫，染上了流行寒热病，现在躺着呢。我只好给你另派一个奴隶了。不过这一个奴隶不熟悉道路，而且是个哑巴。从他生下来，上帝就封住了他的嘴。如果你肯将就着用他，那么，我就很乐意派他到你这里来。”

本亚明没有看店主，他只是无限感激地看向上苍。他已经得到了回答。店主要派个哑巴来。这就是沉默的预兆。这个奴隶不熟悉那个地方。因此那个地方将永远是个秘密。他的思想没有长时间犹豫便感激地说：

“就派哑巴来吧！你不必操心。我认识我要走的路！”

本亚明带着哑巴伙伴穿行在空旷的野地里，从早上一直走到晚上。一头驮骡背上横绑着棺材，安静而且很耐心地跟在他们后边走。有时候他们从路旁贫穷的旧式茅屋前经过，但是本亚明不停脚休息。他们遇到行人的时候，本亚明只用平安问好招呼，避免交谈。他急于完成应做的工作：把蜡烛台埋在坟墓里。他还不知道埋的地方和位置。一种模糊神秘的胆怯禁止他自行选择。“已经给过我两次预兆了，”他虔诚地想，“给过我预兆了。我现在想等候第三次预兆。”于是他们二人就穿行在逐渐昏暗的地方。这时候在丘陵的上空夜已经张开了黑色的翅膀。天空一直满布阴云。他们走路中有时感到心神不宁。他们满足于已经升到山顶如水似的月光。从山峰上空微弱的光亮中人们可以觉察到月亮的位置。到下一个能过夜的地方还得走两个小时。但是本亚明精力充沛，走得很好。他身旁是肩扛铁锹，不会说话的影子哑巴，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以同样的耐心迈着慢步走的驮骡。

驮骡突然停下脚步，站住不走了。佣人抓住缰绳，用力往前拉。但是这头牲口倔强地将前蹄撑在地上，把佣人顶撞了回去，还凶狠地要用牙咬佣人。牲口是不肯走了。哑巴大怒，从肩上放下铁锹，就要用铁锹把子打牲口的肋腹。这时本亚明拦住了哑巴，让哑巴等等看。他要让牲口安静一会儿。也许这次牲口停步不前就是一次示意，一次预兆。

本亚明环顾四周。这片昏暗的地方是个丘陵，十分荒凉，附近没有院落，没有茅舍。他们只好从大路上走下来，面对着耶路撒冷。本亚明仔细思考：对，这里是个合适的地方；这件事在这里可以在没有人偷看的情况下完成。他用手杖检查一下土地。这里的土质肥沃，坚实，没有石头。他们要在这里很快挖

成一个墓坑。这个墓坑四周都是山冈，可以防止流沙。否则流沙很容易掩没一切墓坑痕迹的。现在他找到好几处合适的地方。他长时间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把握做出最后的抉择。但是这时候他看到在右边离开大路三四箭之远的空旷野地里有一棵浓荫郁郁的树。这棵树与培拉区山冈上的那棵树——他就是在这棵树下休息和听到抢救蜡烛台信息的——在高度与形态上都非常相似。他想起了在那里做的梦。于是他有了自信。立即命令哑巴从驮骡背上卸下棺材。他看到棺材一卸下来，驮骡便放松了一直不得自由的四肢，向他逼近走来。他的手已经感觉到了驮骡鼻孔喷出的暖气。这是个恰当的地方。对此他愈来愈确信不疑。他把这个地方指给奴隶看。奴隶便一声不吭，用力开始挖地，铁锹发出银器一般的声音。墓坑的深度很快就挖够了。现在只剩把蜡烛台沉入墓坑这最后一步了。缺乏想象力的奴隶用粗壮的两臂抱起棺材，小心地滑送下坑里。棺材平整放好，永远睡眠了。木匣外壳保护着里边贵重的金质核心。而大地进行呼吸，草木青青，抽芽繁茂，永远充满生机的外壳会很快掩盖住这个金质核心。

本亚明极为虔诚地弯腰俯视。“我是见证人，最后的见证人。”他这样想着，突然又在沉重的思想负担下不寒而栗起来：“除了我这世界上再没有人知道我们蜡烛台的秘密了。除了我再没有人知道蜡烛台的坟墓，再没有人猜想得到这个埋藏的地点了。”然而在这一瞬间里，悬挂在天上的月亮突然揭开了面纱。从晚上起一直遮住月光的乌云，略微退向两侧。月光便像强烈的光束一样射下，仿佛中天之上的一只巨型白眼从眼睑中间俯视下界一样。这只眼睛不同于人眼，它没有深陷，没有睫毛，不是柔和的，也不眨眼。它是圆圆的，像冰制的一样冷漠。它是

永恒的和无法破坏的。这只眼看到敞口的墓坑深处。射进光线后，墓坑四壁削劈的棱角清晰可见。光滑的云杉木棺材在色白如水的月光下也闪发出明晃晃的金属光泽。这是从无法估计的远方俯视的一瞬间。然后乌云就又包围住了游动的月亮。于是本亚明明白了，除了他的眼睛以外，还有另外一只眼睛看到了蜡烛台的埋藏地。

奴隶遵照本亚明的示意，现在铲土掩埋，干完后又整平了封好的坟墓周围地面。本亚明这时命令奴隶回家，并且带走不再驮东西的驮骡。哑巴做出表示失望的手势。他是想说，老人不可独自留在这旷野的黑暗中，因为这里有强盗和野兽，非常危险。他想至少陪同这位和善的老爷到最近的一家旅店去。

但是白发老人态度坚定，不耐烦地命令哑巴完全照他的吩咐去办。他用一番训斥赶走了犹疑再三的哑巴。在哑巴和牲畜最后消失在路拐弯处以前，他不指望有预兆。于是他独自留在空旷苍茫的天空底下，留在无法想象的黑夜里边。

他又一次走到坟墓旁边，低下头来为死者祈祷："在这个世界上，在其他世界上，乃至在复活的时代里，你的名字是伟大的，你永恒者的名字是神圣的。"诚然按照虔诚的习俗，他还应立一块石碑或者垒起个土堆作为标志，但是为了保密，他强制自己没有回头看一眼，走进了远远的旷野里。他不问自己往哪里去，他在把蜡烛台送到安息之地以后便没有了目的。他的一切恐惧都消失了，他的心再不为什么事情担忧了。他完成了规定他做的事情。蜡烛台是否要埋藏到世界末日，这个民族是否要散布到全世界，或者最后是否让这个民族还乡，是否让蜡烛台从无人知道的坟墓里出来重现于世，那就是上帝的事了。

这个老人走进了与乌云做游戏的黑夜里，这黑夜有一半神

秘莫测地闪发出光芒。他一步步走得越来越愉快。多年人生的负担和艰难现在玩魔术似地消失了。他从来不知道的一种轻松从身体内提升到他的四肢。他那老腿旧胳膊的关节都像上了柔软温润的油，突然间伸屈灵活，听他使用了。现在他走起路来像水上漂似的轻快而且自由。他觉得走路飘动起来了，他的头抬起来了。仿佛有感觉不到的在摆动，他还举起来了右手。他觉得——要不他就是在清醒中梦到了这样的事？——仿佛他是第一次能够重新举起来活动这只伤残的手。他觉得内部的血液越来越明亮，就像是树干里发酵的汁水。现在血液发出清脆的声音升高了，太阳穴很快也明亮地跳动起来。猛然间他听到了庄严的歌声。他不知道，在地下同唱博爱合唱曲的死者们是否欢迎他这个还乡的人，或者从闪光越来越亮的星星上是否会降下温暖的淋浴。这些事他都不知道了。他只是走呀，走呀，仿佛有翅膀把他架了起来，愈走愈远，进入了簌簌作响的黑夜里。

第二天早上，到拉姆勒去赶集的商人们在离行车大道不远的一块田地里，发现一个老人。他已经死了。这位无名氏光着头，仰面朝天躺着。他张开双臂，仿佛是想要拥抱无限之物。他伸展两手，伸直手指，就像是要接受一件重大的礼品。在这位安详的已故者神态平静而高尚的脸上一双眼睛睁得很明亮。当一个商人弯下腰来，虔敬地为死者合上双眼的时候，他看到，这双眼睛里充满了光，而且在这双圆圆的、安详的眼球中反映着整个天空。

但是这个陌生人胡须下边的嘴唇闭得很严，仿佛他在死亡以后还在牙缝中保守着一个秘密。

那个假蜡烛台在几个星期以后，也被送到了圣地巴勒斯坦，遵照尤斯蒂尼安的命令，被安放在耶路撒冷教堂的圣餐桌下边。但是它在那里没有放很久，因为波斯人打过来把它砸碎了。波斯人的目的是用它给他们的妇女制作别针及首饰，并且给他们的国王制作一个金链。历来都是这样，人造之物都在耗费人的时间中和破坏人的思想中消失。金匠仿制出来的象征物也是这样消失了，而且连它的痕迹也永远失去了。

但是得到秘密埋藏的那个无人认识，而且完整无损的永恒蜡烛台，还在故乡的墓穴里等待着，守卫着。在那个坟墓上边，多少个朝代呼啸而过，千百年来多少个民族争夺那里的土地，外来的种族，这些种族，那些种族，在长眠的蜡烛台上边争来战去，但是没有一次抢掠夺取到它，没有什么贪欲破坏掉它。至今还不时有赶路的人踏上这个浓荫遮掩的土堆。有时候午间有人就睡在大路边上，离微睡的蜡烛台很近。但是没有人想到它就在近旁，也没有人好奇地要彻底挖掘坟墓。蜡烛台就像上帝历来的秘密那样，也安息在潮湿的黑暗中。谁也不知道，它是要永远这样安息下去，隐藏起来，使那个一直未得太平，在外国辗转流浪的民族以为它丧失了呢，还是最后在那个民族重新发现自我的那一天就会有人找到它，那时候它就会在太平的神殿里为得到安宁的民族再度大放光明。

（申文林 译）

第三只鸽子的故事

《创世记》里讲过第一只鸽子的故事和第二只鸽子的故事：当

天空关住了闸门，地球上洪水已开始消退的时候，人类的祖先挪亚就把这两只鸽子从方舟中放出来，让它们去打探消息。① 可是第三只鸽子飞向了何方，它的命运又如何，却从来没有谁讲过。

方舟终于在阿拉腊山的峰顶上搁住了。在这只拯救生灵的大船的肚子里，藏着全部没有被洪水淹死的飞禽走兽。这当儿，祖先挪亚从桅杆上遥望远方，只见巨浪滚滚，水天茫茫。于是，他便放出一只鸽子，第一只鸽子，让它去探看情况，以便弄清楚在这云开雾散的天宇下，是否有哪儿已现出陆地。

据《创世记》讲，第一只鸽子就腾空而起，振翅飞去。它飞到东，又飞到西，飞到哪儿看见的都仍然是水。它飞累了，找不到任何休息的地方，翅膀渐渐便失去了力量。它不得已又飞回方舟，飞回这世界上惟一的藏身之地。它绕着搁在山顶上的大船来回飞着，直到挪亚伸出手来接它回舟中去。

挪亚又等了七天；七天中一滴雨没下，洪水更往下落了。这时他重新放出一只鸽子，第二只鸽子，让它去打探情况。这只鸽子早上飞出去，傍晚便飞了回来，嘴里还衔着一片橄榄叶——大地已获解放的第一个迹象。如此一来挪亚就知道树梢已伸出水面，考验业已经受住了。

又过了七天，他再放出一只鸽子，第三只鸽子。这只鸽子飞向了世界远方，早上飞出去，晚上却没有飞回来。挪亚等了

①据《旧约·创世记》载：上帝耶和华为了惩罚罪孽深重的人类，让天降暴雨40日，使整个世界变成汪洋一片；150天后洪水方退。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和动物都淹死了，只有义人挪亚谨遵上帝的指示，带领全家以及选留的一定数量的动物登上预先造好的方舟，幸免于难，使人类得以延续下来。

一天又一天，也不曾等到它。这时挪亚明白了：大地已经露出来，洪水已完全消退。可是那只鸽子，第三只鸽子呢，他却再没有听见任何消息，人类也没有听见任何消息。时至今日，再没有谁讲起过它的故事。

可在下面，我就要告诉你这第三只鸽子的去向和遭遇。

那天早上，它飞出了闷气的船舱。当时舱里黑洞洞的，动物们挤挤挨挨，蹄子爪子互相磕碰，大家都不耐烦地叫唤起来，咆哮声、狂吠声、吱吱声、咝咝声，乱成一片。第三只鸽子离开拥挤的船舱，飞进了广阔的世界，从黑暗中来到了光明里边。此刻，它在给雨水冲洗得清新明净的空气中振翅飞翔，自由托负着它，无边的宇宙的恩惠包围着它。大海在它脚下远远地闪着光；森林像湿润的苔藓似地绿得发亮；白色的晨雾从草地上冉冉升起；鲜花盛开的草地弥漫着甜蜜的芳香。天空反射下来明亮的光辉：初升的朝阳给群山撞碎了，化作了万朵红霞；海水被映照得像血一样鲜红；大地在阳光照射下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复苏景象呵！鸽子幸福地看着这一切，舒展双翅，滑翔在万紫千红的世界上空，越过块块陆地，片片海洋，像在梦里似地飞啊，飞啊，不知不觉间自己也化作了一个轻梦。跟上帝本身一样，它首先看见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世界；它真是怎么也看不够呐。方舟上那个白胡子老头儿以及他所托付的事，它早给忘了；晚上还得回去，它也早给忘了。要知道世界如今已成为它的家，天空已成为它的住房。

第三只鸽子，祖先挪亚的不忠实的信使，它就这么继续飞呀，飞呀，飞过空旷的世界；幸福犹如一股强劲的风，托着它不停地往前飞，一个劲儿往前飞。最后，它的翅膀变得沉重起来，羽毛里像灌了铅似的。地球对它产生出强大的吸力，迫使

它往下降，翅膀软弱得耷拉下来，终于擦到了潮湿的树梢。于是，第二天傍晚，它便落进了一片森林。和世纪之初的一切一样，这片森林也没有名字。鸽子藏在密林深处，进行长途飞行后的休息。枝叶覆盖着它的身体，轻风为它唱歌催眠。白天，树阴下凉爽舒适；夜里，繁枝间充满暖意。不久，它便忘记了长空的雄风和远方的诱惑；绿色的穹宇庇护着它，不计其数的光阴从它身边流逝过去。

迷途的鸽子定居的那片森林，离我们的世界不远；只是当时还无人踏访，在孤寂中鸽子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梦。它躺在绿色的窠巢里，年复一年，甚至已被死神忘记。因为从每种见过那次太古洪荒之前的第一个世界的动物中，都得保存一只下来；它们既不会老死，也不可能遭到任何猎人伤害。这些动物秘藏在地球的衣褶里，人眼见不到，就如我们这只躲在密林深处的鸽子。自然，偶尔它也隐隐约约感觉出附近有人类存在，例如有时传来一声枪响，在绿色的高墙中引起无数的回音；有时伐木工人砍伐树干，使黑暗的密林发出轰鸣；有时一对情人紧紧相偎着走向幽会地，从树丛后送来咯咯的轻笑；有时孩子们来林中采摘草莓，远远回荡着它们的歌声，这时候，被深深缠绕在叶簇和梦境里的鸽子，它偶尔也会留神听一听这些来自人世间的声音，但在听见以后并不害怕，而仍旧静静呆在自己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然而，最近一些日子，整个森林却突然轰隆隆响个不停，像是大地要裂开了似的。只见空中飕飕飞过无数钢铁的黑家伙，掉在哪儿，那儿的泥土便飞腾起来，一片片大树就跟麦秸似的被砍倒在地。身穿不同颜色服装的人们，互相投掷着死亡。从一些可怕的机器中，喷吐出一道一道的火光，一片一片的火焰。闪

电从地里蹿出来，直冲云霄，紧跟着便是阵阵雷声，那情形就像地要蹦上天去，天要掉下地来似的。鸽子从梦中惊起，发现死亡和毁灭已临到头上；就像当初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如今世界是一片火海。它猛地鼓动双翅，飞到空中，要离开这个即将毁灭的森林，去另找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和平的地方。

它高高地飞着，飞遍了我们的整个世界，为了寻找和平；可是，它无论飞到哪儿，哪儿都有这种人为的闪电和霹雳，哪儿都有战争。人世间又降临了第二次大洪荒，整个地球又变成一片血和火的汪洋。它急急忙忙飞过我们所有的国家，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然后好再飞到人类的祖先那儿去，把象征希望的橄榄叶送给他。但是在这些日子里，哪儿也找不到一片橄榄叶啊。毁灭的洪水越涨越高，人类眼看就要被淹没，世界正不断被火海吞噬。直到今天，鸽子仍未找到歇息的地方，人类仍未找到和平；而在这之前，鸽子就永远回不去，永远得不到休息。

任何人都没看见过它，没有看见过这只迷失归途的神秘的鸽子，这只在我们的时代寻找和平的鸽子；可尽管如此，它却飞在我们头顶上，心里充满恐惧，翅膀已软弱无力。只有很少的时候，当人们半夜里从梦中惊醒，才会听见黑暗的空中有扑喇喇的声音，这便是鸽子在不停地飞动，在仓皇地逃逸。在它那翅膀上，系挂着我们的全部忧思；在它的恐怖中，激荡着我们的全部希望。这只在天与地之间战栗地飞翔着的鸽子，这只迷失了方向的鸽子，它现在将向它背叛过的人类祖先报告的，已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像几千年前一样，世界眼下又期待着一个人向它伸出手来，并且告诉它：考验已经够了。

（杨武能 译）

心灵的焦躁

“同情恰好有两类。一类同情，懦弱而感伤，其实只是心灵的焦灼而已。只想尽快摆脱因他人的不幸而起的难堪与激动，这种同情，根本就算不得同情，仅仅是自己的心灵在本能地抗拒他人的不幸。而另一类同情，才是真正的同情——并不多愁善感，却富于创造性。它知道，它想做什么，而且决计同他人一道耐心地忍受一切，直至耗尽自己最后的一丝气力，甚至力竭之后也仍在坚持。”

“家有碧梧桐，自引凤凰来。”格言集中的这句格言，个个作家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以下述含义予以确证：“谁给别人讲得越多，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也就越多。”人们总以为，在作家的脑海里，想象力在一刻不停地纵横驰骋，作家根据取之不尽的积累，无休无止地虚构出种种事件与故事。这

种过于随意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其实作家用不着虚构，只要能保持日益精进的观察与倾听的本领，就自有各种形象与事件连连不断地找到跟前，让他做它们的传话人。谁要是常常致力于解释他人的命运，那么，会有许多人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的。

本书叙述的故事，也是别人向我吐露的，几乎是原原本本的复述。而且故事的得来，纯属偶然。上次我去维也纳，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晚上去市郊一家饭店用餐。本以为这里早已不时兴，光顾者想必寥寥，可刚一进门，就发现自己错了。叫人好不懊恼。在第一张餐桌旁，立即有个熟人站起来邀我到他身边落座，用各种手势表示他真诚的快乐。可我并未报之以同样的热情。但如果说这位殷勤的先生本人惹人生厌或者令人不快，那也不确。他只不过是那种热衷于结交的人。他们就像孩子集邮一般，勤奋地收集着熟人，因此对其收藏品中的每一份样本都感到分外骄傲。对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其副业是做一名博识而能干的档案管理员——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仅限于这样一种谦卑的满足，即：对偶尔披露于报端的每个人名，能自负而不假思索地补充道："我的一名好友"，或者"啊，昨天我还碰到过他"，抑或"我的朋友 A 告诉我，我的朋友 B 这么看"，就这么按照字母顺序一气说下去。在他的朋友举行首场演出时，他准会鼓掌喝彩，第二天早晨还会给每位女演员去电话表示祝贺。他不会忘记朋友们的每一个生日。报上不快的消息，他一概瞒住不说，而读到赞扬的报道，则怀着衷心的关切给朋友寄去。所以说，他并不是个惹人生厌的人，因为他的热心是真诚的。如果有人请他帮个小忙，或者竟是为他收藏熟人的珍品陈列室添上一样新东西，那他就喜不自禁了。

但不必对这位“百沾边”朋友——维也纳人通常以这一轻松愉快的讥讽性字眼来概括五花八门的假绅士当中那类心肠不赖的寄食者——详作描述，因为人人熟悉他们，而且都清楚，如果不采取粗暴的态度，就没法摆脱他们令人感动的、无害的扯淡。我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坐到了他的身边。我俩闲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先生走了进来。此人身材高大，气色颇佳，外表年轻，但两鬓刺眼的灰白，因而引人注目。其步履间腰板挺直的特有姿式，让人即刻看出他以前是名军官。我的邻座霍地跳将起来，以他独有的殷勤劲向他打招呼。可那位先生对这份殷勤劲的回礼，与其说是客气的，倒不如说是漠然的。新到的客人还未在急急赶来的侍者身边点菜，朋友“百沾边”即已挪到我跟前，悄声说：“您可知道他是谁？”我早就了解他那种收藏家的自豪感，即喜欢炫示其收藏中每一件还算得上有趣的样品，生怕他吹个没完，因此只相当冷淡地说了声“不知道”，且继续切自己的巧克力蛋糕。可我的冷然处之反倒使这位“姓名收集者”更为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掩住口，轻声细气地对我说：“这位先生就是总军需部的霍夫米勒。您可知道，他在战争时期荣获过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这一事实仿佛并未如他期望的那样使我震惊，因而他便以爱国主义读物中惯有的热情，开始向我兜底儿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立下了怎样显赫的战功。说是他先在骑兵部队服役，后在皮阿韦河上的侦察飞行中，一人击落三架敌机，最后调到机枪连，占领并坚守一段前沿阵地，达三日之久。我朋友讲述的这一切，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细节（在此就从略了）。叙述过程中，他再三表露出无限的惊讶：我居然对这位了不得的人物毫无所闻，卡尔皇帝为了表彰他，可是曾亲自授予他奥地利军队中最珍贵的勋章呢！

我不禁受了诱惑，于是朝邻桌望去，以便一睹两米之外那位已载入史册的英雄的伟姿。但我碰到的却是一道冷峻而愤怒的目光，它似乎想问：这家伙给你胡吹了些我的什么呢？我身上没啥好瞧的！同时那位先生还以一种显然不友好的动作将椅子移到一旁，决然地以脊背对着我们。我有些羞愧地收回目光，从此不再往那边看，甚至不再好奇地扫一眼那张桌子的台布。过了一会儿，我向那位诚实的饶舌者告辞，临出门时即发现，他立刻换了位置，坐到英雄身边去了。也许是为了同样热忱地介绍我吧，就像他在我面前叙述那位英雄一样。

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了他一眼，他投向我一瞥。这次匆匆的偶遇，我本会忘个干净的，岂料第二天，在一个小型社交晚会上，又遇见了这位不久前态度冷傲的先生，真是巧得很。而且他身着晚礼服，比起昨天他穿的更像运动服的火姆斯本呢便服，更引人注目，更显得潇洒。我俩竭力掩饰自己的微笑。这是身处人群中的两人同守一个秘密时会有的那种可疑的微笑。他认出了我，正如我认出了他一样。也许我们都为昨天那位劳而无功的撮合者感到恼怒或者开心。起初我俩避免交谈，可不交谈不可能，因为我们周围正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下讨论发生在一九三八年，那么，讨论的题目预先便露底了。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编年史家，有朝一日会断定，一九三八年，惶然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是揣测新的世界大战有无可能爆发。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成了人们每次聚会必谈的内容。有时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根本不是人们在估测与希冀中发泄自己的恐惧，而是氛围本身，是激动不安、承载着神秘压力的时代气息，想在话语中扩散。

主人——一名职业律师，属刚愎自用的性格——挑起了话

头。他用流行的论据来论证流行的胡言，说什么：年轻的一代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会像投身上次大战那样，再这么毫无准备地投入新的战争。进行战争动员时，他们就会枪口朝后开火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前线老兵，没有忘记什么在等待他们。在几万家、几十万家工厂制造炸药与毒气的当口，他却夸夸其谈地、满有把握地否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那样的漫不经心，一如用食指轻轻弹落他烟头上的烟灰。他那种夸夸其谈的、很有把握的样子惹恼了我。我很果断地回击道：不要总是相信那些想当然的事情。操纵着战争机器的机关与军事机构同样没有睡觉。在我们为种种空想陶醉的时候，他们却充分利用这一和平时期，事先将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进入射击位置。就是处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因为宣传的日臻完善，那种普遍的奴性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增长。但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假使无线电波将战争动员令传至千家万户，从此时起，将不会遇到任何反抗。今天，人如尘粒一般，其意志压根儿就再也算不得什么了。

自然啰，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实际的情形表明，人内心深处自我麻醉的本能，最喜欢将已意识到的种种危险说成是没影的事儿，好以此脱开身来。况且隔壁房间已备下丰盛的晚宴，我对空泛的乐观主义发出的这等警告，当然就不受人欢迎了。

出人意料的是，那位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得主此刻却站在我一边，助了我一臂之力。哦，偏偏是他！刚才我的本能还错误地估计他是我的敌手呢。他神情激昂地说，如今这年月，还想考虑人愿不愿意这问题，纯粹是胡闹。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的功绩将记在机器名下，人降格了，至多不过是同一台机器上的某种部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中，他在战场上

就未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或否定战争的人。多数人都是风卷尘埃似地给卷了进去，而后干脆就陷在了那个巨大的漩涡中。每个单个的人，正如大口袋内的一粒豌豆，被来回倒腾着，任凭他人随意摆布。就总体而言，陷入战争的人甚至可能比逃出战争的人多。

我吃惊地凝神细听。尤其是他往下陈词时的那份激昂，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沉醉于幻想。如果今天有随便哪个国家，为了一场纯粹是异国他邦的战争，比方说为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上或非洲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擂起鼓来征兵，那么，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未弄清底细就一径跑来。他们也许只是出于躲避自我这一兴致，或是因为环境不称心。对战争真正的抵制，我可是只能说，几近于零。个体反抗一个组织，总比一味地随波逐流需要有大得多的勇气，即个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与机械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正消踪灭迹。在战争中，我几乎只遇到过群体的勇气，即队列间蕴藏的勇气。谁要是更切实地研究这一概念，便会发现甚为奇特的成分：多多的虚荣，多多的轻率，甚至还有无聊，但主要是多多的恐惧——嗯，也就是害怕落在人后，害怕被人嘲笑，害怕单独行动，尤其害怕与众人的热情相悖；那些战场上被视为最勇敢者的人，在我个人看来，在而后作为平民的我看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些相当可疑的英雄。请允许我说，"他谦恭地转向哭丧着脸的东道主道，"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他讲话的方式让我高兴。我很想朝他走过去，但这时女管家请大家用晚餐，而且我俩的席位隔得很远，所以便没有再交谈。直等到众宾客起身告辞，我们才在衣帽架旁碰到一块。

"我想，"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共同的庇护者已间接地为

我俩作过介绍了。”

我同样报之以微笑，道：“而且很详尽。”

“他大概着实吹嘘了一番，说我是一个怎样了不得的阿喀琉斯，而且还频频将我的勋章抬了出来吧？”

“大致如此。”

“是啊，他为我的勋章感到万分骄傲，就像您为自己写的书感到自豪一样。”

“可笑的怪人啦！可品质比他恶劣的有的是。哦，对了——如果于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道走上一段。”

我俩向前走去。突然，他转过脸来对我说：

“请您相信我，如果我说，多年来，没有什么比这枚我觉得太招人眼目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更让我遭罪的了，那么，我真的不是在讲空话。坦诚地说吧，当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将它佩在胸前，起先自然是激动不已。我毕竟已被培养成一名军人。在军官学校，如听一则传奇似地听人讲起过这种勋章。说这种勋章每次战争大概就颁发给十几个人，啊，珍贵得真像从天幕摘下来的星星。是啊，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真是了不得。你一下子就站在整个队伍的前面，所有惊奇的目光向你投来，你胸前忽然有个东西像一轮小太阳似地熠熠生辉，而且难以接近的皇帝陛下，握着你的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奖励只在我们行伍界才有意义才有效，而战争一结束，我便觉得，一辈子要作为盖了图戳的英雄——就因为你有那么一次的确勇敢过二十分钟——四下里走动，很可笑。你也许并不比其他成千上万的战友勇敢，不过是运气上占了先，让人发现了。比这更令人吃惊的或许是，你活着回来了。我所到之处，人们都紧盯着这个小金属片看，继而以敬畏的目光打量

我。过了一年这样的日子，我彻底厌倦了，我可不愿意作为一块活动纪念碑四处走动。我之所以战争一结束便退伍做平民，内中的决定性原因之一，也就是对这种永恒的引人注目感到恼火。”

他步子迈得急促些了。

“这是原因之一，我说过，但主因还在个人方面。这原因您可能会更好理解。主要是因为我怀疑自己的资格，至少是彻底怀疑我的英雄业绩。我可是比那些好奇的陌生人知道得更清楚，掩藏在勋章后面的这个人，压根儿就算不上英雄，甚至明显是英雄的反面。他属于这么一群人，即为了摆脱绝望的处境，因而疯狂地投身于战争。与其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英雄，倒不如说是躲避自身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你们有何感想，至少我觉得，生活被蒙上了灵光和神明之光环，这不自然，叫人无法忍受。不必再将我的英雄业绩挂在军服上四处溜达了，我感到真畅快啊。就是现在，如果某人掘出我往日的荣光，我仍愤怒不已。我何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点儿要走到您桌子跟前去训斥那个饶舌的家伙，他要吹就吹别人，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饱含敬意的目光，弄得我很恼火。为了更正那位长舌朋友的吹嘘之词，我情愿强迫您听听，我到底走过了怎样曲折的道路，才成就我整个的英雄业绩的——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故事。它毕竟能说明，勇气常常与倒转过来的懦弱别无二致。而且，现在就让我敞开心扉地向您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没什么顾虑。这事已过去二十五年了，与他再无牵涉，早就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您有时间么？不会让您感到无聊吧？”

我当然有时间。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又来来去去地走了很久。在其后的几天，还曾呆在一起长谈。我对他的讲述仅做了少许变动。或许骠骑兵换成了轻骑兵；部队的驻防地在地

图上稍稍移了一点，好让人认不出来，且预防性地隐去了全部真名。但主干的东西我一点也未杜撰。现在开始讲述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叙述者。

故事的缘起在于一种笨拙，一件全然无辜的蠢事，或者用法国人的话说，一桩“gaffe”。① 事后我又试图弥补我的愚蠢造成的过失。可是，过于匆忙地修理钟表内的某个齿轮，往往会毁坏整个机件。即便是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无法确定，我全然的笨拙止于何处，我自己的罪负起于何时。说不定永远不会弄清楚。

那时我二十五岁，为轻骑兵某部现役少尉。我不敢说，我曾对那个军职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曾感到当军官是我内在的天职。但是，在一个旧式奥地利官员的家里，两名女孩与四个老是饥饿的男孩，围坐着一张食物无多的饭桌，此时此刻，人们是不会多问他们的爱好呀什么的，而是早早地把他们送入职业的烤炉，好让他们不致过久地拖累家庭。我哥哥乌尔里希，因读书过多，在公立学校就弄坏了眼睛，被人塞进了神学院。而我身子骨结实，他们便指点我进入军事学校。我从军校开始，生命之线② 便自动向前卷绕，不必再加照应。一切都由国家来操持。几年之间，国家就按预定的模式，将一个尚未成年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免费培育成一名稚须初露的候补军官，并把他送往部队，这时他已可供差遣了。有那么一天，正值皇帝寿辰，还不满十八岁的我，从军校毕业了，紧接着领章上便缀上了第一颗星，这样就踏上了第一级台阶。此后相隔一段段应有的时

①法文，意为“蠢事，不合时宜的事”。

②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所纺的线，为生命的象征。

间间隔，我就能一步步自动获得晋升，直至退休并患上痛风病为止。为什么偏要当骑兵，去这种花销相当惊人的部队服役，这也根本不是我本人的心愿，而是我伯母戴西的怪念头。她嫁给我伯父是再婚，其时伯父已离开财政部，转而就任收入较丰的银行总裁之职。富有而故作风雅的伯母，不能容忍她的亲属中的某个也姓霍夫米勒的人在步兵部队服役，从而“辱没”她家的门庭。为了上述这个怪念头，她每月要破费一百克朗，作为对我的补贴，所以，任何场合我都得万分恭顺地对她感恩戴德。至于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是否称我的心，倒是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本人思量最少。一登上马鞍，我心情顿时舒畅，马颈之外的事，我就不想啦。

一九一三年那年的十一月，肯定是有道什么命令从这个机关传到另一个机关，因为我们骑兵连一下子便从雅罗斯劳移至匈牙利一座边境小镇驻防。至于这小镇我用的是不是真名，那倒无关紧要，因为奥地利外省的两个驻防地彼此大同小异，其相似程度有如同一件外套上两颗同一制式的纽扣。这儿和那儿的军营，都是一副模样：一座营房，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间军官餐厅，再加上三家旅馆，两间咖啡馆，一间糕点甜食店，一家酒馆，一所破败的剧院。在剧院里献演的是些衰老无用的女高音歌手，她们还万般温柔地周旋于军官与一年制志愿兵之间，作为自己操持的副业。服兵役嘛，哪儿都是一样的忙碌，一样的空虚无聊，每个小时都是依照上百年来呆板不变的勤务条例加以安排，业余生活也看不出有多少变化。在军官餐厅见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样的谈话；在咖啡馆里摆的老是那么几种牌局，玩的总是那种弹子游戏。有时候你也感到惊异，亲爱的上帝居然会乐意，至少在这么一座七八百幢房

子的小城周围，布上另一方天空，安排下另一种风景。

不过，这个新驻地与我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驻地相比，有个优点：它是个快车站，紧挨着维也纳，离布达佩斯也不是太远。谁要是有钱——总有形形色色的富家子弟在骑兵部队服役，尤其是那些志愿兵，有的出身高贵门第，有的则是工厂主的子弟——，他便能，如果溜得及时，便能乘五点钟的火车去维也纳，而后坐两点半的夜班车赶回来。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上剧院看戏，在环行大道上溜达，扮一回骑士，且偶尔寻一寻艳遇。最令人羡慕的人中，有那么几位甚至在维也纳为自己保留有固定寓所或宿夜处。可惜，这类提神醒脑的放浪行径的开销不是我的月俸所能承受的。所以，我惟一的消闲处就是那家咖啡馆或糕点甜食店。既然我感到在那儿玩纸牌往往花费太大，因此我便转而玩玩弹子戏，或者下下象棋，这样更便宜。

有天下午，大抵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我也和往常一样坐在糕点甜食店里与人下棋。对手恰好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药剂师。此人还是我们驻防的这座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局棋我们早就下完了，只是因为懒得起身，便坐在那里闲扯个没完。在这索然无味的偏僻小城，还能去哪儿呢？但这种闲谈没精打采的就像燃尽的烟卷，还冒着些许青烟。这时店门突然开了，飘动的喇叭裙，挟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引进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褐色的杏眼，深色的皮肤，衣着讲究，完全不像乡下人。主要的是在这可怜的单调中露出了一张新面孔。只可惜这位俏丽的天仙，对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和面呈叹赏之色瞧她的人，一眼也不睬，而是迈着轻盈的步伐，横穿店堂内九张大理石小桌，径奔柜台而去。她在那里立即大肆订购，计有一整打点心、蛋糕和烧酒。这姑娘灵巧而又生气勃勃。我立刻注意到，制糕点

师傅在她面前鞠躬行礼，谦卑之极，我从未见过他燕尾服的后背缝绷得如此之紧。他妻子甚至也从收款台的位置上立起身来，整个人儿几乎都要溶化在她自己那种柔柔的殷勤中了。这位丰盈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日里全不把军官们向她献的殷勤（一到月底，大家往往会欠她好几笔小账）放在心上。糕点师傅往顾客账单上登记订货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几颗夹心巧克力糖，一边还和格罗斯迈埃尔太太聊上几句，但对我们一眼也没有瞧过。也许是我们伸长了脖子看她，显得过于热忱了些。当然啰，这位年轻的小姐用不着劳动她的纤纤素手，去拎那惟一的一个小包。正如格罗斯迈埃尔太太恭顺至极地向她保证的那样，所订的糕点之类将可靠无误地送到小姐府上。这位姑娘根本也没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在钢制的自动收款机旁交付现款。我们大家马上明白过来：噢，一位极高贵的、重要的主顾！

她现在料理完订购之事，转身欲走，格罗斯迈埃尔先生抢步上前，替她开门。那位药剂师先生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这位从身边飘然而过的小姐致意。她以非常亲切的态度表示了感谢。——天啦，好一双丝绒般柔润的淡褐色眼睛！——我简直都等不及了，一等她（在此领受了许多甜蜜的恭维）离开店铺，便万分好奇地向我的棋友打探这位令点心店沉闷的气氛活跃起来了的姑娘是谁。

“啊，她您还不认识？就是——嗯，我且称他为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吧，其实他不叫这名字——克克斯法尔伐的侄女呀——克克斯法尔伐一家您总该认识吧？”

“克克斯法尔伐，”棋友掷过来这个名字，就像抛出了一张一千克朗的钞票。他拿眼睛盯着我，仿佛期待着理所当然的反

响，即我以敬畏的口吻惊呼一声："啊，原来是这样！当然认识！"可我是个新调来的少尉，几个月前才突然奉调这个驻地，对这位颇神秘的天神一无所知。我非常客气地请药剂师先生作进一步的介绍，于是他怀着小城人的自豪感，悠悠自得地给我细叙起来。当然啦，他的讲述比我在此作的复述，要唠叨和详尽得多。

他告诉我，克克斯法尔伐是方圆这一带的首富，简直什么都归在他名下，还不单是那座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呢。"您想必知道这座庄园。从操练场上可以望到它。黄色的庄园位于公路左侧，有座平顶塔楼和一处巨大而古老的花园。"而且，通向R地公路旁的那家规模庞大的糖厂、设在布鲁克的锯木厂的M地的养马场，也是他的。一切都属于他。此外他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还有六七幢房子。"是啊，叫人简直没法相信，在我们这里竟有这等富翁。而且他不懂得像真正的贵族那样生活。冬天，在雅克昆巷小小的维也纳宫过冬；夏季，在各个疗养地避暑。只是春天才来这里住上几个月，料理一下家政。可是天啦，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哟！从维也纳请来的四重奏小乐队，香槟酒，各式法国葡萄酒，全是头等中的头等，上品中的上品！"嗯，这时他说，假使能为我效劳，他将乐意替我作个引见，因为——他做了一个表示满意的手势——他和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是朋友，早年常与他有生意上的往来，并且知道他素来乐于结交军官朋友。只消他递句话过去，我就会得到邀请的。

既然是这样，何不试试呢？在这么一个外省驻地——发霉的小地方，人都快要闷死了。林阴道上的所有女人，你与她们个个都面熟；她们每一位的夏帽与冬帽，考究的衣着与普通的衣裳，你全了如指掌。老是那副样子！连那条狗、那个女仆和

那些孩子，不管你凝神细瞧还是掉转目光，你也全都认得出来。军官餐厅那位波希米亚胖厨娘的手艺，你没有一样不曾领略过；看一眼饭馆中那份永无变更的菜单，你渐渐就会失去胃口。每个人名、每块招牌、每条胡同内的每一张招贴，你全烂熟于胸；每座房子内的每一家店铺，每家店铺内的每一个橱窗，你也了解得清清楚楚。你几乎已和侍者领班欧根一样准确地知道，本区的法官先生几点钟会来咖啡馆，来后又将坐在左手靠窗的角落，四点三十分点一杯牛奶咖啡，而公证人先生十分钟后，即四点四十分整，准会到来，因为胃的功能欠佳，他便不点牛奶咖啡，而要喝一杯加柠檬的茶——可爱的花样翻新——，接着呢，就一如既往地抽着弗吉尼亚雪茄，讲起老一套的笑话来。哎，这周围所有的面孔，所有的制服，所有的马匹，所有的马车夫，所有的乞儿，你无一不识啊。对你自己，你熟得都腻了。为什么不从这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出逃一次呢？更何况还有那漂亮的姑娘，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于是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是别在这个自负的药剂师面前显得太急切了！）对我这位恩公说，结识克克斯法尔伐一家，在我无疑是乐事一桩。

果然不假，你看，能干的药剂师没有吹牛！两天后他便带着因自豪而流露出的洋洋得意之态，摆出一副恩赐者的神情，将一张印好的请柬带到咖啡馆来送给了我，上面工整地填有我的姓名。请柬上写道：拉约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恭请安东·霍夫米勒少尉先生下星期三晚上八时共进晚餐。幸好我们也并不是无知无识的人，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星期天上午我就穿上了我那套最好的军服，戴着白手套，脚蹬漆皮鞋，面修得干干净净的，髭须上还洒了一滴科隆香水，然后驱车前去造访。穿着一身上好号衣的、谨慎的老仆，接过我的名片，歉

然地嘟哝道，主人错过了接待少尉先生的机会，定会深感遗憾的，可此时他们正在教堂里。这样更好，我心里暗忖。初次拜访，不论公事私事，总是最让人恐惧的。不管怎样吧，我已尽了自己的本分。星期三晚上你尽可放心前来，但愿到时一切称心。我想，拜会克克斯法尔伐的事到星期三就算了啦。可两天后，我发现有人将克克斯法尔伐先生一张折叠的名片送到我房间里来了，这着实令我高兴。做得真是完美，我心想，这人颇讲礼节。初次拜访才过去两天，他就对我这名小军官作了回访——即便是位将军，指望能得到的礼貌与敬意，也就只此而已吧。我怀着一种真正美好的预感，期待着星期三晚上的到来。

可一开始，就出了件捉弄人的事——倒真该讲点迷信，多注意一下那些细微的预兆才是。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我已收拾停当：穿上了最好的军服，戴上了新手套，穿起了漆皮鞋，裤子熨得笔挺，那线条犹如刮须刀的刀锋一般。我的勤务兵正在弄平我大衣上的皱褶，并细加审视，看一切是否已妥帖如意(我每次都需要勤务兵这么做，因为我照明不好的房间里只有一面带柄的小镜子)，这时，有人砰砰敲门：是个传令兵，值勤军官，即我的朋友骑兵上尉施泰因许贝伯爵，让这传令兵来请我，要我去士兵营房找他。有两个骑兵，大概醉了酒，于是就吵了起来。结果一个用卡宾枪砸了另一个的头。这个蠢货眼下就躺在那儿，淌着血，张着嘴巴，人事不省。也不知他的头盖骨可还完整。团部的军医到维也纳度假去了，上校又找不着人影。好心的施泰因许贝尔于是在危急中把我给传去帮忙。偏偏叫我，真该死！他在照料那个流血的士兵，我则得做讯问记录，并向四面八方派出传令兵，好让他们在咖啡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迅速弄个地方上的医生来。这一切忙过，已是七时三刻。看得出来，

没有一刻钟或半小时功夫，我根本就脱不开身。真他妈的，偏偏今天发生这种倒霉事，偏巧是今天——我被人邀去做客的时候！我不住地看表，越来越焦急。在这里即使只再瞎忙乎五分钟，我也不可能准时赴约了。但公务高于一切私事，这一信条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不可以偷偷开溜，因此就做了一件在这棘手的情势下惟一能做的事——就是说，我打发我的勤务兵乘出租马车（这桩妙事花了我四个克朗）去克克斯法尔伐家报信：假使我迟到了的话，还请主人原谅，但实在是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公务上的事，如此等等。幸好营房内的这桩麻烦事拖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上校本人带着一个匆匆找来的医生赶到了。这样我就可以悄悄地抽身溜走了。

可又碰上了倒霉事：市政厅广场上今天恰巧没有一辆出租马车。我只得等着，直至别人打电话叫来一辆双驾马车。因此，当我终于踏进克克斯法尔伐家那间大厅时，壁钟的长针已垂直向下，不是八点钟，已到八点半了。出现这种情况，势所必然啦。我看见，衣帽间里已挂满大衣。从仆人略显局促的面部表情上，我也察觉到，自己来得够晚的了——难堪呐；初次拜访偏偏就发生这等事！

不管怎样吧，那老仆——他这次戴着白手套，穿着燕尾服和浆过的衬衫，面部表情也很呆板——还是安慰我，说我的勤务兵半小时前已送来我的口信。他领我走进客厅。客厅有四扇窗子，挂着红绸窗帘，几盏水晶吊灯放出华光，格调高雅。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华丽的客厅。可惜厅内人影全无，这让我羞愧难当。我清楚地听到隔壁房间传来觥筹交错声——可恼，可怄啊，我马上意识到，他们已入席宴饮起来了。

这时我打起精神，待仆人在我前面一拉开滑门，便走到餐

室的门槛前，咔嚓一个立正，而后鞠躬行礼。大家抬眼看我，十双、二十双眼睛，全然陌生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这个站在门槛内的、不太自信的迟来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立即站起身来，这无疑就是东道主了。他迅速摘下餐巾走向我，并伸过手来，邀我入内。这位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副模样，与那种蓄着马扎尔式髭须、腮帮鼓胀、因嗜好美酒而养得体肥肉满、脸泛红光的乡绅无半点相似之处。他那金丝边眼镜后，灰暗的泪囊上睁着两只微露倦意的眼睛。双肩稍稍前倾，嗓音耳语般的轻微，说话声偶尔为几声低咳所打断。一张脸孔瘦削而柔和，颌下留有一部稀疏的、白色的小山羊胡，见了这副模样，你可能更愿意把他看成一名学者。老先生特别客气的举止，对我的忐忑不安颇有镇定作用：我刚张口表示歉意，他便截住我的话头道，不，不，该道歉的应是他。他说，他很清楚值勤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专程派人来通知他，这是我特别友好的表示；只是拿不准我几点钟到，大家才开始入席用餐的；我得立即就座；他稍后再给我一一介绍在座的各位。不过这位——他边说边将我引到桌边——是他的女儿。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姑娘，和他一样皮肤娇嫩、脸色苍白、体质柔弱。此刻她中断了与别人的谈话，抬起头来，用两只灰色的眼睛怯怯地瞥了我一下。可我只是匆匆地朝那张瘦小的、神经质的脸扫了一眼，便向她鞠了一躬，继而对左右两边其他的人鞠躬，一并表示问候。他们显然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不必放下手中的刀叉，从而受繁琐的介绍礼仪的干扰。

头两三分钟我还感到很不自在。宾客之中，没一个骑兵团的人，没一个同伴，一个熟人，甚至连这小城中的绅士名流也没有一个。全是些陌生人，真正的陌生人。似乎主要是附近的

庄园主及其妻女，或是政府官员。可清一色的便服，就我一人穿着军装！天啦，我这个笨拙、腼腆的人，该怎么和这些陌生人交谈呢？所幸我的座位排得不错。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个生着一双褐色眼睛、目空一切的尤物，主人家漂亮的侄女。仿佛在糕点甜食店那阵子，她就注意到了我惊羡的仰视，因为她亲切地对我微笑，就像是遇上了老相识。那对眸子恰似两粒咖啡豆，真的，每逢她一笑，便烤豆般地噼啪作响。浓密的乌发下露出两只秀雅迷人的、薄薄的小耳朵。真像长在一片青苔中的粉红色的仙客来呀，我暗忖，她裸露的双臂，柔软而光润，摸上去一准像去了皮的柔桃。

坐在一位如此俏丽的姑娘身边，叫人好不快活哟。她说话带匈牙利口音，元音发得重，几乎将我迷住了。在这么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室身后立着身穿制服的仆人，面前摆有满桌的美味佳肴，真令人开心。左邻的女客又说话了，口音带点波兰味，长得虽然胖了些，可我觉得还算迷人。或者只是因为这美酒，我才这样心花怒放？先是金黄透亮的葡萄酒，继之为殷殷如血的酒液，现在则是香槟酒一样起泡的葡萄酒。戴着白手套的仆人，从我们身后自银壶和大肚瓶中一杯一杯地上酒，简直都过量了。能干的药剂师的确没有吹牛。在克克斯法尔伐家，犹如置身于王宫。我从来未享用过如此精美的饮食。简直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吃得这么精雅、这么名贵、这么丰盛。盛在碗中的珍馐美味，往桌上端个没完，一道赛似一道。淡蓝色的鱼儿，上面盖着莴苣，四周镶以虾肉片，浮在金色的调味汁中；一只只阉鸡，架在层层堆起的米饭上；布丁上飘动着朗姆酒蓝色的火苗；冰冻布丁圆蛋糕，均已胀大分开，一个个色鲜味美；那些水果想必来自半个地球外的远方，此刻正在银篮里亲吻。简直没有了时！

最后斟上来各色烧酒，黄、红、白、绿，直如一道酒的彩虹。同时送来的还有芦笋般粗细的雪茄和一杯香浓的咖啡！

一幢多么堂皇富丽、多么迷人的房子哦！善良的药剂师，他真该受到祝福！——一个多么明亮、多么快乐、多么热闹的夜晚啊！我不知道，我感到如此轻松自在、无拘无束，是否只是因为我的左邻右座以及对面的人，眼里全都闪着兴奋的光，嘴里全都发出响亮的声音；是否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忘了自己的骄矜之态，兴致高涨，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反正我往日的拘束之态，已荡然无存。我无所顾忌地神聊闲侃，同时还向邻座的两位女士大献殷勤。我喝啊，笑啊，目光放纵而轻浮。我偶尔（并非全属偶然地）用手轻触一下伊洛娜（这便是主人家漂亮迷人的侄女的芳名）美丽的裸臂。对这种轻触她似乎毫不介意。她也和我们大家一样，为今晚的盛宴而轻松愉快、情绪振奋。

渐渐地，我觉得有种轻快的感觉漫上身来，几近放纵不羁。可是这美酒使然？难道托考伊甜酒与香槟酒混杂一气，交叉起了作用？只差一点儿东西，我就要快乐无边、飘然飞升、沉醉忘己了，我下意识里渴求的究竟是什么，紧接着我便弄了个一清二楚。客厅后的另一间房——仆人又悄悄地推开了滑门——里，这时突然响起了低低的音乐，一支四重奏，恰是我内心深处期盼的音乐。舞曲，节奏分明而轻柔，是段华尔兹。两把小提琴奏着主旋律，一把音色低沉的大提琴在忧伤地倾诉，其间，钢琴用尖利的顿音弹出有力的节拍。啊，音乐、音乐，差的就是音乐！现在有音乐了，也许还要随之起舞呢。跳一曲华尔兹吧，旋起来，飘起来，好让人更陶然地感受内心深处的轻松！真的，克克斯法尔伐的这幢别墅，一定是座魔宫，你只要梦一梦，

愿望就会成真。我们现在站起身来，挪开椅子，成双结对地——我把手臂伸给伊洛娜，又一次触摸到她那清凉、柔软、丰润的肌肤——走进客厅。所有的桌子均已撤走，似有家神相助一般。椅子则靠四周的墙根放着。褐色的镶木地板平滑光洁，闪闪发亮，真是跳华尔兹的绝佳舞池。隔壁房间传来音乐，无形中使人兴奋起来。

我朝伊洛娜转过身去，她对我会心一笑。她的眼睛在说："好的。"于是我俩旋转起舞。继而有两对、三对、五双舞伴在光滑的地板上翩翩飘旋，比较谨慎稳重的人和上了年纪的老者，则在一旁瞧着或者聊天。我喜欢跳舞，跳得甚至不错。我们拥在一起，飘然前滑，我觉得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次一样跳得如此出色。又一支华尔兹舞曲响起的时候，我邀旁边另一位女士跳舞，她也跳得很棒。我朝她低下头去，略有些陶醉地嗅着她发间的香气。啊，她跳得妙极了，一切全都妙极了。多年来我从没有像这样开心过。我乐得不知如何是好。真想拥抱所有的人，真想对每个人都说上几句诚挚的、感激的话。我觉得自己是这么的轻松，这么的热情奔放，这么的年轻、富有朝气。我同这位女士跳一圈，与那个姑娘舞一曲，又说、又笑、又跳，沉醉在幸福的旋流之中，连时间都忘了。

突然间——我无意之中看了一下表：十点半——我惊骇地想到，我跳舞、说话、逗乐打趣，差不多消磨了一个小时，竟然还未邀请主人家的小姐共舞！我这个粗心的小子！我只是与我邻座的姑娘和另两三位女士，也就是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跳舞，却将主人家的女儿忘了个干干净净！多么无礼啊，这对人家又是怎样的侮辱哦！赶紧弥补，现在得立即弥补！

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根本记不清姑娘长的模样了。我

只在她面前鞠了一躬，就那么一会儿，况且当时她已入席就座。我仅能想起她那稍有些娇柔文弱的神态，还有那灰色的眸子向我投来的好奇的一瞥。可现在她究竟躲到哪儿去了？作为东道主的女儿，她总不至于抽身离去吧？我不安地顺着墙壁仔细打量每一位太太和小姐：没有一个像是她。最后我走进另一间房，那儿用一架中国式屏风遮着，四重奏小乐队正在那后面演奏。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因为那姑娘就坐在那里——没错，正是她——柔弱，单瘦，穿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坐在闺房一角，两旁各有一名老妇人相伴。她面前的孔雀绿桌子上，摆着一只浅底花盆，里面放上了鲜花。她微微低垂着瘦削的头，仿佛在全身心地谛听音乐。正巧是玫瑰花热烈的粉红，让我觉察到，她那浓密的褐红色头发下，隐隐闪光的前额何其苍白。但我没容自己懒懒地端详。谢天谢地，总算发现了她的踪影，我暗自嘘了口气。我还来得及弥补我的疏忽呢。

我朝那桌子走去，耳旁乐音摇曳。我鞠躬做了个恭敬的请舞动作。她惊愕地抬起眼睛，大感意外地紧盯着我，嘴巴半张，欲语无声。可她一动不动的，根本没有应邀起舞的样子。难道是没听懂我的意思？于是我又鞠了一躬，脚上的马刺随之发出轻轻一声脆响：“小姐，可以请您共舞吗？”

可这时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她那前倾的上身猛地往后一缩，仿佛想躲开劈面而来的一击；一股热血从她体内直冲苍白的面颊；刚才还半张着的嘴唇紧紧地闭在一起，只有那双眼睛直愣愣瞪着我，露出一种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的恐惧。紧接着她整个痉挛的身躯猛地一挺，两手撑着桌面，想挣扎着站起来，桌上的花盆给摇得丁零哐啷地直响。其时还有一个木制的或金属的硬物从她的圈椅上掉到了地下。她还一直用两手紧

紧抓着晃动的桌子，那孩子似的身躯依旧一个劲地抖个不停。但尽管如此，她并未逃开，只是更绝望地抓住笨重的桌面不放。从她痉挛的双拳直至那头褐发，总是滚过一阵阵颤抖和战栗。突然，她的怨愤爆发出来：一阵抽咽，狂暴，猛烈，犹如透不过气来时挣扎着发出的呼号。

两位老妇人已从左右两边围上去，搀住了她。她们抚摩着她，百般地解劝，竭力安慰这个浑身直抖的人，并轻柔地将她痉挛的手从桌上松开。姑娘重又跌坐在圈椅里，但她仍在哭泣，哭得益发厉害了，像大咯血和不止的狂呕似的，一阵阵反复发作，而且人还在抽搐。屏风后的音乐（盖过了一切哭闹声）哪怕只是暂停片刻，舞池那边的人也准能听见这一声声的呜咽。

我站在那儿，呆若木鸡，惊慌失措。什么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惶然无计，直直地看着两个老妇人怎样想尽办法地极力安慰啜泣不止的姑娘。姑娘这时感到一阵羞惭，赶紧埋下头，扑在桌面上。但一阵阵的呜咽，依然一浪逐着一浪地反复流经她那瘦弱的身躯，直达双肩。她每一阵突然迸发出来的抽泣，都弄得花盆叮当直响。可我依旧张皇失措地站在那里，关节僵硬，仿佛给冻住了一般，衣领则像一根灼热的绳索勒得我透不过气来。

“请原谅，”最后，我对着空地方的一片虚空，结结巴巴地低语一声，便脚步踉跄地回到了客厅。两位老妇人正围着呜咽不止的姑娘忙碌，谁也没看我一眼。这儿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发生的事，一对对舞伴正狂风似地飞旋。我感到客厅在我周围摇晃，不得不靠在柱子上。究竟怎么啦？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不成？天啦，到底是席间喝得太多、太急了，弄得昏昏沉沉的，结果现在就做出了一桩蠢事。

这时，音乐稍停，舞伴们一对对散开来。区长鞠了一躬，放开了伊洛娜。我立即朝她奔去，几乎是将这位惊讶莫名的姑娘强拉到了一边："请您帮帮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帮个忙，给解释一件事吧！"

显然，伊洛娜本指望我把她拉到窗子跟前，是为了给她低声说件什么趣事，因为她的目光，此刻突然变得严厉起来：我神情激动，看来一定让人同情，或使人惊惧。我急促地给她讲完了所发生的一切。奇怪的是，她的目光同屋内那姑娘一样，也流露出极大的惊愕。她冲我叱道：

"您疯了……？难道您就不知道……？难道您就没看见……？"

"没有，"我结结巴巴地说。伊洛娜同样令人费解的惊愕，将我摧垮了。"看见什么……？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府上我是第一次来呀。"

"您难道没发现，埃迪特……是个瘫子……！您真的没看见她那两条可怜的、残废的腿？没有拐杖，她可是连两步路也走不了啊……您……您这个粗……"——（她赶忙将这个气头上冒了一半的词咽下去）——"……您居然邀请那个可怜的人跳舞……啊，太可怕了，我得马上去她那儿……"

"不，"——（我在绝望之中抓住了伊洛娜的手臂）——"再呆一会儿，就一会儿……您务必代我求得她的谅解。我未能料到……我只在席间见过她，仅仅一秒钟功夫……可得请您向她解释啊……"

但伊洛娜已挣脱开自己的手臂，眼里闪着愤怒的光，朝那边奔过去了。我站在客厅的门槛旁，喉咙哽咽，嘴里很是难受，只觉得整个客厅连同厅内无拘无束闲聊、欢笑（我突然感到无

法忍受）的人们，在旋转，在闹哄哄地嗡嗡作响，在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我心想，再过五分钟，人人都会知道我干的蠢事。再过五分钟，讥嘲的、责备的、讽刺的目光就会从四面八方向我投过来，对我细细探究，而明天，我干的这桩粗鲁而笨拙的事，经过上百张嘴四下里张扬，将传遍全城。一大早，这一闲言就会随牛奶一起搁在家家户户的门前，接着便在仆人们的房间里传开，进而就被带入咖啡馆和办公处。到明天，我们团里就是尽人皆知了。

这时我好似透过一层雾霭看见了那位父亲。他正面带几分郁闷地——难道他已知道了？——穿过客厅走来。是朝我走来的吗？不成——现在千万别与他碰面！我突然害怕起他和其他所有的人来，一时惊慌失措，我也不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就这么踉踉跄跄地朝那扇通往前厅的门走去，朝这幢地狱般的房子外走去。

“少尉先生这就要走了？”仆人惊讶地问，面露恭敬而怀疑的神色。

“是的，”我答道，可话一出口，便大吃一惊。难道我真的想走？而紧接着，当仆人从衣钩上为我取下大衣时，我即清楚地意识到，我现在因为胆小就这么溜走，又是在干蠢事，也许是一桩更不可宽恕的蠢事。但此刻已为时太晚。我总不能这时候又突然将大衣还给仆人，总不能再次回到客厅里去。仆人微微鞠了一躬，替我打开了大门。于是，倏忽之间我又站到了这幢陌生的、该诅咒的房子前。我感到寒风扑面而来，因为羞愧，心头滚热不止，呼吸也艰难急促，就像一个行将窒息的人。

这就是那桩不祥的蠢事，整本故事由此而生。今天，我心

境平静地重新检视多年前那个引发了所有灾难的幼稚事件，不得不认定，我跌入一误会之中，其实完全是无辜的。邀请瘫痪女子跳舞，再聪明的人，阅历再深的人，也难免干出这种“蠢事”。可在当初，第一阵惊慌袭来的时候，我立即觉得自己不仅是个不可救药的蠢货，而且还是个粗野的人，是罪犯。我感到自己仿佛用鞭子抽打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如果我当时沉着镇定，所有这一切到底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我从一开始就无可挽回地把事情弄糟了。我没有试着去道歉，而是像个罪犯似的，干脆一溜了事。一站到房前，第一阵冷风刚刚吹上额头，我便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

站在房前的那种心境，我无法描述。灯火通明的窗子后，乐曲声业已消歇，可能只是乐师稍事休息罢了。然而，我有种极强烈的负罪感，立刻不安地想到，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才停止了跳舞。此时大家都拥到那间小小的闺房里，去安慰那位呜咽不止的姑娘。所有的宾客，太太、先生和小姐们，全站在那道紧闭的房门后，怀着一致的义愤，声讨那个卑鄙的小人。他居然邀请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跳舞，干了这种恶毒的勾当后，却又胆怯地溜之大吉了。明天——我冒出一身汗来，直感到军帽底下冷冰冰的——全城的人都将知道我的出乖露丑，并议论纷纷，大加嘲讽。我的想象中已浮现出我的那些伙伴，费伦茨，米斯吕韦茨，尤其是那个该死的俏皮话大师约茨西。他们一路啧啧连声地朝我走来：“哈哈，托尼，你的表现可真是漂亮啊！一次对你放松了管束，你就给全团人丢脸！”这种讥嘲与挖苦会在军官餐厅持续数月不止。我们当中，谁要是干了蠢事，桩桩件件都将在我们这些伙伴聚餐的桌子旁咀嚼上十年、二十年。每一件蠢事都会久传不衰，每一则笑话都将成为永久的记忆。事

隔十六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讲述那个乏味的、关于骑兵上尉优林斯基的故事，说他从维也纳回来，吹嘘自己在环行大道上结识了T伯爵夫人，可两天之后，报上便披露了那名被T伯爵夫人辞退的女佣的丑闻。原来这女佣在做买卖和寻艳遇时，冒充T伯爵夫人进行诓骗。此外，我们这位卡萨诺瓦还不得不去团部的军医那儿治疗三星期。谁要是有一次在同伴们面前丢了丑，那他就永远是人家的笑料。同伴们不会忘记，也不会宽恕。这些场景我想象得越多，便越来越深地陷入各种荒唐念头的狂热之中。此时此刻，我感到轻轻地、迅速地用食指一勾左轮手枪的扳机，比以后几天遭受巨大的折磨要容易上百倍。这份折磨便是无所作为地耐心守候，直至弄清楚，伙伴是否已知道我丢脸的事，是否在我背后窃窃私议和暗自开心地发笑。唉，我对自己是深有了解的。我知道，一旦他们开始对我冷嘲热讽，开始四处张扬我的丑闻，我是绝无力量支撑着熬下去的。

我当时是怎样回营房的，今天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回到寝室，我第一件事就是倏地拉开柜子，里头放着一瓶招待客人用的斯利波维茨酒。我一连灌下去两三个半杯，以清除喉咙里那种极度的恶心感。然后我和衣扑倒在床上，试图作一番思考。但处于黑暗中的种种荒唐念头，接连而起，好似温室里的花卉那样，一个劲地疯长。这些花卉在湿热的土地里乱纷纷地猛往上蹿，长得古怪离奇，形成一片刺眼的藤萝，缠得人透不过气来。在我狂热的脑海里，一幅幅荒诞至极的可怖图景，以梦幻般的速度生成、追逐。我心想，这下子一辈子的脸都算丢尽了，我将被逐出社交界，遭到伙伴们的讥笑，成为全城人的谈资！我再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房间，再也不敢上街露脸了。我怕遇上知道我这一罪状的人中的哪一位（那天晚上，我受刺激

过度，把这桩小小的蠢事看成是一起犯罪，将自己当成了众人讥嘲、追逐的对象）。后来我总算睡着了，但也只是浅浅的入眠，睡得不安稳，恐惧感仍在一个劲地折腾我。因为我一睁开眼，那张愤怒的孩子似的脸便重又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她两片嘴唇直打哆嗦，一双手正死命抓住那张桌子；我还听到木制物件砰地一声掉在地上。如今，我事后明白过来，落地的东西，当是她的拐杖无疑。一阵愚蠢的惊恐袭上我的心头：房门说不定会突然打开呢。她的父亲蓄着一部稀疏的、修饰整齐的山羊胡子，身穿黑色外衣（其滚边为白色），戴一副金边眼镜，迈着坚定的步伐，一直走到我的床前来。我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我站在镜子前，直愣愣地看着自己被夜汗和吓出来的汗水弄得湿乎乎的脸，恨不得给模糊的镜子中那个蠢才劈面一拳。

但幸好天已放亮。走道里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楼下的石子路上传来了手推车的滚动声。窗玻璃上也发出了亮光，此时思考问题，比困在性喜制造幽灵幻影的邪恶的黑暗中，要来得清晰。也许，我对自己说，并不是一切的东西都那么可怕。也许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那件事。但是她，这名脸色苍白的、可怜的姑娘，这个病人，这位瘫痪的小姐，是决不会忘记、也永不会原谅那件事的！突然，一个大有裨益的念头闪过我的脑际。我急匆匆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飞快地套上军装，从我惊讶不已的勤务兵身旁跑过去。勤务兵用他那蹩脚的、鲁提尼人的德语在我背后直嚷嚷：“少尉先生，少尉先生，咖啡煮好啦！”

我风一般地冲下营房的楼梯，从那些穿戴未整、在院子内闲站着的骑兵们身边飞奔而过，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向我立正行礼。我嗖的一声自他们身边掠过，出了营房大门。我以一名少尉可以有的速度径奔市政厅广场上的那家花店。由于急

躁，花店早上五点半尚未开门营业的事，我自然就忘了个干净。所幸古尔特内尔太太除了出售鲜花外，还兼卖蔬菜。一手推车土豆停在店门口，已卸下一半，我猛敲着窗子，听见她咚咚地下楼来了。我急忙编了个故事：今天是我挚友的命名日，可这事我昨天忘得干干净净。再过半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所以我希望花能立刻送去。那么拿花来吧，快，要挑你店里最美的花！还穿着睡衣的、胖胖的女店主，便立即趿着她那双百孔千疮的拖鞋，开了店门，将一大束长梗玫瑰——她的珍宝指给我看，且问：要多少？都要，我说，全买下！她又问：就这么简单地扎在一起呢，您还是更喜欢放在一只漂亮的花篮里？好的，好的，再买只花篮吧。我剩下的月薪，全花在这一阔气的采买上了。为此，本月的最后几天，我得省下晚餐，也不能去咖啡馆消遣了，要不就该找人借钱了。但在眼下，这些对我无关紧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得为自己干的蠢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点甚至让我高兴，因为整个这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狠狠惩治一下我这个蠢货，让自己为了双重的愚蠢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其中自有某种恶作剧的乐趣。

如此一来，岂不是一切都弄妥当了么？最美丽动人的玫瑰花，已整整齐齐摆在花篮里，而且还要立即派人准确可靠地送去！但古尔特内尔太太在后面拼命追我，都追上大街了。她问，她到底把花送到哪儿，送给谁，少尉先生可是啥也没说呀。啊呀，我这个三重蠢才，一激动连这个也忘了。送到克克斯法尔伐别墅去，我吩咐道。多亏了伊洛娜当时的一声惊呼，我及时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受害人的名字：送给埃迪特·封·克克斯法尔伐小姐。

“当然，当然，封·克克斯法尔伐老爷一家，”古尔特内尔

太太骄傲地说，“可是我们最好的主顾呢！”

我再次准备转身离去，她又问我是否还要附上一笔。附上一笔？啊，要的要的！写上送花人的名字！附上献花者的姓名！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花是谁送的呢？

我又一次走进花店，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道：“敬请原谅。”不——不成！这么写也许就是我干的第四桩傻事。干嘛还要让人家记起我的蠢事呢？那么写什么好呢？“真诚地表示遗憾”——不，绝对不行，说不定她会以为，这份遗憾是针对她的。所以最好还是不写了吧，什么也别写。

“附上这张名片吧，古尔特内尔太太。就它，没别的了。”

现在我心里松快些了。我急忙赶回营房，灌似地喝下咖啡，然后好歹算是将训导课应付过去了。我可能比平常更烦躁，精神也更散漫吧。不过，如果一个少尉早晨精神萎顿地跑来值勤，这在部队上是不会特别地引起人注意的。有多少军官在维也纳浪荡了一夜归来，累得一塌糊涂，几乎连眼皮都撑不开。他们在骑着马轻松、均匀地小跑时，竟会怡然入睡。让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发号施令、检查队列、而后骑马出操，对我其实正合适，因为值勤在某种程度上排遣了我的不安。当然啰，那则令人不快的记忆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嗓子眼里总感到有块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地堵在那儿，恰似一块苦涩的海绵。

可中午时分，我正准备去军官餐厅吃饭，我的勤务兵跟在我身后赶来了，一边还情绪激动地喊着“少尉先生”。他手里拿着一封信。略呈长方形的信封，用的是英国纸，蓝颜色，散发出一缕芳香。信背面冲压有一个精致的纹章。信封上的字垂直而纤细，是女性的笔迹。我赶忙撕开信封，读起来：“尊敬的少尉先生，衷心感谢您赠送的美丽的鲜花。鲜花让我受之有愧，使

我无比高兴。我现在依然高兴。您有空请来我家喝茶，哪天下午都行。不必事先通报。我——遗憾啊！——一直呆在家里。埃迪特V·K·”。

好一笔秀丽的字迹！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她那孩子似的修长的手指怎样紧紧地按在桌面上，回忆起她那张苍白的脸怎样刷地一下涨成紫红色，犹如倒在杯中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一般。信中的几行字，我又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是多么谨慎地避开了我那桩蠢事啊！同时，又是何等巧妙、何等得体地暗示了自己的残疾。“我——遗憾啊！——一直呆在家里”。一个人对他人表示宽恕，做起来不可能比她显得更富于教养的了。信中没有半点受委屈的表示呢。我心头的重负消解了。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被告，本以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可法官站起来，戴上四角帽，宣判道：“无罪开释。”当然啦，我得马上去向她表示谢意。今天星期四——那我星期天就出城去拜访她。哦不，最好是星期六就去！

但我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太急躁了。不安的情绪在催逼我，让我一心只想彻底清偿自己的罪责，且尽快摆脱不宁的心境所造成的不快。恐惧感还一直折磨着我的神经。我担心，在军官餐厅，在咖啡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会有人谈起我那桩倒霉事，以这样的话起头问：“喂，你在城外克克斯法尔伐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愿到那时我能冷静地、自负地答道：“可爱的一家人！昨天下午我又在他们家喝茶来着。”这样就让大家马上能看出，我并不是因为发生了口角呀什么的，就从那儿溜掉了。只希望给这起不愉快的事画上一个句号，将它一笔勾销！只希望一下子来个了断！这种内在的焦灼，终于促使我第二天即星

期五突然做出决定：今天就去拜访她！当时我正和我最要好的伙伴费伦茨、约茨西在街上闲逛。我突然向他们告辞，弄得这两个朋友颇感惊异。

去那儿的路，其实不是太远，如果迈开了步子疾行紧赶，至多半小时功夫。先在城里无聊地走上五分钟，而后顺着略有些飞尘的公路往前走。这条路也通向我们的操练场。它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拐弯处，我们的坐骑全认得（你可以完全松开缰绳，任它们自己去走）。走到半道，在桥旁的一座小教堂附近，才向左岔出一条较窄的林阴路。两旁古老的栗子树给路面投下一片浓荫。在某种程度上可说，这是条私家专用路，路上鲜有车马行人。一条时见小潭的浅溪，伴随它从容徐缓地蜿蜒前行。

可奇怪的是，我越走近那座小小的庄园（这时已能望见那堵白色的围墙和有孔的栅栏门），便越是没有勇气往前走。我只想赶紧逃走，这情形就好比某个人刚走到牙医门前，还未伸手拉门铃呢，就想找个借口转身开溜了。难道今天真得去吗？难道我不应该把收到姑娘的来信当成是那件尴尬事的最终了结吗？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现在往回走，毕竟还来得及。如果不想走直路，反正有条弯路正在欢迎我。于是，我跨过一块晃晃荡荡的木板，越过小溪，从林阴路拐进一片草地，打算先从外围绕庄园环行一周。

高高石墙后的这幢房子，是座宽大的两层楼，属晚期巴罗克建筑风格，并按奥地利老式的习惯，涂成了所谓的舍恩布鲁恩宫式的黄色，且安有绿色的百叶窗。隔着一个院落，有几所小房子挤在一起，显然是仆役们的住房、管理处和厩舍。它们一直伸进那座大花园内。第一次夜访时，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座花园。现在我才发现，透过所谓的牛眼，即那道高高石墙

上开出的一个个椭圆形洞孔，往里望，这座克克斯法尔伐庄园，根本不像我看了室内的陈设后所认定的那样，是幢新式别墅，而是一所地道的乡间农庄，一座老式的贵族府邸。这类宅院，我在波希米亚演习时偶尔见过，是骑马从旁路经过来着。只有那座奇特的正方形塔楼，很引人注目。它的样子有点像意大利教堂的钟楼。它耸立在那里，与周围的环境颇不协调，也许是从前这里的一座宫殿留下的残体吧。今天我记起来了，我们从练兵场曾常常看到这个怪怪的瞭望塔，当时自然以为这是某个村子里教堂的钟楼。我现在才注意到，它没有塔楼上通常会有的球形顶，古怪的塔体上头取了个平顶。这要么是作晒台用，要么就是观察台吧。我愈清楚地意识到这座贵族宅邸是一处封建时代的、世代相传的老宅，心里便愈发不快：偏偏在这里，偏偏在这个肯定特别注重礼仪的地方，我竟然初次造访就表现得如此蠢笨！

但是，当我转完一圈从另一边回到栅栏门前时，我终于下定决心，鼓起劲来了。我穿越那条石子路，从路两边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笔立的树木中间，来到房前，拉了拉门上青铜打制的、沉重的门环。按当时的旧俗，这门环是做门铃用的。仆人应声而出。奇怪的是，他似乎对我的不期而至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没有多问，也没有接过我已准备好的名片，他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邀我入客厅稍候。说是小姐们尚在自己房内，但马上就会过来。由此看来，我无疑将受到她们的接待。仆人像领着一个事先约好要来的客人那样，带我往里走。我又认出了那间裱糊成红色的客厅。这就是我那次跳舞的地方。我心里头又不是滋味了。喉咙内涌出的苦涩，使我想起，发生那场灾难的房间，一定就在隔壁了。

当然啦，一道浓黄色的、用金色图案装点得十分优美的滑动门，暂且挡住了视线，使我看不到我干那起蠢事的、历历如在目前的现场。但过了几分钟，我听见这道门后有椅子的移动声，窃窃的私语声，放慢了脚步、来来去去走动的声音。声音告诉我，那里面有好几个人。我试图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细细打量一下这间客厅：厅内摆有路易十六时代的豪华家具，左右两边墙上挂着老式的哥白林双面壁毯，几扇直接通向花园的玻璃门中间则是几幅古画，画的是威尼斯的主运河和圣·马可广场，对字画之类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感到这些画很珍贵。不过，对这些艺术珍品，我也并没有很清楚地细作区分，因为我同时还在急切地、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隔壁房中的动静。盘碟在轻微地叮当作响，房门开启时则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这时，我觉得自己还听到了拐杖不规则的、干巴的笃笃声。

终于，有只还看不见的手，从里面将滑门的门扇左右拉开了。迎面对着我的是伊洛娜。“很高兴您来看我们，少尉先生。”说着她把我领进那个我再熟悉不过了的房间。在闺房的同一个角落，同一张孔雀绿桌子后的同一把安乐椅上（她们为什么要重现这一令我甚感难堪的场面呢?），坐着那位瘫痪的姑娘，一条白色的皮毯严严实实地盖在她的膝上，以至她的双腿都看不见了。这显然是不想让我记起“那桩不快的事”来。埃迪特以无疑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友好态度，从她养病的那个角落冲我微笑，以示问候。但是，这第一次会面仍是一次痛苦的重逢。从她隔着桌子略有些费力地把手伸给我时的拘谨之态，我立即察觉到，她也想到“那上面”去了。这第一句客套话，我们两人谁都说不出口。

所幸伊洛娜赶紧提了个问题，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少尉先生，您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哦，随您的便。”我答道。

“不，要看您喜欢喝什么，少尉先生！别客气，无所谓的。”

“如果可以的话，就喝咖啡吧，”我做出决定道。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声音听起来不算太沙哑。

这位褐色眼睛的姑娘真机灵，以一声实实在在的探询，就消除了这最初的紧张气氛。可紧接着她便离开了房间，去吩咐仆人准备咖啡。这样又是何等的不知体谅人，因为如此一来，我便和我的受害人单独呆在一起，叫人好不难受。现在该是说点什么的时候了，无论如何也得谈一谈呀。可喉咙里仿佛堵了个塞子，我的目光里肯定也含有几分尴尬，因为我都不敢往沙发那边望，不然她可能会以为，我是在盯视那条盖在她瘫腿上的皮毯。幸好她显得比我镇定。她开口说话了，显出一种有些烦躁、激动的样子。我是第一次在她身上看到这副神情。她说：

“您不想坐下么，少尉先生？喏，您可是把那靠背椅搬过来呀。您为什么不解下您的马刀呢——我们可要保持和平啊……放在那边桌上，或者窗台上……随您的便吧。”

我有几分拖沓地挪过来一把靠背椅。我依然还未做到使自己的目光变得自然些。但她继续在有力地帮助我。

“我还要谢谢您送给我这些极美丽的鲜花呢……真的美极了，您瞧，插在花瓶里多好看啦。此外……此外……我也得道歉，那天太冲动了，好蠢啦……我的行为真可怕……整整一晚我都睡不着，羞愧万分。您倒是出于一番好心……您又哪能料到这个呢！再则”——（她突然神经质地尖声笑起来）——“再则您猜到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是有意那么坐着的，这样就可以看到跳舞的人。您过来的时候，我一心想的就是跟着

去跳啊……我完全迷在舞中了。我可以一连坐上几小时，看人家如何跳舞——看得都出神了，我感到跳舞的每一个动作都传到了自己身上……真的，每一个动作。这时，就不是别人在跳了，而是我自己，在那里旋转、弯腰、退步，在那儿由舞伴领着向前进步、摇摆……或许您根本未料到，一个人会痴到这种程度……毕竟，以前我做孩子的时候，舞就跳得很好，而且特爱跳……我现在做梦，回回都是跳舞。是啊，听起来多蠢啦，我在梦中跳舞。现在我出了这……出了这事，对爸爸也许是件好事，不然我就离开了家，当舞蹈演员去了……没有什么能使我如此痴迷。我在想，每天晚上，一个人以他的身体、以他的动作、以他的全副身心，去感动、吸引、振奋成百上千的人，那一定妙极了……一定妙极了……另外，您看看，我有多傻啊……我收集了大舞蹈家们的所有照片。萨哈蕾的，巴夫洛娃的，卡尔萨维娜的，我都有。她们所有人的照片我都有：全部的剧照和摆着各种姿势拍出的照片。您等一下，我指给您看……那儿，那个首饰盒里……壁炉旁边……那儿，就在那只中国漆盒里，"——(因为不耐烦，她的声音里突然带上一股子怒气)——"不，不，不，在左首那些书旁边……哎呀，您真笨……对，就是它！"——(我终于找到了那个首饰盒，给她拿了过来)——"您看，这张，放在最上面的一张，就是我最心爱的照片，巴夫洛娃扮演濒死的天鹅……唉，如果我能去她那儿，只要能看到她，我相信，那将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伊洛娜刚才出去走的是后门。这时，那扇门的铰链开始轻轻动起来。埃迪特像被人逮住了似的，赶紧啪的一声，盖上了首饰盒。此刻她下命令似地对我说：

"别跟别人露一点口风！我对您讲的事，一句也不能提！"

进来的是那个满头白发的仆人。他脸上蓄着的弗兰茨·约瑟夫式颊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门，伊洛娜跟在后面，推一张安有胶皮轮的茶桌，桌上摆的茶点颇丰盛。她安排好茶桌，便在我们身边坐下。我顿时又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一只身架很大的安哥拉猫，悄悄随茶车溜了进来，眼下正亲昵地、毫不羞怯地在我腿上蹭来擦去。它给了我一个上好的话头。我对这只猫夸赞不已，接着她们便开始问这问那。问我在这儿呆了多久，在这个驻地感觉如何，问我是否认识某某少尉，是否常去维也纳——这样就自发地引出一番平常而轻松的交谈，不知不觉间，那种不愉快的紧张气氛也随之消散了。渐渐地，我甚至敢从侧面稍稍打量一下这两个姑娘。她俩长得完全不同。伊洛娜已整个儿成熟，性感、丰满、健康，而且放得开；而埃迪特在她旁边一比，则显得还不怎么成熟，依然半似孩子、半似少女，可能有十七岁，也可能十八岁吧。两人形成奇特的对照：跟这个，你想的是跳舞，想的是亲吻；而对那个，你只想象对待病人似的，疼爱，体贴地抚慰，呵护，尤其要加以安慰。因为某种奇怪的不安情绪，是出于她的天性。她脸上的表情一刻也不曾平静。她一会儿向左看看，一会儿往右瞧瞧；一会儿坐直身子，一会儿又精疲力竭地向右靠去。她说话也和她的举止一样紧张不安，总是跳跃式的，总是staccato①，总是没有停顿。我暗忖，她这样不能自制，这么烦躁不安，也许是因为她的两条腿被迫不能动弹，从而产生了补偿效应吧，或许也是持续的低烧，使她手势的变化和说话的节奏变得更为迅急了。但情势不容我有多少时间细加观察。因为她善于用她连珠

①意大利文，意为“用顿音演奏的”。

炮似的提问和那种轻快的、飞流直下的叙述方式，把注意力全引到她自己身上去。我卷入了一场令人兴奋的有趣交谈，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说不定竟有一个半小时。突然，从客厅那边投过来一个人影。有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似乎生怕打搅了我们。来者正是克克斯法尔伐。

“别客气，别客气，”我正要恭敬地站起身来，他赶忙按住了我，然后俯身在他女儿额上匆匆吻了一下。这回他穿的仍是那件带白色滚边的黑外套。领结也过时了（我从未见他穿过别的衣裳）。他看起来像个医生，一双眼睛从金丝边眼镜后谨慎地打量着别人。他也真像医生坐到病人床边上去那样，小心翼翼地坐到了他瘫痪的女儿身旁。说也奇怪，他一到这里，房内似乎就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他不时以审视的目光从一旁温情地看一眼他的女儿，这种谨小慎微的神态，妨碍并破坏了我们谈话的节奏。其前我们是放开了在聊。不久他也感到我们很拘谨，自个儿便试图竭力找些话题来谈。他也同样问起了我们团里的情形，上尉的近况，并打听前任上校，说是他现在国防部当师团长来着。对我们团的人事变迁，多年来他似乎都了如指掌，这颇令人惊奇。我也不知为什么，反正有这么一种感觉，即：他是出于某种目的，才在提到每一位高级军官时，特别强调他同他们非常熟悉。

再坐十分钟，我想道，我就可能悄悄告辞了。这时又有人轻轻敲门，进来的是那个仆人。他走路听不到半点声音，好像是赤脚落地似的。他在埃迪特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她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发起火来。

“让他等着。哦，不，叫他今天就别来烦我。叫他走，我用

不着他。”

她这一通怒火，弄得我们大家好不尴尬。我站起身来，委实感到难堪，呆的时间太长了。可她立即像对待仆人似的，粗暴地对我呵斥道：

“别走，您给我坐下！这事无关紧要。”

这种专横的口气，到底含有无礼的味道。连她的父亲好像也感到难堪了，因为他面带无可奈何的、忧虑的表情提醒道：

“不过，埃迪特……”

也许是因为她父亲受惊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埃迪特此刻自己已觉察到，她刚才失去了控制。她突然转过脸来对我说：

“请原谅。约瑟夫实际上本可以等一会的，不必这么急火火地闯进来。无非是每天都要来一回的折磨罢了。是按摩师来给我做伸展运动。纯粹是瞎折腾，一，二，一，二，向上，放下，放下，向上。说什么这样一练，病一下子就会好起来的。这就是我们那位大夫先生的最新发明，一种对人完全不必要的折磨。和其他所有治疗方案一样，不起任何作用。”

她用挑衅的目光望着父亲，像是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似的。老人难堪地（他在我面前感到羞愧）向她俯下身去。

“孩子啊……你真的认为，康多尔大夫……”

但他止住了话头，因为她的嘴角开始抽搐起来，薄薄的鼻翼也在翕动。那一次她的嘴唇也是这样抖个不停。我真担心她又会发起脾气来。可突然她满脸绯红，迁就地喃喃低语道：

“那好，我去，虽然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一点效果。请原谅，少尉先生，我希望您不久会再来。”

我鞠了一躬，意欲告辞。可她想了一下又说：

"不，您还是和爸爸呆在这儿，我动身去按摩，"——"动身去按摩"，最后的这几个字，她咬得很重，听起来尖利而果决，像是一声威胁。接着她抓起桌子上放着的小铜铃摇起来——后来我才发现，整幢房子内，所有的桌子上均放有这类铜铃。这样她伸手可及，随时都能调遣别人进来，一刻也不用等。铜铃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仆人立刻又应声而来。刚才她发火时，他悄悄走开了。

"帮帮我，"她对仆人命令道，并一把掀掉皮毯。伊洛娜俯身她的耳旁，低声说了点什么，可这位情绪显然很激动的人，对女友不耐烦地叱道："不。约瑟夫把我扶起来就够了，我要自己走。"

现在发生的事，实在可怕啊。仆人朝她弯下腰去，以一种显然训练有素的动作，两手伸到她腋下，将她轻飘飘的身体扶起来。这时她站直了身体，两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先用挑衅的目光对我们大家逐个扫视了一番，而后抓起藏在皮毯底下的两根拐杖，紧紧咬住嘴唇，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拐杖上，便嗒嗒——嗒嗒，笃笃——笃笃——摇摇晃晃的，拖着两腿往前挪，向前撞。她身子歪斜，像个女巫似的。仆人则跟在她身后，向前伸开双臂，照看着她，以防她摔倒或腿脚发软时，能立即将其接住，嗒嗒——嗒嗒，笃笃——笃笃，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其间还有轻微的叮叮、咔咔声不绝于耳，像是绷紧的皮革或金属之类的东西发出来的。她一定——我都不敢往她那两条可怜的腿上看——是在脚关节上安了什么支撑装置。看到她挣扎着往前强行迈步，我仿佛被寒冰激了一下，心都抽紧了。因为我立刻明白过来，她不让人帮扶，不坐在轮椅里由人推出去，其意图再清楚不过了，就是想向我，恰恰是向我表明，想向我们大

家表明：她，是个残废。出于某种令人不解的、绝望的报复心理，她要使我们痛苦，要用她的痛楚来折磨我们，要控诉我们这些健康的人，而不是去责难上帝。然而，正是这一可怕的挑衅——比那次我请她跳舞时她绝望的发作还要强烈上千倍——使我感到，因为这种不能自理的瘫痪状态，她一定经受着无限的痛苦。终于——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她把她那瘦小身躯的整个重量，强行从一根拐杖移到另一根拐杖上，身子抖颤着、摇摆着，晃晃荡荡地，快扭到门口了，只差几步路了。我没有勇气往那儿认真地望一眼，哪怕只是一眼。因为拐杖硬戳戳的声音，迈步时拐杖拄地的笃笃声，支撑装置的吱嘎吱嘎声与摩擦声，以及她挣扎向前时沉重的喘息声，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并使我激动不已，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正贴着军衣咚咚直跳。她已走出房间，可我们屏声静气，倾听紧闭的房门后，那可怕的声音怎样渐渐减弱，直至最终消失。

直等到周围一片沉寂，我才又敢抬起目光。现在我才注意到，老人一定是在这期间轻轻站起了身，此刻正紧张地望着窗外——有点过于紧张地望着窗外。我借着飘浮不定的逆光，只看得见他身形的剪影。这佝偻的身影，双肩正抽搐不已。这位父亲，每天看着自己的孩子遭受如此折磨的父亲，此刻也被眼前的这种情景击垮了。

房间内，老人和我之间的空气，凝固不动了。过了几分钟，那模糊的身影终于转了过来。继而他脚步不稳地——仿佛踏在滑溜的地面上——轻轻走向我。“如果这孩子态度略显得粗暴，请您别生气，少尉先生，不过……您是不知道，这些年里，人家该让她遭了多少罪啊……每次总要换个法子，进展又极其缓慢。我知道，她是不耐烦了。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各种疗

法总得试一试，总得试一试啊。”

老人站在孤零零的茶桌前，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一眼。他那双几乎被灰色的眼睑遮住了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桌面。他如处梦中一般，把手伸进开着口的糖罐，抓起一块四方糖，放在指间绕来转去，毫无意义地凝神细看，继而又将它丢开。其举止有几分像醉汉。他的目光仍未离开茶桌，仿佛让什么特别的东西给缚住了。他下意识地拿起一把茶匙，把它举起来，复又放下，接着，仿佛是对茶匙言语似地说道：

“要是您知道这孩子以前什么模样就好了！一天到晚她都在楼上楼下地飞跑，上下楼梯，穿堂入室，跑得风一般快，搞得我们直为她担心。十一岁就骑着她的小马满草地里飞驰，谁也赶不上她。亡妻和我时常担惊受怕。她是这样大胆，这样放任，这样敏捷，一切对她来说是如此的轻松易得。我们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她只要伸开双臂，就能一下子飞起来……可偏偏该她遭受这份厄运，偏偏是她……”

稀疏白发间的那条头缝，已越来越低地俯向桌面。那只紧张不安的手仍然在四散的物什中来回拨弄，这会儿他拿起的不是茶匙，而是一把闲放着的糖夹，用它在桌上画着奇奇怪怪的、圆圆的符号（我知道，正是羞愧和难堪，使他不敢抬头看我）。

“而且，就是今天，要让她高兴起来，也仍是那样的容易。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能让她开心得像个孩子。她会为一则最最愚蠢的笑话笑个不停，会为了某一本书而兴奋不已——我真希望，您当时看到了，您让人送来鲜花时，她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她一直担心伤害了您，这下可好了，担心消除了……您都料想不到，她对一切的感觉是多么敏锐……她对所有东西的感觉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强烈得多。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因为

刚才完全失去自制，此刻她比任何人都感到伤心绝望……可是她……可是她怎能自制呢……治疗的进展如此缓慢，一个孩子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持耐心呢？一个人遭受上帝如此沉重的打击，而又不曾干过什么坏事，那他又怎能忍耐下去呢？……她谁也没有伤害过啊！”

他依旧直愣愣地盯着他颤抖的手刚才用糖夹凭空画出的、想象中的图符。突然，他像是吃了一惊，“当”地一声把糖夹放在桌上。他如梦方醒，这时才意识到，他不是对自己一人，而是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人面前说话。他开始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清醒、低沉的声音，笨拙地向我道歉：

“请原谅，少尉先生……您怎么会想到，我会用自家的忧心事来烦您呢！这原因不过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只是想向您解释解释……我不愿您把她想得很坏……您……”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竟打断了发窘的老人结结巴巴的解释，并朝他走过去。我突然用双手握住了这位陌生老人的手。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抓住那只冰凉的、骨瘦如柴的、不由自主畏缩着的手，紧紧握着不放。他惊异地直瞪着我，两块镜片向上斜起，闪闪发光。镜片后一道疑惑不安的、柔柔的目光难为情地探寻着我的目光。我真怕他这时会说些什么。可什么他也没说。惟有那两个黑黑的、圆圆的瞳孔越变越大，仿佛要从眼眶中漫出来一般。我也感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为了摆脱这种激动，我匆匆鞠了一躬，迈步往外走。

到了前厅，仆人帮我穿上大衣。我突然感到背后一阵穿堂风。用不着转过身去，我就知道，是老人跟着出来了。这时他站在门框内，想向我表示谢意。可我不想让自己因为领受谢意而难为情，便装着没发现他站在我身后。我迅速离开了这座不

幸的庄园，脉搏怦怦直跳。

第二天清早——屋顶上笼罩着茫茫一片白雾，家家的百叶窗全都紧闭着，城中的居民们仍在酣睡——我们骑兵中队便一如其他早晨，策马朝操练场进发。先是让马儿高一脚低一脚地横穿着那条叫人不舒服的石子路。我的轻骑兵直僵僵地、怏怏不乐地坐在鞍子上摇来晃去，一个个仍然睡意未消。接着我们便慢腾腾地穿过四五条小巷，来到宽阔的公路上。一上公路我们就让马轻快地小跑起来，然后往右拐弯，面向一片空阔的草地。我对我这队骑兵发出口令："冲啊！"霎时间，一声响鼻，军马便奋蹄飞驰起来。这些聪明的家伙，它们可是认得这片柔软、辽阔的沃野哟。你不必再加驱策了，完全可以松开缰绳，因为你只要两腿一夹，它们就会拼却全身的气力，往前飞奔。它们也能感到紧张与松弛的乐趣呢。

我一马当先。我酷爱骑马。我慢慢感到，那股跳荡、摇动的血液，从我髋部流来，恰似一股生命的暖流，开始在我轻快松弛的体内循环往复。与此同时，嗖嗖的冷风扑打在我的额头和面颊上。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哦。在这样的空气里，你还能闻到夜露的清香、松软泥土的气息、繁花点点的原野上的芬芳。在你的周围，喘息的马儿从鼻孔里喷出暖暖的、刺激人感官的热气，热气环环地抱住了你。每天早晨，这第一次跃马飞驰，总使我重新振奋。它酣畅淋漓地猛烈摇晃你发僵的、睡意缠绵的躯体，就像驱散滞重的雾霭一般，将那种昏沉沉的感觉一扫而光。流遍全身的松快之感，不由自主地扩展着我的胸腔。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猛吸扑面而来的晨风。"冲啊！冲啊！"——我感到眼睛更亮了，感官更活跃了。从我身后，传来了马刀咔

嚓的碰击声，军马的响鼻声，马鞍上下颠簸时发出的柔和的沙沙声和尖锐刺耳的咯吱声，以及马蹄敲在草地上响起的同一个节拍的咚咚声。这声音听起来节奏分明。这队飞奔向前的人马，为一种激情挟裹着，成了半人半马的怪物。向前，向前，向前，冲啊，冲啊，冲啊，哦，就这样纵马飞驰，飞驰，直至世界的尽头！眼前这一派欢乐的景象，我是主人和创造者。我怀着这种暗暗的骄傲，坐在马鞍上时不时回头去看看我的部下。我突然发现，我这些勇敢的骑兵全都换上了另一副面孔。那种鲁提尼人沉重的郁闷之色，那种呆滞的神情和昏昏欲睡的倦意，就像揩除炭黑一样，全从他们眼中清扫掉了。他们发觉有人在打量他们，一个个把胸、背拔得更直更挺了，并咧嘴微笑，回迎我喜悦的目光。我感到，这些迟钝的农家小伙子，内心也充满了策马飞驰带来的快乐。策马飞驰是人类飞行梦的前奏曲。他们和我一样的幸福，全都感觉到了青春活力所产生的愉悦，以及力量一收一放时激发出来的动物般的快感。

可我突然发出命令："停——下！小跑！"大家猛吃一惊，一把勒住了缰绳。整个队伍像一台急刹车的机器，一下子慢腾腾地小跑起来。他们略有些惊讶地瞟着我。因为平常——他们了解我，了解我不可遏制的策马狂奔欲——我们总是飞也似地从这片草地上疾驰而过，直达用标记划定了的操练场。但我觉得，仿佛突然有只陌生的手拽住了我的缰绳：我猛然想起了什么事。想必是我无意之间，看见了左边地平线上，那堵围墙内白色的方形洞孔，花园中的树木和塔楼的平顶。也许有个人正从那儿向你眺望呢！这念头像颗子弹似地飞快钻入我的脑际。这个人，你曾用你的舞兴加以伤害，而现在，又让你纵马奔驰的兴致给她带去痛苦！这个人，两腿瘫痪，困住了不能动弹，看见你鸟

一般轻灵地疾飞，会对你羡慕不已的。总之，我为了自己这么健康、这么一无羁绊、这么欣喜若狂地策马飞驰而突然感到羞愧。肉体上这种过分的快乐，令我羞惭，它是一种无礼的特权呢。我让失望的小伙子们跟在我身后慢慢地、步履沉重地遛过草地。我没有看他们，也能感觉到，他们正徒然地等待我下一道让他们重又昂奋起来的命令。

不过，在我心里产生这一奇怪的顾虑的同时，我已明白，这类苦行既愚蠢又无用。我知道，因为他人不能享受，自己便放弃享受，由于别的一个什么人不幸，自己就拒绝幸福，这么做毫无意义。我清楚，在我们笑逐颜开和以幼稚的玩笑逗乐的时候，在这每一秒钟之内，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正躺在床上梗着脖子喘气，奄奄待毙；上千扇窗户后头，蜷伏着穷困，人们正忍饥挨饿；这世上还有医院、采石场和煤矿；在工厂、机关和监狱里面，无数的人，无时无刻不在紧张地从事劳役，而且，即便某个别的人在无谓地折磨自己，苦难之中的人们，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几分。我清楚，如果某人开始设想，在同一个时刻，这地球上存在着什么样的痛苦与不幸，那他就会睡不着觉，也会笑不出声来。然而，让人震惊、使人毁灭的，永远不是那种臆造的、虚构的痛苦；惟有一个人的心灵以同情的目光真真切切目睹的东西，方能真正震撼人心。就在我情绪激昂、兴高采烈的当口，我突然以为自己如处幻景中一般，那么贴近、那么真切地看到了那张苍白的、扭曲的脸。我看见姑娘正拄着拐杖一步一拖地走过客厅，同时还听到了笃笃、叭嗒的拐杖声，以及那个悄悄绑在病残关节上的支撑装置发出的叮当声与刺耳的咯吱声。我仿佛吃了一惊，连想也没想便一把勒住了缰绳。你放弃让人着迷的、使人振奋的飞驰，而改作愚蠢、沉重的小跑，

又帮得了谁的忙呢？——我现在再这样问自己，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但是，这悚然一惊，击中了靠近我良心的某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勇气，自由自在地、体魄如此强健地享受肉体上的快乐了。我们慢慢地、磨磨蹭蹭地信马由缰，一直走到那条通向操练场的路旁。直等完全看不见那座庄园了，我才醒悟过来，对自己说："胡闹！抛开这种愚蠢的感伤吧！"我发出口令："前进！冲——啊！"

事情就是从这一次突然的勒缰立马开始的。勒缰立马似乎是同情所致特殊中毒的第一个症状。起初我只迷迷糊糊地——大致与一个人病后苏醒，头脑昏昏沉沉的情形相仿佛——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什么事。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漫不经心地消磨时光。我惟一关心的就是伙伴们、上司们觉得重要或者有趣的事，但自己从未对某事表示过同情，别人也从未对我表示过关心。从来就没有什么事对我真正产生过震撼作用。我的家庭关系正常，我的职业与前程业已确定，这种无忧无虑的状况——我现在才明白——养成了我漫不经心的脾气。而眼下，突然有件事摊到了我头上，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表面上看不出来，从外在情形看，也不算很重要。但是，从深受伤害的姑娘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迄今尚未料到的、人类深深的痛苦。那愤怒的一瞥，触动了我的心弦，一股顿起的暖流从灵魂深处奔涌而出，传遍我的全身，激起了一种神秘的狂热。这种狂热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正如病人无法解释自己的病情一样。起初我所理解的，只是现在我已跨出自己迄今在其内自由自在生活的那个固定的圈子，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像任何新鲜事物一样激动人心且令人不安的领域。

我第一次看见感情的深渊在我面前裂开。我觉得，探测这个深渊，朝里一头扎下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但本能同时又向我发出警告，不可听任这份莽撞的好奇心发展下去。它提醒我："够了！你已道过歉了。那桩蠢事你已经了结啦。"可我体内另一个声音低低地说："再去一次吧！再去感受一下透过你脊背的战栗，这份恐惧与紧张交织的悚然吧！"然而，本能再一次告诫道："算了吧，不要强迫你自己了，就别闯进去了！你呀，涉世尚浅的年轻人，是应付不了这种过头的局面的，你只会干出比第一次更糟糕的蠢事来！"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抉择用不着我自己来做了，因为三天后克克斯法尔伐的一封信就放在我桌上，问我星期天是否愿意同他们一道进晚餐。说这次只邀请男宾，其中有他对我谈起过的那位国防部的封·F中校。当然，他的女儿和伊洛娜也切盼我能应邀前往。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份邀请使我这个腼腆的年轻人感到分外骄傲。他们并没有忘记我呢。封·F中校将到场这句话，甚至像在暗示，克克斯法尔伐（我立即明白，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激之情）想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为我谋求军职上的提升。

我当即就接受了这份邀请。我确实不必后悔。那可真是一个惬意的夜晚。我这个在团里无人真正关心的下级军官，有种感觉，即：在这些年长的、修饰整洁的绅士们那儿，我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对待——看来克克斯法尔伐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引起了他们对我的关注。一名职位较高的上级军官，能平等待我，不带官阶的优越感，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遭。他探询，我在团里可还满意，晋升情况如何。他鼓励我，假使我去维也纳，或者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尽管找他好了。那

位公证人，一个性情快活的秃头，长着一张一团和气的圆脸，再一次邀我去他家做客。而那名糖厂经理，一再与我攀谈——这种谈话与我们军官餐厅里的谈话多么不同哦！在那儿我以“最恭顺”的态度附和上司发表的每一条意见。我心里产生了充分的自信，这比我料想的要来得快。过了半小时，我就能应对自如了。

两个仆人再一次端来美味佳肴。这些珍馐，我以前只是听人说起过，只在富有的伙伴们吹牛时，才有所耳闻。冰镇的鱼子，味道鲜美，我是头回尝；还有鹿肉馅饼与野鸡肉，外加一次次满上的各色美酒，让人喝了通体轻快、情绪热烈。我知道，心为酒菜所迷，这是愚蠢的。但为什么要否认酒食的魅力呢？我一个年轻的、未受过娇宠的小小少尉，简直是怀着幼稚可笑的沾沾自喜，在同这些颇具名望的长者一道如此逍遥自在地欢宴、享受。我的天啦，我心里一次次惊呼，我的天啦，真该让瓦夫鲁施卡也来开开眼！这个面色苍白的志愿兵总在我们面前吹嘘，说他们在维也纳的萨赫尔饭馆吃得是如何如何的丰盛！该叫他们到这座庄园来看看，他们会惊得口瞪目呆的！是啊，这些忌妒鬼，要是他们在一旁瞧着就好啰！让他们也看看，我是如何快活地坐在席间，国防部那位中校又是如何向我举杯祝酒；让他们也看看，我怎样和糖厂经理亲切交谈，而后他十分认真地说：“您对这一切好熟悉啊，真令我惊讶。”

在妇女们休息的房间里已备下不加牛奶的咖啡，冰镇过的法国白兰地斟在凸肚大酒杯中正列队而来。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烈酒。当然啰，粗粗的上等雪茄，也是少不了的。根根雪茄上都系有华丽的广告纸带。趁大家谈天的功夫，克克斯法尔伐俯过身来，悄悄问我：是想玩纸牌呢，还是更愿意同女士们聊

天。当然是聊天，我赶忙答道。因为同一位国防部的中校赌上一局，是不会怎样舒坦的。如果赢了，可能会惹恼他；假使输了呢，那我这月的预算就算告吹了。况且，我想起自己的皮夹子里至多只有二十克朗。因此，旁边支起牌桌的时候，我便坐到两位姑娘身边去了。说也奇怪——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因为心情舒畅，让我感到一切都在流光溢彩？——我觉得她们今天格外的漂亮。埃迪特看上去脸色不像上次那样苍白并带黄色，也没那么虚弱了——可能是为了对客人表示尊重，她略施了些胭脂，也许真的是她情绪激动，两颊泛起了红晕。不管怎么说吧，她嘴角周围那条紧张的、烦躁地抖动着的皱痕不见了，眉宇间执拗的抽搐消失了。她坐在那儿，穿一条粉红色的长裙，没用皮毯、也未用毯子遮掩她的残疾。不过，大家和我正在高兴之际，谁也没有想到“那上面”去。看到伊洛娜，我甚至都产生了些许怀疑：她喝得已有几分醉意了。那双眼睛火辣辣的。她一笑，美丽、丰腴的双肩就往后仰，弄得我只好往旁边挪一挪，这样才能抵挡住诱惑，以免有意无意地去抚摸她那双裸臂！

一杯白兰地喝下喉去，一种奇妙的暖意传遍全身。嘴里再叼上一支上等大雪茄，美滋滋地让青烟自鼻孔中痒酥酥地喷出来。而且刚用过一顿如此丰盛的晚餐，身旁又坐着两个兴致盎然的漂亮姑娘，就是再愚笨的人，也不至于为了与人快快乐乐地谈天而犯难的。我知道，自己大体上说来还是挺能聊的，除非那讨厌的腼腆劲又来妨碍我。可这次我状态特佳，真可谓谈笑风生。当然啦，我扯的尽是些无聊的小故事。最后这一桩就发生在我们团里。讲的是上周，上校想赶到邮局关门之前往维也纳发封快信，便叫来一名骑兵，一个真正的鲁提尼农家小伙子，再三嘱咐他这封信务必即刻发往维也纳。接着呢，这傻小

子便急忙跑进马厩，架上马鞍，沿着公路打马飞驰，直奔维也纳。如果不是后来打电话通知下一个指挥所，这头蠢驴可真要跑上十八个小时呢。老天爷作证，我把自己和他人弄得疲惫不堪的玩意，并不是什么思想深刻的灼见，真的就只是些平常事，以及军营中过去和新近流传的种种趣闻。但是——连我自己也不胜惊讶——它们竟让两个姑娘听得非常开心。她俩笑个不停。埃迪特银铃般的笑声，升到尖利的最高声部时，有时稍有些刺耳，听起来特别地放纵。这份欢乐，想来千真万确出自于她的内心，因为她面颊上瓷般薄而透明的皮肤显出越来越鲜艳的颜色，一抹健康甚至美丽的神采，照亮了她的脸；而她那双平常含有几分冷峻与严厉的灰色眼睛，此刻闪烁出稚子般快乐的光芒。在她忘了自己给困住了的病体时，以一旁看看她，实在不错，因为她的动作越来越自由随意，姿势也一发松弛了。她轻松自在地往后靠去，笑着，喝着，把伊洛娜拉到身边，两手搂着她的肩膀。真的，我那些无聊的胡扯，逗得两个姑娘心里乐开了花。叙述收到的成效，对讲述者多少产生了些激励作用。那一大堆早就忘了的故事，又让我一个个记了起来。虽然平常我腼腆且易发窘，可这时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勇气；我跟着一起笑，还逗引她们笑。我们三人像忘乎所以的孩子似的，在角落里乐成一团。

但是，就在我这样不停顿地打趣逗乐，似乎已全身心沉浸在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圈子中时，我仍然半是下意识、半属有意识地感到，有一道目光正在注视我。这道目光越过眼镜的镜片，从牌桌那边投过来。这是一道温暖、幸福的目光，它进一步增强了我自己的幸福感。老人偷偷地（我认为，他是羞于在牌友们面前这么做）、十分谨慎地不时从他的纸牌上方往我们这边

瞟。有一次我遇上了他的目光，于是他亲切地对我点点头。此时他的脸上露出聚精会神的、灿烂的神采，与一个正在谛听音乐的人别无二致。

这种场面差不多延续到半夜时分。我们的聊天一次也未中断过。这时又有美妙的夜宵端上来，是味道十分可口的三明治。说也奇怪，一个劲猛吃的，并非只我一人，两个姑娘也大嚼特嚼。她们还喝了好些味美劲足的、深红色的陈年英国葡萄酒。但我毕竟得告辞了。埃迪特和伊洛娜同我握手，仿佛是在同一名老友，一个亲爱的、可信赖的伙伴握别。自然我得答应她们不久再来，明天就来，要么就是后天。而后我和其他三位先生一道步入前厅。主人安排用汽车送我们回家。我自己取下了外衣，仆人正忙着帮中校料理。我突然感到有人想帮我披外套。这人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着实吃了一惊，推辞着，不让他帮忙（哪能让他来侍候我呢？我一个毛头小伙子由一位老先生来侍候？）他却挤过来，低声说道：

"少尉先生，"老人怯怯地悄声对我说，"唉，少尉先生，您是不知道啊。您想象不到，又一次听到这孩子发出由衷的笑声，我是多么幸福哦。平时她没有一丝欢乐呀。今天，她变得几乎和从前一样了，假使……"

这时中校朝我们走来。"喂，我们走吧？"他亲切地对我笑了笑。克克斯法尔伐自然不敢在他面前继续往下说。不过我感到，老人的手突然在我袖管上摸了摸，轻轻地，怯怯地，就像人们亲热地抚摩一个孩子或者女人那样。这种羞怯的抚摩所体现的遮掩之态，恰恰蕴藏着一份说不尽的温柔与感激。我从中感到那么多的幸福和那么多的绝望，我再一次受到深深的震动。在我按军人的礼节毕恭毕敬地陪中校走向汽车，迈下那三级台

阶的时候，我不得不竭力控制住自己，以免别人看出我迷迷糊糊的样子来。

那天晚上，我未能很快入睡，我太激动了。

表面上看，其起因也微不足道。说到底，不过一位老人温情地摸了摸我的衣袖，如此而已。但这种表示热烈感激之情的克制之态，就足以在我内心深处掀起汹涌的波涛了。从这动人心魄的抚摩中，我感受到了一颗非常纯洁却又激情澎湃的灵魂所产生的温情。从女人那儿我甚至也未体味到这种温柔。平生第一次，我确信自己这个年轻人，给尘世中的某人助了一臂之力。我一个平常的、缺乏自信的小军官，居然真有一种力量，让别人如此幸福，这使我甚感惊异。这一蓦然间得来的发现不禁使我陶醉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也许我首先得再做一番回忆。自我孩提时代起，沉重地压在我心头的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即：我是个完全多余的人，对谁都没有吸引力，在他人看来至多只算得上可有可无。在军官学校，在军事学院，我总属于中不溜的、一点都不起眼的学生之列，从来就不是讨人喜欢或特别受宠的学生。这种情形，在骑兵团也未有改观。因此我坚信，假使我突然失踪了，比方说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脖子，伙伴们可能会说一声“真可惜”，或者“可怜的霍夫米勒”，但一个月之后呢，谁也不会真的觉得少了我。会有另一个人取而代之，骑在我的马背上。他在我的职位上，将干得和我一样好或者一样糟。我在以前的两个驻地曾同几个姑娘有过往来，她们也会跟我的伙伴们一样，将我忘个精光的。在雅罗斯劳，我结识了一名牙医的女助手，在维也纳新城区则结交了一个小裁缝。我们曾一道外出游玩。安内尔休假的时候，我把她带进了自己的房间；她

过生日的时候，我送过她一条珊瑚小项链。我们说过一些平常的、温柔的情话，可能也真的以为那些话出自于真心。可后来我一奉调移防，我俩很快就各自找到了安慰。头三个月两人时不时还写上几封信，做做必要的表示，接着我们便各自有了新交。全部的区别仅在于，这回她柔情蜜意的时候，那一些温香软语，不是对我托尼而是对另一个叫费德尔的人在细细诉说。时过境迁，自然也就淡忘了。可时至今日，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感情，因我（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而生。我自己对生活的希求，归根到底不外乎干净利落地履行我的公职，并且绝不使人生厌。

现在却发生了这起意想不到的事。我怀着被此事激起的好奇心惊诧地注视着自己。怎么？连我这个平庸的年轻人也有支配他人的力量么？我，坦白地说，财产尚不足五十克朗，居然能带给一名富翁幸福，带去比他所有的朋友所能给予的更多的幸福？我，霍夫米勒少尉，真能帮助某人、抚慰某人么？如果我在一个心烦意乱的瘫痪姑娘身边坐上一两个晚上，同她聊聊天，她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她的脸颊就会泛起生命的光彩么？整幢阴沉沉的房子难道会因为我的存在而亮堂起来么？

我心潮起伏，快步穿过黑暗的小巷，走得浑身发热。我真想一下子敞开外衣，好让心儿舒展开来。因为在这起意外的事情中，想不到又挤进来、又展现出另一桩更令人陶醉的新事——也就是，赢得这些陌生人的友谊，竟如此轻松，简直轻松极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过是表示了一点儿同情，在那座庄园里度过了两个晚上，而且是两个欢快轻松的晚上，那么这就足够了么？我有多傻啊，居然把每天的闲暇耗在咖啡馆里，同那些无聊的伙伴们玩无聊的纸牌，或者在林阴道上来来

去去地溜达。不，从现在开始就要与这种无聊、这种闲荡一刀两断！我这个突然醒悟的年轻人，在柔柔的夜色中步子迈得更急了，同时怀着一种真正的激情下定决心：从今往后，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要少去咖啡馆，再也不玩那无聊的杜洛克牌和弹子戏了，要果断地结束所有这些于人无益而又会使自己变蠢的消闲活动。宁可经常去探访那位病人，甚至次次都要精心做些准备，以便总能给那两个姑娘讲点赏心乐事。我们可以一块儿下下棋，或者用别的什么舒坦地消磨时光。帮助别人，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单是这份决心，就在我身上催生了一种激情。我多么想放声歌唱，真想借着这欢快之情瞎折腾一番。总是在你知道自己也能为他人做点什么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使命。

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傍晚我都是在克克斯法尔伐家度过的。多数夜晚亦如此。不久，这种亲切的闲谈便成了一种习惯，也成了一种并非没有危险的娇宠。但是，对一名自孩提时起就被从一个军事机构赶往另一个军事机构的年轻人来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心灵的故乡，而不是冷冰冰的营房和烟雾腾腾的军人俱乐部，这该有怎样的诱惑力哟！我一处理完公务，四点半或者五点，便步出城外，直奔那座庄园。手还没有拍门环呢，仆人就已万般欣喜地开了门，仿佛他早就通过一个神秘的窥视孔看到了我走过来。一切都在亲切而显眼地对我暗示，他们已顺理成章地将我视为家庭中的一员了。我每一个小小的偏爱与嗜好都得到亲切的助长。备下的香烟总是我最爱抽的牌子；上次我偶然提到某本书我很想读一读，那么，这本书，这本已事先将连页裁开的新书，碰巧就放在一个小矮凳

上；埃迪特安乐椅对面的某把椅子，则无可争辩地被当成是“我的”座位——的确，这都是些小事，无谓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使一方陌生的空间充满了惬意的、家庭般的温馨，让人不知不觉间快乐、轻松起来。因此我坐在那儿，谈笑逗乐，随心所欲，比坐在伙伴们中间更感踏实。我第一次体察到，任何形式的约束都会束缚灵魂本身的力量，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只有在他无拘无束的时候才会展示出来。

但另一样神秘得多的东西无意中参与进来，使每天我与这两位姑娘聚会时兴致高昂。自早年投身军校起，也就是十年、十五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男性的环境里。从早晨到晚上，从晚上到清晨，在军校的寝室，在演习途中的帐篷，在兵营内，吃饭的时候与半路之上，在骑兵学校，在教室里面，我呼吸的总是、总是缠绕在我周围的男人的气味。先是些小男孩，接着是些成年的小伙子，但总是男人，男人。我已习惯他们有力的手势，他们坚定的、铿锵作响的步伐，他们喉音很重的声音，他们身上那股子烟草味，他们的不拘小节和有时甚至很粗俗的举止。当然啦，多数伙伴我还是非常喜欢的，确实也不能抱怨，说他们没有以同样真诚的态度对待我。然而，这种氛围缺少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轻松，仿佛所含臭氧不足，不具备足够紧张、刺激、动人心魄的力量。就像我们卓越的军乐队一样，其演奏尽管极富节奏感，但仍是冷冰冰的铜管乐，生硬，粗糙，听起来只有一样东西，这就是节拍，因为其中缺乏小提琴温柔的弦乐声。与此相仿的是，我们这些伙伴即使处在最开心的时刻，甚至也缺少弦乐器伴奏所产生的那种柔和的氛围。在每一个社交场合，这种氛围的形成，总得有女性的在场才行，或者，哪怕只是有女人气透进来也成。我们十四岁的时候，穿着合体的紧

身军官制服，两个两个地一起在城里溜达。如果碰上别的小伙子在与姑娘们调情或者漫不经心地闲扯，我们便迷蒙而又痛苦地感到，神学院式的兵营生活，粗暴地夺走了青春年少的我们所应有的某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同龄人每天在大街上、林阴路上、溜冰场上和舞厅内自自然然会得到的东西：无拘无束地与年轻姑娘们交往。而我们这些被隔离起来的、让栅栏给围住了的人，只能像看迷人的天仙一般，呆呆地目送这些穿着短裙的精灵离去，梦想与某个姑娘谈上一次话，那简直就是在梦想一件无法实现的事。这种缺憾叫人是没法忘记的。后来与形形色色讨人喜欢的妇人发生了那些来去迅急且大多不足珍贵的艳遇，也丝毫替代不了少年时代这一感伤的梦怀。每次（虽然我已与十几个女人睡过觉）我在社交聚会上，只要偶然碰上某个年轻姑娘，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从这种笨拙与羞怯中，我感觉到自己由于过长时间未能与女性交往，那种质朴、自然的无拘无束之态，已永远失去了，永远给毁掉了。

而现在，这个没有坦陈出来的、孩子气的要求——有那么一次品味一番同年轻女子而非同胡子拉碴、粗野不文的男性伙伴产生的友情——突然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了。每天下午，我作为惟一在场的男性，坐在两个姑娘之间。她们嗓音的清亮与阴柔，使我产生了一种完全是肉体上的舒适感（我没法用别的方式加以表达）。我怀着一种无以言状的幸福感，第一次享受了同年轻姑娘在一起毫无羞怯之色的快乐。年轻的异性，两相接触的时间一长，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吸现象，而我们因为特殊的情况得以避开此种情形，而这一点，反倒只是增加了我们关系中特别幸福的成分。我们长时间的闲谈，全然没有丝毫色欲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会使半明半暗处男女的幽会变得非

常危险。不过当初——这点我乐于招供出来——，伊洛娜诱人亲吻的、丰满的嘴唇，丰腴的玉臂，那温柔的、风摆柳似的举止所表露出来的马札尔人的性感，曾撩拨过我这个年轻人，使我心荡神摇。有几次我不得不严厉地管住自己的手，以摆脱那份渴求，即：将这个长着一双笑盈盈黑眼睛的温柔尤物，一把拉到身边，狂吻一番。但在我们相识的最初几日，伊洛娜一开始就向我吐露，她两年前已和贝克斯克雷特的一名候补公证人订婚，只等埃迪特身体康复或病情好转，她就出嫁——我猜想，克克斯法尔伐肯定已答应，如果这个穷亲戚忍耐到那个时候，就给她一笔嫁妆。再者，我俩又不是真心相爱，如果试图在楚楚动人的、被困在轮椅上束手无策的女伴背后偷偷接吻或者动手动脚，那我们就是在干怎样粗野、怎样卑劣不忠的勾当啊。因此，开头那阵感官上的刺激，很快就淡化了。而我所能体察到的好感，越来越真诚地转向了那个无助的人，那个被命运冷落了的人，因为在神秘的情感化学中，对病人的同情，不知不觉之间，往往不得不和柔情结合在一起。坐在这名瘫痪的姑娘身边，在交谈中让她开心，从一旁看着微微一笑如何使她不安的小嘴平静下来，或者，有时候，在她情绪激动而嘴角开始不耐烦地抽搐起来时，只要把手往她手背上一放，就能让她满脸含羞地表示顺从，而且还能得到她那灰色的眼睛投来的感激的一瞥——在这个无力自卫的、病弱乏力的姑娘身上，一种真诚的友情所表露出来的这些细小的亲昵举止，比起同她的女友来一段激情澎湃的风流事，更使我感到幸福。多亏了内心泛起的这阵阵涟漪，我才发现了——我真该感谢这短短的数日，它们让我增长了多少见识啊！——诸多我全然不知、完全意想不到、更见温柔细腻的感情领域。

这些陌生的、更见温柔的感情领域——当然也是更危险的区域！因为，一个健康男子和一名病弱女子，一个行走自如的男人与一名为瘫痪所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决不可能长时间始终处于单纯状态，你再小心、再努力，也终属徒然。不幸使人敏感，无休止的痛苦会让人变得偏激。正如债权人与借债人之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份尴尬，因为一方注定要扮演施予者的角色，而另一方注定了就是受领者。同样，在病人身上也潜藏着一份神经质，它时刻准备向任何明显的关切猛扑过去。任何时候都必须谨慎小心，不要越过那条难以觉察的界线。超过了这条界线，你的同情不但起不到安抚的作用，反倒会更严重地伤害那个易受伤害的人。一方面，一向娇惯的她，要求大家像侍候公主一样侍候她，像宠爱孩子一样宠爱她，可须臾之间，这种照顾又会惹恼她，因为如此一来，倒使她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不能自理、莫可奈何的处境。如果你出于好心，比方说出于好心把矮凳移拢一些，好让她伸手拿书拿茶杯尽可能少费气力，她便怒目圆睁，斥道："您以为我自己拿不到想拿的东西吗？"就像笼中的野兽，有时会没来由地扑向平日它百般亲近的饲养员一样，这位瘫痪姑娘，偶尔也会生出一股子恶气，突然说自己是个"可怜的残废"。她就这么冷不防伸手一抓，将我们轻松自在的气氛扯个粉碎。在这种紧张时刻，你真得尽全力控制自己，以免因为她挑衅性的愤懑态度而待之不公。

可我总能找到这种自制力，连我自己也惊讶不已。一旦对人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其他的见识也自会神秘地增长起来。一个人只要有一次具备了真正同情人世间的某种痛苦的能力，那么，通过这一神秘的教训，他就能理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痛苦，再奇特、看上去再荒谬的痛苦也不例外。因此，埃迪特偶尔的

发怒，并未使我迷惑，相反，这种发作愈没有道理，愈显得痛苦不堪，便愈强烈地给我震动。我渐渐也明白过来，为什么我的到来，大受那位父亲和伊洛娜的欢迎，为什么我和他们呆在一起，使全家人都那么高兴。总的看来，某种久治不愈的病痛，不仅会使病人精疲力尽，而且使他人的同情心也疲沓起来。强烈的感情不可能无止境延续下去。这位父亲和伊洛娜，眼下无疑与这个可怜的焦灼不安的姑娘一样，万般痛苦，痛彻肺腑，但已到了心力交瘁、听天由命的地步。他们无可奈何地默认，病人就是病人，瘫痪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每一次病人发火，他们都目光低垂，耐心等待着，直至这阵短暂的神经风暴平息下来。不过，他们已不再像我这样，次次为了病人的暴怒惊骇不已。相反，只有我一个人，一再为了病人的痛苦而深受震动，不久之后，也只是在我一个人面前，她才为了自己的过于任性而感到羞愧。在她忍不住发起火来的时候，只要我稍作提醒，说句“哎呀，亲爱的埃迪特小姐”之类的话，她就会顺从地垂下目光，脸也涨得通红。看得出来，如果不是那双脚困住了她，她早就羞得无地自容，逃之夭夭了。每回向她道别，她总要用一种令我大为感动的、恳求的方式说：“您明天可要再来呀，啊？您不会为了我今天讲的那些蠢话而生气吧，对不对？”在这种时候，我感到惊讶不已，简直莫名其妙：除了真诚的同情外，我可是再也没有别的可以付出了，而对他人竟也有这么大的控制力。

然而，青春的意义在于：年轻人会为了每一种新的认识而欣喜若狂，而且，一旦受了某种感情的激荡，便不会就此罢休了。我一发现自己的这份同情是一种力量，不仅激起了我自己的勃勃兴致，而且还能对我之外的其他人起到安抚作用，身上

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变化：自第一次获得同情这种新能力以来，我觉得似乎有种毒素侵入了我的血液，使血液变得更热、更红，流得更快、更急、更猛。突然之间，我再也无法理解自己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了，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这种状态中得过且过，虚掷着光阴，犹如置身在一片灰蒙蒙的、漠然无情的暮色中一般。现在有上百件事情，开始使我激动，让我思索，而过去我对它们视若无睹。如今，我处处都能发现让我思考、令我兴奋、使我震动的种种细节，仿佛由于那次对别人的痛苦有了个初步的认识，我心里便睁开了一只敏锐的、明察秋毫的眼睛。我们整个的世界，这一条条街道，一个个房间，可以感觉到的不幸遭遇俯拾即是。众人的苦难已渗入地下最底层。因此，眼下我的每一个时日，总是充满了关注与紧张。比方说，在训练新买的军马时，我突然发觉自己一下子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着一匹犟马的臀部重重地一鞭，因为我自知有过，感觉得到由我造成的这种痛苦，而且鞭子好像就抽在我自己的肌肤上一样，火辣辣地痛。再比如，有次一个鲁提尼骑兵没把马鞍安好，我们脾气暴躁的骑兵上尉，给他劈面就是狠狠一拳。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还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手紧贴着裤缝，此情此景，使我的手指都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周围的其他士兵，或是呆望，或是傻笑，而我，就我一个人看到，这个迟钝的小伙子因羞愧而垂下的眼睑下面，泪水沾湿了睫毛。突然之间，我再也无法容忍我们军官餐厅里嘲弄那些笨拙或迟钝的伙伴时编派的笑话。自我在这个无力自卫、病弱乏力的姑娘身上体会到无能为力的痛楚起，任何形式的残忍都会激起我满腔的仇恨，每一种无力自卫的处境总要唤起我的同情。自从那件意外的事将这滴炽热的同情注入我的眼睛，数不清的小事，以前我未注意

到的小事，而今我是尽收眼底。它们单纯、简单，但桩桩件件都使我紧张，并给我以震动。例如，我发觉，那家香烟店的店主（我老在她手上买烟卷来着），总要把人家递给她的钱钞凑到打磨得很圆的眼镜跟前左观右瞧，那样子很引人注目，我顿时就不安起来，怀疑她得了白内障。明天我要小心翼翼地对她探问一番，也许还会请团部的军医戈尔德鲍姆给她检查检查。又如，我发现，志愿兵们近来明显不理睬那个红头发的小个子K，便想起报上曾登过他叔叔因为贪污受贿而给关进了监狱的事，（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吃饭的时候就有意坐到他身边去，与他长谈。从他感激的目光里，我立即感到，他明白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向别人表明，他们待他是多么的不公、多么的粗鄙。再如，违反了纪律的士兵，我只是把他从我的队列中请出来，如果换成了上校，会毫不留情地罚他四小时苦役的。在每天进行的其他尝试中，我总是一再享受到这种突然在我心中升腾而起的快乐。我对自己说：从现在起，尽你的所能，帮助别人吧，帮助每一个人！决不能再这么懒散，决不可再这样处世漠然！向他人奉献，使自己得到升华；与他人同甘共苦，通过同情去理解和经受每一样痛苦，从而丰富自己的人生。我感激那位病人。我的心，对自己也不胜惊讶的心，为了这分感激而颤抖。我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她，而她却以自己的痛苦教给了我同情这一创造性的魔法。

不久我就从这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感情中醒悟过来，而且是彻底地醒悟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们先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而后又聊了好久，大家过得很开心，谁也没去注意眼下是几点钟了。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总算看了看表，一看

便吓了一跳，于是匆忙起身告辞。可就在那位父亲陪我出来、走进前厅的时候，只听得屋外似有成千上万只野蜂在嗡嗡乱叫。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暴雨直砸在大门口的雨篷上。“用汽车送您回家吧，”克克斯法尔伐安慰我。我谢绝道：完全没必要。现在十一点半了，单是为了我就让人家司机起床穿衣，把已入库的汽车从车库中开出来，想想这些，我真感到为难（对别人同情和体谅，如此种种，在我都是全新的事，我最近几周才学会）。但在这种恶劣天气，坐在座位柔软、弹性很好的小轿车里，舒舒服服地往家中飞驰，毕竟还颇有吸引力的。如此一来，就不必穿着薄薄的漆皮靴，在泥泞的大路上步履艰难地走上半小时，浑身淋个透湿了。所以我做了让步。尽管下着雨，老人仍坚持陪我走到车边，并为我披上了毯子。司机发动了汽车，我一下子就冲入暴风雨中，朝营房疾驰而去。

坐在悄无声息滑行的汽车里向前飞奔，舒服透了，也惬意极了。可就在我们——汽车开得飞快——向营房驶去时，我敲敲车窗，请司机在市政厅广场停车。因为最好还是别坐在克克斯法尔伐漂亮的小轿车里在营房附近往前开！我知道，一个小小的少尉，像位大公爵似地乘一辆豪华小车轰隆隆驶到营房前，由一名身穿号衣的司机扶下车来，这样不合适。如此摆阔，我们那些戴金星领章的军官可是不爱看啦。再者，本能早就告诫我，两个世界要尽可能少搀和在一起。一个是军营外的奢华世界，在那儿我自由自在，不依赖他人，并受人娇宠，另一个则是我尽职守的地方，在这里我不得不低眉顺眼，是个穷光蛋。如果这个月只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我心里就轻松了一大截。我的这一个自我，对我的另一个自我本能地不感兴趣。有时我都分不出究竟谁是真正的托尼·霍夫米勒，不知是军营内值勤

的托尼还是在克克斯法尔伐家风光的托尼，是外面那个世界中的托尼还是里头这个世界内的托尼。

司机依我的心意在市政厅广场停了车。这儿与营房相隔两条街。我下了车，翻起衣领，想快步横穿宽阔的广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风雨加倍地暴狂起来，风卷着雨，直砸在我脸上。因此，最好还是在哪家屋门口等上几分钟，然后再穿过两条小巷回营房。那家咖啡馆总是开着的吧，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那里坐等，直到老天爷将它满满的喷桶倒空为止。去咖啡馆那边就隔着六幢房子。瞧，模糊的窗玻璃后，那盏煤气灯还在朦朦胧胧闪光呢。伙伴们竟然还围坐在那张固定餐桌旁未走。这可是个弥补缺席之过的绝佳时机，因为我早就该在此露露面了。昨天，前天，整整一个星期，再加上上周，我都没来咖啡馆聚会。他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生我的气。如果你背弃了朋友，那么在礼节上至少也得尽尽心。

我按动门把手，开门进去。为节省起见，咖啡馆前半部已灭了灯。桌上散乱地摊放着报纸。账房欧根正清点一天的营业收入。但我看见后面的牌戏室里仍亮着灯，还看到锃亮的军服纽扣闪着微光。果然不错，他们还坐在那里，一伙玩杜洛克的老牌友，中尉约茨西，少尉费伦茨和团部的军医戈尔德鲍姆。看样子他们早就玩完了他们那个牌局，只是仍昏昏欲睡地随意靠在椅子上。咖啡馆里这种不情愿起身的懒散劲，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的到来，真像是上天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一下子就结束了他们昏然欲睡的无聊状态。

“喂，托尼来了，”费伦茨对另外两个高声通报。“大驾光临，蓬荜增辉呀。”团部军医咬文嚼字道。他这人就像我们常常嘲弄的那样，得了爱掉书袋的慢性腹泻病。六只困倦的眼睛眨巴着，

对我微笑："你好！你好！"

他们的快乐让我高兴。他们可真是些正派的小伙子，我暗想。溜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一没有道歉，二未作解释，他们居然一点都不生我的气。

"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我对拖着脚步慢吞吞走过来的侍者说。然后我把椅子挪正，同时问了声："怎么，有什么新闻吗？"这是我们会面时次次少不了的开场白。

费伦茨宽宽的脸膛绽得更宽了。那双眨巴着的眼睛，陷在微红色的、苹果似的脸盘里，几乎都看不见了。他的嘴慢慢张开来，像是粘上了面团。

"嗯，最新的新闻是，"他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阁下赏脸，再次光临我们这间陋室。"

军医身子往后一靠，开了腔，用的是凯因茨那种语调："马哈德，大地之神——最后一次降临人间——化为凡胎——一同感受他们的快乐与痛苦。"

三个人开心地瞅着我，我心里立时泛起一阵不快。我心想，最好是趁他们还未开口问我这几天为何不在，今天又是打哪儿来的时候，干脆我自己抢个先。可未等我采取行动，费伦茨便古里古怪地挤挤眼，并用肘碰了碰约茨西。

"看啦，"他指着桌子底下。"哈，有什么可讲的呢？这种鬼天气他都穿着漆皮靴和考究的军装！是啊，他可是在行啦，这个托尼，进了安乐窝啦！据说他在城外那个讨债老头那儿过得可快活了！药剂师讲，每晚要上五道菜，鱼子、阉鸡，真正的博尔斯酒和上上等的雪茄——和我们在'红狮'饭店吃的这些猪狗食比，真有天壤之别哟！是啊，这个托尼，我们大伙儿都低看了他，他可狡猾着呢。"

约茨西马上帮腔道："只是同咱们兄弟们，就是没交情。是啊，亲爱的托尼，你该对城外那个老头说说：'嘿，老爷子，我有几个可爱的伙伴，都是些外表整洁的正派小伙子，用餐时是不会手拿刀子狼吞虎咽的，我带来让你们瞧瞧。'——可他没这么做，心里倒想着：他们只有灌比尔森酸啤酒的命，就该让单调的红烧牛肉辣得他们喉咙里直冒烟！哼，好一份兄弟情谊！这话我非说不可了！什么都为自己打算，一丁点儿也不替他人着想！嗯——至少给我带了根粗雪茄吧？带了今天就饶你。"

他们嘿嘿直笑，三人全部吧嗒吧嗒地砸着嘴。可我顿时血往上冲，从脖颈直至耳根。活见鬼，这该死的约茨西打哪儿猜出来，克克斯法尔伐在前厅与我告别时——他回回这么做——真的给我塞了根上等雪茄烟？难道是雪茄从我外套前胸的两颗扣间凸了出来？要是这帮家伙什么也没看见就好了！尴尬之中，我强作笑脸道：

"当然——一支粗雪茄！你是不会饶人的。我相信，一根三等烟你也会要的，"说完我便打开烟盒递过去。可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一个哆嗦。前天是我二十五岁生日，不知怎么让两个姑娘探听了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从盘子里拿起餐巾，感到里面包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烟盒，她们送我的生日礼物。但费伦茨已发现了这只新烟盒——在我们这个小集团里，芝麻大的小事也会变成非比寻常的大事。

"嘿，这是什么？"他咕哝着问。"一个新玩意！"他干脆就从我手中夺走了烟盒（我有啥办法不让他拿呢？），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最后还托在手心里掂掂分量。"喂，我觉得，"他把脸转向军医，"这是个真家伙呢！拿着，仔细瞧瞧——听说令尊干的就是这一行，那么你也该略知一二吧。"

团部军医戈尔德鲍姆的确是德罗霍比茨一个金饰工的儿子，这时他将夹鼻眼镜架在有些肥大的鼻子上，接过烟盒，掂掂分量，前后左右细细察看，还训练有素地用指节骨敲了敲。

“真家伙，”他终于做出了判断。“真金的，打有成色检验标记，而且死沉死沉的。足够全团人补牙用的了。大约值七百至八百克朗。”

这一评估弄得我自己也惊讶不已（原来我真的以为它只是镀金的呢）。之后军医又将烟盒递给约茨西。这家伙接过烟盒时，一脸的敬畏，比另两位恭敬得多。（嗨，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一切珍贵的东西可是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呢！）他看一看，照一照，摸一摸，末了揿动红宝石，打开了烟盒，竟一下子愣住了：

“哈——还有题词呢！听听，你们听听：赠给我们亲爱的伙伴安东·霍夫米勒，生日纪念。伊洛娜，埃迪特。”

这时，三个人全不错眼珠地望着我。“哎呀呀！”费伦茨终于喘过气来了，“最近你的伙伴挑得可是好啊！真是了不得！从我这儿，你至多只能得个铜锌合金的火柴盒，这种高级东西就不想了。”

我的喉部一阵痉挛。明天，全团上下很快就会知道这条叫人难堪的新闻，说我从克克斯法尔伐家得了份礼品，是只金烟盒。他们还会把那则题词背个滚瓜烂熟的。“你那只华贵的烟盒，拿过来瞧瞧嘛，”费伦茨为了将我吹嘘一番，会在军官餐厅里这么说的。我将不得不极其恭顺地把烟盒拿给上尉先生看，万分恭顺地拿给少校先生看，也许甚至还要万般恭顺地拿给上校先生看。他们全都会把烟盒放在手掌上，掂一掂，估估价，带着讥嘲的微笑看看题词，然后少不了要问东问西，并说说俏皮话儿，而我在上司们面前，还不能失了礼仪。

我很是难堪，便迅速打断他们的谈话，问道："嗯——有兴趣玩一局杜洛克吗？"

但他们善意的微笑立刻变成了咧嘴大笑。"你听到过这种事吗，费伦茨？"约茨西轻轻捅了捅费伦茨，"这会儿已是十二点半，店铺都要关门了，他还想玩一局杜洛克！"

团部军医懒懒地、惬意地把身子往后一靠，开口道："是啊，是啊，幸福的人儿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他们哈哈大笑，对这句无聊的笑话又略略玩味了一番。但账房欧根已走了过来，带着一点催促的意味说道：打烊的时间已到！这时雨下小了，我们一起走回营房，在那里握手道别。费伦茨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啊，你又归队了！"我感到他这话是出自于真心。我到底为什么要生他们那么大的气呢？他们一个个可都是诚实正派的小伙子啊，没有一丝妒忌，也没有半点不友好之处。就是和我开点儿玩笑，他们也并无恶意。

他们这些正派的小伙子，的的确确没有恶意——但他们愚蠢的大惊小怪和背后嘀咕，将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摧毁了，这就是：我的自信。因为到此时为止，我与克克斯法尔伐家那种奇特的关系一直在神奇地增强我的自信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施予者，是个帮助他人的人。而眼下，我发现了这种关系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觉察到了，别人由于一点也不了解全部隐秘的内在关联，而不得不从外部看待这一关系时所产生的想法。局外人又哪能理解同情心带来的微妙的乐趣呢！我已沉迷于——我没法换上另一种说法——这种乐趣，就像是陷入一种神秘的狂热中去了。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我在这所豪华的、好客的庄园里勾留，只是为了巴结有钱人，为了省一顿晚饭，为了

谋取那家人的礼品。但他们内心并无恶意。这些善良的小伙子，乐于看到我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所在，乐于看到我抽着精美的雪茄。毫无疑问，他们并不认为——恰好就是这一点使我恼火——，我受这个“阔佬”的盛宴款待和恭维奉承，这里头有一星半点不体面、不干净的成分，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我们这些骑兵军官，要是有谁去这号富商家用餐，那只会给这商人增光添彩。费伦茨和约茨西玩赏那只金烟盒时，丝毫没有责难的意思——相反，我这么擅长于敲我的资助人的竹杠，甚至还引起了他们的某种敬意。但现在令我情绪大坏的是，我自己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了。我的所作所为不是真就像个寄生虫吗？作为一名军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这样夜复一夜地让人家破费并领受他人的恭维吗？比如这只金烟盒吧，我根本就不该收，前不久外面刮大风时她们围在我脖子上的那条丝巾，同样也不该要。作为骑兵军官，我就不该让人家往口袋里塞雪茄，好留在回家的路上抽。天啦，还有那匹马的事！明天我一定要劝克克斯法尔伐别去张罗了。现在我才注意到，前天他嘀嘀咕咕的，是说我那匹栗色的阉马（当然我是分期付款买下的）体型不好，讲的真还有道理。他想从他的养马场中挑一匹三岁的马借给我，一匹骏马，骑着它会给我带来荣光的。可这想法并不称我的心。是啊，“借给我”——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像答应给伊洛娜一笔嫁妆，只是为了让她一直呆在那可怜的孩子身边，侍候她一样，他想收买我，想用现金来收买我的同情、我的笑话和我的陪伴！我这个头脑简单的小子，差点儿上当受骗，竟没有注意到，我因此就自贬了身份，做了一个寄生虫！

瞎扯，继而我又对自己这么说。我想起，老人怎样激动地抚摩我的袖管，每次我一跨进他家的门槛，他的脸又是怎样焕

发出喜悦的光彩来。我想起了将我和两个姑娘连在一起的那份真诚的、亲如手足的情谊。她们肯定没有注意到，我是否可能多喝了一杯，假使察觉到了，也只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在她们那儿又吃又喝，过得很舒坦。瞎扯，胡说八道，我对自己说了一遍又一遍，瞎扯——老人比我的父亲还喜欢我呢。

可是，如果内心失去了平衡，自我理论，自我安慰，这一切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感到，约茨西和费伦茨的咂嘴与惊讶，彻底破坏了我轻松自在的良好心境。我怀疑地扪心自问：你真的就仅是出于同情、出于怜悯才去这富翁家的么？这背后就没隐藏着十足的虚荣心与享受欲？不管怎么说，总该弄个明白才是。我决定，第一个措施就是从现在起停止对他们的探访，明天下午即取消对克克斯法尔伐家的例行拜望。

因此第二天我未登门造访。待军务一完，我便和费伦茨、约茨西逛到咖啡馆去了。我们先读了读报，然后照老例玩起了杜洛克。可我玩得糟透了，因为在我正对面那堵装有护壁板的墙上，嵌着一只圆壁钟。四点二十，四点半，四点四十，四点五十，我不去准确地计算杜洛克的点数，却数起了钟点。四点半，我一般是在这时候坐到桌边去饮茶。桌上什么都已摆好了。如果我哪次迟到了一刻钟，她们就该发问了："今天出了什么事啊？"我得准时到达，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他们都指望我像履行义务一般准点了。两个半星期以来，我天天下午都去，没有一回缺席。这会儿她们可能和我一样，焦急不安地看着钟，等着，盼着。是不是应该至少往外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去了？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派我的勤务兵……

"嘿，托尼，你今天怎么在打牌，真是丢丑啊。好好留心你

的牌。”约茨西恼了，非常生气地瞪着我。我的心不在焉，害得他失去了一次再加倍的机会。我赶紧打起精神来。

“我说，跟你换个位置好吗？”

“当然可以，可究竟为啥呢？”

“不知道，”我撒了个谎，“我想，是这小屋里的嘈杂声搞得我这么烦躁吧。”

实际上，我是不想看那壁钟，不想看分针一分钟一分钟地往前无情地摆动。我的神经系统中有种痒痒的感觉，人老是走神。是不是该去打个电话，要不要去道一声歉，这问题一再引起我心头烦闷。我第一次开始预感到，真正的同情，是不能像电接点那样，说接通就接通、说断开就断开的。每一个分担他人命运的人，都会部分地失去自己的自由。

真他妈的见鬼，我骂了自己一句，我又没有义务，每天要急急忙忙地赶它半小时的路，大老远地跑到城外去。根据秘密的情感交叠法则，一个被激怒的人，会把他的火气撒在完全不相干的人身上，正如一个弹子受到了撞击，会把撞击产生的力传给另一颗弹子一样。我就是这样将自己的怨愤朝着克克斯法尔伐一家子发了，而没有对约茨西和费伦茨动怒。也让他们等我一回吧！要叫他们看看，我是不会被礼物和盛情款待收买的，是不会像按摩师或体操教师那样踩着钟点上门的。千万别开这个先例，事情成了习惯，就会变成义务，我可不想让义务给拴住。我怀着这种愚蠢的抗拒心理，在咖啡馆里闲坐了三个半小时，一直呆到七点半。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并向自己证明：来来去去，我有充分的自由，时间由我定，而且，克克斯法尔伐家的美味佳肴和上等雪茄，我一点也不在乎。

七点半我们一道起身回营房。费伦茨建议上林阴路溜达一

会儿。可我跟在两位朋友身后刚走出咖啡馆，就发现有个熟悉的身影从旁边快步走过。这人瞥了我一眼。这不是伊洛娜吗？是她——就算我前天没有欣赏过她这身深红色的连衣裙和这顶饰有飘带的巴拿马宽边帽，从她轻柔地扭动臀部的步态上，我也可以自背后认出她来。可她这么急匆匆地是往哪儿赶呢？那已不是散步似的款款而行了，而是在快步飞奔——不管怎样，快跟上这只美丽的鸟儿，无论它飞得多快！

“对不起，”我有点生硬地向伙伴们告别，弄得他俩目瞪口呆，然后便朝那条已从街上飘然飞过的红裙紧追上去。在我的军营世界里巧遇克克斯法尔伐的侄女，真让我喜不自胜。

“伊洛娜，伊洛娜，停一下，停一下！”我在她身后一个劲地喊，可她走得出奇地快。后来她终于停住了脚步，脸上却没有半点的惊讶。毫无疑问，刚才她擦身而过时，早就看见了我。

“在城里碰到您，真叫人高兴，伊洛娜。我早就盼着陪您在城里散散步了。要不我们去大伙儿都熟悉的那家糕点甜食店坐一会儿？”

“不，不，”她低声说道，显得有点尴尬。“我有急事，家里人还在等我。”

“那么，就让他们多等五分钟吧。情况再糟糕，也是无碍的，我甚至可为您写封道歉信，免得他们罚您站墙角。来吧，别这么严肃万分地望着我。”

我真想挽起她的手臂。因为，我在我的另一个世界里偏偏遇上了她，两名姑娘中体面的一位，真让人高兴啊。要是别的人，那些伙伴，撞上我和她这位画似的美人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但伊洛娜依然神色不安。

“不，我真得回家，”她匆匆说道，“汽车已在那边等上了。”

果然如此，司机正从市政厅广场那儿毕恭毕敬地向我致意。

“那我至少可以陪您上车吧?”

“当然可以，”她低声答道，显得特别地漫不经心。“当然可以……顺便问一句……今天下午您究竟为啥没来呀?”

“今天下午?”我故意慢吞吞地反问了一声，仿佛我得回忆回忆似的。“今天下午？哦，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摊上了一件讨厌的差事。上校想买一匹新马，要我们大家全跟着去看看，试骑试骑。”（实际上，这事发生在一个月以前。我的谎撒得真糟啊。）

她露出迟迟疑疑的样子，想回答点儿什么。可她干嘛要扯手套呢？为什么这么不安地晃动那只脚？接着她突然急匆匆地问：“您不想至少现在和我一道出城去吃晚饭么?”

坚持到底，我赶紧在心里对自己说。别让步！至少要坚持一天！于是我歉然地叹了口气。“很遗憾啦，我非常愿意一起去，可今天真不凑巧，晚上我们有个社交活动，我不去不行啊。”

她目光尖利地注视着我——说也奇怪，她的眉宇间现出的那条不耐烦的皱纹，与埃迪特的竟无二样——而且，一声不吭。我不知道，她这是有意不客气，还是因为拘束的缘故。司机为她开了车门。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隔着窗玻璃问：“那么明天您来吗?”

“来，明天一定来。”汽车开走了。

我对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真奇怪，伊洛娜为什么显得这么匆忙？为什么是一副不自在的样子？她就像怕别人看到她和我在一起似的。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地把车子开走呢？再者，出于礼貌，我至少也该向那位父亲附托一声问候，给埃迪特捎去一句什么暖和的话呀。他们可是没有亏待我？但另一方面，我对

自己这种审慎的态度还是满意的。我没有退让。现在他们至少不会认为，我是硬要攀附他们。

虽然我已答应伊洛娜第二天下午在老时间去府上拜访，但出于慎重，我事先仍然打了个电话，通报我要来。还是遵从严格的礼仪为好。礼仪是保险丝，能保证你不出错。我想以此表明：我不会在哪个人不欢迎我的情况下登门造访。从现在开始，每次我都要询问一番，他们是否接待我的拜访，是否乐意等待我的到来。当然啰，这一点在此次探访时是无可怀疑的了，因为仆人已在敞开的大门前候着呢。我一进门，他便急切而热心地向我透露："小姐在塔楼晒台上，有请少尉先生立即上楼。"他又补了一句："我想，少尉先生还从未在上面呆过吧。那儿的景致美极了，少尉先生会惊讶不已的。"

诚实的老约瑟夫说得对。我的确从未踏上过塔楼晒台，虽然这幢奇特的、深奥难解的楼房曾多次引起我的兴趣。它原本——我在前面讲过——是一座早已坍塌或早已拆除了的宫殿的角楼(连姑娘们也不太清楚它的来历)。这幢巍峨的四棱形塔楼，长年累月空空的，一直用做仓库。埃迪特童年的时候，常顺着相当破损的楼梯往上爬，一直爬进阁楼间，弄得她的父母心惊肉跳。在阁楼里破烂的家什间，睡意朦胧的蝙蝠呼呼地飞来飞去；在那陈旧朽损的楼板上每走一步，就腾起迷漫的尘雾和浓浓的霉味。可是，这个性好幻想的孩子，正因为这间无用的阁楼神秘莫测而又闲置未用，便将它选做自己最独特的游戏场所和捉迷藏的地方。透过这儿肮脏的窗子，可以毫无遮碍地眺望远方。后来发生了那件不幸事，她再也没法指望，用她那两条当时已完全不能动弹的腿爬上位于高处的、具有浪漫色彩

的废物间。她感到自己是被剥夺了这份自由。做父亲的常常看到，女儿怎样用痛苦的目光，仰望着她童年时代这个心爱的、而又突然失去了的天堂。

为了让女儿惊喜一番，克克斯法尔伐利用埃迪特在德国一家疗养院养病的三个月时间，委托维也纳的一名建筑师，改建了这座古老的塔楼，并在楼顶造了个舒适的眺望平台。当秋天埃迪特病情未见明显好转、被带回家来的时候，这座又加建了一层的塔楼，已装上了一部电梯，有疗养院的电梯那么宽敞。这样病人就有机会随时坐在轮椅里往上升，升到平台，去干她心爱的事情——眺望秀丽的风景。如此一来，她又意外找回了童年时代的那个世界。

不过，匆忙行事的建筑师，考虑得更多的是技术上的便利，而非建筑风格的统一。他在陡立的四棱形塔楼上随便加了个光秃秃的立方体。这立方体具有笔直的几何形状，放在船坞上或发电厂里，倒是更相配，却不太适合这座大抵可追溯到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的小宫殿舒适而华丽的巴罗克风格。但父亲的主要愿望，表明已实现了。这个晒台激起了埃迪特万般的热情。想不到，它竟把姑娘从病室的狭小与单调中解救了出来。从这座最独特的瞭望台上，埃迪特可用望远镜鸟瞰辽阔、坦平的原野。周围发生的一切：播种，收割，市场上的买卖，人们的交游往来，尽收她的眼底。经历漫长的孤独岁月后，重又和外界建立起了联系，她便一连几小时从这观景台上眺望如轻快玩具一般行走的火车。火车正吐着小小的烟圈横贯这片平原。公路上没有一辆汽车能逃脱她悠然的好奇心。后来我了解到，她也通过望远镜目随我们骑马行军、操练和阅兵，次数还不少呢。出于一种奇特的妒忌心，她把这方偏僻的游览地作为自己的私人

领地藏了起来，不让任何来客知晓。从忠诚的约瑟夫那冲动的兴奋情绪上，我才看出，能受邀踏上这个平日里难以涉足的观景台，应视做一份殊荣。

仆人想用安在塔楼里的电梯送我上去。看得出来，这架昂贵的电梯被托付给他一人操纵，他是颇感自豪的。不过，待他告诉我，除电梯之外还可顺一道小旋梯登上楼顶，我便谢绝了他的好意。旋梯是靠每层楼上侧边的凉廊自一个个洞孔透进光来照亮的。我立即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沿着旋梯拾级而上，眼前的景色渐次向远方铺展，哦，这该有多迷人啰。真的，每一个未装玻璃的窄窗外，展现的都是一幅幅迷人的新图景。一个静悄无风、明显炎热的白昼，像一层金色的丝网笼罩着这夏日的原野。在四散的房屋与院落的烟囱上方，袅袅炊烟画出一个个几乎静止不动的圆圈。一间间茅屋——每一个轮廓都像是用一把利刃从湛蓝的天空中凿出来的——，茅屋山墙上那一个个少不了的鹳巢，一一收入我的眼底。谷仓前的养鸭池，犹如打磨过的金属片，闪闪发光。房舍中间一方方黄澄澄的耕地上，晃动着小小的人影。身上花斑点点的奶牛正在吃草。妇人们正除草、洗衣。在精心整成方格状的一垄垄耕地间，公牛拉着沉重的大车，小马车则在轻灵地飞驰。约摸爬到第九十个梯级，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大片匈牙利平原。平原一直延展到薄雾浮动的天际。远方隆起一条蓝色的地带，那也许就是喀尔巴阡山吧。左边，我们的小城和它那座圆顶的钟楼，挤在一起，显得娇小纤细，正闪闪发亮。随便一眼我就认出了我们的营房、市政厅、学校和操练场。自我奉调这个驻地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偏僻世界所具有的淡淡的妩媚。

但情势已由不得我泰然自若地在这美丽的风光中留连，因

为我已登上平平的晒台，该准备向病人问候了。起初我根本没发现埃迪特。她坐的那把软软的草编圈椅，正好让它宽宽的椅背对着我。椅背像个拱形的彩贝，将她瘦削的身躯遮没了。只是看到旁边立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书和开了顶盖的唱机，我才感觉到她的存在。犹豫起来，拿不准是否该如此突然地走到她眼前去。这样也许会吓着正在休息或已进入梦乡的姑娘。于是我顺着四方形的晒台踱起步来，以便能面对面地向她走去。可是，待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面，我却发现她睡着了。有人把她那瘦弱的身子细心地放在圈椅里，在她腿上搭了一条柔软的毯子。这姑娘枕着一个白色的枕头，头稍稍偏向一边。西下的落日，给她孩子似的、为淡红色金发衬绕着的鹅蛋脸，抹上了一层健康的、既呈琥珀色又呈金黄色的辉光。

我情不自禁地收住了脚步，借着这迟迟疑疑等待的一会儿功夫，像欣赏一幅画似的，细细端详这个正在梦中的姑娘。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其实我还不曾真正有机会从正面打量她，因为她像所有敏感和过于敏感的人一样，对旁人的注视，会做出一种本能的反抗。哪怕你谈话时只是偶然地看她一眼，她的双眉间立即就会皱起一条不悦的细纹，两只眼睛慌慌张张的，嘴唇也烦躁地颤动起来。从侧面看，她没有一刻是安静不动的。而现在，她闭着眼睛躺在这儿，没有抗拒、一动不动地躺在这儿，我才（此刻我感觉到，自己像是在干一件不合礼仪的事，在干一桩偷窃的勾当）得以细看这张略显尖削、似乎还未长开的脸。脸上的稚拙气、女人味和病弱的气质糅合在一起，楚楚动人。她的两片嘴唇口渴似地微微张开，呼吸也和缓有致。但呼吸所费的这一点点气力，已使她孩子般平板的胸脯丘陵似地起伏不停。那张苍白的脸，仿佛被呼吸弄得精疲力竭了似的，又像是流尽

了血一般，此刻正陷在枕头里，一头淡红色的秀发披掩而下。我小心翼翼地走拢了些。她眼睛下面的阴影，两边太阳穴上的青筋，鼻翼透出来的浅红色光泽，无一不在显示，她那雪花石膏般苍白的皮肤，是依靠一层何其单薄、多么透明的表皮在抵挡外界的冲击。我心里暗忖，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如此贴近表皮、这样一无遮掩地跳动不止，那么，这个人的感觉又该是何等敏锐哟。这样一个轻似绒毛的、天仙般的身体，仿佛造出来就是为了轻盈地奔跑、为了跳舞和飘飞似的，可现在却被残酷地拴在坚硬、沉重的大地上，这该让她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一个可怜的、被困住了的人啊——我再一次感到从心底涌出来一股热流。这是一阵使人痛苦而又让人激动万分的同情之波。每次我想起她的不幸，它便翻卷而起，向我袭来。我真想温柔地抚摩她的手臂，真想向她俯下身去，真想待她醒来、认出我时，便从她唇边摘下那朵微笑。我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每回我想起她或者打量她，一种对温柔、对每次都与同情搀和在一起的温柔的渴求，便敦促我向她靠拢。但千万别打扰她的睡眠，这种睡眠使她与她自己、与她肉体的实际状况拉开了距离！在病人沉睡的时候，亲亲密密地接近他们，这是多么美妙呵，美妙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此时此刻，他们头脑中所有关于恐惧的念头，全被缚住了，他们将自己的残疾忘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偶尔会有一丝微笑飞上他们半张的嘴唇，就像一只蝴蝶落在颤悠悠的叶片上似的。这是一种陌生的、全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微笑，等他们一睁开眼睛醒来，便会被惊走，逃得无影无踪。我暗自寻思，那些畸形人、伤残人、被命运剥夺了健康的人，至少在睡眠中不清楚自己的身体属于正常还是畸形；梦，这个温柔的骗子，至少会使他们的肢体变得美丽、匀称，以此来蒙蔽他们；遭

受痛苦的人儿，在这个周遭黑黢黢的睡梦世界里，至少能逃脱那个困住了他们肉体的厄运。哦，这一切真是上帝的赐福啊。可最使我感动的，是这双交叉的毯子上的手，是这双脉络不甚分明、手指修长的手。这双手，关节柔弱细瘦，指甲尖而略呈淡青色——是双细嫩、苍白、无力的手。那力气或许刚够用来抚摩抚摩鸽子与家兔之类的小生灵。可如果要握住或抓住什么，这点力气就不够用了，太小啦。我激动不已，心里暗想，用这样一双柔弱乏力的手又怎能抵抗现实的痛苦呢？又怎能夺取、抓住和握住什么东西呢？一想到自己的手，我几乎就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这双手，肌肉发达、结实、粗壮而强健，一勒缰绳就能制伏最桀骜不驯的马。这时，我的目光不由得落在毯子上。绒毛毯沉沉地——对这个身轻似燕的姑娘来说太重了——压在她瘦瘦的膝盖上。在这种不透明的毯子下，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不知道，她的腿是折断的、瘫痪的，还是仅仅虚弱乏力而已，我从来就没有胆量问一声——两条无力的、绑上了钢制或皮制支撑装置的腿。我记得，她只要站起来活动，这个残酷无情的装置就像链球似的，沉重地吊在她不听使唤的关节上。她一刻不断地拖着这个令人恶心的玩意，一路上发出叮叮当当、咔嚓咔嚓的响声。她，这个柔弱的人，质如弱柳的人，对，就是她，让人感到，对她来说，飘起来、跑起来、飞起来，要比走起路来显得更自然！

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地发起抖来。这种痛苦一直传到我的脚底，是如此的强烈，连我的马刺也抖得叮叮直响。这阵清脆的叮当声，只可能是极其轻微的，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但似乎已渗进姑娘浅浅的睡梦。姑娘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气。眼还未睁开，手就活动开了：它们彼此松开，伸展，撑直，似乎是

苏醒过程中手指头在打呵欠。接着，眼皮儿试探性地眨了几下，一双眼睛诧异地四下里探视着。

突然，她的目光发现了我，一下子就直愣愣地不动了。这还只是视觉接触，信息尚未传入大脑，从而触动有意识的思考与回忆。但继而她浑身一震，人完全清醒了。她认出了我，血刷地一下自心脏直冲面颊，脸顿时涨成紫色，就像是往一只水晶杯里猛地注进了红葡萄酒。

“真糟糕，”她眉头紧锁地说道，同时伸出手去，烦躁地一把抓住下滑的毯子，往身上拉了拉，仿佛她是赤身裸体地给我撞上了似的。“真糟糕！我一定睡了一阵子啦。”她的鼻翼已开始——我清楚她这个情绪将变的信号——微微颤动。她挑衅性地看着我。

“您为什么不马上叫醒我呢？不该趁人睡觉时打量人家！这么做不恰当。在睡梦之中，每个人的样子都是滑稽可笑的。”

出于一番体谅之心，就没有立即唤醒她，反惹得她生起气来，这使我感到尴尬。我试图开个无谓的玩笑，替自己解解围。“睡着后睡相固然滑稽，”我说，“但也比醒着时可笑的模样强上几分。”

可她已两只手臂撑着扶手，抬起了身子。眉间的那条皱纹刻得更深了，这会儿嘴唇四周也开始闪电似地发抖打颤。她目光犀利地逼视过来。

“您昨天为什么没来？”

这一击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无言以对。可她又盘根究底地继续问：

“那么，您肯定是有特殊原因，才让我们呆坐傻等的啰。不然您至少会打个电话来说声不来了的。”

我这个笨蛋！这个问题我本该预料到，事先就当想好回应的话！可我没有这么做，只狼狈不堪站在那儿，两只脚来回倒腾，翻来覆去的就是那个老借口：我们突然接到了任务，要去检查新买的军马。五点钟时我还指望能溜走，但上校又让人牵了一匹马来，叫我们大家看一看。如此等等。

她那道灰色的目光，严厉而犀利，一直未从我身上移开。我扯得愈是烦琐，那道目光便愈是透出不信任来。我看到，扶手上的手指时起时伏地发着抖。

"原来如此，"最后她冷漠而生硬地说。"那么，这个检查军马的动人故事是如何收场的呢？那匹全新的宝马，上校到底买下没有？"

我感到，自己再坚持这一套谎话，已有危险了。她一次、两次、三次用那只脱下来的手套摔打桌面，仿佛想摆脱关节中的不安。然后她威胁性地仰视着我，道：

"收起这套愚蠢的谎言吧！其中没有一句是真话。您怎敢在我面前胡扯这样的鬼话呢？"

她越来越重地把那只空手套摔在桌面上，摔得噼噼啪啪地乱响。后来她毅然决然地一道弧线，把手套扔掉了。

"您这些废话中，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您没到过骑术学校，也没去检查什么新买的军马。四点半您就坐在咖啡馆里。据我所知，那儿是不能驯马的。您休想欺骗我！我们的司机无意中看到您六点钟还在那里打牌。"

我张口结舌，依然说不出话来。可她不客气地话锋一转：

"再说，我干嘛要在您面前害羞呢？难道您说了假话，我就要在您面前玩捉迷藏的把戏吗？我可不怕说真话。好吧，我就实话实说，让您也知道——不，我们的司机不是无意中看到您

坐在咖啡馆里的，而是我特意派他进城去打听，看您出了什么事。我原想，您大概是病了，或者，碰上了什么事，因为您电话都未打一个，而且……嗯，就我看来，您是以为，我这人神经质……我就是受不了，人家让我干等着……我简直受不了……所以我打发司机进了城。可他在营房里听说，少尉先生没生病，正在咖啡馆里玩杜洛克呢。于是我又请伊洛娜去探询，看您为什么对我们如此无礼……是不是我前天有什么事得罪了您……有时我在愚蠢的放纵时刻，言谈举止的确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为了让您看到这点——我并不羞于向您承认这一切……而您却倒腾出这些幼稚的遁词来——您自己就不觉得，在朋友之中如此拙劣地撒谎，是何等卑鄙的事么？”

我想回答——我相信，自己甚至有勇气将费伦茨和约茨西那个无聊的故事一古脑儿对她说出来。但她暴躁地命令道：

“不要再编造了……千万不要又来一套假话，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给谎话撑饱了，都到了呕吐的地步。他们从早到晚给我吃定心丸：‘你今天气色真不错，你今天走路可是真叫棒……好极了，情况好多了，好多了。’——从早到晚都是这些定心丸。谁也没有发现，我都快给撑死了。您为什么不直说：昨天我没时间，没兴致？我们又未和您长期订约。没有什么比您打电话来通告一声，说‘我今天不出城，我更乐意在城里快快活活地溜达溜达’更让我高兴的了。您以为我就傻到这等地步，竟然会不了解，您天天在这里扮演慈悲的志愿看护，有时也肯定会感到厌倦的？您以为我居然会不知道，一个成年男性，他宁可骑马四处遛遛或者迈动他那两条健康的腿去闲逛一番，也不愿懒洋洋地坐在陌生人家的靠背椅上虚掷光阴？只有一点令人厌恶，只有一点叫我无法忍受，这就是：托辞、欺骗和谎言——

别人塞给我的这些玩意，已满到我的脖颈。我并不像你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蠢，好多真诚坦率的话，我都能经受住了。您瞧，前几天我家新雇了一个波希米亚的洗衣妇，原来那个死了。第一天——她还未和任何人讲过话——她看见我拄着拐杖、由人扶着坐到圈椅上去，惊骇得刷子都掉到了地上，大叫道：'天啦，多不幸，多不幸啊！这么一个富贵小姐……竟是个残废！'伊洛娜发疯似地责骂这个诚实的人。他们当即就要辞退这个可怜的女人，将她撵走。但是我，却感到高兴，她的惊恐给了我愉快的感觉，因为，如果一个人意外地看到这种情形，惊骇不已，那倒是老实的表现，符合人性。我立刻赏了她十个克朗。她马上就跑到教堂里去，为我祈祷……我一整天都快快乐乐地，对，真正感到高兴。我到底知道了，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到我，他会产生怎样的真实感觉……可是你们，你们总以为应用你们虚假的周到来'关怀'我。你们满以为你们那套该死的体谅最终还会使我心情愉快呢……那么你们以为我就没长眼睛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就没有感觉到，在你们的废话、你们的结巴背后，同样也掩藏着那惟一诚实的正派女人身上所表露出来的恐惧与不安？难道你们以为，我就没有发觉，我一抓起拐杖，你们就屏住了呼吸，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强迫自己找话说，以此遮掩，不让我有所察觉吗？——好像我还没有看穿你们那套把戏似的，你们总用缬草加糖，糖加缬草，用这种恶心透了的玩意糊弄我……哦，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你们重又反手带上房门，让我像具僵尸似地躺在那里的时候，你们每次总要长舒一口气……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接下来你们便翻着白眼叹息道：'可怜的孩子'，同时又对自己感到万分的满意，因为你们关怀备至地为这个'可怜的病孩'牺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我不

需要你们做出的牺牲！不需要你们自以为有责任每天为我端来一份怜悯——我对这种最最仁慈的同情心不感兴趣，彻底地不感兴趣——我不需要同情！您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罢！只是要诚实，别编造后备马呀、试骑呀之类的故事！我不能……再也不能容忍撒谎蒙骗和你们令人恶心的关怀了！”

她非常冲动地说出了这最后几句话，眼里喷着火，脸色一片惨白。而接着，她那阵痉挛一下子就消解了。她的头疲惫地倒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她那因激动而仍在颤抖的嘴唇，才重又慢慢地现出血色。

“好啦，”她轻轻地、害羞似地叹了口气。“这话也该谈开了！现在就算了结啦！从此不提这档子事。您给我……您给我一支烟吧。”

这时，我身上出了点稀奇事。我一向还算是沉着的，能做到处变不惊。但眼前这阵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深受震动，我感到四肢都像瘫了一般。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因什么事而弄得如此惊慌失措。我费劲地从烟盒中取出一支烟递给她，并划了一根火柴。但当我把火递过去时，手指头抖得连燃着的火柴也拿不稳了。火未点上香烟，只跳动了几下就灭了。我不得不擦燃第二根火柴。火柴又在我发着抖的手上直晃晃，最后总算点着了她的香烟。她显然是从我明显笨拙的举止上觉察到了我受的震惊，因为这时她用一种异样的、惊讶而不安的声音轻轻问道：

“唉，您怎么啦？您在发抖呢……什么……什么事让您这样激动呀？这一切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火柴棍上小小的火苗熄灭了。我默然无语地坐下来。她显然颇为吃惊，低声道：“您怎么能为了我这些愚蠢的废话而激动

成这个样子？……爸爸讲得对，您真是个……真是个非常奇特的人。”

这时，我们背后响起了一阵轻轻的嗡嗡声。是电梯升到我们晒台上来了。约瑟夫开了电梯门，克克斯法尔伐从里头走了出来，带着那种认罪的、畏怯的神情。这副神情使得他一走近自己生病的女儿，两肩就总是不由自主地塌下来。

我赶忙站起身，向来者致意。他拘谨地点点头，立即向埃迪特俯下身去，在她额头上吻了吻。接下来出现了一阵奇特的沉默。大家都能感到这房子中所有人身上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老人肯定已觉察到刚才在埃迪特和我之间出现过严重的紧张气氛。因此他不安地站在那儿，低垂着眼睛。我发觉，他恨不得马上又逃回去。埃迪特试图帮他一把。

“想想看，爸爸，少尉先生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晒台呢。”

“是啊，这儿美极了，”我接口道，可话音刚落，我就难堪地意识到，自己是说了句令人羞愧的套话，于是又顿住了，为了打破这种僵滞的局面，克克斯法尔伐朝圈椅俯下身去。

“我担心，待会儿这里的气温对你会太凉。我们最好是下去吧？”

“好的，”埃迪特答。我们都很高兴，这样一来，就可以找些无谓的小事做做，好分散一下注意力。我们把书包起来，给埃迪特围上围巾，并摇摇小铃。这房子里每一张桌子上都备有一个小铃，这儿也一样。两分钟后，电梯呜呜地升上来了。约瑟夫小心谨慎地将圈椅连同这个瘫痪姑娘推往电梯间。

“我们随后就下来，”克克斯法尔伐在后面对女儿温柔地挥挥手，“你也许可以梳洗一番，准备吃晚饭，趁这功夫，我和少

尉先生在院子里再散散步。”

仆人关上了电梯门。轮椅载着瘫痪姑娘像沉入一口墓穴似地往下降。老人和我不自主地把脸偏到一边。两人默默无语。但我突然感到，老人迟迟疑疑地向我挨近来。

“如果恰当，少尉先生，我很想和您谈点什么……就是说，我想求您一点事……去对面管理处大楼我的办公室谈谈吧……我的意思当然只是，如果您不嫌麻烦……要不然……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就在花园里散散步。”

“这对我可是一种荣耀啊，哪里还嫌麻烦，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答道。这时电梯又呜呜呜地升上来接我们。我们乘电梯来到楼下，然后穿过院子，朝管理处大楼走去。我注意到，克克斯法尔伐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根往前走，脚步放得轻轻的，身子缩得小小的，仿佛怕给人逮住一般。我也不由自主地——没有别的办法——迈着同样轻悄而小心的步子跟在他后面走着。

在这座低矮的、粉刷不算太好的管理处大楼尽头处，他打开了一扇门。门通向他的账房间。屋里的陈设看上去并不比我在军营内的那间房好多少：一张简陋的书桌，木质都朽了，磨损得很厉害；几把污斑点点的旧草编椅；墙纸也破旧不堪的，上面贴着几张看来已经多年不用的旧账表。屋内的霉味让我很尴尬地想起了我们自己的政府部门的办公室。第一眼——这短短的几天，我弄懂了多少事情啊——我就看出，这位老人将一切奢侈品、所有的舒适条件全给了他的孩子，而对自己，却像个吝啬的农民似的，克扣得很。我第一次看到——因为他走在我前面——，他那件黑外套的胳膊肘都磨破了。这衣裳他可能穿了有十年或者十五年。

克克斯法尔伐将那把宽宽的黑皮高脚椅推过来给我坐，这

是账房里惟一舒适的椅子。“请坐，少尉先生，您请坐呀，”他温柔而恳切地说道，一面趁我还未来得及伸手去拿，便自个儿拉过来、只是拉过来一把破旧的草编椅。我们紧挨着坐下。他现在可以、也应该说话了。我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焦急心情等着他开口。他一个阔佬、一个百万富翁，又能有什么事求到我这个可怜的少尉门下呢？可他一直低着头，仿佛在细细地察看自己的鞋子。我只听到，从他向前倾的胸膛中，发出一阵阵压抑而沉重的呼吸声。

克克斯法尔伐终于抬起头来，额头上满是汗珠，湿漉漉的。他摘下了蒙上了水气的眼镜。没有这闪闪发光的眼镜的遮掩，他的脸顿时变了样，似乎显得更光裸、更可怜、更悲凄了。一摘掉镜片加厚的眼镜，他的眼睛看起来就呆滞和疲乏了许多，跟近视眼惯常的情形一个样。从他有点发炎的眼睑上，我还看出，老人睡眠很少，而且不好。我又感到了心中的那股暖流——我现在知道，这是同情之心在奔涌。我忽然觉得，坐在自己面前的，不再是富有的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而是一名忧心忡忡的老人。

这时他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少尉先生，”——嘶哑的嗓子仍不听从他的使唤——，“我想求您帮个大忙……我当然知道，自己没权利烦劳您，您与我们几乎还谈不上相熟……另外，您也可以拒绝……理所当然可能拒绝……这也许是我的非分之想，也许是强人所难，可从第一眼看见您起，我就对您产生了信任。您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别人能立即感到这一点。没错，没错，没错”——肯定是我做了个不接受赞词的动作——，“您是个好人。您身上有一种让人心安的东西，有时候……我感到，您仿佛是由……派到我这儿来的，”——他一时顿住了，我觉得，

他想说“是由上帝派来的”，可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派到这里，听我说说心里话……顺便提一下，我想求您的事并不多……唉，我这样一个劲地说呀说的，都没问问您，是否愿意听我谈一谈。”

“当然愿意啦。”

“谢谢……一个人上了年纪，对别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洞悉他的内心……我知道，好人是什么样子。是我妻子使我了解了这一点。愿她在天堂里安息吧……她离开了人世，离我而去，这是我遭受的第一个不幸。可是今天，我对自己说，这样可能更好，她不必和我一道看着这孩子遭罪……她会受不了的。您可知道，这事在五年前是怎样开始的……起初我都不相信，会长期是这么一个状况……叫人如何又能想象，这孩子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跑啊，玩啊，陀螺似地满世界飞转……可猝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再则，我们可是在对医生的敬畏之中长大成人的……报纸上登着，他们能创造怎样怎样的奇迹，能缝合心脏，能移植眼睛，据说……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由得不信啊。不是吗，这件最简单的事，他们能办成，哪会有什么……他们一定能帮助一个生来健康的孩子、一向无病无灾的孩子迅速康复的。因此，一开始我并不太害怕，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一刻也不相信，上帝会干出这种事来，让一个孩子、一个无辜的孩子永远蒙受打击……唉，这打击落在我身上就好啦——这两条腿带着我四处奔波，时间也够久的了。我要它们还有何用……更何况我又不是什么好人，干过许多的坏事，我也……嗨，什么呀，刚才我说了些什么呀？……真的……是真的，如果打击落在我身上，我会理解的。可上帝怎能偏偏这样，一掌击在了这个蒙冤者、这个无辜者身上……叫我们如何

能理解，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一个孩子，她的两条腿居然会突然死去，就因为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一种杆菌，如医生所言。医生们认为，断定问题出在杆菌上，就是说出了一点儿道道……可这不过是一句虚话、一个借口罢了，其他的东西倒是确确实实的：孩子躺在那儿，四肢一下子变得僵直，再也走不了路，再也不能动弹，而你自己只能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叫人没法理解啊。"

他一个劲地用手背从一头湿漉漉的乱发上揩汗水。"所有的医生我自然都请教过了……哪儿有名医，我们就去哪儿寻访……我把他们全都请了过来。他们高谈阔论，用拉丁语发表意见，讨论，一次次会诊，这个用这种方法试一试，那个又用那种方法试一试，然后就说，他们希望能治好，相信能治愈，接着便拿了钱，一走了之，而一切依然照旧。应当说，病情已略有好转，其实是大有好转了。以前她一直不得不平躺着，整个身子全瘫了……现在至少两条手臂和上半身恢复了正常，她可以架着拐杖独自行走……略有好转，不，已大有好转，我说话不能不公正……但还没有人给她彻底的帮助……个个医生都耸耸肩膀，说道：耐心，耐心，耐心……只有一位仍在坚持给他治疗，就是康多尔大夫……不知您可曾听说过他。您可是从维也纳来的呢。"

我只好说不认识。我从未听说过这名字。

"当然啦，您怎么该认识他呢，您是个身体健康的人，而他又不是那种为自己大肆张扬的角色……他压根儿就不是教授，连讲师也不是……我也不相信，他的诊所会有多兴旺……就是说，他并不谋求把诊所办得很大。他的确是个怪人，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给您说清楚。寻常的病例，

个个庸医都治得了的病例，引不起他的兴趣……只有那些疑难病症，其他医生耸耸肩便掉头而去的病症，才能勾起他的勃勃兴致。我是个未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不能断言，康多尔大夫就比别的医生高明……我只知道，他人比别的医生要好。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我妻子生病的时候。我看到他为了我妻子的生命而搏斗……他是惟一一位直至最后时刻也不想屈服的大夫。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人是与每个病人同生死、共存亡的。他有，不知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正确没有……他恰恰有某种征服疾病的热情……不像其他医生，有的只是那份野心，净想着挣钱、当教授和做御医……他考虑问题不是从自己出发，而是为他人，为患者着想……哦，他真了不起呀！”

老人已完全陷入激动之中。他的两只眼睛，刚才还很困倦，这时却闪出热烈的光来。

“真了不起呀，我给您说，他不会拉下一个病人不管。在他看来，每一个病例都是他自己的一份责任……我知道，我未能把这层意思点透……可他就是这样，如果没能帮上别人的忙，他就觉得好像欠了人家的债……觉得自己欠下了债……所以——我说了您会不信，可我对您发誓，这的的确确是真事——有一次，他决心干的一件事没有成功……他曾对一个双目几近失明的女人许诺，他要让她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后来她真的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娶了这个瞎女人为妻。您想想，一个年轻人，居然娶了个瞎子。女的还比他大七岁，既不漂亮，又无钱财，是个歇斯底里的人，现在成了他的包袱，一点也不感激他……不是吗，这点已表明，他是个怎样的人。您明白了吧，找到他这样的人，我是多么幸运啰……他像我自己一样为我的孩子担忧。我将他也写进了我的遗嘱……如果说有谁会帮助我的女儿，

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但愿上帝成全！但愿上帝成全！”

老人双手合什，像在祈祷一般。接着他突然向我挪近了些。

“您听我说，少尉先生。我想求您一件事。我对您已讲过了，这位康多尔大夫是个多么关心他人的人……可是，您瞧，您懂吗……正因为他这人如此善良，我才感到非常不安……我老担心，您懂吗……我担心，他出于对我的关切而未讲实话，未讲全部的实情……他总在许诺，总在安慰我，说是孩子的病肯定会有好转的，她会完全恢复健康的……可是每逢我细细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治好，还要拖多久，他就避而不答，只是说：耐心，耐心啊！可我心里总得有个底呀……我老了，又在生病，我得弄清楚，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见到那一天，她究竟会不会恢复健康，完全恢复健康……不，请您相信我，少尉先生，我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一定得了解，她能康复，这点是不是确凿无疑，她什么时候……我一定要搞清楚，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心神不宁的状况了。”

他激动得不能自制，站起身来，匆促而使劲地三步迈到窗前。我已熟悉他这个特点：每回泪水漫上来的时候，他就这样猛地把脸转到一边，好躲开我的视线。他也不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他女儿真相似啊！同时，他的右手笨拙地摸到他那件忧郁的黑外套的后背口袋里，掏出一方皱皱的手帕，然后就装出一副只是从额头上揩汗的样子，可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那发红的眼皮，我已看了个一清二楚。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了一圈，两圈。我耳边响起一阵阵呻吟声。不知这是旧朽的木地板在他脚底下呻吟呢，还是他这个衰老的人自己在悲叹。而后他像一个游泳的人在离岸游出去之前所做的那样，又吸了一口气。

“请原谅……我不想谈这事了……我想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明天康多尔大夫又要从维也纳来了，他已打电话通知我……每隔两三周他总要来看看，定期来……按照我的意愿，我就根本不让他离开……他可以住在我们这儿，要什么报酬我都付。可他说，观察时需要有一定的距离，以便……一定的距离，以便……是的……我想说什么来着？……我记起了……我是想说，他明天要来，下午给埃迪特作检查。他每次都会留下来吃晚饭的，然后夜里坐快车回去。于是我设想，如果某个陌生人、某个不相干的人、某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纯粹是偶然地问问他……问问他……纯粹偶然地，就像打听一个熟人的近况似的……问问他，这种瘫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究竟还会不会康复，完全康复……请您听清楚：完全康复；他认为还要拖多久……我有种感觉，他不会对您说谎的……他不必担心您吃不消，尽可能放心地告诉您实情……对我他也许会有所保留，因为我是父亲，是个老人，又在生病。他知道，讲实话会撕碎我的心……而您，当然不能让他觉察到，您曾和我谈过……谈到这上面来的时候，您应是一副纯属偶然的样子，就像人们顺便向医生打听什么事情似的……您愿意……您会为我办这件事吗？”

我又怎能拒绝呢？老人坐在我的面前，泪眼迷蒙，盼望我的一声“行”，就像在等待最后审判的长号吹响。我不假思索地把一切都应承了下来。他突然向我伸出了双手。

“我早就知道了……那次您去而复来，对我女儿那么好，我就知道了，在……之后，哦，您可知道……当时我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懂得我心的人……他，只有他，才会为我去问康多尔大夫，而且……我答应您，我向您起誓，无论事前事后，谁都

不会知道这件事，埃迪特，康多尔，伊洛娜，没有一个会知道……只有我才知道，您帮了我怎样的一个忙，帮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忙。”

“何至于如此呢，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这的确只是一桩小事而已。”

“不，不是小事……是个很大……您在帮我一个很大的忙……一个很大的忙，如果……”——他把头低下了少许，声音也害羞似地缩了回去——“……如果有朝一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也许您……”

我一定是做了个表示吃了一惊的动作（他想马上付钱给我不成?），因为他赶紧结结巴巴地（每次他一激动得厉害，就这样）补充道：

“不，您别误会……我是指……我指的不是任何物质方面的东西……我只是指……我指的是……我有很好的关系……我在部里认识不少人，国防部也有朋友……如今这年月，有个把能指望上的熟人，总是不坏的……我当然只是指这个……谁都有求人的时候……就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他把手伸给我，一副羞怯而难堪的样子，弄得我也不好意思起来。整个一段时间他一次都没有看过我，总是眼睛朝下，好像在和自己的两手说话。此刻他才忐忑不安地抬起眼来看我，同时伸手去摸放在一旁的眼镜，并用直在打颤的手指将眼镜戴上。

“也许，”他接着低声说，“我们现在最好是到那边去，否则……否则，我们在外面呆这么久，是会引起埃迪特的注意的。可惜你对她得万分地小心。她生病以后……感官不知怎么就比别人敏锐了。她人坐在房里，这家中发生的大小事项，也全知道……你还没有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她就什么都猜到了……到

最后她会……因此我建议，趁她还没有起疑心，我们还是过去吧。”

我们向那边走去。埃迪特坐在轮椅里，已在客厅内等候。我们进门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灰色的眸子里射出一道锐利的光，似乎想从我们因稍稍的尴尬而低下的额头上探出我俩所谈的内容。因为我们未做任何暗示，所以她整个晚上明显地寡言少语，一直在沉思默想。

在克克斯法尔伐面前，我把他那份请求——希望我尽可能自然地向那位我还不认识的医生打探一下，他瘫痪的女儿是否有可能康复——说成是“小事一桩”。表面上看来，这事的确只是要我稍微费些气力罢了。可我实难描述，这项意外的托付对我本人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一个年轻人，意外地看到自己面临着一项任务，一项他不得不单单靠自己的主动和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任务。此时此刻，这样一种局面会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增强他的自信心，更能促进他性格的形成。当然啦，以前就曾有担子落在我肩上，但那总是公务上的职责、军事上的职责，永远也只是我作为一名军官，根据上级的命令，在严格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必须执行的任务。例如，指挥一个骑兵中队，组织一次运输，采购马匹，调解士兵们的纠纷，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命令和命令的执行，全在国家的准则范围内，全与写出来或印出来的指示精神联系在一起。如果有疑惑，只消向一位年纪较大、阅历较深的同事请教请教，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完成我的任务了。而克克斯法尔伐的请求却相反，它不是向作为军官的我，而是向那个仍处在模糊状态中的、内在的我提出的。这个内在的我，其能力与功率范围还有待我去发现。困境之中，这

位陌生人恰恰从他所有的朋友与熟人中间挑选了我。这份信任，比时至今日我在公务上或伙伴中间得到的任何一种褒奖，更使我感到高兴。

然而，这种喜悦也和某种惊愕紧紧连在一起，因为它再次向我表明，迄今为止，我的同情与关切是多么的迟钝和漫不经心。我与这家人已来往数周，怎么就没有问过这个最自然、最明显的问题：可怜的姑娘会这样一直瘫痪下去吗？当今的医术就找不到一个疗方治愈肢体的衰弱吗？多丢人啦，真叫人无法忍受：我居然一次也没有向伊洛娜、向姑娘的父亲、向我们团里的军医询问过这事；我认为瘫痪是命中注定，把瘫痪这一现实状况当做不可更改的事实接受了下来。多年来折磨这位父亲的焦灼不安，犹如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胸膛。如果那位医生真能使这个孩子摆脱病痛，那该是怎样的幸事哦！如果这两条可怜的、被缚住了的腿，重又能活动自如地大步向前迈，如果这个被上帝欺骗了的宠儿，重又能飘然飞奔，一会儿上楼，一忽儿下楼，任自己的笑声在空中飘荡，幸福而愉快，那该是多么美好哦！对于这种可能性的遐思，像一阵醉意似地向我袭来。我在心里勾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二人一起、三人一道，骑着马儿从原野上飞驰而过；她就不是在那间牢笼里等我了，而是站在大门口迎候我，而且还能陪着我一块儿散步。想想这些，真有无穷的乐趣。现在我焦急地数着钟点，为的是能尽早向那位陌生的医生探出个究竟来。我可能比克克斯法尔伐本人还急不可耐吧。在我一生中，没有哪项任务像这件事一样，对我意义重大。

因此第二天，我比平常到得早（我特地请了假）。这次只有伊洛娜一个人接待我。她告诉我，维也纳那位医生到了，眼下正在埃迪特那儿，这回对她检查得似乎特别仔细。他在那里都

呆了两个半小时啦；检查完身体后，埃迪特可能会太疲倦，来不了这儿；这次我便只好将就着和她一个人一块儿坐坐了——就是说，她补了一句，假使我没有更好的安排的话。

从她这番话里，我高兴地（一个秘密，只有两个人知道，这点总会让人沾沾自喜的）看到，克克斯法尔伐并没有向她透露我们的协定。可我什么也未让她看出来。为了打发时光，我与伊洛娜下起棋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隔壁房间才响起我们正焦急等待着的脚步声。克克斯法尔伐和康多尔大夫终于走了进来，他俩一边还在热烈地交谈。我不得不竭力控制自己，以免露出某种吃惊的神色，因为见到这位康多尔大夫，我得来的第一印象便是大失所望。如果我们对某个还不认识的人，多有耳闻，且听说过他的轶闻趣事，那么，我们的视觉想象往往会预先勾画出一幅图景来。为此还会大肆调用记忆中最珍贵、最富浪漫色彩的材料。克克斯法尔伐在我面前，可是把康多尔描绘成了一个天才式的医生。为了设想天才医生的模样，我便遵照那一套公式化的特征（在舞台上，平庸的导演与剧院理发师就是借此设计“医生”这一类型的）展开了想象：极富修养的面孔，犀利而敏锐的眼睛，从容不迫的举止，光芒四射且机智俏皮的谈吐——我们一再无可救药地陷入那种幻想之中，以为大自然总会通过某个非比寻常的特征而使特殊人物超凡拔俗，好让人第一眼就能认出来。因此，我大感意外，在不得不向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鞠躬行礼时，像是胃部被戳了一下似的，很不好受。此公是个近视眼，秃脑门，一身皱巴巴的灰色西服上落满了灰尘，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从那副廉价的钢制夹鼻眼镜后，朝我投过来的不是我预想中那种敏锐的、能诊断百病的目光，而是一道懒懒散散的、更确切地说是困倦不堪的目光。克

克斯法尔伐还未来得及介绍我俩认识，康多尔就把一只湿乎乎的小手伸了过来，随即又转身走开，在烟桌旁点上了一支香烟，然后懒懒地舒展了一下四肢。

“好了，事儿完了。不过，亲爱的朋友，我得立即向您坦白，我可是饿得够呛。要是能马上吃上饭，那就太妙了。如果晚餐还未备好，也许约瑟夫可以先给我送点小玩意儿来，一块黄油面包片，或者别的什么吧。”他摊手摊脚地在圈椅内坐了下来，又道：“每次我总是忘记，正巧下午这趟快车没设餐车。这又是奥地利这个国家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一种典型体现……”接着，他见仆人拉开了餐室的滑动门，便中断了刚才的话题，惊呼一声：“啊，妙极了，你的准时开饭，是信得过的，约瑟夫。为此我也要向你们的主厨先生致敬。我今天弄得急火火的，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

说着，他毫不犹豫地、咚咚地走了过去，也不等等我们，就自己坐了下来，接着在胸前塞上餐巾，急匆匆地喝起汤来——他喝汤的声音，我觉得太响了点。在这紧张的忙活之中，他既没对克克斯法尔伐，也未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似乎一心只忙着吃饭。同时，他那对近视眼则瞄着那一只只酒瓶。

“妙极了——你们的斯措莫罗特纳酒棒极了，还是九七年的陈酿呢！这种酒我上次品尝过。单是为了这个，我就该丁零哐啷坐着火车跑到你们这里来了。不，约瑟夫，先别斟，最好先来杯啤酒……，嗷，谢谢。”

他长长的、大大的一口，便干了这杯啤酒，然后从由仆人快速端上来的菜盘中，夹了几块颇有分量的肉放在自己碟子里，慢慢地、舒舒服服地嚼起来。他好像压根儿就未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这样我就有了时间，从侧面观察这个吃得津津有味的食

客。我失望地发现，这个受到如此热烈称颂的男人，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小市民味儿极浓的脸。那脸满月儿似地溜圆，上面布满了小小的凹坑和脓疱，鼻子则像个土豆，下巴轮廓模糊，两颊微红，一脸浓密的胡茬，脖子又圆又短——十足一个“俗物”。维也纳人在方言里，把脾气不坏、唠唠叨叨的享乐派称之为“俗物”。眼下他就是这样舒舒服服地坐着、吃着，那西服背心揉得皱皱的，衣扣解开了一半。他咀嚼时一直保持着的慢条斯理的样子，渐渐使我产生了几分激动——可能是因为我想起，在同一张桌子旁，中校和那名工厂主如何彬彬有礼地对待我；不过，或许也是因为我怀疑起来，一个如此肥胖的饕餮之徒，每次把酒送到嘴里咂巴着品尝之前，总要举起酒杯迎光照一照，这种人，你能够诱使他对一个如此机密的询问做出精确的回答吗？

“说说看，你们这一带有什么新闻没有？收成怎么样？近几周不太干燥、也不太热了吧？我在报上读到过这类消息。工厂情况如何？你们糖业联合会又把价格抬起来了吧？”——康多尔就这么懒洋洋地，我想说，懒汉似地东问问西问问，根本就没要求你正儿八经地回答。他发问时才偶尔中止急匆匆的咀嚼和吞咽。他似乎始终无视我的存在。虽然对医生典型的粗鲁、无礼已多有耳闻，但我对这个脾气不赖的、没有礼貌的家伙，还是产生了一种愤懑之情。因为恼火，我一句话也未讲。

可他一点也未因为我们在场而有所收敛。后来我们换了位置，到客厅那边落座。那儿已备好不加牛奶的咖啡。这个时候，康多尔便一屁股坐着、刚好坐在埃迪特养病的圈椅里，一边还惬意地叹着气。这把圈椅安有种种特别的舒适设备，例如，一个旋转书架，烟灰缸，可调式靠背之类。气恼不仅会使人变得恶毒，而且让人的目光也敏锐起来，所以，我没法不看到，这

个懒懒地坐在椅子上的人，腿儿很短，一双袜子穿得松松垮垮的，肚腹也很松弛。我心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满足感。我为了向他表示，自己没什么兴趣和他进一步认识，便把椅子转了过来，实际上已是椅背对他了。但他对我明显的沉默和克克斯法尔伐紧张不安的来回走动——老人一刻也不停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个幽灵似的，为的是给康多尔备好雪茄、打火机和法国白兰地，好让他舒舒服服地享用——毫不在乎。他立即从烟盒里取出三根进口雪茄，两根放在咖啡杯旁备用。无论这把很深的圈椅怎样殷勤地去适应他的身体，他总觉得还不够舒坦，人坐在那里磨来蹭去，直至找到最可心的位置为止。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才像一头已得饱足的野兽，舒舒服服地嘘了口气。可恶，可恶，我暗自寻思道。这时，他突然伸展开四肢，向克克斯法尔伐眨着眼睛，面带嘲弄的神情道：

"嗬，瞧您急得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可能不会乐意看着我享受这上等雪茄了吧，因为您指望我最终会做个汇报，可是盼不着了哦！不过，您是了解我的。您知道，我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谈病的事情——更何况，刚才我确实也太饿、太累了。从今早七点半开始，我就在忙活，两条腿一刻也未停歇过。我觉得好像不单是腹中空空如也，而且脑子里也是一片干枯。好了，"——他慢慢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个灰白的烟圈——"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谈谈吧！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错。行走练习，伸展练习，做得很像那么回事。可能比上次要好一点点。就像我说过的，我们可以表示满意了。只是"——他又吸了一口烟——"只是从一般性体质特征上看……也就是在人们所说的心理特征方面，我发觉她今天……不过，您可别一下子给吓住了，亲爱的朋友——我发觉她今天有点儿变了。"

尽管康多尔事先已做告诫，克克斯法尔伐还是惊恐万分。我看见他手上拿着的茶匙开始抖了起来。

“变了……您说什么来着……怎么变了？”

“好啦——变了就是变了……我又没说：亲爱的朋友，是恶化了。就像歌德老爷子说的那话：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自己暂时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但，就是有些不对劲。”

老人手中仍攥着那把茶匙。看来他是没有气力放下茶匙了。

“什么……什么不对劲？”

康多尔大夫轻轻搔了搔头。“嗨，要是知道就好啰！不管怎么说，您别着急！我们现在可是谈正经的，不是闹着玩儿。我宁可再说一遍，说个明明白白：我觉得不是病象发生了变化，而是她心里头的某些东西变了。她今天显得有点异样，什么异样，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产生了这种感觉：也不知咋的，她已游离于我的控制之外。”——他又吸了一口雪茄，接着，那双灵捷的小眼睛向克克斯法尔伐投去犀利的一瞥。“您知道吗，我们最好立即坦诚地谈一谈。我们之间用不着客气，完全可以明说。好了……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请您现在坦率地、明白地告诉我：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因为老是焦急不安而请过别的医生？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人给埃迪特检查或者治疗过？”

克克斯法尔伐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就好像有人指控他犯了弥天大罪似的。“啊，天啦！康多尔先生，我以我女儿的生命起誓……”

“行了……行了……千万别发誓！”康多尔迅速打断了他的

话。“我相信您也不会那么做。我这问题就算完了！Peccavi①！我这下可是脱靶了——诊断错误。就是御医和教授，也会有这种时候。这么件蠢事……我坚信……那么，肯定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奇怪呀，真奇怪……请允许我……”——他为自己倒了第三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是啊，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什么东西变了？……您指的是什么？”老人结结巴巴地问，嘴唇发干。

“亲爱的朋友，您真让人犯难啦。任何忧虑都是多余的，我再说一遍，我以名誉担保！如果有什么严重的情况，我可是不会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请原谅，少尉先生，我这么说不是不友好，只是指……那我就不会坐在圈椅里这样子闲谈，同时还这么舒坦地喝着您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可真是绝妙的白兰地呀。”

他重又回靠到椅背上，眼睛闭了一下。

“是啊，想不费气力地说明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难啦，因为这件事的可解释性已处在上限位置或下限位置。不过，起初我猜测，有别的医生搀和进来，参与治疗——这点我不再相信了，真的，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对您发誓——，我之所以有这类猜测，是因为埃迪特和我之间的某种东西，今天第一次不大起作用了——正常的联系没了……您等等……也许我能表达得更清楚些。我是说……在较长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和病人之间势必会产生某种联系，特定的联系……称这种关系为联系，或许太粗鲁了，可说到底，联系指的是‘接触’，也就是肉体上的某种接触。在这一关系中，信任与怀疑奇怪地掺杂在一起，一

①意大利文，意为“错了，弄错了”。

个与另一个在进行较量，吸引而又相斥。当然啦，这种掺杂关系从这一次到下一次，总在发生变化——我们习惯了这一点。有时候医生觉得病人变了，有时候又是病人觉得医生变了；有时候他们只要互相看一看彼此就理解了，有时候却各说各的，谈不拢来……是啊，两人之间的这类震荡是最最奇特的，你没法把握，更不可能测度。最不费事的办法就是打比方，用比喻来说明，你甚至不怕冒风险，即不怕采用十分粗俗的比喻。这么说吧——和病人的关系，就好比您出门数天后回来，取过打字机打字，表面上这打字机没什么变化，工作性能和往常一样优异，可您仍感到什么地方有点儿异样，有点儿您自己也说不清的异样。这中间，有人动过打字机，用它打过字。或者您，少尉先生，如果您的马借给别人骑两天，您肯定会觉察到某些变化的。马的步态有点不对头，马的姿势也有些不对劲了。您觉得这马不知怎么就脱出了您的控制。也许您同样难以说清，究竟可以从哪儿看出问题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细微的……我知道，这些比喻过于粗俗了，因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无疑还要微妙得多；我可能真的——我已对您讲过——会陷入万分尴尬的境地，假使要我向您解释，自上次检查以来，埃迪特身上起了哪些变化的话。但她确实发生了什么——弄不清它的底细，真叫我恼火啊——，发生了什么事，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

“那么，是怎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克克斯法尔伐气喘吁吁地问。我看到，不管康多尔怎样恳请他别激动，也未能奏效。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亮闪闪的。

“怎样表现出来的？这变化就体现在一些小事上，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里头。做伸展练习时我已发现，她对我有抵触情绪。还没有真正开始检查呢，她就造反了：‘没必要，和以前一个

样’，可往常她是急不可耐地等着我诊断的。接着我建议做做某些特定的练习，她却说了些蠢话，如：‘唉呀，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又如：‘做练习也不会有多大进展的’。我承认——这些评论本身并不重要——是因为心情不好，神经过度紧张。但在此之前，亲爱的朋友，埃迪特从未对我讲过这种话呀。唉，也许真的只是因为她情绪不佳……人人都有这种时候。”

“嗯，不是吗……病情并没有朝更坏的方向发展吧？”

“还要我向您保证多少次呢？如果真有半点恶化的征兆，我作为医生，会跟您这个父亲，一样不安的。但是我，您都瞧见了，没有一丝忧虑之色。相反，她对我发牢骚，并未引起我一点儿反感。应当承认——这位小姑娘比前几周更易动怒，更暴躁，更焦灼不安——，她可能给您也出过几道难题吧。但这么一种反叛，反过来又预示着生存欲望和希望恢复健康的意志的某种增强。一个人的机体组织，工作起来越是强有力、越是正常，那么，这个自然就越是强烈地期望彻底地摆脱疾病的纠缠。相信我，我们根本不像您所想的那样，非常喜欢‘听话’的、顺从的病人；这号病人极少自动地协助医生进行治疗。病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甚至狂暴的反抗意志，只会受到我们这种人的欢迎，因为奇怪的是，这种看似愚蠢的反应有时比我们最有效的药物还有效。因此，再说一遍——我没有一丁点儿不安。如果现在有人比方说要对她采取一种新疗法，那么完全可以指望她会做出种种努力来配合治疗的；眼下让精神上的力量发挥作用，说不定正当其时呢。精神上的力量对她这种情况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他抬起头，看着我们——“你们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

“当然理解，”我不由自主地说。这是我对他讲的第一句话。

他这一番话，我觉得句句都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明了。

但老人仍未从发愣中回过神来，只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用空空的眼神望着前方。我感到，康多尔想向我们说明白的一切，他什么也未理解，因为他不想理解。因为他整个的注意力和全部的担忧，只集中在对病情的判断上：她会恢复健康吗？会很快恢复吗？什么时候恢复呢？

"那么用什么疗法？"——他一激动起来，就口吃，就结巴——"用什么新疗法呢……您可是讲讲新疗法呀……您想试用哪一种呢？"（我立刻注意到，他总抱着这个"新"字不放，因为在他看来，这其中蕴含着一点儿新希望。）

"亲爱的朋友，我想试用什么疗法，什么时候试用，就让我自己做主吧。千万别催我，不要总是强迫我，这种事不是变戏法能变出来的！你们的'病例'——这是我们医生的叫法，让人听了不舒服——现在是，将来也仍是我操心的事情中最操心的事。我们会治好埃迪特的病的。"

老人只默默地望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发现，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而没有再提无意义的、执拗的问题。康多尔无疑也感到了这种沉默所产生的压力，因为他突然站了起来。

"可不是，今天的事情就算完了。我的印象已给您谈过了，再说下去就可能是胡说八道和吹牛皮……即使埃迪特下一段时间真变得更烦躁，您也不必害怕，我会探出是哪颗螺钉松开了的。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即：别总这样心烦意乱地、忧心忡忡地围着病人蹑手蹑脚地转来转去。第二条：好好注意您自己的神经系统。您看起来睡眠不足，我担心，您这样刨根问底，绞尽脑汁，会把身体搞垮，弄得没法对您的孩子负责。您最好马

上就开始行动：今晚早早上床，临睡前服几滴缬草滴剂，好让您明天重又能精神抖抖的。就讲这么多吧。今天的出诊到此为止！等我抽完这根雪茄，立马开路。”

“您真的要……真的要走了？”

康多尔大夫已打定主意。“没错，亲爱的朋友，今天就到此为止！今晚我还要去看最后一个病人，一个有点擦伤的病人。我给他的处方是：一次长长的散步。您瞧，从七点半开始，我一直在奔忙，整整一上午都呆在医院里，那是个奇怪的病例，也就是……不谈这个了……然后赶火车，然后就在您这儿。恰恰是我们这种人偶尔得晾晾肺，除一除浊气，好使头脑保持清醒。那么，今天就请您别安排小轿车了，我宁可消消停停地走进城去！今天正逢满月，月色如水哟。当然啦，我并不想以此将少尉先生从您这里夺走。如果您不顾医生的禁令一定要熬夜，少尉先生肯定可以再陪陪您。”

可我立刻想起了我的使命。不，我急急声明道，明天一大早我就得值勤，本来我早就想告辞了。

“那好，如果您觉得合适，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在克克斯法尔伐灰色的目光中，这时才第一次闪现出一点火花：使命！问题！探询！他也想起来了。

“我这就去睡觉，”他说道，出人意料地表示了顺从。同时他还在康多尔背后偷偷对我使眼色。没有必要提醒了，反正我已感到，自己手上的脉搏在袖口处怦怦直跳。我知道，现在是我肩负起那项使命的时候了。

刚走出大门，康多尔和我便不由自主地在最上一级台阶上收住了脚步。房前小花园里，好一派令人惊叹的迷人景致啊。我

们在屋内激动不安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这其间，谁也没有想到望望窗外。而此刻，焕然一新的景色使我们惊喜不已。一轮巨大的圆月，宛如一只磨得光光的银盘，一动不动地悬挂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被白天的阳光晒得热烘烘的空气，使我们感到夏日般的闷热难当，而与此同时，熠熠的月华似乎又把一个奇幻的冬日带到了人间。修剪整齐的树篱，护送着一条空荡荡的石子路，给路面投下黑黑的阴影。而路面上的砾石，犹如刚刚飘落的白雪，闪着银光。树木静悄悄地呆立在那儿，像桃花心木和玻璃一般，在月光和黑暗中时隐时现。我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曾像这儿一样，感到过月光是如此的阴气袭人。在这淹没在潮水般冷冷月光中的花园里，一切悄立不动，寂静无声。是啊，这好似冬日雪光一般的月华，使人陶醉，让人产生错觉，以致我们不由得踌躇起来，都不敢迈步走下这闪亮的台阶了，仿佛它是滑溜溜的玻璃似的。可当我们沿着雪一般隐隐闪光的石子路往前蹭时，我们突然发现不再是两个人在走路，而是四个，因为在明晃晃的月光的映照下，我们面前投下了两个影子。我不由自主地观察起这两个顽强的、黑黑的同伴来。这两个行走着的剪影，在我们眼前勾画出我和康多尔的每一动作。这给了我——我们的感情有时候真是出奇地幼稚——某种安慰：比起我同行者又胖又短的影子来，我的影子更修长，更匀称，我甚至想说“更中看”。我感到，有了这份优越感——我知道，自个儿承认这种幼稚的感情，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几分。一个人的情感经常是受由最奇怪的偶然事件支配的，恰恰是最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常常会增强或者削弱我们的勇气。

我们默默无语地走到栅栏门前。为了关门，我们不可避免

地得往回看。那幢房屋的正面，仅有的一面冰一般光亮的墙壁，像涂上了磷似的，闪着蓝色的幽光。热情奔放的月光，亮得眩目，叫人一时分辨不清，哪几扇窗户是屋内的灯光照亮的，哪几扇窗子是户外的月光带去的光明。只是关门时门把手发出的刺耳的声音，才打破这片静谧。在此阴气袭人的寂静中，这声尘世间的噪响，仿佛使康多尔受了鼓舞，他把脸转过来，带着一种我不曾预期的泰然自若的神情。

“可怜的克克斯法尔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责备自己，对他是不是太粗暴了一点。我当然知道，他真想留我再呆几个小时，问上上百个问题，或者，干脆同一件事问它上百遍。可我实在挺不住了。今天太辛苦了，从早到晚都和病人在一块儿，而且还尽是一些没什么进展的病例。”

说话之间，我们上了林阴道。两旁的树木，枝叶密密地交织在一起，投下一片浓浓的阴影。月光从枝叶间星星点点地渗漏下来。路中间冰一般白的砾石，发出愈发耀眼的光华。我俩沿着这条明亮的光渠向前走去。我对他太恭敬了，以至答不上话来，但康多尔似乎根本没有注意我的神态。

“再则，有时候我简直都受不他那种执拗劲。您知道吗，干我们这一行，难事不在病人身上。你终究会学会如何恰当地同病人打交道，你会弄清楚那一套技巧的。毕竟，如果病人发牢骚、追问、催逼，那就像发烧或头痛一样，毕竟是他们病症的表现。我们一开始就料到他们会焦躁不安的，我们对此已做好了思想准备，谁都有一些安慰病人的套话和假话，就像手头上备有安眠药和止痛水一样。但是，没有谁像病人的亲戚和家属那样，使我们医生的日子这样难过。他们擅自插到大夫和病人中间来，总想了解‘实情’。他们的作为，全是一个样子，仿佛

世界上眼下就只有这一个人在生病，医生就只应为这一个人操心。我的确没有对克克斯法尔伐没完没了的提问生气，可是您知道吗，如果这种焦灼发展成了慢性病，那么，你有时候是会失去耐性的。我给他说过上十遍，在城里有个重病号，眼下正处在生死关头。虽然他知道这情况，可还是天天打电话来，催呀催的，想强行逼出个希望来。同时，我作为医生也清楚，这种激动会给他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比他料想的要急得多，着急得多啊。幸而他不了解，情况有多糟。”

我惊骇不已。情况真的很糟糕！康多尔完全是一时冲动，就坦率地说出了我本该向他诓取的消息。我万分激动地把话题往下引：

“请原谅，大夫先生，可您知道，这使我很不安……没想到埃迪特的病情竟如此严重……”

“埃迪特？”康多尔颇感惊讶地把脸转过来。他似乎才注意到，自己是在同另外一个人讲话。“怎么把埃迪特扯上了？我一句话也没提她呀……您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不，不，埃迪特的情况真的很稳定——可惜，还一直是这样稳定，没有更大的起色。倒是他，克克斯法尔伐，让我忧心。我越来越担心了。您就没注意到，最近这几个月他的样子变化有多大？他的脸色有多难看？他一周比一周更衰弱了？”

“我当然没法判断……我有幸结识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才几个星期，况且……”

“啊，原来是这样——没错！对不起……那您当然就不可能察觉到……不过我，认识他多年了，今天偶然地望了一眼他的手，真把我吓坏了。您难道没发现，他那双手骨瘦如柴，一片苍白——您知道吗，一个人看死人的手看多了，猛一见到活人

的手也呈这种青灰色，不免总会感到震惊的。再则……他那么容易动感情，这叫我不喜欢：一丁点儿激动，就眼角潮润；心里感到半点惊惧，就面无人色。像克克斯法尔伐这样的男人，过去那么结实，那么有进取心，如今却屈服了，变得软弱起来。恰恰是这种人的表现，令人担忧啊。如果冷酷无情的人一下子心肠软了，可惜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是的，我甚至不乐意看见他们突然变得慈悲起来。假如某个器物嗒嗒作响，那里面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松脱了开来。当然——我早就准备给他作一次彻底的检查——我就是不太敢给他提这事。因为，我的上帝呀，现在让他意识到自己病了，甚至使他想到自己有可能死去，撇下他瘫痪的孩子死去。那简直没法想象！光是这没完没了的思索，这疯狂的焦灼不安，就已损害他的健康了……不，不，少尉先生，您误解了——我最担心的不是埃迪特，而是克克斯法尔伐……我担心，这老人来日不多了。”

我十分震惊。我从未想过这一点。当时我二十五岁，从来没有看到某个亲近的人死去。因此我一时根本理解不了这种想法：一个刚才还和你同桌吃过饭、一块儿说过话、一起饮过酒的人，明天居然会直僵僵地裹着尸布躺在那儿。与此同时，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阵微微的刺痛，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爱上这位老人了。我又激动、又尴尬，一心只想回答点什么。

“可怕，”我说着，头昏昏沉沉的，“真可怕呀。一个这么高贵、这么慷慨、这么善良的人——的确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匈牙利贵族……”

但这时出现了一点儿出人意料的情况。康多尔猛地停了下来，我也不由得收住了脚步。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副眼镜在他突然转身时闪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才不胜惊讶地问：

"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您是说克克斯法尔伐？请原谅，亲爱的少尉先生……您认为……当真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匈牙利贵族吗？"

我琢磨不透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只感到自己说了几句蠢话，于是困窘地表白道：

"我只能从我这个角度来判断，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任何场合都对我表现出他最高贵、最善良的一面……在我们骑兵团里，大家总把匈牙利贵族描绘得特别傲慢自负……可是……我……我还从未遇上过比他更善良的人……我……我……"

我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感到康多尔一直在一旁专注地观察我。月光下，他圆圆的脸庞发出微光，两块镜片一闪一闪的，显得格外的大。我只模模糊糊地觉察到，镜片后那双眼睛在向我探寻。这使我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只蹦跶的昆虫，正被人放到异常清晰的放大镜下观察。我俩面对面地站在公路中间，如果不是路上空无一人的话，那才好看呢。我们这样子一定会构成一幅奇怪的图景。接着，康多尔低下了头，又迈开大步走起来，一边还喃喃自语地低声道：

"您可真是个……怪人——请原谅，我这么说，根本没有恶意。可这确实很奇怪，您自己也得向我承认这一点，非常奇怪呀……据我所闻，您与这家人交往已有几个星期了。此外您住在一座小城里，一个鸡窝里，且还是在一个咯咯的叫声响成一片的鸡窝里——您居然将克克斯法尔伐视为贵族……难道您从来就没有在您的伙伴中风闻过某些……我不想说贬损他人的话——那么，您总该听到过某些议论，说他的贵族身份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吧？……他们肯定告诉过您什么事情。"

"没有，"我断然地回答道。我感到心中蹿起了一股怒气

(别人说你“古怪”、“怪癖”，这等评价，让你是不好受的)。“很遗憾——没人告诉我这些。我也未和我伙伴中的任何一个谈论过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

“奇怪，”康多尔低声说，“奇怪。我总以为，他在描述您时夸大其词了。坦率给您讲吧——看来今天是我判断连连失误的日子——对他夸赞您时的热情，我有点儿怀疑……我不大相信，您去他家，仅仅是因为跳舞时发生的那桩倒霉事，而且后来一去再去……单单是出于同情，出于关心。您是不知道啊，这位老人在怎样挨人家的宰呀——我曾打算（何不告诉您呢）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您去他家的。我心想，要么是一个工于——我该怎样客气地表达这层意思呢——工于心计的小伙子，想来捞点好处，要么，如果是因一片赤诚而来，那他就一定是个内心还很年轻的人，因为只有年轻人才会为悲剧性的东西、危险的东西产生的奇特魅力所吸引。另外，年轻人的这种本能几乎总是对的，您已非常正确地感觉到……这个克克斯法尔伐的确是个很特别的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别人会怎样议论他。只有一点我觉得，请原谅，觉得有些可笑，就是您称他为贵族。不过，请您相信我，我比这儿的任何人都了解他——您对他和他可怜的孩子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友情，您不必为此而羞愧。不管别人会对您讲些什么，您也不应犯糊涂。那档子事确实与这个亲切而又使人震惊的人，即今天的克克斯法尔伐没有关系。”

康多尔边说边往前走，没朝我看一眼。过了一会儿，他的步子才重又慢下来。我感到，他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不想打扰他。我们肩并肩地走了四五分钟，一声也未吭。一辆马车迎面驶来，赶车的农夫好奇地盯着这一对奇怪的行人：一名少尉

和一位戴眼镜的矮胖先生，深更半夜还一道在公路上默默地散步。我们让开路，任马车从身边驶过。接着，康多尔突然对我转过脸来。

“您听着，少尉先生，干事干半截，说话说半句，这是有害的。世上的所有坏事，都起因于这种不彻底性。也许我嘴皮子耍得太多了。我决不想把您搅糊涂，您具有高尚的信念。另一方面，我已激起您强烈的好奇心，您会向别人去打听的。遗憾的是我又没法不担心，别人会给您介绍一些不很真实的情况。结果就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不像样子的局面：您长期与某个家庭交往，却不知道这是一家怎样的人——说不定您日后在那儿的言谈举止，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了呢。假如您真感兴趣，想了解有关我们的朋友的一些情况，那么，少尉先生，我乐意为您效劳。”

“当然想知道啦。”

康多尔掏出表来。“十点三刻。我们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我的火车一点三十分才开。可我并不认为，公路上谈这类事会很恰当。或许您知道什么地方有个安静的角落，可让我们坐下来从容不迫地谈一谈。”

我想了想。“‘蒂罗尔酒店’最理想，在弗里德里希大公街。那儿有些包间，呆在里头不受任何干扰。”

“好极了！就这家没错。”他答道，重又加快了步伐。

一直走到公路尽头处，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隔不多久，城里的第一批房屋就立在明晃晃的月光下夹道欢迎我们了。在一条条早已冷清的巷子里，我们没撞上我的任何一个伙伴，这倒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偶然。我怕碰上他们，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可如果他们第二天向我打听，和我一起走路的那个人是谁，我

会觉得难堪的。自我卷进那起奇怪的纠葛以来，我就小心翼翼地掩藏着每一条可能会指点别人如何进入迷宫的线索。我感到，这座迷宫正把我诱向它越来越新、越来越神秘的深处。

那家“蒂罗尔酒店”是家舒适的小酒馆，但名声不太好。它坐落在一条曲曲折折的老巷边，算得上是一家二三流的酒馆。它在我们军人圈子里颇受好评，是因为看门人宽厚的健忘。看门人故意发生疏漏，不用警察局规定的登记单去麻烦那些要双人间——哪怕是在白天——的客人。这儿还有一条安全措施，可为或长或短地幽会保密，也就是这种为你妥善安排的局面：谁想进入那一个个爱巢，不必走那扇引人注目的大门（小城里也是众目睽睽的呢），而可以大模大样地从酒吧间直奔楼梯口，然后顺楼梯到达幽会的地方。这家酒馆虽然名声不佳，可它在楼下酒吧里出售的特尔拉纳酒和麝香葡萄酒却是无可挑剔的。市民们每晚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笨重的、未铺桌布的木桌旁，喝上几杯，一边多少还算热烈地谈论一番必不可少的本地新闻和世界大事。这间布置得有点儿粗俗的长方形房间，属于那些老老实实的酒客。他们来此的目的，无非是喝喝酒，一块儿坐坐，沉闷地聊聊天。长方形房间四周，辟有一圆圈所谓的“包间”，此中间的厅堂高出一个档次。包间用相当厚的隔音板一间间隔开，板壁上还不必要地装饰着烙画、贴着幼稚的祝酒词。八个包间，对着中间厅堂的那一面，都用厚厚的门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几乎可称为“Chambres se’ parees”①。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包间就是起隔离作用的。如果驻地的军官或一年制志愿兵想悄

①法文，意为“隔离间”。

悄同维也纳来的几个姑娘乐一乐，那么，他们就预订一个这样的包间。听说，我们那位一向非常重视风纪的上校，对这项聪明的举措，甚至也明确地表示过赞许，因为如此一来，就遮住了老百姓的视线，免得他们过多地窥探到他手下的小伙子们寻欢作乐的场面。在这家酒店内部的规定中，保密也是最高的原则：根据酒馆老板费尔莱特内尔先生明确的指示，那些身穿蒂罗尔地方服装的女招待，得到这么一项严格的任务，即：如果事先不猛咳几声，就决不允许掀开神圣的门帘闯入；或者，假使部队上的先生未摇铃明确招呼人进去，也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打扰他们。这样一来，既维护了军队的尊严，又保证了军人们的娱乐活动，做得完美无缺。

仅仅为了能不受干扰地交谈而租用这样一个包间，这在那家酒馆的历史上可能也不是常有的事。如果在康多尔按事先的约定向我细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有几个伙伴闯进来，跟我打招呼，对我们产生了好奇心，搞得谈话没法进行下去。或者进来一位上级军官，我不得不一跃而起，极恭顺地立正敬礼，那可就叫我难堪啰。单是同康多尔一道穿过酒吧，就会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我独自一人同一位陌生的胖先生一块儿溜进这种秘密的包间，明天会引来一阵怎样的讥嘲啊！——，但一走进酒馆，我就极满意地发现，这儿一片萧条。每逢月底，在这个小小的驻地，就必然会出现此种景象。我们团里也没有一个人在此勾留。所有的包间均可供我们挑选。

看来是为了不让女招待再来打搅，康多尔当即就要了两升白葡萄酒，马上付了款，并赏给那姑娘一大把小费。于是，姑娘在感激地说了声“您俩请用好”之后，去了就再也没有露面。门帘已放下来，只是从中间厅堂的酒桌上，偶尔还传来几声极

含糊的谈笑。我们完全被隔在包间之中，不会受人打扰了。

康多尔开始斟酒，先给我的高脚杯满上，而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从他动作间表露出来的某种沉思的样子，我看出他正在打腹稿，正将他想告诉我的一切（也许还包括他想对我隐瞒的一切）预先作一番安排。当他把脸转过来时，以前那副让我不高兴的睡意朦胧、慢条斯理的神态，已荡然无存，他的眼神也变得十分专注起来。

“我们最好还是从头讲起。先别管那位高贵的拉约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完全撇开他，因为那时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位先生。既没有身穿黑外套、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庄园主，也没有什么贵族，更没有这个豪绅巨富。在匈牙利——斯洛伐克边境一个贫困的村子里，只有一个瘦小的、目光敏锐的犹太少年，他的名字叫莱奥波德·卡尼茨。我相信，大伙儿一般就管他叫莱默尔·卡尼茨。”

我当时肯定惊得跳了起来，或者用其他什么方式表露了自己万分的惊讶，因为所有的东西我都估计到了，惟独对这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可康多尔仍面带微笑，不假思索地往下讲道：

“是的，卡尼茨，莱奥波德·卡尼茨，我不能更改这名字。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根据一位部长的提议，将这姓名匈牙利化，让它听起来悦耳动人，并加了个贵族称号，装饰了一番。您可能记不得了，一个长期居住在此的人，只要有影响、有门路，就能‘脱胎换骨’，将名字改为匈牙利姓氏，甚至冠上贵族的称号。您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知道这一层呢！那个小东西，那个目光敏锐而又狡黠机灵的犹太少年，在农民们进酒馆举杯痛饮时，为他们照管马匹或大车，或者为了几个土豆给市场上的女商贩们往家背筐提篮——那档子事，毕竟已过去好多好多年了，

就好像莱塔河上已流过千万轮波涛那样。

“就是说，克克斯法尔伐的父亲，或者更确切地讲，卡尼茨的父亲，根本就不是什么贵族，而是一个鬓角卷曲、穷困不堪的犹太人。他在那座小城附近的一条公路边，承租了一家卖烧酒的小酒馆。伐木工和马车夫，早晚都在那儿歇歇脚，喝上一杯或几杯七十度的烈酒，以便在进入喀尔巴阡山之前或者自山中归来之后暖暖身子。有时候，那液态的烈火在他们的感官中烧得太猛太旺了，这些人就开始摔杯子，砸凳子，砸个稀烂。在一次这样的吵闹中，喀嚓一声，卡尼茨的父亲挨了别人致命的一击。

“几个醉了酒、从市场回来的农民，在此扭打起来。这位店主为了保住自己可怜兮兮的几件家当，便想把他们劝开，结果被一个马车夫，一个大块头狠狠地掼在了墙角。他躺在那里呻吟不止。打这天起，他就吐起血来，一年后死在医院里。他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卡尼茨的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她靠当洗衣妇和接生婆赚钱养活自己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另外还做做小买卖，沿街兜售点什么东西。这时候，她的莱奥波德便背着货物跟在她身后。除此之外，只要有可能，他不嫌几个小钱，比方说，给商人跑跑腿呀，往来于这个村子与那个村子之间送送信呀什么的。别的孩子在他这个年龄还在开开心心地玩玻璃球，而他呢，却已清清楚楚知道，这样是什么价，那样值多少钱，在哪儿、怎么样买进卖出，如何做到对自己有利而又让别人少不了他。而且他还找时间学点儿什么。那个犹太教师教他阅读和写字。他很有悟性，学得快，十三岁就偶尔给一名律师当当文书，并帮小商贩们炮制申请书和填写税单，以换取几枚铜币。为了节省灯油——对一个生计艰难的家庭来说，每一滴煤油都意

味着浪费——他一夜夜就着值班室的信号灯（村子里未设自己的车站）读些被别人扔掉的破报纸。在当时，村里的老人们就捋着胡须表示赞许，并预言，这小伙子将来必成气候。

“至于他后来是怎样离开斯洛伐克那个村庄而来到维也纳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二十岁那年出现在这一带时，已是一家有声誉的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了。除了这份正式的差事外，他还不知疲倦地做了上百桩小买卖。他成了这样一个人（加利西亚那一带的人称之为‘代理商’）：什么生意都做，什么东西都介绍，在供与需之间，到处架起沟通的桥梁。

“起初人们并不欢迎他，可不久就注意起他来，甚至开始需要他了。因为他啥事都知道，哪一方面都熟悉。这儿有位寡妇想嫁女儿，他当即就成了婚姻介绍人；那儿有个人想去美国，需要相关的消息和证件，他乘奥波德不用多久就把这些东西搜集了来。他还收购旧衣物、钟表和古玩，对土地、货物、马匹进行估价并做这方面的交易。假使某个军官需要担保书，他一准给他弄来。与此同时，他的知识一年年增长，活动范围也一天天扩大。

“他依靠这种不知疲倦的精神与这份韧性，赚了不少钱。可真正要积累财富，只有通过合理掌握收入与支出、收入与消费间特殊的比例关系才能实现。于是这又构成了我们的朋友卡尼茨致富的另一个秘密。这么多年来，他除了资助一大批亲戚和供他兄弟上学外，简直没花一分钱。他惟一一次为自己置办的东西，就是那件黑外套和那副您熟悉的金丝边眼镜。这眼镜还为他在农民中赢得了‘学者’的声誉呢。虽然他早就发财了，可一直还谨慎地假扮成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因为‘代理商’是个奇妙的词，是件宽松的外套，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可在里面尽行

掩藏。克克斯法尔伐藏在外套下的首先是，他早已不做经纪人，早就成了投资者和企业主这一真相。在他看来，发财致富远比被人视为富翁来得重要和正确（他仿佛读过叔本华睿智的《附录》中那几段论述似的。关于一个人的存在及其单纯表象。）

“如果一个人既勤奋又聪明且节俭，那么他迟早会弄到一笔钱的。我觉得这一点不必特别地作哲学上的考査，也并不值得钦佩。我们医生毕竟了解得最清楚，关键时刻，银行里的户头对一个人没什么帮助。我们的卡尼茨从一开始真正让我敬佩的是他那简直超乎自然的意志力。他决心聚敛财富的同时，一面也在扩充自己的知识。于是，火车上整晚整晚的时光，汽车上、旅店内、漫游途中点滴的闲暇，全被他用来阅读和学习。为了能自己处理法律上的事务，他便研读各种法律书籍，例如商法和工商业管理法。他像个职业古董商似的，密切注视伦敦和巴黎的拍卖行情；又像银行家那样，精通各种各样的投资或金融交易。如此这般，他的生意就自然而然地越做越大。他由一个农民成为一个承租人，又由承租人变为高贵的大庄园主，不久就做起了买卖整个农产和森林的中介人，并开办工厂，创建财团，最后甚至还承揽某些军需品的供货任务。这时候，在各个部的候客室里，就经常可以见到这身黑外套和这副金丝边眼镜。不过，当地的人还一直——那时他的财产大约已达二十五万或五十万克朗——以为他是个不起眼的代理商呢。在巷子遇上了‘这位’卡尼茨，人们也至多只是随随便便地回问一声好，对他一直是这样，直等到他采取一个重大的行动，由莱默尔·卡尼茨摇身一变，而成了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才起变化。”

康多尔顿了顿，又道：“好啦！前面讲给您听的情况，都是我听来的。下面的故事，可就是他本人告诉我的了。那天晚上，

给他妻子做完手术后，我俩坐在疗养院的一个房间里，从夜里10点钟一直等到第二天天明。这中间，他给我细细作了一番描述。我可以担保，从此处开始的话，句句属实，因为在那种时刻他不会撒谎的。”

康多尔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呷了一小口酒，然后又点燃一支雪茄。我相信，这已是他当晚抽的第四支雪茄了。他这样不停顿地抽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悟出，他作为医生，刻意表露出这种从容而和蔼的态度，说话也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表面上还显出一副漫 不经心的样子，这都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啊，为的是在这之间冷静地进行思考（也许还要作一番观察）。他用他那简直有些磨蹭的厚嘴唇吸了三四口雪茄，面带一种几近沉思的关注之色，望着缕缕烟雾在空中渐渐飘散。接着，他突然浑身一震，道：

“莱奥波德或莱默尔·卡尼茨是怎样变成庄园主和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的，这故事还得从布达佩斯开往维也纳的一列普通客车说起。我们的朋友虽然已四十有二，头发也略显灰白了，但那些年他的大多数晚上仍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对时间也一样吝惜——，不消说，他坐的都是三等车厢，无一次例外。作为一名老手，他早已摸索出一套夜行的特殊技巧。他先在硬硬的长条木椅上铺开他在一次拍卖会上廉价买来的苏格兰旅行毛毯，然后倍加小心地把他那件随身必带的黑外套挂在衣钩上，以防有任何闪失，继而将金丝边眼镜放入盒内，再从亚麻旅行袋中——他带的旅行包，没有一个曾达到皮箱这种档次——拿出一件厚绒呢旧便服穿上，最后把帽子戴得低低的，遮住脸，不让灯光照到眼睛上。他就这样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坐着睡觉，他早就习惯了。小小的莱默尔做孩子时即已学会：不

用床，如何消磨夜间的时光；没有舒适的设备，怎样恬然成眠。

“可这次，我们的朋友睡不着了，因为车厢的分隔间里还坐着另外三个人，他们正在谈论生意上的事。只要有人谈起生意，卡尼茨是从不会漏过不听的。他的求知欲同他对金钱的贪婪一样，多年不见减弱，二者正如钳子上的两个咬口，用铁螺钉连在了一起。

“本来他迷迷糊糊地都快睡着了，可有那么一个词，把他惊醒了。他就像一匹战马听到了出征的军号。这是一个数字：‘您想想，这小子，运气真好啊，一下子就赚进六万克朗，其实只不过是干了件大蠢事罢了。’

“什么，六万？谁赚了六万？——卡尼茨马上清醒了过来，仿佛有人给他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把他的睡意赶得无影无踪了。谁赚了六万，怎么赚的——他可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当然啦，他做得很谨慎，提防着被三个同车人发觉他在偷听。相反，他把便帽从额头上再往下拉了拉，好让帽子的阴影完全遮住他的两眼，叫别人以为他在睡觉。同时他谨慎而巧妙地利用车身的每一次震动，一点点往前挪，以便在咔嗒咔嗒的车轮声中不漏掉那三个人所说的每一个词。

“那位年轻人讲话时语气非常激烈。刚才就是他吹出了那阵愤怒的号角声，弄醒了卡尼茨。情况表明，他是维也纳一名律师的文书。他对自己的雇主一下子捞进那么一笔巨款很是愤懑，于是激动异常地强调道：

“这家伙把事情搞糟了、弄砸了！就因为参加一次无聊透顶的、可能给他带来了五十万克朗进项的官方会议，他到布达佩斯晚了一天，而这期间，那个蠢女人给别人骗惨了。一切安排得无懈可击——遗嘱没有半点问题，最好的瑞士证人，两份毋

庸置疑的医生鉴定，证明奥罗斯伐尔夫人立遗嘱时神态清醒。夫人的一帮侄孙和冒牌姻亲，本来一个子儿也捞不着的，尽管他们的律师往下午版报纸上塞进去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而我那个傻瓜蛋雇主，却自以为极有把握，结果又放心大胆地跑到维也纳去参加一次无聊的官方会议，因为定好了星期五才开庭审理呢。就在他赴会之际，这个狡猾的骗子，这个维茨 纳，也就是对方的律师，硬凑到那女人跟前，拜访了她，热情了一番。那个头脑简单的蠢妇人被哄得溜溜转——'我根本不需要这金山银海，我只求一份安宁'——年轻人学着女人北方某地的方言，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啊，她现在安宁倒是有了，可遗产的四分之三却平白无故地落入了他人的腰包！没等我那个雇主回来，这笨女人就在一份协议上签了字。这是一份有史以来最荒唐、最愚蠢的遗产调解书。笔杆这么轻轻一挥，就让她丢掉了整整五十万克朗。"

"现在请您注意了，少尉先生，"康多尔脸转向我道。"在年轻人滔滔不绝地痛斥怒骂时，我们的朋友卡尼茨，像个蜷缩成一团的刺猬，一声不吭地躲在角落里。他把帽子几乎拉到了眉毛上，对每一句话都十分留神。他立即明白了此人谈的是哪一档子事，因为奥罗斯伐尔一案——我在此用了一个假名，因为其真名大家太熟悉了——那时成了匈牙利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的确是一起非比寻常的事件。我就简单地讲一讲吧。

"奥罗斯伐尔老侯爵夫人，是从乌克兰某地迁来的，来时已非常富有。她比她丈夫多活了整整三十五年。她人坚韧似皮革，心恶毒得如蛇蝎。自从她仅有的两个孩子在同一个晚上死于白喉之后，她就打心眼里恨上了其他所有姓奥罗斯伐尔的人，因为他们比她两个可怜的小家伙活得长。人们说她就是因为恶毒

因为 Dépit①，不让她性急的侄辈和侄孙女们继承遗产，才活到84 岁的。这话我觉得倒真还可信。如果这帮对遗产怀着觊觎之心的亲戚中，有谁前来拜访，她一概不予接待；连家里寄来的最最亲切的信，她也不作回复，扔到桌子底下了事。孩子和丈夫死后，她变得厌世怪僻起来，每年在克克斯法尔伐总是只住二三个月。这时候，没有一个人上她家的门。其余的时间，她乘着马车周游世界，下榻处为尼斯和蒙特勒，住得很奢华。一天之中，穿啊，脱啊，衣服要换几次。还让人给她做头发，替她修指甲，为她梳妆打扮。她读法文小说，购置许多衣物，一家一家地逛商店，讨价还价，骂骂咧咧，就像个俄罗斯女摊贩似的。如此一来，惟一一个被她容留在身边的人，那位陪伴她的妇女，自然就没有好日子可过了。这个文静、可怜的人儿，每天不得不给三只讨厌的、叫闹不休的刚毛小猛犬喂食、刷毛，带它们出去遛一遛，还要给这蠢老婆子弹钢琴、念书，而且无缘无故会遭到最粗野的辱骂。假使这位老人——她从乌克兰带来了这习惯——有时多喝了几杯法国白兰地或伏特加，据可靠的传 闻，这陪伴人甚至还得挨打。在所有奢华的场所，在尼斯和戛纳，在埃克斯累班和蒙特勒，人人都认识这肥胖的老妇。她长着一张叭儿狗似的脸，脸上施着厚厚的脂粉，还染了头发。说话总是高声大嗓的，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听。同服务员们还吵吵闹闹的，像个上士一般。对谁看不顺眼，就不知羞耻地对谁做鬼脸。在这一次次可怕的散步途中，总有那位陪伴人——她不得与老婆子并肩而行，只能同几条小狗一道在后头跟着——如影随形一般处处跟随。这个身材单薄、脸色苍白的金发女人，一

①法文，意为“气恼，怨恨”。

双眼睛像受了惊吓似地惶恐不安。看得出来，她一直在为女主人的粗鲁而羞愧，同时又像惧怕活魔头一样对她心怀恐惧。

“78岁那年，奥罗斯伐尔侯爵夫人得了严重的肺炎。当时她住在特里台特的一家旅馆里，就是伊丽莎白女王来特里台特时总在那儿下榻的那家宾馆。患病的消息是怎样传到匈牙利去的，始终笼着一层迷雾。可侯爵夫人的那一帮亲戚闻讯后，全都不约而同地急急赶来了，把旅馆占得满满的。他们缠着大夫打听消息，等啊，等啊，等着病人死去。

“但恶毒是能持久的。这头母老虎又缓过劲来，恢复了健康。那天，急不可耐的亲戚们听说，痊愈的病人将第一次到楼下大厅里来，一个个便全溜走了。这时，奥罗斯伐尔夫人也听到了风声，得知那些继承人已纷纷赶到，正过于急切地想弄到遗产。于是，她怀着一如往日的敌意，首先买通了服务生和女侍者，让他们把她的亲戚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告诉她。情况就是如此。这些急切的遗产继承人，像群狼似地争斗不休，吵着谁该得克克斯法尔伐庄园，谁该要奥罗斯伐尔农庄，谁该拿那些珍珠，谁该分乌克兰的地产，谁该占奥弗纳街的宫殿。这是第一枪。一个月后，有个叫德绍尔的票据经纪人从布达佩斯给这老妇寄来一封信，说他向她侄孙德斯策提出的付款要求再也不能延期了，除非她能书面证明，德斯策是遗产继承人之一。这真是闹翻天了！奥罗斯伐尔夫人马上发电报从布达佩斯召来了自己的律师，同他一道重拟了一份遗嘱，而且——恶毒使她产生了预见——是当着两位医生的面拟定的，他们明确证明，侯爵夫人立遗嘱时神态十分清醒。这份遗嘱由律师携往布达佩斯，在他的事务所封存了六年之久，因为奥罗斯伐尔老夫人压根儿就没有急着升天堂。等到遗嘱终于能启封的时候，大伙儿都深感意外。被

指定为全部财产继承人的，竟是那个陪伴人，一位从威斯特法伦来的、名叫安内特·贝阿特·迪岑霍夫的小姐。这名字第一次在全体亲戚的耳朵里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克克斯法尔伐庄园为她所有，奥罗斯伐尔农庄，糖厂，养马场，布达佩斯的宫殿，统统归在她名下。只有现款和乌克兰的地产，由老侯爵夫人遗赠给了她在乌克兰的故乡城市，用于建造一座俄罗斯教堂。亲戚们连一颗纽扣也未得到。遗嘱中，还明确而无耻地写道，遗产之所以这样转户，是‘因为那些亲戚对我的死都有些等不及了’。

“如此一来，可就闹翻了天啰。亲戚们呼天抢地，大喊救命。他们涌到律师那儿求援。那一帮律师纷纷提出抗议，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反对意见，说什么：留下遗产的老夫人，立遗嘱时正患重病，因此神志不清；此外，她对自己的陪伴人百依百顺，病态性的百依百顺；毫无疑问，是这位狡猾的陪伴人施加影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从而使病人真正的意愿未能体现出来。与此同时，他们企图把这事闹成一起民族纠纷。这些匈牙利的地产，自阿尔帕德时代以来就归奥罗斯伐尔家族所有，现在却要落到一个外国人、一个普鲁士女人手里，而另一半财产呢，甚至装进了西里尔教堂的腰包。整个布达佩斯都在议论这件事，各家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刊载这方面的消息。但是，这一群吃了大亏的人不管怎样咆哮、嘶喊，也仍未达到目的。在两级法院中他们都已败诉。令他们大感晦气的是，特里台特那两名医生还活着，而且再次证明侯爵夫人当时头脑十分清醒。其他证人，在诉讼双方对他们询问时，也不得不承认，老侯爵夫人最后几年虽然脾气古怪，可神志非常清楚。律师们耍的种种诡计，所有的恫吓威胁，均告失败。我们可以把握十足地预计，皇家最高

法院不会推翻迄今为止对迪岑霍夫小姐有利的种种裁决的。

“卡尼茨自己当然也读过这起诉讼案的报道，可他仍把耳朵放得尖尖的，一字一句地细听着，因为那一揽子陌生的金钱交易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正可作为他学习的对象呢。再说嘛，他做代理商的时候，就对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熟悉。

“‘你可以想象得到，’小个子文书这时又往下讲道，‘我的雇主回到布达佩斯，发现别人欺骗了那个蠢女人——迪岑霍夫小姐，该有多恼火啊。她已在协议上签字，表示放弃奥罗斯伐尔农庄，放弃奥弗纳街的宫殿，仅勉勉强强给自己留下了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和养马场。看来，是那个狡猾的家伙许诺日后不再缠着她打官司，给她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是啊，那帮继承人甚至还慷慨地表示，要负担她聘请律师的全部费用。但从法律上看，这份调解书仍可视为无效，因为它毕竟只是在证人眼前而不是当着公证人的面签订的。本来，用饿困的手段迫使这帮贪婪的家伙缴械投降，易如反掌，因为他们已手无分文，经受不住又一轮上诉的拖延了。把那帮贪心鬼轰走，为了女继承人的利益而不认可调解书，自然是我的雇主推脱不掉的责任。但这些家伙知道怎样抓住他的弱点——他们暗地里答应给他六万克朗的律师费，如果他不再吭声的话。我的雇主本来就对那个蠢女人很恼火，恨她半小时之内就让人诓去了整整五十万克朗，于是他宣布协议有效，把那笔钱——六万克朗塞进了腰包。有什么好说的呢，就因为那趟无聊的维也纳之行，他把当事人的事情整个儿搞砸了，非但未受责备，反倒捞进一大笔！是啊，人要走运啦！就是头号无赖，上帝也会在睡梦中赐他幸福的！整整一百万遗产，这女人现在就落了座克克斯法尔伐庄园。据我对她的认识，过不了多久，这庄园也会被她弄得乱七八糟的。真

是个笨蛋啦，蠢透了！’

“‘她究竟会拿这庄园怎么办呢？’另一个人问。

“‘会弄个七零八落的，跟你说吧！肯定要瞎折腾一番！另外我还听说，糖业联合会的人想从她手上骗走糖厂。后天，我相信，那位总经理就要从布达佩斯过来了。而那座庄园，我猜是一个叫彼得罗维奇的人打算租下来，他在那儿当管家。或许糖业联合会的人，也想接过去自己经营。他们有的是钱，听说一家法国银行——您在报上没读到这消息吗？——正筹划同波希米亚工业界合并……’

“自这里开始，他们的交谈就转到一般性问题上去了。可我们的卡尼茨听得够多的了，连耳根子也发起烧来。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熟悉克克斯法尔伐庄园。二十年前，为了给宅子里的家具保险，他就到过这里。他也认识彼得罗维奇，甚至在他刚开始做买卖时就与此人很相熟。在当初，那个假装老实的小伙子，就趁经管庄园之便，每年往自己口袋里塞进大把大把的钞票。经过卡尼茨的介绍，他总是有抵押地把钱存在戈林格尔博士那里。但对卡尼茨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记起了那个装有中国瓷器的柜子，记起了那几尊上了釉的塑像和一些丝绸刺绣品。瓷器之类，都是奥罗斯伐尔侯爵夫人曾任俄罗斯驻北京公使的祖父传下来的。侯爵夫人还在世的时候，卡尼茨就打算为芝加哥的罗森费尔德买下这批东西。只有他卡尼茨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这都是些稀世宝物，每件也许要值二三千镑。奥罗斯伐尔老夫人自然不了解，这几十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东亚艺术品要值什么价，可她粗暴地拒绝了卡尼茨，说她啥也不卖，让他滚他妈的蛋。如果这些东西还在——想到这一节，卡尼茨激动得浑身发抖，——那么，趁所有权变更之机，就可以极便宜的价格弄

出来。当然最好是能取得庄园中所有动产的优先购买权。

“我们的卡尼茨装出突然睡醒了的样子——三个同车人早就在谈别的事情，——很有艺术性地打了个哈欠，舒展一下四肢，掏出怀表来看看：再过半小时，车就要在您的驻防地这儿靠站了。他匆匆叠好便服，穿上那件随身必带的黑外套，还打扮了一番。两点三十分整，他下了火车，接着乘车来到‘红狮’旅馆，开了个房间。不用我特别指出，这一晚，他就像每一位统帅面临一场毫无把握的战役那样，可是枕不安寝啦。7点钟——一刻也耽误不得——他就起了床，穿过我们刚才走过的林荫路，向那座庄园走去。他心里想：要抢先，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趁老鹰还未从布达佩斯飞来，就把一切弄妥帖！得赶紧说服彼得罗维奇，假使家具要出售，就立即来通告一声。万不得已，就和他合伙买下整座庄园，分的时候再把动产搞到手。

“自侯爵夫人死后，庄园里就没有多少仆役了。因此，卡尼茨可以从从容容地悄悄走过去细作观察。多么漂亮的一座庄园，他心里暗忖，维护得真不错。百叶窗刚上过油漆，墙壁粉刷一新，篱笆也是新编的——是啊，是啊，这个彼得罗维奇可是清楚，他让人搞这么多的维修，每次结算都会有丰厚的佣金流入他的腰包的。可这家伙眼下跑到哪儿去了？大门锁着，管家住的院子里不见人影，无论怎样使劲敲门——他妈的，要是这家伙自己跑到布达佩斯去了，找那个头脑简单的迪岑霍夫签订合同呀什么的，那可就糟了！

卡尼茨焦急地从这道门走到那道门，又是叫喊，又是拍手——没人，就是没人应！后来他总算从一道小小的边门悄悄溜了进去，瞥见玻璃暖房里有个女人。隔着玻璃，他只看见她在浇花——到底找到了一个可以告诉他消息的人。卡尼茨粗鲁地

敲敲玻璃，朝里喊了声‘喂’，又拍了拍手，好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在里面正忙着浇花的女人，吓了一跳，过了一阵子才敢走到门前来，一副畏怯的神情，就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个身材单瘦、已不算年轻了的金发女子。她穿一件普普通通的深色上衣，前面系着印花布围裙，这会儿站在门柱间，手中拿着一把还半开着的修枝剪刀。

“卡尼茨有点不耐烦地冲她嚷道：‘您可是让人等久了！彼得罗维奇在哪儿？’

“‘您问谁？’单瘦的姑娘眼露惊恐地问。她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把剪刀藏在身后。

“‘问谁？这时究竟有几个彼得罗维奇呢？我是问彼得罗维奇—— 这儿的管家！’

“‘啊，请原谅……管家……管家先生……是的……我还没见到他本人……我想，他到维也纳去了……不过，他太太说，她希望他天黑之前能赶回来。’

“希望，希望——卡尼茨恼火地想道。一直等到傍晚。在旅馆里再浪费一个晚上。又是不必要的花费，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这会有怎样的结果。

“‘真该死！这家伙偏偏今天不在！’他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转过脸对那姑娘道：‘可以趁这工夫参观一下庄园吗？可有人身上带着钥匙？’

“‘钥匙？’她吃惊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见鬼，钥匙！’（他想，她这么傻憨憨地东摇摇西晃晃，也许是彼得罗维奇嘱咐她，不得让任何人进入吧。那么——至多给这惊恐不安的笨蛋塞点小费就行了。）卡尼茨 立即装出一副和蔼的样子，用夹杂着乡下人土语的维也纳方言说道：

“‘嗯，您用不着这么害怕！我绝对不会拿走您什么东西的。我就想瞅一瞅。嗯，咋说呢——您有钥匙没有？’

“‘钥匙……当然啦，我有，’她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不知道，管家先生什么时候……’

“‘我跟您讲过了，您那个彼得罗维奇，没他的事。就别找借口啦。这房子您熟吗？’

“这笨拙的女人于是更窘了。‘我想还熟……我大致熟悉……’

“一个傻瓜，卡尼茨暗暗地想。这彼得罗维奇雇了个多蠢的人啦！于是，他大声命令道：

“‘现在就走吧，我没多少时间。’

“他走在前头。她真就跟来了，一副不安而谦卑的样子。到了大门口，她又犹豫起来。

“‘哎呀，我的老天爷，您可是开门啦！’这女人怎么会这样蠢、这样笨呢，卡尼茨很生气。

“为了谨慎起见，在她从瘪瘪的旧皮包里掏钥匙时，他又一次打听道：

“‘您平时在这个家里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个受了惊吓的女人收住了脚步，脸涨得通红。‘我是……’，她刚说了两个字，马上又改口道，‘……我以前是……我以前是侯爵夫人的陪伴人。’

“这下子，我们的卡尼茨可就透不过气来了（我向您发誓，使他这种人也惊慌失措起来，可不是容易的事）。他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您是……莫非您是迪岑霍夫小姐？’

“‘是的，’她神色张皇地答道，好像别人是在指控她犯了

罪似的。

“有样东西，卡尼茨一辈子还从未体味过，这就是：尴尬。可在这一刻，他感到万分的尴尬。他有眼无珠，竟撞着了传奇式的人物，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的继承人，这位迪岑霍夫小姐。他的调子顿时变了。

“‘请原谅，’他颇为震惊，说话都嗑嗑巴巴的，且急急摘下了帽子。‘请原谅，小姐……可没一个人告诉我，小姐您已抵达此地……我不知道……请您原谅……我来这儿，只是为了……’

“他打住了，因为现在得编点儿具有可信性的东西。

“‘只是为保险的事……多年前我曾数次到过这里——当时，已故的侯爵夫人还健在。可惜那时无缘见到小姐您……只是为了这事，为了保险的事……只是想看看，这整座庄园可还完好……我们有责任这么做。可这事也不是很急。’

“‘哦，请，请吧……，’她怯怯地说。‘可这些事我不熟。您和彼得维茨先生谈也许要好些。’

“‘对，对，’我们的卡尼茨连声答道。他一直未能完全恢复镇定。‘……我当然会等着彼得维茨先生的。（何必纠正她的‘彼得维茨’呢，他心里想。）’可是，如果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话，小姐，我也许可以迅速地察看一下庄园，一切会很快结束的。那些动产大概没什么变化吧。’

“‘没变化，没变化，’她急忙答道，‘一点也没变。如果您想看一看到底……’

“‘多谢了，小姐，’卡尼茨鞠了一躬，两人走进屋去。

“走进客厅，他第一道目光就落在您已熟悉的那四幅名画上，在隔壁房间，也就是在埃迪特的闺房内，他就看那个装有

中国瓷器的玻璃柜，以及壁毯和小玉雕。可以放心啰！——一切还在呢。彼得罗维奇什么也没偷走。这个蠢才倒更愿意在燕麦、苜蓿、土豆和修缮之事上做手脚，捞他的份子。迪岑霍夫小姐这时打开了紧闭的百叶窗，看来是出于尴尬，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这位陌生的先生心神不宁地四处打量时惊扰了他。阳光潮水般涌进来，透过高高的玻璃门，向外可一直望到花园深处。跟她谈一谈吧，卡尼茨暗暗想道。

"'从这里看花园，美不胜收啊，'他深深吸了口气，叹道。'住在此地真是妙极了。'

"'是的，很美，'她顺从地附和道。可这声赞同听起来，让人觉得不是那么真诚。卡尼茨立即感觉到，这胆怯的女人已不知如何坦率地反驳他人、表白自己了。过了片刻，她才又补充了几句，表示纠正：

"'可侯爵夫人在这儿，从来就没感到怎么舒服过。她总说，平原使她忧闷。实际上，她一直只喜欢高山和大海。她觉得这一带太偏僻，人们……'

"她又止住了话头。可是——要交谈，交谈，卡尼茨想起来了。同她保持联系！

"'但愿您现在能留在我们这里。是这样的吗，小姐？'

"'我？'——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双手，仿佛想推开不合她心愿的什么东西。'我？……不！哦不！我孤单单一人住在这大宅院里干什么呢？……不，不，等一切安排妥当，我马上就走。'

卡尼茨小心地从侧面瞟着她。她站在这大房子里显得多么单瘦啊，这可怜的女庄园主！她显得过于苍白了一点，胆子也太小，若不然，她几乎还算得上是漂亮的。一张瘦削而稍有些显长的脸，低垂的眼帘，让人觉得好像是一片被连绵阴雨弄糟

了的美景。那双眼睛呈娇嫩的浅蓝色，眼神温存而又亲切，但不敢尽情地放出光芒，总是一再怯怯地躲到眼帘后。卡尼茨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马上就看出：这是个被人打断了脊梁骨的人，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人，别人可以左右她、摆布她。那么，同她谈一谈，同她谈一谈！于是，他皱着眉头，万般关切地继续问：

"'可这漂亮的家业该怎么办呢？需要有个领导啊，一个坚强的领导！'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非常急躁地说。不安的情绪流遍了她柔弱的身躯。此时此刻，卡尼茨明白过来，这个多年来依附他人的女人，绝对没有勇气自己独立作出决定；对这份遗产，她与其说感到高兴，倒不如说感到惊惶，遗产只是像一口袋忧愁似地压在她瘦弱的肩头。他飞快地动起脑筋来。在这二十年里，他学习如何买、如何卖，学习怎样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又怎样排挤对手，工夫没有白费。对买主要鼓动，对卖家得劝服，这是代理商的第一要诀。他立即就弹起了劝人出售的老调。要让这事儿惹得她'生厌'，他心想，最后就可以抢在彼得罗维奇之前，一把将整个产业弄到手。彼得罗维奇这小子恰好今天在维也纳呆着，这说不定是我的运气呢。他立刻装出一副同情而关切的样子来。

"'是啊。您说得对！财产多了，操劳也就多了。你永远别想歇歇脚。每天啦，你得跟管家、仆役和邻居们搅在一起，而后呢，还要交这样那样的税，并与律师们打交道！别人只要觉得你还有点产业和钱财，就想着把你最后一个子儿也榨出来。尽管你对每个人都是一番好意，可你身边有的只是敌人。没法子呀，没法子——只要嗅出哪儿有钱，他们一个个就变成了贼。遗

憾啦，遗憾。您说得不错：经营一份这样的产业，要有铁腕才行，不然就闯不过去。天生就得有经营之才。即使具备这种才干，你也要无休止地进行搏杀。’

“‘唉，是啊！’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她是想起了什么闹心的事。‘可怕，可怕，一牵扯到钱的问题，人就变得可怕起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一点。’

“人？这些人于卡尼茨何干？他们是好、是坏，要他操什么心？还是赶紧把庄园弄到手，租得越快越好，价格越有利越妙！他仔细地听着，恭恭敬敬地不住点头，在倾听和答话的同时，还在脑子的另一个角落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办成呢？建一个财团吧，这样就能把整个克克斯法尔伐庄园接过来，包括农庄、糖厂和养马场。就我个人看来，整个产业而后可以转租给彼得罗维奇，只要我弄到那些家具就成。主要的事情是：立即提出承租条件，并用恐惧好好折磨她一番，如此一来，她就会接受你提的任何条件了。她不会算账，从未挣过钱，所以也不配得到很多钱。他脑子里每一根纤维、每一根神经都在忙活，而那两片嘴唇呢，却依然上下翻飞不停，好像很是关切：

“‘最可怕的还是打官司。一打起来就叫人不得安身。你永远也别想从那没完没了的争吵中挣脱出来。我也害怕啊，一直不敢购置什么产业。老是诉讼啊，律师啊，审理啊，开庭啊，丑闻啊……不，我倒宁愿过简朴的日子，落个安稳踏实，心境宁和。有了这么一份财产，你以为就有了什么什么了，其实呢，你只是成了他人差遣的一条猎犬，什么时候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当然啰，事情本身还是妙不可言的，这座宅院，这漂亮而古老的产业……妙啊……可这需要有天赋和铁腕，否则，你就是背

上了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

"她低着头，仔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突然，她抬起头来。从她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是啊，一个可怕的包袱……我要是能把它卖掉就好了！'"

康多尔大夫突然中断叙述，叉开了话题。"我在此必须插几句，少尉先生，以便向您说明，那短短的一句话在我们朋友的生活中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已给您讲过，这个故事是克克斯法尔伐在他一生中最沉痛的一夜告诉我的。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死了。在那一刻，也就是在那一每个人一辈子也许只能经历二三次的时刻，即便是最阴险的人，也会感到需要像站在上帝面前那样，真诚地、不加掩饰地向另一个人袒露自己。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当时的模样。我俩是在疗养院楼下的接待室里，他紧挨我而坐。他低声地、激动地、热切地对我讲述着，滔滔不绝。我觉得，他是想通过不停顿的倾诉忘记他楼上的妻子正濒临死亡这一现实，他是在用这种无休止的叙述进行自我麻醉。但是，在讲到迪岑霍夫小姐对他说'我要是能把它卖掉就好了'这句话时，他突然止住了话头。您想想，少尉先生——十五六年之后，那一刻仍令他激动万分，他脸都变白了。这个已不年轻的姑娘，一点未起疑心，竟如此冲动地向他承认，她只求尽快地卖掉克克斯法尔伐庄园。那句话他又对我重复了两三遍，语调大概和当年一模一样：'我要是能把它卖掉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莱奥波德·卡尼茨凭着他敏捷的领悟力顿时就明白过来，他这辈子的一笔大买卖简直是自个儿掉到他手里来了。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这座富丽堂皇的庄园买下来，而不是租过来。他一面沉着冷静地与姑娘闲扯，以掩饰自己的震惊，一面

紧张地思索着。当然要买下来，他想，而且要赶在彼得罗维奇动手之前或布达佩斯那位经理到来之先。我不能让她逃脱。我应截断她的后路。在成为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的主人之前，我决不离去。我们的努力，在某些紧张时刻具有那种神秘莫测的双重功能。卡尼茨眼下就是如此。他一面在为自己、仅仅为自己谋划，一面又深思熟虑地、慢吞吞地同那姑娘讲话，说的是另一番话，意思完全相反的话：

“‘卖掉……啊，当然啦，小姐，啥时候都可卖，什么都可卖……要卖掉，本身不是难事……但要卖个好价钱，这就有讲究了……重要的是卖个好价钱！要找个诚实的人，熟悉农村、熟悉这儿的土地和居民的人……一个有门路的人。决不可以去找律师，那帮人只会唆使你无谓地打官司……还有——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金出售。千万要找个不用汇票和债券支付的买主，不然者，你还得为这些汇票之类伤几年的神……稳稳当当地卖掉，而且价钱要合适。’(同时他心里盘算着：我可以出价四十万克朗，至多出到四十五万，毕竟那些画也算在里头呢，它们要值五万，说不定值十万，还有房子，养马场……只是要查一查，庄园是否作了抵押，并向她打听一下，有没有人已在我之前开过价……）他突然下定了决心，问道：

“‘您是否已，小姐——请原谅，我这么冒昧地提这个问题——您对价钱是否已有个大致的设想？我是指，您是否已预先定下某个确切的数目？’

“‘没有。’她迷惘地答道，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望着他。

“哎，糟糕！不妙啊！——卡尼茨想。很不妙！同那些报不出价来的人谈判，总是最困难的事。他们会为了打听价钱而去东奔西跑。每个人都会跑来估估价，议一议，谈一谈。如果给

她打探的时间，那就全完了。虽然他心里乱哄哄一片，可嘴上还在热络地说个没完：

“‘您可能有了个大致的想法啊，小姐……您总该知道，这产业有没有抵押，抵押了多少……’

“‘抵……抵押?’她重复了一遍。卡尼茨马上意识到，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我是指……想必有个大致的估价吧……就从遗产税来看……您的律师——请原谅，我这似乎是缠着您不放了，可我是真心诚意地想给您出主意——您的律师根本就没给您报过数字么?’

“‘律师?’——她好像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什么。

“‘哦，哦……您等等……对了，律师给我写过什么东西，为了估价……没错，您说得对，是为了税的事，不过……不过，那全是用匈牙利文写的，我不懂匈牙利文。对，我想起来了，是我的律师写的，我该让人译出来的。我的天啦，纷乱之中我把这事全忘了。那些文件一定还放在我那边的手提包里，全在那儿……那边……我住在管理处大楼内。我总不能睡在侯爵夫人住过的房间里……可如果您真想一块儿过去，那我就把一切拿给您看……就是说……’——她突然打了一个哽——‘就是说，如果我的事不会给您增添太大麻烦……’

“卡尼茨激动得浑身直哆嗦。这一切以梦中才能见到的高速向他奔来——她自己想把文件和估价拿给他看。如此一来，他就取得了优先购买权，事情已成定局。他谦卑地鞠了一躬。

“‘哪里哪里，小姐，能为您出点主意，我真是三生有幸啦。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类事上我积累了一些经验。侯爵夫人，’——(说到这里，他断然地撒起谎来)——‘遇有经济方面的问题需

要打听，总是求助于我的。她知道，我这人就会给她出些好点子，此外没有别的兴趣……’

“他们走进那边的管理处大楼。果真不假，诉讼案的全部卷宗仍乱糟糟地塞在档案袋内，里面还有她与自己律师的来往信函，收费规定，调解书的副本。她烦躁地一页页翻阅着那些文件，卡尼茨在一旁瞧着，直喘粗气，手也在发抖。她终于展开了一张纸。

“‘我想，这可能就是那封短信。’

“卡尼茨接过信纸。信纸上粘有一份匈牙利文附件。这是维也纳那位律师写的一封信：‘我的匈牙利同行适才告知，他已成功地通过他的一些关系对遗产作了非常低的估价。这么做是因为考虑到遗产税的缴纳问题。我认为，这一估价大致相当于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某些物品的估价甚至仅为四分之一……’卡尼茨手抖抖地将估价单拿了过来。单子上引起他兴趣的，只有一样东西：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其估价为十九万克朗。

“卡尼茨脸变得煞白。他自己所作的估算就是如此，刚好是这人为压低了的估价的三倍，即六十至七十万克朗。而且，这律师还根本不知道中国花瓶的事。现在给她提个什么价呢？

“那些数字在他眼前闪烁着、飞舞着。

“可他身旁的声音惴惴不安地问：‘就是这份文件吗？您看得懂吗？’

“‘当然懂，’卡尼茨大吃一惊。‘肯定……嗯……律师通知您……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的估价为十九万克朗。这当然仅是估计价而已。’

“‘估……估计价？……请原谅……可什么叫估计价？’

“现在是了妙招的时候了，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就断

了这念头！卡尼茨强行屏住急促的呼吸。‘估计价……是的，估计价，它……它总是个不确切的……很不可靠的东西……因为……因为……官方的估价与出售价从来就不是完全吻合的。对它决不能作指望。也就是说，不能很有把握地指望，出售价会有估计价那么高……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那么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超过……可这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就像拍卖那样，每次都是碰运气……估计价毕竟只是个基准价，当然啰，是个很模糊的……例如……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卡尼茨浑身哆嗦：现在别估得太低，也别估得太高！——‘如果有一处像这座庄园一样的房产，官方估价为十九万克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它……它……它，出售时怎么也能达到十五万克朗，怎么也是这个数！无论如何，都可作这种指望。’

“‘多少，您说是多少？’

“卡尼茨感到热血突然涌上耳朵，耳内嗡嗡直响。她猛地转过脸来问他，那神情就像一个正用最后一点气力尽量压制自己满腔怒火的人。难道她看破了这骗人的把戏么？我要不要赶紧把价码再抬高五万克朗？可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试试看！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虽然太阳穴上的脉搏擂鼓般暴跳不已，轰隆隆直响，但他仍谦恭地说道：

“‘是的，我的估价怎么也是这个数。十五万克朗，我认为，绝对可以达到。’

“但在这一刻，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刚才还轰轰作响的脉搏已完全平静下来。因为他身边这个一无所知的女人，带着真诚至极的惊异之色惊呼起来：

“‘这么多？您真的认为……这么多……’

“卡尼茨过了片刻才重又镇定下来。他得费老大的劲控制自

己的呼吸，这样才装出一种老实人确信无疑的腔调说道：'是的，小姐，这点我可以打包票，无论如何也能卖到这个价。'"

康多尔大夫又一次止住了话头。起初我以为，他停下来是为了点支雪茄。可后来我发现，他一下子变得焦虑起来。他取下夹鼻眼镜，又将它戴上，并把稀疏的头发向后掠，像是拾掇什么累赘之物，之后，便拿一双眼睛盯着我。这是一次久久的注目，一道不安地审视着的目光，接着，他突然把身子往后靠了靠，深深地坐进椅子里。

"少尉先生，也许我给您吐露的东西太多了——怎么也比我原来想讲的要多。不过，但愿您没有误解我。我把克克斯法尔伐当时对那个一无所知的女人所玩的把戏毫无隐瞒地告诉您，绝对不是为了引起您对他的反感。这个今晚和我们坐在一起用餐的可怜的老人，心脏不好，惊惶失措，我俩也都看见了。他把孩子托付给了我，为了治好他可怜的女儿的病，他会将自己财产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也献出来的。这个人早不做那种可疑的买卖了，我或许是最后一个今天还在指责他的人吧。恰恰是现在，在他于绝望之中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您从我这儿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不是从别的人那里风闻恶意的闲言，这点很重要。因此，请您牢牢把握住这一条——克克斯法尔伐（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的卡尼茨）那天去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并无从那个不谙世事的女人手里廉价诓取财产的意图。他只是想做个顺路的小买卖，如此而已，那个大大的好运道简直是突如其来地落到了他头上。如果他不曾充分地利用这大好时机，他也就不成其为他了。不过，您将会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我不想绕得太远，宁可精简一些细节。我只想向您透露一点：这几个小时成了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时刻。您自己仔细想想当时的情势吧：这个人此前不过是名中不溜的代理商，一个默默无闻的商人，而突然之间，可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的机遇，犹如从天而降的流星飞落到他头上。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可以赚到的钱，比他过去二十四年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的小本买卖所挣的加起来还多，而且——巨大的诱惑在于——他根本不必去追逐、迷惑、麻痹这个牺牲品——相反，牺牲品自愿走进他的圈套，甚至还在舔那只已握着刀子的手。唯一的危险在于，这其间会有别的人插手进来。所以，他不能让这位女继承人片刻脱离他的手心，不能给她留下分秒时间喘息。他必须赶在管家回来之前把她从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带走，而且，在采取这种种预防性措施的时候，不能有一秒钟露出，他自己对庄园的出售感兴趣。

“在援军赶来之前发起冲锋，一举攻占陷入围困的克克斯法尔伐要塞，这一行动既要有拿破仑式的果敢，又会有拿破仑式的危险。但偶然总乐于做赌徒的同谋和帮手。一种连卡尼茨自己也未料到的情况暗地里为他铺平了道路。这情况就是下面所述的非常残酷而又自然的事实：这个女继承人在抵达她所继承的这座庄园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便遭受了巨大的侮辱、遇上了强烈的敌视，以至她心中产生的唯一一个愿望就是：离开这儿，赶紧离开这儿！一旦看到自己的邻人犹如乘上了天使的翅膀，得以从同样沉闷的劳役中解脱出来，那些庸俗之徒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妒忌：小人物宁可宽恕爵爷的暴富，也不肯原谅受奴役的同辈获得丁点儿自由。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的仆役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因为偏偏是这个北德的女人，如今突然成了庄园

的主人，从而当上了他们的东家，而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动辄暴怒的侯爵夫人梳头时常把梳子和毛刷扔到她头上。彼得罗维奇一听到女继承人到达的消息，就坐上火车走了，以免不得不去欢迎她。他的妻子，一个鄙俗的女人，庄园里以前的厨娘，用下面这番话欢迎她的到来：'得了吧，您反正不打算和我们住在一块儿，这地方您会觉得不够体面的。'仆人将她和箱子砰的一声扔到门前，她不得不自己把箱子拖过了门槛，而管家的妻子就没伸手帮一把。没人准备午饭，也没人关照她。晚上她在窗前可以清楚地听到别人在相当大声地谈论某个'骗取遗产的女人'和'女骗子'。

"这个可怜的、懦弱的继承人从她最初受到的接待上看出，在这座庄园内她决不会得到片刻安宁的。就是因为这个——卡尼茨没有料到这点——她才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即：当天便乘车去维也纳。卡尼茨声称他知道那儿有个可靠的买主。这个长着一双忧郁眼睛的男子，严肃，殷勤，博闻多识，在她看来，有如来自天庭的使者。因此她没有再细问下去。她感激地把全部文件都交给了他，睁着一双凝神不动的蓝眼睛，认真地听他就庄园售款的投放问题谈这样那样的建议。他只让她买一点儿可靠的有价证券，例如国家发行的债券，债券是绝对牢靠的。她的财产里面，一分一厘也不能托付给私人，全都要存入银行，还得请个公证人，一个奥匈帝国的公证人，让他负责管理。现在再去把她的律师请来，绝对没什么意义。律师除了把清清楚楚的事情弄得错综复杂外，究竟还能干些啥呢？没错，没错，他故意一再插入这种句子，三年五载之后，她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卖价，可这期间的花费该有多大，在法院和官府方面又会有多少麻烦啦。他从她刚才那惊惧的眼神中看出，这个温

和的女人对法庭和买卖是何等的厌恶，因此他反反复复从头到尾谈论那一套论据，每次都归结到这上面来：赶紧，赶紧！下午 4 点钟，彼得罗维奇还没回来，他们就一致同意，乘快车前往维也纳。这一切来得似狂风，迪岑霍夫根本就找不着机会询问这位陌生先生——她已将整个遗产委托给他出售——的姓名。

“他们在快车上坐的是头等车厢——克克斯法尔伐还是第一次坐这种红丝绒软垫椅。到了维也纳，就像坐车选头等车厢一样，他把她安顿在克尔特纳大街一家一流饭店里，自己也在那里开了房间。现在，卡尼茨一方面需要在当晚就去找他的同谋——律师戈林格尔博士，让他准备一份买卖契约，以便第二天就能使这捞到手的一大笔不义之财披上从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外衣，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敢让他的牺牲品一个人呆上一分半秒。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我得老实承认——绝妙的点子。他建议迪岑霍夫小姐利用晚上的闲暇去歌剧院看看，据预告，那儿正有一场曾引起轰动的巡回演出。他自己则想去找那位据他所知正期待着买一座大庄园的先生，今晚就把他抓到手。迪岑霍夫小姐为他如此周到的关怀所感动，满怀喜悦地表示了赞同。他把她塞进剧院，这样她就有四个小时被钉在那儿，而他则可以乘出租马车——同样是他平生第一次——朝他的同伙戈林格尔博士飞驰而去。戈林格尔不在家。卡尼茨在一家小酒店里找到了他，并许诺，如果他当晚就拟出周详的买卖文契，约好公证人次日晚七时会面，且带上已拟好的契约，便给他二千克朗作为酬谢。

卡尼茨——生平第一次挥霍了一回——谈判时让出租马车等在律师家的门前，在下达完前面所述的指示后，便飞快地赶

回剧院来。所幸的是，他来得正及时，在剧院入口处的大厅里截住了兴奋得晕头转向的迪岑霍夫小姐。他陪她回到旅馆。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愈是接近目标，猜疑就弄得他愈是神经质，他担心，这个一直很听话的女人可能还会逃出他的掌心。他一次次从床上爬起来，制订第二天包围时该采取什么战略，点点滴滴的细节都未有疏漏。首先：不能让她有片刻功夫一人独处。租一辆车，走到哪儿就让它等到哪儿，一步也不能步行，免得她到头来在街头偶然碰上她的律师。要防止她看报纸——上面可能又会载有一点儿奥罗斯伐尔诉讼案调解书的事，这样她就会疑心自己是第二次上当受骗了。而实际上，所有这些担忧和小心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牺牲品压根儿就没想逃脱开去。她像一只系着一根粉红色带子的羔羊，顺从地跟在卑劣的牧羊人身后。当我们的朋友经过一夜的折腾，第二天早晨疲惫不堪地踏进饭店的早点餐厅时，她已穿着自己缝制的一身衣裳，耐心地在那里坐等了。于是，一场特殊的旋转木马游戏就开始了：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必要地拖着可怜的迪岑霍夫小姐从早到晚转圈子，为的是用那些虚假的困难蒙蔽她。这种种难处，都是他自己在那个不眠之夜，挖空心思想出来对付她用的。

“细节我就略而不谈了，只提梗概。他带着她到了他的律师那儿，又从那儿打了电话，电话上尽扯些不相干的事；他领她去了一家银行，让人请来代理人，商议资金的投放问题，并为她开了一个账户；他硬拉着她去了两三家抵押机构和一家的可疑的地产公司，就好像他不得不上那儿打听什么消息似的。迪岑霍夫小姐和他一起东跑西颠，在他假装与人进行磋商的时候，就安静地、耐心地坐在接待室里等着：在侯爵夫人那里当了十

二年的奴隶，在外头等候，对她来说早已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并不使她感到压抑和屈辱。她等着，静静地交叉着两手等着。有人从旁边走过，她就立即垂下蓝色的目光。卡尼茨建议她做的事，她一一照办，像个孩子那样耐心而顺从。在银行里，没有再多看一眼，她就在表格上签了字；根本还未到手的款项，她想也不想便下笔签收，以致卡尼茨心里开始翻腾起一个卑鄙的念头：这个傻瓜，就是只给她十四万、甚至十三万克朗，她或许也会同样感到满意的呢。银行代理人建议她买铁路证券，她答应：'好'；提议她购进银行股票，她又说：'行'，而且每次都要怯怯地望一眼她尊敬的顾问卡尼茨。很显然，所有这些买卖方面的实习活动，这一次次签字，一回回填表，是的，看到这赤裸裸的现金，就使她不安了起来，既怀着敬畏，又感到难堪。她一心只想逃脱这令人费解的忙碌，重又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里读书、编织，或者弹弹钢琴，而不是固执地、惴惴不安地置身在这类责任重大的抉择面前。

"但卡尼茨不知疲倦地赶着她在虚构的圈子里兜来兜去，部分是为了真像他许诺的那样，帮助她给庄园出售款找到最安稳的投放去处，部分则是为了弄得她晕头转向。这圈子从早晨九点一直转到晚上五点半，最后他俩都已精疲力尽，以至卡尼茨也提议找家咖啡馆歇歇脚。所有重要的事情均已办妥，庄园的售卖十分理想，只差她七点钟去公证人那儿在契约上签个字，收下售卖款了。听了这话，她脸上顿时大放光彩。

"'啊，这么说，明天早晨我终于可以动身走了？'她两只浅蓝色的眼睛喜气洋洋地注视着他。

"'当然可以啦！'卡尼茨安慰她道。'再过一小时，您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再也不必为金钱和产业操心了。为您存

的六千克朗年金是绝对有保证的。您现在爱住哪儿就住哪儿，爱怎么生活就能怎么生活。’

“出于礼貌，他打听了一下她准备到哪里去。她刚才还喜气洋溢的脸顿时一片黯然。

“‘我想，最好是先去威斯特法伦我的亲戚那儿。我想明天早晨有班火车经过科隆。’

“卡尼茨立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向服务员要来了行车时刻表，遍查目录，把全部线路编排在一起：先乘维也纳经法兰克福至科隆的快车，然后在奥斯纳布吕克转车。最舒服的是坐九点二十分的早班车，晚上就可到达法兰克福。他建议她在那里过夜，免得太疲劳。他马上又以他那种夹杂着不安情绪的热心劲儿往后翻，在广告目录内发现了一家耶稣教办的寄宿所。至于车票，她不必操心，由他来办好了，明天他一定还送她上火车。在如此这般的商议中，时间过得比他希望的还要快。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可以看看表，并催促她：‘现在我俩该上公证人那儿去了。’

“在那里不到一个小时，就什么都办好了。不到一小时，我们的朋友就把这位女继承人四分之三的财产骗到了手。他的同谋看到契约上填着克克斯法尔伐庄园这名字，又看见买价出得这么低，就眯上了一只眼睛，并直对他的老同伙卡尼茨使眼色，表示赞赏，而迪岑霍夫小姐什么也未觉察到。这种同党间的钦佩，用言辞来表达，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了不起，你这小子！你干得真不赖啊！’公证人也很感兴趣地用一双眼睛从镜片后望着迪岑霍夫小姐。他和其他人一样，也从报上读到过奥罗斯伐尔侯爵夫人遗产争夺案。这个与法律打交道的人觉得这样匆忙的转售有点儿可疑。他心里想，可怜的女人啦，你落在小人手

中了！可签协议时提醒卖方或者买主，并不是公证人的职责。他要做的就是盖章、登记契约、让当事人缴费。因此，这个正派人——想必他见到过种种可疑的文契，并在上面加盖过皇家的鹰徽章——只是低下头，干净利落地铺开文契，恭恭敬敬地请迪岑霍夫小姐头一个签字。

“羞怯的女人吃了一惊，拿不定主意地抬眼看了看她的顾问卡尼茨。直等到这位顾问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示意，她才走到桌前，以她工整而清晰的德文写下了‘安内特·贝阿特·玛丽亚·迪岑霍夫’这几个字。随后我们的朋友签了字。于是一切办妥了。文契签了字，买价已交公证人保管，银行账户也开好了，第二天支票就将汇入这个账号。就这样笔杆一摇，莱奥波德·卡尼茨便使自己的财产翻了一番，或者是增加了两倍。从这一刻起，他就成了克克斯法尔伐庄园的主人和拥有者。

“待公证人仔细吸干签名处未干的墨迹，三个人就一一同他握了手，走下楼去。迪岑霍夫小姐走在头里，随后为屏声静气的卡尼茨，他之后则是戈林格尔博士。使卡尼茨万分恼火的是，他的同谋不断用手杖从背后轻轻捅他，用他低沉而吵哑的嗓音做作地嘟哝着（只有卡尼茨听得懂）：‘Lumpus maxismus，lumpus maxismus！’① 但是，当戈林格尔博士在大门口嘲讽性地深深一鞠躬告辞而去时，卡尼茨反而感到不自在起来，因为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同自己的牺牲品呆在一起了，这使他惊恐不安。

“可是，亲爱的少尉先生，您必须试着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不想矫揉造作地表达我的意思，说我的朋友突然有

①拉丁文，意为：“最大的骗子，最大的骗子”。

了良心上的发现。但自落笔签字以来，买卖双方的外部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您想想：整整两天，卡尼茨作为买主，同这作为卖方的可怜的姑娘进行着斗争。她曾是他的敌手，他对她必须从战略上加以包围，实施围困，并迫使她投降。而现在，这场经济战已经打完。卡尼茨这个拿破仑赢得了胜利，彻底的胜利。因此，这个可怜、文静的姑娘，这位衣着简朴、同他肩并肩一道穿过鲸鱼胡同的小姐，已不再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了。而听起来颇为奇怪的是：其实在迅速夺得胜利的这一刻，再也没有比他的牺牲品让他过于轻松地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更使他感到沮丧的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对别人做了理亏之事，而他又能发现他的受害人的某件小事上也做得不对或处之失当，或者他能以此自欺，那么，他心里头就会一下子变得舒坦起来的（这点令人不解）；只要能让受骗上当者至少也担当一个小小的罪名，那么，骗子良心上的负担也就解除了。但对这个牺牲品，卡尼茨却挑不出半点毛病加以指责。她是自缚了双手受擒于他的，同时还睁着一双天真无邪的淡蓝色眼睛，满含感激地不停看他。现在事后他该对她说些什么呢？祝贺她卖掉了庄园吗？这不成了恭喜她蒙受了损失么？他心里越来越不舒服了。我还是送她回旅馆去吧，他脑子里迅速转了一下，然后呢，这一切便了结了，过去了。

“但是，走在他身边的牺牲品也明显不安起来。她也放慢了脚步，一副若有所思、踌躇不前的样子。卡尼茨虽然低着头，可这种变化也并未逃过他的眼睛。他从她迟迟疑疑的步伐（他不敢看她的脸）上感到，她在紧张地思索什么。一阵恐惧向他袭来。他对自己说，现在她到底回过味来了，知道我就是买主。说不定她这会儿要斥责我了，可能已后悔自己匆忙之间做了件蠢

事，也许明天还会跑去找她的律师。

“不过，这时候——他们已影子挨着影子，默默地走完了鲸鱼胡同——，她终于鼓起了勇气，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请原谅……可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所以我很想把一切都处理好……首先我要感谢您费了这么大的力，而且……而且……想请您，最好现在马上就告诉我……为了您这番努力，我要付多少钱酬谢。您花了这么多时间从中介绍，可……我明天一早要走了……我很想把一切都处理好。’

“我们的朋友脚迈不开步子了，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这叫人如何受得了啊！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感到难堪，就好似一个人盛怒之下打了一条狗，挨打的畜生却伏在地上爬过来，用哀哀求告的眼睛望着他，并去舔那只残忍的手。

“‘不，不，’他大为震惊地推辞着，‘您啥也不欠我的，不欠我一分一厘，’同时他感到，汗珠突然从毛孔里直往外冒。桩桩件件的事情，他预先都要作周密筹划的，多年来，已学会事先仔细考虑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反应，而这次，却面临着全新的情况。在做代理商的艰难的日子里，他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又有多少回打招呼人家睬也不睬，而且，他活动范围内的某些小巷，他宁肯避而不去。可现在，竟有人感激他——他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在这第一个尽管受了欺骗还对他表示信任的人面前，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觉得需要向她道歉，虽然这么做违背他的本意。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千万不要这么说……您啥也不欠我的……我什么都不收……我只希望，一切事情处理得还妥当，是完全按您的意思办的……等一等也许要好些，是啊，我自己担心，您可能……如果您不是这么急于脱手，可能会卖个

更高的价钱……可您想迅速售出——我认为，这样做对您要恰当一些。我的确认为，这样对您更恰当。'

“他又缓过气来了。在这一刻，他简直变得真诚起来了。

“'像您这样的人，对生意一点也不懂，买卖的事最好是早点撤手。因此，宁可……宁可少赚一点，可这稳妥……您不要'——他使劲咽了口唾沫——'您不要，我恳请您现在不要事后为旁人的闲言所惑，如果他们想让您相信，您卖得不好，或者卖得太便宜了的话。每做一次买卖，事后总有一些人跑来，装腔作势，胡扯什么：他们本会出更高的价钱，出高得多的价钱的……可是，事到临头，他们一个现钱也不会付。他们会把汇票塞给您，要么就是债券和股份……这些东西对您一文不值，真的一文不值，我向您发誓，我在这里当着您的面起誓，银行是第一流的，现钱可靠。每日每时您都能定期得到您的息金，不会出任何问题。请相信我……我对您发誓……这样对您更合适。'

“交谈之间，他们已走到饭店门前。卡尼茨犯犹豫了。我至少该请她一次，他想，吃顿晚饭，或者看看戏吧。可这时，她已向他伸出了双手。

“'我想，我不能再耽误您了……您为我牺牲了这么多时间，让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两天来您就为了我的事在忙活。我真的觉得，没有谁会比您更尽心地帮我的忙了。再一次我……我深深感谢您，从来'——她的脸微微一红——'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这样办得这样迅速地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而一切又为我办得这么完满，这么轻松……我深深感谢您，深深地，向您表示谢意！'

“卡尼茨握着她的手，只得抬起头来看她。她惯常的那种胆怯已为感情的热烈所代替。往日那么苍白、神色那么惊慌的脸，突然显露出生气盎然的光彩来。她长着一双富于表情的蓝眼睛，脸上挂着感激的浅笑，看上去几乎像孩子一样天真。卡尼茨想找句话说，可是没找着。而这时，她已向他道别，正转身离去。她的脚步是那样的轻盈、敏捷和稳健。这是一种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步态。一个卸去了包袱、获得了解脱的人，走起路来才会是这种样子。卡尼茨目送她离去，心里仍不安稳。他一直有种感觉：我还想跟她说点什么呢。可门房已把钥匙递给她，服务生正领着她走向电梯。一切都过去了。

“这是牺牲与屠夫的告别。可卡尼茨觉得，他仿佛是一斧子砍下了自己的头。他头晕目眩地站了几分钟，呆呆地望着旅馆空荡荡的大厅。最后，街上的人流把他裹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是上哪儿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这样注视过他，那目光中饱含着仁爱与感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对他说话。他耳畔不由得又响起了‘我深深地感谢您’这句话。而他洗劫的，恰恰就是这个人；他所欺骗的，偏偏就是这个人！他一再停住脚步，从额头上揩去汗水。他昏昏沉沉地沿着克恩特纳大街踉跄而行。突然，在街上那家规模很大的玻璃店前，发生了一件事：就在他漫无目的地跌跌撞撞乱走之际，他迎面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镜子中的脸。他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就像人们细细察看报上刊登的犯罪分子的照片那样。他想弄清楚，那些犯罪特征究竟表现在何处。是在突起的下巴上，邪恶的嘴唇上，还是在冷酷的眼睛里？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看到了镜片后他那双因惊恐而大张着的眼睛，突然又想起了他刚才见过的另一双眼睛。一个人，就应该有这样一双眼睛，他激动地想。不要像我的眼睛

那样，红眼圈，贪婪而又紧张不安。一个人，应当有这样一双眼睛，蓝汪汪的，光彩照人，饱含着一种内在的虔诚（我母亲有时看东西就是这种目光，他想起来了，那是在安息日之夜）。是啊，一个人在世上就应当做这样的人：宁可被人欺骗，也不欺骗他人——做一个正派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只有这种人，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他暗暗想道，我所有的聪明才智，并没有使我感到幸福，我依然是个备受打击的、心无宁时的人。他，莱奥波德·卡尼茨，沿着大街继续往前走，觉得自己对自己陌生了起来，他的心境，还从来没有像取得最光辉胜利的这个日子这样，万分地悲凉。

“最后他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了下来，因为他相信自己是饿了。他要了些点心之类。可每吃一口，他便感到一阵恶心。我要卖掉克克斯法尔伐庄园，他苦苦思索着，立即转卖。我要一座庄园干什么，我又不是农场主。叫我孤身一人去住那十八间房，成天和承租人——那个骗子纠缠在一起吗？这真是胡闹，我本该替地产抵押公司购买这座庄园的，不该揽在自己名下……因为，如果她最终知道我是买主……此外，我根本不打算在这上头赚得很多！假使她同意，我就提取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的好处，把庄园还给她；她要是后悔，随时都可以把庄园收回去。

“这想法减轻了他心头的负担。明天我就给她写信，或者，此外——明天一早，在她动身之前，我可以向她本人提出这个建议。是的，这就对了：让她自愿选择，是不是赎回庄园。尽管已两夜无眠，这第三个晚上，卡尼茨也仍是辗转反侧，难以合眼。他耳旁一直还回响着‘深深地’、‘我深深地感谢您’。这声音带有北德腔，听起来很陌生，但充满了真诚，使他激动得

神经直发颤。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还没有一笔生意，像这宗最大、最幸运、最昧良心的买卖这样，让我们的朋友生出满腹的忧愁。

“七点半卡尼茨已来到大街上。他知道，途经帕骚的快车是九点二十分发车。所以，他还想速速买些巧克力或一盒子糖果。他需要表示一下感激之情，也许暗地里还希望再一次听听那声用感人的外地口音说出来的‘我深深地感谢您’。他买了一大盒糖果，最漂亮、最昂贵的糖果，可他觉得这作为送别时馈赠的礼物仍不够漂亮。于是他又在另一家商店里买了些花，一大束红艳艳的鲜花。他左右两手都拿着东西回到饭店，并委托门房，将这两样礼品立即送到迪岑霍夫小姐的房间。但门房马上按照维也纳人的方式，一开口就称他为贵族，恭顺地答道：‘不用谢，不用谢，封·卡尼茨先生，小姐已在餐厅用早点。’

“卡尼茨思忖了片刻。昨天的告别是那样激动人心，他都害怕再一次见面会破坏这美好的回忆。但他还是下了决心，一手糖果一手鲜花地走进了早点餐厅。

“她背对他而坐。即使没有看到她的脸，从这瘦弱的人儿谦恭而文静地坐在一张孤零零桌子旁的神态上，他也感到了一种动人心扉的东西，不由得激动起来。他怯怯地走过去，迅速将糖果与鲜花放下，道：‘一份小小的心意，为您送行。’

“她吃了一惊，脸涨得通红。她这是第一次收到别人送她的鲜花，或者更确切地说，有那么一次，那帮企图骗取遗产的亲戚中的一位，想把她争取过来，曾往她房间里送了几枝瘦瘦的玫瑰。可侯爵夫人这狂暴的野兽，命令她立刻把花送回去。而现在，却有一个人走过来，给她带来了鲜花，谁也不能禁止她收下这些花了。

“‘啊，不，’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凭什么收您的礼物？我实在……实在难以愧领。’

“可她抬起了头，感激地望着他。不知是花的反光还是血涌了上来——总之，那张局促不安的脸上，这时浮漾着越来越强烈的玫瑰色光泽。这位正变得衰老的姑娘眼下看起来，几乎可说漂亮迷人。

“‘您不想坐下吗？’她迷惘地问。卡尼茨笨手笨脚地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这么说您真要走了？’他问道，这声音不由自主地直发颤，里面带着真诚的遗憾。

“‘是的，’她答，并低下了头。在‘是的’这声回答中，不带一丝快乐，但也不含半点悲伤；既无希冀，也无失望。说得很平静，带着无可奈何的语气，没有任何声调上特别的强调。

“因为困窘，也是出于帮帮她的愿望，卡尼茨问她是否已发电报将行期告诉亲友。没有，哦没有，多年没给他们发电报了，这会把他们吓着的。可他们总该是您的近亲吧，卡尼茨又问。近亲——不，根本不是，是个侄女，已故继姐的女儿。侄女的丈夫她根本就不认识。侄女两口子耕种着一小块土地，还办了个养蜂场，他们非常亲切地写信来，告诉她可以在那儿用间房，只要还满意，尽可以一直住下去。

“‘可您究竟想在那地方干什么呢，在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卡尼茨问。

“‘我不知道。’她眼帘低垂地答。

“我们的朋友渐渐激动起来。就是这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空虚与孤独，就是她无可奈何地忍受自己和自己命运时显露出来的这份漠然，使他想起了他自己，想起了他不安定的、无家可

归的生活。从她茫茫然没有目标的处境中，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浮生无寄。

“‘这么做毫无意义，’他几乎是激烈地说道，‘不要和亲戚们住在一起，这决不会有好处的。况且，您再也不必把自己掩藏在那个小地方了。’

“她感激而悲伤地看着他。‘是的，’她叹息了一声，‘我自己对去那儿也有点害怕。可不这样我究竟又该怎么办呢?’

“她表情漠然地自言自语道，继而又抬起那双蓝眼睛来看他，仿佛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条建议——（一个人，应该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卡尼茨昨天对自己这么说过，）——突然，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感到有个想法、有个愿望正急急地朝唇边挤过来。

“‘那么您最好就留在这里，’他说。他不由自主地又补充了一句，声音更低了：‘您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她吓了一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现在才回过神来，刚才他说了句自己根本不想有意识讲出的话。这句话未经他像往常那样掂量、考虑和检验，就脱口而出了。一个他自己既不清楚又不愿承认的愿望，突然变成了声音，变成了振动，变成了语调。看到她的脸刷地一下子变得绯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说了句什么话。他马上又担心她可能会误解他。说不定她会想：是做我的情妇。为了不让她产生这一会对她构成侮辱的想法，他赶紧补充道：

“‘我是说——做我的妻子。’

“她猛的一下抬起了身子，嘴唇一个劲地发抖。他不知道，她是要抽泣呢，还是想给他一声恶骂。接着，她突然跳起来，跑出了餐厅。

“这是我们的朋友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刻。现在他才明白自己干了件蠢事。他贬低、冒犯、侮辱了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惟一对他表示信任的人。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几近老年了的人，一个衣衫褴褛、其貌不扬的犹太人，一个四下里兜揽生意的代理商，一个一心只想着如何赚钱的人，怎么配向一个内心如此高洁、一个如此体贴入微的女子求婚呢！他下意识里承认，她这样一腔厌恶地跑开，做得对。很好，他恨恨地对自己说。我活该如此。她终于认清了我，终于表示了我应得的鄙弃。这样更好，免得她为了我的无耻行径还来感谢我。卡尼茨丝毫没有因为她的逃开而觉得受了侮辱，相反，在这一刻他简直——这是他本人对我承认的——感到高兴。他感到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现在开始，她像他本人对自己怀着蔑视一样，想到他时就会怀着鄙夷，这是公平的。

“可是，这会儿她又在门口出现了。她眼角潮湿，激动万分。她的双肩直在发抖。她向桌子走来。她不得不用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才重又坐下。接下来，她轻轻呼吸着，眼也不抬地说：

“‘请原谅……请您原谅我的无礼……我这样跳起来就走。但我吓坏了……您怎么会向我求婚呢？可您对我一点也不了解……您根本就不了解我啊……’

“卡尼茨大为震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心情激动，只看到她并未发怒，仅是害怕而已。面对他荒唐的突然求婚，她和他本人一样感到惊愕。他们谁也没有勇气同对方说话，谁也没有勇气望对方一眼。可她这天上午没有动身离去。他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三天之后他又一次向她求婚，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

康多尔大夫停顿了一下。“好了，现在还剩下最后一节——我马上就要讲完了，只是把这话再说一遍——，这一带的人闲言碎语地说，我们的朋友当时为了得到财产，便耍诡计，靠阿谀奉承接近女继承人，并用一纸婚约缚住了她。可我要重复一遍：这不是真的。如您现在所知，卡尼茨那时已将庄园弄到手中，他用不着再和她结婚，他求婚的时候根本没打什么小算盘。他一个小小的代理商，从来就没有勇气靠阴谋诡计去追求这个文雅的蓝眼睛姑娘。他是为一件真挚的感情所惊慑，才事与愿违地向姑娘求婚的。更令人惊异的是，这种真挚的感情后来一直被保持着。

“这一荒唐的求婚毕竟成就了一段少有的幸福姻缘。恰恰是两相对立的东西，如果互补得当，往往会产生最完美的和谐。那些看起来最出人意料的事，常常是最顺理成章的事。这一对突然结成的夫妻，最初的反应自然是彼此害怕。卡尼茨疑心，有人会把他过去从事可疑交易的那档子事告诉她，她会在最后一刻鄙夷地将他从身边推开。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遮掩自己的过去。他停止了一切不正当的买卖，不惜亏损地将债券转让出去，远远地避开了他从前的那帮同党。他受了洗礼，挑了个很有影响的教父，且花上一大笔钱办成了此事，即：获准在‘卡尼茨’这姓名后添上听起来有贵族意味的字样——‘封·克克斯法尔伐’。经过这一番更改，就像大多数改名换姓者那样，他原来的姓名不久就从名片上消失了。但直到举行婚礼那一天，他还生活在胡思乱想之中。他担心，今天，明天，后天，她可能还会惊慌地收回对他的信任。而她呢，在过去十二年里，天天遭受从前的女主人——那个狂暴的侯爵夫人的辱骂，被斥为无能、愚蠢、恶毒和迟钝，让那恶魔般的专横摧垮了任何自信心，

所以，如今也估计，自己仍会遭到这个新主宰不停顿的呵斥、嘲笑、辱骂和歧视。她事先就摆出了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以为遭受奴役会使她逃脱不了的命运。不过您瞧，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这个男人，并准备一辈子为他服务。这个男人每天都对她感激不尽，待她总带着一种敬畏的羞怯之态。这年轻的妇人惊讶不已，简直无法理解这份深厚的柔情。原先那个生命之花半已枯萎了的姑娘，渐渐又开始有了朝气，她变漂亮了，体态也丰腴柔润起来。又过了一两年，她才敢真正相信，她这个被人漠视、遭人践踏、受人压迫的人，也能像其他所有的女人那样，受到尊重，为人所爱。不过，直到那孩子来到人间，他俩才开始获得真正的幸福。

“在那些年里，克克斯法尔伐又以新的激情经营起他的商业来了。那个小小的代理商已被他抛到身后，他的业务已具有很大的规模。他改造了糖厂，使之现代化，在维也纳新城区的轧钢厂入了股，还在糖业联合会做成了那一大笔棒极了的交易。那交易当时曾广为人传诵。他富了，这时的的确确富了，但他们夫妇深居简出、节俭的生活方式却未因此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很少邀人来家作客，仿佛不想让别人过多地念记、关注他们。您熟悉的那座宅院，当时非常简陋、土气，和现在没法比——当然啰，那时比今天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接着，第一场考验向他袭来。他妻子患内科病已有较长时日，吃东西就恶心，人日渐消瘦，越来越疲倦、乏力。但她怕她这么个无足轻重的人会使忙忙碌碌的丈夫担心，所以每次发病，都抿紧嘴唇，瞒住自己的疼痛不说。到最后再也瞒不下去了，而此时，病也拖到了晚期。用救护车将她送到维也纳，给她做手术。原以为她得的是胃溃疡，而实际上是胃癌。我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克克斯法尔伐的。他怀着无法抑制的、深深的绝望，其绝望的程度，我在谁身上也未见到过。他不能理解，简直就不想理解，医学居然会无能为力，再也救不了他妻子的命。他认为，我们没有再采取措施救治，未能再想出什么办法来治疗，这只是因为我们当医生的懒惰、冷漠和无能。如果教授能治好他妻子的病，他就出五万、十万克朗酬谢。做手术那天，他还发电报从布达佩斯、慕尼黑和柏林请来了一流的医学专家。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找到一位说他妻子不动手术大概也能治愈的大夫。后来不出我们之所料，无可救治的病人果真死在手术刀下。于是他大骂我们个个都是杀人犯，在那一刻，他眼睛里射出的目光是那样的迷乱，让我一辈子也没法忘记。

“妻子的死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从这天起，这个商业界的苦行僧身上就发生了某些变化。他自孩提时起侍奉的上帝——金钱——对他来说已死了。在这人世间，现在就只有一样东西，即他的女儿，对他还是弥足珍贵的。他雇请了家庭女教师和仆役，对房子作了一番修整。从前非常节俭的他，此时嫌一切都不够奢华了。女儿才十来岁，他就带着她去威尼斯、巴黎和维也纳，以最矫揉造作的方式娇她、宠她。过去他疯狂地聚敛钱财，现在则同样疯狂地挥霍财富，他似乎很鄙视金钱——您说他慷慨、高贵，也许并非全错，因为多下来他对盈利与亏本，确实是持一种异乎寻常的淡漠态度。数百万的家产都未能为他买回妻子的生命，自那以后，他便学会了蔑视金钱。

“我不想对您——时候不早了——详谈他是怎样百般娇宠自己的女儿的。这种娇宠毕竟可以理解，因为小姑娘出落得娇美迷人。那些年她真像个小精灵，温柔，苗条，轻盈，一双灰色的眼睛，看人的时候总闪出明亮、亲切的光芒。她自母亲那

里继承了怯怯含羞的温良，又从父亲那儿得到了敏锐深刻的理解力。她聪明，可爱，像朵鲜花似地含苞欲放，养成了一种奇妙的无拘无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是那些在生活中从未遭到过仇视、从未经受过艰难困苦的孩子所独有的。这个日益衰老的男人，从来就不敢指望，他性情如此忧悒阴郁，居然能生出一个对世界满怀友爱之情、天性如此快乐的女儿来，所以他陶醉了。只有了解他这一陶醉情绪的人，才能充分估计到，第二个不幸落到他头上的他有多绝望。他没法理解，不想理解——到今天也仍不能理解——，偏偏是这个孩子，他的孩子，该遭受这等打击，该变成残废，而且要一直残废下去。我确实不敢把他在极度的绝望中所干的种种蠢事全讲出来。他那份固执劲把世上所有的医生都惹恼了，他似乎想用巨款来逼迫我们采取某个能立竿见影的治疗方案。他隔一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来，这电话打得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受了他那疯狂的焦躁情绪的驱使罢了。我简直不想再往下谈这档子事了。可最近有个同事秘密地告诉我，说这位老人每周都在大学图书馆里，坐在大学生中间，笨拙地从词典上抄录所有的外来词，然后仔细钻研全部的医学手册，一读就是连续几小时，心中怀着一线模糊的希望：也许他自己能发现一点我们医生看漏了或忘记了的东西。别的方面还有人告诉我——您听了可能会发笑的，但往往是这种迷狂劲才让人预感到一种激情的伟大——，为了女儿的康复，他不仅答应给犹太教堂而且也许诺向本地的神父捐赠一大笔钱款。到底该向哪一位上帝求助呢，是向被他背弃了的、父辈们的上帝求援，还是向他新近皈依的天主求救，他可是吃不准，而且他深恐开罪了这位上帝或那位天主，于是就同时向两位上帝起了誓。

“但我把这类近乎可笑的细节讲给您听，决不是因为我喜好搬弄是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您恰恰就该明白，如果某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肠，让他感到这个人从心底里理解了他的忧愁，或者至少想去理解他的忧虑，那么，这人对备受打击、精神崩溃了的克克斯法尔伐来说，该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哦。我知道，他的固执劲，他以自我为中心的狂热，会给人带来麻烦的。瞧他那狂热的举止，就仿佛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上，只有他才是不幸的，只有他的孩子才遭受了厄运。然而，恰恰是现在，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因为这种极度的无助状态已开始损害他本人的健康。如果您能给这不幸的家庭带去些许青春的气息，带去您的一点儿活力和几分无拘无束之态，那您真的——真的，亲爱的少尉先生——是做了一件好事。只是因为担心您会被他人的流言弄糊涂，惟其如此，我才告诉您他私生活方面的情况，也许讲多了一点，超出了我所能担当责任的程度。不过我相信，我可能指望——我讲给您听的一切，只限于我俩之间，绝不会外传的。”

“当然不会外传啦，”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我在他整个叙述过程中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好像麻木了一般——不单是被康多尔披露的、出人意外的情况弄得头昏脑涨，虽然这些情况使我对克克斯法尔伐的印象，就像翻一只手套似地从里往外整个儿翻了过来。而且，我同时也为我自己的迟纯和愚蠢感到震惊。如此说来，我都 25 岁的人了，居然还瞪着两只这么浅薄的眼睛在世上行走！一连几个星期，我天天去这家做客，却完全为自己的同情所迷，而且因为愚蠢的谨慎，从来就什么也不敢打听。既不敢打听姑娘的病情，也不敢探问姑娘的母亲在哪，这家里显然少了位母亲，更没有问起过这怪人的财富从何而来。我

怎么会忽视，这双阴云密布的、忧伤的杏仁形眼睛，并不是匈牙利贵族的眼睛，而是经过上千年惨烈搏斗的磨砺后变得敏锐而又疲乏了的犹太人的眼睛？我怎么就没觉察到，埃迪特身上又混杂有其它成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这家庭中肯定笼罩着奇特的往事所造成的某种阴森恐怖的气氛？这时，一连串细节闪电般地跃入我的脑际，虽然来得晚了些：有一次，我们的上校遇上克克斯法尔伐，对他的问候报之以极为冷淡的目光，仅把两根手指抬了抬，连帽沿也未碰到；又如在咖啡馆的桌子旁，我的伙伴们称他为“老讨债鬼”。当时我的心境，可打个比方来形容：就好像是置身在暗室之中，一道窗帘突然被拉开，阳光陡然间扑入你的眼帘，刺得你眼冒金星；耀眼的光线直射过来，叫人无法忍受，你不免感到一阵晕眩。

可康多尔似乎料到了我心里头什么在翻腾，他朝我俯过身来；他那柔软的小手安慰性地摸摸我的手，还真像只医生的手呢。

“这您当然不会预料到的，少尉先生，您怎样会想到这点呢！您成长的那个环境，非常封闭，极为偏僻，此外，您正处在幸福的年龄，您还没有学会先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特异的事情。您要相信我这个年长者——有时受到生活的愚弄，你不必为此而羞愧；如果一个人的瞳孔里射出来的还不是过于敏锐的、诊断分析的恶毒的目光，而对人、对事首先宁愿以深信不疑的目光视之，那么，这倒是上帝的一种恩赐。不然您就决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帮助这位老人和这个可怜的病孩！不，您不必惊异，尤其不要为此而感到羞愧——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做了件最为正确的事！”

他把烟蒂扔到角落里，舒展了一下四肢，把椅子往后移了

移。“不过现在嘛，我想，该是我走的时候了。”

我虽然感到还有点晕眩，但仍和他一起站了起来。因为我心中正有某些奇怪的东西在翻滚。我万分激动，听了这种种意外的情况后，神经受到过度刺激，人甚至变得更清醒了；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头脑中某个确定的位置，隐隐有那么一股子压力。我清楚地记得：在康多尔讲述的时候，我本想问点什么的，只是因为缺乏打断他话头的果断，才没问。我是想在某个特定的位置问个什么细节来着！现在可以提问了，而我又记不清那是个什么问题了。问题肯定是被倾听时的激动冲走啦。我摸索着将谈话过程中整个的曲曲折折梳理了一遍，结果劳而无功——这情形就好像一个人千真万确地感到自己体内在作痛，可就是没法确定究竟痛在何处。我们穿过人已半空的酒馆往外走时，我脑子里仍竭尽全力地在忙活一件事，即：回忆我要提的那个问题。

我俩走出店门，康多尔抬头望望天空。“噢，”他带着某种满意的神情笑了笑。“我一直有这种感觉。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月光太刺眼了。要下暴雨了，肯定还是场大暴雨。这么说我们得赶紧走。”

他讲对了。虽然现在正在酣睡的房舍之间，空气仍凝滞不动，使人气闷，但从东方的夜空中却涌来一团团挟裹着雨水的乌云，已部分遮住了光华渐弱、只发出淡黄色光线的月亮。半边天空完全暗了下来。致密的、金属似的云团，黑似一只巨龟，向前推移着，时而被遥远天际的闪电照亮。每次闪电过后，天幕后便隐隐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有点儿像一只被激怒的野兽在愤怒的咆哮。

“半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得到这份赏赐了，”康多尔断言，

“我去车站肯定不会遇上雨的，可是您，少尉先生，最好还是转身回去吧，不然您就要淋个透湿了。”

但我约摸记得，自己还得问他点儿事情，可就是不清楚，究竟该问什么。这方面的记忆，犹如天上被奔涌而来的行云遮住了的月亮，淹没在深深的黑暗之中。可我总感到那个不确定的念头仍在我脑海里翻腾，就像一种钻心的疼痛，让人不得安生，使你时时感到它的存在。

“不回去，豁出去了，”我答道。

“那就走快点！越快越好。坐了这么长时间，腿都发僵了。”

腿都发僵了——就是它，就是这个词！一道闪电唰地照到了我意识的最深处。我一下子便记起来了，我前面想问康多尔的是什么，我非问他不可的是什么。就是那项托付呀！克克斯法尔伐的嘱托！我下意识里一直念记着的可能就只是克克斯法尔伐的问题：那个瘫痪病到底是不治之症，还是并非不可医治。我现在得提出这个问题来。因此，在我们穿过空寂无人的小巷往前走时，我相当小心地挑起了话头：

“对不起，大夫先生……您讲给我听的一切，对我来说，当然有意思极了……，我是说，非常重要……不过您会理解的，正因为这一层，我还想问您一点儿事……很久以来令我心情沉重的事……您是她的医生，对她病情的了解比谁都清楚……我是个外行，什么正确的概念也没有……我很想知道，您对她的病究竟是个什么想法。我是说，埃迪特得的这瘫痪病，到底是一时的病象呢，还是不治之症？”

康多尔一下子就抬起眼来，眼里射出尖利的光。他的两块镜片对着我一闪一闪的。我不由自主地回避着这道咄咄逼人的目光，它像根针似地刺进我的皮肤。他最终会怀疑这是克克斯

法尔伐的托付吗？他起疑心了吧？可他又低下了头，并未放慢匆匆的脚步，也许竟走得更急了些。他低声说道：

“当然啦！我本该对此有准备的。事情的结局总是如此。可治或者不可治，黑的或者白的。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健康’和‘有病’，恰恰是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医生不该说出口的两个词，因为，你怎么知道疾病始于何时，而健康止于何处呢？‘可治’与‘不可治’，那更是无从谈起！当然，这两个词用得很普遍，在实际生活中少了它们几乎不行。可您永远也别想让我说出‘不可治’这个词。我绝对不会说的！我知道，上个世纪最聪明的人尼采曾写下这么一个糟糕的句子：如果有不可治愈的疾病，那大家就不想当医生了。在尼采交给我们解答的荒谬而危险的问题中，这大抵是他讲得最错的一句话。这话倒过来才是对的。我要说：正因为有无可救治的病症，人们才想去当医生。谈得更深一层：只有遇上所谓无法医治的病例，一个医生才能经受考验，看出价值。如果一个医生事先就接受了‘不可治’这一概念，那他就是逃避自己真正的使命，就是在阵前投降认输。我清楚，在某些情况下说声‘不可救治’了事，面带无可奈何的表情，拿着到手的诊治费，转身离去，这自然更省事、更便当——是啊是啊，只收治那些已被证明可治愈、业经证实能医治的病例，倒是最容易、最便利的了。翻开旧书的某某页，在里面即可查出一整套治疗这类病的方法。嗯，谁要是觉得这样愉快，那他尽可以这样游走四方，给人治病好了。我本人以为，把这一套也作为成绩来显扬，委实可悲。这正如一个诗人，不想方设法说出他人未说过的、甚至说不出来的话，而只想把他人已讲过的东西再讲一遍；就仿佛一个哲学家，对别人早就认识了的事物还要解释九十九遍，而不去思考未为人知

的、甚至别人认识不到的奥理。不可治——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罢了，并非绝对的概念。医学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认识。对医学来说，只有暂时的不治之症，只有限于我们这个时代、限于我们科学范畴的不治之症。也就是说，不治之症，是放在我们狭隘而短浅的视野中来谈的！然而，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眼前的一时一刻。在我们今天认为没法治愈的成百个病例中，到明天或者后天就能——我们的科学在飞速进步——找到、就能发明一种疗方。因此对我来说，您要好好记住这点，”——他说这话时面带愠色，好像我得罪了他似的——“对我来说，就不存在什么不治之症，原则上我什么也不放弃、谁也不放弃，任何人也别想从我口中掏出‘不可治’这个词。即使在最令人绝望的情况下，我万不得已说出的话，也只是这病‘暂时还没法治愈’——我要说，是从我们目前的科学水平来看，还不能治愈。”

康多尔走得很急，我跟上他颇有些费力。他突然止住了脚步。

“也许我讲得太复杂、太抽象了。在酒店与火车站之间的这么一小段路上，确实很难说清楚这档子事，给您举个例子，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我的话意——顺便提一下，这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它令我十分痛苦。二十二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跟您今天的年纪差不多吧，刚好读到第四学期。这时我父亲病了。此前他身体一向很强壮、很健康，是个忙起来不知疲倦的人。我深深地爱他，非常尊敬他。医生诊断是糖尿病。糖尿病，您可能也知道吧。这是一种会让人染上的最严重的恶性病。没有任何理由，人的肌体组织就停止继续消化养料，就不再向人体内输送脂肪和糖分，由此病人日渐衰竭，到最后其实是活活饿死——我不想用这些细节折磨您，它们曾使我自

已痛苦不堪，夺去了我青年时代三年的光阴。

“现在请您听着：那个时候，所谓的科学拿糖尿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医生用一种特殊的饮食疗法来折腾病人。病人吃的每一克食物都要过过秤，喝的每一口汤水都得量一量，可大夫们知道——我作为医科大学生当然也清楚——这么做只不过是推迟死期而已。这持续两三年的可怕的毁灭过程，意味着病人在一个饮食充足的世界里悲惨地受饿而死。您可以想象一下，我作为一名学生，一个未来的医生，当时是怎样从一个医学专家那里跑到另一个医学专家那里求教的，又是如何去遍查所有的医书与专著的。但所到之处，人家口头或书面给我的答复就是那个词，那个我从那天起就无法忍受的词：‘不可治，不可治’。自那天以后，我便恨死了这个字眼，因为我只得在一旁清醒而无所作为地干瞧着，我在这世界上爱得最深的人，怎样比一头迟钝的畜生更悲惨地一步步走向死亡。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前三个月，我父亲离开了人世。

“您这会儿可要听好了：几天前，在医学协会里，我们听一位一流医学化学家作了场报告，说是在美国和在其他几个国家的实验室里，寻找腺提取剂的试验工作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他断言，糖尿病不出十年就肯定将是一种‘被了结’的顽症。嗯，您可以想象得到，有个想法引起了我怎样的激动：我寻思，当时要是有几百克腺提取剂，那该多好，我在这世界上最亲最爱的人就不会受到折磨，就不会死去，或者，我们至少能指望治好他、救治他。您可懂得，‘不可治’这一判词当时曾使我怎样地愤怒——那阵子我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可以、应当、而且必须找到和发明一种治糖尿病的药方，总有人会成功的，也许这个人就是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校方为了警告我们学生，便

印了一种传单，上面明确地说，梅毒‘不可医治’。可现在呢，梅毒照样能治了。因此，尼采、舒曼和舒伯特——我不知道还有谁是梅毒可悲的牺牲品——决不是死于‘不治之症’，而是死于一种当时‘还无法治愈’的病——是啊，如果您想这么说的话，他们从两重含义上讲是死得过早了。医生们每天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新鲜事、多少意想不到、妙不可言的事啊！这些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每次遇到别的医生只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的病例，我的心就因为愤怒而抽搐不已。我恼自己还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的药方。同时，我的心也为了这份希望而颤动：或许你明天会找到这种药方，或许有某个人会在恰当的时刻、在最后的关头为这位病人发明出这种药方。一切都是可能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为紧闭的门所隔，不得而入，可从后面常会意外地发现另一扇已洞开的门。在我们的方法不起作用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尝试着发明一种新方法；当我们的科学无能为力了的时候，总还会出现奇迹的——是的，即便在今天，医学中也仍有真正的奇迹发生。最美丽的电灯光下的奇迹，与一切逻辑和经验都是相悖的。你有时甚至能激发出这类奇迹来。如果我不是希望这姑娘的病最终有根本性好转，不是希望能使她战胜疾病、渡过难关，您以为我会去折磨她，并让我自己也受折磨吗？我承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例，一种难治的顽疾，数年来我并未像我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取得进展。但我仍未，仍未丢下她不管。”

我紧张地听他说着。他的意思我全明白。可不知不觉间，老人的那股子执拗劲和那份忧虑传到我身上来了。我还想听更多的情况，更明确、更确切的消息。因此我又问：

“那您是相信病情会发生好转的了——也就是说……您已

使病情出现了某种程序的好转?”

康多尔大夫仍沉默不语。我的意见似乎惹得他生气了。他那两条短腿重重地落在地上，越迈越急。

“您怎能断言，我已使病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好转?您察觉到这点了吗?对整个病情您到底知道多少?您认识病人不过几个星期，而我则给她治了五年的病。”

他突然收住了脚步。“为了让您了解这点，一次就彻底地了解这点，实话告诉您吧——我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什么明确的成效也未收到，可重要的正是这一点!我像个庸医似的在她身上这儿试试、那儿试试，用这种办法治一治、用那种疗方治一治，没有目标，漫无目的。到目前为止，我未取得任何进展。”

“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对我说，电浴使埃迪特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尤其是自注射了……”

但康多尔突然收住脚步，打断了我说了一半的话。

“胡扯!纯粹是胡扯!这老傻瓜讲的话您一句也不能信!您真以为电浴和诸如此类的把戏治得了这种截瘫病?难道您就不清楚我们医生的老手法吗?每当我们自己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便设法争取时间，就用种种花招和不着边际的扯淡使病人忙活不停，不让他发觉我们无计可施。所幸在病人身上，那天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和我们一道在撒谎蒙骗，做了我们的同党。她当然感到要好些了!每一种疗法，不管您是吃柠檬还是喝牛奶，不论您是洗冷水还是洗热水，首先都会在您的肌体组织内引起一种变化，产生一种新刺激，始终乐观的病人便把这种刺激看成是病情的好转了。这种自我暗示是我们最好的帮手，它甚至能助最蠢笨的大夫一臂之力。不过，这事也

有麻烦——一旦新疗法的刺激作用渐渐减弱，那么即刻便会产生反应，接下来得赶紧换个新招，再一次假装采用一种新疗法。靠着诸如此类的骗术，我们这种人面对不可救治的病例就能一直支撑下去，直至将来某一天，也许是碰巧地找到一种真正的、正确的方法为止。不，不要说恭维话，我自己最清楚，在埃迪特身上，我收到的疗效非常有限，远不及我的期望值！迄今我所尝试的一切——您别低估了这一点——，诸如电浴、按摩之类的种种花招，真正讲来，还没有帮助她恢复健康。”

康多尔这么猛烈地抨击自己，弄得我都感到有必要为他辩护一番，好使他摆脱良心上的责备。于是我小心谨慎地说道：

“可是……我亲眼看见她靠那装置走路来着……那伸展装置……”

但这下康多尔就不是在说了，而是干脆冲我吼起来。他吼得很凶，那嗓门真大，连空巷中两个迟归的散步人也好奇地转过头来了。

“骗局，我给您讲过，那是骗局！辅助装置是为我安的，不是为了她！这些装置是使病人忙活不停的装置，仅此而已，您懂吗……不是那孩子需要它，而是我需要它，因为克克斯法尔伐一家再也不愿意耐心等待了。仅仅因为我再也顶不住他们的那般催逼，才不得不又给老人一针樟脑剂——信心。除了像别人给倔强的俘虏戴上脚镣那样给没有耐性的姑娘安上沉重的装置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安辅助装置完全没有必要……也就是说，那装置或许能给肌腱增添一点儿力量……我确实帮不上更多的忙……我得争取时间呀……不过，我决不会为这些花招和骗局感到羞愧的，您自己也看到效果了——埃迪特相信，自安上辅助装置后，她走路走得好多了；那位父亲也喜不自禁，

认为我帮了埃迪特一把；所有人都为这个了不起的、天才般的奇迹创造者欢呼不止；您自己不也把我当成万能博士来请教了吗?!”

他止住话头，摘下帽子，以便用手指一揩湿漉漉的额头。然后他不怀好意从一旁瞧着我。

“我担心，下面这番话会让您不大高兴的！您把医生看成是助人之人、说真话的人，这幻想要破灭了！您出于年轻人的热情，对医德作了另一种想象，而现在，我看得出来……您已清醒了几分，或者说，甚至对这等伎俩厌恶了起来！可遗憾的是——医学与道德毫不相干。任何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无序的活动，是对自然的一种反叛，所以对付它可采取一切手段，一切的手段！不，不必同情病人——病人已将自己置身在法律之外，他破坏了秩序。为了重建秩序，为了使病人恢复健康，就必须毫无顾忌地采取行动，正如平叛一般——如果医生手头上刚巧有什么，那他就得用什么，因为靠善心和真话还从未治好过人类的病，还从未治愈过某一个人的病。假使一种骗术能起疗救作用，那它就不是可鄙的欺诈了，而是第一流的药物。在我对某个病例实际上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必须设法帮助病人挨下去。可少尉先生，一再变换新的手法，长达五年之久，这亦非易事啊，尤其是在你对自己的手段还不甚满意的时候，那就更难办了！不管怎么说吧，我对您的恭维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他，这个矮胖子，异常激动地站在我面前，似乎想用武力来对付我，如果我开口表示异议的话。这时，在那黑沉沉的天际，闪过一道蓝色的闪电，像根血管似的，接着便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康多尔突然笑了起来。

“您瞧——天上隆隆的雷声作了回答。唉，您这个可怜的人

啊——您今天亏透了，幻想一个接一个地被解剖刀切除了。先是关于匈牙利贵族的幻想，然后是对关怀备至的、从不出错的医生和救星的幻想。不过，您要明白，这老傻瓜的颂歌叫人是多么的恼火！恰恰是在埃迪特这个病例上，他那种多愁善感的烦恼特令我生厌，因为进展如此缓慢，我自己也很生气。对姑娘的病，我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出任何有决定性意义的疗方。”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而后对我转过脸来，此时他显得诚恳了些：

“另外，我不想给您造成这种印象，以为我内心里已‘放弃’，就像我们医生说得异常动听的那样，已‘放弃’这一病例。相反，恰恰是这个病例，我不会放手，哪怕还要拖上一年或者五年。而且，事情也真是碰巧了——刚好在听完报告（我前面给您讲过）后的同一天晚上，我在巴黎医学杂志上读到了一例瘫痪病的疗方。这是个很奇特的病例：一名40岁的男子，瘫痪在床上有整整两年，手脚都动弹不得，可经维埃诺教授四个月的诊治，重又恢复了健康，能爬六层楼了。您想想，四个月之内就收到了这等疗效，而一个非常相似的病例，却让我在这里瞎忙活了五年之久——我读到这篇文章，简直惊呆了！当然，那男子所患瘫痪病的病因和治疗手段，我并不很清楚。维埃诺教授好像是将一系列治疗方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他综合采用了戛纳[①]的日光浴、一整套装置和某种体操。病人的病历资料不多，我自然想象不出，教授的新疗方是否而且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我们这个病例。不过，我立即给维埃诺教授本人去了封

①法国一疗养胜地。

信，以求得到更详尽的资料。只是因为考虑到这一层，今天我才这么费事地又给埃迪特作了一遍检查，让她受了一番折腾——我需要找出可比性来。您看，我根本没有降旗认输，相反，正寻求每一线诊治的希望。也许这新疗方里头真有那么一种可能性——我是说也许，并没说得很肯定，我啰嗦得确实太多了。今天谈我这该死的职业，就到此为止吧！”

这时，我们离车站大楼已经很近了。我俩的交谈马上就将结束，因此我急忙问：

“那么您是认为……”

可就在这一刻，这个矮胖子突然停了下来。

“我什么也不认为，”他气呼呼地对我叱道。“根本就没有‘那么’！你们大家究竟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我和亲爱的上帝又没有电话联系。我什么也没说，什么肯定的东西也未讲。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考虑，什么诺也不许。我的废话本来就讲得太多太多了。现在到底该有个收场了！非常感谢您送了我一程。您最好立马转身赶回去，不然您这身衣裳就不会有一根干纱了。”

他没和我握手，就带着显然十分恼怒（我不懂这是为什么）的神情，迈着两条我觉得略呈平足的短腿，向车站跑去。

康多尔看得很准。人的神经系统早已感觉到的那场暴风雨显然已经迫近。厚厚的云团犹如一只只沉重的黑箱子，在不安地颤抖着的树冠上方轰隆隆地汇聚起来。偶尔有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把树冠照得一片惨白。不时被阵阵狂风摇醒的潮湿空气，散发出一股子焦味。我往回跑的时候，城市露出了另一副模样，一条条街道已变了样子，和几分钟前迥然不同了，那会儿它们

还屏声静气地躺在惨白的月光下。而现在，店铺的招牌仿佛受了一场恶梦的惊吓，在叮当、啪嗒乱响；房门则不安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烟囱在呜咽低诉；有几幢房子里好奇地亮起了灯光。接下来时不时可以看到，某个穿着白衬衫的人在关窗子，以防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几个迟归的行人，像为一阵恐惧之风所驱赶，急匆匆地从街角一掠而过。就连往日在夜间也相当热闹的宽阔的中心广场，此刻也空寂无人了。市政厅那座被灯火照亮了的大钟，用呆呆的白色目光，直愣愣地望着眼前这一片非比寻常的空阔。可主要的事情是：多亏了康多尔的警告，我得以抢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及时赶回营房。只须再拐两个街角，横穿营房前的市立公园，我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这几小时所了解和经历的种种意外之事，从头到尾仔细思索一番。

我们营房前的那座小花园里，黑黢黢一片。在惶恐不安的树叶下，空气滞重地挤在一起。间或有一阵短促的风，蛇一般地在树叶间发出嘶嘶声。这阵由风引起的声响，尔后重又归于一片更为可怖的寂静之中。我越走越疾。我快到营房门口了，这时，有条人影从树背后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我愣了一下，但并未停住脚步——哦，这可能就是个妓女吧，她们常常躲在这儿的暗影中留意过往的士兵。可令我恼火的是，我感到身后有个陌生人蹑手蹑脚地赶了上来。我准备把这个不知羞耻地纠缠我的无耻娼妓狠狠训一顿，便转过头来。恰巧在这一瞬间，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我万分惊讶地看到，是一位腿脚打颤的老人跟在我背后直喘气。他没戴帽子，露出一颗秃头，金丝边的眼镜正闪闪发亮——克克斯法尔伐！

在最初的惊愕中，我都不相信自己了。克克斯法尔伐呆在我们营房前的公园里——这不可能啦，三小时前，我才和康多

尔一道离开他家，当时他疲乏不堪。是我产生了幻觉，还是老人发了疯？莫非他是高烧之中爬起床来，这会儿身着单薄的睡衣，不穿外套、不戴帽子地四下里梦游？可显而易见，这人就是他。哪怕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我也认得出他悄悄走路时那种满怀忧虑、弓腰驼背、惊恐不安的样子。

“哎呀，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惊呼一声。“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您没有去睡觉？”

“没……或者说，其实……我睡不着……我还想……”

“现在赶紧回家去吧！您瞧，雷雨随时会到。您没把车开来吗？”

“停在那边……在营房左首那儿等我。”

“太好了！那就快走！如果车开得快，还能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将您及时送回家。走吧，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见他还在犹豫，我就干脆架起他的手臂，想把他拉走。但他使劲挣开了我的手。

“就走，就走……我会走的，少尉先生……可是……可您得先告诉我，他讲了些什么？”

“谁呀？”我的问话、我的惊讶都是实打实的。在我们的头顶，风越刮越凶。树木在呜咽，它们弯着腰，仿佛想摆脱根部的羁绊。雨随时都会噼噼啪啪地下起来。我当然就只想着一件事，一件最自然而然的事，即：如何将这位神志看来已昏乱了的、对即将临头的雷雨似乎无半点察觉的老人弄回家去！然而，他几近发怒地结巴道：

“康多尔大夫……您陪他走了……”

到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此次在黑夜中相遇，无疑不是偶然的事。这个焦躁的老人，是等在紧靠营房大门的公园里。只是

为了迅速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便在紧挨营房入口处的这个地方守候我。我要经入口处回营房，自然就逃不过他的眼睛了。他在极度的不安中，来来回回地踱了两三个小时的步。他可怜兮兮地躲在这座破败的小城公园里的树影中。往常在夜间，只有使女们来这种地方会她们的情人。也许他猜想，我只会陪康多尔走一小段路，就送他到火车站，将会很快返回营房的。可我对此一无所知，让他在这里等啊等的，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内，我和康多尔正坐在酒馆里。病中的老人就像当年守候他的债务人那样，顽强地、耐心地、坚韧不拔地等待着，他这种狂热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令人气愤，同时也使我感到。

“一切非常正常，”我安慰他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此我充满信心。明天下午我再告诉您更多的情况，仔仔细细向您报告每一句话。不过现在就快点上车去吧。您看看，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

“好吧，我这就走。”他那样子很不乐意。我总算催促他向前走了一二十步。接着我感到自己手臂上的分量变沉了。

“停一停，”他结结巴巴地说。“去长椅上坐一会儿。我再也走……再也走不动了。”

的的确确，老人像个醉汉似地直打着晃晃。为了在一片黑暗之中把他拖到长椅那儿去，我不得不使出浑身的气力。这时，雷声已在越来越近的地方轰鸣。老人气喘吁吁地跌坐在长椅上。显而易见，长时间的等待弄得他精疲力竭了。出现这种情形不足为怪，他直着两条疲乏的腿，东窥西探地、焦急不安地站了三个小时呢。直到现在，他终于抓住了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劳顿。他疲惫不堪地、跌倒了一般地靠在穷人们坐的长椅上。

中午，工人们坐在这长椅上吃点心；下午，这儿坐的是孕妇和养老院的老人；晚上，此处又成了妓女们勾引士兵的场所。而他，这个老人，全城的首富，眼下就靠在这椅子上，等啊，等啊，等。我知道他在等什么。我立刻预感到，除非我使这倔老头似乎从内心里振奋起来，否则我没有办法将他从这长椅上（假使哪个伙伴撞见我和他亲热异常地呆在一起，那该是个多令人不快的场面啊！）弄走。我先得安慰安慰他。同情心再次攫住了我，那股该诅咒的热流又一次从我心底奔涌而出。这热流次次都弄得我软弱不堪、意志薄弱。我俯身靠过去，劝起他来。

风，在我们周围嘶嘶鸣叫，嗖嗖劲吹，一阵阵激荡。可老人什么也未听到，什么也未看见。对他来说，没有天空，没有乌云，没有雷雨，这世界上就只有他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康复。我怎能忍心，就这么三言两语地，将康多尔对他自己的疗方还毫无把握的事实与真情，说给这位因激动和虚弱而浑身哆嗦的老人听呢？他可是需要一点儿能让他自己紧紧抓住的东西啊，就像刚才跌坐下去时，他需要抓住我伸出去搀扶的手臂那样。于是，我便急忙端出了我好不容易才从康多尔嘴中抠出来的那几句安慰话。我告诉他：康多尔听说过一种新疗方，维埃诺教授在法国试用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马上感到黑暗中我身旁有个东西在窸窣作响，而且微微地动了起来。老人刚才还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的身体向我挨过来，仿佛要傍着我取暖似的。这会儿我本不该再许什么诺了的，可同情心拽着我向前迈步，超出了我所能负责的限度。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打气：是啊，这疗法会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的，四个月之内，不，不出三个月，用这疗法医治就可收到非常惊人的效果，也许——不，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疗方在埃迪特身上不会不起作用的。渐渐地，我

对这类夸张产生了一种兴趣，因为这一番安慰收到了奇妙的效果。每逢他贪婪地问我："您真的相信吗？"或是："他真的讲过这话？是他亲口讲的吗？"我因为急躁和软弱，便一一热情地表示肯定。而在这个时候，他倚靠在我身上的躯体所产生的压力似乎也愈变愈轻了。我感到，他听了这一番话，自信心增强了。在这一刻，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味到了一点儿在一切创造性活动中包含的令人陶醉的乐趣。

当时我坐在那条穷人们坐的长椅上对克克斯法尔伐预言和许下的一切，现在已想不起来，今后也永远不会弄清楚了。正如我的话引得他贪婪地倾听一样，他凝神细听时那幸福的神情，也令我陶醉，勾得我兴致大发，愿越许越多。我俩未去注意在我们四周闪个不停的蓝色闪电，未去注意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雷声。我们紧紧靠在一起，讲着，听着，听着，讲着。我一次又一次以最真诚、最令人信服的口吻向他保证："是的，她会康复的，不久就会康复的，绝对是会康复的。"我这么做，只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他结结巴巴结结的"啊"和"谢天谢地"，同他一道感受欣喜若狂时那种令人陶然的极度的兴奋。要不是最后那道决定性的阵风突然刮过来，谁知道我们还会这样坐上多久。阵风次次总跑在急急压过来的暴雨前头，仿佛是为了给它清扫道路似的。树木一下子就弯下了腰，吹折的枝桠喀嚓喀嚓响成一片。一颗颗饱满的栗子，噼噼啪啪直朝我们砸来。一阵狂风挟着灰尘，将我们裹住，围着我们旋转。

"回家吧，您必须回去，"我一把将他扶起来，他没有反抗。我的安慰给了他力量，他的精神已恢复过来。他不像刚才那样走路打晃了。他慌乱地、十分匆忙地同我一道向那辆正等着他的汽车赶去。司机帮他坐进车里。这时我才感到一阵轻松。我

知道他安全了。我已安慰过他。现在他终于可以睡觉了，这位激动的老人，到底能酣甜地、安稳地、幸福地入眠了。

可是，当我还想迅速地把毯子盖在他脚上，以免他着凉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突然一把拉住我的手，紧紧抓着我左右两手的手腕。趁我还未来得及表示反抗；他便急忙将我的一双手拉到嘴边，吻了右手，又吻了左手，接着再一次吻了右手，又吻左手。

“明天见，明天见。”而后他嗑嗑巴巴地说。汽车飞驰而去，像是被刚才这阵呼啸而至的冷风卷走了似的。我呆呆地站着。可第一批雨点已噼里啪啦地落下来。雨，咚咚地、噼噼啪啪地、轰隆隆地猛敲着我的军帽。回军营的最后四五十步路，我已是在如注的暴雨中跑完的了。我刚湿淋淋地跑到营房门口，一道闪电便破空而来，把暴风雨之夜的街道照了个通明。闪电之后响起一阵炸雷，它仿佛要把整个天空也一道撕下来。这雷一定是击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因为大地都震得摇晃起来，窗玻璃像被击碎了似地格格乱响。虽然我的眼睛被这道顿起的闪电刺得呆住不动了。可我并没有像一分钟前那样惊骇不已。前一分钟，老人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将我的手拉过去亲吻不止。

强烈的激动过后，觉也睡得酣畅深沉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从自己醒来时的样子觉察到，昨夜那场暴风雨前的闷热和夜间谈话时的紧张，搞得我头昏脑涨了。我从似乎深不见底的梦的深渊中惊起，先用陌生的目光呆呆凝视着这个熟悉的房间，然后费力地思索着，我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沉沉睡去的。结果又是徒然。但没容我依序追忆，另一份记忆，有关公事的记忆，同私事似乎截然分开、在我脑子里严格行使职责的记忆，让

我立即想起：今天要作一次特别的操练。楼下已传来种种信号，马蹄踏地的声音清晰可闻。我从自己的勤务兵急匆匆的样子看出，眼下该是出发的时候了。我一下子便穿上勤务兵为我备好的军装，点上一支香烟，飞也似地跑下楼梯，冲进院子。这时，早已整装待发的骑兵中队在一片“开步走”的口令声中，正动身开拔。

在骑马行进的队伍里，你便不再是作为你自己这个人存在了：上百只马蹄发出嘚嘚的声音，此刻你既不能清醒地思考，也无法恬然入梦。其实，在骑马奔驰的时候，我所感到的就只是，我们这支松散的队伍，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城外而去，正驰入一个人人都能想象出来的最完美的夏日：碧空已为雨水洗净，没有一丝雾霭和一朵浮云；骄阳在头顶光辉照耀，却不给人半点闷热之感；各种景物的轮廓十分清晰。往远方望去，每一幢房屋，每一棵树，每一块土地，都是那样真切分明，它们就好像托在你的掌心。窗前的每一束花，房顶上的每一个烟囱，经玻璃般明净的浓烈色彩一抹，其存在似乎又突出了几分。那条乏味的公路，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过去我们曾一周复一周地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一个目标打那上头疾奔而过。而眼下，它在我们头上拱起了一个仿佛新上过色的、树叶汇成的顶，这顶的颜色苍翠欲滴，枝叶也更见繁茂了。坐在马鞍上，我是轻松自如，尽泄块垒，最近几天和几周压迫我神经的一切不安、沉闷和难题，全都一扫而空了。我相信，自己执行军务时很少像那个阳光明媚的夏日的上午，干得那么的出色。事情的发展样样轻松而自然，什么都能如愿以偿，什么都让我幸福愉快。天空、草地，驯服地听从我每一个夹腿和勒缰动作调遣的热气腾腾的宝马，甚至还有我自己发布命令时的声音，全令我心花怒

放。

强烈的幸福感就像一切令人陶醉的东西那样，也有一点我麻醉的作用。尽情享受眼前幸福的时刻，往往会让人忘记过去。我坐在马鞍上度过几小时使人精神振奋的时光后，下午又踏上了那条熟悉的路，向城外的庄园走去，这时我脑子里更多的只是模模糊糊地想着昨夜的偶遇。让我高兴的仅仅是我心里头那种极度的轻松感和别人的快乐。人在幸福的时候，往往会设想其他所有的人也个个都是幸福的。

果然如此，我刚在我熟悉的庄园大门上一敲，那个往常谦恭而冷静的仆人，即用一种特别欢快的声音向我表示欢迎。他马上催促道："我可以送少尉先生到塔楼上去吗？小姐们已在上面恭候呢。"

可这时他的两只手为什么显得如此急不可待？他为什么会这样满脸含笑地注视着我？他为什么要这么迅速地立即冲到我的前头？他究竟怎么啦，在我准备顺着通往晒台的旋梯往上爬时，我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他今天到底是咋啦，这个老约瑟夫？他心急火燎地想把我尽快弄上楼顶去。这老实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但感到高兴，这是好事。在这阳光明媚的六月天，迈动青年人强健的腿脚，顺旋梯往上爬，透过侧边的一眼眼窗户，时而南眺，时而北望，时而往东俯视，时而向西鸟瞰，将这一派一直延展到渺远天际的夏日风光收入眼底，也是乐事一桩。最后离晒台只有十个台阶或十二个台阶要爬了，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我停了下来。因为颇不寻常的是：在昏暗的楼梯间的拐弯处，突然回荡起极轻柔的舞曲声。乐曲由小提琴主奏，大提琴伴奏，一唱三叠的女声生动活泼的花腔，又为它增添了

几分魅力。我惊讶不已。何处飘来这既近又远、既属天国又属尘世的乐音？这是轻歌剧中的一支流行曲，似从天堂飘落而下。也许是附近某处农庄的院子里，有支小乐队在演奏，风将温煦的旋律最后一阵最温柔的颤动送了过来？可紧接着我便断定，这支轻柔的管弦乐，是从晒台上飘下来的，所谓乐队，不过是一台普通的唱机罢了。我心想，今天我在哪儿都陶然忘己，处处都期待奇迹的发生，这该有多傻呀。在一个窄小的塔楼晒台上，又怎能安顿下整整一支管弦乐队！不过，只往上爬了几个台阶，我心里又感到吃不准了。是留声机在楼顶播放音乐，错不了，可——歌声，这歌声听起来是这样的自由自在、这样的真切入耳，不像是那个嗡嗡作响的小匣子所能发出来的。这是女孩子的歌声，没错，歌声中洋溢着孩子般的喜悦之情。我收住脚步，更专注地凝神细听。音量饱满的女高音，出自伊洛娜的歌喉，优美，圆润，生动，柔和，就像她的手臂那样动人。可另一个声音，伴唱的声音，又属于何人？我听不出来。看来是埃迪特邀了一位女友，一个非常年轻的、活泼可爱的姑娘。我万般急切地想见见这只意外地在我们塔楼上停落的、鸣啭的小燕子。所以，当我踏上晒台，发觉这儿只有两个姑娘坐在一起，就埃迪特和伊洛娜二位，而且，竟是埃迪特在那里欢笑，在用一种全新的嗓音，一种自由奔放、轻松愉快的嗓音哼唱，我的惊异，比刚才不知又大了多少倍。我之所以如此惊讶，是因为我觉得一夜之间发生这等变化总有点儿不正常。只有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自信的人，因为满怀喜悦之情，才会这样无忧无虑地歌唱。另外，这姑娘，这病中的姑娘不可能已恢复健康，除非一夜之间真的出现了奇迹。是什么——我感到惊讶——让她如此陶醉，是什么使她迷得这么深，以至她那份处于极度幸福之中的自信，一

下子从喉间、从心灵中迸发了出来？我很难说清楚自己最初感受。这感受其实是一种不快，就好比我在姑娘们赤身裸体的时候意外地撞上她们。要么是这位患病的姑娘此前一直对我隐瞒着她的真实性格，在欺骗我，要么是——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会这样的呢？——她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新人。

使我惊诧的是，两个姑娘看见我时，神态自若，无半点张惶之色。

“马上就完，”埃迪特冲我喊道，又对伊洛娜嚷了一声：“快把唱机关掉吧。”说罢她招手让我过去。

“到底来了，到底来了，我一直在等您呢。快过来呀！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听，不过要非常、非常详细……爸爸说得颠三倒四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被搞得晕头转向了……您是知道的，他一激动，就什么事也说不清楚……您想想，深更半夜他还跑到楼上我的房间来呢。那场可怕的暴风雨使我无法成眠，我冷极了，风从窗口灌进来，我没力气起床。心里一直盼着，会有哪个人醒来，上楼替我把窗子关好。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个脚步声越走越近。起初我很害怕，当时可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啊。惊惧之中，我连爸爸也未认出来，他的模样全变了。他立即向我走来，想拦他都拦不住……您真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又哭又笑……是啊，您就想象一下吧，听见爸爸笑，听见爸爸开怀大笑，看见他一只脚颠到另一只脚上跳舞，像个大孩子似的，那种情景！当然啦，他开始讲述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起先简直都没法相信……我心想，爸爸是做了个梦吧，要不就是我自己还在梦中。可接着伊洛娜也跑了上来。我们聊啊，笑啊，直至天明……现在由您来谈谈吧……您说……这新疗法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一个巨浪打来，打得你一个踉跄，而你却依然徒劳地使尽力气抵挡一样，我也试图顶住极度的惊愕对我的袭击。她这句话恰似一道闪电，一下子把什么都挑明了。我，只有我才使这天真无邪的人吐出了清脆的新音；我，只有我才使她产生了这不祥的自信心。克克斯法尔伐肯定已把康多尔向我透露的消息告诉她。可康多尔到底又对我讲了些啥呢？……我自己转述时又给克克斯法尔伐说了些什么呢？康多尔谈得很谨慎，而我，这个满怀同情的傻瓜，一定是又编造了什么东西，让这一家子笑逐颜开，让六神无主的人变得年轻，让受病痛折磨的人自以为已经康复！那么是什么……“说呀，怎么啦……您究竟为什么犹豫不决？”埃迪特在催促。“您也知道，句句话对我有多重要。那就讲吧——康多尔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为赢得时间，我又问了一遍。“嗨……您不是知道了吗……您知道，绝对是好消息……康多尔大夫希望能逐渐取得最佳效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打算试用一种新疗法，而且还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据说是一种很有效的疗法……假使……假使我的理解没错……我当然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您尽可以相信他，假如他……我相信，我的确相信，他会把一切办妥帖的……”

可她并没有注意到我是在回避问题，要么就是焦灼不安压制了她心中的每一次反抗。

“噢，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么治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一个人对自己总是了解得最清楚的……您可记得，我对您说过，什么按摩呀，电浴呀，伸展装置呀，这些全是瞎折腾？……进展太慢了，叫人又哪有耐性等下去呢……喏，您看，今天我没有问他一声，就立刻把这个愚蠢的装置卸了下来……您简直想象

不到，这是一种怎样轻松的感觉……我走起路来马上就轻快多了……我相信，正是这些该死的大木块妨碍了我行走。不，这种病得换别的办法来治，这点我早就有了感觉……不过……不过现在您快快告诉我，那位法国教授的疗法是怎么回事？真的得去那儿不可吗？就不能在这儿治？……唉，我恨死疗养院了，它们令我厌恶……总而言之，我不愿见那些病人！我自己就让我够受的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嗯，您就开始说吧！……首先，治疗要花多长时间？真的会那么快见效吗？爸爸说，教授四个月就治好了他的病人，四个月呢，还说病人现在可以上楼下楼，可以自己走动……这……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啦！……您别这么光坐着不吱声呀，您开口说话呀！……他想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新疗法？整个疗程要花多少时间？”

该回话了，我对自己说。不能让她坚持这种疯狂的妄想，就好像一切都有十足的把握，而且确凿无疑似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压一压她高昂的兴致道：

“一个确切的日期……自然，没有哪个医生一开始就定得下来，我不相信，有谁能确定这个日期……再说……这一疗法，康多尔大夫先生也只是一般性地谈了谈……据称这种疗法能收到奇佳的疗效，这话他确实讲过，可它是否就绝对可靠……我是说，这只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试用试用……不管怎样吧，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他……”

可她强烈的兴奋情绪，冲垮了我做的这点无力的抵抗。

“什么呀，您是不了解他！从他嘴里你就掏不出一句明确的话来。他太小心谨慎了。可某件事情他只要许了一半的愿，那就一准能办成。对他是可以信赖的。您是不知道，我是多么急于最终摆脱这病痛的折磨呀，或者至少得个确信，知道这病是

治得好的……他们总对我说，耐心，要有耐心！可我得知道，该忍到哪个份上，又该忍耐多久。如果有人对我说，还要忍耐六个月，还要忍耐一年——那好，我会说，这现实我接受，而且，别人要求我干什么，我都一一照办……谢天谢地，到底走到这一步了！您都想象不出来，从昨天开始，我感到多么的轻松愉快。我简直觉得，自己仿佛刚刚才开始生活。今天一大早，我们就驱车进城了——您感到吃惊吧，不是吗——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脱离危险以来，别人说什么，想什么，是否会盯着我看，并表示怜悯，于我都是无所谓的了……现在我每天都要驾车出游，我要向自己证明，这种无谓的等待和忍耐，总算快到头了。明天，星期天——您大概没事吧——我们安排了一件大事。爸爸答应我，我们一起出门，驾车到养马场去。我几年没去过那里了，四五年有了的吧……这几年，我都不愿再上街了。但明天我们要驾车出游，您当然也一起走啦。到时您会大吃一惊的，我们，伊洛娜和我，想出了一个叫人意想不到的好主意。或者……”——她笑着对伊洛娜转过脸去——“我现在就该把这个伟大的秘密说出来吗？”

“说吧，”伊洛娜笑道，“不要保密了！”

“那么您听着，亲爱的朋友——爸爸想让我们坐小汽车去。可小汽车开得太快，没意思。这时我想起，约瑟夫曾对我讲过那个疯疯癫癫的老侯爵夫人的事——您知道吗，这庄园从前就归她所有，她是个令人厌恶的女人——，每次出门，她总坐一辆四驾马车。这是一辆很大的旅行用四轮车，漆得五颜六色的，现在就停在车棚里……为了让大家个个都知道她是侯爵夫人，她一出门就叫人套上这辆四驾马车，即使只去火车站也是如此。除她之外，周围这一带没有谁可以乘这种车……您想想，哪怕

只有一次像虔诚的侯爵夫人那样驾车出游，也该是一种怎样的乐趣哟！老车夫如今还健在呢……哦，对了，您不认识那名老总管。自从我们用上汽车后，他早就养老去了。不过您命中注定了要见到他。有人告诉他我们想坐四驾马车出游——他马上就两腿摇摇晃晃地急急赶了来。这么大年纪还能遇上一趟这样的差事，他非常高兴，眼泪都流出来了……一切已经讲定，我们八点钟乘马车出发……大清早就得起床，您当然在这里过夜。拒绝是不行的。您将得到楼下一间舒适的客房，如果还需要什么，就派皮斯塔去营房给您拿——此外，皮斯塔明天将扮成侍从，就像在侯爵夫人身边……不，不要反驳。您必须让我们高兴高兴，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得这样，就没有原谅这一说……"

她一个劲地说啊，说啊，正如一根上了弦的发条在走。我头昏脑涨地听着，她那不可思议的变化一直弄得我糊里糊涂的。她的声音全变了：以往说话，语调烦躁不安，现在却变得轻松而流畅。熟悉的脸孔像换过了一般，淡黄的脸色，恹恹的病容，已为新鲜且更见健康的颜色代替。她那急促的手势也见不到了。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已有几分陶醉的姑娘。她两眼放光，嘴巴一刻不停，唇边还挂着微笑。不知不觉间，这种陶醉的情绪感染了我，使我放松了内心的抵抗，就像每次醉酒后那样。我自己欺骗自己：也许这是真的，或者将变成真的。也许我根本没有骗她，也许她真的很快就会被治好。我毕竟没有全撒谎，或者说，我谎撒得并非太过分——康多尔从一个疗效惊人的疗法中，确确实实读出了一点儿东西。为什么偏偏在这个热烈的、深信不疑都到了感人地步的孩子身上，这种疗法就会不起作用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敏感的人儿身上，在这位感受了一丝儿健康

的气息便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姑娘身上，就会失败呢？为什么要阻遏使姑娘容光焕发的洋洋喜气？为什么要用沮丧的情绪折磨她呢？这个可怜的孩子，遭受痛苦的折磨，日子可是够长的了。一名演说家，用空洞的言辞激起了听众的热情，这热情反过来又作为真正的力量感动他本人，与此相仿，我仅仅出于一片同情而夸大其词，使姑娘产生了信心，而为这信心现在又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必胜信念闯进了我自己的心田。后来埃迪特的父亲来到了楼顶。来时他发现，我们一个个无忧无虑，兴致极高。我们闲谈，并制定种种计划，就好像埃迪特已痊愈、已康复了一般。她问，她又能在哪儿学习骑马，我们团的人是否愿意教她、帮她？嗯，她还问，她父亲是不是现在该把他答应了的那笔捐款交给牧师，为教堂修一个新顶？这种种大胆的设想，预先都把健康的恢复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埃迪特笑着，嬉闹着，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无忧无虑，以致我心中最后的一点抵抗也停止了。直到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隐约的记忆才开始从里面叩击我的心壁：她所期待的东西，是不是太富于幻想色彩了？难道你不该让这种危险的信心清醒清醒么？可我没容自己往细处想。我干嘛要担心自己说得太多或者太少呢？即使我预言的东西，远比我出于诚实而本该做的事情要多——我这个因同情而撒的谎，也毕竟让她高兴了起来。使一个人感到幸福，这决不可能是罪过或者过失。

·

一大清早，埃迪特宣告的那次出游，便以一阵欢快的小号声拉开了序幕。我在整洁的、为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客房里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欢笑声。走到窗前，我一眼就发现了老侯爵夫人那辆巨大的旅行马车。车子可能昨晚

就从车棚里拉出来了，阖府上下的仆役此刻正啧啧称奇地围观。这马车当是博物馆之物，既已过时，又造得富丽堂皇。一百年前，或许是一百五十年前，维也纳的御用马车技师，在制绳工场为侯爵家的一位曾祖父造了这车。为防止巨大的车轮引起的颠簸，车身上安装了精巧的弹簧。马车原来的车体上，贴着传统的裱糊布，布上绘有牧羊图和古代讽喻图，用笔略显幼稚。这些画颜色当年也许很鲜艳，不过现在已有点褪色了。设有丝绸软垫的马车内，藏着——我们有机会在出游途中一一试用——各式各样精心设计的舒适装置，例如：可以打开的小桌子，小镜子，小香水瓶。这个巨大的玩物，来自于一个杳不可寻的世纪。当然啦，初看起来，它给人一种不大真实的感觉，像化过装似的。可恰恰是这一点，使人对它产生了好感。佣人和仆役们像过狂欢节一般快活。为了让这条在公路上行驶的笨重的大船真正浮起来，他们正在努力。糖厂的机械师特别热心，给车轮上油，用锤子在铁箍上敲敲打打，一副仔细检查的样子。这期间，大家用花束把马儿装扮了一番，像是要作一次婚庆之行似的。套那四匹马的时候，老车夫约纳克得了机会。他可以带着骄傲的神情，在一旁指指点点了。今天他穿着已褪色的侯爵府的号衣，两条患有痛风病的腿，竟也变得出人意料的灵便。眼下他正在给年轻的仆役们传授他全部的窍门和知识。这些仆人虽然会骑自行车，或许还能驾驶摩托之类，可四驾马车却玩不来。还是他约纳克，昨天夜里曾指点厨师：在做纸屑追逐游戏和进行类似的骑术比赛时，依这庄园的声望，无论如何也得做到：即使是最偏僻的地方，在森林中，草地上，上点心也要像在府邸餐厅内那样，上得一丝不苟而且丰盛。在他的监督之下，仆人将缎子桌布、餐巾和银质餐具拢在一起，全放在当年侯爵

府银器室中饰有纹章的盒子里。到这时，头戴白色亚麻布平顶帽、喜气洋洋的厨师，才被允许把真正的干粮送上来：烤鸡、火腿、酥皮馅饼、刚烤出来的白面包和好多瓶美酒。每瓶酒均隔开了放在稻草上，以防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车时被颠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作为厨师的代表，被派来跟车服务，马车后的那个位置指定了给他坐。从前这儿站的是头戴彩色羽毛帽的值勤仆役和侯爵府的跑差。

因为这类细琐的装扮，准备工作便有了一种演戏的味道，气氛轻松而愉快。我们将乘奇车、着异服出游，这消息早已在四周迅速传开，所以，这出赏心悦目的戏剧，颇有些观念。农民们身着星期天才穿的五颜六色的乡村服装，从附近村子里赶来了；干瘪的老太，随身带着陶土烟斗的花白头发老头，也从邻近的贫民院跑了来。但到场的主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光着腿脚的小孩子。他们惊讶不已，完全被迷住了，先盯着精心装扮的马儿看，又抬起眼来直勾勾地望着马车夫。在车夫干瘦却还结实的手里，攥着一卷长长的缰绳，缰绳上神秘地打着结。皮斯塔同样也令他们大为振奋。大家平常只见他穿过蓝色的司机制服，而现在，他却身着老侯爵府的号衣，手握那只银光闪闪的猎号，正满怀期望，准备吹响启程的号角。不过，要出发嘛，还得等我们先用了早餐再说。当我们最终走近华丽的马车时，我们愉快地发现，没法不发现，比起豪华的马车和衣饰光鲜的仆人们，我们这一行人远没有那么气派。克克斯法尔伐穿着他那件少不得的外套，像一只黑鹳一般，腿脚僵僵地登上饰有陌生的贵族徽章的豪华马车，样子显得有点滑稽。本来，围观的人是希望看到，年轻的姑娘们身穿洛可可式的服装，头发上扑着白粉，面颊上点有黑色的美人豆，手里拿着一柄彩扇；而我自

己呢，他们倒是希望我穿上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洁白的骑兵制服，这样可能会比这身蓝色的轻骑兵军服更相宜。不过，即便我们未着古装，在善良的看客们眼里，下面这一切也是够气派庄严的了：当我们最终在那笨重的大箱子内坐下，皮斯塔举起猎号，一阵嘹亮的号角声，嘟嘟地响了起来，盖过了聚集在一起的仆役们激动的招呼声和问候声；赶车人颇具艺术性地往空中一甩长鞭，啪地发出一声脆响，像是开了一枪似的。巨大的马车刚开始转起来，猛然一阵震动，震得我们滚到一起，大家都哈哈笑个不停。接着，能干的马车夫非常熟巧地驾着四匹马穿过栅栏门。我们坐在大腹便便的马车里往外望，突然觉得这栅栏门窄得吓人。还好，我们总算来到了公路上。

一路之上，我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尊敬。其实，这轰动和尊敬，都在情理之中。几十年来，方圆这一带的人们就没有看到过侯爵家华丽的四驾马车。马车出人意料的重新出现，在农民们看来，简直预示着一起几近超自然的事件。也许，他们在想：我们这是驱车去宫廷，或者，是皇帝来到了乡间，要么就是发生了别的什么非常之事。我们所到之处，一顶顶帽子纷纷滚落下来，像是遭了刀割一般；赤着脚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在马车后奔跑，多得一眼也望不到头。如果途中遇上了满载干草的大车，或是一辆轻灵的农家用轻便马车，那么，陌生的赶车人就会迅速从驾御台上跳下来，一边脱帽，一边勒马，好让我们从旁边过去。公路为我们这一行人独占；整个这一片美丽的沃野，连同麦浪滚滚的耕地，就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全归我们所有；那些人和牲畜，同样也属于我们。当然啦，坐在这样庞大的马车里，游历是快不了的，不过，我们却因而得到了双倍的机会，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四野的风光，

还可以尽情地取笑逗乐。特别是那两位姑娘，她们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时机。新鲜事总是能吸引年轻人的。我们独特的马车，人们见到我们不合时宜的装扮时表露出来的谦卑的敬畏，上百件其它的小事——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引得两位姑娘情绪高涨，欣喜若狂。尤其是埃迪特，几个月以来就未真正出过家门，眼下见了这美妙的夏日，再也遏制不住满腔的欢乐之情，于是就任其狂放地喷涌而出了。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个小村庄。这时正有悠悠的钟声在村子里回荡。它在召唤星期天的人们上教堂做礼拜。往四野上望去，只见最后一批迟去的信徒，正踏着窄窄的田间小道赶往村子里。他们走在高高的夏熟作物间，让人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只看得见男人头上的平顶黑绸帽和女人头顶的彩绣女帽。这一根根移动着的线，像一条条黑色的毛虫，正穿过田野上翻滚着的金色麦浪，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通过那条——不太干净的——主干道向村子里驶去，惊得几只嘎嘎叫唤的鹅四散奔逃，这时，嗡嗡回荡的钟声刚好止住。星期天的礼拜开始了。出人意料的是，埃迪特坚决要我们大家下车，去参加祷告。

一辆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马车，停在他们简陋的集市广场上，而且，他们靠道听途说认识的这位庄园主，连同他的家人——看样子他们把我也算在其内了——恰好要莅临他们的小教堂、参加祷告，这下在老实厚道的农人们心中，可是引起了莫大的激动。教堂执事跑着迎了出来，仿佛这位从前叫卡尼茨的先生，就是奥罗斯伐尔侯爵本人似的。他殷勤地告诉我们，神甫想等我们进去后再开始做弥撒。人们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组成了夹道欢迎的行列。他们看到埃迪特得由约瑟夫和伊洛娜搀扶着走路，显然就为这种柔弱之态感动不已了。这些纯朴的人

们，一旦认识到不幸有时也敢愤怒地侵袭“富人”，每每总会感到震惊。这时，人群中响起一片嗡嗡的窃窃私语声，可接着，妇人们赶紧拿来了软垫，以便让这位虚弱的姑娘尽可能坐得舒服些——当然是让她坐在大伙儿迅速空出来的第一排。后来神甫做弥撒时，几乎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似乎为我们做得格外的隆重。这座小教堂极为质朴，我自己是深深受了感动。女人们嘹亮的歌声，男人们粗犷而不大连贯的歌声，孩子们稚拙的歌声，我觉得，比我星期天在家乡斯特凡大教堂或是在奥古斯丁教堂里听惯了的艺术水准高得多的歌声，要来得纯净和虔诚。但当我偶尔拿眼看一看身旁的埃迪特时，我不由得分了心，再也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祷告。我简直是震惊地发现，她正以炽烈的热忱祈祷着。迄今为止，我还未能从任何迹象上推断出，她曾受过虔敬教育，或者有一颗虔诚之心。现在，我看到了另一种祷告方式，它与大多数人由别人传教而得的那一大套不同。她苍白的脸向前倾着，那样子像是一个人正顶着狂风前行；她两手紧紧抱着诵经台，外在的知觉似乎已引向内心，嘴里只是下意识地和别人一道低声诵着经文。整个那一副姿势都透出一种急切。一个人在拚命积聚起来的全部力量，去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时，就会产生这种急迫的心情。有时候，教堂内这条黑色的木凳也在震颤，一直震到我这边来了。处在极度兴奋状态中的祷告，引起的一阵阵颤动，热切之至，竟已透入坚硬的木凳。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为了某件特定的事在向上帝求助，她是想从上帝那里祈求什么。这位病人，这个瘫痪的姑娘，渴望得到什么呢？这点不难体察。

做完弥撒后，我们扶着埃迪特回到车上。即使在这时，她也仍在长时间地沉思默想。她不发一言，不再兴高采烈地、万

般好奇地四下里张望：仿佛这半小时怀着一腔热情而进行的搏斗，已使她的感官疲乏不堪。当然啦，我们这时的态度也同样克制、拘谨。下面的一段行程，静悄无声，渐渐使人犯起困来。时近中午，我们抵达养马场。

在养马场，我们受到了特别的接待。附近一带的小伙子们早已——看来已有人将我们来访的消息通知他们——牵出马场中桀骜不驯的烈马。此刻他们按照阿拉伯人赛马的方式，朝我们飞驰而来。这群欢呼呐喊、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年轻人，看上去煞是威风。他们敞着胸口，穿着肥大的巴姆巴斯白马裤，压得低低的帽子上飘动着长长的彩带。他们就像一群贝督因人，骑在未加鞍具的马背上，狂风般飞奔过来。仿佛想一下子把我们撞倒在地似的。我们的马惶恐不安地竖起了耳朵，老约纳克不得不抵住两腿，紧紧把着缰绳。突然，空中响起一声唿哨，这群狂放不羁的骑手，马上就颇为高明地排成整齐划一的一行，然后作为随从，前呼后拥地陪我们一直走到马场管理人的家中。

对我这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来说，那儿可瞧的东西真是形形色色。这次他们给两个姑娘牵来的不是前面那种烈马，而是小马驹。姑娘们见了这胆怯而好奇的动物，乐得不能自持。马驹的腿脚尚不灵便，嘴也很拙，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咬啃递过去的糖果。就在我们大家忙得快活如流的时候，那位做厨师的小伙子，在约纳克细心的指导下，已在户外摆上了丰盛的点心。没过多久，情况就表明，酒是个好东西，很有力量，它让我们一直被压制着的欢乐情绪越来越放纵地表露了出来。我们聊着天，一个个比以往更健谈、更亲热、更无拘束。在这段欢乐的时光里，我心头偶尔也掠过一丝阴云，就像湛蓝的天空中飘过一朵浮云那样。我在想：这个瘦弱的姑娘，在我们这群人中就

数得她笑得最开心、最响亮、最幸福，而过去，我总把她看成是受病痛折磨的人、伤心绝望的人、心烦意乱的人；还有这位老人，此刻像个兽医似的，正内行而仔细地检查马匹，一边还轻轻地拍拍它们，同时与每个小伙子开着玩笑，且给他们塞些酒钱，可两天前，就是这同一个人，因为极度的不安，便像个梦游者似的，三更半夜还跑来纠缠我。而我本人，我几乎也认不得了，我的四肢这般地灵巧，就像是上过热油之后完全松动了。用完点心后，他们让埃迪特在马场管理人妻子的房间里稍作歇息，我则一连试骑了好几匹马。在草地上，我和几个小伙子纵马飞驰，作了一番比赛。一松开缰绳，一放松全身，我便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由感。啊，要是能留在这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在自由的原野上自由地驰骋，像空中翱翔一样自由无羁，那该有多好！我策马飞奔，远远地跑了开去。此时，从遥远的身后传来一阵猎号声，这是在催促我们回去。听了号声，我心里不免有些沉重。

为了换换口味，经验丰富的约纳克选了另一条路作为我们的归途。选这条路，说不定也是因为它有较长一段时间在一小片清凉的森林中穿行。在这个独特的日子里，万事顺遂，到最后，竟还有一个最最美好的惊喜在等待我们。我们驶进一个不起眼的、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发现这偏僻地带惟一的一条路已被十几辆空马车堵住。奇怪的是，找不到一个人来为我们车身庞大的马车清道。仿佛这周围的人全被大地吞噬了似的。可隔了一会儿，这地方何以显得比礼拜日更空寂，我们便弄了个一清二楚。约纳克训练有素的手，把那条大鞭往空中一甩，啪地发出一声脆响，简直像是手枪发了一弹。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快乐的误会。原来，这一带最

富的一个农民，他儿子正同另一个村子里的一名穷亲戚举行婚礼。在这条被堵住了、我们无法通过的乡村公路尽头处，有个谷仓被腾出来作了舞场。这时，新郎的父亲从里面跑出来欢迎我们。他这人长得相当胖，一张脸因为那股殷勤劲而涨得通红。也许他是真诚地相信，举世闻名的庄园主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今天特地让人套了这辆四驾马车，是为了来参加婚礼，向他和他的儿子表示敬意；也许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才利用我们偶然路过的机会，好借此在村人面前提高他在村子里的声望。总之，在别人清理道路时，他再鞠躬，请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和其他客人赏脸，为这一对新婚夫妇的健康而干一杯他家自酿的匈牙利本地酒。我们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起来。我们没法不接受这一番善意邀请。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埃迪特扶出车来，就像凯旋的统帅似的，穿过心怀敬畏之情的人群组成的宽宽的人巷（人巷正悄声议论、惊讶不已），步入这间乡村舞厅。

仔细打量一下，便可以发现，这间舞厅原来是一座腾出来的谷仓。在谷仓两侧，一块块活动木板在空啤酒桶上各搭了一个平台。右边的平台上，摆有一张长桌，桌上铺着农家自织的白色的亚麻布。酒瓶和食物满满地摆了一桌。在这桌子旁，绕新婚夫妇而坐的是新郎家的成员，以及不可或缺的乡绅、神甫和宪兵队队长。对面平台上，则坐着乐师，还放着小提琴、低音提琴和铙钹。乐师是些留着小胡子、颇有些浪漫色彩的吉卜赛人。夯得实实的打谷场作了舞池，场上挤满了来宾。因为房子里太挤，孩子们便不允许再进去了，于是，一部分作为旁观者挤在门口兴致勃勃地往里瞧，一部分坐在屋架的椽子上晃荡着两腿朝下看。

为了给我们腾位子，有几位不那么高贵的亲戚，当然就得

立即从贵宾台上退席了。我们毫无拘束地在忠厚老实的乡人们中坐了下来。一群高贵的先生小姐竟如此平易近人，这显然引起了他们的惊异。新郎的父亲激动得脚步踉跄。他亲手取来好大一坛酒，把一只只杯子斟得满满的，亮开嗓门喊道："为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的健康干杯！"祝酒词立即引来了人们热烈的应和，应和声远远地传到了村中的小巷里。接着，这位父亲把他的儿子和儿子的新娘拉了过来。新娘是个腼腆的女子，臀部略有些显宽，华丽的彩衣和白色的爱神木花花冠使她显得娇美动人。她因为激动而满脸绯红，在克克斯法尔伐面前拙拙地行了个屈膝礼，且满怀敬意地吻了吻埃迪特的手。这一吻，一下子就使埃迪特显见地激动了起来。每回看到别人的结婚典礼，年轻的姑娘总免不了会感到迷惘，因为在这一刻，同性间一种神秘的休戚相关感占据了她们的心灵。埃迪特红着脸，把谦恭的新娘拉到身边，和她拥抱，然后，她心里忽然一动，便从手指上脱下一只戒指——一只老式戒指，细长细长的，不是很贵重——，戴在新娘的手指上。后者被这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惊得目瞪口呆。她怯怯地朝她公公望去，像在探问，这么贵重的礼物她是不是真的可以收下。公公刚刚骄傲地点头表示同意，她就高兴得放声哭了起来。感激的热浪于是又一次向我们涌来。那些朴实的、决不挑剔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从他们的目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很愿意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以表达对我们的感激之情。但没有一个人敢对如此高贵的"先生小姐"说话，哪怕只说一句。人群中，新郎的母亲，一个满眼含泪的老农妇，踉踉跄跄地从这个人身边走到那个人身边，像醉了酒一般。儿子的婚礼能得到这等荣光，她给弄得神迷目眩了。拘谨之中的新郎，一会儿呆呆地看看自己的新娘，一会儿愣愣

地望着我们，一会儿又盯着自己笨重的、闪闪发光的高统靴看。

这时，克克斯法尔伐为结束这一已令人难堪起来了的敬畏场面，做了一件绝顶聪明的事。他热情地同新郎的父亲、新郎和几名绅士握手，并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到来而中断美妙的庆祝活动。年轻人应继续尽情地跳舞。没有什么比他们无忧无虑地欢庆下去，更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人。同时，克克斯法尔伐还招手让第一小提琴手过来。小提琴手把琴夹在右臂底下，僵了一般地弯着腰，站在平台前听候吩咐。克克斯法尔伐扔给他一张钞票，示意他开始奏乐，钞票的面额一定不小，因为这阿谀逢迎的小伙子像遭了电击一般，浑身一震。他突然奔回他自己坐的那个平台，并对乐手们直使眼色。紧接着，这四个年轻人就起劲地奏起乐来。这种事，的确也只有匈牙利人和吉卜赛人才做得了。铙钹刚一响起，便以其尖锐而强劲的声音，击碎了一切的拘谨。转眼之间，男宾女客结成一对对舞伴，跳起舞来。这次比刚才跳得更狂放、更欢畅，因为所有的小伙子、所有的姑娘们，本能地生出了一份好胜心，要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匈牙利人跳舞能跳出怎样的水平。刚才还因为敬畏而寂静无声的大厅，霎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热烈的旋涡。满眼只见一个个在摇摆、在蹦跳、在踏脚的身躯。平台上放着的酒杯，随舞曲的每一个节拍而一阵阵叮当作响；兴奋不已的年轻人跳得那样有力、那样狂放，简直声震如雷。

埃迪特望着这喧嚷的人群，眼里放出兴奋的光。突然，我感到她的手臂放到了我的手上。“您也该去跳跳舞，”她命令道。所幸新娘尚未被卷入舞的旋涡，正陶醉地盯着她手上的戒指。我对她鞠了一躬。她觉得自己不该得到这份荣幸，刚开始时给弄得满脸通红，可接着还是顺从地跟着我步入了舞池。我和新娘

作出的榜样给新郎也增添了勇气。在父亲的极力怂恿下，他也邀请伊洛娜一道起舞。这个时候，铙钹师更狂热地敲起了铙钹，第一小提琴手像个蓄着小胡子的黑魔头似地拉着他的小提琴。我相信，在这个村子里，过去从不曾像婚庆之日这样狂舞过，将来的跳舞，也不会跳得如此地放纵不羁。

然而，丰饶角一直还没有完全张开，意外之事仍接踵而来。有个吉卜赛老妇（此种喜庆场合，她们这号人总是少不了的），为埃迪特送给新娘的贵重礼物所诱，便挤到平台跟前，极力劝说埃迪特把手伸出来让她算上一命。埃迪特看上去显然不太自在。一方面她真的是好奇，另一方面，当着这么多旁观者的面受这类骗术驱使，她感到害羞。我马上想出了一个点子。我温和地催促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和其他所有的人离开平台，让谁都偷听不到这神秘的预言。于是，好奇的人们就只能笑呵呵地从远处观看，那跪着的老妇怎样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把着埃迪特的手细细端详。在匈牙利，人人都熟悉这种老妇玩的那一套永远不变的把戏：先对每个算命的人说些最顺耳的话，然后就靠这动听的消息大获其利。可令我纳闷的是，这勾腰曲背的老妇用沙哑的声音、匆匆的语调小声说出的东西，似乎使埃迪特出奇地激动。她的鼻翼周围又开始颤动起来。这是她非常紧张时必有的一种伴随状态。她专注地听着，腰弯得越来越低，偶尔还不安地往四周瞅瞅，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而后她又招手让她父亲过去，下命令似地对他低声讲了些什么。接着，这父亲一如往常，顺从地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给了那个吉卜赛女人。按照农村人的概念，那笔钱一定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那贪婪的老妇像挨了刀砍似的，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发了疯一般狂吻埃迪特的裙边，并越来越急促地抚摩

姑娘瘫痪的两腿，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念着咒语。尔后她一下子就跳了开去，仿佛害怕别人会把她这么多的钱重又拿走似的。

“现在我们走吧，”我赶紧对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低声说道，因为我发觉，埃迪特的脸煞白煞白的。我叫来了皮斯塔。皮斯塔和伊洛娜又拖又拉地将踉踉跄跄的姑娘连同她的拐杖弄到马车上去。音乐声立即停了下来。这些诚恳老实的人们，又是招手，又是欢呼，一定要陪着走一程，送我们上路。乐师们围着马车，为的是迅速奏出最后一阵响亮的号角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在呼喊、啸叫：“万岁”，“万岁”！的的确确，老约纳克费了老大的劲，才控制住惊慌的马匹。对这种在战场上才能听到的轰响声，马儿已不习惯了。

在车里，我坐在埃迪特的对面。因为她的缘故，我感到有些不安。她的整个身子仍在发抖，似乎有什么强烈的东西在折磨她。突然，她一下子抽泣起来。不过，这是一阵幸福的抽泣，她在哭，同时又在笑；她在笑，同时又在哭。毫无疑问，那个狡猾的吉卜赛女人曾预言她不久将恢复健康，也许竟还说过别的什么呢。

可这个啜泣不止的姑娘拒绝别人对她安慰，不耐烦地说道：“噢，你们别管我，别管我！”在这种剧烈的颤抖中，她似乎感到了一种全新而奇特的乐趣。“你们别管我，别管我，”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一句话。“我知道，她是个骗子，这个老太婆。哦，我自己知道这一点，可干嘛就不能傻一回呢！干嘛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让人家骗一次呢！”

当我们重又穿过大门，回到庄园时，夜已很深了。大家都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可我不想再呆下去。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甚至是太多了。在这个长长的、金色的夏日，我过得幸福极了。再多出一分，再增添一份，都只会减损这种幸福。最好现在就回家去，顺着那条熟悉的林荫路而行，带着一颗温柔而宁静的心。这颗心，就像炎热的白昼过后吹来的那阵夏夜的和风。不要再渴求什么了，还是怀着感激之情去回忆、去思考这一切吧！所以我便提前告辞了。群星闪烁不停，我觉得，它们似乎正含情脉脉地对我眨眼。晚风柔柔地掠过声息渐消、黑雾连绵的田野，我感到，风儿仿佛是在对我歌吟。纯洁的感情充盈于我的胸间，因为一切——世界和人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激动人心。我多么想拥抱每一棵树，就像抚摸情人的肌肤那样，抚摸它的心。我多么想走进每一户陌生的人家，坐到那些陌生人身边，对他们吐露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而内心的感情又过于强烈，所以，我真想向他人倾诉衷肠，发泄一番，挥洒一回——只想把这行将溢出来、漫出来的感情，分赠一些，挥霍少许！

我终于回到了营房。勤务兵正站在房门前等我。我第一次注意到（一切我今天都像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鲁提尼农家小伙子，长着一张非常天真的、苹果似的圆脸。哦，对了，也该让他高兴高兴，我心里想道，最好送他一点儿钱吧，让他为他自己、为他的情人买几杯啤酒喝喝。今天应准他出去玩玩，明天，整个星期，都允许他外出！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银币。这时，他一下子就挺直了身子，两手紧贴着裤缝，报告道："少尉先生有电报。"

电报？我心里顿时不快起来。这世界上还有谁会有求于我呢？只有发生了严重的事，才有人这么急切地来找我。我赶紧朝桌子走去。桌上放着那张陌生的纸，四四方方，而且封了口。

我不情愿地用手指把它撕开。电报上只有几十个字，但表达的意思却一清二楚："明日应召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先得与您晤谈。五时恭候于蒂罗尔酒店。康多尔。"

一分钟之内，狂醉的状态可以迅速转入水晶般清澈的清醒，这种事情，我曾经历过一回。事情发生在去年为一个伙伴举行的告别晚会上。伙伴将与波希米亚北部一个非常富有的工厂主的女儿结婚。行前，他给我们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晚会。这小子确实慷慨得很。他让人一批接一批地上酒，尽是殷红、劲足的波尔多酒，最后还猛上香槟。结果我们喝得醉醺醺的。与各人的脾性相合的是，有的人喝了酒后高声大嗓地嚷嚷，有的人则变得感伤起来。大伙儿拥抱，欢笑，吵嚷，喧闹，唱歌。大伙儿频频碰杯、祝酒，狂饮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还舒舒服服地吞云吐雾。浓浓的烟气像层淡蓝色的雾，笼罩着这过热的酒店。因此，到底是谁也没有发现，在这模糊不清的窗子外，天已放亮了。大概到了三四点钟吧，多数人坐都坐不直了。每逢有人祝酒，他们只能身子笨重地、懒懒地靠在桌子上，怔怔地往上翻一双呆滞混浊的眼睛。如果有谁不得不出去，那他就这样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的往门口走，或者，像一个塞满了东西的口袋似的，磕磕绊绊地往门边挪。没有一个人还能清楚地说话或者清醒地思考问题。

这时，门突然被撞开了。上校（以后我还会更多地谈到他的）咚咚咚地闯了进来。在一片闹哄哄的喧嚣声中，只有几个人看到了他，或者说，只有几个人认出了他，于是，他蓦地走到桌边，一拳头砸在污渍斑斑的桌面上，震得杯盘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然后，他用极生硬、极尖锐的声音命令道："安静！"

就这么一下子，屋内顿时鸦雀无声。连喝得最迷糊的人，也眨巴着睁开了眼睛，醒过神来了。上校简短地宣布：今天上午，师长要来作一次突然安排的视察。他希望，一切准备工作做得无可挑剔，任何人也不得给全团丢脸。这回可就出了怪事：我们一个个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仿佛有人在我们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弥漫的酒雾已尽行飘散开去。一张张罩着雾水的脸，倏地换了模样，在职责的召唤下，全都绷得紧紧的。一眨眼功夫，人人都挺直了腰杆，两分钟之后，就离开了杯盘狼藉的餐桌。每个人都清醒而清楚地知道，他自己该尽怎样的职守。全团的士兵已被叫醒，传令兵正飞也似地奔走。所有的东西全被迅速地擦拭、刷洗过一遍，连马鞍上最后一颗纽扣也未放过。几个小时后，师长前来视察。在这可怕的视察活动中，我们未出半点差池。

我刚刚撕开电报，就像上次那样，那种软绵绵、昏沉沉的恍惚之感，立即便从我身上脱了个干净。一秒钟之内，我就知道了好几个小时我都不愿注意的事：那一切的兴奋，不过是一句谎言激起的醉意而已，而且，我因为软弱、因为我那招灾惹祸的同情心，进行了欺骗，参与了欺骗。我马上预感到：康多尔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我讲明理由。现在到了为自己、为他人洋溢的激情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由于焦躁不安，我准时前往赴约。因为急躁的缘故，我甚至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刻钟，就站在蒂罗尔酒店前等着。恰好在预约的时间，康多尔坐一辆两驾马车从火车站赶了来。没来半点的客套，他便径直奔我而来。

“好极了，您是准点到达。我就知道，您这人信得过。最好，

我们还是躲到上次那个角落里去。我们要说的事，不能让旁人听了去。”

在我看来，他那懒洋洋的作派起了一点儿变化。他激动而又镇定地走在头里，进了酒店，几近粗暴地对殷勤的女招待命令道：“一升葡萄酒。和前天一个牌子。让我们单独呆会儿。有事会叫您的。”

我俩坐了下来。女招待还未把酒放好，康多尔就开了腔：

“嗯，长话短说吧——我得赶紧，不然他们在城外得到了风声，会以为我们是在这里搞什么阴谋活动的。摆脱那个司机，可真让我费了牛力气。我一下火车，他就想立即把我送到城外去。还是言归正传吧，好让您这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前天早晨我收到一封电报。‘尊敬的朋友，请您尽快赶来。大家正万分急切地等着您。充分信赖您。谢谢。您的克克斯法尔伐。’看了这两个堆砌在一起的副词最高级：‘尽快’和‘万分急切’，我心里就不高兴。为什么突然间如此地急切？我可是几天前才给埃迪特作过检查呀。还有：为什么要以电报的形式表达他的信赖之情？又为了哪一桩要表示特别的谢意？嘿，我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儿，电报往旁边一放，就算了了。这老头毕竟常干这种疯疯癫癫的事。可昨天早晨，我却受了震动。埃迪特来了封长而又长的快信，满纸都是疯话和迷醉。她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这世界上惟一会来救她的人，她简直无法形容，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她有多高兴。还说她给我写这封信来，只是为了向我保证，我对她绝对可以放心。我作出的一切安排，哪怕是最难照办的，她也能满怀信心地接受下来。只是我该立即，该马上就开始采用新疗法。她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急躁情绪了。末了她又写道：我可以对她提任何要

求，可就是得快快开始。如此等等。

“毕竟——新疗法这个词让我恍然大悟了。我马上意识到，肯定是有谁对老人或者他的女儿瞎叨叨，把维埃诺教授那个疗法扯了出来。这种事总不会是空穴来风。这个‘谁’，当然就不会是别人了，只能是您，少尉先生。”

我一定是不由自主地做了个什么动作，因为他马上朝我害处击来了。

“这一点没什么好讨论的！维埃诺教授的疗法，我未对任何旁人提起过，一丁点儿口风也未露。如果城外那家人认为，几个月之内，眼下的这一切一下子就能清除干净，就像用抹布揩灰尘那样容易，那么，这就是您一个人做了错事。不过，我刚才讲过，我们不要相互指责——我俩都胡吹瞎侃过，我对您说，您又点滴不漏地捅给别人。我要负责任，本该对您谨慎一些的——治病这种事到底不是您的行当——，您哪里又知道，病人和他们的亲戚，用的那套词汇与常人的不同。在他们那里，‘也许’立即会变成‘肯定’。所以，在给他们希望的时候，你只能一滴一滴地输入，而且每一滴都必须经过小心的蒸馏处理才行，要不然，乐观情绪就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发起狂来。

“好啦，现在我们不扯这么远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责任之类就一笔勾销了！我请您来，不是为了同您谈什么责任的。我只是觉得，我的事情，您既然已掺和进来。那我就有义务给您讲清楚这事的现状。所以嘛，我就请您上这儿来了。”

这个时候，康多尔才第一次抬起头来。他直直地看着我，可目光并不严厉。相反，我觉得他似乎有点同情我。他的声音也柔和了几分：

“我知道，亲爱的少尉先生——我现在不得不告诉您的东

西，会使您很痛苦的。可是，正如前面说过的，现在动感情、伤感愁闷，没那功夫。我告诉过您，读了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报告后，我立即给维埃诺教授去了封信，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我相信，我所说的也就只有这些。嗯——昨天早晨他来信了，而且，与埃迪特那封激情澎湃的信是同一个邮班到达。乍看起来，教授的答复是肯定的。维埃诺的确在那个病人和其他几个病人身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可惜——这正是让人不快的地方——他的方法并不适用我们这个病例。他治的病人，患的是结核性脊髓病。只要——专业方面的细节我就略而不提了——改变一下受压的位置,病人的运动神经便能完全恢复功能。而我们的病例，牵涉到中枢神经系统，所以，维埃诺教授采取的种种治疗手段，穿紧身胸衣静卧呀，同时进行日光浴呀，做他那套特殊的体操呀，统统用不上，从一开始就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他的方法——遗憾啦遗憾！——对我们的病例完全不适用。要求这可怜的孩子按这一整套繁琐的疗法做一遍，可能就意味着，让她无谓地受折磨。因此——这一切，我有责任告诉您。您现在知道了，实情是什么样子，您又是多么轻率地用姑娘几个月之内重又能跳舞、重又能欢跳的希望，弄得这可怜的人儿高兴得发了疯！从我嘴里，谁也不会听到这等蠢话的。而您呢，您却草率地许愿，要把月亮和星星从天上摘下来，现在大家都向您求助，这自有其道理。毕竟是您，是您一个人把这整个事情搅乱了。”

我感到自己的手指头都僵了。自打看见那桌上放着的电报起，我就下意识地料到了这一切。尽管如此，在康多尔以无情的客观态度将这现实的情况一一摆明的时候，我仍觉得，就像是有人用一柄钝斧朝我额头劈了过来。我本能地感到要进行自

卫。我不想让别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但我最后从嘴里挤出来的几句话，嗑嗑巴巴的，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学生做坏事被当场逮住时的辩解。

“怎么会这样?……我只是想做做好事呀……如果我对克克斯法尔伐说了什么，那也只是出于……出于……”

“我知道，我知道，”康多尔打断了我的话——“无疑是他逼您说的，强迫您讲的。他那令人绝望的软磨硬泡的功夫，确实会搞得你没有一点儿办法。是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您仅仅是出于同情，也就是说，出于最高尚、最善良的动机，才让自己的心肠软下来的。但——我相信，我已警告过您一次——与同情打交道，就是玩他娘的双刃尖刀。谁要是玩不转，那就赶紧撒手，尤其是要让自己的心，同它远远地保持距离。仅仅在开始的时候,同情——和吗啡完全一样——于病人是享受,是药物，是辅助手段，但如果你不知正确地分配剂量，不知何时停止表示同情，那它就会变成杀人的毒药。开头的几针，能起镇定作用，可以止痛，让病人舒舒服服的。但倒霉的是，人的肌体组织——人的身体一如人的灵魂——也有一种可怕的适应力。正像一个人的神经需要越来越多的吗啡那样，人们的感情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同情，到后来，就多到了你再也无法给予的地步。总有一天，这一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终归会到来：你将不得不说上一声‘不’，你将顾及不了，别人是不是会为了这最后的一次拒绝而加倍地恨你,就好像你从未给过他帮助似的。是的，亲爱的少尉先生，一个人得正确地控制自己的同情心，否则，这同情心造成的损害，会比漠不关心带来的危害更严重——这一点，我们医生清楚，法官、法院工作的执行人员和当铺的老板也清楚。如果大家动不动就向同情心让步，那么，我们的

世界就静止不动、没有发展了——危险的东西呀，同情心是危险的东西！您自己也看到了，您的软弱在此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是啊……可也不能……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绝望中挣扎，却坐视不管啦……这毕竟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试着去……”

可康多尔突然恼了。

“不——关系大着呢！责任重大得很，他妈的太重大了，如果你用你的同情心去捉弄他人的话！一个成人，在介入某件事情之前，应该考虑考虑，看自己决计走到哪一步为止——不要玩弄别人的感情！我得承认——您把这些善良的人逗得晕乎乎的，是出于纯而又纯的动机、最最高尚的动机，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动手时是冷酷无情的还是迟迟疑疑的，而在于，你最终是取得了成功呢还是造成了恶果。同情——美妙动人！但同情恰好分为两类。一类同情，懦弱而感伤，其实只是心灵的焦灼而已。只想尽快摆脱因他人的不幸而起的不愉与激动，这种同情，根本就算不得同情，仅仅是自己的心灵在本能地抗拒他人的痛苦。而另一类同情，才是真正的同情——并不多愁善感，却富于创造性。它知道，它想做什么，而且决计同他人一道耐心地忍受一切，直至耗尽自己最后的一丝气力，甚至力竭之后也仍坚持。一个人只有准备坚持到底，坚持到最为痛苦的最后一刻，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巨大的耐心，才能帮助他人。一个人只有准备作出自我牺牲，才能给他人以帮助！”

在他的话音里，同时还回响着一种痛苦的声音。我不由得想起了克克斯法尔伐讲的事——康多尔为一个瞎女人治病，没能治好，仿佛是为了赎罪，就与她结了婚，而这瞎女人并不感

激他，反倒还折磨他。可在这时，他亲切地、几乎是饱含着深情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好啦，我说这番话也并无恶意。是您的感情左右了您，这种时候谁都有可能碰上。不过，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谈谈我的和您的事。我把您叫来，毕竟不是为了同您扯心理学方面的事情的。我们该谈谈实际问题了。在这件事上我俩步调一致，当然很必要。不能让您从背后搅了我的计划，这种事来不得第二回了。所以您给我听好！根据埃迪特的来信，我不得不遗憾地认定：我们的这几个朋友已完全陷到幻想中去了。他们以为，采用那个并不适用的疗法，就能彻底祛除这非常复杂的病症，像用海绵揩灰一样，能揩个干干净净。这一愚蠢的念头即使已根深蒂固，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也只能立即动手术将其摘除，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越早动手，对我们大家越有益。当然啰，这么做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打击的。真实，永远是一贴苦药，不过，我们再也不能任凭这种幻想发展下去了。我会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事的。我的事由我来干，您别管！

“现在谈谈您吧！对我来说，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把全部的过失都推到您身上。说是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您夸大其词或胡言乱语。不，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我倒宁愿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只是——这话我即刻就得对您讲清楚——我也不能让您完全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您了解那个老人，也熟悉他那可怕的韧劲。这事我就是对他解释一百遍，并把信拿给他看，他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苦苦哀求的：‘可您答应过少尉先生呀……’和‘少尉先生说过的……’——他会一刻也不停地引用您讲过的话，用以自欺，用来哄我，说什么：尽管如此，总还是有那么一线希望的吧。没有您到场作证，我是对付不了他的。

抖掉幻想，究竟不像对待温度计内的水银柱那样，轻轻一甩，就能让它降下来。没那么容易。假使你给某个病人——被残酷地判定为不可治愈的病人——一线细似稻草的希望，那他马上就会用这根稻草做成一根横梁，又用这横梁造出一幢房屋。但这类空中楼阁对病人极为有害。我作为医生，其职责就是：趁过于热切的期望还没有在空中楼阁中落户，便立即将这楼阁推倒。我们无论如何得抓紧完成这项工作，决不能耽误时间。”

康多尔止住了话头。他显然是在等我作出同意的表示。可我不敢去碰他的目光。我的心在怦怦乱跳，昨天的情景，此刻正从我心底掠过。我们开开心心地驶过夏日的原野；患病的姑娘脸上，阳光在闪烁，幸福在闪耀；她抚摩小马驹；她女王般尊贵地坐在婚庆的典礼上；那位老人一次次流下热泪，热泪一次次流进他笑呵呵的、连连抽动的嘴中。而现在，却要劈面一棒，将这一切击个粉碎！竟要让这面目一新的姑娘，重又换上旧时的模样！居然要用一句残酷无情的话，把这摆脱了绝望、高兴万分的孩子，重又推入苦难的深渊，让焦灼不安去折磨她！不，我知道，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伸手的。于是我迟迟疑疑地说：

“不过，能否最好别干……”一见他那审视的目光，我又顿住了。

“别干什么？”他语气严厉地问道。

“我只是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最好是不是过一阵子再讲实情……至少再等几天，因为……我昨天有种印象：她似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正等着接受这个新疗法……我指的是，精神上的准备……她现在，就像您那时说过的，具有一种……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力量……我是说，她现在也许能使出更大的劲来，如果……如果我们再给她留出一点时间，让她相信，这个新疗

法，她寄予了很大希望的新疗法，能彻底治好她的病……您……您是没有看见啦，您……您根本想象不到，那一声空空的预告，对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作用……我的确有这种印象，一听到那个消息，她走起路来，立刻就比以前走得好多了……我是指，是不是该让那个消息先发挥发挥作用再说……当然……”——我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因为我感到，康多尔抬起头来，正万般惊讶地注视着我——“当然，对此我一窍不通……”

康多尔依然盯着我看。接着，他抱怨道：“看啦——好一个先知群中的扫罗！看来您是一头扎到这档子事情中去了，完完全全扎进去了——连‘心理上的力量’这个词，您居然也记住了！再加上您的临床诊断经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悄悄地培养了一个助手和顾问！——还有，”——他若有所思地用紧张不安的手搔着头皮——“您刚才说的话，本身也不算很蠢——对不起，我当然是指：从医学含义上讲，却是愚蠢的。奇怪的是，尤为奇怪的是——收到埃迪特那封过于兴奋的来信时，有那么一刻我也曾问过自己：既然您已使她相信，康复的日子正穿着七里神靴飞奔而来，那我又何不利用一下她这种热烈的态度呢……您的想法还真不赖，同事先生！这事安排起来倒也简单得很——我可以把她送到恩加丁去，那儿有我一个医生朋友。我们让她开开心心地相信，她是在接受新疗法的治疗。而实际上呢，采用的仍是那套旧疗法。治疗之初，效果可能是极佳的，我们将收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幻想，空气的改变，地点的变化，治疗时精力投入的加大，所有这一切，的确能帮上大忙，可以和我们一道来撒谎。其实，在恩加丁呆上两个星期，对您、对我也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振奋作用的。但是，亲爱的少尉先生，我作为医生，不仅要考虑事情的开头，而且要考虑

事情的发展，更要考虑事情的结局。我得斟酌斟酌反弹现象。在期望值过高的情况下，会不可避免的——是的，不可避免！——出现反弹现象。作为医生，我只能是棋手，耐心的棋手，不能成赌徒。至少是在你的赌注得由别人来付的时候，你不能冒险。”

“可……可您自己也认为，我们或许能使病情发展根本性好转……”

“没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向前很能走上一段。女人们对感情、对幻想总是会作出惊人的反应的。但您自己得好好想一想几个月后的情势。到那时，我们刚才谈过的所谓心理力量已消耗殆尽，振奋起来的意志力已消磨一空，满腔的激情已随风而散，熬过一周又一周最耗人精力的紧张时光，而康复的日子仍未按期到来，她确信自己现在能得到的完全康复依旧无法实现。——请您想想吧：如此一来，就会对这敏感的人儿、这本来即已被焦灼弄得精疲力竭了的姑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它要做的不是使病情稍有好转，而是让病情发生根本性好转，且是放弃和缓、安全、耐心的疗法，改用鲁莽、危险、急躁的疗方！如果她发现自己遭到他人蓄意的欺骗，对我、对别的医生、对随便哪个人，她又哪里还会有半点的信任感？因此，宁可把实情讲出来，虽然这实情似乎很残酷：在医学领域内，手术刀往往是较温和的手段，千万千万拖不得！我可不能为这样一桩别有用心的事担当责任，我没法做到问心无愧！您自己掂量掂量吧！如果处在我这个位置，您有这份胆量吗？”

“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而这个词刚出口，我就被它吓了一跳。“我的意思是说……”我小心地补充道，“等她的病情至少发生了某种好转之后，我再向她承认整个实情……请您原

谅，大夫先生……这要求听起来相当过分……可最近您未能像我这样看到，这些人需要某种能帮助她们继续坚持下去的东西，是何等的迫切……当然，真情是应该告诉她的……但只有在她能够承受的时候，才……不是现在，大夫先生，我恳求您……现在千万别说……千万不要马上就说。”

我犹犹豫豫地止住了话头。他那好奇而又惊讶的目光弄得我不知所措。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说呢？……”他在思忖。“首要的问题是：该由谁来担这个风险？总有一天，我们得对她说明真相，到那个时候，她的失望情绪将会危险一百倍，是的，生命有危险。您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

“愿意，”我坚定地说（我相信，我仅仅是因为担心，自己若不答应，将不得不和他一道立即去城外，才突然有了这份果敢的）。“我负全责。我确切地知道，如果暂时给她希望，让她相信她最终能彻底康复，那么，由此带给她的将是巨大的帮助。假使日后需要向她说明，我们许的愿……也许是我许的愿太多了，那么，我将老老实实对她承认，而且我深信，她会理解这一切的。”

康多尔怔怔地望着我。“我的天啦，”最后他低低地惊呼了一声。“您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得也太高了！可最最奇怪的是，您对上帝的这份信念居然对我们大家产生了影响——先是城外那家人，我担心，说不定渐渐还会影响我呢！——好，如果您真的准备承担这个责任：一旦出现危机，您负责让埃迪特重又恢复平静……那么，或许我们真能冒冒险，再等上几天，直到她的神经系统变得坚强些时为止……不过，少尉先生，承担这种责任的时候，是无退路可言的！事先认真地向您发出警告，这

是我的责任。每次动手术之前，我们医生都有义务提醒相关人员注意种种可能的危险——对一个瘫痪已久的姑娘许诺，说她马上就能痊愈，这同样也是在做手术，它要担当的责任，决不亚于用手术刀进行的手术。您就仔细想想吧，您是在承担怎样的责任——让一个受过一次欺骗的人重又振作起来，这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我不喜欢含糊不清的状态。本来我打算，立即对克克斯法尔伐一家实话实说，告诉他们那个新疗法于我们的病例不适用，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得不要求他们多多地忍耐。在放弃这个打算之前，我必须弄清楚，我是不是可以信任您。我是否一定能作这种指望：到时候您不会背弃我?”

“一定能。”

“好。”康多尔一把就推开了面前的酒杯。我俩谁也未喝一滴酒。“或者更确切地说：但愿这事能完满地收场，因为这样拖下去，叫我心里不大舒服。我现在就详详细细告诉您，我打算走多远——以真实为界，决不超出一步。我将建议埃迪特去恩加丁疗养，不过，我将声明，绝对不试用维埃诺的方法，而且还要明确指出，他俩不应指望会发生什么奇迹。如果在我作了上述声明后，她们出于对您的信赖，仍然陶醉于那些无意义的希望，那就轮到您来做工作了——您答应过我——这件事，您的这件事，由您及时来解决。如果我对您的信任，超过了我对自己作为医生而必备的良心的信任，那么，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在冒险——不过，这个责任就由我来承担好了。说到底，对这个可怜的病人，我俩都是一番好意。”

康多尔站起身来。“前面我已说过，如果出现因失望而引起的危机，我就指望您出面了。但愿您的焦灼能比我的耐心收到更大的成效。我们就再给这可怜的孩子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让

她满怀希望地度过这段时光！如果这中间我们真的使她的病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好转，那么，给了她帮助的，是您，而不是我。话讲完了！到时候了。他们在城外正等着我呢。”

我们离开了酒店。马车在酒店前等他。就在康多尔登车的最后一瞬间，我的嘴唇也仍在颤抖，仿佛想把他叫下车来似的。但马儿拉着车子走了起来。马车，还有那桩无法更改的事，正全速奔驰而去。

三个小时后，我在营房内我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便条。便条是匆匆草就的。汽车司机将它带了进来。“请您明天尽早过来。要告诉您的事儿多得不得了。康多尔大夫刚才到过这里。我们十天后出发。我太高兴了。埃迪特。”

说来也奇怪，刚好在这天夜里，那本书落到了我手上。我一般是不怎么看书的。在我房内那个摇摇晃晃、没用东西遮盖的书架上，只摆了七八本军事书，什么《勤务条例》呀，《军官花名册》呀，等等。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这两本书也就是我们全部的阅读量了。军事书旁还放着二十来部古典作品。自军校毕业后，每到一个驻地，我都带着它们，可从来就没有翻开看过一眼——我带着这些书，也许只是为了在我不得不住入的四壁空空的陌生的房间内，摆上一点我自己的东西，让人感到这儿有我的私人财产。书架上还凌乱地摆着几本印、装都很粗劣的书。书的连页只裁开了一半。这些书的得来，颇有些稀奇古怪。是这样的，一个身材矮小的驼背小贩，长着一双特别忧伤的泪漏眼，不时跑到我们咖啡馆里来，死缠硬磨地要我们买他的信纸、铅笔和趣味低级的廉价书。这些书在骑兵圈子里很好找销路，多数都属于所谓的艳情文学，例如：《卡萨诺伐的艳

遇》、《十日谈》、《一名女歌手的回忆》，或是《军营趣闻集》。出于同情——老是出于同情！——或许也是为了摆脱他那种带着忧伤的纠缠，我前前后后从他手上买了三四本这种粗制滥造印得很糟的小册子，买来后随手就往书架上一扔，任它们凌乱地躺在那里。

可这天晚上，我累得很，神经也紧张过度，既无法成眠，又不能冷静思考。于是就随便找了一本书来看，想以此散心、催眠。我找的是《一千零一夜》。书中那些天真浪漫、多姿多彩的故事，我在孩提时曾经读过，至今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我希望它们能对我起到最好的麻醉作用。我躺在床上，半醒半睡地读了起来。这时候人变得非常懒散，连书页都不想翻，碰到未裁开的连页，干脆就跳过去了事。我无精打采地读了开头那个关于舍赫拉沙德和国王的故事，接着便一页页往下读。可突然，我吓了一跳。我读到一篇古怪的童话，说的是一个年轻人看见一位瘫痪的白发老人躺在路旁。见到这“瘫痪”二字，我心头一紧，感到一阵剧痛。有根神经像遭了火燎似的，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联想深深触动了。童话中，那个瘫痪的白发老人绝望地向年轻人呼救，说他走不了路，年轻人是不是能让他骑在肩上、驮着他走。年轻人心生怜悯——怜悯，你这个傻瓜呀，你为什么要心生怜悯呢？我心里想道——他真的就伸出了援手，弯下腰去，把老人背了起来。

可这个看似无助的老头，是个妖怪，是个恶魔，是个卑鄙无耻的巫师。他刚骑到年轻人肩上，就突然用两条毛茸茸的裸腿紧紧夹住了他恩人的脖子，让这行善之人再也没法把他甩下来。他残忍地把帮助他的年轻人变成了他的坐骑。这个冷酷的家伙，这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恶魔，用鞭子催赶满怀同情之心的

年轻人往前走，走啊，一刻也不让他休息。那个魔鬼想去哪儿，不幸的年轻人就得背着他去哪儿，从此就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他成了一匹坐骑，成了那个无耻之徒的奴隶，即使膝盖打晃、口干舌燥，他，这个因为同情心而做了傻瓜的人，也不得不不停地向前奔跑，背上还得像驮着自己命运似地，驮上那个邪恶、无耻、狡诈的老头。

我没有再往下念。我的心在怦怦狂跳，仿佛要从胸膛中跳出来。因为，刚才在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我看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陌生的老头，看到他刚开始时躺在地上，睁着一双泪眼，苦苦哀求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帮他一把。接着我就看见他骑在年轻人的肩上。这个魔鬼，长着一头中分的白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我本能地把克克斯法尔伐的脸移到了这个童话中的白发老头身上。这动作快似闪电。在平时，只有梦幻才能以这种快似闪电的速度，娴熟地把种种图像和一张张脸孔拉到一块、揉在一起。我自己一下子就变成了那匹遭白发老头鞭打并被他催逼着向前奔跑的不幸的坐骑。是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喉咙已被夹住，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书从我手中掉到地上，我躺着未动，浑身一片冰凉。我听见自己的心脏敲击着肋骨，像是敲打在硬硬的木头上。我入睡之后，这个狂热的猎人仍在驱使我不停地奔跑。也不知是跑向何方。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头发湿漉漉的，人精疲力尽，像是经历过漫长的跋涉一般。

上午我和伙伴们一道骑马出操，按照勤务条例的要求，谨慎而清醒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可这毫无用处。下午一踏上城外那条通向庄园的、我无法回避的路，我便觉得肩头上又压上了那副可怕的重担，因为我受到震动的良心让我预感到，我现

在开始承担的责任，已变成全部的、无比沉重的负担了。那天夜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对老人说，他的孩子近期康复有望。我这样夸大其词，只不过是出于同情而"未讲实情"罢了，决不是有意欺骗，决不是恶劣地编造谎言。我的未讲实情，是不自愿的，甚至与我的意愿相悖。可从现在起，情况就不同了，我已知道近期康复无望，我得冷静地、坚韧不拔地、处心积虑地、旷日持久地伪装自己。我必须带着别人看不透的表情，用令人信服的声音撒谎，就像一个老奸巨猾的罪犯那样，几周之前、几个月之前，便精心地设计好他作案时、自我辩护时的每一个细节。我第一次懂得，这世界上最恶劣的事，不是由邪恶和残忍造成的，而几乎总应归咎到软弱身上。

随后在克克斯法尔伐家发生的一切，完全像我担心的那样。我一踏上楼顶晒台，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有意带来了几枝鲜花，为的是把姑娘的第一道目光从我身上引开。姑娘见了花，一下子就惊呼起来："哎呀，您给我带花来干啥呢？我可不是头牌歌星啦！"可此后我便不得不坐到了这个正焦急不安的人儿身边。她打开了话匣子，一刻也不停顿。她用梦幻般的声音讲啊，讲啊，一直往下讲。她说，康多尔大夫——"啵，这个世上仅有的大好人！"——又使她鼓起了勇气。十天后她们就动身去瑞士恩加丁的一家疗养院——现在终于到了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可为什么还要耽误一天呢？她早就知道，过去所有的疗法都错了，单靠电疗、按摩，还有那种种愚蠢的装置，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现在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刻。老天爷作证，她已两次——她本来是永远也不会对我承认的——试图自杀，可两次都未成功。一个人没有一个小时能真正独立生活，举手投足就得依赖他人，时时刻刻被人窥探、被人监视，此外还感到自己

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都只是一种负担，一场梦魇、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累赘，并因此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这么一副样子，是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是的，到时候了，到关键时候了。不过，我倒真想看到，要是现在的疗法得当，她的康复能迅速取得进展。过去那些愚蠢的小小的好转又有什么用呢，统统都未带来真正的好转！一个人要恢复健康，那就得完全、彻底，否则就不算是康复。哦，现在已有这种预感了，这是多么美妙，多么美妙啊……

她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讲着，讲着，兴奋的情绪犹如一条奔腾跳跃、水花飞溅的湍溪。我当时的心情，就和这样一个医生的心境相同。这名医生，听着一个有幻觉的病人在高烧中发出的谵语，同时，抱着怀疑的态度，谁收买不了的时钟指针一下一下的摆动，数着病人跳得飞快的脉搏。他已忧心忡忡地把这种热烈而急躁的情绪，看成是精神错乱的最无可置疑的临床症候。每当一连串兴奋异常的笑声，像一阵欢快的浪花那样，在她滔滔不绝的话语的急流上飞溅而起时，我就浑身直打寒战，因为我毕竟知道了她还不清楚的事情——我知道，她在自欺，而我们又在骗她。她终于住口不谈了，而这时我却猛吃了一惊，就像夜里坐在急驰的火车上，因滚滚车轮突然停止转动而给惊醒了那样。不过，是她自己猛然间截住话头不谈了的：

"嗯，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呀？为什么要这样傻呆呆地——对不起，这么惊恐不安地坐着呢？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难道您一点也不为我感到高兴吗？"

我觉得自己是被当场逮住了。现在应该用真诚的、真正兴奋的语调来回她的话，否则就永远也没有这种时候了。可我在撒谎方面只是个蹩脚的新手，还不懂得有意进行欺骗的技巧。所

以，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几句话凑到一起，还说得结结巴巴的：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只是感到很意外……您应该懂得这点吧……在我们维也纳,大伙儿形容巨大的快乐时每每总说,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当然为您感到万分高兴呐。”

这番话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它听起来是那么的做作，那么的冷漠。她无疑也立即察觉到了我内心的顾虑，因为她的态度陡然间就起了变化。就像一个被从梦中摇醒的人那样，她面带愠怒之色。愠怒冲走了她的狂喜。她的眼里刚才还闪着兴奋的光，而这时，眼神却变得非常严厉。双眉间的那根弧线绷得紧紧的，就像一张已被拉开、正要射出箭头的弓。

“哼——您这巨大的快乐，我可是没有看出几分来!”

我清楚地感到了那股子怒气，便试图安慰安慰她。

“不过，孩子啊……”

可她马上把身子一挺，道:“您别总叫我‘孩子’呀什么的。您知道，这点我受不了。您究竟比我大多少呢？也许我可以冒昧地表示一下我的惊讶：您居然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尤其是显得不太……不太……感兴趣。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您怎么该不高兴呢？这个破房间要被关闭几个月，您到底得了机会，可以轻松地过日子了。您可以重又安安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同您的伙伴们一道玩杜洛克，从此自这当志愿看护的无聊差事中脱开身去。是啊，是啊，我相信，您会感到高兴的。对您来说，这舒服的日子眼下就要来了。”

她说话的方式，像是在粗野地打人。这打击的力量，我感到是落在我自问有愧的良心上。毫无疑问，我肯定泄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时刻，

她很容易激动起来——我试图把这场争论引到轻松的谈笑上来。

“舒服的日子——你们怎么想象得出来！七月、八月、九月对骑兵会是舒服的日子！您就不知道，这几个月对所有骑兵来说，正是当牛做马、挨骂受罚的最佳时期？先是为演习作准备，然后向波斯尼亚或加利西亚来回调防，接下来就是军事演习和盛大的阅兵式！军官们激动不安，士兵们精疲力尽，至高无上的勤务从早晨忙到晚上，而且要做到万般的精确。这种‘舞’一直要跳到九月下旬。”

“一直到九月底？……”她一下子就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在考虑什么。“那么什么时候……”她终于开口问了后半句，“您什么时候过来呢？”

我不明白。真的，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我问了一个蠢透了的问题：

“过哪儿来呀？”

她那两道眉毛立即又皱了起来。“您不要老这么傻憨憨地发问好不好！来看我们呗！来看我呀！”

“在恩加丁？”

“那又能在哪儿呢？难道在特里普斯特里尔不成？”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她那想法在我看来的确也太荒唐了。为了那几枝花，我刚把最后七克朗用出去。去维也纳转一转，尽管只要半票，我都觉得是一种奢侈行为，现在却要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花钱跑到恩加丁去！

“嘀，这下可是看清楚了，”我真诚地笑了起来，“你们不穿军装的人是怎样想象军队生活的。上咖啡馆，玩弹子游戏，林荫道上溜达，如果刚巧有兴致，便穿上便服，满世界里转上几

星期。能这样去作郊游，那可真是简单极了：就这么举起两根指头，往帽沿上一靠，说，‘再见啦，上校先生。当兵这差事，我现在可不敢再干下去了！什么时候又觉得合适了，我再来会您吧！’你们哪曾想到，我们这份至高无上的、单调乏味的差事是怎么回事！我们这种人，如果想比法定假日多一小时休息时间，那就得缠上绷带，报告时规规矩矩地把脚后跟一并，‘万分恭顺’地提出请求。您知道这点吗？是的，请一个小时假，就得找这么多借口，就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假使想请一整天假呢，那至少也得说是姑妈死了，要不然就该说是为了家里的什么人举行葬礼。如果我在演习期间恭恭敬敬地告诉上校，说我现在想请八天假，去瑞士游逛游逛，那就有好瞧的了。我还真想看看他在这种时候的尊容呢。到时您将会听到几个您在任何正规的词典中也找不着的词。不，亲爱的埃迪特小姐，您把这事想得太容易了。”

“什么呀，只要是真想干，万事都不难！您不要装腔作势，好像部队上就少不得您似的！您请假走了，自会有另一个人去调教您那些鲁提尼笨蛋的。再说，请假的事儿，爸爸半小时之内就可为您办妥。他在国防部里认识的人有十几个，只要上头下来一句话，您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况且您出去看一看，看看与您的骑术学校和操练场不同的世界，这对您的确也没什么坏处呀。别找借口了吧——就这么定了。爸爸会为您请假的。”

我人虽然很傻，可听她用这种懒洋洋的口吻讲话，心里还是挺生气的。几年的军旅生涯，毕竟培养了我的等级意识。一个年纪轻轻、涉世尚浅的女孩子家，竟敢居高临下地差遣国防部的将军们——对我们来说，是穿着蓝色制服的天神——就像这些将军是她父亲的私人雇员似的，我感到这里头有一种蔑视

的味道。尽管很恼火，可我说话仍保持着轻松的语调。

“那好啊！瑞士，休假，恩加丁——真不赖呀！如果真像您想象的那样，不用我恭恭敬敬地‘请、请’连声地求人，便有人把这等赏心乐事放在托盘里给我端来，那可就妙极了。不过，除此之外，您的父亲大人还得在国防部为霍夫米勒少尉先生弄一笔供这次休假用的特别差旅费。”

这下又轮到她来发愣了。她感到我的话里有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她理解不了。在那双烦躁不安的眼睛上方，眉头蹙得更紧了。看得出来，我得把话说得更清楚些。

“还是冷静点儿吧，孩子……对不起，埃迪特小姐，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可惜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简单。您说说——您考虑过没有，放浪这么一回该要花费多少？”

“哈，您指的就是这个呀？”她无拘无束地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多几百个克朗罢了。没啥关系的。”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因为这儿是我最敏感的部位。我相信，有一次我曾说过，在我们团里，我属于无半文个人财产的军官之列，过日子就靠薪俸和我婶婶不多的那点儿资助，这种处境使我非常痛苦。在我那个圈子里，如果有人当着我的面用蔑视的口吻谈论金钱，仿佛它就是遍地疯长的野草似的，那总会惹得我大动肝火的。这里是我的痛处。在这里，我瘫痪了不能动弹；在这里，我不得不拄着拐杖。这个被娇惯、被宠坏了的姑娘，为了自己的被命运冷落而痛苦不堪，而对我的处境却不理解，所以，正是这一点才使我愤怒不已。我的态度几近粗暴起来，虽然我不想这样。

“至多几百个克朗？小事一桩，不是吗？对一名军官来说，区区一桩小事！我居然会提起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您当然觉得

小气啦，是不是？可不是吗，小气，吝惜，吝啬！可您想过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得靠什么来苦苦度日？我们得忍受什么，又得为了什么而劳累奔波？”

她一直用直直的目光盯着我，我愚蠢地以为她是在用蔑视的目光看我，所以，我突然感到有必要，把我全部的穷愁都对她亮出来。像她那次为了折磨我们，故意在我们这些健康人面前，一拐一拐地穿过房间，用这种挑衅性的举止，向我们惬意的健康施以报复那样，我也感到，像发了狂似地向她坦陈自己生活上的窘迫和仰仗他人，其中有一种含着愤怒的快意。

“您究竟知不知道，一个少尉领多少薪水？”我训斥似地问道。“您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好吧，我就说出来，让您也弄个明白：二百克朗，每月一号发，要靠它过上三十天或三十一天，而且有责任‘不失体面’地生活。他得从这菲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为膳食、住房、裁缝、鞋匠以及‘不失体面’的奢侈品开销。如果——上帝保佑吧——马儿出了什么事，那就不用谈了。假使他管理得当，发挥出上上乘的水平，那他还可以剩下几个赫勒，到咖啡馆那座天堂里去，也就是到那座您总拿它来取笑我的咖啡馆里大吃大喝一番。假使他真像做临时工的人那样节俭，他便可以在那儿买到这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一杯牛奶咖啡。”

今天我明白了，当时我听凭自己的怨愤奔泻而出，做得很蠢，是在犯罪。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娇生惯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又怎么该知道金钱的价值、薪水和我们辉煌外表下的贫困呢？这个瘫痪姑娘，一直被拴在自己的房间里，你叫她去哪儿了解这一切呢？可是，为了那不知其数的小小屈辱，我很想向某个人报复一番。这种欲望仿佛是从背后袭击了我，于

是我盲目地、昏头昏脑地打下去，就像一个人盛怒之下出手猛击那样，全然不知道自己这一掌劈下去有多大的分量。

我抬起眼来一看，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刚才这一阵击打是多么的狂暴和粗野。姑娘以病人灵敏的感觉，立即就感到，她无意中刺中了我最敏感的部位。她的脸不由自主地——我发现，她竭力反抗，那只手迅速地捂住了脸——涨得通红。看来，是一个什么念头使她的血涌上了脸颊。

“那……那您为什么还要给我买这么贵的花呢?”

这时出现了一阵难堪。难堪持续了很久。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她在我面前感到惭疚。我俩无意之中都伤害了对方，谁也不敢再开口说话。突然间，我们听到了风声，这是从树林中吹过的暖暖和风；还听到楼下院子里，母鸡在咯咯叫唤。从远处的公路上，时断时续地传来了马车行驶时微弱的车轮滚动声。不过，她这时重又振作起来了。

“我真蠢，竟听信了您这一派胡言！真的，我很蠢，甚至还激动了起来。这样一次旅行要花多少钱，到底又和您有什么关系呢？您如果来看望我们，那自然就是我们的客人了。您以为，假使您真的那么好，来看望我们，爸爸会同意……让您自己负担旅费吗？完全是胡说！我让您给捉弄了……好吧，不谈这档子事了——别谈了，一句也别谈了，我说了算数！”

可这儿正是我不能退让的关键处。因为，没有什么——我前面已讲过——比被人视为寄生虫要让我无法忍受的了。

“要谈！再谈一句！我们都不愿闹出误会来！那我就把话说个明明白白：我不会受邀外出，离开我们团的，我也不会让人替我付账的。要求破例和舒适，这样我不喜欢。我愿意和其他伙伴列队站在一起。我不想要任何额外的东西，不想得到别人

的庇护。我知道，您是一片好心，您父亲是一番好意。可有些人，偏偏就不能坐享生活中的种种美妙之处……我们不谈这个了。”

“那您是不愿来啰？”

“我没说过我不愿来。我已清楚地告诉您，为什么我不能来。”

“要是我父亲请您呢，您也不来吗？”

“也不来。”

“如果……如果我请您呢？……如果我真心诚意地、好心好意地请您呢？”

“您不要这么做。没什么意义的。”

她低下了头。可其前我已看到她嘴角周围在连连颤动。这颤动就是闪电，它确凿无疑地预示着，她身上正蕴积着一种危险的烦躁情绪。这个可怜的孩子，被惯坏了，平常嘛，家里样样事情都是随她的意、顺她的心，而这次却遇到了新情况：她遭到了抵抗。竟有人对她说“不”字，这使她非常恼火。她从桌子上一把抓起我送她的鲜花，朝远远的栏杆外扔去。花在空中划过一道愤怒的弧线。

“好啊，”她从齿缝间迸出了这两个字。“我现在至少知道了，您的友谊深到了什么程度。也好，总算对这友谊考验了一回！仅仅因为有几个伙伴会在咖啡馆里嚼舌头，您就拿这引起托词来当挡箭牌！仅仅因为担心在团里别人会给您一个不高的风纪分，就扫朋友的兴！……不过，这也好！完事了！我不会再求您了。您没有兴趣……行了！完事了！”

我感到，她的激动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因为她一再固执地重复着“行了”这个词；同时，她用两手使劲撑着扶手，想

把身子抬起来，仿佛是要挺身向前、发起进攻似的。突然，她猛地一下对我转过脸来。

“好。这事了啦。我们万分恭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您不来看我们，您不愿来看我们。您觉得这样不恰当。好！挺得过去的。以前没有您，毕竟也过来了……不过，有点儿事，我还想问清楚——您现在愿意坦率地回答我吗？”

“当然愿意。”

“但要说实话！您起誓，您对我起誓！”

“如果您一定要我这么做……我起誓。”

“好，好。”她语气生硬、声音尖利地一再重复着这个“好”字，好像是在用刀子割掉什么东西。“好。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坚持要求阁下的光临了。我只想知道一点——您已起过誓了。只想知道一点。嗯——您觉得来看我们不恰当，是因为您感到为难，感到不自在……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吧——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吧……好。事情了啦。不过，您现在得老老实实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您到我们家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一切我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可惟独未防着这个问题。惊愕之中，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准备性的话，以争取时间：

“嗯……嗯，这个很简单……这可不需要起誓……”

“是吗？……很简单？行！这就更好了！那么开始吧？”

这下没法回避了。我感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讲实话，只不过我已觉察到，我得万分小心地对这实情作一番修饰。于是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不过，亲爱的埃迪特小姐——您不要在我身上探究什么神秘的动机了。您对我的了解毕竟也不浅啦，您知道我这人对自

己的言行思量不多。我对您发誓，我还从未想到过，要自我省察一番，问自己为什么去找这个人、去找那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些人而又不喜欢那些人。我发誓——我的确没法用更聪明或更愚蠢的话来回复您，只能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你们家来——就是因为我喜欢上你们家来，因为我感到这儿比别的地方要使我愉快一百倍。我相信，你们对我们骑兵生活的想象，太有点像轻歌剧里表现的那个样子了：总那么活跃，总那么欢快，就像永远不变的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那样。不过，从里面来看，这生活就显得不是那么迷人了，即使是伙伴之间备受赞誉的友谊，有时候也是很不可靠的。几十个人同拉一台车，总有某个人比别的人拉得更起劲；遇到加官晋级的时候，则很容易伤害前排的那个人。你每说一句话都得留神，你永远也拿不准，你是否已引起大人物的不快；空中的什么地方，总蕴积着一场雷雨。服役也是做佣工，做佣工就无独立可言。而且军营和酒馆永远也不是真正的家；在那里，谁都不需要谁，谁也不会对谁有什么兴趣。是啊，是啊，有时候同伙伴们在一起，我过得非常快活，但在他们那儿永远也无法真正得到最终的安全感。相反，我到你们家来，一解下军刀，同时也就抛开了所有的忧虑和烦恼，而且，在我随后同你们无拘无束地闲谈时，我就……”

“嗯……就怎样？”她焦急万分，脱口就问了这么一句。

“我就……嗯，如果我老老实实说出来，您也许会以为我有点儿放肆……我就自以为，你们很乐意看到我来拜访你们，我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这儿给我的家的感觉，要比别的地方强烈一百倍。每次我这么看着您，就感到……”

我不由自主地止住了话头。但她立即以同样热切的语气问

道："嗯，和我在一起怎么样……"

"……在您身边，我不像在我那些伙伴们身边那样，显得完全多余……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没什么了不得的，有时候我自个儿也觉得奇怪，我居然没惹得你们早就对我腻味起来……常常……你们是不知道啊，我曾有多少次担心，你们对我是不是已感到厌倦……可接着我总要想到这一层：您坐在这么大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多么孤单啊，如果有人来看看您，您是会感到高兴的。您瞧，就是这一点，每每使我鼓起了勇气……每次我在您的塔楼上或者在您的房间里见到您，我总让自己相信，我来看您，这是好事，如此一来，您就不必一人枯坐、独守这漫长的时光了。您真的不能理解这点吗？"

可这时出现了一点儿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变得直愣愣的，仿佛是我话中有什么东西使那两只眸子僵住了不会动。相反她的手指却渐渐不安分起来。它们顺着椅子的扶手上上下下地摸个不停，然后在光洁的木头上轻轻敲了起来，而且越敲越急，越敲越重。她的嘴巴也略有些变形了。突然，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是的，我理解。您的意思我全理解……您……我相信，您现在确实是讲了真话。您说得非常、非常客气，而且十分隐晦。不过我听懂了，完完全全听懂了……您说，您到我们家来，是因为我这么'孤单'——坦率地说来，就是：是因为我被钉在这把该死的躺椅上。仅仅因为这个，您每天才消消停停地溜出来。您不过是发慈悲，作为志愿看护，才跑到这个'可怜的、生病的孩子'身边来——我不在场的时候，你们大家可能都这么叫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您仅仅因为同情才过来的。没错，没错，我相信您之所以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您现在

为啥又要否认呢？您倒真是一个所谓的‘好心’人啦，您很乐意我父亲这么叫您呢。这种‘好心人’，对每一条挨了打的狗，对每一只长着疥疮的猫，都怀着同情——因此，对一个残疾人，自然也可以同情同情呐，为什么又不呢？”

突然，她猛地直起了身子，一阵痉挛传遍了她不灵活的躯体。

“不过，多谢了！我对这种只关注我身上残疾的友谊不感兴趣……哼，您就别装了，不要露出这等痛悔的目光来！您当然痛苦啦，悔不该说漏了嘴，倒出了实情，恨只恨您自己承认，您到我们家来，只是因为我引起了您的‘怜悯’。您的真话就像那女仆的一声惊呼——只有那女仆说了实话，而且直截了当。而您这个‘好心人’，却说得委婉得多、‘体贴人’得多。您拐弯抹角地讲：因为我一个人整天这么孤单地闲坐在这里。您只是出于我全身早就感到了的同情，对，出于同情，才到这儿来的，而且还很愿意别人对阁下您的牺牲精神表示钦敬——不过，很抱歉，我不想要某某人为我作出牺牲！任何人这样做，我都没法容忍，至少是您……您听着，我不许您这么做，不许您这么做……您以为，我真就指望你们带着‘同情的’、潮润的、柔似海绵的目光坐在我周围吗，或者真就少不了你们‘委婉’的闲谈吗……不，谢天谢地，你们所有的人我都不需要……我自己能对付自己，我一个人就能挺过去。如果熬不下去了，我知道该怎么离开你们……看吧！”——她突然手心朝上，把手伸了过来——“这儿，您看看这伤疤！我试过一回了。只是不熟练，用那把钝剪刀没割断脉管。更讨厌的是，他们及时赶了来，得以给我包扎，不然我早就离开了你们大家，早就摆脱了你们可鄙的同情心！不过下次我会干得利索点的，您放心好了！你们不

要以为，我就这样毫无抵抗能力地任凭你们摆布了！看吧！”——她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尖利、破碎，就像是一把锯子发出的声音——“您来看这儿，我忧心忡忡的父亲大人，让人为我修建塔楼晒台地，把这个给忘了……他想到的只是，我站在晒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风景……正如医生所言，在晒台上可以享受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晒台有朝一日会怎样出色地为我效劳，他们全都没有想到，父亲没想到，大夫没想到，建筑师没想到……您朝楼下看看……”——她突然撑起身子，猛地一下子朝栏杆扑去，摇摇晃晃地扑过去。这时她怒气冲冲地用两手紧紧抓着栏杆——“从这儿往下跳、有四五层楼高，楼底又是硬石板……这就足够了……谢天谢地，翻过这道栏杆的力气我还是有的。只要猛一用劲，我便能一劳永逸地摆脱你们该诅咒的同情心。而后你们大家也就轻松了，你们，伊洛娜，还有您——我像个夜魔似地缠着你们，给你们惹了一个又一个乱子……您瞧，这很容易的，身子稍稍往下弯一弯，就……”

这时，她两眼放光，身子探到栏杆外，深深地弯了下去。我惊恐万状跳了起来，迅速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胳膊。可她浑身一震，仿佛有火喷到了她的肌肤上。她对我吼道：

“滚开！……您竟敢碰我！……滚开！……我有权利做我想的事。松手！……您快松手！”

我未听她的话，并试图强行把她从栏杆上拉开，所以，她猛然间转过上半身，朝我胸口撞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这一撞，自个儿便失去了支撑点，因此也就失去了平衡。无力的膝盖像被镰刀砍断了一般，完全软了下来。她一下子就瘫倒了。往下倒时，她想抓住桌子，因而桌子也连带着被撞翻了。在最后那一瞬间，我还想伸手扶住腿脚不灵便、踉跄欲倒的姑娘，所

以，我也倒了下去。桌上的花瓶叮叮当当地打在姑娘的身上，我的身上，盘碟、杯子、茶匙叮零当郎地向我们砸来，一个个全都摔碎了。那只大铜钟很响亮的一声掉在地上，带着一条叮零零作响的钟舌，沿整个晒台直滚。

这时，瘫痪的姑娘痛苦地倒在地上，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那里。她怒不可遏，浑身抽搐，因为又恼又羞，便放声大哭起来。我试图把她轻轻的身子扶起来，但她不让，直冲我吼道：

"滚……滚……滚，您这个卑鄙的小人，您这个粗鲁的家伙……"

她一面嚎啕，一面挥动两条胳膊在身边乱捶乱打，还一次次想不要我的帮扶就自己坐起来。每次我走拢去，想帮她一把，她便蜷缩着身子表示反抗。她莫可奈何而又愤怒不已地冲我嚷道："滚……别碰我……您给我滚！"我还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

就在这个当口，我们身后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呜呜声。是电梯升上来了。看样子是铜钟在地上滚动时发出的响声，唤来了时时在待命的仆人。仆人立即知趣地垂下了一双惊恐的眼睛，急急赶了过来。他没看我一眼，就轻轻地把浑身直在打颤的姑娘扶——这动作想必他已习惯了——了起来，并抱着这个抽泣不止的人儿向电梯走去。我一人留在楼顶，周围是翻倒在地的桌子、摔得粉碎的杯子和其它四散的东西。这些东西狼藉一地，像是被晴空中落下来的一道霹雳，炸得粉碎，向四方迸溅开来了似的。

我不知道，自己在晒台上摔得粉碎的杯碟当中呆立了多久。我完全被这阵狂暴的发作搞懵了，我怎么也解释不了姑娘的雷

霆之怒。我究竟说了什么蠢话？是什么引发了这阵莫名其妙的怒火？可此时背后又传来了熟悉的声响。这声音就像烟囱管帽处掠过的风声。电梯又升上来了。仆人约瑟夫再一次走近了我。他那张和往常一样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奇怪的悲哀之色。我想，他上楼来，只是为了收拾残局的吧。自己站在这些残渣碎片间碍他的事，为此我感到难堪。可他却双目低垂，悄悄走到我身边，同时从地上捡起了一条餐巾。

“请原谅，少尉先生，”他谨慎地压低了声音说。他低声说话的时候，似乎总在弯腰鞠躬（哦，他是个旧式的奥地利仆人）。“请允许我给少尉先生稍稍擦一擦。”

这时，我顺着他忙个不停的手指望去，才发现我的上衣和那条浅色的长裤上各有一大块湿印。看来是我俯身搀扶倒地的姑娘时，一个被连带着碰翻了的茶杯，把茶水泼在了我身上。仆人用餐巾在湿地方轻轻地擦来擦去。在他下蹲着忙活时，我却垂下目光，望着他头发灰白、头路分明、头形端正的脑袋。我没法不怀疑，这位老人故意把腰弯得低低的，是为了不让我看到他的面容和他目光惊惶的眼睛。

“不，这样不行，”最后他头也不抬地说，声音里透着苦恼。“最好是，少尉先生，我现在派司机到军营去，让他另取一件军服来。少尉先生这副样子是走不出去的。可少尉先生放心好了，湿地方一个小时后全都会干，我马上就把裤子熨得平展展的。”

他似乎只是出于一个行家的热心，才说上面那番话的。可他的话里却透出一份关切和几分惊慌。我对他说，不，根本没必要，他最好打电话叫辆马车来。反正我也是想立即回营房的。他听了这话，却出人意料地清了清嗓子，并恳求似地抬起了那双善良的、略带倦意的眼睛。

“请少尉先生再呆一会儿吧。如果少尉先生现在就走，那可不得了。我很清楚，要是少尉先生不再等上一阵子，小姐会大发脾气的。这会儿伊洛娜小姐还在她身边……而且……让她上床睡觉去了。可伊洛娜小姐托我对您说，她马上就来，少尉先生无论如何也要等她一下。”

我不由得受了震动。大家多么爱这个病人啊！人人对她又是何等的娇宠和宽容啊！好心的老人因为自己刚才表现出来的勇气而惊愕不已，于是又特别起劲地在我的上衣上擦了起来。我不禁感到有必要对老人说几句暖心话，因此，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您别擦了，亲爱的约瑟夫，这不值得！太阳一晒很快就会干的。我希望你们的茶水不是太浓，但愿不会留下擦不掉的印记。您别擦了，约瑟夫，您最好是去收拾一下杯子碟子吧。我等伊洛娜小姐来。”

“啊，太好了，少尉先生愿意等！”他真正松了口气。“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隔不多久也要回来了。见到少尉先生，他肯定很高兴。他明确嘱咐我……”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轻盈的脚步声。是伊洛娜。她朝我走来时，举止就和约瑟夫刚才一样，也是低垂着目光。

“埃迪特让我来请您，要您到楼下她卧室里去一下。就一会儿工夫！她让我对您说，她是真心诚意地请您去。”

我们一道顺着旋梯下了楼。两人穿过会客室和第二房间，走进看来是通向卧室的长廊里，一路上谁也未讲一句话。在这又黑又窄的走道里，我们的肩膀不时偶然地碰到一起，这或许也是因为我走路时很激动、很不安。走到第二道边门旁，伊洛娜停住了脚步，急切地对我耳语道：

"您现在可得好好待她。刚才在晒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可我很了解她这种突然的发作。我们大家都清楚。不能因此而生她的气，真的不能。我们这些人根本想象不到，从早到晚总这么无可奈何地躺着，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到最后，她的神经系统中肯定会积聚起烦躁不安的情绪，某一天就会来一次突然的爆发。出现这种情况，她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说她自己也不愿意。只是，请您相信我，事后没有谁会比这个可怜的人更惨的了。恰恰是在她羞愧万分、深深自责的时候，我们应加倍亲切地待她。"

我没有回答。也没这个必要。反正伊洛娜也看到了，我受的震动是多么的强烈。这时她小心地敲敲门。里面刚传出一声轻轻的、羞怯的"请进"，她又急急提醒道：

"您呆的时间别太长了。只呆一会儿！"

一推房门，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我走了进去。在这宽敞的房间里，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一片朦胧的淡红色光影。桔黄色窗帘把朝花园一侧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的，卧室内光线很暗。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楚，房间深处有一个显得亮一些的长方形。那是一张床。怯怯的声音从床那儿传了过来。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声音：

"请到这边来，坐到这条矮凳上来。我只耽搁您一会儿。"

我走近了些。姑娘那张清瘦的脸，隐在一头秀发的阴影中，此刻正从枕头上微微闪光。一条绣花被一直盖到她孩子似的、细细的脖颈处。埃迪特带着一种不安的神情等着我坐下，然后才敢用怯怯的声音说话。

"请您原谅，我在这儿接待您，不过，我头晕得厉害……我本不该在外面强烈的太阳光下躺那么久的，躺久了我总头昏

……我真的相信，刚才我头脑不清醒，当我……可是……可是，不是吗……您把那些事全忘了吧？您不会为了我的粗鲁再生我的气吧？”

她的声音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恳求与不安，促使我立即截断了她的话。“您都想了些什么呀……责任全在我……我不该让您在火辣辣的太阳光下坐那么久的。”

“这么说，此话不假啰……您不生我的气了……真的不生气了？”

“一点也不生气。”

“而且您还会到我家来……就和以前一样？”

她心神不安地看着我。“什么条件？”

“您得更信任我一点，而且不要动不动就担心，您伤害了我或者得罪了我！朋友之间，究竟谁会计较这些无谓的事情呢！您是不知道啊，在您尽情拥抱生活的时候，您的模样起了多大的变化，您使我们大家感到多么的幸福！您的父亲，伊洛娜，我，全家的人，都非常高兴啦。我真希望前天我们乘车出游时，您曾留意过，您自己是多么的快乐，我们大家和您在一起又是怎样的开心——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想着当时的情景。”

“您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想我吗？”她看着我，有一点儿拿不准地问。“真的想我呀？”

“想了整整一夜。啊，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哦，我永远也忘不了。整个漫游过程都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是啊，”她若有所思重复道。“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先是在田野上穿行，然后是看小马驹，还有村子里的婚礼……从头到尾，一切都美极了！嗯，我倒真该经常这样出去转转！也许真是因为在家中呆坐，真是因为愚蠢的自我禁闭，我

的神经系统才如此衰弱不堪。不过您说得对，我总是疑心太重……就是说，自打得了病，我才总爱这么猜疑。以前，我的天哪，我记不得自己曾怕过什么人……我是在病后才变得这么严重地缺乏自信的……我脑子里总在想，人人都在打量我的拐杖，人人都在可怜我……我知道，这是多么愚蠢啊，一种愚蠢的、幼稚的自尊心，如此一来，自己就跟自己较上劲了。我知道，这样会造成恶果的，只会使人的神经系统崩溃。可如果这病老缠着您，你又怎能不变得多疑起来呢！唉，要是这可怕的事情终于有了了时，不至让我变得这么坏、这么凶、这么容易发怒，那就好了！”

“就快熬到头了。只是您得鼓起勇气，您得有一点儿勇气和耐心。”

她把身子稍稍支起来了一点。“您相信……您真的相信，采用新疗法后，这事儿确实会有个了断吗？……您想想，前天爸爸上楼来告诉我消息的时候，我还信心十足……可昨天夜里，也不知是为什么，我心里突然感到不安起来，我怕大夫搞错了，对我讲了假话……因为我……因为我想起一件事来了，以前啦，我对大夫，对康多尔大夫，像相信亲爱的上帝那样充满信任。不过事情总是这样子的……起先是医生观察病人，可日子久了，病人也学会了观察医生，而昨天——这话我可是只对您说说——，昨天，他给我作检查的时候，我时不时有这种感觉……嗯，叫我咋说呢……这种感觉……他好像是在我面前演戏……我觉得他是那样的心神不定，那样的不诚实，不像以前那样坦率、真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我觉得，他似乎是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而在我面前感到羞愧……当然啰，后来我听说，他想把我立即送到瑞士去，我可高兴坏了……不过……不知从哪

个秘密的地方……我只对您一个人说说……这种无谓的恐惧总是一再向我袭来……不过，这话您可别告诉他呀，千万千万不能说！……这新疗法有点儿不对劲……他似乎只想以此糊弄我……或者，也许只是为了安慰一下爸爸……您瞧瞧，这可怕的猜忌之心，我总也摆脱不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别人常常对你唠叨，说你就要熬出头了。而康复的进展又总是这么缓慢，极其的缓慢，你又怎么会不怀疑你自己和其他所有的人呢！不，我不能，真的再也不能忍受这无休止的等待了！”

说话之间，她已激动地坐起身来。她的两只手已在发抖了。我赶紧对她俯下身去。

“别这样！别……别再激动了！您记得吧，刚才您答应过我的呀……”

“是啊，是啊，您说得在理！如果一个人自己折磨自己，这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是让别人也跟着受罪罢了。这怎么又怪得了别人呢！我本来就已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负担了……哦，不，我根本就不想谈这个的，真的，我真的不想谈……我只想对您表示感谢，感谢您没有因为我愚蠢的激动而继续生我的气……感谢您一直对我这么好，真是……真是太好了，我简直就不配领受……可我偏偏对您……嗯，我们永远也别谈这些事了，好吗？”

“永远也不谈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站起身来，把手伸给她。她那样子很动人。她靠在枕头上，半是惊惶、半已安然地冲我微笑。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一个将入梦乡的孩子。一切已恢复正常，气氛又重趋宁和，就好似暴雨过后的晴空。我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走上前去。可猛然间，她惊得抬起了身子。

“天啦，这究竟是什么呀，您的制服……”

她发现了我军装上那几块大大的湿印。她肯定记起来了，只有她摔倒时被带翻的茶杯，才有可能惹出这桩小小的祸事。因此，她自知有罪，两只眸子立即逃到了眼帘背后，已伸出来的手又惊恐地缩了回去。可正因为她如此认真地对待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才深深受了感动。为了安慰她，我说话时便用了一种轻松语气。

“嗨，没啥，”我开玩笑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一个坏孩子把水泼到了我身上。”

她的目光中仍含着惊惶之色。不过，她已心怀感激地换了一种打趣的口吻：

“您没把这坏孩子痛打一顿吗？”

“没呢，”我答，用的已完全是逗乐的语气。“没那个必要了。孩子早就乖乖的了。”

“您真的不生她的气了吗？”

“一点也不了呢。您真该听一听，她那声‘请原谅’说得多么动听啰！”

“这么说，您一点也不记她的仇了？”

“不记仇了，原谅她啦，全忘啦。当然啰，以后她还得一直乖乖的，而且别人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

“那么，这个孩子该做什么呢？”

“要永远有耐心，永远友善，永远开朗。不要在太阳底下坐得太久，要多乘车出去兜兜风，要认真执行大夫指示的一切。不过，这孩子现在该做的事情，首先就是睡觉，不许再说话、再动脑筋。晚安。”

我把手伸给她。她躺在那里，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幸福

地冲我微笑。这模样看上去，真是娇美动人。她那五根修长的手指放到我的手掌上，带着温热和宁静。

然后我就走了，而且心情很愉快。我已碰到了门把手，这时，从背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脆生生的笑声。

“这孩子现在乖吗?”

“乖极了。可得满分。不过现在要睡觉、睡觉、睡觉，不要再想任何不愉快的事了!”

我把门开了一半，此刻，笑声再一次向我飞来。这笑声天真而顽皮。而且从枕头上又飘来了她的声音：

“一个乖孩子入睡前该得到什么呀，您忘了吧?”

“该得到什么呢?”

“一个乖孩子该得到一个晚安吻啦。”

不知咋的，我心里有点不快。她话音里有一种挑逗的成分在颤动，让我听了不舒服。在这之前，她看我时眼里就闪着热辣辣的光。不过，我不想使这位容易激动的姑娘扫兴。

“啊，是这样的，那当然啦，”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我折了回来，几步走到她的床边。一阵突如其来的寂静，让我感到她屏住了呼吸。她的眼睛紧紧盯住我，跟着我一起移动。而她的头则一动不动地靠在枕头上。她的手，她的手指头，也纹丝未动。只有那两只观察的眼睛，随我而动，盯着我不放。

我心里越来越不快，只暗暗想着，快，快！于是我迅速俯下身去，嘴唇轻轻地、匆促地在她的额头上点了一下。我故意不那么贴实地触碰她的肌肤，只在近处嗅了嗅她发间散发出来的隐隐的香气。

可这时，她那两只搁在被子上、显然是在等待时机的手，突

然举了起来。趁我还未来得及抬起头，它们就像夹子似地从左右两边夹住了我的太阳穴，并把我的头从她的额上往下一拽，让我的嘴贴到她的嘴唇上。嘴唇和嘴唇紧紧地压在一起，两相吸吮着，那么热切，那么贪婪，都到了牙齿碰牙齿的地步。同时，她的胸脯急切地往上挺起来，绷得紧紧的，想和我下俯的身子相触，和我的体肤相亲。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领受过如此狂热、如此绝望、如此焦渴的亲吻——就像这残疾姑娘给我的热吻一样。

可这还不够，还不够！她以一种狂醉的力量紧紧拽着我往她的身上贴，直至透不过气来了才松手。接着，她的手激动地从我的太阳穴上移开，搔起我的头发来。但她并没有放我走，只有片刻功夫松开了我。她把身子往后一靠，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眼睛，像着了魔一般。随后她又把我拉到身边，带着一种疯狂而又无力的贪婪、狂热地、漫无目的地亲吻我的脸颊、我的额头、我的眼睛和我的嘴唇。每次亲吻的时候，她都在呻吟，都要结结巴巴地唤一声："傻瓜……傻瓜……你这个傻瓜呀……"而且越来越热切地叫着："你，你，你哟！"她的进攻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猛烈。她愈来愈狂暴地、愈来愈像抽搐一般地拥抱我，亲吻我。突然，一阵强烈的抽动传遍了她的全身，就像一方织物猛地一下被撕裂了开来……她放开了我，头又倒在枕头上，只有那双眼睛还在得意洋洋地对我闪光。

尔后她急忙别过脸去，不再看我，同时倦倦地、羞惭地对我低声说："现在你走吧，走吧，你这个傻瓜……走吧！"

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不，是跌跌撞撞地撞了出来。一到黑黑的过道里，我全身便没了一丝儿气力。我头晕目眩，只觉

得天旋地转，我不得不扶住墙壁。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就是那个秘密。这就是她何以焦灼不安、何以那么喜欢攻击（一直让我费解）的秘密。这个秘密的被揭穿，来得太晚了。我的惊惧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赏花人，正毫无恶意地向花儿俯下身去，迎面却窜出来一条毒蛇。就是这个敏感的姑娘打我、骂我、向我吐口水，那也好啊——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使我太惊愕的，因为呆在她身边，与她不安分地跳动着的神经系统相伴，我时刻都准备着应付不测之事——惟独对这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我根本没料到，这个病人，这个瘫痪的姑娘，居然能够爱人，而且期望被他人所爱。这个孩子，这个只有半条生命的姑娘，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羸弱无力的创造物（我没法用别的说法），竟然敢，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以一种含有肉欲成分的爱，内行老道地去索爱，去追求感官的满足。我什么都想到了，却惟独没有想到这一层：一个命定是残废的姑娘，连移动自己身子的力量都没有，竟也能梦想某个人做她的恋人、做她的情夫；她对我这个只是出于同情才一来再来的人，竟产生了这么深这么深的误解。可紧接着，我心头又是一阵惊骇，我已意识到，在我作为唯一的男性，日复一日地怀着同情，来到这间囚室探望这个与世隔绝、孤零零的姑娘的时候，在这位姑娘期望从我这个心怀怜悯的傻瓜身上得到另一种感情，一种温柔的感情的时候，恰恰就是我自己热切的同情心，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我这个傻瓜呀，头脑简单至极，竟然未起任何疑心，只把她看作是一个受病痛折磨的人，一个瘫子，一个孩子，却偏偏未把她看成是一个女人。我没有一秒钟想到过（连一闪念也不曾有过），内心里要作这种想象：在这条被子底下，躺着一个正在呼吸、正在感觉、正在等待的裸体，躺着一

个女人的肉身，一个如其他女人的肉体那样怀着渴念并期待被爱抚的肉身——我这个二十五岁的人，从来就未想到还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个病人，一个残废，一个未长成的孩子，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一个被摒弃在世界之外的人，一个被划出了女人圈子的人，居然也敢去爱别人。因为，一个涉世尚浅的年轻人，面对现实的生活和实际的经历，几乎总是根据一星半点听到和读到的东西，来想象和建构世界的，而且，他由于自己的阅历有限，便不可避免地要梦想陌生的图景和典范。可在那些读本中、剧作中、或是在那些电影（它们对现实的表现肤浅而又简单）中，尽是年轻人、美人儿、佼佼者在相互渴慕。于是我认为——因这一层，我也曾在某些艳遇面前却步——要想得到女人的垂青，你得特有魅力、特有天赋、特受命运的青睐才行。我与这两个姑娘交往，之所以能做到无拘无束、毫无恶意，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排除了任何色欲的成分，而且，我从未怀疑过，她们除了把我看作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一个好朋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意思。即使我在伊洛娜身上有时也曾感到过那种性感的美——可想到埃迪特的时候，我却从未把她当作是一个异性。我脑子里确确实实从未闪过这种念头，朦胧之间也未闪过这种念头：在姑娘萎缩的躯体内，长着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器官；在她的内心深处，也躁动着和其他女人一样的渴望。从这一刻起，我才渐渐懂得（这一点往往被作家们隐瞒了），恰恰是这些遭到遗弃的女人，被划在女性圈子之外的女人，丑陋的女人，苍老憔悴的女人，生命已经萎顿的女人，时乖运蹇的女人，索求时所怀的热望，会比幸运者和健康人的欲望强烈得多、危险得多；而且，她们恋爱的时候，心中燃烧的是一种狂热的爱、阴郁的爱、悲伤的爱；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哪一种激情，会比遭上帝歧视的人们所怀的无望的激情更贪婪、更绝望。这些遭上帝歧视的人，仅仅因为这爱和被爱，才感到自己尘世的存在有了附丽和意义。恰恰是绝望深渊中发出的那声惊慌失措的求生的嘶喊，听起来最为暴狂——这个可怕的秘密，我，一个不谙世事、未经磨难的人，从来就不敢去猜度！只是在这一瞬间，这个认识才像一把烧得通红的尖刀，刺进了我的胸膛。

傻瓜！——我现在也懂了，为什么姑娘在情急之中，在她那半成形的胸脯紧紧贴着我胸膛的时候，恰好会蹦出这么一个词来。傻瓜！——是啊，她这样叫我有道理！所有的人：她的父亲，伊洛娜，约瑟夫以及其他的仆役，无疑早就洞悉了这一切，第一眼就看透了这一切。他们肯定早就对她的爱、对她的激情起了疑心。他们心生疑窦的时候，也许是带着吃惊的神色，也许是怀着不愉快的预感——只有我，一个怀着同情心的傻瓜，什么也不清楚。我扮演着一个好心的、听话的、傻憨憨的伙伴的角色，咧着一张大嘴在那里逗乐，却没有注意到，我这呆愚的、令人费解的“不通情事”，正折磨着她那颗燃烧的心。就像在一场拙劣的喜剧里，那乏味的主角陷在一个阴谋之中，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早就知道他已被困住，只有他这蠢货一个人，仍在万分严肃地往下演，仍在无忧无虑地往下演，仍然没有弄明白，他自己是落在怎样一张罗网里（而其他的人，从一开始就对每一根网线、每一个网眼了如指掌）——毫无疑问，克克斯法尔伐家所有的人，同样也是这么站在一旁观看，看我在这场愚蠢的、捉迷藏一般的感情游戏中，如何摸索着四处探步，直至姑娘最后扯下我的蒙眼布时为止。不过，正如点上一盏灯，照得满屋亮那样，如今，在这件事过去之后——太迟了，太迟

了！——我心里也亮堂了。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弄懂了这几周所发生的事及其无数的细节。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忘乎所以地叫她“孩子”，总会惹得她生气。原来，她渴盼着我把她看成是一个女人、一个情人，而不是一个孩子。现在我才领会到，为什么当她的瘫痪状态明显使我受到了震动时，她的嘴唇有时会不安地颤动；为什么她对我的同情心怀着切齿的痛恨——看来是她身上女性的本能，让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同情过于接近温柔的姐妹之情，只不过是真正的爱恋之情乏味的替代品罢了。这可怜的姑娘，一定是在等待一句话，一定是在等待一个知心会意的表示，但这句话、这个表示，迟迟未来。为了我闲谈时无拘无束的态度，她肯定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她躺在焦灼这个烧得通红的烤架上，揣着一颗正在抽搐的心，等啊，等啊，等待着第一个温柔的表示，或者，至少是盼着我最终能察觉到她的激情。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未做，却又呆在她身边未走。我每日的来访，都在不断地强化她的感情，同时我心灵的迟钝，却又惹得她心烦意乱——最后她失去了自持，便拿我做了她的战利品，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

我像被炮弹轰倒了似的，靠在昏暗过道内的墙壁上，气喘吁吁，双腿发软，几乎和姑娘的瘫腿一样。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化作上百幅图像，一齐涌入我的脑海里。我试图摸着往前走，试了两次，第三次才一步步挪到门把手那儿。我立即想到，从这里进去便是客厅，左手那扇太平门通向大厅，大厅里放着我的马刀军帽。那么就赶紧穿过这个房间吧，离开这儿，趁那仆人到来之前离开这儿。立刻下楼去，离开这儿，离开这儿，离开这儿！逃离这幢房子吧，免得遇到什么人，而不得不对他的盘问作答。现在就离开这儿吧，只是别碰上她的父亲，别碰

上伊洛娜，别碰上约瑟夫，别碰上任何一个让我傻乎乎地在这一纠葛中继续陷下去的人！离开这儿，赶紧离开这儿！

可是，太晚了！伊洛娜——看来她已听到我的脚步声——正在客厅里等着。她一见到我，脸色顿时就变了。

“天啦，这是怎么了？您脸色惨白……是……是埃迪特又出事儿吗？”

“没，没呢，”我只剩下结结巴巴回话的气力了。可我却还想继续往前走。“我想，她现在正睡觉呢。对不起，我得回去了。”

在我这生硬的举止中，肯定是露出了什么令人吃惊的东西，因为，伊洛娜一把就拽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按到，不，是推到椅子上坐下。

“唉，您先坐下呀。您得醒醒才行……您的头发……您的头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太乱了……不，您坐着别动。”——我想跳起来——“我去拿白兰地。”

她跑到酒柜那里，斟了满满一杯。我当即一饮而尽。伊洛娜不安地看着我怎样用发抖的手放下酒杯（我这一辈子还从未感到过自己是这么的虚弱、这么的疲倦）。随后她又默默地坐到我身边，一言不发地等着，只是不时用忧虑的目光从侧面小心翼翼地打量我，就像医生观察病人那样。最后她终于问道：

“是埃迪特对您……讲了什么……我是说，讲了什么……与您自己相关的事？”

从她那关切的样子上，我感到，她已猜到了一切。我虚弱至极，再也无力反抗。“是的，”我只轻轻地这么嘟哝了一声。

她一动未动，也未作回答。我只注意到，她的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她谨慎地向我探过身来。

“这一点……这一点您真的现在才发现？”

“我哪会料到这个呢……这样一件荒唐事!这样一件疯狂的事!……她怎么会想到这上面来呢……怎么会想到我……为什么就偏偏想到了我?……”

伊洛娜叹了一口气。“嗽,我的天哪——她一直认为,您是因为她才来的……您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来我们家的。我……我可是从来也不相信,因为您是这样……这样的无拘无束,这样……这样的真诚,另一种类型的真诚。从一开始我就担心,您这边只是同情而已。可我怎么好去提醒那个可怜的孩子呢,怎么能这么残忍,劝她抛开幻想,抛开这个使她感到幸福的幻想呢……几个星期以来,她就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您……后来她一遍又一遍地问我,问我是不是相信,您是真的喜欢她,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对她粗鲁啊……我得安慰她,得增强她的信心。”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不,恰恰相反,您应劝她抛开这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劝她这么做。这不过是她荒唐的想法罢了,是一时的狂热,是幼稚的幻想……是青春少女见了军人通常都会产生的那种迷恋之情,如此而已,如果明天来的是另一个军人,那么,这名军人也会成为她爱慕的对象的。这点您应对她说清楚……您必须及时地劝她放弃这个念头。至于这名军人为什么是我,至于到这里来的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不是我伙伴中更出色的某一位,那可纯属偶然。在她这个年龄,这种迷恋劲很快就会过去的……”

可伊洛娜悲哀地摇了摇头。“不,亲爱的朋友,您不要骗您自己了。埃迪特可是把这事当真了,完完全全当真了,她这种感情甚至一天比一天危险了……不,亲爱的朋友,为您办这么艰难的事,我可没法一蹴而就。唉,要是您能猜到,这家里发

生过什么事……一个晚上，有三四次铃声大作。她毫无顾忌地把我们大家弄醒。我们惊慌失措地跑到她床前来，以为是出了什么事，而她却直直地、惘然若失地坐在那里独自出神。她不停地问我们，次次都这么问：‘你不觉得，他至少有一点儿，有那么一点点儿喜欢我吗？我长得也不是太丑啊！’然后她就要照镜子，但马上把镜子扔到一边。紧接着她自己也意识到，她做的事很荒唐。可两小时后，她又要这么折腾一番。她在绝望之中问她父亲，问约瑟夫，问女仆们。昨天她甚至让人偷偷地把那个吉卜赛女人——您还记得吧——叫来给自己算命，算的内容和上次一样，她又一次……她给您写了五次信，都是长信，写好后她又撕掉了。从早到晚，从清晨到深夜，她想的、说的就全是这档子事。有一次她要我去您那儿问个明白：您是否喜欢她，对她有那么一点儿意思，还有……您是不是讨厌她，因为您不怎么说话，还躲躲闪闪的。她要我马上就去找您，去路上截住您。司机也只得跑去把车子开了来。她一句一句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教我怎么对您说话，怎么向您发问，教了三遍，又教第四遍、第五遍。在最后的时刻，我都站在门外的过道里了，而铃声又丁零零响了起来。我不得不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回到她身边，并以我母亲的生命对她起誓，保证不对您作半点的暗示。哦，您知道什么哟！对您来说，您反手带上房门一走，事儿也就完了。可您刚走，她就把您对她说过的那些话一句不漏地全倒给了我，而且还问我是否相信、是否认为——。如果我接着对她说：‘你看看，他多喜欢你呀！’她就冲我嚷嚷：‘你撒谎！这不是真的！今天他没对我讲一句中听的话。’而与此同时，她又要我把这些话再说给她听听，我得重复三遍，并且发誓……另外，那个老人也没有片刻的安宁！从那时起，他就变

得六神无主了。他爱您、宠您，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您真该看看，他怎样一连几小时睁着一双疲乏的眼睛，坐在她的床边，抚摩她，安慰她，直到她终于入睡为止。然后，他自己就在自个儿的房间里，彻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来回踱步……您——您对这一切真的就一无所知吗？”

“一无所知，”我控制不住自己绝望的情绪，大声叫了起来。“我一无所知，我对您发誓！我未看出半点迹象来！您以为，如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会来你们家吗，我还会同你们坐在一起，下棋，玩多米诺骨牌，或是听唱片？……可她怎么能顽固地坚持这种幻想，以为我……恰恰是我……怎么能要求我接受这种瞎胡闹的事，这种形同儿戏的事？……不行，不行，不行！”

想到自己为人所爱，而这事又非我之所愿，我就痛苦不堪，简直要跳起来，可伊洛娜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冷静点！我恳请您，亲爱的朋友——别激动，尤其要小点声，我求您了！她有隔墙耳呢。求您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别冤枉了她。那个消息恰恰从您那儿传过来，而且，是您，正巧是您首先把那个新疗法告诉了她的父亲，于是，可怜的姑娘就把这一点看成是一个信号了。那天三更半夜，她父亲还马上冲上楼去，叫醒了她。父女二人都哭了起来；他们感谢上帝，认为这可怕的日子现在就要熬到头了；两人还深信，埃迪特一旦被治愈，那她就会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健康人。这样的场景，如果您真的想象不到，那您就……我也就用不着对您说这个了。惟其如此，恰好是现在，在这可怜的孩子为接受新疗法的治疗而需要心绪安定的时候，您不能使她心烦意乱。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她知道，上帝保佑，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对您来

说是如此的……如此的可怕。”

但绝望使我变得无所顾忌了。“不，不，不，”我用手猛捶着椅子的扶手。“不，我不能……我不愿为人所爱，不愿让别人这样子来爱我……我现在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好像我什么也未察觉似的。我没法再无拘无束地坐在她身边，说些甜蜜蜜的话……我做不到！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在那儿，在对面房间里……她完全误解了我。我对她只有一份同情。只有同情，别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伊洛娜没吱声，只望着前方出神。然后她叹了一口气。

“是啊，从一开始我就担心这点啦！整个这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我的上帝呀，现在该怎么办呢？这话怎么对她说呢？”

我们默默无语地坐着。话已说尽了。我俩都清楚，没有办法了，无路可走了。突然，伊洛娜直起了身子，脸上露出紧张谛听的神情。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我也听到了从大门口传来的汽车驶近的嚓嚓声。肯定是克克斯法尔伐回来了。她赶紧站起身来：

“最好您现在别和他撞上了……您太激动了，没法态度自然地同他交谈……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把军帽和马刀取来，您干脆走后门，到花园里去。至于您为何未呆到晚上就走了，我自会编出个什么借口来的。”

她很快就取来了我的东西。幸好那仆人赶去接车了。这样，我得以从院子里的那排房子旁悄悄溜过去。到了花园里，我真怕会碰上什么人，而不得不受一番盘问，于是就加快脚步。我第二回像个贼似的，弯腰曲背、战战兢兢地，从这座不祥的庄园中逃走了。

在此之前，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直认为相思之苦和爱的渴慕，是一个人的心灵所受的最痛苦的折磨。可是在这个时刻，我却开始体会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痛苦，一种也许比思念和渴望更痛切的痛苦，这就是：为人所爱，却又非己所愿，且自己无法抵御这逼上前来的激情。眼看着一个人在你身边为渴求的烈焰烧灼，你却只能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既无权力，又无能力，且无精力去把他从烈火中解救出来。主动去爱别人的人，即使不幸未得到爱的回报，有时也能控制住自己的激情，因为，他不单是自己痛苦的承受者，而且还是这痛苦的制造者；一个正在求爱的人，如果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激情，那么他的受苦，至少是咎由自取。可是，谁要是被别人爱上了，而他又不爱对方，那他可就完了，简直无法拯救，因为那激情的强弱程度和界限不再是由他来决定，他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别人要爱他，那他就毫无办法了。也许，只有男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关系毫无出路。这种强加在他头上的爱情，只是对他一个人，才既是折磨，又是罪过。因为，当一个女人抵御非她所愿的激情时，从根本上来讲，她是在听从女性法则的调遣。女人们一开始总是做出拒绝的姿态，这仿佛是一种天性。即使她拒绝接受最热烈的追求，你也不能因此就说她不近人情。但是，一旦命运把天平倒了过来，一旦某个女人克服了自己的羞耻之心，向一名男子表露了自己的激情，如果她未明确得到对方爱的回报便献出了自己的爱情，而她追求的那个男子却是一副冷然处之、拒不接受的态度，那么，出现的局面可就是灾难性的了！一团解不开的乱丝，永远是这样，因为拒绝女人爱的追求，那就等于毁了她的自尊心，就意味着扰

乱了她的羞耻心。谁要是拒绝接纳一个正热恋着他的女人，那他就会伤害她心中最高贵的感情。如果一个女人有那么一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迹，那么，这个男人在躲避这份情感时，即使做到万般的温柔，也于事无补；所有客客气气躲闪的言辞，均无任何意义；任何只做友人、不做恋人的提议，势必会对她构成伤害——男人的任何抵抗，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暴行，假使他不接受这份爱，那他必然要无辜地担戴罪责。可怕的、挣不脱的锁链啊——刚才你还觉得你是自由的，你属于你自己，你不欠任何人什么东西，可突然之间，你被人追逐，被人包围，你不自愿地成了一个陌生人的贪欲的猎获物和目标。你知道，直至你灵魂的深处也痛苦地感到：在现在这个时候，白天黑夜都有人在等待你，在想你，在思念你，在对你悲诉，这是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她的肉体，她的血液，都想得到你，都在对你提出要求，都在把你渴盼。她要占有你的手，你的头发，你的嘴唇，你的肉体，你的白天，你的夜晚，你的感情，你的性欲，你所有的想法和你全部的梦想。她想分享你的一切，她想从你这里夺走一切，并吸入她的体内。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你醒着还是睡着，在这世界上的什么地方，现在总有那么一个人，为你而狂热，为你而不眠，把你等待着；总有那么一个人，在守护你，在梦想你。你不愿想那个一直在想你的女人，这是徒劳的；你企图逃之夭夭，这也是徒劳的，因为你已不在你自己心中，你已被她锁在心底。突然之间，一个陌生人把你放在她心上带着，就像随身携着一块能走动的镜子一样——不，不是像一块镜子，因为镜子只有在你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它的时候，才会吞食你的身影——而那个女人，那个爱着你的女人，却把你吸进了她的血液。她把你永远

放在心里，无论你逃到哪儿，她都和你在一起。你永远被囚禁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你永远被关在另一个人的心中，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永远没有了自由，永远做不到无拘无束，永远做不到不担戴罪责，你永远被人追逐，永远受到义务的约束；你永远会有这种感觉：那女人对你的思念，就像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如饥似渴的吸吮。你不得不怀着满腔的仇恨、极度的惊恐忍受那个正为你受苦的陌生人对你的思念。于是我明白过来：对一名男子来说，为人所爱，而又非己所愿，此乃最荒唐、最难摆脱的窘境，这是痛苦中的痛苦，没有罪过的罪过。

即使在最最短暂的白日梦中，我也不曾想到，居然会有一个女人如此狂热地爱上我这样的人。在伙伴们吹嘘，这个女人如何“追”他们，那个女人又如何“缠”他们的时候，我常常在座。他们语气浮浪地大谈女人们死磨硬缠的事儿，引起哄堂大笑，在这种时刻，我甚至也跟着一块儿乐过，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任何形式的爱情，都是一个人的命运，即使是最可笑、最荒唐的爱情，也不例外；一个人如果对爱情漠然处之，那他也会因此而陷入罪责之中。但这些听来的和看来的东西，全都是苍白无力的，从耳边掠过去也就没了。人的心灵只有从自己的体验中，才能认识感情的本质。我自己首先得体会体会一个陌生女人荒唐的爱给我良心上带来的痛苦，才能对这个产生同情，才能对那个人表示怜悯。我同情这个起劲地把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人，我怜悯那个正拚死抵抗他人的激情的人。可是，这个偏偏摊到了我头上的责任，却大得不可想象！因为，让一个对你产生了爱慕之情的女人失望，本身就意味着残忍，几乎可说是心灵的野蛮，而现在，我虽然得去对这个易怒的孩子说“不行”，“我不愿意”，这呀，就更不知要可怕多少倍了！我不

得不伤害一个病人，不得不使一个在生活中本已痛苦不堪的受伤者遭受更深的创伤，不得不从一个内心不宁的姑娘身边夺走她赖以支撑自己的最后一根拐杖——希望。我知道，如果我逃避她的爱情，就将给这个我只是用同情心使之激动起来了的姑娘带去巨大的伤痛，也许会把她毁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假使我不能接受她的爱，甚至也不装着对她的爱作出回应，那么，我就是违愿地犯了大罪。

但是，我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我的灵魂尚未意识到那份危险之前，我的肉体就已对那猝然的拥抱做出抗拒了。我们的本能总是比我们清醒的思想更内行。在那最初的惊恐的一瞬间，一挣脱开她那粗暴的柔情，我对这一切就有了模模糊糊的预感。我已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有救世主一般的力量，像这个残疾姑娘爱我这样去爱她，很有可能，只是去忍受一下这份弄得我精疲力竭的激情，我都不具备足够的同情心。在这抽身回逃的最初一刻，我就已料到：这儿没有出路，也无折中的道路可言。这荒唐的爱情，肯定会给这个人或那个人带去厄运，也许会使两个人同遭不幸。

我永远也想不清楚当时是怎么回到城里的。我只知道自己走得非常快。随着脉搏的每一下跳动一个念头不断重复着：离开！离开！远离这座房子，远离那扰人的纠缠，快逃！快跑！逃得无影无踪！永远不要再踏入那座庄园，永远不要再见到那些人，根本什么人也不见！躲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对任何人也不要再担义务，再也不要卷入任何是非！我知道，我甚至在试图进一步设想：辞去军职，随便到哪儿弄些钱来，然后逃往异地。逃得远远的，让那个荒唐的要求再也够不着我：然而一切

与其说是处心积虑，不如说是梦想，因为这其间只有一个词不停地敲击着我的太阳穴：离开、离开、离开，还是离开！

后来从沾满灰尘的鞋和裤子上被蓟草划破的口子我才明白，我一定是横穿草地，田野和街道一路跑回来的。当我最终发现自己站在大路上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屋顶后面了。突然有人从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的确就像个梦游者一样惊醒过来。

“嗨，托尼，原来你在这呢！急死人了，总算逮着你了！我们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正准备打电话到你们骑城堡去呢。”我这才发现有四个伙伴围在我身旁：不可或缺的费伦茨，约茨西，还有骑兵上尉施泰因许贝尔伯爵。

“现在得快点！你想想，巴林凯突然闯来了，不知道是从荷兰还是美国，天知道他到底从哪儿来。今晚团部所有的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都受到他的邀请，上校和少校也要来。盛大的宴会将于八点半在红狮酒店举行。我们在这儿逮着你真算运气，要是你溜号，那老家伙不知会怎么唠叨呢。你是知道的，他多么喜欢巴林凯那小子，只要他一来，全团的人都要列队欢迎。”

我的思想一直没有完全集中，非常愕然地问他们；

“谁来了？”

“那个巴林凯！别扮那副鬼脸了！你难道真的不认识巴林凯？”

巴林凯？巴林凯？我的脑子里一团糟，就像想从积满灰尘的旧货堆里找出点什么似的，我费力地搜寻这个名字。喔，想起来了，巴林凯——他一度是团里的异己分子。在我加入驻防军以前很久，他就 在这儿当少尉，再以后是中尉。他是团里最好的骑手，最棒的小伙子，一个疯狂的赌棍和猎艳老手。但后

来却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对此我从没打听过。总之，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就脱去了军装，然后四处游荡。对此人们私下演义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他最终在开罗的舍菲尔茨饭店钓到一个有钱的荷兰女人，于是得于东山再起。那女人是个拥有万贯家产的寡妇，她有一家十七艘船组成的船队，在爪哇和婆罗洲还有相当可观的种植园：从那以后巴林凯就成了我们无形的庇护神。

巴林凯当初一定是得到我们布本茨克上校的帮助，才摆脱了重重困境，因为他对于上校和我们军团的忠诚的确让人感动不已。每次他到奥地利来总是特意绕到我们的驻地，他慷慨解囊，这在以后的数星期里一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再穿上一夜昔日的军装，再成为士兵中的一员，这些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他轻松愉快地坐在那熟悉的军官桌旁，可以感觉得出，红狮酒店这间粉刷得很糟的、充满烟熏的在厅里比起他在阿姆斯特丹某条运河旁富丽堂皇的宫殿，甚至百倍地更像他的家：我们曾经是，并且永远是他的孩子、他的兄弟、他真正的家。每年他都捐赠我们越野障碍赛马比赛的奖金，每到圣诞节都会送来两三箱各式波尔士烧酒和香槟。而且每年新年上校绝对有把握将一张数额很高的支票存入银行，以充实全团的储蓄。不管是谁，只要他穿着骑制服或是领子上嵌着我们的领边，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总能指望巴林凯帮忙：只要一封信，一切障碍即可扫清。

若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准会因为能有机会结识这位备受颂扬的人物而由衷地高兴。但此刻我心烦意乱，一想到欢闹的场景，吵吵嚷嚷的寒暄和祝酒致辞，我就觉得这些简直是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我借口说不太舒服想赶紧躲开。费

伦茨厉声一喝："绝对不行！今天可不准开小差！"说着他已经拽住了我的胳膊，我不得不屈从。他们拖着我往前走，我模模糊糊地听费伦茨讲述巴林凯如何如何帮助谁摆脱了困境，巴林凯曾在很短的时间内为费伦茨的姐夫谋到一个职位。如果我们这种人没能耐更快的发达，只管乘船去找巴林凯或者漂洋过海去印度。约茨西这个干瘦、顽固的家伙，不时地在老实忠厚的费伦茨那番感恩戴德的热情演说中插上几句酸酸溜溜的话。他讥讽地说：如果巴林凯没钓到那条"荷兰肥鳕鱼"，不知道上校还会不会这样亲切地接待他的"心肝宝贝"。据说那女人比他大十二岁呢，施泰因许贝尔伯爵大笑起来，"就算想卖身，至少也该卖个好价钱吧。"

当时，虽然昏昏沉沉，我却清楚地记得谈话的每一句，现在 想起来连我自已也觉得奇怪。的确，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清醒的思维停滞了，而神经却激动不已。我们走进"红狮"大厅。真得感谢纪律的催眠作用，我算是基本上比较像样的完成了分配给我的任务。要干的活儿可真不少，所有库存的大幅标语、旗帜、徽章，这些只有在团里会时才露露脸的东西现在统统地被搬了出来，几个勤务兵兴致极高地在墙上敲敲打打，施泰因许贝尔在一旁训练号兵，教他什么时候该吹响喇叭，怎么个吹法。约茨西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派去抄写菜单，所有的菜肴都被冠以幽默的、颇有含义的名称。他们把安排座席的任务硬派给我。这其间仆人已经摆好了桌椅，侍者将一大堆葡萄酒和香槟酒叮叮当当地摆放就绪，这些酒是巴林凯从维也纳的萨赫尔酒店用他的汽车运过来的。喧闹使我觉得奇怪的舒服，因为嘈杂的噪音压过了太阳穴里滞重的跳动和满脑子的问题。

八点钟的时候一切终于安排就绪。现在还得赶回营房，迅

速更衣、整理一番。我的勤务兵已得到了通知，制服和漆皮靴都摆好了。匆匆用冷水冲了个头，再看看表：一共还有十分钟。上校可是个非常守时的人，于是我麻利地脱去衣服，蹬掉满是灰尘的鞋。我穿着衬衣站在镜子前，准备梳理蓬乱的头发，正在这个时候在人敲门。

“谁也不见，”我命令勤务兵。他乖乖地领命而去。前厅里有人嘀咕了一会儿，随后库斯马拿着一封信进来了。

给我的信？我穿着衬衣短裤站在那，伸手接过一个四四方方的蓝色信封。那信封又厚又重，简直就像一个小邮包，我立刻感到手里像抓着一把火。我根本不用看笔迹就知道是谁写的。

以后再看，以后再说——我的本能迅速告诉我。别看信，现在别看！但我早已违背内心的本意撕开了信封。看着看着，捧在手中的信沙沙地越抖越厉害了。

那是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一封用激动颤抖的手写得龙飞凤舞的信，一封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写一次、也只可能收到一次的信。词句宛如从撕裂的伤口中涌出的鲜血，一刻不停地迸出；不分段落，没有标点，一个词没写完另一个紧随而来，一个堆着另一个，挤成一团。即使是时隔多年的今日，那每一行，每一个字母都还历历在目。那封信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直到现在，不论白天黑夜，何时何刻，我仍能从头到尾逐页背诵。那日以后的数月间，我一直把这摞折叠好的蓝色信纸装在口袋里，随身带着，不时拿出来看看，不论是在团里还是在临时营房，不论是在避弹壕还是在营火旁，直到我们师在沃尔黑尼亚撤退途中腹背受敌，我才因为担心那份在极度激动情形中写下的内心自白的信落入他人之手而将它销毁。

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已写了六遍，而每一次又把它撕了，因为我不愿意泄露自已的秘密，我不愿意。只要还能坚持得住，我就尽力控制住自已的情绪。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在和自己搏斗，在你面前掩饰真情。每次你到我们家来都是那么亲切有善，纯真无邪，为了不干扰你的情绪，我命令自己的双手静静地放好，命令自己的目光保持淡然的神情。我甚至常常故意对你态度生硬，挖苦讽刺，为的只是不让你察出我的心在为你熊熊燃烧——我作了种种尝试，凡是一个人能力所及甚至超出其能力的，我都试过。但是今天终于爆发了，我向你起誓，这是违背我的意愿而发生的，是命运对我阴险的突然袭击。我自己也想不清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的。事后我羞愧极了，真恨不得狠狠揍自己一顿，让自己好好受到惩罚。

"因为我知道，我非常清楚，强迫你接受我是多么荒唐、多么疯狂。一个可悲可鄙的瘫子，一个残废根本就没有爱的权利——像我这么备受摧残的废人，连我自己看着都觉得厌恶，又怎么会成为你的累赘呢？像我这样的人，我明白，是没有权利去爱的，当然更没有权利被爱。我这样的人应该躲在角落里，死在那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去扰乱别人的生活——是的，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明白，正因为我明白这些，所以我趋向毁灭，所以我从不敢招惹你。可是除了你又谁能使我相信，我将再也不会长久地像现在这样是个可怜的畸形怪物呢？我将会像其他人，像千百个纯属多余的人们一样伸展四肢、活动自如，而他们并不知道，能够自由自在地走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赐。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我曾下定决心，将这一切秘密埋在心底，直到有一天我真正变成和别人一样健全的人，一样的女人，也许会的——也许真会如此！！！——能配上你，我的爱人。但是我渴

望恢复健康的焦灼而急切的心情变得如此疯狂，当你对我俯下身来的那一瞬间，我已经以为，真诚地、真诚而又疯狂地以为，我已经霍然痊愈，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全新的人！我对此实在期盼太久，梦想得太久了，而你现在又近在咫尺——于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忘记了自己那两条令人生厌的腿，我的眼里只有你，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心想为你而造就出的女人。一个人如果年复一年，从早到晚都有梦想着惟一的一件事，他也会在大白天某个时间做个长长的梦，这一点你难道不能理解吗？——相 信我，亲爱的——我真以为自己不再是跛子了，正是这荒唐的狂想把我弄得神志不清，正是渴望不再是残废、不再遭人摒弃的焦躁心情使我的心跳出了胸膛，不能自抑。你应该明白：好长时间以来，我可是一直对你怀着无限的相思啊。

“然而现在，在我尚未真正复活以前，你已经知道了你原本不该知道的秘密，你也知道了，我究竟是为了谁，在这个世界上我究竟只为了谁，才一心想恢复健康——只为你啊！仅仅只为了你！原谅我的爱吧，我无限心爱的人啊，我尤其要恳求你——不要害怕，不要在我面前觉得害怕！不要因为我强求过你一次就认为我会继续纠缠你，不要以为我还想以我现在这样瘦弱的身体、这连我自己都厌恶的身体，来拦阻你。不会的，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再也不会让你感到压力，我将完完全全让你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我只想等待，耐心等待，等待上帝可怜我，让我恢复健康的那一天。所以我请你，真心恳求你——我最亲爱的，不要害怕我对你的爱。你想想吧，谁也没有像你这样同情我。好好想想吧，我是多么的孤立无助，被牢牢钉在软椅里，不能独立行走一步，也没有力量追随你或奔向你。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吧，我就像一个囚徒，不得不在牢房里等待，

一直耐心而又焦躁地等待，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赠与我一小时的时间，允许我看着你、听你的声音，允许我在同一间屋子里感觉你的呼吸，感觉你的存在。这就是多少年来上帝赐予我的惟一幸福。你想想，好好想想吧：我只能躺着，整天整夜地等待，每小时都变得无限的漫长，这种紧张的状态真叫人难以忍受。然后你来了，而我不能像别的姑娘那样跳起来向你迎面跑去，不拥抱你，不能抓紧你。我只能坐在那里，控制住自己，不让感情流露出来，我必须注意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声音的颤动，只为了不让你觉得我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有权利爱你。然而，请一定相信我，亲爱的，即使是这种折磨人的幸福，对我来说也毕竟是一种幸福。每一次当我又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感情，我都夸奖自己，喜欢自己。你毫无觉察地离去了，轻松自如，无拘无束，对我的爱一无所知，只剩下我一个人来担这种痛苦和折磨，因为我知道，我是多么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了你。

“可是现在那件事发生了。亲爱的，现在我不能再否认我对你的感情，而且也否认不了。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对我太残酷。即使是最可怜、最卑微的人也有他的尊严，我不能容你仅仅是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心声就蔑视我！对于我的爱，你不必回报——不，我指着该拯救我、治愈我的上帝起誓，我从来不敢有这么大胆放肆的非分之想。即使做梦我也不敢奢望，就凭我现在这副模样你会爱上我。——你知道，我不要你做出牺牲，也不要你同情我！我什么也不要，我只希望你容忍我等待，默默地等待，等待那个时刻到来！我明白，对你作这样的要求已经太过分了。但是，把这点可怜的、最微不足道的幸福赐予一个人，这要求难道是太过分了吗？人们倒乐意将这种幸福赐

予每一条狗，让它们偶尔也能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它们的主人。难道非得马上粗暴将它们踢开，非得轻蔑地鞭打它们一顿吗？因为只有这一点，我告诉你吧，像我这副可怜的样子，如果是为了泄露了自己的感情，就让你觉得厌恶，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忍受。如果在我自己深感羞愧和绝望之余你还要惩罚我的话，那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你也知道，我曾经指给你看过了。

“可是别怕，千万别怕，我不想威胁你！我不想吓唬你，不想因为得不到你的爱就强求你同情我——这可是你的心迄今给予我的惟一的东西。你应该感到完全的自由和无忧无虑——上帝啊，我不想用我的负担来连累你，不想将过错强加在你无辜的身上——我只求一点：求你原谅我，并且彻头彻尾地忘掉发生过的一切，忘掉我对你说过的话和我暴露的感情。我只求你给我一点慰藉，给我一点点可怜的、确切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我只需要一句话，只要你说你不讨厌我，你还会来看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担心会失去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你关上门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致命的恐惧折磨着我，我真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在我放开你的那一刻，你的脸色那么苍白，你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这使我炽热的心一下变得冰凉。我知道——仆人已经告诉我了——你马上逃出我们家，连同你的佩刀和军帽一下子都不见了。仆人们徒然地去找你，在我房间里找，四处都找遍了。于是我知道，你像逃避麻疯病和瘟疫一样逃离了我。——可是，不，亲爱的，我不是想责怪你，我是理解你的啊！连我自己看见那两条像木棍一样的腿都害怕。我明白，只有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焦躁不安的时候变得多么凶狠，多么任性，多么折磨人，多么叫人

难以接受。只有我最理解，像我这么一个怪物，去招惹别人，那人一定会吓得逃跑，吓得退缩。可我仍然要求你，请你原谅我，因为如果失去了你，白天将不再是白天，黑夜也不再是黑夜，我的眼前只有绝望。只要你送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草草写上几笔，或者送来一张白纸，一朵花，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行！只要给我那么一点点小东西，让我知道，你并不排斥我，并不讨厌我。请你想一想，过几天我就要走了，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再过八天或十天，你受的折磨就到头了。而我则要开始受千倍的折磨，受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相思之苦，对这些我丝毫没有考虑过，我一心想的只有你啊！就像我一直思念你那样，心里只有你啊！——再过八天你就解脱了——所以请你再来一次吧，来之前捎句话或者给我点别的什么表示！如果我得到你已经原谅我的消息，我就一刻也不能思考，不能呼吸，不能感觉。如果你拒绝给我爱你的权利，我不想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多久了。"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从头开始。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太阳穴里像有铁锤在敲击，而且越敲越响，因为有人不顾一切地爱我，而且我却感到恐惧和震惊。

"好哇，真有你的！还穿着衬裤愣在这儿，那边等得急死了。大伙都坐好了，只等宴会开始，巴林凯也到了，上校随时都可能驾到。你是知道的，要是我们这号人去晚了，不知哪只肥青蛙会怎么聒噪呢。费尔德尔特地派我赶紧来瞧瞧，看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倒好，站在这里念着甜蜜蜜的情书。好了，赶快走吧，快点，快点！弄不好咱俩都要挨一顿臭骂。"

说话的费伦茨，他像一阵狂风似地冲进来，用厚重的爪子亲热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他。起先我什么也没

想明白。上校？派他来？巴林凯？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欢迎巴林凯的晚会！我一把抓起裤子和上衣，以在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速度机械地穿好，我自己都搞不清，我究竟是怎么穿的。费伦茨奇怪地盯着我：

“你到底是怎么了？一副呆呆的模样，是不是从哪儿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我连忙搪塞过去：“没影的事，我就来。”三大步，我们已经到了楼梯口。我猛然又回屋。

“真是活见鬼，你到底又犯什么毛病了？”费伦茨在我背后愤愤地嚷着。我只不过迅速把落在桌上的信拿上，塞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的确是在最后一刻走进了大厅。围绕着长长的马蹄形餐桌坐着全团各级官兵，但是上级军官还没有入席，所以谁也不敢纵情欢乐，就像小学生一样：上课铃已经响了，老师随时都可能走进教室。

勤务兵已经打开了大门，校级军官们走进大厅，脚底的马刺针叮当作响。大家呼啦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立正站好。上校在巴林凯右边坐下，资历最老的少校坐在巴林凯的左边。席上立即活跃起来。杯盘刀叉，叮叮当当，大家开怀畅饮，尽情谈笑，一派混乱。只有我一个人魂不守舍地坐在那些轻松活跃的伙伴中间，手不断重复地摸着上衣的某个地方，那儿有什么东西在敲打，跳动，就像我的第二颗心。每次伸手去摸，隔着柔软的呢子我都感觉得到，那封信正像一团扇旺的火噼叭作响。是的，它就在那儿，像一个活物紧贴着我的胸膛，轻轻活动。别人悠闲地聊天，开心地大嚼大咽，而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只想着那封信和写信人绝望的困境。

侍者徒劳地为我服务。摆上桌的东西我碰也没碰，这种倾

听内心世界的状态使我麻木，就像睁着眼睛睡觉一样。听着四周模糊不清的谈话，我却一句也不懂，就好像他们在用外语讲话。我看见我的面前、我的旁边全是一张张脸，一撮撮小胡子、一双双眼睛，还有鼻子、嘴唇和制服，这一切都黯淡无光，就像人们隔着玻璃看橱窗里的陈列品一样。我的人虽然在那，但心不在焉，神情虽然呆滞，大脑却在忙碌。我不停地、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信中个别词句，但不发出声来。有时忘记了下文或者思路乱了，我的手一颤，就想悄悄地伸到口袋里去，正像在军官学校上战术课时，偷偷地拿出禁书来看一样。

这时传来一阵刀具用力敲击玻璃杯的声音，那把锋利的钢刀好像一下子斩断了喧闹，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上校站起来开始发表演说。他一边讲，一边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敦实的身体忽前忽后，来回摇晃，像是骑在马背上一样。他喊出一声刺耳生硬的“弟兄们”，算是开场白。他用尖利、抑扬顿挫的语调进行着精心准备的演讲，卷舌音 R 的发音就像冲锋时擂鼓的巨响。我努力地听着，可是脑子一点也不配合。我只听见个别被强调的词发出轰响。“……军队的荣誉……奥地利的骑士英才……对军团的忠诚……老伙伴……”——其间另一个声音像幽灵般的低语，那轻轻的、温柔的、恳求的声音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的内心深处那封信也在说。“无限心爱的人啊……不要害怕……如果你拒绝给我爱你的权利，我就活不了多久了……”这时又传来费力发出的卷舌音 R 的巨响，……“他在远方仍没有忘记他的弟兄们，……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奥地利……”然而另一个声音又闯了进来，像嘤嘤抽泣，像一声窒息的呐喊。“我只要你允许我爱你……我只要你给我一个表示……”

这时响起了一阵“万岁，万岁，万岁”的欢呼声，就像枪炮齐发时发出的轰鸣。所有的人，像是受到上校手中高举的酒杯的激励，一下跳起来，站得笔直。隔壁房间迅速响起了预先排练好的吹奏曲：祝他长寿。大家都与巴林凯碰杯并致祝福。巴林凯只等噼哩啪啦暴雨般的欢迎曲演奏完毕，便轻松自如、幽默地致答谢辞。他只想说几句朴实的话，只想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老伙伴中间那么舒服开心。说着他高呼一声“团队万岁！尊敬的皇帝陛下、无上仁慈的全军统帅万岁！”便结束了他的讲话。施泰因许贝尔再次向号手示意，于是又开始吹奏一支欢迎曲。大家同声高歌人民颂歌和奥地利所有团队必唱的一首歌，每个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以同样的骄傲称呼自己团队的番号：

“我们属于奥匈帝国

骑兵团……”

巴林凯手持酒杯，绕座席一周，与每个人碰杯。临座使劲碰了我一下，我顿时感觉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向我表示问候：“你好，伙伴。”

我迷迷糊糊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礼。直到巴林凯已经站到另一个人身边时，我才发现，我忘记和他碰杯了。然而一切又很快消失在五光十色的浓雾中，那浓雾将四周的脸和制服奇怪地搅和在一起，模糊不清。真见鬼——我的眼前突然升起一团蓝色的烟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有谁又在抽烟，让我突然觉得闷热难受？喝点什么，快喝点什么！一杯，二杯，三杯，我一饮而尽，并不知道到底喝了什么。只要能把嗓子里那股苦涩的、恶心的东西一下子冲走就行！再赶紧抽支烟！可是当我的手伸进口袋掏烟的时候，又一次感觉到上衣里面什么东西在沙沙

作响：是那封信！我的手一颤，缩了回来。透过嘈杂和喧闹，我再一次听到的还是那几句抽噎和恳求的话："我只请求你允许我爱你……我也知道，我这样硬靠近你，是多么荒唐愚蠢。……"

这时又响起一声叉子敲打在玻璃杯上的叮当声，要求全场安静下来。这次是翁德拉策克少校。他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朗诵几行幽默的诗句和施纳达逗乐歌，以表现他对诗歌狂热的爱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翁德拉策克少校站起来，将他颇感自豪的小肚子往桌子上一靠，眨巴眨巴眼睛，试着做出一副狡黠的面孔，那么同乐会的"欢乐部分"必然来到。

他已经摆好了架式，夹鼻眼镜戴在略有些远视的眼睛上。他慢吞吞地打开一张折叠好的纸，那是必不可少的即兴诗。他认为这种诗可以给每一个节日增添光彩。这一次是试着用"振奋人心"的戏谑委婉地描绘巴林凯的生平轶事。也许是出于下级对上级的礼貌或是因为早已有些醉意，临座的几个人每听到一处弦外之音都殷勤地放声大笑。出人意料的高潮部分终于出现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好啊，好啊！"的喝彩声。

突然一阵恐惧向我袭来。那粗野的笑声就像一只利爪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如果有人正在呻吟，有人正在受巨大的痛苦，我们怎么能如此纵情狂笑呢？有人正濒临崩溃，我们怎么能够用粗俗的玩笑互相逗乐，互相嘲讽呢？我知道，翁德拉策克少校喋喋不休地讲完之后，紧接着的将是高声谈笑，恶作剧和消磨时光。大伙将放声高歌，唱《拉恩河畔的女店主》中最新的几段，还会讲笑话，大伙就笑啊笑，不停地笑。一刹那间我再也看不见一张张大放光彩、性情和顺的脸了。她不是在信上说，只要送一张小纸条或者只是一句话就行吗？我是不是该走到电话机旁给她打个电话？我可不该让别人这么等待啊！我必须跟她

说点什么，我必须……

“太好了！妙极了！”大伙鼓掌喝彩。四五十个兴致极高、微带醉意的男人突然跳起来，弄得桌椅噼哩叭啦，地板隆隆震动，尘土飞扬。少校得意地站在那里。摘下夹鼻眼镜，重新把稿纸叠好。他态度和蔼并有些沾沾自喜地向那些围拢来表示祝贺的军官们频频点头致意。我正好趁这个混乱之机不辞而别，他们也许没有觉察到我走了，就算他们发现了也无所谓，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笑声，无法忍受这种酒足饭饱之后拍拍圆圆滚滚的肚子欢快感受。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少尉先生，您这就走了？”在衣帽间碰到勤务兵，他惊讶地问我。我心里小声嘀咕了一句“见你的鬼去吧”，然后一言不发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只想跑过马路，赶快绕过街角，爬上营房的楼梯，躲进自己的房间：让我一个人呆着，就我一个人！

走廊里灰蒙蒙、空荡荡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哨兵在踱来踱去，一只水龙头哗哗地流着，一只靴倒在地上。按照规定，士兵营房里应该已经熄灯了，这时只听得见从其中某间屋子里传来一种柔和的、陌生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倾听：原来是几个鲁提尼小伙子正在轻声哼唱一支忧伤的歌。每次临睡前，他们脱去钉着黄铜纽扣的、陌生的彩色的制服，又变成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在家乡的时候他们就光着身子睡在草垛里。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乡、田野，还有他们心爱的姑娘。于是他们就唱起这些伤感的歌，借以忘却，他们此刻离那一切多么的遥远。平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哼哼唱唱，因为我听不懂歌词。然而这一次，我被他们陌生的悲哀打动了，觉得他们就像兄弟一般亲切。唉，我真想坐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

身边，和他攀谈，即使他听不懂，却有可能用他那双母牛一般温顺善良的眼睛，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他准能比那些马蹄形餐桌边纵情享乐的人更能理解这一切。我只想找个人帮我摆脱可怕的纠缠！

我的勤务兵库斯马已经在前屋睡着了，发出重重的鼾声和呼吸声。为了不吵醒他，我踮着脚，轻悄悄地溜进房间。黑暗中，我脱下帽子，摘下佩刀，解下领带。这领带勒着我、卡着我已经好久了。然后我点燃灯，走到桌前，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那封信了，那震动人心的、第一次由一个女人写给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信。

然而接下来我吓了一跳。因为桌上已经摆着——这怎么可能呢？那封信就在灯光照得着的地方摆着，我刚才还以为那封信仍藏在贴胸的口袋里呢——是的，它正躺在桌上，蓝色的长方形信封，熟悉的笔迹。

我一阵晕眩，难道我喝醉了？我在睁着眼做梦吗？是神志不清了吗？刚才脱外套的时候还明明清楚地感觉到，胸前的口袋里那封信正沙沙作响。我难道就这么糊涂，刚拿出来的信，一分钟以后就不知去向了？我把手伸进口袋，不——绝不可能是别的情况——那封信还静静地躺在那呢。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才完全清醒了。桌上这封信一定是新送来的，是第二封，另一封，后来送来的一封信。忠实的库斯马考虑周到，将他放在热水瓶边，好让我回来马上就能看到。

又一封信！不到两个小时又送来一封信！气愤、恼怒一下子涌上来，堵住了我的喉咙。现在每天都得这样继续下去了，整天整夜，一封接一封，一封又一封，如果我给她写信，她又会写回信；如果我不回信，她又会来讨回信，她总是想对我要求

什么，每天如此，每天如此！她会派人送信给我，给我打电话，派人密切监视我的每一步行踪。她想要知道，我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和谁呆在一起，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早看透了，我完蛋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噢，那个恶魔，那个恶魔，那个老家伙和那个残废！我永远也不会再有自由了，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那些绝望的家伙，他们永远也不会给我自由，直到我们中的一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被这荒唐、不幸的激情毁灭。

不要看信，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今天不能看。千万不要再卷入这件事！你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这生拉硬扯，它会把你毁掉的。最好干脆把信毁了，或者原封不动地退回！根本不要强迫自己的良心去想，根本不要觉得有一个非常陌生的女人在爱你！让克克斯法尔伐全家都见鬼去吧！我以前不认识他们，今后也不再想和他们打交道。然而另一个念头突然闯进我的脑子：她也许自杀了！因为我没有给她回信！她也许自杀了！对她这么个绝望的人我不该完全不给她一点回复啊！我是不是该叫醒库斯马，让他赶紧送句话去，好让她放心，就说信已经收到了。只要不让自己承担罪责，不要承担！于是我拆开信，谢天谢地，只是一封短信。只有一页，只有十行，没有开头：

“请您赶紧毁掉上封信！我疯了，完全疯了。我在信里写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请您明天一定不要到我们家来！请您一定不要来！我必须惩罚我自己，因为我在您面前如此可鄙地贬低自己。您明天无论如何不要来，我不想见到您，我不许您来，也不要给我回信！一定不要回信！请您将上信封毁掉，不要辜负我对您的信任，并且把每个字都忘掉！请您不要再想它。”

不去想它——纯粹孩子气的命令，似乎激动的神经任何时候都愿意服从意志的束缚和羁绊！不去想它，而思想却像受惊、脱缰的马群，正扬起铁锤般的马蹄，痛苦地驰骋追逐于太阳穴之间狭窄的空地！不要去想它，然而记忆却不断地将一幅幅画面紧凑地展现在眼前，神经震颤跳动。所有的器官都紧张起来抵御反抗！不去想它，然而信纸上火一样热烈的字句仍灼烧着握信的手。这封信和另一封信，我拿起来又放下，又拿起来看，对照着看，直到每一个字都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不要再想它，然而我能想的，不就只有这件事，这惟一的一件事吗：如何逃脱？如何反抗？如何将自己从贪婪的步步进逼和突如其来的激情中解救出来？

不要再想它——我自己也这样想啊。我关了灯，因为灯下一切想法都过于清醒，过于真实。我设法将自己藏在黑暗中。我脱去衣服，让自己更自由的呼吸。我倒在床上，让自己变得麻木迟钝。但是思想却不愿休息，它们像蝙蝠一样围绕着我疲乏的感官，幽灵似地乱飞，它们像贪婪的老鼠，在我极度疲惫的身体里又啃又咬，钻来钻去。我越是平静地躺着，回忆就越是不平静，在黑暗中闪烁不定的画面也越是让人激动。我只好站起来，重新点燃灯，想把那些幽灵吓跑。但是首先被灯光充满敌意地罩住的，正是那个浅色的长方形信封。椅子上挂着那件弄脏的上衣，这一切都让我回想起那件事。不要再想了——我当然也希望如此，但意志却办不到。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来回晃荡。我打开柜子，打开柜子里的抽屉，一个一个地翻，直到找到那个装安眠药的小玻璃瓶，然后摇摇晃晃地上了床。可是无路可逃啊，即使在梦中，那些可怕的想法仍像一刻不闲的耗子钻来钻去，啃坏了睡眠的黑色外壳。总是同样的情形，总是

同样的情形。早上醒来，觉得自己好像被吸血鬼咬空了身体，吸干了血液。

起床号对我真是行善，值勤也是行善，这是稍好一些、温和一些的囚禁！跨上战马和同伴们一起策马前进，我必须时刻留神，思想集中，这对我也是行善！我得服从命令，我得发号施令！操练三四个小时，也许就会使自己获得解脱和轻松。

刚开始一切顺利。值得幸庆的是那天我们非常忙碌：为了军事演习和盛大的阅兵式进行操练。每个骑兵连都按规定的队形排开，从指挥官身旁经过。每个马头、每只刀尖都必须排列整齐，毫发不差。碰到这种样板式的操练，要做的事多得要命，必须十遍、二十遍地从头开始，必须注意每个骑兵的情况。这种操练要求我们每个军官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这使我完全投入其中，别的事统统忘了。谢天谢地！

但是当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让战马也喘口气的时候，我游移的目光偶尔掠过天边。远处，草地上的割草人和一堆堆草垛在钢青色的苍穹下闪烁微光，地平线与天际相接，连成一条弧线，显得和谐而宁静。——只是在它的边缘映出一个像牙签一样狭长的、奇怪的塔楼轮廓。我猛然一惊，那不正是她那座带晒台的塔楼——那个想法又挤了进来，我不得不凝望那边并回想起来：八点钟，此刻她早已醒了，正在想我。也许她的父亲正走近她床边，她会想起我，她追问伊洛娜或仆人是不是没有信来，没有她渴望已久的消息（我真该给她写封信啊！）——或许她已经叫人把她用电梯送到塔楼顶，正紧紧抓住栏杆凝神眺望，四处搜寻我的身影，正像我此刻朝她那边凝视一样。刚想到有人在那边思念我，我就会感到胸中那十分熟悉的、剧烈的撕扯，那该死的同情心的利爪。这时，操练又开始了，四面传

来变换的口令声，各个疾驰飞奔的队伍按照规定的队形时而聚拢，时而散开，我自己也在喧嚷中发出“向左转”“向右转”的口令，但是我的心已经不在这了。在意识的最底层、最本质的一层，我一心所想的只有一件事，只有那件我不愿意去想、也不该去想的事情。

“老天爷，这么乱七八糟的，真要命！退回去！散开，你们这帮混蛋！”嚷嚷的是我们布本茨克上校，他的脸涨得通红，一边向这边狂奔而来，一边对着整个操练场怒吼。上校发火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定是有人发错了口令，因为有两列队伍，我的那队也在内，本该并排转弯，却疾驰着迎面相撞，乱成一团，形势危急。有几匹马在混乱中受了惊，跑出队伍，另一些则惊恐地腾起前蹄，一个骑兵坠下马来，陷入乱蹄之下，下级军官们乱喊乱叫。一时间刀剑碰撞，战马嘶鸣，训练场上轰轰隆隆，就像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斗，军官们策马赶来，大声呵斥着，才渐渐地勉强将乱作一团的士兵分散。一阵刺耳的号声响起，重新列队的骑兵连又像先前一样，一队紧挨一队，排成一列。场上静得可怕。人人都知道，现在是好好算账的时候了。刚经历过互相冲撞的战马因为激动，或者是因为感觉到骑手们强忍着紧张的情绪，仍在抽搐颤抖，骑手们的头盔连成长长的一条线，也随之微微摆动，如一根绷紧了的、随风晃动的电线。就在这令人不安的寂静中，上校策马走到队伍前面。单从他坐在马上的姿势我们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双脚踩在马蹬上，身体挺得笔直，手握马鞭，激动地抽打他的翻口长靴。他轻轻一拉缰绳，马便停住不动了。他冲着全场厉声喝道（那声音宛如一把砍刀直劈下来）：“霍夫米勒少尉！”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毫无疑问是我发错了号令。我一定是当时思想不集中，又想起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搞得自己心烦意乱。全部过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所有的责任都该由我来担。我两腿轻轻一夹，胯下的阉马便小跑起来，经过那些因为尴尬而扭过头去的同伴们，向上校跑去。上校在队伍前大约三十米处一动不动地等着呢。按照规定的距离我勒住马。这个时候，即使最轻微的声响都听见了。场上出现了那种最后的、最悄无声息的、完全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像行刑时命令“开枪”前刹那间的寂静。每个人，就 是排在后面的那个鲁提尼农家小伙子也知道，我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我不愿意回忆接下去发生的故事。虽然上校故意压低了他生硬的、嘎嘎响的嗓子，好让士兵们听不到他斥责我的那些粗野的谩骂，但是不时仍有一两句粗俗不堪的脏话，诸如“蠢驴”或“蠢猪一样地指挥”之类的，从他的喉咙里蹦出来，在寂静中显得特别刺耳。他满脸通红，对我大吼大叫，而且每停顿一下，就用马鞭抽一下他的靴子作为伴奏。总之从他的架式，所有的人，直到最后一排的想必都明白，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被狠狠地训了顿。我感觉到上百道好奇的、或者讥讽的目光刺入脊背，而那个暴怒的老家伙仍对我破口大骂，那些脏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好几个月来，我们当中还没有谁像我今天这样，遭到这般冰雹似的呵斥，又何况是在这么个天空瓦蓝、阳光明媚、矫燕翩飞的六月天。

我握着缰绳的双手由于焦躁和气恼颤抖着。我真恨不得在马屁股上抽一鞭子，飞驰而去。但是我不得不遵守军纪，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受着。最后布本茨克还恶狠狠地对我吼道，他不会让整个操练团因为我这个可怜的蠢东西搞砸了。明天我将

继续听候发落，今天他不希望看见我的鬼脸。他用生硬尖利的嗓音轻蔑地对我呵了一声“退下”，就像踢了我一脚，同时又一次用鞭子抽打了一下他的马靴。

我必须乖乖地把手举到头盔旁敬个礼，然后才能掉头归队。没有一个伙伴正眼看我，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堪，将眼睛深深地藏在头盔的阴影里。大家都为我感到羞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幸好传来一道命令，缩短了我从队伍前面走过，丢人现眼的过程。一阵号声响起，操练又重新开始。队伍散开，重新排列成分队。费伦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为什么最蠢的人往往心地最善良呢？——像是很偶然地骑马经过我身旁，小声对我说：“别在乎！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但是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这个善良的小伙子。我冲着他粗鲁地吼道：“你最好多管管你自己！”然后掉头就走。在这一刹那我才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一个人的同情心会多么笨拙地伤害别人。现在我才第一次认识到这个问题，可惜太晚了。

抛开！把一切都抛开！在骑马回城的路上，我一直想着。离开，快离开，随便到哪去，只要在那里没有一个熟人，只要在那里能够摆脱一切的一切就行了！离去，只想离去，逃走吧，溜掉吧！不要再见任何人，不要再让人崇拜我，也不要再让人来侮辱我！快走，快走——不知不觉中这个字眼已经融入了马蹄的节奏声中。回到营房，我一把将缰绳扔给一个骑兵，立刻离开了营地。今天我不想去军官食堂吃饭，我不想招人讥讽，更不愿让人同情。

然而我不知道该往哪去。我没有主意，也没有目标：在我的两个世界里，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我都呆不下去了。只

有离去，只有离去，我的脉搏突突直跳，只有离去，只有离去，太阳穴里嗡嗡直响。只要能出去，随便去哪。现在马上离开这该死的营房，离开这座城市！还得沿着那条令人生厌的大道往前走，快走！但是突然有人在近旁亲切地招呼了我一声："嘿，你好。"我不由自主地朝他望去。是谁这么亲热地和我打招呼呢——是那个穿着便服、个子高高的、穿着马裤和灰色运动服，头戴一顶苏格兰便帽的先生吗？我可从来没见过他，我想不起来了。那个陌生人站在一辆汽车旁，车旁两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修理工正忙着敲敲打打。现在那位先生向我走来，显然他没有注意到我神情慌乱。原来是巴林凯，我一直只见过他穿制服的模样。

"它的肾又出毛病了，"他指着汽车，笑笑对我说，"每次都是这样。我想，要能完全放心地开这辆嘟嘟车少说还得二十年。骑起我们那些出色的、混熟的骏马可就简单多了，至少我们对骑马还是知道一些的。"

我不由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有把握，他明亮、温暖的目光中充满了轻松洒脱的神情。他出乎意料地跟我打个招呼，这一瞬间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人值得信赖。就在短短一秒钟内，紧接着第一个想法我的脑子里迅速蹦出了一大串，那速度是人脑在紧急状态下才具备的。他穿着便服，不受人支使，他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他曾帮助过费伦茨的姐夫，他乐意帮助任何人，为什么他就不能帮帮我呢？不等我好好喘口气，这一连串闪电般飞驰而来，忽隐忽现的想法已经凝铸成一个突然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朝巴林凯走去。

"对不起，"我说，神态自然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不过，

也许你能花五分钟时间和我聊聊？”

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笑。

“非常乐意，亲爱的霍夫……霍夫……”

“霍夫米勒，”我补充道。

“十分乐意为你效劳。要是没有时间和老伙伴聊聊，那可不是什么好事。你是愿意到下面饭馆去，还是上楼到我房间去？”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还是上楼谈吧，我的确只需要五分钟时间，不会耽搁你的。”

“你愿意谈多久都行。反正等那辆破车修好还得半个小时。只不过你会觉得我的房间不是特别舒服。店主总要我住二楼那个房间，但是由于某件伤感的事情，我总是住这间以前住过的老房间。我曾经有一次……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

我们上了楼。的确，这间屋子对这个阔佬来说真是太寒伧了。一张床，没有柜子，没有靠背椅，只在床和窗户之间放了两把干瘪的草垫椅子。巴林凯掏出他的金烟盒，递给我一支烟。我觉得非常轻松，因为他直截了当地开始了谈话：

“说吧，亲爱的霍夫米勒，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用不着拐弯抹角了，我心想。于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巴林凯。我打算辞职，离开奥地利。也许你能帮我想想办法。”

巴林凯一下子严肃起来，脸绷得紧紧的。他扔掉了烟。

“胡闹——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突然间，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坚定、固执的劲头。我感觉到，十分钟以前还没想过要下的决心在我心里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起来。

“亲爱的巴林凯，”我的口气很干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帮帮忙，别让我再作任何解释。每个人都知道他想做什么，他必须做什么。局外人是不能理解的。请你相信我，我现在必须处理完一切事情。"

巴林凯审视着我。也一定看出我不是闹着玩的。

"我不愿意干涉你的私事。但请你相信我，霍夫米勒，你是在干一件蠢事。你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我猜想你今年大概二十五六吧，离提升中尉也不远了。这些已经够不错了。你在这里有军衔，也算是个人物。但是转眼间，你想开始什么新的行当，即使是最差劲的乞丐、最不值一提的小店员也比你强，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把愚蠢的偏见像包袱一样扛在肩上。相信我，我们这号人一旦脱去军装，那么我们原来所有的一切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看到我从困境中挣扎出来而蒙骗自己。那完全是偶然，一千个人当中也只有一个能碰到。至于那些没有像我这样，得到上帝厚爱的人如今命运如何，我宁愿不知道。"

在他这番断然之辞中有些令人信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能让步。

"我知道，"我表示赞同，"这是走下坡路。但我非走不可，别无选择。请你做件好事，现在不要劝阻我。我知道，我没什么了不起，也没学会什么特殊的本领。但是如果你真愿意推荐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定不会让你丢面子。我知道，我并不是第一个求你帮忙的人，费伦茨的姐夫不也是你一手安排的吗？"

"那个约纳斯啊，"巴林凯不屑一顾地打了个响指，"不过我提醒你注意，他是什么人？不过是外省一个小职员，帮助这种人很容易。你只要把他从一张凳子上移到稍好一点的凳子上，他

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上帝了。至于他的裤子是在这条板凳上，还是在另一条板凳上磨破的，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也不适合更好一些的工作。可是要想帮一个领子上已经缀了一颗金星的人出主意，却是另外一码事了。不，亲爱的霍夫米勒，高一些的职位总是给人占满了。谁要想从平民百姓重新开始，必须从底层干起，甚至从地窖开始，那里是闻不到玫瑰花香的。”

“这些我不在乎。”

我说这句话时语气一定很生硬，因为巴林凯先是好奇地瞧了我一眼。然后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我，那目光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最后他把椅子挪近一些，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我说，霍夫米勒，我不是你的监护人，也不必教训你。但是请你相信一个经历过困境的伙伴的话：当一个人猛地一下子从上层滑到下层，从战马上跃入烂泥堆里，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对你说这些话的人，当初就曾在这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坐到天黑，并且也曾对自己说同样的话‘这些我不在乎。’将近十一点半我办了离职手续。我不愿意和那些军官们坐在一起，也不愿意大白天穿着便服在大街上走动。于是我就租下了这房间——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总是要住这间房子了吧——，我在这儿一直等到天黑，那样就没有人看到，我巴林凯是如何穿着件寒酸的灰色上衣、脑袋上扣着顶圆帽悄悄溜走而表示同情了。喏，我当时就站在那扇窗前，正是那一扇，再一次看下面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伙伴们个个穿着制服走过，身体挺得笔直，自由自在，每个人都像一个小上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归宿。此时此刻我才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堆垃圾。我仿佛连同军装一起，把

自己的皮也剥下来了。你现在当然会想：胡说——只不过这块布料是蓝色的，另一块是黑色的或灰色的；散步的时候一个人手上拿的是佩刀还是雨伞，又有什么不同呢。直至今日，一想起当天夜里是怎么溜出去到火车站的，我就觉得全身的骨头猛地一紧。拐角处有两个骑兵从我身旁走过，谁也没向我敬礼。我一个人拖着箱子钻进三等车厢，坐在浑身汗湿的农妇和工人当中——是的，我也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公平，我们所谓的军官阶层的荣誉，纯粹是自欺欺人——可是服役八年，军官学校四年，这种荣誉感早已溶入血液了啊！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像个脸上长着脓疮的家伙。上帝保佑，你可别去经历这种事！就算是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愿意重新体验一遍，当时是怎么从这里溜出去，是怎么避开每一盏路灯逃到火车站去的。而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呢。”

“不过，巴林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要离开这里，随便到哪里，只要这里的一切在那儿都不存在，谁也不知道谁的故事就行。”

“正是这样，霍夫米勒，我当时也正是这么说，这么想的啊！跑得远远的，就能把这儿的一切都抹去，彻底清理干净！宁可到美国去擦皮鞋或者去洗碗，就像报纸上常说的了不起的百万富翁发迹史一样！可是，霍夫米勒，单是到大洋彼岸去就需要好大一笔钱呢，而你根本不知道，卑躬屈膝对我们这号人意味着什么！一个老骑兵，一旦感觉不到脖子上缀着金星的领章，他即使穿着靴子，也再站不直了，更别说用以前习惯的派头说话了。闲坐在最要好的朋友家，一副傻呆呆、尴尬的模样，刚要开口求人帮忙的时候，自尊心又使他难以启齿。是的，亲爱的，当初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这些我宁愿不去想它——丢人现

眼，受尽屈辱，这些我还从没对人说起过。”

他站起身来，使劲挥动了一下手臂，好像觉得身上的衣服突然绷得太紧了。他蓦地转过身来。

“不过，我完全可以把这些故事说给你听！因为今天我已经不再感到羞愧，并且，如果有人及时把你那些罗曼蒂克的想法都打消的话，对你可能是有益无害的。”

他又坐下来，朝我挪近了些。

“他们大概也向你讲述了我钓大鱼的全部光荣历史吧，讲我如何在舍菲尔茨饭店认识我妻子的故事，是吧？我知道，他们在各个团队大肆宣传，真恨不得把这当成一个奥匈帝国军官的英雄事迹编入读本。其实，这件事没那么值得炫耀。故事中只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我确实是在舍菲尔茨饭店认识她的。但是我究竟是怎么认识她的，这事只有我和她知道。她从没对人讲起过，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我只讲给你听，是为了让你明白，对于我们这号人，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好了，我说简短些：我是怎么在舍菲尔茨饭店认识她的。我当时在那里——现在你可别惊讶——我在那当侍者，——真的，亲爱的，当一个普普通通、可怜的侍者。我当然不是出于寻乐子去干那个行当，是由于愚蠢，由于我可怜的幼稚。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住的那家寒伧的公寓里有一个埃及人，他向我吹嘘说他的姐夫是开罗王室马球俱乐部的头，如果我支付二百克朗的佣金，他就帮我在那谋一个教练的职位。在那里工作，有派头又有好的名声，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喏，我在马球比赛中总是第一，而且他向我吹嘘有优厚的薪水——不出三年我就能攒下足够的钱，日后也好开始个体面的行当。再说，开罗离这儿远远的，打马球总是跟比较有地位的人打交道。于是我激动地表示同意。好

了——我不想让你觉得厌烦，听我唠叨我到底敲了多少家门，听了多少那些所谓的老朋友编造的牵强借口，最后总算凑足几百克朗作为路费和添置行装——要到那种高级俱乐部去做事，总得有一套骑士服和一套燕尾服；穿得体面些才行啊。尽管我坐的是低等舱，钱还是快花光了。到了开罗，我口袋里总共就只剩下七个皮阿斯特了。可是等我按了王室马球俱乐部的门铃，一个黑人出来直愣愣地盯着我说，他不认识什么埃夫多普罗斯先生，也不知道他的什么姐夫，他们不需要什么教练，况且那个马球俱乐部即将解散——你该明白了吧，那个埃及人完全是个卑鄙的无赖，他从我这个白痴手中骗走了两百克朗，我当时也不够聪明，没让他给我看那些所谓的信件和电报。可不是嘛，亲爱的霍夫米勒，我们不是这些无赖的对手，而且，这在我找事做的过程中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但这一次对我简直是当头一棒。因为，亲爱的，我当时孤身一人在开罗，谁也不认识，口袋里只有七个皮阿斯特，开罗这鬼地方，不仅天气炎热，而且生活费用贵得吓人。最初六天我住在哪，吃了些什么，这些我就不说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居然能熬过那样的日子。你瞧，要是换个人落到这种地步，一定会跑到领事馆乞求人家把他遣送回去。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这号人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们这种人，总不能和那些码头工人和被解雇的厨娘们同坐在一条板凳上，坐在接待室里等待传唤；我也受不了领事馆的小职员在念出护照上“巴林凯男爵”时向我投来的目光。我们这种人宁可流浪街头。因此请你想一想，当我偶然得知舍菲尔茨饭店需要一个临时侍者的时候，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因为我有一件燕尾服，甚至还是崭新的（开始几天我是靠那套骑士服为生的），并且我还会法语，于是他们大发善心，录取我试用。

喏——从表面看这工作还能忍受，穿着光亮的衬衣站在那，鞠躬致意，招待客人，给人留下好印象。但是身为侍者，只能三人住一间阁楼，头上是烤得滚烫的屋顶。屋里有七百万只跳蚤和臭虫，早上起床后，得三个人排队在同一个铁皮盆里洗漱。我们这些人，要是拿了别人给的小费，会觉得手上像火在烧，如此等等——得了，别提了！我经历了这一切真够了！我终于熬过来了，真够了！

“然后就发生了我和我妻子的故事。当时她刚丧偶不久，和她姐姐、姐夫一起来到开罗。她的姐夫真是个你能想象得出的、最俗不可耐的家伙。他长得又粗又壮，臃肿而傲慢。我不知因为什么事得罪了他，也许是因为我在他面前表现得太潇洒了，也许是我对这个荷兰佬鞠躬敬礼时做得不够标准。于是有一天，因为我没有准时给他送早饭去，他便对我破口大骂：“你这个蠢货！”你是知道的，我们这种曾经当过军官的人，骨子里藏的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只觉得猛一冲动，身体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我勃然大怒——的确只差那么一丁点，我的拳头就揍到他脸上去了。——可是在最后关头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因为，你知道吗，本来我就觉得当侍者完全是一场假面舞会，我甚至感觉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过了一会儿我甚至感觉到，我巴林凯现在不得不忍耐一个庸俗的乳酪商人的捉弄，这完全是一种虐待狂式的乐趣。于是我只是静静地站着，对他微笑——可是你要知道，我那样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微笑，气得那家伙脸色发青，因为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我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优越。然后我非常冷漠地走出房间，并且故意讽刺性地对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他差点气得要爆炸。但是我的妻子，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也在场，我

和那荷兰佬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隐约感觉到——这是她后来承认的，——她从我暴怒的样子感觉到，在我这一生中，还不曾允许任何人这样对待过我。她跟着我来到走廊里，对我说，她姐夫实在是火气太大，希望我原谅他，——好了，告诉你全部真相吧，亲爱的——她甚至想塞给我一张钞票，以平息这场风波。

“我当时拒绝接受钞票的样子想必第二次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感觉到我做侍者这事有些费解。事情本该就这样结束了，因为那几个星期里，我已经攒够了回家的盘缠，不必再到领事馆去乞求帮助。我去了趟领事馆，只为了打听一点消息。一个偶然又帮了我的忙，那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正好领事走过接待室。那领事不是别人，正是埃雷梅尔·封·约哈茨，天知道我和他一起在职业赛马俱乐部玩过多少回。喏，他立即上前来拥抱我，并邀请我去他的俱乐部——又是一个偶然机会，——也就是说，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我告诉你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明白，要有多少个难逢的偶然加起来才能把我们这种人从困境中拯救出来——正巧我现在的妻子也在场。埃雷梅尔向她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巴林凯男爵。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并且为小费的事感到难堪。而我也马上感觉到她是怎样一个人，一个高尚、正直的人，因为她没有提及任何往事，就好像她什么也不知道，而是马上坦率、真诚地表示出对我的好感。随后的一切都很顺利，这些我们就不谈了。但是请你相信，这样的偶然机遇凑在一起，不是每天都有的。虽然我有钱、有妻子，为此我每天早晚都千百遍地感谢上帝，但是我绝不愿意重新体验一下当初经历过的故事。”

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给巴林凯。

"我衷心感谢你对我提出警告。现在我更明白，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别的出路了，难道你真的不能帮助我找个事做吗？你们不是有好几家大商行吗？"

巴林凯沉默了一会，然后满怀同情地叹了口气。

"可怜的家伙，一定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别怕，我不是审问你，我已经看得够多了。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任何劝说、拦阻全都无济于事。作为同伴，当然得帮忙，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你也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证明。只有一点，霍夫米勒，你也是个聪明人，你总不会认为，我能一下子让你出人头地吧。这样的事在任何一个正规的企业里都是没有的。如果新来一个人，无缘无故地爬到别人头上去了，那样只会激起公愤。你必须完全从底层干起，也许得呆在账房里干几个月无聊的抄写活儿，然后才能派你去种植园或者想想别的办法。总之，我说过了，我会将一切办妥的。明天我和我妻子将离开这儿，先在巴黎呆上十天八天，去哈佛尔和安特卫普几天，看看几家代理处的情况。不过大概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到家了。一到鹿特丹，我就给你写信。不用担心——我不会忘记的！你对巴林凯尽可以放心。"

"我知道，"我说，"我很感激你。"

巴林凯一定是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轻微的失望情绪（也许他自己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听得出这些话的弦外之音。）

"莫非……莫非太晚了点？"

"不，"我犹豫了一下，"一旦我知道事情有了着落，那当然不晚。不过……不过我觉得最好……"

巴林凯略微迟疑了一下。"比如今天，你有空吗？……我是说，因为我妻子今天还在维也纳，而那家商行是属于她的，不

是我的，所以当然得她说了算。”

“有空——当然有空，”我马上接上话茬。我正好想起来，上校说过今天不想再见到我的“尊容”。

“太好了，好极了！干脆你坐我的车一块去，那样最好不过了！前排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空位，后排你可坐不成，我邀请了一个本地的老朋友拉约斯男爵和他的夫人。五点钟我们就能到布里斯托尔饭店，然后我马上和我妻子谈你的事，这样我们就渡过难关了。只要是我为伙伴们的事去求她，她还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呢。”

我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我们一起下楼。两个机修工已经脱去了蓝色工作服了，汽车也准备就绪。两分钟以后我们就坐上哒哒响的汽车上路了。

汽车急速行驶着，我的心灵和肉体都产生了一种既陶醉又麻木的感觉。喷着油烟的汽车刚开过公路，进入广阔的田野，一种奇怪的轻松感油然而生。司机开得很猛，路旁的树木和电线杆好像被砍倒了似的，斜着向后倒去，村子里的房屋摇摇晃晃、交错叠加，就像一张拍得模糊不清的照片。白色的里程碑跳了出来，即刻又缩了回去，叫人来不及看清上面的数字。从扑面而来的劲风可以感觉到，我们正以怎样疯狂的速度疾驰。更让我惊讶的是，我自己的生活也正同时飞快地向前疾驰：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完成的！平时，在模糊的愿望、朦胧的目标和最终的实施之间，总有无数具有细微差别的复杂感情隐隐地飘摇、游移。在人们尚未有意识地去实现某些决定之前，往往会觉得忐忑不安，这也属于心灵最隐秘的乐趣。然而这一次，一切都以梦幻般的速度向我袭来。迄今为止组成我

日常生活的一切，军营、前程、伙伴们、克克斯法尔伐一家，那座庄园、我的房间，还有骑兵学校，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安定而有规律的生活，现在都猛然飞逝而去，正像被隆隆作响的汽车抛下的村落、街道、树木和草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不复还。仅仅一个小时，我的内心世界全变了。

五点半我们到达布里斯托尔饭店。一路颠簸得厉害，满身尘土，然而经过这一路疾驰，精神异常振奋。

“你这样子可不能上去见我妻子，”巴林凯对我笑道。“瞧你那样子，就像有人把一袋面粉倒在你头上了。我单独和她谈也许更好些。我谈起来可以更自由，也免得你感到不自在。最好你先到盥洗室去好好修整一下，然后到酒吧间去，稍等几分钟，我会给你明确的答复。不必担心，我会按你的意思办的。”

果然不错：他没有让我久等。五分钟以后，他笑着走进酒吧来。

“瞧，我不是说过——一切都谈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合适，一切就算办妥了。考虑时间不限，随时可以辞职。我妻子——她真是个聪明女人——又一次想出了最恰当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你马上就上船，主要是为了学会当地的语言，好好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打算派你去给会计当助手，你将领到一套制服，和军官们同桌吃饭，来回几趟荷属印度，帮着抄抄写写。然后我们会把你安顿下来，国内国外都行，完全按你的想法，我妻子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我谢……”

“别客气，我帮你的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再说一遍，霍夫米勒，干这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我这边来说，你后天就可以动身前去报到。我会给经理拍个电报，好让他记下你的

名字。但你最好还是再仔细考虑考虑，我倒更希望你留在骑兵团，不过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来你就来，如果不来，我们也不会起诉你……好了，”——他把手伸给我——“来，或者不来，无论你作出什么决定，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再见。”

我的确是满怀感激地看着这个命运派来帮助我的人。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帮我解决了最棘手的困难，我再也用不着四处求人，犹豫不决了，再也用不着忍受作决定之前折磨人的煎熬。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手续要办：写一份辞职报告，一切就算了结了。然后我就自由了，得救了。

所谓“公文笺”是一种按照规定制好的对开方格纸，有着完全确定的规格。这种公文笺，也许是奥地利民政机关和军队最不可缺少的办公用品。每一份申请书，每一件公文，每一份报告都必须用这种裁切整齐的信笺纸写好。这种纸独具风格，能很明显地将官方文件和私人信件区分开来。从层层叠叠的千百万张公文笺中，也许有朝一日人们能惟一可信地读出哈布斯堡王朝的整个兴衰史。凡是没有写在这种白色长方形纸上的任何报告，都是不符合要求的。因此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最近的烟纸店买两张这样的公文笺，还要一张所谓的“懒人纸”，也就是一种印有线条的衬垫纸，以及与之配套的信封。然后我走进对面一家咖啡馆。在维也纳，无论是最严肃的事，还是最荒唐的事，都是在咖啡馆解决的。二十分钟后，即六点，我的辞职报告就可以完成，那时我就又属于我自己，完全属于我自己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可算是迄今为止我生活中最重

要的决定了——有关这件使人激动不安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我还记得环行大道咖啡馆靠窗的角落里那张大理石小圆桌，还记得那只文件夹，我把公文笺叠好后就摆在它上面，然后用小刀——只有这样裁痕才会整齐划一——小心地从中间裁开。那略经稀释过的墨水的蓝色至今仍像照片一样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我仍能感觉得到刚要动笔时身体的微微震颤，为的是把每一个字母写得完美流畅，充满激情。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军务，这想法激励着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得无可挑剔。因为辞呈的内容是按程式规定好的，所以我只能通过特别整洁漂亮的书法来表现这份文件的郑重其事。

然而刚写了几行，一连串奇特的遐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停下笔，开始设想：如果明天这份申请书送到团部办公室，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概首先是办公室那位上士会看惊呆了。然后是下级文书们惊诧地窃窃议论——一个少尉随意放弃军衔，这可不是件寻常小事啊。然后这份辞呈就按照公务程序，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直至最后传到上校本人手中。我突然看见上校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他把夹鼻眼镜架在那双远视眼上，刚看了开头几句便呆住了，然后怒气冲冲地一拳砸在桌上。这个粗暴的家伙已经看惯了他的下属遭他臭骂后重又摇头摆尾，得意洋洋，只要他第二天随便跟他们聊上两句，表明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然而这一次他会发现，这回他碰上了个顽固的家伙，这家伙正是不愿受人训斥的区区少尉霍夫米勒。要是日后传出霍夫米勒辞职的消息，准会有二十个，不，四十个脑袋因吃惊而情不自禁地抬起来。所有的伙伴、每一个人都会暗自思忖：好家伙，这小子真不赖！他可不甘心受人侮辱。甚至对布本茨克上校来说，这事也是够他恼火的，——反正在我们

团里，还没有人比我更体面地离开，在我的记忆中也还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恰当地摆脱了困境。

我毫无愧色地承认，在我幻想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奇特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在我们的一切行动中，虚荣心总是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天性软弱的人特别经不住这样的诱惑：去做某件事，以给人有力量、有勇气、果断的印象。现在我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机会，我要证明给同伴们看，我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越写越快，我相信，我越写越刚劲有力，一气呵成写了二十行。刚开始，这只不过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任务，转眼间却变成了一大乐事。

现在再签名——这下一切都解决了。看了看表，六点半。现在叫侍者来结账，然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着军服在环行大道上逛逛，再乘夜班车回去。明天一早把那张纸往上一交，一切便不可挽回地决定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想到这儿，我拿起那张写好的公文笺，先竖着对折一下，又横着叠了一下，然后将这份决定命运的辞呈小心地塞进贴胸的口袋里。就在这一瞬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接下去的事情是这样的：正当我满有把握，颇为自信，甚至是高兴地（做完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人高兴）将这个相当大的信封塞进贴胸口袋的刹那间，我感觉到里面有一个窸窣作响的东西顶在那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由地想开了，一面把手伸进口袋。然而，我的手马上又缩了回来，仿佛在我还未想清楚之前，它便已经明白被忘却的是什么了。那是埃迪特的信，她昨天寄来的两封信，第一封和第二封都在。

我无法准确描述猛然想起那两封信时的感觉。我相信那不是大惊失色，而是无可名状的羞愧，因为在这一瞬间有一层迷

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层人为设置的迷雾被驱散开了。我闪电般地认识到，我在过去几小时中所想、所做的一切：因蒙受耻辱而恼怒，为自己英雄气概的辞职而骄傲，这些都完全是不真实的。如果我突然溜走，这倒并不是因为上校痛骂了我一顿（那种事毕竟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事实上是我在逃避克克斯法尔伐一家，逃避我的欺骗行为，逃避我的责任。我之所以要逃走，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违背自己的意愿为人所爱。正如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会因偶然的牙痛而忘记那真正折磨他、致命的病痛一样。我也忘记了，或者说想忘记真正折磨我、使我胆怯、使我想逃避的事情，而把一心想离去的动机归咎于练兵场上那件从根本上来说无关紧要的倒霉事。但是现在我看明白了：这辞职并不是因为我的荣誉受到损害而充满英雄气概的辞职，而是胆怯可悲的逃避。

不过，已经做成的事总是有力量的。现在，既然辞呈已经写成，我也不愿再改变主张。见鬼去吧，我气冲冲地自语道，城外的那位姑娘怎么等待，怎么痛哭，跟我有什么相干！他们已经搞得我够恼火、够心烦的了。一个陌生人爱上我，这与我何干？她完全可以凭她的百万家资另择他人，就算找不到也不关我的事。够了，我该抛下一切，把军装也剥下来了！管她能不能康复，这整个一连串歇斯底里的事情跟我有何相干？我又不是医生……

可是，当我心里念叨到“医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思维就像一台高速旋转的机器接到一个奇特的信号一样，突然停顿下来。想到“医生”这个词，我一下子想起了康多尔。对，这是他的事！是他的事！我对自己说。人家付钱给他，让他治好病人。她是他的病人，不是我的病人。他自作自受，应该由他

来对这事负责。最好我马上去找他，告诉他，我退出这场戏不干了。

我看了看表。六点三刻，我乘的快车要到十点以后才开，所以时间完全来得及，我也不必对他解释太多：我只想告诉他，我本人要结束这件事。可是他住在哪儿呢？是他没告诉过我，还是我忘记了？噢，对了——作为开业医生，他的名字一定能在电话簿中查到，那么赶快到对面的电话亭去翻看电话簿！Be.. Bi.. Bu.. Ca.. Co.. 所有姓康多尔的都在这里了，康多尔，安东，商人……康多尔医生：埃梅里希，开业医生，第八区，弗洛里安巷九十七号，这一整页上再没有第二个医生——那一定是他了。我跑出电话亭时还把地址反复念了两三遍——我身上没带笔，在极度匆忙中我什么都忘了带——我叫了最近处的马车夫，把地址告诉他。装着橡胶轮胎的马车便迅速而有弹性地向前奔去。这会儿，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一定要办得果断坚决。千万不要显得摇摆不定，决不能让他猜想我大概是因为要避开克克斯法尔伐一家而逃跑，要让他认为，我从一开始就把辞职一事当作既成事实，所有这一切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时至今日我才在荷兰谋得一个极合适的职位。要是他不顾这些仍盘根问底，我就拒绝回答，其它的什么也不说！毕竟他也没有把什么都告诉我。我也总该停止对别人没完没了的体谅。

马车停下来。车夫是不是搞错了，还是我在匆忙中把地址说错了？这个康多尔难道真的住得这么寒伧？单从克克斯法尔伐身上他就该挣到一大笔钱，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医生都不会住在这种棚屋里。可是不对，他确实是住在这儿，因为门廊里挂着一个牌子："埃默里希·康多尔医生，二门，四楼；门诊时间：两点至四点。"两点至四点，现在都快七点了。不管怎么说，他

一定会同意和我谈谈的。我迅速打发了马车夫，穿过碎石铺成的凸凹不平的庭院。破烂不堪的螺旋形楼道竟是这样一副模样：踩损的楼梯，乱涂乱画的墙壁已部分剥落，从简陋的厨房和没关严实的厕所里传来的难闻气味，穿着脏兮兮的睡衣的女人们在走廊里闲聊，她们怀疑地盯着我，一个在昏暗中不自在地从她们身边走过的骑兵军官。

总算上到四楼，又是一条长长的过道，左右两边都是门，中间也有一扇。我刚想从口袋里摸根火柴点燃，看看哪扇门是我要找的，这时从左边的门里走出一个衣着不整的女佣，手上拿着一个空罐，大概是去打晚餐喝的啤酒。我向她打听康多尔医生。

“是的，他就住在这儿，”她一口波西米亚方言，“不过他现在不在家。他去迈德林了，可能马上就会回来。他对太太说过，一定回来吃晚饭的。您进来等一会儿吧！”

不容我多想，她已经把我引进了前厅。

“您把衣服放在这儿吧，”她指了指一个用软木做成的旧衣橱，这大概是这间又小又黑的前厅里惟一一件家具吧。然后她打开候诊室的门，这间稍微像样点：不管怎样，总还有四五把椅子摆在桌子周围，左边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

“好，您就坐在这儿吧，”她指指其中一把椅子，颇有点倨傲地对我说。我马上明白过来：康多尔开的一定是家穷人诊所。有钱人是不能这样接待的。怪人，真是怪人，我又一次想，只要他愿意，单是从克克斯法尔伐身上他就能发财。

那么，我就等吧。这正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在医生候诊室里的那种焦急的等待。我一个劲地翻着几本翻烂了的、早已不知年月的杂志，并非真正想看，而是想借我表面的忙碌来掩饰

内心的不安。我不停地站起来又坐下，不时抬头看看钟，它挂在墙角，钟摆恹恹欲睡地嘀嗒摆动：七点十二分，十四分，七点十五分，七点十六分，我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呆呆地盯着候诊室的门把手。终于——七点二十分——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已经坐热了两把椅子，于是我站起来走进窗台。楼下院子里有一个跛脚老人——显然是个脚夫——正在给他的手推车轮子上油。亮了灯的厨房窗户后面，一个女人正在熨衣服，另一个女人，我想，正在小木盆里给她的小孩洗澡。不知什么地方，我无法确定是哪一层楼，但一定是就在我的楼上或楼下一层，有人在练声，老是那个相同的调子，老是相同的几句。我又看了看表：七点二十五分，七点半。为什么他还不回来？我不能，也不愿再等下去了！我感觉到这种傻等使我局促不安、手足无措。

终于——我舒了口气——隔壁一扇门砰地关上了。我马上摆好姿势，反复对自己说，一定要稳住，在他面前要表现得轻松自如，要很随便跟他讲，我只是顺路来辞行的，顺带提一句，请他尽快去克克斯法尔伐家一趟，如果他们有什么疑惑，就请他向他们解释一下，说我已经辞职，必须去荷兰。老天，真该死，又等一回，为什么老是让我等呢！我明明听到隔壁有人挪动椅子。难道是那个蠢女佣没向他通报我来了吗？

我想出去提醒女佣一声，可是一下子我又顿住了。因为隔壁走动的人不可能是康多尔。我熟悉他的脚步。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我陪他走了一段路的那天夜里起——他腿短，呼吸急促，穿着那双嘎嘎作响的鞋走起路来步履沉重而笨拙。而隔壁一直走来走去、忽远忽近的脚步声完全不同，那是一种胆怯、迟疑、趿着拖鞋踢嗒作响的脚步声。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如此激动，如此神情专注地倾听这陌生的脚步声。不过我似乎

觉得隔壁的那个人也同我一样，正不安地探听和揣摩着这边的动静，突然我听见门那边有轻微的响动，好像有人在按门把手或是在摆弄门把手。果然不错，门把手明显转动了。昏暗中那只狭长的黄铜把手明显地动了一下，门也随之裂开了一道狭长的黑缝。我暗想，也许只是穿堂风，也许只是一阵风吹开的吧，因为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这么蹑手蹑脚地开门的，大不了是夜间行窃的小偷。然而我错了，门缝开得越来越宽了。一定是有人从里面非常小心地推开门，而现在我也发现了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我像着了魔似地紧盯着那边。门缝后面传来一个女人怯生生的问话：

“有……有人在这儿吗？”

我的嗓子眼堵住了，没有回答。我立刻明白了：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种人会这样说话，这样提问：那就是盲人。只有盲人走起路来会这么轻悄悄地、脚不离地，窸窸窣窣地摸索。只有盲人说起话来是这种有把握的语调。在这一瞬间，我猛然想起，克克斯法尔伐不是曾经对我提起，康多尔娶了个瞎子太太吗？一定是她，是的，只能是她了，她站在门缝后面发问，却看不见我。我极力盯着那边看，希望能在黑暗中捕捉住她的身影。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干瘦的女人，穿着宽大的睡衣，灰白的头发有些蓬乱。天啊，这个毫无魅力、相貌难看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那双完全失明的眼睛紧盯着我，而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其实她并没看见自己，这真是太可怕了。与此同时从她探头仔细倾听的样子，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多么努力地集中所有的感觉器官来捕捉在这间她无法观察的屋子里的陌生人。这种紧张的神情使她肥厚的大嘴唇歪扭得更加难看了。

我默无声息地呆了一小会，然后站起来鞠了一躬——是的，

我鞠了一躬，虽然向一个瞎子鞠躬是毫无意义的——，然后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在这儿等康多尔医生。”

现在她将门完全打开了。左手仍紧紧握住门把手，就像是在黑屋子里寻到了一个支柱。然后她摸着往前走，黯然无光的眼睛上方两道眉毛蹙得更紧了，她用另一种声音，一种特别生硬的声音冲我说：

“现在已经过了看病时间。我丈夫回来后得先吃饭、休息。您难道不能明天再来？”

她每说一句，脸色就变得更急躁不安，看得出，她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心想：真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千万别刺激她。于是我喃喃地说——又一次愚蠢地盲目鞠了一躬：

“请您原谅，夫人……我当然不想这么晚还来请大夫看病。我只想告诉他一件事……有关他的一个病人。”

“他的病人！老是他的病人！”激怒突然变成了哭泣。“昨天夜里一点半，有人把他叫走，今天一大早七点，他又出门了，就诊时间以后他就一直没回来过。如果大家再不让他歇一会儿，他自己也非弄出毛病来不可！好了，不说了！现在已经过了就诊时间，我都跟你说过了。四点钟就不看病了，您可以给他留个条，告诉他您的要求，然后去找别的医生吧。这城里大夫多得是，每条街拐角处都有四个。”

她摸索着走近几步，看到这张愤怒而激动的脸，我自知有罪似地往后直退。她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突然像两个被照亮的白球闪闪发光。

“您走吧，我说过了，您走啊！让他像其他人一样吃饭、睡觉！你们不要死死抓住他不放！不管是夜里还是清晨，整天都

是病人，他为所有的人操劳，白白受罪！因为你们知道他软弱，所以你们都死缠着他，只缠着他一个人……啊，你们这些凶残的家伙！只知道你们的病，你们的愁，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容忍，我不准你们这么做！您走吧！我已经说过了，您马上就走，就让他安静一会儿，把晚上惟一的一小时空闲时间留给他吧！”

她摸索着，一直走到桌子跟前。一定是借助某种本能，她发现了我大概站在什么地方，因为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就好像她看见了我似的。她的愤怒里包含了多少真诚而又病态的绝望啊，我不由地感到羞愧。

“当然了，太太，”我向她道歉：“我完全明白，大夫先生必须休息……我也不想多打扰。只请您允许我留句话，或者过半个钟头让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她拼命向我大叫一声，“不！不！不要打电话！整天都是电话，所有的人都想向他索取点什么，问这问那，向他诉苦！一口饭还没吃上，又得跳起来干别的。我说过了，请您明天应诊时间再来，事情总不会那么急吧。他总该休息一下。现在走吧！走啊！我说过多少遍了！”

瞎女人攥紧拳头，摸索着、颤巍巍地向我走来，样子真可怕。我觉得她马上就会伸出手来抓住我了。可就在这时候，我听到外面走道的门咔嚓一声响，又清脆地咯啦一下锁上了。一定是康多尔回来了。她整个身体都开始哆嗦，刚才紧握的双手突然抱在一起，做出一副哀求的样子。

“现在可别打搅他，”她小声说，“不要对他说任何事情！他一定累坏了，在外面跑了一整天……请你体谅体谅他！请您同情……”就在这时，门开了，康多尔走了进来。

毫无疑问，他第一眼就弄明白了当时的情况。但他一秒钟也没失去自制。

“哈，你在给少尉先生作伴呢，”他和蔼可亲地说道，但我看得出，这背后掩藏着多么强烈的不安。“你真好，克拉拉。”

他边说边走向他的瞎女人，温柔地抚摩她那灰白而凌乱的头发。她整个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原来一直使她又肥又大的嘴巴扭曲着的那种恐惧神情，经他这么轻轻抚摩全然消失了。她刚感觉到他走近了，便马上转过身向着他，脸上带着羞涩的、新娘般的微笑。她那略有棱角的额头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纯净而又明亮。激怒的表情平息下来，恬静而安详。这种神情真是难以言表。感觉到他就在身边，她幸福得全忘记了我的存在。她的手像是被磁铁吸引着，越过空间朝他摸索过去，她轻柔探寻着他的手臂缓缓摩索着。他明白，她的整个身体都想靠近他便向她走近一些。于是她依偎着他，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倒下去休息一样。他微笑着用胳膊抱住她的肩膀，看也不看我，又重复说道：

“你真好，克拉拉。”他的声音似乎也在安抚着她。

“对不起，”她开始道歉，“但我总该跟这位先生解释，你回来后得先吃饭，你一定饿坏了。整天在外面跑，而这段时间里有十多个人打电话找你……原谅我，我刚才对这位先生说，他最好明天再来，可是……”

“这一次，亲爱的，”他笑笑，同时又一次用手轻抚她的头发（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笑声伤害她），你要是把他赶走就完全错了。这位先生，这位霍夫米勒少尉先生可不是病人，而是朋友，他早就答应我，要是有机会到城里来，就

来看我。他只有晚上才有空，白天总是公务缠身。现在只有一个主要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拿来招待他,共进晚餐呢?”

她的脸上又露出焦虑紧张的神色。我从她猛然惊惧的神情里看得出，她是想和她期待已久的丈夫单独呆在一起。

“不用了，谢谢,”我赶忙推辞,“我得马上走了，不能误了夜班车。我的确只是想向您转达那边朋友们的问候，只需要几分钟就够了。”

“那边一切都好吧?”康多尔问，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我的眼睛。他一定从哪里看出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他马上又补充道:“好了,您听我说,亲爱的朋友,我妻子总是很了解我,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了解得比我自己还清楚。我的确饿极了，如果我不吃点东西，不点上一支雪茄，那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你同意，克拉拉，我们俩不妨先去吃饭，让少尉先生稍等片刻。我会给他一本书看或者让他也休息一下——您也一定忙了一整天了。”他转身看着我。“等我点上雪茄，我就到您这儿来，当然是穿着拖鞋和便衣——您总不会要我穿得衣冠楚楚吧，是不是，少尉先生……”

“我真的只呆十分钟，太太……然后我得赶紧去车站。”

这句话使她脸上重放光彩，她近乎亲切地向我转过脸来。

“真遗憾，您不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少尉先生。不过我希望您改日再来。”

她把手伸给 我，一只非常温柔、纤弱、已经有些苍白起皱的手。我满怀崇敬地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怀着真诚的敬畏之情，看着康多尔小心翼翼地扶着瞎女人穿过房门，他非常敏捷地护着她，以免她左摇右摆地撞着什么东西，那样子仿佛是捧着一件极易破损而又价值连城的宝物。

门开着有两三分钟，我听见轻轻的拖鞋声渐渐远去。过了一会儿，康多尔又回来了，神情和刚才判若两人，警觉而严肃，当他内心紧张的时候就是这种神情。毫无疑问，他已经明白，要是没有什么紧迫的原因，我是不会事先未经联络就跑到他家里来的。

“二十分钟后我就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迅速讨论一下。现在您最好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或是靠在圈椅上伸展一下手脚。您气色不好，亲爱的，您看上去异常疲惫。我们俩可都得保持清醒的头脑，集中精力啊！”

他的声音马上又变了，他大声地接着说，好让隔着两个房间里的人也听得见：

“好的，亲爱的克拉拉，我马上就来。我只是很快地拿本书给少尉先生看，省得他坐在这儿觉得无聊。”

康多尔训练有素的眼光看得很准。现在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省悟过来，折腾了一夜又极度紧张了一天之后我是多么的疲惫不堪。我听从他的建议——我已经感到自己完全服从了他的意志，——放松地躺在他诊断室的圈椅上，脑袋尽量往后靠，双手懒洋洋地搭在柔软的扶手上。在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的时候，外面想必已是夜幕降临了。屋子里几乎什么也分辨不清，只有高高的玻璃柜子里的器械在闪烁着银光。浓浓暮色在我躺着的圈椅四周、在我背后的角落里升起，形成一个严实的壁龛。我不由闭上眼睛，眼前顿时像放幻灯一样闪现出瞎女人的脸，康多尔的手刚触到她，刚拥抱她，她的表情立刻由惊惧变成了喜悦和幸福，这种骤变真让人难以忘怀。了不起的医生，我心想，要是你也能这样帮帮我就好了，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我还要继

续想另外的什么人，那个人也同样焦急不安，心烦意乱，也同样心怀恐惧地四处张望；我还要继续想促使我到这里来的某些确切的事情，但我没能再想下去。

猛然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定是康多尔迈着极轻微的脚步，走进了这间完全被夜幕笼罩的屋子，要不大概是我真的睡着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他轻轻地然而却是有力地按住我的肩膀。

“别起来，我坐到您身边来。在黑暗中谈话更好些。我只求您一件事，咱们轻点说话！要非常地轻！您也知道，盲人的听觉有时像着了魔似的异常发达，还有他们神奇的猜测本领。好了，”——说着，他的手像在施行催眠术一样，从我的肩头顺着胳膊摸到我的手——“您就说吧，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一定有什么事。”

奇怪——这会儿我会突然想起那件事。在军官学校时，我有一个叫埃尔温的同学，他性情温和，头发金黄，像个小姑娘。我想，我甚至有些暗恋上他了，尽管我并不承认。白天我俩几乎不说话或者只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彼此暗存好感、尚未表露而害羞的缘故。只有到了晚上，营房灯熄灭之后，等屋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我们才偶尔有勇气在彼此相邻的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在黑暗的掩护下互相述说我们孩子气的思想和看法。第二天早上我们必定像往常一样拘谨地相互回避。年复一年，我已经记不起那些曾是我少年时代幸福而秘密的窃窃私语。然而现在，当我伸展四肢躺着，被黑暗包围着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原先想在康多尔面前伪装的打算。我本不想，却不由得非常坦率；就像当初在军官学校，对那个同学讲述年少时代那些琐碎的烦恼和宏伟的狂妄梦想一样，我将

发生的事一古脑地告诉了康多尔——其间有一种坦白心迹时的神秘乐趣——有关埃迪特突如其来的感情爆发，我的惊恐、害怕与慌乱。我将这一切都讲述给无声的黑暗。黑暗中一片沉寂，只有康多尔的偶尔动一下，两块眼镜片也随之闪出一丝朦胧的光亮。

接着是一阵沉默，随后又出现一个奇怪的响声，显然是康多尔在按压手指，弄得关节嘎嘎作响。

“原来是这样，”他闷闷不乐地咕哝道，“我这个笨蛋居然忽视了这一点！我总是这样，只看病情而体察不到病人的感受。我对各种病症都仔细检查，却偏偏放过了最本质的东西，忽略了病人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我立刻感觉到这姑娘发生了变化。您还记得吧，我在对她作了检查之后问过老人，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人参与了治疗——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一心盼望马上恢复健康，这使我顿觉惊讶。我已经猜对了，一定有个陌生人卷入了这件事。我这个木瓜脑袋只想到理发师或是催眠师，我曾想，准是什么骗人的把戏把她搞糊涂了，却偏偏没想到这个最简单又最合情理的情况，惟独没想到这个明摆着的事实。恋爱本来就是属于青春少女的。麻烦的是，这事恰好发生在现在，而她又是那么地投入——啊，上帝，这可怜的，可怜的孩子！”

他站起身来。我听见他来回走动的急促的脚步声和叹息声：

“真可怕，偏偏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们安排她出门疗养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老天爷也无法挽回了，因为她告诫自己，她必须为了您恢复健康，而不是为她自己。要是她的病又复发，那真是可怕，太可怕了。现在既然她期望一切，要求得到一切，那么一点小小的康复，略微的进展是不能令她满足的！

我的天啊，我们要对此承担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我心里顿时发生一种逆反情绪。他把我也牵扯进去，我很是恼火。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求得解脱，于是我毅然打断他：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后果确实难以预料。必须制止她的荒唐想法。您必须坚决加以干预。您必须对她说……”

“说什么？”

“就说……这种爱恋简直是场儿戏，是胡闹，您必须劝阻她。”

“劝阻？劝阻她什么？让一个女人放弃她的激情？对她说，她不该萌发感情？在她恋爱的时候让她别去爱？这正是最最错误的做法，同时也是最最愚蠢的做法。您听说过可以用理智与激情对抗吗？有谁能对寒热说：‘寒热，你退下来吧！’或是对火焰说：‘火焰，别再燃烧了！’冲着一个病人，一个瘫痪的姑娘大喊：‘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别自以为你也可以恋爱！’表露自己的感情，期待别人的回报，这些惟独对你来说是非分之想——你还是安分些的好，因为你是个残废！快躲到角落里去吧！放弃吧，放弃一切！放弃你自己！’这可真是个绝妙的想法，一个慈悲到顶的想法！——您显然是希望我对那可怜的孩子说这些吧。不过请您好好想想，这么做会造成多么美妙的后果！”

“不过，恰好是您必须……”

“为什么非得是我？您不是明确表示过承担一切责任吗？为什么现在又偏偏扯到我头上呢？”

“我总不能对她承认说……”

“您根本不必！您也根本不能这么做啊！先是弄得她神魂颠倒，然后一下子又要求她冷静下来！……这样可就麻烦大了！您一定不能露出丝毫口气或神色，让那可怜的孩子觉察出，她的

爱慕让您感到难堪——那简直是给她当头一棒啊！”

“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总得有个人对她讲清楚……”

“讲清楚什么？麻烦您把话说得明白些！”

“我是说……这……这完全是没有指望的，完全是荒唐的……免得她以后……当我……当我……”

我说不下去了。康多尔也一言不发。他显然在等我说。突然他跨出两大步走到门口，打开了灯。三只灯泡放射出白色火焰般刺眼而无情的光——耀眼的光迫使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刹那间，屋里亮如白昼。

“好！”康多尔激动地加重了语气：“好！少尉先生！看样子不能让您太舒适了。在黑暗中，一个人太容易把自己掩藏起来。有些事情还是看清楚的好。现在别再东扯西拉了，少尉先生——这里有些不大对劲。我不相信您到我这里来仅仅是为了让我看这封信。这后面一定还藏着什么秘密。我感觉得到，您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要么您坦白地告诉我实情，要么我就只好送客了。”

他的眼镜对我闪着刺眼的光，那圆圆的、反射着光芒的镜片让我害怕，我不由低下了头。

“少尉先生，您的沉默并不怎么动人啊。它并不能表明您良心上的清白。不过您到底有什么花招，我已猜了个大概。请您不要拐弯抹角了：您莫非真打算因为这封信……或是因为别的什么而突然中止你们所谓的友谊吧？”

他等待着。我没有抬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主考官般的逼人气势。

“您知道吗，如果您现在悄悄溜走，现在，在您以您出色的

同情心把那姑娘弄得神魂颠倒之后，一走了之，那将意味着什么?”

我不作声。

“好,那我就毫不客气地把我个人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告诉你吧——这种逃跑是可鄙的怯懦行为……哎，怎么了，请您不要马上像军人一样激动!让我们把军官的架子和荣誉抛在一边,毕竟这件事关系到的是比这类无聊的东西更重要的，这关系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年轻的有价值的人，而且是一个我要对她负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可既没心情也没兴趣讲客套话了。无论如何，为了让您不再自欺欺人地以为，您这一走良心上不会有什么负债感，我现在必须十分明确地告诉您：您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逃之夭夭——请您听好！——那就是对一个无辜的生命犯下卑鄙的罪行，恐怕还不止如此——简直是谋杀!”

这个矮小壮实的男人紧握拳头,像个拳击手一样向我逼近。也许他平时穿着这身厚绒呢的便服、趿着拖鞋的样子会很好笑；但当他冲我大吼大叫时，他那真诚的愤慨中表现出一些动人心魄的东西：

“谋杀！谋杀！谋杀！是的，您自己也明白！您或者认为，这个敏感的、骄傲的姑娘,当她第一次向一个男人敞开心扉,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位高贵的男人像见着瘟神一样仓皇逃走，您以为她能受得了吗?我请您稍微多想想!难道您没有看那封信,还是您缺少心眼？即使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女人也受不了这样的蔑视！这种打击会搅得她好几年心里不平静啊！现在这姑娘全靠您瞎编的、毫无意义的痊愈的希望支撑着——您以为，这个心烦意乱又束手无策的姑娘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吗？即使不毁在这次打击之下，她也会自行毁灭的！是的，她会自己毁了

自己的——一个绝望的人是忍受不了这种屈辱的，——我坚信，她经不起这样残酷的打击。而您，少尉先生，您对此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正因为您明白这一切，所以您的逃避不仅仅是懦弱和胆怯，更是卑鄙的蓄意谋杀！”

我不由地又后退了几步。就在他说“谋杀”两个字的那一瞬间，我在闪电般的幻觉中看到：塔楼平顶那道栅栏，她正用双手紧紧地抓住它！在最后一刻我不得不抓住她并把她往后拉！我明白，康多尔并没有夸张，她正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会从晒台上一头栽下去。——我看见塔楼底下的方石就在眼前，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所有一切，仿佛事情正在发生，仿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耳朵里轰隆直响，就像是我自己从五六层高的塔楼上坠了下去。

然而康多尔仍在步步进逼：“怎么了？您快否认啊！您倒是拿出点军人的勇气来啊！”

“可是大夫……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强迫自己……说一些我不想说的话！……我怎么能做出这副样子，好像我同意她荒唐的狂想……”我无法自控，发作开了：“不，我受不了，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我不愿意，我受不了！”

我嚷嚷的声音一定太大了，因为我感到康多尔的手指使劲地按住我的胳膊。

“小声点，我的天！”他迅速地走到电灯开关前将灯按熄了。只剩下写字台上那盏罩着淡黄色灯罩的台灯，发散出一圈微弱的光。

“真要命！——和您谈话真的像跟病人谈话一样。好了——您先冷静地坐下来，在这把椅子上，再棘手的问题都谈论过。”

他朝我挪近了些。

“好了，现在您可别激动，请您平心静气、慢慢地说——一件一件地说！首先：您一直嚷嚷：‘我不能忍受这些！’但光这一句是不够清楚的。我必须知道：您到底不能忍受什么？那个可怜的孩子如此热烈地爱慕您，在这件事上到底有什么让您如此惊恐？”

我向后靠了靠，正准备回答，康多尔却又急忙说开了：

“不要仓促行事！尤其不要不好意思！一个人听到人家满怀激情的爱情表白，一开始是会感到吃惊，这一点，我当然能够理解。只有傻瓜才会因为在女人那里取得了所谓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只有笨蛋才会因此而得意洋洋。一个真正的人，当他感觉到有一个女人爱上他，而又无以回报她的感情的时候，更多的是感到惊愕。这一切我都懂。而您却如此与众不同地感到惊恐，确实太不寻常了。我倒要问问：您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是说，特殊的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埃迪特……不过要用语言表达实在太难了……我是说……她的……到底是不是她身体上的缺陷引起了您的某种反感……某种生理上的厌恶？”

“不……完全不是，”我强烈反驳。恰恰是她的无助，她的无能为力，使我无可抗拒地被她吸引了，如果说有时候我觉得对她产生了某种感情（这种感情与恋人之间的柔情有微妙的相似之处），那也仅仅是因为她的痛苦，她的孤独，她的残疾深深地震动了我。“不！从来没有，”我用一种近乎激怒的确信重复着，“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这样就好，多少让我放心了些。嗯，作为医生，往往有机会观察那些看起来最正常不过的人心理上的障碍。当然——我

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男人，看到女人身上哪怕是最细微的、不正常的情况，就会产生强烈的厌恶。然而确实有数不清的男人，一旦发现在亿万个构成人体的细胞中，哪怕只有一指宽的色素变了形，便会马上排斥任何情爱关系的可能性。可惜这种排斥力就像一切本能一样总无法克服——因此我加倍地感到高兴，因为您不属于这种情况，绝对不是因为她的瘫痪把您吓退的。那么我当然只能这样猜想……我可以直说吗？”

“当然。”

“我认为，您害怕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其后果……我的意思是，那可怜的孩子爱上您，并没让您感到怎么恐惧，您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别人会知道您恋爱的故事，并因此而嘲笑您……依我看，您极度的惊慌不是别的，而是您害怕——请原谅——害怕被别人，被您的同伴取笑。”

我觉得康多尔仿佛用一根又细又尖的针刺进了我的心里。因为他所说的我早就不自觉地感觉到了，只是不敢那样去想罢了。从第一天起我就害怕我和那位残疾姑娘间不寻常的关系会被同伴们取笑，用他们那种善意的却又伤人的奥地利的嘲笑方式。我了解得太清楚了，一旦他们“抓获”某人和一个“丑陋”的或是不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他们会怎样讥讽他。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本能地开始了这种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介于军团和克克斯法尔伐一家的双重生活。确实——康多尔猜对了：从我觉察出她的激情的第一刻起，我就特别羞于见人，怕见到她的父亲，伊洛娜，怕见到仆人和我的同伴们。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会为自己危险的怜悯而羞愧。

这时我又感觉到，康多尔的手富有磁性地抚摩着我的膝盖。

“不，您不必羞愧！我知道，当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某些人

的正统观念，他会害怕这些人。您刚才看到我妻子了吧。没人理解我为什么娶她。一切不符合人们所谓正常的狭隘观念的行为，人们先是好奇，随后就变成恶意伤害了。我的同事先生们立即私下议论开了，说我给她治病时出了事故，只是出于害怕才娶了她——我的朋友们，那些所谓的朋友们又谣传说她很有钱，或是说她将得到一笔遗产。我母亲，我生身的母亲，在头两年里拒绝接受她，因为她已经为我物色了另一个对象，那是一位教授的女儿——这位教授是当时大学里最有名的内科医生，——如果我和他女儿结婚，不出三个礼拜我就会升为讲师，当上教授，一辈子生活优裕。可是我明白，如果我将这个女人弃而不顾，她会走上绝路的。她只信任我，如果我把她这点寄托也剥夺了，她便没有能力继续活下去了。现在我坦白地告诉您，我并不为我的选择后悔。因为您得相信我，作为医生，恰恰是做医生的很少有纯洁的良心。他明白，他真正能给予别人帮助甚微，单个人的力量无法应付日常生活中难以预料的灾难，他所做的只不过像从深不可测的大海中舀出少得可怜的几滴水。他觉得今天治愈了病人，但明天他们又会染上新的毛病。他总觉得自己太粗心，太懒散，此外还有不可避免的误诊和医疗事故——不过，觉得自己至少挽救了一个人，没有让一个信赖自己的人失望，还算做对了一件事，这总是一种比较好的自我感觉。人活着总该知道，他是稀里糊涂地混日子，还是为了什么目标而活着。请您相信我，”——我突然感觉到，有他在身边非常温暖，近乎一种温情——，“如果能减轻别人的负担而自己挑起重担，那是值得的。”

他深沉而发颤的声音打动了我。突然间，我感到胸膛里隐隐的刺痛，还有那种熟悉的压力，仿佛心脏在伸展收缩。我感

觉到，一想到那不幸的姑娘绝望而孤独的处境，我的同情心便又被重新唤醒。我知道，这股同情的源泉很快就会汹涌，对此我无力抗拒。但是——不能让步！我对自己说。不要再把自己牵扯进去，不要再让别人把你拉转回去！于是我果断地抬起头来。

“大夫先生——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白自己能力的极限。所以我必须提醒您：请您不要指望我！现在该去帮助埃迪特的是您而不是我。我在这件事上已经走得太远了，远得超出我的本意，我坦白告诉您——我绝对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善良，那么富有牺牲精神。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再也受不了别人崇拜我、爱慕我，而我自己要装得好像那正是我所盼望的，我能容忍的。让她现在就明白真相总比她日后失望要好。我以军人的名誉向您担保，我已经坦率地提醒过您，我现在再重复一遍：请您别指望我！别高估我的能耐！”

我说这番话时一定语气坚决，因为康多尔盯着我的神情有些惊讶。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说您已经做出什么决定了。”

他猛然站起来。

“您把实话都说了吧，不要只讲一半！您是不是已经做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了？”

“是的，”我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辞职书，“喏，您自己看吧。”

康多尔犹豫地接过那张纸，心神不宁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台灯边上。他一声不吭地慢慢看着。然后把它叠起来，用一种自然而客观的语气平静地说：

“我认为，按我先前对您描述的，您完全会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我们不是已经断定，您的逃避势必对这孩子产生致命的

影响，……谋杀或是自杀……因此我猜想，您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事实：您这张纸不仅仅是您的辞职书，更是……对这可怜的孩子的死亡判决书。”

我没有回答。

“我向您提过一个问题，少尉先生！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您意识到这件事的后果吗？您用您的良心担保对这件事负责吗？”

我还是不作声。他走近些，手中拿着那张叠好的辞职书，把它递还给我。

“谢谢！我不想插手这件事。给您，您拿回去吧！”

可是我的手臂不能动弹。我没有力气抬起胳膊。我也没有勇气正视他审视的目光。

“这么说您的意思是……不想把这死亡判决书交上去了？”

我转过身去，把手背在身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我就把它撕了？”

“好的，”我回答他，“我请您把它撕了。”

他走回写字台。我没朝那边看，只听见一声刺耳的撕纸声，一下、二下、三下，随后是撕碎的纸片纷纷落入字纸篓的沙沙声。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轻松下来。又一次——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的第二次——产生了一个决定。并不是我非作此决定不可，而是命运为我如此安排了。

康多尔向我走来，轻轻地按我坐下。

“好了——我想，我们现在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非常大的灾难！现在言归正传！毕竟我得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对您有了几分了解——您不要反驳。我没有高估您，我绝没有把您看成是克克斯法尔伐所赞扬的‘了不起的好心人’，而是认为您感情不定，性情焦躁，因而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搭档。我很高兴

阻止了您荒唐、鲁莽的行为，但您如此之快地下决心，又如此迅速地改变主意，这一点我很不喜欢。对您这样轻易为情绪所左右的人本不该委以重任。如果需要一个人来承担某件需要恒心和毅力的事情，您也许是最后一个人选。

“因此请您听好！我不想要求您太多，我只求您一件最必要的，确实是最必要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说服埃迪特去开始一种新的疗法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以为是一种新疗法。她是为了您的缘故才决定的，要去几个月，您已经知道，再过八天她就动身了。那么——这八天时间里我需要您的帮助，我马上告诉她，让她安心：就这八天！我不想要求您别的，只要求您答应我，在她动身前的这个星期里不要干出任何粗暴、突然的事情来，尤其是不要通过任何语言或手势流露出，这可怜的孩子对您的爱慕令您惊恐万分。我暂时不能对您提更多的要求——我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最起码的要求：自我控制八天，因为事关另一个人的性命。”

“好吧……可是以后呢？”

“我们先不去想以后。如果我要动手切除一个肿瘤，我也不能老问，过几个月它会不会又长出来。如果有人找我帮忙，我只能做一件事：马上行动，毫不迟疑。这是在任何情况下惟一正确的做法，因为这是惟一人道的做法。其它一切全凭偶然，或者像比较虔诚的人所说的：全靠上帝了。几个月内什么事不会发生呢！也许她的病情会比我们想象的恢复得快，也许她对您的痴情会因为相距太远而慢慢平息——我不可能设想出一切可能的情况，您更不必去想！您就集中全力办好一件事：在这关键时刻不要流露出，她对您的爱使您……使您感到惊恐万分。您要不断告诫自己：八天、七天、六天，我在挽救一个生命，我

不能伤害她、侮辱她，不能使她惊慌、沮丧。八天内拿出男子汉坚定的气概来——您认为，您真的连这八天都挺不过来吗？”

“会挺过来的，”我脱口而出。并且更加坚定地补充说：“一定！绝对没问题！”自从我明白了自己任务的限度，便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

我听见康多尔深深舒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现在我也可以向您承认，我刚才是多么紧张。请您相信我——如果您一走了之，作为对埃迪特的那封信、对她的表白的回答，那她肯定会受不了的。所以紧接下去的几天很关键。其它的一切以后再说。让我们先让这可怜的孩子感受一点幸福吧——让她一无所知地高兴八天吧，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您可是作了担保的，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把手伸给他。

“那么，我想，一切又都恢复正常了，我们可以安心地到我太太那边去了。”

但是他没有动身。我感觉到他心里又有些犹豫了。

“还有一件事，”他轻声地说，“我们做医生的总是必须考虑到那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必须对任何可能的情况都做好准备。如果——我现在假设一个不真实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意外……我是说，您如果感到能力不济或者埃迪特的猜疑导致了什么危机，那么您马上通知我。在这短暂的然而危险的阶段，无论如何不能发生任何无可挽回的事情。如果您感觉到您已不能胜任或是在这八天里不自觉地露出了破绽，您不必害羞，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在我面前不要不好意思。赤裸的身体，破碎的灵魂，我已见过太多！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来或者打电话给我，我时刻准备赶去帮您，因为我知道，这

件事关系重大。现在，”——我身边的椅子动了一下，我发现康多尔站起来——“我们最好到那边去。我们谈得太久了点，我太太会多少有点不安的。虽然相处多年，我也总是小心谨慎，不惹她上火。被命运深深伤害过一次的人永远是容易受伤的。”

他又跨了两步来到电灯开关前，灯亮了。他现在面对着我，我觉得他的脸变了模样。也许是刺眼的灯光如此分明地勾勒出他的轮廓，因为我第一次发现他额上深深的皱纹；从他整个举止看得出，他是多么疲惫，多么精疲力竭。我想，他总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别人。而我呢，刚碰到一点麻烦就想逃脱，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多么可耻。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他。

他似乎察觉到了，微微一笑。

“这真是太好了，”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您来看我，我们又好好谈了谈。您好好想想，要不然您会不假思索地一走了之吧！您一辈子都会背着这思想负担，因为人可以逃避任何人，惟独逃避不了他自己。好了，现在我们过去吧。走吧，亲爱的朋友。”

他在这种时候称呼我朋友，这“朋友”二字感动了我。他知道，我是多么软弱，胆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蔑视我。他用这两个字又给了我信心，这是年长者送给年轻人、阅历丰富者给涉世未深者的信心。我轻轻地跟在他身后。

我们先穿过候诊室，然后康多尔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太太正坐在尚未收拾的餐桌旁织毛线。从她持久不懈的编织动作中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一双盲人的手，她如此轻盈而稳当地操作织针，盛着毛线的小篮和剪刀摆放得井井有条。只有当这个埋头忙碌的女人冲我们抬起那双空洞洞的瞳孔、在她平滑的

眼球上映出缩小了的灯泡的时候，才知道她已双目失明。

“怎么样，克拉拉，我们说话算数吧？”康多尔边说边轻轻地向她走过去，发出那种颤音。每次当他走近她时，这种声音都会从他的嗓子里轻柔地飘出来。“不是吗？没耽误多久吧！少尉先生来看我，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你一定得知道——您不妨先坐一会儿，亲爱的朋友——，他就在克克斯法尔伐一家所住的那个城市驻防，你该还记得我的那个小病人吧。”

“噢，那个可怜的瘫痪的孩子，是不是？”

“现在你也该明白了，有了少尉先生，我不必亲自跑腿，就可以不时地了解那里发生的新鲜事。他几乎每天都出城去照料一下那可怜的孩子，给她作个伴。”

盲女人把头转向她估计我所在的方位。她严肃的面容上蓦然生出一种柔和的神情。

“少尉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我可以想象，这会多令她开心啊！”她冲我点点头，放在桌上的手不由地向我这边挪近了些。

“是啊，这对我也是好事，”康多尔接着说道，要不然我就得多跑几趟去城外，让她从焦躁中振作起来。在她动身去瑞士疗养前的这一个星期，恰 好有霍夫米勒少尉在她身边稍加关照，这下可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和她相处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他确实把这可怜的孩子照顾得很好。我知道，他是不会抛下我不管的。我对他的信任超过对我的助理医生和同事们。”

我立刻就明白了，康多尔当着另一个无助者的面让我承担这项任务，是想把我拴得更紧，而我却乐意答应这件事。

“您当然可以对我放心，医生先生。最后这八天我一定天天去看她，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变故，我也会打电话通知您的。不过，”——我的目光越过盲女人，意

味深长地看着他——“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我确信这一点。”

“我也同样，”他微微一笑，算是证实了我的话。我们彼此心领神会。可这时他妻子的嘴角又有些吃力地抽动起来。看得出，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她。

“我还没向您道歉呢，少尉先生。恐怕我刚才有点……对您有点不太客气。不过那蠢女佣没告诉我是谁来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是谁在房间里。埃梅里希也从没跟我提起过您。所以我想，一定是个陌生人，想来打扰我丈夫。每次他回家来都是精疲力尽。”

“您做得太对了，夫人。您甚至应该更严厉一些。我担心——请恕我冒昧——您丈夫为别人献出的太多了。”

“所有的一切，”她急冲冲地打断我，猛地把椅子向我这边挪近些。“我跟您说吧，他把一切都给了别人，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金钱。为了病人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每个人都剥削他，而我，两眼看不见，帮不了他，不能为他分担。您要知道，我是多么多么为他担心发愁啊！整天我都在想：他现在还没吃饭，现在他又坐上火车，坐上电车了，夜里又有人把他吵醒。对所有的人他都有时间，惟独没有时间留给自己，我的天，有谁为此感激过他呢？没有人！谁也不感激他！”

“真的没有吗？”康多尔微笑着向他激动的妻子俯下身去。

“当然没有，”她脸涨得通红。“而我却能为他做任何事！每次他下班回来，我完全吓垮了。哎，您要是能对他施加些影响就好了！他需要一个人稍稍管制他一下。一个人总帮不了所有的人……”

“不过总得尽力而为吧，”康多尔说着，瞅了我一眼。“人正

是为这个才活着。仅仅是为了这个目标啊。”我感觉到他的提醒直渗入我心底。自从我明白决心已定，我便能承受住他投来的目光。

我站起来，这一瞬间，我暗自发了一个誓。盲女人一听到我挪动椅子的声音，便抬起失明的双眼。

“您现在真要走吗？”她问道，露出真诚的惋惜之情。“真遗憾，真遗憾！不过您不久还会来的，对不对？”

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受。我是怎么了，我暗自惊诧，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信任我，这个盲女人抬起她空茫茫的双眼，高兴地望着我，这个几乎素不相识的男人，现在也友好地把手搭在我肩上？下楼梯时我已经不能理解，一个小时前是什么驱使我到这里来的。我当初为什么想到逃避？是因为那个粗暴的上司臭骂了我一顿吗？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可怜的残疾人爱上我吗？是因为有人想抓我去帮他振作起来吗？帮助别人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它是惟一真正值得去做并有好报的事情。这种认识促使我现在心甘情愿地去做昨天我还认为是无法忍受的自我牺牲的事：感激一个人，因为他表现出伟大而炽热的爱。

八天——自从康多尔给我确定了任务，我又对自己有了信心。而惟一使我感到惶恐的，只有那一刻，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那惟一的一分钟，也就是一想到在埃迪特向我表白了她的真情之后，我该如何重新面对她的最初那一刻。我知道，在那样一番疯狂的亲昵之后想要表现得完全自然已经是不可能了——在那次炽烈的一吻之后，她的第一道目光必包含这样一个问题：你原谅我了吗？——，或者是更加危险的问题：你接纳我的爱、回报我的爱了吗？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她羞红着脸，带着压抑

而又不能自拔的焦躁情绪向我投来第一道目光的那一刻，会是最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任何一句笨拙的话语，一个错误的手势，立刻就会把我不该暴露的情绪残酷地暴露无遗，而那件粗暴的、带侮辱性的事情就会不可挽回地发生，康多尔曾一再急切地警告我别干这种蠢事。但是，只要我经受住了这第一道目光，我就得救了，也许我也永远拯救了她。

可是第二天我刚走进屋就觉察出，埃迪特出于和我同样的顾虑，早已采取措施避免单独与我见面。在前屋我就听到女人们爽朗的交谈声。看来她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在这个平时我们欢聚一堂而从无客人打扰的时间里邀请了熟人来作伴，以度过这关键性的最初瞬间。

我还没走进客厅，伊洛娜便急忙迎上来，——要么是埃迪特授意，要么是出于她自己的考虑——，她非同寻常地急匆匆迎上来，引着我走上前，把我介绍给区长夫人和她的女儿——一个脸色苍白、长了一脸雀斑而且刻薄的女人，我知道，埃迪特不喜欢她。这样一来，见面时的第一道目光似乎就避开了，伊洛娜已经把我推到桌边。大家喝着茶、聊着天。我一个劲地和那个傲慢的、长着一脸雀斑的外省丫头聊着，而埃迪特则和区长夫人交谈着。这种绝非偶然的安排，在我和埃迪特之间暗存的微妙关系中插入了几道 隔离环节，我可以避免正视埃迪特，尽管我感觉到她的目光有时不安地向我这边瞟来。两位女士终于起身告辞，机灵的伊洛娜又作了个敏捷的手势，立刻将局面安排妥当。

“我送送这两位。你们可以趁这工夫下盘棋。随后我还得为出门旅行做些准备，不过不出一小时我会回来的。”

“您有兴趣下一盘吗?”现在我能够神情坦然地问埃迪特了。

“好吧，”埃迪特垂下目光，这时三个女人离开了房间。

我摆出棋盘，为了拖延时间，颇费周折地将棋子一个个摆好。她一直低着头。平时我们会按照下棋的老规矩，将一只白子或一只黑子藏在紧握的手心里，背在身后，以决定谁进攻、谁防守。然而作这种选择通常需要对话，要说出“右”或是“左”来决定。即使是这两个字我们俩也心照不宣地避开了。我马上摆好了战局。千万不要说话！把所有的思想都局限六十四个小方格里！只盯着棋子看，连对方移动棋子的手指都不要看！就这样，我们假装全神贯注地下着棋，就像那些顽强的象棋大师们那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将全部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在棋盘上了。

然而，我们很快就暴露出，下棋纯属自欺欺人。下到第三局，埃迪特完全坚持不住了。她走错了好几步，从她颤抖的手指我看得很清楚，她再也受不了这假装出来的沉默了。下到一半，她一把将棋盘推开。

“够了！给我一支烟！”

我从雕花的银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殷勤地点燃火柴。火柴一亮，我再也无法避开她的眼睛了。她双眼呆呆地一动不动，既不盯着我，也不朝着任何确定的方向。那双眼睛仿佛在极度的愤怒中僵住了，凝固了，纹丝不动，显得那样陌生；然而，眼睛上面紧蹙的眉毛像两张颤抖的弓不停抽搐着。我立刻明白了这闪电般的信号，它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情感迸发即将出现。

“不要这样！”我着实惊慌，提醒她说，“请别这样！”

可是她猛地向后倒在圈椅里。我发现这种抽搐已传遍她全身，她的手指越来越深地嵌进椅子的扶手。

“别！别！”我再次请求她，除了这一句哀求的话，我再也

想不出该说什么了。然而积蓄已久的眼泪已经涌出来了。她没有疯狂地失声痛哭，而是——更加可怖地——她紧闭着嘴，无声而又撼人心魄地抽泣，一种自己感到羞愧而又无法自制的抽泣。

“别这样！我求您了，别这样！”我说着，俯下身去，为了安慰她，我将手放在她的手臂上。这一来，像有一阵电流击过她的肩头，然后又如一道裂缝横穿过她蜷缩着的全身。

抽搐骤然停止，一切都复归静止，她也一动不动。仿佛她整个身体都在等待，在倾听，她想弄明白，这只陌生的手的抚摩究竟是何用意。是表示温情，还是爱意，或者只是怜悯。这种屏声静气的等待，这种全身一动不动倾听似的等待真是可怕。我没有勇气把手移开，这只手曾多么神奇地一下子平息了她愈演愈烈的哭泣。而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力量让我的手指表现出脉脉温情——凭我的感觉——，那正是埃迪特的身体和她火热的肌肤迫切期待着的。我的手像个怪物似地放在那，我觉得，在我的手停放的那个位置，她所有的热血都一跃一跃地涌过来了。

我听任我的手搭在她胳膊上，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因为在这几分钟里时间是停滞的，就像房间里的空气一样静止不动。可是随后我感觉到她的肌肤内开始微微颤动。她移开目光，不看我的脸。她用右手轻柔地把我的手从她胳膊上直拉向她身边，慢慢地将它贴在她胸口；这时她的左手也怯生生而又温柔地伸了过来。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握住我那只又大又厚的裸露的男性的手，开始非常温柔而胆怯地抚摩着。刚开始她纤细的手指只是好奇地在我顺从的、一动不动的手掌上来回摩动，只是极轻巧地掠过皮肤。接下去我感觉到，这双纤弱的孩子般的手小心地、一点一点地从我的关节处一直向上触到指尖，试探性

地里里外外抚摩着。当她的双手触到我坚硬的指甲时先是吃惊地停了一下，然后来回一圈圈地抚摩开了。然后又顺着血管向上一直到手腕处，再往回返转——那是一种温柔的试探性的抚摩，还从来不敢实实在在地抓住我的手，不敢握紧，不敢抓牢。这种嬉戏似的爱抚既充满敬畏又天真无邪，既惊愕又羞涩，就像温水涤荡在我周身。而我确实感觉到，这个陷入情网的人把我给予她的这一部分当成我的整体牢牢抓住了。她的头不由自主地向后靠，更深地缩在圈椅里，仿佛想要更陶醉地享受这轻轻地抚摩。她躺在那，像在熟睡，像正在进入梦乡，双眼紧闭，嘴唇微张，这种完全的休息使她的面容平静而又有光采。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用她纤细的手指抚摩我的手，从手腕一直滑到指尖，每一次都体验到一种新的幸福感。这种爱抚绝不是贪欲，而只是一种宁静的、奇妙的快慰，她终于可以暂时占有我身体的一部分，并以此来表达对我无限的爱。到今为止，还从来没和哪个女人拥抱，即使是最狂热的拥抱，能让我感觉到比在这场温存的、近乎梦幻的游戏中所体验到的更加震颤人心的绵绵情意。

这样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超越了普通的时间观念。这种羞怯的触摩和爱抚令人心醉、着迷，催人入睡，比起上次突然的热吻，更使我激动和震颤。我依然没有力量把手抽回去，——“你只要能容忍我的爱就行了”，我想起这句话——我在一种迟钝的、梦幻般的状态中享受着她不停地爱抚，从皮肤一直渗入神经，我无能为力，丝毫也不反抗，任他抚摩，而同时潜意识里又觉得羞愧，如此过分地被人所爱，而我对此只感到一种慌乱的胆怯，一种尴尬的恐惧。

可是渐渐地，我不能忍受自己这种麻木状态了——并不是

厌倦她的爱抚，也不是因为她纤弱的手指温暖地来回摩动，轻柔而胆怯地抚摩我；折磨我的是我的手，它那样僵硬地放在那里，好像它并不属于我，而爱抚这只手的那个人也不属于我的生活。我明白，就像人们在半梦半醒之间仍能听见钟楼里的钟声一样，我必须作出一个回答——要么拒绝她的爱抚，要么回报她的爱抚。然而我既无能力拒绝又无能力回报：我急着想尽快结束这场危险的游戏，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绷紧了肌肉。我开始慢慢地、慢慢地，非常谨慎地把我的手从她温柔的包围中解脱出来——像我希望的那样，不被察觉地解脱出来。然而还没等我自己明白过来我的手正在开始往回缩，那个敏感的姑娘立刻感觉到了。她仿佛受了惊吓，猛地把我的手松开。她的手指像枯叶一样耷拉下去，那股酥麻的暖流突然从我的皮肤上消失了。我颇有些尴尬地将那只被放开的手抽回身边。因为这时埃迪特的脸又阴沉下去，嘴角又开始像孩子赌气似地抽动起来。

“别这样！别这样！”我悄声对她说，实在找不到别的话了，“伊洛娜马上就会来的。”我知道这句空洞无力的话只能使她更加剧烈地颤抖起来。突然迸发的同情心又一次征服了我，我于是弯下腰在她额上匆匆吻了一下。

然而她的双眸严厉、迷茫地盯着我，一副反抗的架式，仿佛她已看穿了我，仿佛她已猜出我脑子里装着的想法。我无法瞒过她敏锐的洞察力。她已经发现，我抽回手是在逃避她的温存，而我匆匆的一吻并不真正表示爱情只不过是尴尬与怜悯。

尽管我极尽努力，仍然没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忍耐和全部的力量来伪装自己，这是我这些天来犯下的错误，一个无可挽回、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徒然地下决心，千万不要让她从任何

一句话、任何一个眼神或是手势中觉察到，她的柔情使我感到压抑。我一再想起康多尔对我说的告诫，如果我伤害了这个容易受伤的姑娘，我将酿成什么样的危害，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就让她爱你吧，在这八天里你就装装样子，维护一下她的自尊心吧。不要让她觉察出你在骗她，在加倍地骗她，因为你一面高兴地、信誓旦旦地说她不久就会康复，一面又出于胆怯和羞愧而内心颤抖。我不断提醒自己：自然些，洒脱些，试着让你的声音充满真诚和热情，让你的手带着温柔与体贴吧。

然而，一旦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表示了爱慕之情，在这两个人之间便充溢着一种火一般神秘而危险的空气。恋爱中的人对其所爱的人的真正幸福感受都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洞察力。爱情就其本质而言总是希望无拘无束，因此一切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东西都是与之相悖、不能为其容忍的。恋人会从对方每一个迟疑和克制的举动中感觉出排斥的力量，每一个不完全乐意的表示都有理由被认为是隐藏着的反抗。想必我当时的举止明显有些窘迫和慌张，而我的话语中也一定流露出了虚伪和笨拙，因为我所有的努力在她警觉的等待面前都经不住考验。我的最后一招也失败了。我没能说服她相信我。猜疑心使她越来越不安地感到，她真正向我渴求的惟一的东西我并未给予她，那就是以我的爱回报她的爱。有时候在谈话中间——正好在我竭力博取她的信赖和诚意的时候——她抬起灰蒙蒙的眼睛直直地逼视着我，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垂下眼睑。我觉得她好像是插了一根导管到我身体里，要把我内心深处探个清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对我，对她都是一种煎熬。从她的目光、她的沉默中我不断感觉到她默无声息的、热切的期待。然

后——我想该是第四天吧——便开始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敌意，一开始我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和往常一样，下午早早地就去了，并给她带去了鲜花。她接过花，也没好好看上一眼就随意把花撂在一边，她是想用这种特别强调的冷漠态度告诉我，别指望用礼物来赎回自己的罪过。她用一种近乎蔑视的口气说："唉，何必买这么漂亮的花呢！"随后便又迅速地躲进她示威性的、充满敌意的沉默中了。我试图落落大方地和她交谈，而她顶多也只简短地应一句"嗯"或者"喔"或者"奇怪，奇怪"，她总是带有侮辱性地、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我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她故意强烈地表露出她冷淡：她摆弄一本书，打开又放下；手里把玩着各种零碎玩意以消磨时间；夸大其事地打上一两个呵欠；然后正在我讲话的时候她把仆人叫来，问他是否把那件灰鼠皮的大衣装进箱子了，在仆人作了肯定回答以后，她才又转向我，冷冷地说："您接着说吧，"这没说出来的下句显然谁都猜得出："随您在我面前胡扯些什么，这都无所谓。"

终于我感到自己精力不济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朝门口张望，看是不是会走进个人来，伊洛娜也好，克克斯法尔伐也罢，将我从这无望的独白中解放出来。然而就是这道目光也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她假装很关心而又暗藏讥讽地问我："您在找什么呢？您想要点什么？"我羞愧得无言以对，只得傻乎乎地应上一句："不，什么也不用。"或许我倒该采取更明智的做法，公开接受挑战并质问她："您到底要怎么样？您为什么要折磨我？如果您乐意，我完全可以离开。"但是我曾答应过康多尔，避免一切粗暴和挑衅的行为。因此我没有把这种恶意的沉默当作包袱一脚踢开，而是笨头笨脑地将谈话坚持了两个小时，就像穿越灼热、寂寥的沙滩一样，直到克克斯法尔伐终于露面。他怯

生生地问："我们去吃饭，好吗？"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是这么怯生生的，现在也许显得更加窘迫。

我们围着桌子坐好。埃迪特坐在我对面。她一直不抬头，也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们三个人都能感觉到她倔强和强压的沉默中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于是我更加努力地试图缓和气氛。我大谈我们的上校，他像一个周期性发酒瘾的人，每年六七月总要发作他的"演习病"，而且离大练兵的日期越近，他就越是激动，越是挑剔：虽然我的衣领仿佛在往里缩，卡着我的喉咙，但是为了让这个无聊的故事情节丰富一点，我故意添油加醋地补充了许多可笑的细节。只有另外两个人在笑，而且他们的笑也很勉强，明显是想尽力掩饰埃迪特令人难堪的沉默。她已经故意打了三个呵欠。我对自己说：只管一个劲讲下去。于是我接着讲我们现在如何疲于奔命，大家都手足无措。虽然昨天有两个骑兵因为中暑摔下了马，那个残暴的虐待犯还是对我们一天比一天严酷。现在谁也说不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了马鞍，陷入操练狂热中的上校要我们二十遍、三十遍地重复最愚蠢的练习。我今天好不容易才能勉强及时赶到，至于明天能不能准时来，只有尊敬的上帝和上校先生才知道，他现在可是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派到凡间的总督呢。

这原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既不会伤人也不会刺激任何人。我完全是轻松愉快地讲给克克斯法尔伐听的，讲的时候也根本没看埃迪特一眼。(我早就受不了她漠然呆视的目光了。)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叮当一响。是埃迪特把那把一直拿在手里心神不宁地摆弄着的餐刀往盘子上一扔发出的声音，我们都吓了一跳，她劈头盖脸地嚷起来：

"好了，既然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您就呆在军营里或是咖

啡馆里好了。没有您，我们也照样过得去。”

就像从窗外射进来一颗子弹一样，我们都屏住呼吸，僵住了。

“我说，埃迪特，你别，”克克斯法尔伐干巴巴地喃喃道。

埃迪特向后仰倒在沙发里，讥讽地说：“是啊，我们也该同情一下这可怜的人！为什么这位少尉先生不能离开我们，休一天假呢？我倒很乐意放他一天假呢。”

克克斯法尔伐和伊洛娜慌乱地对视一下。他俩立刻都明白了，一股郁积已久的忿激会没头没脑地冲我而来。从他们转过身来看我的紧张神情，我看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担心我会粗暴地回敬她的无礼。因此我极力克制住自己。

“您知道吗，其实您说得对，埃迪特。”尽管心咚咚直跳，我还是尽可能把话说得亲切一些。“我累坏了，再到您这来，您的确不能指望我成为合适的闲聊伙伴。我自己也感觉到，今天一定把您烦够了！不过您这几天也只好对我这个辛苦的家伙将就一下了。我以后到你们这里来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呢？反正这座房子会空无一人，你们也会离去的。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们能呆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四天了，四天，其实只有三天半，你们就要……”

可是这时对面响起一声大笑，尖利而刺耳，就像一块布撕裂的声音。

“哈！三天半！哈哈！瞧他，计算着什么时候能最终摆脱我们，连这半天也算得清清楚楚！是不是还特地为此买了一本日历，并用红笔标注上：假日，我们出发的日子！不过您得注意！每个人都有失算的时候。哈！三天半，三天半，半天，半天……”

她笑得越来越狂，同时还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可她一边狂笑，一边颤抖不已。与其说使她颤抖的是真正的喜悦之情，还不如说是可怖的冲动。看得出来，她恨不得跳起来，这也是人们在特别激动的时候最自然、最平常的举动。然而她那两条无能无力的腿使她不能离开坐着的软椅。这种巨大的禁锢力使她愤怒显得既凶恶又带着悲剧性的无可奈何，就像一只被囚禁的野兽。

“我这就去叫约瑟夫，”伊洛娜脸色惨白地对她耳语。多年来伊洛娜已经习惯于猜测她每一个动作的含义。她父亲马上走到她身边。不过他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一等仆人进来，埃迪特就一声不吭地让他和她父亲把她推出去了，也没说一句告别或是道歉的话。她显然从我们震惊的神情中觉察出，她惹起了多大的慌乱不安。

只剩下我和伊洛娜两个人了。我就像一个随飞机坠落下来的人，吓得呆住了，昏头昏脑地站起来，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您一定要理解，”伊洛娜匆忙对我小声说：“她现在彻夜不眠。一想到出门旅行她就烦躁不安……您不知道……”

“不，伊洛娜，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说，“正因为如此我明天还会来的。”

“挺住！坚持住！”刚才的场面弄得我非常激动，回家的路上我坚定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你答应过康多尔，你说话要算话。不要为一时的神经紧张或者情绪冲动而迷惑。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她的敌意仅仅只是一个人绝望心情的表现，这个人爱着你，而你却粗暴无情地辜负了她。坚持住，直至最

后一刻——一共也只不过三天半，三天，而你就经受住了考验，那时你就可以松口气了，可以卸去包袱，轻松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现在正需要耐心——只要坚持住这最后几天，最后的三天半，最后的三天！

康多尔的感觉很对。只有那些无法估量、把握不住的东西才使我们恐惧。一切有限度的东西则相反，所有确定的东西都促使人们去尝试并且成为衡量人们力量的尺度。三天——我觉得我是能够坚持的，这种意识使我感到心里踏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早晨值勤我干得非常出色，因为这一次我们必须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到练兵场，拼命地来回操练，直到汗流浃背。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竟然能使那个脾气暴躁的上校禁不住脱口说了句："这还不错。"这一次暴风雨更猛烈地落到施泰因许贝尔伯爵身上。他是一个狂热的爱马迷，前天则买了一匹长腿的栗色马，一匹年轻的、烈性纯种马。不幸的是伯爵过于相信自己的骑术而马虎了一件事：事先没有好好地试试马。正在训话的时候，一只飞鸟的影子吓着了这个鬼东西，它疯狂地腾空而起。第二次是在发起进攻的操练时，它简直是乱冲一气，如果施泰因许贝尔不是个出色的骑手，整个前线的将士将看到一个姿势奇特的倒栽葱镜头。经过一场简直是杂技表演般的搏斗他终于制服了这匹野马，然而他并没有因这一值得钦佩的行为得到上校的任何称赞。上校咕噜不清地说，他绝对不允许在练兵场上表演马戏节目；如果伯爵先生对马术一窍不通，至少应该事先在骑兵学校好好训练训练，省得在全团面前大出洋相。

上校恶毒的斥责使骑兵上尉极为愤懑。在回营的路上以及后来在餐桌上他仍不停地解释说他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那匹骏马实在是性情刚烈，大家以后会看到的，如果彻底治它

的怪脾气它会出息成一匹出色的战马。然而这位激怒者越是激动，同伴们越是冷嘲热讽地挖苦他。他们取笑他，说他一定是上当受骗了，气得他够呛，争论越来越激烈，正在这时，一个勤务兵从背后走近我："少尉先生，您的电话。"

怀着不祥的预感我一下跳了起来。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电话、电报还有信件尽是些伤脑筋和使人不安的消息。她又怎么了？也许是她后悔说今天下午放我的假。好吧，如果她后悔了，那么一切都好说。我把电话亭那扇钉了软垫的门在身后关得严严实实，仿佛这一来就完全切断了我服役的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所有联系。打电话的是伊洛娜。

"我只是想告诉您，"她说——在我听来她的声音有些不自在——"您今天下午最好别来，埃迪特有些不太舒服……"

"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吧？"我打断她。

"不，不……我只是想，我们今天最好让她好好休息，然后……"——她奇怪地犹豫了很久"——然后，反正现在也不在乎这一两天。我们不得不……我们不得不推迟行期。"

"推迟？"我的问话一定显得很紧张，因为她急忙补充说：

"是的……不过我们希望，只推迟几天……再说，我们明天或后天再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这其间我还会给您打电话的……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想尽快告诉您……最好今天不要来……好了……祝您一切都好，再见！"

"好吧，不过……"我结结巴巴地对着话筒说，却再也听不到回音了。我又听了几秒钟。没有回音。她已经挂了电话。奇怪——她为什么如此急切地中断谈话？如此急切，似乎怕人再追问。这一定预示着什么……再说，究竟为什么推迟？为什么要推迟启程，不是一切都精确地定到了那一天的吗？八天，康

多尔说过的。心底里我可是完完全全只作了八天的思想准备，可现在又……不可能……我已经不能忍受了，这些无休止的反复……这绝不可能……谁都有失去耐心的时候……我毕竟该清静一下了。

电话亭里真的这么热吗？我仿佛窒息了一般，猛地拉开那扇装有衬垫的隔音门，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起身和离开。他们一直还在吵吵嚷嚷，起劲地嘲讽着施泰因许贝尔。而那个勤务兵端着盛烤肉的碗，仍然不屈不挠地等在我空着的位子边上。为了早点打发他走，我往自己碟子里放了两三块肉，但却并没有动刀叉，因为太阳穴间又猛烈地敲打起来，仿佛有一把小锤子正毫不留情地把“推迟！行期推迟”这几个字凿进我的骨头里。总得有个原因吧。一定出了什么事。她得了重病？我得罪了她？她为什么突然不想走了？康多尔可是向我保证过，我只要忍耐八天，而我已经熬过五天了……再长一些我可受不了……我实在是受不了！

“喂，你在胡乱想些啥？托尼？看来我们的烤肉不大对你的胃口。好了，瞧吧，这就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下场。我一直就说嘛，对他来讲咱们这儿没啥称得上精美了。”

这该死的费伦茨，总是这样好脾气、黏黏糊糊地笑，总是这样不怀好意，含沙射影，好像我在城外像个寄生虫一样！

“见鬼！别用你那些讨厌的玩笑来烦我了！”我朝他嚷道。我的声音想必把我心中积压的所有怒气都暴露无遗，因为对面的两个候补军官也惊讶地抬眼张望。费伦茨搁下了刀叉。

“托尼，”他威胁道：“我可不许你用这种腔调说话。在饭桌上大概还可以开开玩笑吧。至于别处的饭菜是不是更对你的胃口，那的确是你自个儿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这一点你有理。不

过在我们的饭桌上，我总还可以说一句，你把我们的午饭搁那儿，碰都不碰。”

邻座的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俩。碟子的撞击声和挑菜发出的声音陡然轻了下来。甚至少校也眯起睛眼朝我们投来锐利的目光。我认识到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得挽回因失态造成的影响。

“不过，费伦茨，”我答道，勉强地笑了笑：“你也会非常友好地允许我偶尔也会头痛，也会感觉不怎么舒服吧。”

费伦茨立刻就势让步：“哦，请原谅，托尼。谁会想到这个呢？是的，你看上去气色的确不好。有好几天了，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好了——你会慢慢好起来的。对你我可一点都不粗心。”

这个意外事件总算顺利地平息了。但我却依旧怒火中烧。城外的那些人到底在跟我搞什么鬼？忽这忽那，忽上忽下，忽冷忽热——不，我不能被搞得这么疲于奔命。我说过的，三天，就三天半，一个小时也不能再多了！他们推不推迟，我才无所谓呢！我再也不伤这个脑筋，再也不让这该死的同情心来折磨自己，要不我会疯的。

我得努力克制，不让内心翻滚的怒气有任何流露。我真想抓起酒杯弄碎它，或是一拳打在桌子上；我感觉，无论如何得采取点什么暴力行动，才能摆脱这种焦虑。只要别这样束手无策地坐着，一味焦躁地等着他们的来信或是电话，告诉我行期是否推迟。我实在是不能忍受了。我得干点什么。

这时对面的同伴们仍然热烈地讨论着。“我跟你说，”瘦削的约茨西嘲讽道，“那马贩子彻头彻尾把你给骗了，马经我也懂一点。这种劣马你收拾不了的，谁也驯不了它。”

"是吗？我倒想看看，"我突然插了进来，"倒想看看，是不是谁也收拾不了这匹马。施泰因许贝尔，你说，如果我现在把你那匹栗色马牵来骑上一两个小时，给它吃点苦头，让它服服帖帖的，你反不反对？"

我不知道我怎么有了这么个念头。我是如此迫切地想找个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发泄一下怒气，想找人打架。这种愿望如此迫切，以至一碰到个什么偶然的借口，便抓住不放。所有的人都惊异地望着我。

"祝你成功，"施泰因许贝尔伯爵笑道，"只要你有胆量，那你倒还帮了我大忙了。今天因为要四处抓那畜牲，弄得我手指都抽筋了。要是有个生人来驯驯这个调皮鬼倒好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咱们可以现在就行动！来吧，咱们走！"

大家都跳了起来，预感将有一场"好戏"可看。我们来到马厩，牵那匹叫"凯撒"的马——施泰因许贝尔给这匹放肆的驽马取这么个战无不胜的威名，也许草率了点，我们一大帮人聚集马厩旁七嘴八舌，"凯撒"顿时显得有点不安了。它喷着响鼻，在狭小的马厩里猛冲猛拉，蹦来跳去，把马笼头上的木梁拉得嘎嘎直响。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疑虑重重的牲口拉到驯马场。

平日里我只不过是个技术中等的骑手，根本不能与施泰因许贝尔这种专注投入的骑兵相提并论。然而今天他却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骑手，而不易驯服的"凯撒"也不会遇到比我更危险的对手。因为这一回我全身的肌肉都因愤怒而紧绷；一种想驾驭，征服点什么的坏念头令我有一种近乎暴虐的愉悦。至少可以让这执拗的畜生看看（当然不可能对着那些无法企及的东西发泄！）：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凯撒"像火炮一样四处飞

跳，扬起带掌的蹄子朝墙上扑腾，还突然来个横跳，企图把我摔下来。但它的反抗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我猛一下毫不留情地收紧缰绳，似乎把它的牙齿都要勒断了，还用鞋跟踢它的肋骨。这么一来，它所有的坏脾气都消失殆尽。它的强烈反抗激怒着我，诱惑着我，令我兴奋。同时边上军官们赞赏的点评，诸如“哎呀！给它点颜色瞧瞧！”或是“你瞧霍夫米勒”，更让我倍受鼓舞，更加勇敢沉着。体力上的胜利往往会转化为心理上的自信。半个小时的无情扭打之后，我就大获全胜，坐到了马鞍上。这匹马终究被我征服，在我胯下咬牙切齿，喘着粗气，仿佛刚刚洗过一个热水澡。脖子上和皮鞍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的泡沫，耳朵也温驯地耷拉了下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战无不胜”的“凯撒”已经温顺服帖，如我所愿。我甚至都不用再夹大腿，就可以轻松地跳下马背，接受同伴们的祝贺。然而我心里仍然充斥着强烈的搏斗欲望，越累我反而越觉得舒畅。于是我便请求施泰因许贝尔让我到训练场去骑一两个小时，当然是小跑着去，也好让这头汗透了的牲口恢复恢复。

“当然可以！”施泰因许贝尔笑着朝我点着头。“我就知道，你会好好地把它带回来的。它也不会再要什么把戏了。好样的，托尼，佩服，佩服！”

于是我在同伴们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骑出了练马场，紧握缰绳，引着这匹被降服的坐骑穿城来到草地上。这马走得轻松自如，我也同样的自如轻松。刚才跟这头桀骜不驯的牲口搏斗了一个小时，我所有的怒气和怨恨都已化解无遗；现在“凯撒”也已经温驯服帖。我不得不赞同施泰因许贝尔的观点，它的步态确实是呱呱叫。不可能再有比它跑得更美妙、更轻快、更富有弹性的马了。原本郁闷的我也慢慢地开始品味这种梦幻般

的惬意、舒适。我骑着马遛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四点半了，才慢慢往回走。我俩，“凯撒”和我，今天都累坏了。我策马踏着舒适的小摇步沿着熟悉的大道回城，自己都已经感觉昏昏沉沉了。这时身后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响亮而尖利。这匹神经质的马立刻竖起耳朵颤栗起来。幸而我及时发觉它的异样，拉紧缰绳，夹紧小腿，示意它从街中间退到路边的树旁，免得挡了汽车的道。

开车的那位司机想必相当善解人意，对我小心翼翼闪至一侧的骑术表演领会完全正确。他缓缓地驾车驶了过来，几乎连发动机的突突声都听不到；我那样紧张地看着马，夹着腿，时时提防着它会猛地跳到一边或是向后狂奔，实在是多余。当车子从我们旁边开过时，马还算安静。我还可以随意抬头张望。就在我抬眼的那一瞬间，我看到有人从这辆敞篷车里向我示意。我认出了康多尔那圆圆的秃顶，和他旁边克克斯法尔伐那只有薄薄一层白发的脑袋。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身下的马还是我自己在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康多尔在这儿，却没有通知我？他肯定是到克克斯法尔伐家去了，老人就和他一块儿坐在车子里！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停车跟我打声招呼呢？他俩为什么疾驰而过，待我形同陌路？再说，康多尔怎么突然又出城了呢？两点到四点——这段时间他应该在维也纳开门诊啊。想必是他们一大早就特地把他紧急召来了。一定出了什么事。伊洛娜打电话来说行期要推迟，让我今天不要出城，肯定跟这个有关。一定的，一定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事他们在瞒着我。埃迪特到底还是寻了短见——昨天晚上，她神情那样坚决、冷静，还有讥诮之色。只有一个人有什么危险的计划时才会有这种神情。她一定是寻了短见！我是不

是该策马追上去呢？也许我还可以在火车站截住康多尔！

但是——我马上一转念——也许康多尔根本还没启程。对，如果真地出了什么糟糕的事，他绝不会不给我留个信儿就走的。也许他在营房里给我留了话。我知道，这个人是不会背着我干什么对我不利的秘密勾当的，这个人绝不会弃我而不顾。现在就是要赶快回去，我的房间里一定有他给我留的话，或者一封信，或者一张纸条，也许他本人正在等我呢。赶快回去！

回到营房，我匆匆忙忙地把马关进马厩。为了避开那些闲话和祝贺，我从侧边跑步上了楼。果不其然——库斯马已经等在我的房门口。只见他满脸惊惧，缩着双肩，我就知道有事了。他有点惊惶失措地禀报道：有一位穿便服的先生在房间里等我。那位先生看来非常着急，所以他没敢阻拦。本来我是严厉禁止库斯马让别人进我房间的，不过康多尔大概给了他小费——所以库斯马这么惊恐慌张，不过马上又变成一脸惊异，因为我不仅没有责骂他，反而和蔼地轻声嘀咕了一句：“正好，”便朝门口走了过去。谢天谢地，康多尔来了！他会把什么都告诉我的。

我赶快推开门，立刻有一个身影在阴暗的房间深处动了一动，仿佛是从阴影中冒出来似的，（由于炎热，库斯马放下了卷帘）。我正待热情地朝康多尔迎上前去，这时才认出，那并不是康多尔。在这儿等着我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我最没想到会在这儿出现的人。是克克斯法尔伐。即使光线再暗一点，我也会凭他怯怯起身和鞠躬的模样把他从众人中分辨出来。他轻咳几声清清嗓子，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的语调会怎样低声下气，令人震动。

“请原谅，少尉先生，”他鞠了个躬，“我未经通报就擅自闯

到您这儿来了。不过康多尔医生委托我代他向您致以问候，请您务必原谅他刚才没能停车……时间非常紧迫，他得赶晚上去维也纳的那趟快车，因为他晚上要在那儿……还有……还有……所以他托我立刻转告您，他感到非常遗憾……就为这个……我是说，我就为这个人才冒昧地上您这儿来了……”

他站在我面前，低垂着头，好像被无形的桎梏压着一样。瘦削的脑袋上盖着一层薄薄的头发，朝两边分开来梳着，在黑暗中闪着光。他这种全无必要的卑躬屈膝之态会使我恼怒起来。心底有一个不快的声音真真切切地说道："这些低声下气的唠叨后面肯定隐藏着什么目的。如果仅仅只为了转达一个可有可无的问候，一个有心脏病的老人是不会爬这么四层楼上来的。他完全可以打个电话或是搁到明天再说。小心，我提醒自己，这个克克斯法尔伐会提什么要求的。他也曾这样从黑暗中蹦出来，开始的时候谦卑得像个乞丐，后来就像你梦中的那个精怪对待同情者一样，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不要向他让步！不要让他俘获你！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打听，尽快跟他道别，把他送下楼去！”

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谦卑地低着头。看着他窄窄的白色的发线，我忆起梦中祖母的那条发线；她低头织着毛线，一边给我们兄妹几个讲着童话故事。总不该把一个年迈体弱的老人无礼地拒之门外吧。不善汲取教训的我指那把椅子说道：

“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您这样不辞辛劳实在是太客气了，实在是太好了。您不坐吗？”

克克斯法尔伐没有应声。他也许没听清。但至少理解了我的手势。他迟疑着坐到椅子的最边上。我闪电般地想到，他年

轻时坐在给穷苦人免费供饭的餐桌上肯定也一样的胆怯。现在身为百万富翁的他，坐在我的房里那把寒碜的破旧藤椅上，正是这样一副神态。他笨拙地摘下眼镜，从兜里掏出布，擦拭着那两块镜片。不过，我亲爱的先生，我已经学聪明了，已经领教过这种擦镜片的手段了，你的花招我全都有数！我知道，你擦片是为了争取时间。你想让我先挑起话头，让我先发问。我甚至都知道你想让我问点什么——埃迪特是不是病了，旅行为什么要延期。不过我会好好提防的。如果你有什么要对我讲，那你就先开口！我丝毫都不会妥协的。不——我不要再上一回当，——我受够了这种该死的同情，受够了这种永无止境的得寸进尺！这些别有用心，捉摸不定也该了结了！如果你想从我这得到点什么，那就爽快点，诚实点，但是不要用擦眼镜来遮掩！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已经厌倦了自己这种同情心！

老人仿佛听到了我紧闭的双唇后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终于断了念头，放下了擦得亮锃锃的眼镜。他显然已感觉到我不愿意帮他的忙，他得自己开口才行。他执拗地低着头，也不看我，便启齿了。他只是对着桌子讲，仿佛他期待从那块坚硬的裂开的木头那儿求得更多的同情。

“少尉先生，我知道，”他惴惴不安地开了口，“我无权——哦，是的，无权占用您的时间。可是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大家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天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根本没法跟她说话，她谁的都不听了……不过我也知道，她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坏心……她只是太不幸了，无法估量的不幸……她是绝望了才让我们受罪……相信我，只是出于绝望。”

我等着，他是什么意思？她让他们受了什么罪？到底是什

么？倒是说出来啊！你何必这样遮遮掩掩地兜圈子，何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却茫然地盯着桌子："其实本来什么都商量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卧车的车厢订了，漂亮的房间也订了，昨天下午她还那么急不可耐。她自己拣出了要带的书，试了那些我让人从维也纳带回的新衣，还有皮衣；可是突然之间她就成了那样，我弄不懂。昨天晚饭过后——您还记吧，她那么激动。伊洛娜弄不懂，谁都弄不懂，她突然间怎么了。可她连说带嚷，还发誓无论如何都不走了，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把她从这儿带走。她说，她要留下来，留下来，即使有人把她头顶上的房子放把火烧了，她也要留下来。她还说，她不要参予这个骗局，不会让别人来骗自己。人家只想利用这次疗养把她支走，摆脱她。而我们大家，我们所有的人都弄错了。她就是不走，要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

我身上一阵冰凉。原来昨天她那样的狂笑后隐藏的是这些。难道她觉察到，我已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吗？所以她便导演这样的一幕，让我承诺随后也去瑞士？

可是，不要掺合进去，我命令着自己，不要把你的激动形诸于色！不要让这位老人看出来，她留下来令你神经紧张！我便故意装傻，相当无所谓地说道：

"啊，这总是会有的！您是最清楚她的脾气了，像天气一样变幻无常。再说，伊洛娜打电话来说，不过是把行期推迟几天而已。"

老人叹了口气。闷闷的叹息声仿佛从他身体里呕出来似的。突然的用力仿佛耗尽了他体内最后一丝气力。

"但是上帝啊，如果仅仅是这样就好了！可是最可怕的是，

我担心……我们大家都这么担心，她根本就不会出门……我不知道，我弄不懂——突然间，这次疗养，还有她是否能痊愈，她都无所谓了。‘我再也不去受苦了，再也不让别人给我左治右治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她就这么说，说得人心都快不跳了。‘我再也不让人家来骗我了，’她又是抽泣又是大叫，‘我什么都看透了，一切都看透了，……一切!’”

我迅速地考虑着。天啦，难道她觉察到什么了吗？我自己泄露了什么？康多尔不小心泄了密？她会不会听了我们无心说的一句话，起了疑心，觉得这次到瑞士的疗养有点不对头？还是她那锐利的目光，那可怕的满是疑虑的锐利的目光，识破我们这次把她送走其实毫无用处？我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这我就不明白了……令嫒平日里对康多尔大夫可是无条件地信赖呀。况且这次的疗养是他迫切推荐的……这么一来，我实在是不懂了。”

“是啊，就是啊……真是发疯了：她根本就不愿意再接受疗养，根本就不愿意治好她的病！您知道她都说了点什么？……‘我绝不离开这儿，我烦透了这些谎话！我宁愿就这么做个残废，就这样了……我不想治好病了，我不想，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我迷惘地重复道。

老人的头却垂得更低了。我只看到他模糊的双眼，再也看不到他的眼镜了。只有那颤动的稀疏的白发才让我注意到他剧烈的颤栗。接着他含混不清地咕哝道：

“‘我治好病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她哭着说，‘因为他……他……’”

这位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接着要使什么大劲。而

后他说了出来:"'他……他对我除了同情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当克克斯法尔伐说出那个"他"字时,我一下子全身冰凉。他向我暗示他女儿的感情,这还是第一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注意到,他明显地在回避我。是啊,他甚至几乎不敢正眼看我。而从前他是多么温柔而迫切地争取我啊。不过我知道,是羞愧让他和我疏远了。对这位老人而言,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女儿追求一个逃避她的男子,肯定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她私下里表白想必让他受尽了折磨,她直言不讳的要求想必令他羞愧难当。他也像我一样,不再落落大方。谁要是掩饰或不得不掩饰什么的时候,他的目光也就再坦然率直了。

然而现在事情已经说破,我们两个人的心都受到了同样的震动。那个泄露天机的字眼一出口,我们两个人就默然地坐着,相互避免与对方的眼光接触。我俩之间,桌子上方的这块小小的空间,空气凝滞,一片沉寂。不过,渐渐地,这种沉寂向四周蔓延,宛若一股黑色的气体,逐渐膨胀,一直到达屋顶,直至充斥了整个房间;这一片空白从上、从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了过来,挤了过来。从他压抑的呼吸声里听得出来,这种沉默是怎样扼紧他的咽喉。再过片刻,这种压力就会令我们窒息,要不,我们之中就得有个人惊跳起来,说上一句,打破这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致人死命的空虚静寂。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起先我只发现他动了一下,动作相当奇怪、迟钝、笨拙。然后便见老人突然从藤椅上软软地瘫了下来,扑腾一声,他身后的椅子倒在了地上。

发病了,这是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心脏病发作,康多尔曾对我说过,他有心脏病。我大吃一惊,跳了起来,想把他扶到沙发上去躺着。就在这时我才发现——老人根本没有摔跤,根

本就不是从椅子上摔下来的。他是自己下来的——开头我激动地跳过来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是有意跪下来的。现在，我正要扶起他时，他滑到我跟前，抓住我的双手，乞求道：

“您一定救救她……只有您能救她，只有您……连康多尔都这么说，除了您没人能救她！……我求求您了，发发善心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她会寻短见，她会毁了自己的。”

尽管我双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我还是用力把跪着的人拉了起来。但是他抓住了我伸出的双臂。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手指如何绝望地掐进了我的肉里——这个精怪，我梦中这个迫害同情者的精怪。“求您救救她吧，”他气喘吁吁，“看在上天的份上，您救救她吧……不能让这孩子就这么下去……我向您发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您简直都无法想象，她在绝望中都说了些什么荒唐的话……她抽泣着说，她要自己弄走，把自己干掉，让您得到安宁，让我们大家终于都能摆脱她，得到安宁……她可不是只这么说说而已，她可是当真的……已经试过两次了，一次切开了动脉，一次服了安眠药。她只要想干什么，没谁能打消她的念头，谁也不行……现在只有您能救她了，只有您……我向您发誓，只有您一个人……”

“这是不言而喻的，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请您镇静一点……只要我能做的，我会竭尽全力。这本来就不言而喻。只要您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坐车出城，我会设法劝劝她。我马上就可以跟您一块去。我该给她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全由您自己决定。”

他猛地松开我的手臂，目瞪口呆地凝视着我：“您该做点什么？……您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不想明白？她向您吐露衷肠，愿意奉献自己。现在她因为做了这些羞愧得要死。她给您写过信，

您却没有回信。现在您因为轻视她让人把她送走，想摆脱她。她为此白天黑夜地折磨自己……她害怕得都要疯了，怕您会讨厌她……因为她……因为她……您难道真的不明白让一个心高气傲、感情炽热的人——就像这个孩子这样——如此等待，会令她崩溃吗？您为什么一点希望都不给她？为什么对她只字不提，您为什么要对她这样残酷，这样无情？您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这个可怜无辜的孩子？”

“可我已尽了我的全力来安慰她……我不是跟她说过……”

“您什么都没跟她说！您应该看得到，您的到来、您的沉默，都快让她发疯了，因为她就等着……等着那一句话，那句每个女子都期待从她所爱的男子那里听到的话……如果她还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废人，她根本就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可是现在。她肯定能健康起来，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完完全全地健康起来，那她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年轻姑娘那样有同样的期望？为什么不能……她已经跟您表示过了，说过了，那么焦急地等着您的一句话……她除了做她已经做过的，还能怎么样呢？……她总不能来求您吧……而您，您一言不发，一丁点能让她幸福的话都不讲！……难道说这句话就让您觉得这么可怕吗？您可以得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拥有的一切。我老了，又有病，我的一切都要留给你们的。这座庄园，这些不动产，还有四十年来积攒的六七百万钱财……这一切都属于您……明天就可以拥有这些，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时辰，我自己的确不要了……我只想，我不在了之后，能有个人照顾这个孩子。再说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正派善良，您会爱护她，会好好待她的！”

他气都接不上来了，软弱无力、毫无戒备地跌坐在沙发上。而我也耗尽了全力，精疲力竭了，倒在另一把椅子上。我们便

又像先前一样，对坐着，默然无语，互不打量。我不知道这样坐了多久。我只是偶尔感觉到桌子随着他身子的猛然抽动在轻轻摇晃——他正靠着桌子抽搐着。然后——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我听到一声响，好像是两个重物相撞的声音。他低垂的额头撞到了桌子。我觉得到，这位老人在忍受着怎样的煎熬。一种想抚慰他的强烈愿望在我的心头升起。

"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朝他弯下身，"请您相信我……我们要把所有的都好好考虑一下，冷静地考虑……我再跟您说一遍，我完全听候您的差遣……我会尽我所能……只是这个……您刚才向我暗示过的……是……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

他虚弱地抖动了一下，如同一头遭到最后致命一击的动物，他已经完全被击垮了。他费力地蠕动着双唇，因为激动还浅浅地流着口水。但我不容他分说。

"这是不可能的，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您自己可以想一想……我又是个什么人物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尉，靠薪俸和每月的津贴过活……靠这么点有限的收入没法维持生计的。靠这个根本没法生活，没法养活两个人……"

他想打断我的话。

"对，我都知道您要说点什么了，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您认为，钱根本就不成问题，这方面可以安排得好好的。我也知道，您非常富有，而且……我可以从您那儿得到一切……但正因为您如此富有，而我不过是无名小卒，一文不名……正是这个让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谁都会以为，我只是因为您的钱财才那样做，我只不过把自己……请相信我，就连埃迪特自己也会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这种疑虑，以为我不顾……不顾种种特别的麻

烦娶她，只不过是贪图这份钱财而已。请相信我，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这是不可能的事。尽管我真心诚意地敬重您的女儿，而且……而且……非常喜欢她……但请您务必体谅。”

老人一动不动。起初我还以为，他也许没领会我的意思。但渐渐地他身子无力地动了一下。他吃力地抬起头，呆呆地凝视着眼前那一片空白，而后双手抓牢桌子的边。我看出，他想撑住这已成重负的身体，想起身，但又没能立刻站起来。两次，三次，都气力不支。他终于费力地站了起来，由于过分用力身子还在摇摇晃晃，在黑暗中更显得漆黑一团，呆滞的瞳孔像两块黑色的玻璃。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话，那腔调完全陌生，而且冷淡得可怕，仿佛他自己的、人的声音已经死去。

“那……那一切都完了。”

这种腔调真是可怕，这种彻底的自暴自弃真是可怕。他的视线仍然呆呆地定在眼前那一片空虚里，也不低头瞧一瞧，就用手在桌面上摸索着他的眼镜。但他并不把它戴上，他的眼睛也已呆滞得像石头一样——何必还看？何必还活着？——他笨拙地把眼镜塞到口袋里。发青的手指（康多尔曾在这上面看到过死神）又在桌子上摸来摸去，直到最后终于在桌子边上摸到了那顶已经揉得皱巴巴的黑帽子，他这才转身要走，也不看我一眼，喃喃自语道：

“对不起，打扰您了！”

他头上的帽子戴歪了，脚也不听他使唤了，蹒跚着，踉跄着，毫无力气。他像个梦游者，跌跌撞撞地朝门口走去。接着，猛地想起了什么似的，取下帽子，鞠了个躬，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打扰您了。”

他朝我弯下腰来。这个被击垮的老人，恰恰是他在心烦意

乱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礼貌击垮了我。我蓦地感觉到，在我心头涌起一股温暖的热流，炽热汹涌，眼睛也热辣辣的，相伴而来的又是那种软化和虚弱；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同情心征服了。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走。这位老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他的孩子，他在这世上的惟一，托付给我。我不能就这么把他推上绝路，推向死亡。我不能夺走这血肉之躯的生命。我得说点什么，说点令他宽慰、安心、平静的话才对。于是我连忙追了过去："克克斯法尔伐先生，请您千万不要误会，……您可千万别这样就走，末了又跟她说……这种时候这对她是太可怕了，再说……再说，这也根本不是真的。"

我越来越激动，因为我感觉到老人根本就没有听我讲。他仿佛一根绝望的盐柱，呆呆地站着，宛若阴影中的影子，一个活着的死人。而我想安慰他的念头也愈发强烈。

"这的确不是真的，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我向您发誓……而且，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伤害您的女儿，伤害埃迪特……或是……或是让她产生错觉，好像我并不是真心喜欢她……没有人能比我对她的感情更真挚。我向您发誓，没有人能比我更喜欢她……说我对她不在乎，那……那的的确确只是她的臆想而已……相反……相反……我原本只是想，如果我现在就……如果我今天就把这些说出来……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最要紧的是……是她要爱惜自己……她的的确确要把病治好！"

"那以后呢……如果她病好了呢……？"

他猛地朝我转过身来。先前还是呆滞死板的双眸，这时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我吓了一跳，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危险。如果我现在做什么承诺，那我就得承担责任。但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她

所希望的一切只不过都是一种假象。她绝不可能马上痊愈，有可能还要好几年呢。康多尔不是说过吗，不要想得太远，只要眼下安慰安慰她，让她平静下来就行了。为什么不给她一点希望呢？为什么不让她高兴高兴，哪怕就很短一段时间？我于是说道：

“对，如果她治好了病，那自然就……那我就会……就会亲自去您那儿。”

他盯着我，目不转睛。身子颤栗一下，仿佛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不知不觉地把他推了过来：

“我可以……我可以把这些告诉她吗？”

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危险。但我再也无力抵抗他那恳切的眼光。我便口气坚决地答道：

“可以，您告诉她吧。”并朝他伸出手去。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泪水盈眶，深深地凝视着我。当年拉撒路昏昏沉沉地从墓地里出来，重见蓝天和神圣的天光时，想必也是这样的眼光吧。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我手中颤抖，抖得越来越厉害。而后他的头垂了下来，越来越低。还好我及时忆起他从前曾如何低头吻我手的情形，连忙抽回手，又说道：

“对，告诉她，请告诉她，让她不要有什么疑虑。首要的是健康起来，马上健康起来，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

“对，”他心醉神迷地重复道，“健康起来，马上健康起来。她现在立刻就会动身的，哦，我敢肯定。她立刻就会动身，立刻就会健康起来，通过您恢复健康，为您恢复健康……一开始我就知道，是上帝把您送到我身边来的……不，不，我不能谢您……上帝会为这个报答您的……我走了……别，您呆着吧，别费神了，我走了。”

他迈着轻快而有弹性的步伐朝门口走去，与从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从没想到他会这样走路。黑色礼服的下摆也随之飘动。房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的声音明亮而喜悦。我独自站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有点惊惶失措。每当一个人还没有考虑好，就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时，就跟我现在一个样。直到一小时之后，我的勤务兵怯怯地敲着房门，送来一封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该对这个出于软弱的同情心所做的承诺负怎样的责任。那信笺是蓝色的，是我熟悉的尺寸。

“我们后天启程。我已经郑重地向爸爸做了保证。请原谅我最近几天的恶劣情绪。不过我实在是被恐惧弄得心烦意乱，惟恐自己成了您的负担。如今我知道了，为什么应该恢复健康、该为谁恢复健康。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明天请尽早来。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焦灼地期待您的到来。您永远的埃。”

“永远”——看到这两个字，我猛地打了一个寒噤。它无可挽回而且是永远地把一个人束缚起来。但现在我已没有退路。我的同情心又一次胜过了我的意志力。我把自己交了出去再也不属于自己了。

打起精神来！我对自己说道。这个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兑现的承诺，也就是他们能从你这儿榨取的最后一点东西了。这种荒唐的爱情你只需要再容忍一两天，他们就动身走了，你就又可以赢回你自己了。然而下午的辰光愈逼近，我就愈烦躁不安，感觉不适。让我心里揣着一个谎言去经受她那温柔信赖目光的考验，这个念头越来越折磨着我。我尽力轻轻地和同事们闲聊，也是徒劳。我异常清楚地感觉到头皮下面滴答作响，神经在突突地跳动，口里突然发干，仿佛体内有一团被扑灭的火正在冒

着烟，越来越浓。我完全是本能地要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但是无济于事。干渴仍然扼紧我的喉咙。于是我又要了第二杯；直到我要第三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下意识的动机：我是想喝酒壮胆，好让自己在城外不至于胆怯或是轻易动感情。我是想预先就把心里的某种东西麻醉一下，或许是恐惧，或许是羞愧，这感觉或许极好，也或许极坏。是啊，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所以士兵们在冲锋陷阵前都会领到双份的烧酒配额——，我想让自己迟钝、麻木，好让自己没法清醒地体会即将面临的疑问，或许是危险。然而这三杯酒惟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双腿沉重，脑袋嗡嗡作响，就像牙医在真正疼痛的那一刻之前用器具磨着牙。心跳加剧，迟迟疑疑沿着那条漫长的大道——或者只有这一次才觉得它如此漫无尽头——朝那座令人畏惧的庄园走去的绝不是一个心里踏实、清醒，更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

然而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另一种麻醉，一种更好的麻醉等待着我，一种比我在粗劣的酒精里找到的更精美、更纯净的醉意等着我。因为虚荣心会让人经不住诱惑，感激之情会令人麻醉，柔情蜜意也会让人得意得忘乎所以。老实的约瑟夫在门口就极高兴地惊跳起来："哦，少尉先生！"——他咽了一口唾沫，激动得来回走动，不时偷偷地朝上看我一眼，——我不知道该怎样用别的词来形容——，就好像在教堂里瞻仰一幅圣像似的。"请少尉先生赶快过那边客厅去。埃迪特小姐一直在等少尉先生呢。"他轻声低语着，激动的口气里有着羞怯的兴奋。

我十分惊奇，自问道：这个陌生人，这个老迈的仆人为什么如此欣喜若狂地看着我？他为什么如此爱戴我？难道当人们在别人身上发现善良和同情时，自己也会变得幸福善良吗？是

啊，这么看来，康多尔确实是对的。谁只要帮助一个人，他也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他生活的意义。那么，竭尽全力甚至超出自己能力地舍己为人，也是真正值得的。那么，任何牺牲，都是应当的。甚至一个谎言，只要能让别人幸福，也比一切真话更重要。蓦然间，我感觉脚下踏实了不少。当一个人感到他给别人带来欢乐时，走起路来都不一样。

这时伊洛娜已向我迎面走来。她也喜形于色；她的目光仿佛两条深色的温柔的臂膀环绕着我。她还从没有如此热情、真挚地握过我的手："谢谢您，"她说道，听起来像是透过温暖潮湿的夏雨在说话："您自己都不会知道，您为这孩子做了点什么。您救了她，上帝保佑，真地救了她。您赶快来，我简直无法形容她是怎样地盼着您。"

这时，另一扇门轻轻地动了一下。我感觉到门后有人在偷听。老人走了进来，眼里不再像昨天那样满是死气和恐惧，而是闪耀着柔光。"您来了，真好。您会惊讶的，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她生病以来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开朗，这么愉快。奇迹，名副其实的奇迹！上帝啊，您为她，为我们做了一件怎样的大好事啊！"

说话间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吞咽着，抽泣着，同时为自己这样的感动而惭愧。这种感动渐渐地也感染了我。再说谁又能毫无感觉地不受这种感激之情的诱惑呢？我希望，永远不做一个虚荣的人，永远不要自我欣赏，自视过高，直到现在我也并不相信自己的善良和力量。但是一股自信的热流不可抗拒地涌遍了我的全身，这种自信缘于他人狂热的感激热忱。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怯懦仿佛都能被一阵金风带走。如果能让别人如此幸福，我为什么不让自己无忧无虑地接受这份爱呢？我

简直已是迫不及待地要到那边的房间去，而前天我还曾那样绝望地从那里离开。

看啊，那边安乐椅里坐着的那个姑娘，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她的眼光如此明亮，整个人如此神采奕奕。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丝绸衣服，越发显得温柔羞怯，孩子气。微红色的头发上闪耀着——那是桃金娘花吗？——洁白的花朵，椅子周围摆了一圈——是谁送给她的？——花篮，像五彩缤纷的小树林。她想必早就知道我在屋子里了。这个等待着的人无疑听到了那些热忱的问候和我渐近的脚步声。平日里每当我进来时，她都会从那半垂的眼睑下朝我投来怀疑的目光，而这一次完全没有了那种神经质的审视和防范。她轻松地端坐在靠背椅上。这一回我全然忘却了单子下面裹着一个残疾，深深的靠背椅原本只是她的监牢。我只顾惊诧着她那种纯真的少女天性，她高兴时的愈发孩子气，和她美貌中更浓的女性魅力。她注意到了我的些许惊讶，把它视作一种馈赠接受下来。当她向我发出邀请时，那腔调又和那些友好相待，无拘无束日子里的一样了：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请赶快坐到我边上来。还有，请不要说话。我有些决定要告诉您。"

我毫不拘束地坐了下来。如果有人这样热忱、这样友好地对你说着话，那你还怎么可能无所适从，尴尬窘迫呢？

"您只要听我讲一分钟。您不会插嘴的，对不对？"我感到她这一次字斟句酌。"您告诉我父亲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知道，您会为我做些什么。现在请您相信我向您保证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将永不——您听着，永不！——盘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想取悦我的父亲呢，还是真地为了我？仅仅是出于同情还是……别，您别插嘴。我不想知道，不想……不想再

左思右想，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能通过您重新活下来，并且继续活下去……直到昨天我才开始生活，这就够了。如果我能治好病，我应该感谢的只有一个人，只有您，只有您一个！”

她迟疑片刻，又继续说道：“现在请您听一听我这方面的承诺。昨天夜里我把一切都仔细想了个遍。我头一回像一个健康人那样清醒地思考问题，不再像从前那样因为没有把握而激动、焦躁。我现在才领会到，这样无忧无虑的思考是多么的美妙。我现在头一回能体验到，如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感受。我能有这种预先的体验，该归功于您，完全归功于您一个人。因此，我会承受医生向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一切，所有的一切，只要能把我从现在这种荒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人。我不会屈服，不会放松，因为如今我，知道了这样做的意义。我要用身上的每一根纤维，每一根神经、每一滴血来照顾自己。而且我相信，一个人这样强烈地想要的东西，连上帝都不会不满足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是为您而做，也就是说，我不想让您做任何牺牲。不过，如果没有成功……请不要打断我！……或者是，如果没有彻底成功，如果我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不能像别人那样活动——那么，请您不要有任何担心！那我会自己解决这一切，我知道，有些牺牲是不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她所爱的人的牺牲。假使我这次孤注一掷的疗养不起作用，您将会永不再听到我的消息，永不再见到我。我永不会为您的累赘，这一点我向您发誓。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再连累任何人，尤其是您。好了——就这些了。现在一个字都不要再说！这几天我们还只有几个小时能在一起了。我要试着过得快乐点。”

她说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仿佛成熟起来。眼睛也不一样了，不再是小孩子焦躁不安的眼睛，不再是病人憔悴贪求的眼

睛。我感觉到，她在以另一种爱情爱着我，不再是起初那样玩耍嬉戏的爱情，也不再是那种贪婪、充满痛苦的爱情。而我打量她的目光也不一样了。对她不幸命运的同情不再像从前那样压迫着我，现在的我无需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只要真诚开朗就够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头一回对这个娇嫩的姑娘产生了真正的柔情。她被梦寐以求的幸福照耀得容光焕发。不知不觉中朝她挪近了一些，为的是握住她的手。这一次她没有以前那样，一触到敏感地颤动不已。她那冰凉，瘦弱的小手在我的抚摩下顺从、安静而满足。我高兴地觉察到，那把小小的脉搏之锤敲打得如此平和。

而后我们便无拘无束地聊起这次旅行和一些日常琐事，聊着城里和军营里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我竟会为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样折磨自己：坐在别人身旁，握着别人的手，毫不拘束，毫不紧张，也不用掩饰自己，只需袒露对别人的真诚心意，不去拒绝这种温柔的感觉，无需羞赧，满心感激地接受这份爱慕之情。

随后我们便入席落座。银制的多枝烛架在烛光里熠熠闪亮，鲜花宛若五彩缤纷的火焰从花瓶中腾起。水晶吊灯的灯光从一面镜子反射到另一面镜子。环绕着这一切的庄园沉寂无声，仿佛贝壳黑沉沉地裹着它那闪闪发亮的珍珠。有时我甚至以为听到外面树木安静的呼吸，温暖的风欢快地拂过青草，芳香的气息从敞开的窗户里飘了进来。这一切比任何时候都美得多，好得多。老人正襟危坐，神情庄重，宛若牧师；我从未见过埃迪特和伊洛娜如此开朗，如此青春勃发；而仆人的衬衫前胸也从未如此白得耀眼；水果光滑的皮也从未泛着如此五颜六色的光彩。我们坐在那儿吃着，喝着，聊着，都为这重新赢得的和睦

感到欣慰。笑声像叽叽喳喳的小鸟无忧无虑地从一个人飞向另一个人，喜悦的心情仿佛潮水卷着嬉戏的浪波此起彼伏。只是当仆人往杯子里斟满了香槟，我首先朝埃迪特举杯说道“祝您健康”时，大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

“是啊，健康起来，”她吸了一口气，虔诚地看着我，仿佛我的祝愿有生死予夺的权力，“为你而健康。”

“但愿上帝成全。”这位父亲站了起来。他已无法控制自己，泪水模糊了他的镜片。他取下眼镜，费劲地来回擦拭着。我有种感觉，他的双手已经无可抑制地要来抚摩我，而我并不拒绝。连我自己都感觉有必要对他表示感谢。我朝他走了过去，拥抱着他，他的胡子都触到了我的脸颊。当他放开我时，我发觉埃迪特正注视着我，双唇微微颤动；我知道，这半启的双唇正企盼着同样亲密的接触。我于是迅速朝她俯下身来，在她的唇上印了一吻。

这便是婚约。我未加清醒的考虑便吻了这个热恋着的姑娘——一种纯粹的感动驱使我这么做了。事情来得全无预料，但我却并不后悔这一点小小的纯粹的温情流露。因为这次她没有像上回那样狂热，挺起胸脯朝我压过来，这个幸福得泛着红光的姑娘没有抓住我不放。她谦卑地接受了我的双唇，仿佛接受一份重要的礼物。其余的人都沉默不语。角落里传来怯怯的响动。起初像是一声尴尬的轻咳。我们抬眼望去，发现是一个仆人正在角落轻声抽泣，他放下酒瓶，转过身去。我们原本不该去注意他这种不大得体的激动之情，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眼睛一热，噙满陌生而笨拙的眼泪。突然我感到埃迪特的手朝我搭了过来：“把手给我一下。”

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这时一个凉凉的、滑滑的东西套上

了我的无名指。那是个戒指。“好让你在我走了之后，还能想着我。”她辩解道，我没去打量那个戒指，只是拿起她的手吻着。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我创造了世界，并且看到这世界充满善意和公平。我创造了一个人，他的前额像清晨一样明亮，幸福的彩虹在他的双眼中闪闪发光。我丰富了这桌盛宴，收获了这果实，这酒和佳肴。这些丰衣足食的见证满满地堆在我面前，精美富丽如呈献给我的贡品一般。它们被盛在闪闪发亮的盘子里，被装在塞得满满的篮子中，美酒和水果都在流光溢彩，吃起来都香甜可口。我给这间斗室带来了光明，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光明。枝形吊灯的灯光宛若阳光在玻璃上闪耀，白色的锦缎桌布如白雪熠熠闪光。我自豪地体会到，人们热爱这束源于我的光芒。我领受着他们的爱戴并且陶醉其中。他们向我敬酒，我一饮而尽，滴酒不剩；他们向我敬上水果和菜肴，我高兴地领受这份赠品；他们向我表示尊敬和谢意，我满心敬意地笑纳，如同笑纳那些美酒佳馔的供品。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但我并没有高踞在帝位上，冷眼打量我的杰作和业绩。我坐在他们中间，平易近人，宽容和善，仿佛透过身旁银色的云雾模模糊糊地打量着他们的面容。我的左边坐着一位老人，那束来自我的巨大光芒抚平了他满布皱纹的前额，抹去了那片令他双眼暗淡无光的阴影；我把死神从他身上驱走了。他用一种死而复生的嗓音说着话，感谢我给他创造了这个奇迹，而对这一点他早就有了预料。我的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她曾是一位病人，被束缚，被奴役，为自己的混乱所困痛苦不堪。而如今痊愈的光辉环绕着她，令她容光焕发。我凭着自己两片薄薄的嘴唇把她从恐惧的地狱升入爱情的天堂。她

送我的戒指在我指点上如晨星般闪耀。她的对面坐着另外一个姑娘，也感激地微笑着，因为我给了她美丽的容貌，令她光亮的额头上方长满了浓密的森林的芳香的青丝。这一切都是我给她们的馈赠，我在座的这一奇迹会一切身价倍增。所有人的眼里都带着我的光彩。他们相对注视时，我是他们眼光中那一束光亮。他们一起说话时，我是，也只有我是他们话语意义的所在。即使我们都沉默不语，我也仍然驻留在他们的思想里。因为我是，也只有我是他们幸福的肇始、中心和源泉。他们相互称赞时，称赞的是我；他们相互热爱时，都视我为这一切爱的创造者。而我则坐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的杰作得意，看到善待这些我创造的人们是多么的好啊。我开怀畅饮他们对我有如美酒般的爱戴，享受他们如佳肴般的幸福。

那天晚上我是上帝。我平息了翻腾的洪水，驱走了他们心头的黑暗。甚至我自己的恐惧也被驱走了，我的灵魂从未如此安宁。只是当夜将近，我从桌旁站起来时，才感到一丝淡淡的忧愁，那种上帝在第七天完成了全部创造之后的永恒的忧愁。我的忧愁在他们茫然的面容上反映了出来。因为现在是分别的时候了。我们大家都异常激动，仿佛知道某种无可比拟的东西，某种像云彩一样一去不返的少见的轻松时刻现在已近尾声。我头一回如此害怕离开这个姑娘；我像一个爱人一样迟疑地与这个爱着我的人道别。如果能坐在她的床边，能再轻抚她胆怯的手，能一直注视着她被幸福照亮的粉红的笑脸，那该多好啊，我想道。然而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便极快地拥抱了她，给了她一个吻。我觉得，刹那间她屏住了呼吸，似乎想永远留住唇上的温热。然后那位父亲送我来到门口。再看一眼，再来一声问候，我便走了，自由自在，心情踏实。一个人离开他的杰作，离开他

那功勋卓著的壮举时总是这样的。

我走了几步，来到前厅，仆人已经拿着便帽和军刀预备停当。要是我快一点走开就好了！要是我再冷酷一点就好了！但是老人却仍然不想与我分开，他又一次抓住我，又一次抚摩我的手臂，为的是再一次、再一次地向我表示他对我是如何的感激，我为他们做了怎样的善事。如今他可以安安心心地离开人间，这孩子会健康起来；如今一切都好了，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只因为我。当着一旁低垂着头，耐心等候的仆人这样地让人家轻抚，这样地受人恭维，我愈来愈尴尬。我一次又一次地与老人握手言别，他却总是又从头开始。而我这个同情心的傻子就站在那儿，呆着不动。虽然内心深处有个沉重的声音一直在敦促："够了，太多了。"但我却无力脱身。

突然一阵喧闹的嘈杂声从门后传了过来。我仔细倾听着。隔壁的房间里一定发生了争执。从不安的撞击声中可以清晰地辨出暴躁的说话声。我吃惊地听出，那是伊洛娜和埃迪特在争吵。一个似乎是想要什么，另一个想劝阻她。"我求求你，呆着吧，"我清楚地听到伊洛娜劝告着，还有埃迪特生硬而愤怒的反抗声："不，让我走，让我走。"我一边敷衍着老人废话连篇的唠叨，一边愈来愈心神不宁地侧耳听着旁边的动静。那扇锁着的门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安宁？这一天连上帝都规定停止战斗。埃迪特这么粗暴，到底想要什么？另外一个人又想阻止她什么？就在这时，那令人厌恶的拐杖的笃笃声一下子响了起来。天啦，她不是要甩开约瑟夫，自己尾随我来了吧？但是木头击地的急切的笃笃声已经近了，笃……笃，右，左……笃，笃……右，左，右，左——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那

左右摇晃的身体。——她现在离门一定很近了。接着便是扑腾一声，猛地一推，仿佛有个什么钝钝的东西撞在了门扇上。然后又是因过分用力发出的喘息声。接着是手用力往下一按的声音，门豁然开了。

这样子真可怕！靠着门柱站着的正是埃迪特，因用力而精疲力竭。她左手紧紧地抓住门框，免得失去平衡。右手握拳抓着两根拐杖。她身后正挤着伊洛娜，看来是想扶着她或是强行阻止她，但显然已经绝望。而埃迪特的眼里则满是焦灼的怒火，“放开我，放开我，我都跟你说过了，”她朝着那个累赘的帮忙者嚷道：“谁也不必来帮我，我一个人能行。”

随后，还没等克克斯法尔伐和那个仆人回过神来，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个瘸腿的姑娘仿佛要使多大劲似的，紧紧咬住双唇，大睁着灼人的双眼看着我。她像游泳的人离岸一样，猛地用力一撑，离开了那个给她歇脚的门柱，企图不用拐杖不受拘束地朝我走过来。用力一撑的那一瞬间，她摇晃着，似乎要跌倒在空空的房间里，但她迅速摆动双臂，保持平衡。她一只手空着，右手还拿着拐杖。然后她再一次咬紧双唇，踢出一只脚，跟着又拖到另一只脚。这动作僵硬得像木偶在左右颤动，撕裂着她的身体。但她确实在走！她在走！她走着，圆睁着的双眼只看着我；她走着，仿佛正被一根无形的线拉着，朝我走近。她的牙齿深深地咬着嘴唇，脸上的轮廓不自然地扭曲着。她走着，仿佛风暴中的小船在左右颠簸。但是她在走，第一次不用拐杖，无需帮助，自己一个人在走。——一定是意志力的奇迹唤醒了她僵死的双腿。没有医生能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个瘸腿的姑娘能够把她那毫无知觉的双腿从僵硬、虚弱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而且就一次，就这么一次。而我也无

法描述它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像石块一样僵在了那里，呆呆地凝视着她极度兴奋的双眼；连伊洛娜也忘了跟在她后面保护她。她仿佛被来自内心的风暴推动着，摇晃着走了几步；这不是行走，倒像贴着地面的飞翔，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摸索着，试探着在飞。然而意志力，这个心灵的精灵，推着她向前、再向前。她已经离我相当近了，她先前为保持平衡，一直摆动着双臂，现在也因大功即将告成热切地朝我伸出手，脸上紧张的神情也松懈了下来，由衷幸福的微笑溢于言表。她创造了这个奇迹——还只要两步——不，还只要一步，最后一步：我已经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她的嘴因为微笑张开着——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因为想象着那将来临的拥抱，提前张开了双臂，这一热切的剧烈运动让她失去了平衡。她的膝盖像被死神的镰刀击中了一样，猛地一弯，砰地一声，她几乎就倒在我的面前。拐杖嘎哒一声脆响，摔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我震惊之余，头一个反应不是自然而然冲上去把她扶起来，却是不自主地往后一避。

而克克斯法尔伐、伊洛娜和约瑟夫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扶起这个呻吟着的姑娘。我感觉到他们正一起把埃迪特抬走，而我还一直没有勇气朝那边看一眼。我只是从她那近乎窒息的抽泣声中听出了她绝望的愤怒，还有他们小心翼翼伴着这个沉重的负累远去的踢嗒的脚步声。就在这一瞬间，整个晚上一直蒙着我眼睛的那层喜悦的迷雾被撕开了。内心清醒的一闪念让我可怕地洞察了这一切；我知道，这个不幸的姑娘永远也不会完全康复！那个奇迹，那个所有的人都希冀从我这里获得的奇迹，不会出现了。我不再是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小人物，利用自己的弱点卑鄙地伤害别人，用自己的同情心让别人心烦意

乱，把一切弄得一团糟。我心底里清楚地、极其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要么现在就向她表明我的忠诚，要么就永不；要么现在就去帮助她，紧跟着别的人，坐到她床边，抚慰她，哄骗她，说她走得多么好啊，她一定会恢复健康的！要么就永远也不。然而我已经无力再这样绝望地欺骗。恐惧向我袭来，我惧怕那种怯怯的、乞求的然后又变得贪婪渴盼的双眼，惧怕这种狂野的心灵的焦躁，惧怕这种我无力征服的陌生的厄运。我想都没想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就拿起佩剑和便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像个罪犯一样逃离了这幢房子。

空气，只要一口空气！我都要窒息了。这些树之间这么闷热，是因为夜，还是由于酒，我喝下的那么多的酒？衬衣讨厌地紧贴在身上，我扯开衣领，外套沉重地压在肩头，我恨不得把它扔了。空气，只要一口空气！血如此热切地挤压着，仿佛要从皮下迸射出来。耳朵里一直是笃——笃，笃——笃的连续敲打声——到底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拐杖的声音，还是只不过是脉搏在太阳穴下跳动？而我究竟为何要这样奔跑？出了什么事？我该试着想一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慢慢地想，安安静静地想，不要再去听这种笃——笃，笃——笃的声音！哦，——我订婚了……不，是别人给我订了婚……我可不想这样，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现在订婚了，现在我被束缚住了……但是不……这不是真的……我跟老人说过的，只有等她痊愈了才行，而她永远也不会痊愈的呀……我的许诺只有……不，我的许诺根本就没有效！什么都没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我为什么又吻了她呢？而且是吻她的唇？……我可没想过……啊，同情心，这该死的同情心。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借此来俘获我，如今我已经被捉住了。我已经合法地订了婚，他们两个都在场，那

个父亲和别的人，还有仆人……可我本不想这样，我本不想……该怎么办？……只有安安静静地思考！……啊，讨厌啊，这连续不断的笃——笃，这种笃笃声……一直还在连续不断地敲打着，撕裂着我的耳朵，她还一直拿着拐杖朝我走过来……已经发生过了，无可挽回地发生过了。我骗了他们，他们骗了我。我订了婚。别人给我订了婚。

这是什么？这些树怎么都这么摇摇晃晃，乱七八糟？还有这些星星。怎么这么疼，这么嗡嗡作响啊——我一定是有些眼花了，脑袋怎么这么胀啊！啊，这种闷热！应该找个地方冷静冷静，才能再正常思考；或者喝点什么，清清黏黏糊糊满是苦味的喉咙。那前面路边的某个地方——我可是经常骑马从这儿过——不是有口井吗？不过，我早就走过了；我肯定像个傻瓜似的在跑，所以脉搏才会在太阳穴下这样地跳啊。这可怕的跳动，跳动！只要喝点什么，也许又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了。终于，在第一排低矮的房子间，有一块半掩的圆盘闪着黄色的油灯光。对了——现在我记起来了——这就是那个小小的郊外小酒馆。那些赶车的人早上都会在这里歇歇脚，飞快地喝下点烧酒，暖暖身子。到那儿要杯水喝，或者喝点什么辣的、苦的，去去喉咙里的痰。只要喝点什么，就像平常一样。我想都没想，便带着干渴难耐的欲望撞开了门。

劣质烟草的味儿从这个半暗的洞穴里向我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后面有个柜台，摆着劣质烧酒。前面的桌子边上正围着一群玩牌的筑路工。一个骑兵正倚着柜台，背对着我，和老板娘开着玩笑。这时他觉察到有风吹过，刚一回头，便吃惊地张大了嘴，啪嗒一声并拢脚后跟。他为什么这么惊慌？哦，他很可能把我当成了巡逻军官，而他本来早就该上床睡觉了。老板

娘也不安地四处张望，正在玩牌的工人们也停了下来。我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很惹眼。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但已经太晚了：这种小酒店无疑只有士兵才来光顾，身为军官的我是万万不可涉足此地的。我本能地往回走。

但是老板娘已经恭敬地迎上前来招待我。我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贸然闯入辩解一下。我说道，我不大舒服，她能不能给我来点苏打水和李子烧酒。“请，请，”说话间她已飞快地走了开去。本来我打算就在柜台边快点灌下两杯，但是猛然间房子中间的煤油灯摇晃起来，架上的瓶子无声地上下颤动，脚下的地板突然软塌塌的，摇来荡去，左右晃动，我不由得头晕眼花。坐下来吧，我对自己说道；于是我凭着最后一丝力气蹒跚着来到一张空桌旁坐下。苏打水已经送上来了，我一口饮尽。啊，清凉可口——一时间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淡了不少。再快点喝完那杯劣质烧酒就起身。但我却没法起身，我的双脚仿佛生在了地板上，脑袋奇怪地闷响、发胀。我又要了一杯李子烧酒。再抽一根烟，马上就走。

我点燃了烟。再坐一会儿，双手撑着昏昏欲睡的脑袋考虑考虑，仔细思考，深思熟虑，一件一件地来。那么——我订婚了……别人给我订的婚……但这只有……才算数的……别，不要回避，这个是算数的，算数的……我吻了她的唇，是自愿的。但只不过是为了安慰她而已。因为我知道，她是不会痊愈的……她刚才不是像根棍子一样又摔倒了吗？……绝对不能跟这么一个人结婚，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人，只不过是……但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不，他们不会再让我自由了……这个老头儿，这个精怪、精怪，装出一副忧郁的老实面孔，还带着金丝眼镜，死缠着我，甩都甩不掉……总是抓着我的胳膊，总是利用我的同

情心把我硬拽回来，我那该死的同情心。明天他们就会传遍全城，会登报，那就没有退路了……也许现在就让家里人有个准备，会好一点？那样父亲和母亲就不必从别人甚至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了。向他们解释一下：我为何又是如何订的婚，事情办得并不仓促，而且我也并非以前想的那样只是出于同情心才卷了进来……啊，这该死的同情心，这该死的同情心！而且单是团里的那些人也不会理解的，没有一个同伴会理解。施泰因许贝尔怎么说巴林凯来着?“把自己卖了至少也得卖个好价啊……”哦，上帝啊，他们都会胡诌些什么啊？——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我怎么会跟这个……这么个体弱的人订了婚……再说，一旦黛西姨妈知道了……她老于世故，没有什么事情糊弄得了她，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她才不会被贵族称号和庄园蒙住呢。她马上就会去查哥达贵族世系表，不到两天就会弄清楚，这个克克斯法尔伐以前叫莱默尔·卡尼茨，埃迪特是半个犹太人。对黛西姨妈来说，没有什么比亲戚里有犹太人更可怕的了……母亲那儿倒还好凑合，那些钱就会把她镇住——克克斯法尔伐不是说过有六七百万吗？……可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的钱，我可没想过真地要娶他的女儿，即便把世上的钱都给我，也不干……我只不过答应他，等她痊愈了……可我怎么才能跟他们说明白呢……本来团里的人就都有点不喜欢这老人，这种事情他们更是挑剔得不得了……我就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团里的荣誉啊之类的……这一点他们连巴林凯都不原谅，嘲讽他把自己给卖了……卖给了那头荷兰老母牛。再说，一旦他们看到那副拐杖……不，我最好还是别写信告诉家里，不能让任何人提前得到什么消息，任何人都不行。我不能让整个食堂的军官都取笑我。可是怎么对付他们呢?是不是干脆到荷兰投奔巴林凯去?对了——

我还没有回绝他，我可以随便哪一天溜到鹿特丹。应该由康多尔来应付这一切，都是他，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他该自己来看看，怎么把事情重新纳入正轨。这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最好我现在就去他那儿，把一切都跟他讲清楚……告诉他，我实在是不能……她刚才像袋燕麦似地咚地栽了下去，实在是太可怕了……怎么能跟这么一个人结婚呢？……对，马上去跟他说，我要脱身走了……立刻坐车去康多尔那儿，立刻……马车夫，过来，马车，马车！到哪里？弗洛里安巷……门牌号？弗洛里安巷九十七号……跑快点，你会得到一大笔小费的，就是得快点……把那马抽上几鞭子……啊，我们到了，我已经认出他住的那幢破房子了，还有这道恶心肮脏的旋转楼梯。幸好这楼梯特别陡……哈哈，这下她就没法拄着拐杖跟来了，这下她就没法上来了，这下我至少可以不用听笃笃声了……什么？……那个邋遢女仆又站在门口了？……这个邋遢女人常这样站在门口吗？……“康多尔先生在家吗？”“不，不在家。不过进来吧，他马上就回来。”这个波希米亚的蠢货！好吧，我们进屋去等吧。总是在等，这家伙……他从来就不在家。哦，上帝啊，那个瞎子千万不要又拖着步子走进来……我眼下可不需要她，总是顾及这个，顾及那个，我的神经可再也受不了啦……耶稣玛丽亚啊，她已经来了……我听到隔壁有她的脚步声……不，天啊，不，那不可能是她，她的步子不会那么稳当，在那儿走路说话的肯定是别人……不过，这嗓音我倒熟悉……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这不是黛西姨妈的声音吗？还有……是的，这怎么可能呢？……贝拉姨妈怎么也一下子到了这儿，还有妈妈、哥哥、嫂子……胡闹……这不可能……我不是在弗洛里安巷的康多尔家里等人吗？……家里人根本就不

认识康多尔呀，他们怎么会都在这儿会面呢？可这确实是他们。我听得出黛西姨妈那刺耳的尖嗓子……天啦，我怎么才能快点溜下去呢？……隔壁的声音越来越近……现在门开了……门自己开了，两扇门都开了，而且——我的天啊——所有的人都围成一个半圆站着，好像在等着拍照一样，就那么看着我。妈妈穿着那件有白色皱褶的黑色塔夫绸衣服，费迪南德举行婚礼的时候妈妈穿的就是这件。黛西姨妈穿着带泡泡袖的衣服，高傲的尖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色的带柄眼镜。我四岁的时候就恨透了这讨厌的尖鼻子！哥哥穿着燕尾服……他大白天的穿燕尾服干吗？……还有嫂子弗兰齐那张无耻的胖脸……啊，恶心，真恶心！她们干嘛都这样盯着我，贝拉姨妈不怀好意地笑着，她们好像在等着什么……他们围成半圆站着，像是搞什么觐见。大家都等着，等着……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啊？

“恭喜恭喜，”哥哥郑重地向前跨了一步，一下子就把大礼帽拿在了手上……在我看来这个恶心的家伙话语间有一丝嘲讽：“恭喜你……恭喜你！”别的人也都点着头，行着屈膝礼……可是怎么……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又怎么会凑到一块来了呢……黛西姨妈不是和费迪南德闹翻了吗……再说，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呀。

“这下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了。好，好极了。七百万，这可是个大猎物。你干得好……七百万，这下全家人都可以沾沾光了。”他们七嘴八舌，还幸灾乐祸地笑着。“好，好极了，”贝拉姨妈吧嗒吧嗒地咂着嘴：“这下子弗兰茨也可以念大学了。真是桩好亲事！”“听说还是个贵族呢。”哥哥躲在大礼帽后格格笑道。但是黛西姨妈那澳洲白鹦似的尖嗓子又插了进来：“嗬，贵族这事还得仔细查查。”这时母亲走上前来，胆怯地悄声问道：“不过，

你不想把你那位未婚妻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介绍?……如果他们都看到那副拐杖,看到我出于同情,愚蠢地卷入了这样的麻烦,那会更糟糕……我得谨慎着点……再说——我怎么可能把她介绍给他们呢?我们现在可是在弗洛里安巷的康多尔家里,在四层楼上啊……这个瘸腿姑娘一辈子都不会爬上这八十级楼梯的……可是眼下,他们怎么都掉过头去,似乎隔壁房间里有什么动静……我自己也觉得背后一阵穿堂风……准是有人把我们身后的门打开了。末了还要来什么人吗……的确,我听到有个什么正往这边来……楼梯那儿传来呻吟声,尖锐刺耳的咯吱声和楼梯被压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挣扎着往上爬……笃——笃,笃——笃……天啦,她不会真的上来了吧……我该躲到地底下去。避开这帮幸灾乐祸的无赖……真是可怕,那真的是她,只可能是她……笃,笃——笃,越来越近……她马上就上来了……我最好是把门锁上……但这时我哥哥已经取下了大礼帽,朝着后面笃——笃声的方向鞠着躬……他在朝谁鞠躬,腰还弯得那么低……而且大家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震得玻璃都格格作响。“啊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哈……哈……七百万原来是这——这样的。七百万……啊哈……啊哈哈……还有一副拐杖作陪嫁……啊哈哈……啊哈哈……”

啊!——我惊跳起来。我在哪里?我狂乱地四下凝视。我的上帝啊,我想必是睡着了,想必是在这个寒伧的小酒馆里睡着了。我胆怯地四下环顾。别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只见老板娘漫不经心地擦着杯子,那个骑兵仍然不屈不挠地把他那宽阔结实的背对着我。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我。我可能就打了一下盹,一分钟,顶多两分钟,掐灭的烟头还在烟灰缸里微微闪

着光。这杂乱无章的梦境可能只延续了一分钟，至多两分钟。然而这梦却滤清了我身上全部的温热和迟钝。突然之间，我对发生过的事情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离开！眼下首要的是马上离开这个肮脏简陋的酒馆！我哗地一声把钱扔到桌上，朝门口走去。那个骑兵立刻摆出一副立正的姿势。我还感觉到，那些玩牌的工人抬起头，用古怪的眼光打量着我。而且我知道：只要我一带上门，他们就会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我这个身着军官服的怪物了。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会在背后笑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情我这个因同情而愚蠢的傻瓜。

现在到哪里去呢？就是别回去！就是别回那空荡荡的房间，就是别一个人这么呆着，胡思乱想。最好再去喝点什么，喝点凉的、辣的。因为我觉得喉咙里又泛起那股令人反胃的胆汁的苦味。也许是那些念头弄得我想吐——只要把这一切都冲掉，烧掉，让自己对这一切都迟钝，麻木！啊，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太恐怖了！进城去！好极了——市政厅广场边的咖啡馆还开着门。垂着帘子的玻璃窗后，有灯光从缝隙里漏了出来。啊——现在去喝点什么，去喝点！

我走了进去，在门口就看见他们大家都还懒洋洋地坐在老位置上：费伦茨、约茨西、施泰因许贝尔伯爵、团里的军医，整整一帮人。可是约茨西为什么这样诧异地抬头盯着我？他为什么偷偷地推一推邻座的人，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直愣愣地看着我？谈话怎么一下子就卡壳了？刚才他们还吵吵嚷嚷，争论得热火朝天，我在门口都听见他们的喧哗了。怎么现在一见到我，就都呆在那儿，还有几分尴尬。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他们既然已经看到了我，我也不可能再退出去了。我

于是尽量落落大方地朝他们踱了过去。我心里并不怎么自在，一点开玩笑、说闲话的兴致都没有。而且，我感到气氛有点紧张。平日里总会有人朝我挥挥手，或是隔着半个酒馆就撂过来一句问候，就像撂铁球似的。但是今天他们都呆坐在那儿，像做坏事被当场逮住的小学生。我一边朝沙发椅走去，一边过分拘束地说道：

“允许我坐这里吗？”

约茨西古怪地看着我。“啰，这个你们怎么说？”他朝别的人点着头：“我们允不允许？有谁见过这么讲客套重礼节的吗？对了，霍夫米勒今天不是也正好举行过一个什么仪式吗？”

这个狡黠的家伙一定在开什么鬼玩笑，因为其余的人都会心地微微笑着，或者忍住了那不怀好意的大笑。对，肯定是有什么事。要不然，平日里要是有谁半夜才从外面回来，他们总会不厌其烦地盘问人家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还作出种种粗俗的猜想来寻开心。今天却没有一个人这么问我。他们大家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拘束。想必是我像块扔到水里的的石头似地打扰了他们惬意地纵酒消夜。终于，约茨西朝后一仰，半眯着眼，似乎准备瞄准射击，接着便问道：

“那么——是不是可以给你道一声恭喜了？”

“恭喜——恭喜什么？”我如此震惊，一开始确实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啰，药剂师——刚才他还在这儿呢——告诉我们，城外的那个仆人打电话对他说，你和那个……和那个——直说了吧，和城外的那个年轻小姐订婚了。”

所有的人此刻都看着我。二、四、六、八、十、十二只眼睛都盯着我的嘴唇。我明白，只要我一承认，立刻就会爆发出

一阵大叫：还有调侃、讥诮、挖苦、嘲弄的祝贺。不，我不能承认。当着这群目空一切、喜欢冷嘲热讽的家伙要我承认，绝不可能。

“胡说，”我咕哝道，企图摆脱窘境。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逃避似的防卫根本就不够。那个好心的费伦茨实在是太好奇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呀，托尼，我没说错吧——那不是真的吧？”

这个老实忠厚的小伙子本来一片好意，但他不该让我那样轻易地说出那个“不”字。面对这种毫无顾忌、以挖苦人为乐事的好奇心，我感到一种极端的厌恶。我觉得这简直是荒谬：坐在这儿的咖啡桌前，试图解释连我自己心里都还没弄明白的东西。我未加斟酌便气急地搪塞道：

“根本没影的事！”

一时间一阵沉寂。他们相互惊异地打量着。我相信，他们有一点失望。显然我扫了他们的兴。不过费伦茨倒是相当自豪地把双肘撑在桌上，得意扬扬地大声嚷嚷着：

“啰，我不是这么说过吗？霍夫米勒我是再了解不过了。我就这么说嘛，那是谎话，是那个药剂师不怀好意的谎话。好，明天我就去教训教训他，这个讨厌的抹油膏的。他骗别的人可以，骗咱们可不成！我立刻就去质问质问他，就凭这个也该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他怎么可以这样？居然败坏像我这种正派人的名声！他那张嘴太不严实，给我们编造这种卑鄙无耻的谣言四处乱讲！不过，你们瞧着吧——我就说嘛——这种事霍夫米勒是不会干的！他才不会出卖他那两条笔直的腿呢，给多少钱都不会！”

他朝我扭过身来，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肩，一片善意和忠诚：

"托尼，知道这事不是真的，我真的是高兴坏了。要不然可是你，更是我们大伙的耻辱，是整个军团的耻辱啊。"

"而且是奇耻大辱。"这时，施泰因许贝尔伯爵插话了："还是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家伙的女儿。好个老家伙，当年用他那骗人的汇票把戏要了乌里·诺因多尔夫的命。让这种人装满了钱袋，置办庄园，还成了贵族，真是够骇人听闻的。他们想得倒好，还想在我们当中给他那位尊贵的小姐弄一个当女婿。这种无赖！他自己明白，为什么他每次在街上遇到我都要避开。"

在愈来愈嘈杂的人声里，费伦茨也愈来愈激动："药剂师这个流氓无赖——真他妈的混蛋，我倒想夜里就把他从店里揪出来，狠狠地扇他几耳光。真是恬不知耻！就因为你到那儿去过几次，就给你编造这样恶毒的谣言！"

这时舍恩特哈勒尔男爵，这个瘦瘦的一副贵族派头的轻浮家伙也掺合了进来。

"知道吗，霍夫米勒，我本不想劝你什么——各有所好嘛！不过如果你诚心要问我，自打听说你经常呆在城外那地方，我可就不怎么喜欢。像我们这号人应该掂量掂量，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赏脸跟他们来往。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或是做过什么买卖，我一无所知，也跟我毫不相干。我不打听别人的事情。不过我们这种人应该谨慎、矜持一点——你自己也看到了，就这么一个小问题就闹出了这么一大堆不愉快的流言蜚语。别去碰那些不了解的人。我们这种人应该洁身自好，而且一贯坚持，一点点小事别人就可以恶意中伤。好了，我很高兴，你陷得还不太深。"

他们大家都兴奋得喋喋不休，话题都集中到了那位老人的身上。他们翻出荒唐至极的故事，嘲讽着他的女儿，那个残废

的小东西。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总有人转过身来，称赞我没有真地与这帮“无赖”为伍。而我——我呆呆地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夸奖折磨着我。我真想朝他们大吼一声：“闭上你们的臭嘴！”或是大叫：“我才是那个无赖！说真话的不是我，是那个药剂师！撒谎的不是他，是我。我，我才是那个懦弱可怜的骗子！”但我明白，这已经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如今我无法挽回任何影响，否认任何事情。于是我就这样坐着，一言不发，呆呆地盯着前面，紧咬在牙关间的那根香烟已经冰凉。同时，我异常可怕地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沉默正是对那个无辜的可怜人无耻的背叛，简直是置其于死地。唉——钻到地底下去吧！把自己干掉！把自己毁了！我不知道，眼光该瞅着哪里，我不知道，手该放到哪里，它们的颤抖会泄露我心中的秘密。我小心翼翼地收回双手、用力交错地捏着手指，捏得发疼。我想借这种不大自然的用力变压来控制一下我内心的紧张情绪，几分钟就行。

然而就在我用力交错地捏紧手指的这一刹那，我感觉到指间有一个什么硬梆梆的异物。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是那个戒指，是一个小时前埃迪特红着脸给我套上的那个戒指！那个我赞同地接受了的订婚戒指！我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把这个证实撒谎的闪闪发亮的信物从指上取下来。只是在伸出手和同伴们道别之前，我像个贼似地胆怯地把它往里一翻。

市政广场在冰雪般洁白的月色下一清二楚，鬼气森森，石子路面的每一道边都像剪出来的一样分明，每一条线都一直延伸到屋顶和屋脊。我内心也同样地清楚明白。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明明白白、毫不遮掩地思考过。我知道我都干了点什么，而

且知道，眼下怎么去做才叫尽了我的义务。我在晚上十点的时候订了婚，三个小时之后又怯懦地否认了这一事实。当着七个证人的面：团里的一个骑兵上尉、两名中尉、一名团里的军医、一个少尉、一个候补军官；订婚的戒指还戴在手上，就任凭别人因为我那卑鄙的谎言而对我大加夸奖。我阴险地在背地里让一个挚爱我的姑娘，一个正在受折磨、无力抵抗、毫不猜疑的人名誉受损。我任凭她的父亲遭受辱骂却毫无异议，还作了伪证，让另一个不相干的讲真话的人被人骂作骗子。明天团里的人想必就会知道我的丑闻，那一切就都完了。那帮今天还兄弟般拍着我肩膀的人，明天就会拒绝和我握手，不愿与我打招呼了。谎话被揭穿的我再也不能佩戴军官绶带了。可是再回到那些被我出卖、被我诽谤中伤的人那儿也不可能了。就连巴林凯那儿我也没脸去了。三分钟的怯懦毁了我的一生：除了拿起手枪我别无选择。

还坐在那张桌子边上时，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只有用这一个方法才能挽回我的名誉。现在我独自在街上徘徊，考虑得更多的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罢了。我脑海里思路完全清晰，仿佛那皎洁的月光透过帽子照进了我的脑袋。我无动于衷地分配着我生命中这最后的两三个小时，仿佛在拆一支卡宾枪。要把一切都解决得干干净净，别忘了什么，别漏掉什么！首先给父母写封信，请他们原谅我不得不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痛苦。然后再给费伦茨留个言，让他不要去找药剂师的麻烦。我一死，这事也就了结了。第三封信则写给上校，恳请他尽量不要声张，最好是在维也纳给我举行葬礼，不要派代表团，不要花圈。或许还要给克克斯法尔伐留几句话，要简洁扼要。请他务必使埃迪特确信我对她最诚挚的爱慕；请她不要把我往坏里

想。然后把房里整理整理，叫别人无可指摘；把那些小额欠帐都列成一张小条条；委托别人把我的马卖了，抵偿那些可能出现的亏空。我也没有什么遗产，一块表和几件衣服就归我的勤务兵吧——啊呀，还有戒指和纯金的烟盒，应当让人还给克克斯法尔伐先生。

还有什么？对了，烧掉埃迪特的那两封信。所有的信和照片都烧掉！什么都别留下，不要留一点回忆，不要留一点痕迹。最好是毫不显眼地消失，就像曾毫不显眼地活过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两三个小时里要做的事够多了。每封信都要工工整整地写好，免得别人背地里说我胆怯，或是神志混乱。然后便是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躺到床上，用两三床被子紧紧地盖住脑袋，上面再加一床厚重的羽毛垫子，这样隔壁还有街上就没人能听到开枪时的炸响了——骑兵上尉费利伯尔以前就这么干的。他半夜的时候开枪自杀，谁都没听到一点响动，直到早上人们才发现他脑袋开了花。躺到被子下面，然后用枪管顶住太阳穴，我的左轮手枪还是靠得住的，我前天刚巧给它上过油。而且我知道，我的手会很稳很有把握。

我必须重申，这一辈子我都没有像当时安排的死亡那样清醒准确地处理过其他的任何事情，当我似乎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了一个小时来到军营前时，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仿佛档案柜里的文件，一目了然，每一分钟都分配好了。我的脚步一直从容不迫，脉搏也跳动均匀，而我的手又是多么地稳当啊。当我拿钥匙开那扇专为夜半归来的军官而设的边门时，我有点骄傲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使在黑暗中我也一寸不差地对准了那个狭小的锁孔。现在只要再穿过院子，登上四楼就可以了！然后便是我独自一人，就可以开始也是结束一切了。然而，正当

我穿过洒满明亮月光的四方场院朝楼梯门走近时，那儿有个人影动了一下。该死，我心想：又是哪个晚归的伙计，就比我早回来那么一会儿，还要跟我打声招呼，末了又乱侃个没完！可是接着看到那宽宽的肩膀，我认出那正是几天前还猛克了我一顿的上校布本茨克。我尴尬极了。看来他是特意呆在门洞那儿的。这个兵疙瘩不喜欢看到我们的人晚归。不过，让他见鬼去吧！这些跟我还有什么相干！明天汇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人前了。于是我一横心，装作没看见他，打算再往前走。但他却从阴影中走了过来。他操着嘎嗓子厉声朝我喝道：

“霍夫米勒少尉！”

我走上前，站得笔直。他严厉地打量着我：

“大衣就这么半敞着，这可是年轻先生们最时髦的穿法。你们以为可以像头母猪一样，半夜了还敞着怀四处乱窜？这么下去，你们就会敞着裤子四处晃荡了！我可不许这样！就是过了半夜，我的军官们也得整整齐齐，明白吗？”

我极其恭敬地并拢脚后跟，行了个礼：“遵命，上校先生。”

他轻蔑地看我一眼，转过身，招呼都不打，便拖着笨重的脚步朝楼梯走去。月光下他那肥胖的后背显得更宽阔。但这时一股怒气向我袭来：我活着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责骂！这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自己都大为惊讶：完全是下意识的，仿佛从我身体里蹦出来似的——我紧走几步追赶着上校。我知道其实这样毫无意义；何必还在这最后的一个小时试图向一个榆木疙瘩解释什么，纠正什么呢？不过所有自杀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荒谬的前后矛盾。即使还只有十分钟他们就要变成一具走形的尸体，他们都会受虚荣心的支配，一定要干净体面地告别人

生（这个他们再也不愿面对的人生）。在他们就要开枪射穿自己的脑袋之前，他还一定要刮刮胡子（为谁呢?），穿上干净内衣（为谁呢?），真的，我想起听过的一件事：有一个女人从五楼跳下去自杀之前，甚至还化了妆，到理发师那儿烫了发，让人喷了最昂贵的香水。就是这种根本不合逻辑的感情令我一下子肌肉紧张。而我眼下这样追赶着上校，绝不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或是一时的怯懦，而纯粹是出于这种荒谬的想保持纯洁的本能，我不想就这么不干不净地、污迹斑斑地化为乌有。

上校想必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因为他粗暴地转过身来，浓密的眉毛下那双灼人的小眼睛惊讶地凝视着我。他显然不能理解这种胆大包天的无礼行径：一个下级军官胆敢未经允许就跟踪他。我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站住，行了个举手礼，坦然地迎着他那危险的目光，说道——我的声音肯定像月色一样苍白无力：

“请问，我可以和上校先生说几分钟吗?”

那两道浓眉弯成了两道惊讶的弧线：“什么？现在？半夜一点半的时候?”

他没好气地看着我。即刻他就会狠狠地责骂我一顿或是命令我向他汇报一切。不过我脸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令他不安。一分钟，两分钟，那双严肃锐利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他咕哝道：“又是什么好事！不过，随你便。这样吧——上楼到我那儿去，搞快点!”

眼下我像一个被击倒在地的影子，跟在上校身后，穿过那些走道和楼梯。昏暗的油灯光下楼道显得空旷沉闷，充斥着众人发出的污浊气味。斯维托查·布本茨克上校可是个地地道道

的老兵。是所有上司中最让人害怕的一个。他短短的腿，短短的脖子，窄窄的额头，一双深陷的眼睛藏在蓬乱的眉毛下，发出微光，看人时极少有开朗的时候。那矮壮的身材、沉重有力的步伐显然把他的农民出身暴露无遗（他来自巴纳特）。不过他凭着窄窄的前额和那钢铁般坚硬的头颅缓慢但却不屈不挠地升到了上校一职。因为他明显地缺乏教养，谈吐粗鲁，举止也不怎么有派头，所以历年来部里总是把他从这个外省驻防地调到那个外省驻防地。而在上面的那些人看来，他必定会在还没得到将军的红绶带之前就收到蓝色的解职信。尽管他其貌不扬，寒酸鄙俗，但在军营和训练场上却无人能与他匹敌。他熟悉勤务条例任何一个细小的条款，就像苏格兰清教徒熟悉圣经一样。机智一点的人利用这些条款来制造一团和气，但对他而言，这些法令绝对不容变通，是近乎神圣的戒律。至于它们是否有意义，士兵们是无权探讨的。他全心全意地服着这至高无上的兵役，犹如信徒之忠实于上帝。他不近女色，不抽烟，不玩牌，几乎一辈子没进过剧院、听过音乐会。他跟他那至高无上的军事统帅弗朗兹·约瑟夫一样，除了军事条例和但泽军事简报外一概不读。对他来讲，这世界上只存在着帝国军队，而在帝国军队中又只有骑兵，在骑兵里又只有轻骑兵，而在轻骑兵里又只有他这一个团存在。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把他团里的每一件事都干得比别的团更出色。

一个头脑狭隘、目光短浅的掌权者本来在哪儿都令人难以忍受，在军队里则尤其可怕，因为部队服役本来就是上千条苛刻的，大都早就过时的条例的综合。只有那种狂热的老兵才会把它都背下来，只有傻瓜才会一字不差地让人遵循。因而在这个视条例为神圣的狂热分子面前，军营里没有一个人心里踏实。

他的吹毛求疵使人视其端坐在马背的肥胖身躯为恐怖的化身。在桌旁他则正襟危坐，眼光像针一样犀利敏锐。在军官食堂，在办公室，他都让人害怕。他走到哪里，哪里便预先飘过一阵恐惧的冷风。当团队列队接受视察，布本茨克微微垂着头，仿佛一头准备出击的公牛，骑着那匹赭色的矮公马慢慢走近时，队列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凝滞了。就好像对面敌人的大炮已经开动、卸下、瞄准了一样。大家明白，第一炮随时都会打响，无可避免，无法逆转。而谁都没法预先知道这第一炮会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连马都像冰块似地冻住了，耳朵都不抖一下。马刺也不再哗哗作响，连呼吸声都没了。而这个暴君，显然欣赏这种源于他自身的威慑力，吹毛求疵地审视着每一个兵士。什么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他那锐利的行家的目光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便帽戴低了一指宽，一个纽扣没擦干净，军刀上的一点锈斑，马身上的一道污迹，他都能发现。他只要发现一丁点儿不合规章的地方，就会马上雷霆大发。确切一点说，是一股咒骂的污泥浊水劈头盖脸而来。他那窄窄的领口下，喉结像中风了似地鼓了起来，仿佛一个突发的肿瘤 。剃得短短的头发下额头涨得血红，粗大的青筋一直爬到太阳穴。接着他便破口大骂，嗓音沙哑刺耳，把脏话一古脑儿都倒在那些可能有错也可能无辜的牺牲品身上。有时他骂得太粗俗，弄得军官们极其难堪，只好恼怒地盯着地上，替他在士兵面前感到羞耻。

士兵们惧怕他，就像惧怕活生生的撒旦一样。他会为一点点小事就关他们的禁闭，有时盛怒之下甚至抡起拳头揍他们的脸。我曾亲眼目睹：一次在马厩里，这个“奇形怪状的青蛙”——我们这么叫他，是因为他一生气粗粗的脖子便快鼓破了——大叫大嚷开了，隔壁的那个鲁提尼的骑兵就已照俄罗斯的方式画

起了十字，嘴唇哆嗦着，做着简短的祷告。布本茨克把这群可怜的小伙子折腾得精疲力竭。他让他们操练，让他们一再重复卡宾枪练习，直到他们胳膊都快折了；让他们长时间地驯烈马，直到血从他们裤子里流出来。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单纯的受害者，这些老实的农家子弟，却以他们笨拙的方式战战兢兢地爱戴着他们的这个暴君，胜过爱戴一切态度温和，但也因此与他们更疏远的那些军官。仿佛有某种本能告诉他们，这样的粗暴是出于一种狭隘但却顽固的追求，一种对上帝也要求的那种秩序的追求。再说，这帮可怜虫宽慰的是，我们这群军官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一个人得知他的邻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那么即使是再糟糕的监督控制他也会觉得好受一点了。公平神秘地抵消了暴力的影响：士兵们一再津津乐道，年轻的W亲王的故事。这位亲王和至高无上的皇室沾亲，因而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布本茨克照样毫不留情地关了他十四天禁闭，就像对待哪个农村雇工的儿子一样。维也纳的大官们打电话来也无济于事。他甚至连一天都不给这位高贵的违法者减刑——顺便提一下，当时的这份固执也让他失掉了晋升的机会。

不过更奇怪的是，就连我们军官也摆脱不了与他的某种联系。他的无情、强硬有一种呆头呆脑的诚意，尤其是他那无条件的同志式的休戚与共精神，让我们都深受鼓舞。就像他不能容忍骑兵军服上的一点灰尘、马鞍上的一点污渍一样，他也同样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公正。团里出的每一桩丑闻他都觉得是对他自身荣誉的打击。我们都属于他。而且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谁出了岔，最聪明的办法便是直接去找他。他会先臭骂你一通，然后便四处奔走，帮你摆脱困境。如果事关晋升，或是某个人境况窘迫，想从阿尔布雷希特基金会预支一

笔款子，那他就会慎重其事，径直开车到部里去，凭他那厚实脑袋硬顶着，非把事情办成不可。无论他怎样对我们发火，我们心底都有一种感觉：与所有的贵族军官们相比，这个来自巴纳特的乡巴佬以他那笨拙、狭隘的方式更忠实更真诚地捍卫着军队的宗旨、传统以及那看不见的荣光。我们这些报酬低微的下级军官与其说是靠薪俸过话，还不如说是靠这一点荣誉过活。

这就是斯维托查·布本茨克，我们团的首席虐待狂。眼下我正尾随着他爬楼梯。他富有男子气概，目光短浅，诚实而又笨拙，为人正直。正像他一辈子要求我们的一样，他身体力行。后来在一战的塞尔维亚战役中，波蒂阿罗克一战惨败后，开拔时刀枪锃亮的骑兵团最后只剩下四十九个骑兵活着撤回萨瓦河的这一边。而殿后的他却留在了敌方的河岸。看着那惊惶失措的大撤退，他深感这是部队荣誉的耻辱。于是他做了一件事，那些参加大战的统帅和高级将领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如此做过，他掏出沉甸甸的军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免得亲眼目睹奥地利的瓦解。迟钝的他也从那溃败的可怕景象中预感到了这一点。

上校开了门。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一间斯巴达式的简朴小屋，倒更像个大学生宿舍：一张铁床——他不愿自己的床比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在皇宫里睡的床更好——两张彩色画像，右边的是皇帝，左边的是皇后；四五张招兵和团队晚会的纪念照镶在一个便宜的镜框里；几把交叉挂着的佩刀，两把土耳其手枪——这就是全部摆设。没有舒适的安乐椅，没有书籍，只有四把草垫椅子围着一张坚硬的木桌。

布本茨克用力地捋着他的小胡子，一次，两次，三次。我

们大家都熟悉他这个攻击性的动作。这是他那危险的焦躁情绪最明显的标志。后来他也没有给我让座，便呼吸急促地咕哝道：

“随便点！这会儿别拐弯抹角了——直说吧，是亏空了钱还是什么女人的事情？”

站着说话已令我很尴尬，而且如此耀眼的灯光下我完全暴露在他焦躁的目光之下。我只好马上否认，说这事与钱毫不相干。

“那就是女人的事啰！又是这样，你们这帮家伙从来就不让人清静一会儿！好像这世上女人不够多似的。女人还他妈的不好对付吗？不过你接着讲吧，别绕弯子了——到底什么地方出漏子了？”

我尽量简洁地汇报着：今天下午我和克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订了婚，三个钟头之后又干脆否认了这一事实。不过请他千万不要以为，我指望事后再来美化一下我这有损名誉的做法——恰恰相反，我来只是想私下里告诉一下身为上级的他，我完全明白，我身为军官该为这种过错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明白自己的责任，而且也会履行这个责任。

布本茨克愣愣地看着我，一脸的不明白。

“你在胡说些什么？有损名誉，后果？从何说起，又是为什么？本来什么事也没有啊，你说你和克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订了婚？他女儿我倒见过一回——你的兴趣很特别嘛。那可是个残废的畸形人。嗯，过后你又考虑了一下。这本来也没什么嘛。有人也这么干过，也没有就为这个成了无赖呀。是不是你……”他走近了一点，“也许你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现在出了事？那可是有点卑鄙。”

我又恼又羞。他这样轻描淡写，也许是故意地漫不经心，误

解了所有的事情，让我很恼火。于是我脚后跟一并，说道：

“上校先生，请允许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是在咖啡馆那个固定的座位上，当着团里七个军官的面恶意地撒了这个谎，说自己没有订婚。我因为懦弱、难堪才骗了我的同伴。明天哈弗利斯彻克少尉就会去质问那个讲了真话的药剂师，明天全镇的人就都会知道，我在军官席上说了谎，有失身份。”

这下他惊愕地抬起眼睛，显然他那迟钝的理解力终于开始运转了。他的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你说，在哪里？”

“在咖啡馆我们常坐的那张桌子边。”

“你说，当着同伴的面？大伙儿都听到了？”

“是的。”

“那个药剂师也知道你否认事实？”

“他明天就会知道。他，还有全城的人都会知道。”

上校用力地捻着他的胡子，又拉又拽，仿佛要把它们都拔出来似的。看得出来，他那窄窄的脑门后又在转着什么念头。他气恼地来回走动着，手背在身后，一趟，两趟，五趟，十趟，二十趟。沉重的步履让地板都在微微地颤动，马刺也轻轻地叮当作响，最后他在我面前站住：

“那么，你说你想怎么办？”

“只有一条出路。上校先生自己也知道。我来只是想跟您道个别，并且恭请您费心，事后悄悄了结一切，尽量少惹人注意。不要因为我使全团蒙辱。”

“胡说八道，”他咕哝道，“胡说八道！就因为这个！像你这么个能干、健康的正派人就为了这么个残废女人的事弄成这样！大概是那个老狐狸把你给骗了，你又没法正正当当地脱身。好

了——为这的话我可无所谓，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至于那几个同伴，还有那个讨厌的捣蛋药剂师也知道这事，那可是有点麻烦。”

他又开始来回地踱着步子，比刚才还激动，看来思考让他很费劲。每次折回来时，脸上的红色就深了一层，太阳穴上青筋毕露，仿佛长出来的又粗又黑的树根。他终于毅然地站住了。

“好，留神着点。这种事得马上办妥——要是传开了，那可就没法可想了。首先——我们的人当时有谁在场？”

我把名字报了出来。布本茨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他的记事本——那个小小的臭名昭著的红皮记事本。每次只要他一发现团里有谁不服从命令，他就掏出这个小本，像掏出什么武器似的。谁要是在这小本子上被记了一笔，那他下次的休假也就泡汤了。照农民的习惯，上校先把铅笔在唇边润润湿，然后再用那粗壮、有着宽宽指甲的手把那些名字挨个儿记了下来。

“在场的就这些吗？”

“是的。”

“肯定就这几个吗？”

“是的。”

“好了，”他把记事本插进胸前的口袋，就好像把剑插入剑鞘。而这最后一声总结“好了”也同样铿锵作响。

“好了——这事就这么解决了。明天不等这七个人踏上训练场，我就会把他们挨个儿叫来。谁要是敢再想你说过的话，谁就得倒霉。然后我再单独召见药剂师。我会哄哄他，放心好了，我会找到点什么骗骗他的。或者，就说你在正式订婚前还想征得我的同意，或者……或者，等等，”——他猛地一下走近我，我连他的呼吸声都感觉得到。他那灼人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

——“老实讲，这会儿一定得老老实实的讲：在那之前你有没有喝过什么？——我是说，在那之前，在你作蠢事之前？”

我羞愧不已：“遵命，上校先生。外出之前我是喝了几杯白兰地，在城外……吃饭的时候又喝了相当多……不过……”

我等待着一顿狂怒的斥责。但是他不仅没有骂我，反而一下子面露喜色，拍着手，自得地哈哈大笑。

“棒极了，棒极了。我可有法子了！这下我们就有救了。事情一清二楚！我就跟他们大伙儿说，你醉得像头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了点啥。你没发过誓吧？”

“没有，上校先生。”

“那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嘛。我就跟他们说，你喝醉了。这种事以前也出过，还是出在一个大公爵身上呢。你喝得烂醉，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根本什么都没听清楚，别人问的什么你都领会错了。这本来也合情合理！至于那个药剂师，我会哄得他团团转。就说因为你在咖啡馆醉酒闹事，我还把你狠狠地批了一通——好了，第一步就这样解决了。”

他如此地误解我，令我心头怒气直升。这个原本一片好心的花岗岩脑袋完全只是想给我找个台阶下，我非常生气。到末了，他还是以为我是出于懦弱才来向他求救。真见鬼，他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明白我的卑鄙！我于是振作精神：

“报告，上校先生，对我来说，这事情远未了结。我知道我都干了点什么，也知道我再也不可能面对任何一个正派人，我不想再像个无赖似的苟活……”

“住嘴！”他打断我的话，“哦，请原谅——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考虑一下，别叽叽呱呱个不停——我自己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不必要你这种毛头小伙子来教训我。你以为这只牵涉

到你一个人？不，我亲爱的，这只是第一步，眼下才是第二步：明天一大早你就给我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这儿不能再用你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你一天都不能再在这儿多呆。不然的话马上就是讨厌的盘问，闲话一大堆。我可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们团里的人不能让别人这样盘问，让人瞧不起。那我可受不了……明天起就派你到斯察斯劳去作后备军官……我亲自给你写封任命书，给你一封信，转交给中校，里面的内容与你无关。你就赶快溜吧。我怎么干，那是我的事。今天晚上你和你的勤务兵一块儿收拾好，明天早点离开营房，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中午汇报的时候我就宣布一声，说你被派去执行紧急任务了。这样就会没人注意到了。至于你以后如何跟那老头和那姑娘了结，那跟我无关。你自已惹的祸最好自己收拾——我关心的就是，不要把什么污水、臭气、闲话传到军营里来……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早上五点半，到这上面来，把东西都收拾好，我把信给你，然后就出发！明白吗？”

我迟疑着。我来这儿可不是为这个。我可没打算逃跑。布本茨克注意到了我的反抗情绪，便几乎胁迫地重复道：

“明白吗？”

“遵命，上校先生。”我一派军人作风，冷冷地回答道。内心深处却自言自语着：“随这老傻瓜说他自己的打算吧。反正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好了——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大早，五点半。”

我笔直地站着，他朝我走了过来。

“怎么恰恰是你干了你这种蠢事！我并不愿意把你送到斯察斯劳去。本来在这些年轻人当中，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感觉到，他正在考虑是否该和我握个手。他的目光柔和

下来。

“也许你还要点什么？别拘束，凡是我帮得上忙的。我都很乐意。我可不想让别人以为你现在名誉扫地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啥都不要吗？”

“不用了。上校先生，非常感谢。”

“这样也好。好了，上帝保佑你。明天一早五点半。”

“遵命，上校先生。”

我看了他一眼，仿佛在看别人最后一眼。我知道，他将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跟我说过话的人。到明天他就成了惟一知道全部真相的人。我挺直身子，并拢脚跟，耸了耸肩，便往回走。

然而，想必连这个迟钝的人都觉察到了一点什么，想必我的眼光或是走路的姿势有点什么让他起了疑心。因为他在我背后厉声喝道：“霍夫米勒，站住！”

我转过身来。他眉毛高挑，告诫似地打量着我，接着尖刻又好心好意地咕哝道：

“你这个家伙，我可不喜欢你这样子。你心里有事儿。我想你是把我当傻瓜了，准备干蠢事。不过我可不能容忍你为了这么点小事就犯傻……用手枪呀或是怎么样……我可不能容忍……你明白吗？”

“遵命，上校先生。”

“啊哈，别来什么遵命啦。别在我面前耍什么把戏。我又不是今年的兔子，没经验。”他的声音愈发柔和：“把手给我。”

我伸出手去。他牢牢地握住。

“那么现在——”他严厉地盯着我的眼睛——“现在，霍夫米勒，你以你的名誉担保，今天晚上不干任何蠢事！你要用人格担保，明天五点半到这里来，动身去斯察斯劳。”

我无法承受这样的目光。

“我用人格担保。上校先生。”

“啦，这样就好。知道吗，我就觉得你会在匆忙之中干出点傻事来。你们这帮年轻人，到了火头上谁也说不准……总是一下子就把什么都了结了，甚至动枪的事也这样……事后自己又冷静下来。这种事情总会挺过来的。霍夫米勒，你自己看得到，这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没有！我会把它搞得熨熨帖帖，一点痕迹都不留。而且，这种蠢事以后再也不会出在你身上了。好了——现在你走吧——像你这么个人才可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身份和环境的适应，而这种依赖程度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高得多。我们的思维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在对那些早已接受的印象和影响进行进一步的自动处理。而对一个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军纪训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命令就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让他精神极度不安。对他而言，每一个军事命令都有一种瓦解其意志的力量，这在逻辑上根本就无法理解。一穿上那强制性的制服，即使他清清楚楚地明白某个任务毫无意义，他也会像个梦游者一样毫不抵抗，几乎是下意识地去执行那些规定。

我也是如此。在我二十五年的生涯中，真正塑造我性格的那十五年都是在军事学校和军营里度过的。从我接受上校的命令那一刻起，我就停止了独立自主的思考和行动。我不再思考，只知道服从，我的脑海里除了一件事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到五点半必须准备出发，在那之前必须毫无怨言地把一切准备就绪。于是我唤醒勤务兵，简单地告诉他，由于一项紧急命令，我们一大早就得出发去斯察斯劳。我和他一起一件件

地收拾着东西，好不容易才收拾好。钟敲五点半时，我遵命准时出现在上校的房间里，接受公文。如他所令，我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了军营。

自然，只有当我还处在军队那四四方方的势力范围内，还没有彻底履行我的任务时，我才一直像被催眠似的意志麻木。随着牵动列车的发动机的第一声震动，我就从这种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我惊跳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被射击的气浪掀翻后，眩晕着抬起头时发现自己竟然安然无恙时一样的惊讶。我首先惊讶的便是：我还活着。接着便是：我正坐在奔驰的列车上，它带着我离开了我习惯的日常生活，我还没开始回忆，那些事情便急速地朝我涌过来。本来我是打算了结性命的，但有人却把我的手从手枪上拉开了。上校说过他会安排一切。但是——我相当惊惶失措地察觉——他只考虑到团队和我那所谓的好名声。这会儿在军营里，那些同伴们也许正站在上校面前，他们当然会以人格发誓担保，对这个偶然事故不透露任何风声。但是他们心里会怎么想，那就不是命令能阻止得了的。他们大家想必都已发现我做了懦弱的逃兵。那个药剂师起初也许还会被哄住——但埃迪特呢，她父亲呢，还有别的人怎么办？——谁会通知他们，谁会给他们解释这一切？现在是早上七点：她已经起床了，第一个想到便是我。也许她已经在晒台上张望——哎，晒台，为什么每次一想到那个晒台我就会不寒而栗？——正在用望远镜眺望我们团的人在训练场上遛马小跑。她不会知道，也预料不到那里会少了一个人。可是到了下午她就会开始等待，而我又没去。也没有人告诉过她什么。我连一行字都没有给她留。她会打电话询问，人们会告诉她我被派出去了。而她不会明白，不会理解。或者更可怕，她会领悟，马上就领悟，

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康多尔闪闪发亮的镜片后那威胁的目光，我又听到他在对我大喊："这是犯罪，是谋杀！"又有一幅画盖过了这第一幅，那一回她如何从安乐椅里撑起身子，朝晒台栏杆扑了过去，已经瞅见了那深渊，眼里一副自尽的神色。

我得采取行动，马上采取行动！立即在车站给她发封电报，随便告诉她一点什么，我一定得阻止她在绝望中做出点什么不顾后果、无可挽回的傻事来。不，不该做不顾后果、无可挽回的傻事的是我。康多尔说过，如果出了事，马上通知他。我曾经郑重地握手向他保证过，而且还以人格担保发过誓。谢天谢地，在维也纳我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火车要到中午才继续往前开，也许我还可以找到康多尔，我必须找到他。

一到站我就把行李交给勤务兵，让他马上乘车到西北车站等着我。然后便跳上马车直奔康多尔家，并且祈祷（平时我可并不虔诚）："上帝，让他呆在家里吧，让他呆在家里吧！只有跟他才能解释这些，只有他才会理解我，只有他才能帮我。"

然而，女仆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向我迎过来，头上还缠着打扫屋子用的花头巾，说医生不在家。我可以等他一下吗？"嗯，中午之前他是不会回来的。"那她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嗯，不知道。他从这一家又到那一家。"或许我能和太太说几句话？"我去问一下吧。"她一耸肩，走了进去。

我等待着。和那次一样，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等待，还有——我的天啊，眼下从隔壁传来的又是同样轻轻的擦着地板的脚步声。

门开了，犹疑而又胆怯。就像那次一样，仿佛一阵微风把它吹了开来。只是这一次向我迎过来的声音亲切、真诚：

"是您吗，少尉先生？"

“是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朝这位失明的女人鞠了一躬——总是同样的愚蠢!

“啊，我先生一定会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他肯定会觉得很可惜。不过我希望你能等一等，他最晚一点钟回来。”

“不行啊，太遗憾了——我不能等。但是……但是这件事太重要了……也许我可以往哪个病人家里打个电话找找他?”

她叹了一口气:“不行,恐怕不可能。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再说,您也知道……他最喜欢去治病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电话。不过也许我自己可以……”

她走近前来，脸上掠过一丝羞怯。她有话想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有点不好意思。终于，她试探道:

“我……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到,这事很紧迫……要是有可能,我会……我当然会告诉您怎么找到他。但是……但是……也许可以等他一回来，我就亲自告诉他……一定是因为城外那个可怜的姑娘，您对她总是那么好……如果您愿意，我很乐意替您捎个信儿……

就在这时，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竟然不能去看她那双失明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她好像知道了一切，好像猜透了一切。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羞愧，只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夫人，您心肠真是太好了。不过……我不想麻烦您。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最重要的写下来告诉他。不过他是不是两点之前一定能回来，能肯定吗?因为两点一过火车就要开了，可他必须出城，也就是说……请您相信我，他务必得到城外去一趟。我实在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我觉得她并没有起什么疑心。她又走近了一些。我看到，她

下意识地作了个手势，仿佛想安慰我，让我平静下来。

“您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不要担心，只要他能做到，他一定会去做的。”

“我可以给他留言吗？”

“可以，您尽管写好了……请上那边去。”

她在前面走着，极有把握，让人惊讶。只有熟悉这间屋子里每样东西的人才会这样走路。她那敏感的手指想必每日里上十次地摸索、整理她丈夫的书桌，因为她像明眼人一样准确地从左边的抽屉取出三四张纸，径直给我放到写字用的垫板上。“那儿有笔和墨水。”——她又指点得正确无误。

我一口气写了五页纸，恳请康多尔务必立即去一趟城外。立即——我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三道着重线。我向他讲述了一切，写得再仓促不过，也是再坦率不过了。我没能挺住，当着同伴们的面否认了婚约——只有他一开始就认识到，正是对旁人的惧怕，对风言风语的恐惧造成了我的软弱。我没有隐瞒我本想自杀的打算，以及上校如何违背我的意愿救我一命的事实。到如今我一直只想到我自己，而眼下我才明白，我还连累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无辜的姑娘。立即——他应该理解，事情多么紧急，他应该立即出城，——我又在“立即”下划了一道线——去把真相告诉他们，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他们。请他不要有任何的文过饰非。不要把我描述得有多好，多么无辜。如果她还能原谅我的这些弱点，那么对我来说，那份婚约比任何时候都更神圣，也只是到现在它才对我有神圣的意味。如果她允许的话，我马上就和她们一起到瑞士去。我将辞职，留在她身边。至于她能否马上恢复健康，或者以后甚至永远都不能恢复健康，都已经无所谓了。我将尽全力来挽回我的懦弱和欺骗所造成的影

响。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只有一个意义：向她证明，我骗的不是她，而只是别的人。我请康多尔把这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告诉她全部的真相。因为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对她负有多大的责任，比对任何别的人，那些同伴还有军队负的责任都要大得多。应该由她来对我作出判决，决定权都在她手里。而康多尔应该——这可是事关生死——放下手头的一切，乘午间的火车出城。四点半的时候他一定要赶到那儿，不能再晚了，一定要在她平日等我的那个钟点到那儿。这是我对他最后的请求。他只要再帮我这一次，而且要立即——我在这个急如星火的“立即”下面画了四道线——出城，要不然一切都完了。

我搁下笔，立即清楚地意识到，我头一回做出了这最后的决定。写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我头一回对救我一命的上校心存感激。我知道：从现在起，我将以我生命的全部，对一个人，只对她，那个深爱着我的人，负起责任。

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失明的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身旁。那种不可理喻的感觉又浮上心头：她似乎读到了信上的每一个字，了解了我的一切。

“请您原谅我的失礼，”我马上跳将起来，“我全忘了……不过……不过……这事对我太重要了。我得马上通知您的先生才行……”

她朝我微微笑着。

“站这么一会儿没事的。别的事才是要紧的。您让我丈夫办的事，他肯定会照办的……我一下就感觉到了——他说话的每一种腔调我都熟悉——他喜欢您，特别地喜欢……好了，您别折磨自己了。”——她的声音愈发热情——“请您别再折磨自己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愿上帝成全!”我真诚地希冀着——不是常说，盲人能预言未来吗?

我弯下腰来，吻着她的手。当我抬起头时，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会觉得这个头发灰白、嘴角刚毅，双眼盛满苦难的女人丑陋?如今，她被爱与人道的同情映照得容光焕发。我觉得，那双永远只能反射黑暗的眼睛似乎比那些清澈闪亮的眼睛对现实人生有更多的了解。

告别时，我仿佛大病初愈。在这一个小时里，我重新而且是永远地跟另一个被生活抛弃、惊惶失措的人订了婚约。突然间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了。不，不要去爱那些健康，自信、骄傲、愉快、高兴的人——他们不需要爱!他们傲慢地接受着别人的爱情，只是把它视为别人敬意的一种表现和人家应尽的义务，根本就无动于衷。别人的倾心仅仅只是他们的一个附属品，是他们头上的首饰，腕上的镯子，而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至高无上的幸福。只有那些人，那些遭命运歧视、惊惶失措，拘谨，不自信、不漂亮、受凌辱的人才会真正通过别人的爱情得到帮助。谁如果为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就会补偿生活从他们那儿夺走的一切。只有他们才懂得爱与被爱，才懂得该如何去爱，那便是感激和谦恭。

我的勤务兵忠实地呆在车站大厅里。“走吧，”我朝他笑道。我突然间奇怪地轻松起来，有一种完全陌生的卸下重担的感觉。我终于做对了。救了自己，也救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我不再对昨夜的怯懦有丝毫悔意。恰恰相反，我对自己说道：这样反而更好。这样一来反而好一些。那些信任我的人如今就知道，我并不是什么英雄，不是什么圣人，不是屈尊从云端深处来拯救

一个可怜病人的上帝。如果现在再接受她的爱，就不再是做什么牺牲了。对，如今对我而言，是要请求她的宽恕，对她来讲，则是赐予宽恕。这样倒更好。

我从未感觉如此踏实。只有一次，一丝恐惧的阴影极快地掠过心头。那是在隆登堡的时候，一位胖先生冲进车厢，气喘吁吁地倒在软垫上："谢天谢地，我总算赶上了这趟车。要不是车子晚点了六分钟，我可就误车了。"

我心里不由得一动。如果康多尔后来没有在中午回家，或是回得太晚，没赶上下午那趟火车，那会怎么样？那一切都白费劲了！她就会一直等啊等，晒台上那幅可怕的画面立刻又闪现了：她双手紧抓栏杆，直盯着下面，身子已经朝下面的深渊倾了过去！天啦！她务必要及时了解，我是多么地后悔自己的背叛啊！要及时，赶在她起疑心之前，赶在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之前！最好是在下一站再给她发个电报，写几句话，让她安下心来，以防万一康多尔没能通知到她。

在下一站布吕恩我跳下车直奔火车站的电报处。但是到底出了什么事？门口密密麻麻地挤着一大群人，乌压压的似蜂房一般，人们都激动地读着一份告示。我只好不顾一切挥动着胳膊挤到邮局的小玻璃门边。快点，现在马上给我一份电报单！写点什么呢？只是别写太多！"埃迪特·封·克克斯法尔伐。自途中致以衷心问候，真切思念。因公出差，即回。详情由康多尔面告。抵即致函。最真挚的安东。"

我把电报递了过去。这女职员真是磨蹭，左问右问：发报人？地址？手续一道又一道。两分钟内火车就要开了。我只好再一次使用暴力，穿过好奇地拥在告示旁的那堆人。人是越挤越多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本来还想打听一下，但是发车的

铃声已响，我只来得及跳进车厢。谢天谢地，如今总算都办妥了。现在她不会再怀疑，再心神不宁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经过如此紧张的两天和无眠的两夜，我是多么的疲惫。晚上到了斯察斯劳后，我竭尽全力才蹒跚着上楼来到旅馆房间里。接着倒头便睡，仿佛一跤跌入了深渊。

我相信，我一定是一摊开身子便睡着了——我好像神志麻木地坠入黑沉沉的洪流，坠啊，坠啊，一直坠入平日里从未到过的自解脱的底层。然后过了很久才开始做梦。梦的开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想起来，我又站在一个房间里，我想是康多尔的候诊室吧。猛然间又响起了那可怕的声音——这些天来一直敲打着脑门的木头声，那有节奏的拐杖的声音，可怕的笃——笃声。起初还很远，仿佛从街上传过来的，然后便近了，笃——笃，笃——笃，现在已经相当近了。笃——笃，最后竟然就打在门上，近得可怕，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跳将起来。

我瞪大眼睛，凝视着这黑洞洞的陌生房间，可是笃——笃声又响了起来——指关节硬邦邦敲门的声音。不，我不是在做梦。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人在敲我的门。我从床跳了起来，用力拉开房门。门外站着守夜的门房。

“少尉先生，您的电话。”

我呆呆地瞪着他。我？接电话？哪里……我到底在哪里？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铺……啊呀，原来……我是在……啊，对了，在斯察斯劳。不过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会有人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呢？——胡闹！想必至少也半夜了。但门房催促道：“请赶快，少尉先生。是维也纳来的长途。姓名我没太听清楚。”

我马上清醒过来，从维也纳来的！那只有康多尔了。他肯定是想通知我，她已经原谅我了。一切都办妥了。我对门房大声喝道：

“赶快下去！说我马上就来。”

门房走了。我飞快地在衬衣外罩了一件外套，便追了下来。电话机在底层办公室的角落里。门房耳朵正贴着听筒，尽管他说道：“断线了。”我还是不耐烦地推开他，仔细听着。

可是听筒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远远的嗡嗡鸣响。嘶……嘶……嘟，像金属制的蚊子翅膀在营营作响。“喂，喂，”我喊道，等待着，等待着。没有回音。只有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嗡嗡声。我抖成这样，是因为只披了一件外套，还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恐惧？也许事情还是被揭穿了，或许是……？我等待着，聆听着，紧贴着耳朵的橡皮圈都发热了。终于传来克斯……克斯的接线声，和接线小姐的说话声：

“您的电话接通了吗？”

“没有。”

“可是刚才还有人呢。从维也纳来的……请稍等，我马上查一下。”

又是克斯……克斯的声音。正在接线，嘎嘎声，喀嚓声，咕噜声，汩汩声，各种嗡嗡声在回荡，然后又慢慢弱了下来。又只有电线营营的嗡响。突然传来一个粗暴低沉的男声：

“这里是布拉格驻军司令部。是作战部吗？”

“不，不是。”我绝望地喊道。那声音含糊不清，吵吵嚷嚷了一会儿之后便消失了，又是一片空白。又只有那单调的营营声。然后再一次从远方传来模模糊糊的说话声，完全听不清楚。终于，接线小姐说话了：

“对不起，我刚刚查过了。线路断了，因为有一个紧急的公务电话。对方一打过来我就立刻给您信号。现在请您挂上电话。”

我挂上电话，满身疲惫，满心失望，满腔怒火。再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了：明明已经把远方传来的声音拉到自己身边了，却怎么也无法抓牢它。我似乎过快爬完了一座巍峨的高山，心怦怦直跳。是谁呢？只可能是康多尔。可他为什么夜里十二点半的时候给我挂电话呢？

门房礼貌地走上前来：“少尉先生尽可以上楼到房间里等。电话一接通我就马上去叫您。”

可我回绝了他。不能再错过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再损失了。我一定要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数公里之外出事了。打电话的只可能是康多尔或者城外那一家子。只有康多尔才会把我的地址给他们。无论如何事情一定非常重要，非常紧急，要不然是不会在半夜里把人从床上揪起来的。我全身的神经都在颤动：有人需要我，急切地需要我。有个人有什么事要求我。有个人有至关重要的话要告诉我，此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我不能离开。我必须坚守我的岗位。一分钟我都不想耽搁。

于是，我坐到门房给我端来的那把硬邦邦的木椅上等着。门房有点惊讶。我用外套裹住露在外面的双腿，眼睛死盯着那部电话机。我等了一刻钟，半个小时，忐忑不安，或许是因为寒冷，我一个劲儿地发抖，还一再用袖子擦着额上突然冒出的汗水。终于——零零——一声铃声响起，我冲了过去，抓起听筒：现在，现在我就会了解一切了！

然而，门房马上就提醒了我，这不过是个愚蠢的错误。响的并不是电话机，而是外面的门铃。门房赶快给一对晚归的情

侣开了门。一个骑兵上尉带着一个姑娘叮叮当当地穿过大门，路过值班室时还朝我，这个坐在里面的怪人，投来惊奇的一瞥。我披着一件军官外套，露着脖子，光着腿，直直地盯着他。他飞快地打了声招呼，便和女伴一起消失在半明半暗的楼梯上。

这下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摇通电话，向接线小姐询问道：

“电话还没有打过来吗？”

“哪个电话？”

“维也纳来的……我想是从维也纳来的……半个多小时之前。”

“我马上再问一下。请稍等片刻。”

这个片刻拖得实在是太长了。信号终于来了，但是却只有接线小姐的一番宽慰：

“我已经问过那边了，还没有答复。再等几分钟，我马上就叫您。”

等着！又等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一秒钟之内就可以死掉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毁灭整个世界！为什么让我等待，让我如此长久地等待？这近乎犯罪！简直是折磨，是发疯。时钟已经指到了一点半。我已经在这儿呆坐了一个小时，担惊受怕，忍着寒冷等待着。

终于，终于又响起了电话铃声。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然而只听到接线小姐在说：

“我刚刚接到答复，通话已经取消了。”

取消？什么意思？取消？“请等一等，小姐。”但她已经挂上了电话。

取消？为什么取消？他们为什么在半夜十二点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又取消？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对此我一无所知

却又必须知道。无法穿越这距离和时间，是多么可怕啊！我是不是该给康多尔挂个电话？不，现在都深夜了，别再打了！要不会惊动他妻子的。大概他也觉得太晚了，干脆早上再打过来。

我无法描述这一夜的情形。那些荒唐的念头如一幅幅杂乱的图片掠过脑海。我已是疲惫不堪却又清醒异常，总是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倾听着楼道里的每一声脚步、街上的每一声叮叮当当和任何一点响动，与此同时我已累得昏昏沉沉，精疲力竭。终于入睡了，这一觉如此之深，如此之久，仿佛死亡一般永恒持久，仿佛虚无一般深不可测。

醒来时，房间里已大亮了。一看表，十点半。天哪，我还得立刻去报到呢！上校命令过的。还没等我开始想自己的私事，军人意识又自动奏效了。我套上军服便冲下楼梯。门房正想叫住我。不行——别的事回头再说，就像在上校面前以人格担保过的那样，首先去报到！

我按照规定佩好弹药带，走进办公室。可是里面只坐着一个小个子红发军士。他看到我，吃惊地抬起眼睛：

“请赶快下去，少尉先生，这是命令。中校先生已明确下令，驻防军的全体官兵都要在十一点整集合完毕。请赶快下去。”

我飞奔下楼。果不其然，他们都已在院子里集合了，全体驻防军的人都在。我刚在随军神父边站定，师长就出现了。他走了过来，步履出奇地缓慢庄重，展开一张纸，声音洪亮地宣布道：

“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罪恶行径。奥匈帝国和整个文明世界对此都深为憎恶。”——（什么罪恶行径？我吃惊地想道，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仿佛是自己犯下的罪过。）——“阴险地谋杀了……”——（什么谋杀？）——“我们倍受爱戴的皇储殿下弗兰

茨·费迪南德大公及尊贵的大公夫人”（什么？谋杀了皇储？什么时候？对了，昨天在布吕恩不是有那么多人都围着看一张告示吗？——原来如此！）——“我们尊贵的皇室陷入了深切的悲哀和震惊之中。奥匈帝国的军队首先……”

其余的我没有听清楚。我不明白，为什么“罪行”、“谋杀”这两个字眼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房。即使是我自己犯下的罪过，我也不会比现在更惊恐。罪行，谋杀——康多尔不也这么说过吗？突然之间，前面那个身着蓝色军装，缀满奖章，带着羽饰军帽的人在讲点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突然之间，我记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话。为什么康多尔今天早上没有通知我一声呢？是不是后来又没事了？我趁着下达命令后常见的混乱，没有向中校报到，便迅速跑回旅馆：也许这会儿又来了个电话。

门房递给一封电报，告诉我本来早上就到了，但我当时那么急匆匆地冲了出去，他没办法给我……我撕开封套，第一眼什么都看不明白。没有签名，电文完全无法理解！过后我才明白，那不过是邮局的一份通知我三点十八分在布吕恩发的那份电报无法投递。

无法投递？我瞪着那几个字。给埃迪特·封·克克斯法尔伐的电报无法投递？在那个小地方谁都认识她。这下我再也无法承受这份焦虑了。我立即给维也纳的康多尔挂了个电话。“紧急吗？”门房问道。“对，紧急。”

二十分钟后电话接通了。而且康多尔居然在家，马上便来接电话——这奇迹反倒令人不安。三分钟之后我便了解了一切始末——在长途电话里可没有多少时间委婉地斟词酌句。一个残酷的偶然毁了一切。那个不幸的姑娘对我的悔恨和我真心实

意的决定一无所知。上校那些掩饰的预防措施全都是徒劳。费伦茨和那些同伴没有直接从咖啡馆回到军营，而是又去了另一家酒馆。不巧的是，他们正好在那儿碰到药剂师跟一大帮人在一起。费伦茨这个好心的笨蛋，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一片爱护之心，马上就前去责骂他，当着大家的面质问药剂师，指责他给我散播那些卑鄙无耻的谣言。这下可就太轰动了。第二天全城的人都知道了。由于药剂师深感名誉受损，第二天一早就冲到营房，想迫使我去给他作证。当他得知我已可疑地失踪时，便又驱车赶到城外的克克斯法尔伐家。他在老人的书房里对着老人大发雷霆，咆哮如雷，震得窗子都格格作响。药剂师骂道：克克斯法尔伐一家用那些愚蠢的电话捉弄了他，而他这个久居此地的老居民不会容忍这帮军官如此放肆。他已经知道我干嘛这儿胆怯地溜了；谁都甭想糊弄他，说这只不过是个玩笑；这里面肯定藏着我的无耻勾当，不知道有多少呢——即使要到部里去，他也要把这事弄清楚，决不能让这种小流氓公开在酒馆里骂他。

克克斯法尔伐好不容易才让这个盛怒的人平静下来，把他打发走了。震惊之余，克克斯法尔伐只有一个愿望：但愿埃迪特没有听到这些粗野的猜测。然而不幸的是，书房室的窗户开着，那些话径直穿过庭院，飘进客厅的窗户，极其清楚，而她正好坐在那里。她大概是马上便下定了蓄谋已久的决心。不过她还善于伪装。她又试了一次那些新衣服，跟伊洛娜一块儿大笑，对父亲和蔼可亲，询问种种细节：这个有没有准备好，那个有没有装上。不过，她还是偷偷地托约瑟夫往军营里挂了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有没有留下什么消息。通讯兵则如实地报告道：我被派出去执行公务了，时间不定，没有给任

何人留下任何消息。这个消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心灵的焦灼令她一天一个小时都不愿意再等下去了。在她还打算继续信任我时，我却令她深深地失望，置她于死地。我的软弱不幸而令她更坚定。

饭后她让人把她送到晒台上。伊洛娜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埃迪特明显的欢快反而令她不安。就在四点半——正是平日里我去的那个时候，而且正好一刻钟之后，我的电报和康多尔几乎同时抵达——埃迪特请求她的那位忠实伙伴去给她取一本书。不幸的是伊洛娜同意了这个看来毫无恶意的请求。而这个焦躁的姑娘，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利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实施了自己的决定——就跟她上次在晒台上向我预示的一模一样，就跟我在恐惧的梦境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她完成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康多尔发现她还活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那轻柔的身躯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外伤。人们用救护车把不省人事的她送到了维也纳。直到夜深，医生们还抱着救活她的希望。于是晚上八点康多尔从疗养院给我挂了个紧急电话。但那正是六月二十九日的夜里，皇储被谋杀，帝国所有的部门都骚动不安，电话线一直被民事和军事部门占用，公务电话一直不断。康多尔徒劳无益地等了四个小时，一直到半夜医生们确认已没有任何希望时，他才挂断电话。半个小时之后她便离开了人世。

我可以肯定，在那个八月被召参战的千百万人中，只有少数几个像我这样无动于衷，甚至是急不可耐地开上了前线。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战争狂。对我来说，战争是出路，是救星，我像罪犯躲进黑暗中一样躲进了战争。做决定的那四个星期里，我

一直处在自我轻视、迷惘绝望的状态之中。直到今天，想起那种处境，比想起战场上最可怕的那些时光都令我恐惧。因为我确信，正是由于我的软弱，由于我始而诱人、后又逃避的同情心，我谋杀了一个人，而且是这世上惟一热爱我的人。我不敢上街，声称自己得了病，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给克克斯法尔伐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哀悼与同情（哎，确实是我的一份同情啊！）。他没有回信。我一个劲儿地向康多尔解释，为自己辩解。他也没有回信。同伴们没有给我寄来一行字，父亲也没有——其实可能是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在部里太忙了。而我则把这种一般的沉默看作是共同商定的对我的裁决。我在这种疯狂状态中愈陷愈深，以为所有的人都在谴责我，就像我在自我谴责一样；以为所有的人都把我看作凶手，因为我自己这么认为。当整个帝国都动荡不安，欧洲各地都惊惶失措，所有的电话线都因为那些可怕的消息而灼热、颤栗，当股市飘摇不定，军队纷纷集结，那些谨慎者已经在打点行装，我却只想着自己那怯懦的背叛，想着自己的罪过。被召参战，摆脱自我，对我是一种解脱。这场战争夺走了几百万无辜的生命，却把我这个有罪的人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但我并不因此为它唱赞歌）。

那些慷慨激昂的话令我作呕。因而我不会说我当时是去寻找死亡。我只会说，我不怕死，至少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害怕。因为在某些瞬间，我觉得，回到后方甚至比前线的各种恐怖还要可怕，在后方有人了解我的罪过。——再说，我又该回到哪里去呢？谁还需要我，谁还爱我呢？我该为谁，为什么而活呢？假使勇敢只意味着无所畏惧，此外再别无任何更崇高的意义，那么我可以放心大胆、老老实实地说：我在战场上确实表现勇敢。就连有可能变成畸形、变成残废都没有把我吓倒，而那些最有

英雄气概的同伴们都觉得这个比死亡还可怕。自己也变得无依无助，成个残废，成为每个陌生人同情的对象，大概正好是对我的惩罚和公正的报复，因为我曾经那样的怯懦、软弱。至于死神没碰到我，那也不是我有意避开。我曾数十次带着冷漠的眼神面对死亡，无动于衷。哪里特别困难，哪里需要志愿兵，我就去报名。哪里有硬碰硬的战斗，我就感觉舒畅。第一次受伤之后我要求调到机枪连，后来又调作飞行员。看起来，我在那儿驾驶我们那些简陋的飞机的确取得了成功。然而每当我在布告上看到“勇敢”这个字眼跟我的名字连在一起时，便有一种行骗的感觉。要是有人紧盯着我的勋章，我便迅速地转过身去。

漫长的四年终于逝去，我自己都惊讶地发现：我居然还能在从前的那个世界里继续活下去。那是因为，我们这群从地狱回来的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都不一样了。欠一条人命，对一个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士兵和一个在和平世界里生活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完全落入了那巨大的血沼，再一般不过了。因为，同一个我，同一双眼睛，同一双手，还架起过机关枪，在利马诺瓦把第一批潮涌而至的俄罗斯步兵撂倒在我们的战壕前。过后我甚至还透过双筒望远镜，看到了那些被我杀死打伤的人的可怕眼睛。他们挂在铁丝网上，呻吟了几个小时，才悲惨地上了西天。我还在哥尔茨击落了一架飞机，飞机在空中翻了三个跟斗，然后才突然起火，在石灰岩上撞得粉碎。后来我们还在死尸堆中凭着识别标志亲手搜寻，那些尸体都烧成了焦炭，还在恐怖地慢慢燃烧。成千上万个人，跟我一起走在队列中，拿着卡宾枪、刺刀、喷火器、机关枪，或者赤手空拳，我们这一代人，几十万，几百万，在法国，在俄罗斯，在德国，都做过同样的事情——谋杀一个人又算得了什

么？在这场史无前例、卓越辉煌的全球性集体大屠杀和大毁灭中，一桩个人的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还有一件宽心事——我重返的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一个不利于我的证人存在了。没有谁能指控我这个因出奇勇敢而受到嘉奖的英雄过去曾经胆怯，再也没有谁能谴责我那倒霉的软弱。克克斯法尔伐在他女儿死后只活了几天；伊洛娜成了一位小公证人的妻子，住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小村里；布本茨克上校在萨瓦河畔开枪自尽；而我的同伴不是阵亡便是早就忘了这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在这不祥的四年里，“过去”的一切变得就像从前的钞票一样分文不值，毫不足道。没有人能控告我，没有人能处决我。我就像一个杀人犯，在树丛中埋葬了被害人，接着便下起了雪，又密又白又沉的雪。他知道，这道掩护层还会盖上好几个月呢。他的罪行就这样被掩盖，然后便永远消失，不留丝毫痕迹。于是我便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生活。由于没有人提醒我，甚至连我自己都忘了自己的罪过。只要心灵迫切地想忘却，是能忘得深切而彻底的。

只有一次，记忆又从彼岸返回。我坐在维也纳歌剧院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想再听一遍格卢克申的“奥尔菲斯”。它的单纯、含蓄、忧郁比任何别的音乐都更能打动我。序曲刚过，正是一小段极短的间歇，大厅里没有开灯。一片黑暗。几个迟来者正趁着这段间歇找座位。我这一排来了两个迟到者，一男一女两个黑影。

“请让一下，”那位先生彬彬有礼地朝我弯下腰。我毫不在意，看都没看他一眼就站了起来，给他让道。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坐到我身边的那个空座上，而是小心翼翼地温柔地牵引着那位女士走上前来，指引着，几乎是给她铺平了道路。他安顿她

坐在靠背椅上，在这之前，还体贴地替她翻下椅子的座板。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照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哦，原来那位女士是位盲人，我想道，不由自主同情地看了一眼。但就在这时，那位微胖的先生正好在我的身旁坐下。我心下猛然一抽，认出那正是康多尔！这个惟一知道一切、了解我、深知我罪过的人就坐在我的身旁，近得连他的呼吸声都听得到。他的同情不像我的同情，不是那样致命的软弱，而是一种奉献，一种自我奉献的力量。他，只有他，才能判决我。只有在他面前我才为自己感到羞愧！要是幕间休息时那些大吊灯一亮，他一定会马上就把我认出来。

我颤栗起来，赶快抬起手遮着脸。这样在黑暗中至少有一点点保护。尽管是我心爱的音乐，但我却一点都听不进去。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这个人，这个惟一真正了解我的人，就近在咫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仿佛是一丝不挂地跟这些衣冠楚楚的体面人物一起坐在黑暗中。一想到突然亮起的灯光会使我暴露无遗，我便不寒而栗。于是我趁着第一幕终了，帷幕降下，灯光就要亮起的那一霎那，迅速地低下头，从中间的过道溜掉了——我相信，我跑得如此迅速，他不会看到我、认出我的。但是从此以后，我重又认识到：只要良知尚未泯灭，任何罪过都不会被遗忘。

（谢建文　陈　慧　郑建萍　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茨威格文集 2 小说卷·中
作者=高中甫主编
页数=902
SS号=10454852
出版日期=